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九册目次

史部・紀事本末類

史部・别史類

鴻猷錄十六卷

（明）高岱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四年高思誠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鴻猷錄十六卷》提要

鴻猷錄序

余官西曹時吏務希簡性復寡交游更不喜飲酒長日索居無事也日欲取讀古書乃官邸苦乏書時時從所知借讀不多得顧自思曰孔子不說夏殷之禮而顧學宗周遵時也豈有身通仕籍而不知時政者乎則取

國朝往謨縱觀之其歷代實錄藏諸石渠天祿者秘不可得見惟是諸先臣之紀述傳

誌暨諸書疏案牘無不參質
考訂後稍稍得要領於是我
太祖之開創丕基我
成祖之肅清內難下及歷代
之誅戮權姦剪除盜賊討伐
蠻夷槩括二百年間得其可
紀者凡六十餘事皆
國家之重務經畧之偉績也
第撰述非一人手文辭不盡
雅馴或間見錯出事始末不
備其載在刑書者又皆法家
語學士大夫不便覽觀也乃

以暇日稍論次屬事比雜蒐
荒飾陋勒成一家之言命曰
史錄而為帙錄既成竊有感
而言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
我
皇祖之開創勞心金革者二
十餘年而後大業底定暨天
下一統可謂宅中圖大長治
久安古今所希觀也而承平
之世孼孽易萌姦宄草竊時
或有之盖未有十年不試兵
革者乃知黃帝蚩尤之戰嵩

宗鬼方之伐雖古帝王豈能
偃兵甲於不用我雖然多難
興邦殷憂啓聖前事之得失
後事之明鑒也故思創業之
艱難則必嚴保太之訓覩守
成之功烈則必慎防患之啚

赫赫鴻猷誠萬世定保之謨
也錄之豈獨為識往已哉遂
名之曰鴻猷錄其聞見之寔
陋詮次之謬訛則有俟於博
雅君子云
嘉靖丁巳冬仲月望日京山

高岱譔

嘉靖乙丑年四月吉旦
男思誠梓行

鴻猷録目録

鴻猷錄卷一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侃校正

龍飛淮甸

高皇帝先世江東句容人　大父熙祖渡淮家泗州　父仁祖偕　陳太后始遷濠之西鄉復遷太平鄉生四子長南昌王今靖江王其後也次盱眙王次臨淮王俱無後高皇帝季子也陳太后嘗夢神人朱衣象簡餽丸藥燁然有光吞之覺聞異香遂娠焉及期生　高皇帝誕生之夕紅光燭天里中人疑失火旦日多走視之異香經宿不散時元天曆戊辰九月十八日也使人詣河取水浴之得紅羅水上漂之遂取爲衣褓後人名所居紅羅障云自是室中時時有異光迫視之無所見　帝生數日病不飲乳仁祖出求醫歸見一僧坐於門　仁祖告之故僧曰亡慮夜子時自飲矣　仁祖稱謝既入僧忽不知所在半夜果飲　帝少苦多病　仁祖欲度爲僧　陳太后不欲也至正甲申疫癘大作　仁祖　陳太后俱不祿鄰人張其與地瘞之　南昌王臨淮王亦先後殁歲旱蝗盱眙王徙他

境未幾亦殁　帝時年十七無所依乃從汪媪議遵先志
託身皇覺寺媪為具少儀物得禮寺僧高彬為師居寺再
閱月多奇徵衆頗異之亡何寺主僧以歲儉乏食遣徒衆
令各散去　帝乃出遊江淮西歷金斗東抵光息北至潁
川嘗道中病見二紫衣人與同寢食病愈失所在又夜行
陷麻湖中有群兒譁云迎聖駕叱之無所見數年乃復歸
皇覺寺寺殘廢不可居時元至正壬辰汝潁蘄黃盜起韓
山童始倡亂山童被擒劉福通等擁山童子韓林兒侵掠
汝寧光息等郡縣又有芝麻李徐壽輝等皆強盛定遠郭

子興起兵與孫德崖等據濠城掠境内民日望官兵救不
至及元將徹里不花率三千騎至偕守臣營城南三十里
不敢進顧日掠取居民以絳繋首目為盗獻俘請功賞居
民始大懼多謀入城反拒官兵者於是城守益堅官軍日
肆掠不已　帝時年二十五居皇覺寺見民多被掠甚恐
乃以珓禱于寺伽藍曰若神許出境以全生珓當以陽報
守不出以一陰一陽報三祝投珓皆陰　帝乃祝曰豈欲
予倡義邪果若是請復陰之珓投果復陰　帝又祝曰倡
義事凶予甚恐願求陽珓以避難珓則仍陰更祝投之乃

一珓卓立　帝意遂決以歲壬辰閏三月初一日入濠城
至門守者執之面被創良久以　帝見郭帥遂委身行伍
居兩月得為親以兵　孝慈皇后妻之九月元丞相脱脱攻
破芝麻李于徐州其黨趙均用彭早住率衆奔濠州脱脱
命其將賈魯追圍之彭趙以其素強盛名位軋郭上郭漸
為所制一日彭趙執郭下獄　帝聞之曰吾再生父母也
有難可不赴邪遂入其家為營救明日彭趙閧釋之癸巳
春元將賈魯死兵皆散去濠城圍解時　帝在郭甥館乃
出城于里中摥兵數百人入獻之郭帥授帝官鎮撫冬彭

趙擁濠城稱王其部下多凌轢濠衆　帝度不可振乃說
郭元帥以南收兵遂棄所部數百人獨率壯士徐達等二
十四人辭出畧定遠鄉滁和矣

論曰古稱順天應人莫如湯武者然首陽之譏不免慙德
焉至漢高帝起泗上亭長誅無道秦君子謂得國之正也
而秦亦世為中國諸侯王嚮非恣暴虐民其帝天下固當
即漢高不為亭長非秦民耶惟胡元以沙漠入主中國此
亘古所未有之變其屈中國而臣之者勢也非分也凡在
華族皆可起而逐之况我　聖祖家世未受元一命應運

而起豈不名正言順迫出湯武漢高上邪故其於元幼主之文曰予取天下還吾中國之所固有爾失天下棄爾莂漠之所本無即元主聞之當無憾矣史臣頌其功高萬古信不誣哉其　聖子　神孫嗣鴻業於無疆者固有自也

集師滁和

上既辭郭元帥率徐達等二十四人以癸巳冬出濠城南畧定遠有衆數百人甲午春定遠有民兵圍結號驢牌寨無所屬且乏食聞　上將至欲以衆從　上聞之曰機不可失也選壯士費聚等數騎從往招之寨帥遣二使出問

曰來者何為　上使使答曰來與主帥議事耳主者請屏騎從　上下馬前渡水徑入寨與其帥相見諭慰之解佩囊為贈帥獻牛脯許以衆從之相與申密約　上還恐其不決留聚俟之且促令治裝越三日聚還告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　上即率聚等三百人抵其營計取之得壯士三千餘人又有秦把頭者集衆八百餘人結寨於定遠豁鼻山復以義招降之定遠繆大亨初集兵為元攻濠城不克元兵潰去大亨率其衆二萬屯橫澗山六月　上命花雲等率衆夜襲破之大亨舉衆降時吳復　國用丁德

興皆集衆保鄉里聞　上畧地至定遠咸各率所部歸附又聞洪山寨有衆數千　上率諸將往收取丁德興獨麾所部下百人先來之一鼓即下擒其帥衆皆降於是　上畧定遠兵至數萬人軍聲頗振豪傑響應七月　上率衆往取滁州以花雲為先鋒單騎前行道遇賊數千人顧從騎遠欲退恐敵乘之雲乃提劍躍馬衛　上直衝敵陣過之敵驚視不敢禦曰黑將軍勇甚未可與爭鋒也抵滁州衆大至遂進克其城駐師焉　上伯兄南昌王有子文正先是從其母避亂徙他境與　上相失姊曹國長公主卒

有子李文忠從其父隴西王禎走亂軍中至是聞　上駐師滁陽皆來歸　上喜甚屬　孝慈皇后俱子畜之時郭元帥在濠州為彭趙二帥所制挾之東徙屯泗州　上聞遣人賂彭趙令縱郭得脫率所部來就　上滁州　上奉為滁陽王稟其節制十月元丞相脫脫討張士誠分兵圍六合六合帥遣使來求救滁陽王與六合帥有隙不發兵使者告六合圍急　上謂王曰六合無救必破破則及滁豈可以小憾而憤大事王意解欲他遣將以兵往時元兵號百萬諸將莫利往者皆託以禱神弗吉為辭王乃遣

二行亦令禱神　上曰事可否當斷於心何禱爲遂師師
往援六合先是趙德勝與元兵戰不利流矢中左股　上
至乃與耿再成據瓦梁壘爲六合聲援元兵急攻之壘垂
破會日暮元兵解去明旦復完壘與戰如是者數四未幾
元兵大至將攻滁　上欲還救滁恐元兵乘之乃以計給
元將倉猝列隊出元兵相視錯愕不敢逼乃徐引去還滁
州元兵將至滁　上設伏澗側令再成佯敗誘之渡澗伏
發城中亦鼓譟出夾擊之元兵大敗去滁城以全時　上
威名日著滁陽王二子忌之陰約期招　上飲而陰置毒

酒中　上預知其謀二子來邀　上即偕之往二子喜謂
隨其計也中道　上躍馬佯仰視天若有所語者即回馬
恚詈二子曰吾何負爾爾欲害我耶二子問故　上曰適
空中神人謂我勿往爾欲以毒酒謀殺我二子大駭汗浹
背下馬拱立曰豈有此遂逡巡去然心謂果有神祐告者
自此不敢萌異志云有方士號鐵冠道人精數學來謁
上曰天下擾擾非命世之才不能安也以今觀之其明公
乎　上問之對曰明公狀貌非常龍瞳鳳目天地相拱五
岳俱附日月麗天附骨入鬢音吐洪暢貴不可言但滯氣

未散侍神采煥發即受命日也滁陽王御諸將言事多失
上數獻計不用因鬱鬱每以疾辭事乙未正月諸將以城
中乏粮欲議所往王召　上問計　上曰困守孤城誠非
策今欲謀他向惟和陽可圖和陽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
以力勝王曰計將安出　上曰今選勇敢士三千令青衣
椎髻左衽佯爲元兵以四橐駝載賞物使人聲言廬州兵
送使者入和陽宣犒將士和陽兵見必納之無疑因以絳
衣兵萬人踵其後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爲號
絳衣兵即鼓行進取之必矣王曰善命張天祐湯和等將

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之會天
祐等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兵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
天祐等已入城遂率衆抵城下元守將也先帖木兒閉城
禦之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不利中流矢走元兵追三十
餘里至千秋壩日暮收兵還會天祐兵至擊元兵敗追至
和州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入據其城也
先帖木兒乘夜遁去再成等不知天祐入和陽敗兵歸報
滁陽王謂天祐衆已陷沒王大驚愕　上失策俄報元兵
至滁州遣使來招降王益恐召　上與謀時兵皆出遠城

中守備单弱　上令合滁三門兵于南門使塡塞街市吟
元使者入吒令膝行見王王諭之多失辭　上每翌之衆
欲殺使者　上曰兵出城虗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故殺之
以滅口是速其来也不如悉以大言縱使去彼必憚不敢
進王從之明日元兵果解去王時猶未知天祐等扳和陽
命　上率二千人往收敗卒仍覘取和陽再成等敗兵聞
上来復集得千餘人合所將三千人　上率徐達李善長
等先進暮抵城下始知天祐等已據和州　上入城撫定
之王遂命　上總和陽兵　上聞諸將破和陽時多殺掠

民間夫婦不相保乃召諸將士諭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
衆凡軍中所掠婦女當悉還其家民大感悅　上旣總大
兵諶斷出諸將右諸將多滁陽王舊部曲未盡服惟湯和
率所部聽命甚謹李善長委曲調護諸將使不為異　上
與天祐等分甓和陽城計城廣袤限以丈尺刻期各完所
事城完元兵十萬来攻　上與天祐以萬人擊却之時元
太子禿堅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也先各遣兵分
屯高望新塘青山鷄籠山等處道梗不通　上率衆出城
皆擊走之元兵乘　上出復攻城李善長督兵擊却之殺

獲甚衆元兵遂走渡江時濠帥孫德崖乏粮率所部就食
和州求入城寄居數月滁陽王舊與德崖有郤聞之怒自
滁来和欲禦之德崖聞王至即欲他往衆先發德崖後
上先送德崖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城中報德崖為王所執
上聞欲亟還德崖軍從怒亦留　上為質德崖弟欲加害
有張姓者力救免王聞　上被留大悲遣徐達等數人往
易　上張姓者復諭其衆歸　上上還王釋德崖去徐達
等亦脫歸滁陽王以驕悖寢疾三月卒　上併統其軍時
諸雄惟劉福通等擁韓林兒衆最盛林兒號小明王乜耕何

皇帝國號宋都亳州改元龍鳳聞滁陽王卒遣人檄召和
陽諸將衆議兵勢孫無援未可獨抗元師乃推張天祐往
受宋命宋遣天祐還拜滁陽王子郭某為都元帥張天祐
為右副元帥　上為左副元帥　上曰大丈夫寧受制于
人邪却不受郭某天祐受之乜何與元兵戰俱敗死　上
獨領和陽兵然亦遥藉韓林兒聲援文檄用龍鳳紀年
上駐和陽久欲東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適巢人廖永安
俞廷玉等聚舟師巢湖結水砦自保會妖賊左君弼據廬
州永安等為所窘聞　上威名欲内附遣使以書納欵乞

兵援之　上得書大喜曰吾衆已數萬方欲渡江苦乏舟
楫今永安等以舟師來附天賛我也即以夏五月親率兵
至巢湖永安等迎　上登舟出湖口至桐城閘已脫敵陰
元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舡塞馬腸河口為梗又衆中有趙
普勝者欲異畣永安等密露其機　上以兵濵不能驅衆
謀脫歸以大衆脅取之乃聲言歸裝和陽兵攻元師遂以
高舟多載猛士復至黄墩督水營兵共攻蠻子海牙大敗
之敵兵退普勝不敢畣然湖口水涸舟未得入江會大雨
水漲遂發舟至潯陽橋衆恐舟大不能度橋下比至纔餘
分寸永安等遂得以舟師入大江從　上直趨和陽於是
舟楫具備軍威大振　上遂定渡江之計

論曰我　聖祖之駐滁和為取金陵計耳蓋金陵非大衆
未易克而衆非滁和豈能久集邪故畧定遠以集衆據滁
和以俟時其施為節度胸中皆已有成算蓋即兵家先戰
後堅之術也其與游兵四畧志在子女玉帛者豈可同日
語哉乃居濠城不能展布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即有衆數
萬駐滁陽欝欝不自得辭滁而和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蛟
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以受制于人使
漢高不遣入関光武不遣狥河北則亦更始淮陽之牙將
耳其何以自見哉又曰郭元帥于我　聖祖雖有翌植之
恩而我　聖祖所以報之者亦篤至矣方彭趙之刼郭亦
屢窘我　聖祖屢計脫而賂全之又以其所自創立之滁
陽奉為主帥此豈人情所易能哉况王祀滁陽廟食百世
此又更始淮陽之所未有也

定鼎金陵

上初得馮國用問定天下大計國用曰金陵龍蟠虎踞真
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羣冦倡

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悅曰吾意正如此其
後駐滁州徙和陽久廖永安等以舟師來附　上意乃決
遂以乙未夏六月率諸將渡江嚮采石時西北風順諸將
舳艫齊發舉帆頃刻達牛渚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于
磯上勢甚銳　上麾將士進未有登者乃捬常遇春背曰
軍中皆推爾勇畧勉之遇春荷戈躍而登諸將從之元兵
却遂拔采石磯乘勝進取太平路元守臣遁　上豫采石
時令李善長為戒輯軍士榜文及入城即揭榜通衢士卒
皆慴然有一卒違令入民家即斬以狥軍中無敢剽掠城

中肅然太平耆儒陶安李習等率父老出迎安見　上狀
貌謂衆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
與議事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
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
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
足平也　上曰足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
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取而有之據其
形勢出兵以臨四方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　上
嘉納之厚遇安俾預容議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改太平

路為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諸將奉　上為大元帥以李
善長為帥府都事汪廣洋為帥府令史陶安參幕府事仍用
宋龍鳳紀年旗幟等色尚赤時初得太平四面皆元兵元
將陳也先與蠻子海牙日窺伺　上用吳昇計籍鄉兵令
居民蓄積皆徙入城既而陳也先水陸分道寇城下　上
親督兵禦之設伏襄城橋命徐達鄧愈將奇兵遶出其後
也先攻城見有黃雲覆城上驚退去為伏兵所擒　上釋
而用之使帥兵攻溧城也先復謀叛誅之八月命徐達等
分道取溧陽溧水句容蕪湖等處皆下之陳也先既誅其

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蠻子海牙復擁舟師結寨采石相
犄角斷太平丙申二月我師攻蠻子海牙砦破之時將士
雖皆渡江其家屬尚留和州元兵據采石南北道阻不通
上命常遇春攻采石遇春以奇兵分其勢而親以正兵與
之合兵交則出奇兵擣之且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蠻
子海牙僅以身免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三月朔師嚮
金陵　上率諸軍水陸並進敗陳兆先兵擒之降其衆復
釋兆先而用之擇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衆多懷疑
懼　上令是夕皆入宿衛環　上寢悉屏去舊人獨留馮

國用侍臥榻側　上解甲酣睡達旦衆始安是月十日進
攻金陵馮國用率新降五百人先登陷陣敗元兵于蔣山
直抵城下諸軍按栅競進遂破之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
力戰死　上入城深嘉其忠命具棺衾禮葬之乃召官屬
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
率衆至此為民除亂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
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不便民者除之於
是城中軍民相慶慰得兵民五十餘萬改集慶路為應天
府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

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安為統兵元帥　上欲發兵取鎮江恐諸將不禁戢士卒乃召一二人嘗縱軍士剽掠者數其罪欲置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遂命徐達為大將軍率湯和等浮江下取鎮江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將士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十七日兵至鎮江遶其城俞通海西破牌灣寨城中聞之大恐守臣平章定定遁去即日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達分兵下金壇丹陽諸縣六月以華高為秦淮翼元帥與鄧愈等狥廣德廣德守

臣陳兵城外以待高以數騎挑戰元兵堅壁不動高麾衆奮擊大破之元兵敗入城高率衆力攻破其城得兵萬人粮數萬斛七月置江南行中書省諸將奉　上為吳國公以李善長為參議官郭景祥陶安為郎中分曹任事遂置前後左右中翼五元帥府以張彪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鄧愈陳兆先王玉陳本等為元帥

論曰自古帝王創業皆先定中原而後跨有東南未有起東南而後取西北者有之自我　聖祖始乃知　聖人受命豈擇地而興哉夫我　聖祖龍飛淮右與漢高之起豐沛地不甚相遠然漢高首事北狥梁宋我　聖祖開拓南取金陵則勢有所不同耳蓋秦世載其虐天下欲亟亡之故先破關中而後削平海內元綱解紐群雄並爭民所屬領不先于元故先芟群雄而後北逐元主此緩急殊勢故南北之異趣也況當時福通據穎亳天完據荊楚士誠擅吳會而金陵形勝之都群雄不知計取豈非天所以資皇明者乎蓋自定鼎金陵而我　聖祖之混一規模可預知矣

鴻猷録卷二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炤 校

延攬群英

癸巳春　上年二十六在郭元帥軍中先是濠城被圍元
將賈魯死圍解　上白郭元帥歸集鄉里壯士得徐達等
入城達少　上一歳智勇絶倫　上首得達專任之旣乃
徐州將彭早住趙均用来奔濠城郭元帥為所制　上察
知其不可有為乃白郭元帥欲南畧地遂率徐達湯和吳

良吳禎花雲陳徳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
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
張赫張銓周徳興等二十四人出南畧定遠二十四人者
皆濠人甲午春　上破横澗山元義兵將繆大亨以衆二
萬降　上至定遠馮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二人少皆
喜讀書明孫武兵法因亂衆推為義兵長保鄉曲至是来
謁　上竒之曰爾被服其儒生耶因問計國用對曰金陵
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抜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征
討除群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金帛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悦令兄弟皆宿衛左右定遠人李善長来謁　上一
見知其為長者禮之與語竟日皆合留置幕下掌書記嘗
從容語之曰吾觀群雄中持案牘謀事者多訾毀將士將
士弗得效其能事多敗主者亦安得獨存汝宜用為鑒務
恊和諸將以成功也合肥人吳復性沉鷙寡言笑勇畧過
人遇亂聚衆保鄉里聞　上至率所部来謁　上俾領前
鋒定遠人丁徳興驍勇善戰偉貌黒面来歸　上上以黒
丁呼之令從征洪山寨徳興先登破之七月濠州趙徳勝
来謁徳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能馬上運槊如飛郡縣選

為義兵隊長徳勝知時事不可為棄之来歸　上以為帳
前先鋒兄子朱文正姊子李文忠先是各避亂徙他境與
上相失及聞　上駐師滁州皆来歸先是定遠人沐英八
歳遭兵亂失父母無所依　上憐其孤與　高皇后撫之
至是并文忠等皆育為子賜文忠英姓朱氏擇師教之軍
中稱文忠保舍英沐舍云虹縣胡大海長身鉄面勇力過
人来見　上于滁　上一見語合用為前鋒濠州孫興祖
剛毅有膽氣王志猛鷙多智畧二人年皆十九俱来歸定
遠茅成含山仇成二人皆驍勇有膽畧来見　上上悉留

置麾下　乙未　上駐和陽虹縣鄧愈少魁偉有大志勇
自負年十六從父兄起兵父兄皆戰沒愈代領兵衆服其
勇率所部來附　上命充領軍總管濠州常遇春性剛毅
體貌奇偉智勇過人年二十三爲羣雄劉聚所得寵遇之
然聚事剽剠無遠畧遇春知其無成率所部數十人棄聚
來歸未至困臥田間夢金甲神人躍之起曰主君來忽寤
見　上至即伏謁　上壯之用爲前鋒　上欲謀渡江之
舟楫時巢湖有水軍將巢縣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
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庸合肥張德勝葉

昇無爲桑世傑含山華高皆集舟師結水寨自保會妖賊
左君弼據廬州永安等與戰不勝爲所窘閒　上駐師和
陽欲歸附又元兵阻江上爲梗乃遣使間道納款　上率
諸將以兵往取之遂以永安等歸和陽適巢縣金朝興亦
率衆來附朝興驍勇有謀旣得諸將遂決計渡江六月朔
上率諸將渡大江攻采石兵破太平耆儒陶安李習迎見
王召安與語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然其志皆在
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
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悅曰吾

欲取金陵何如安言金陵宜取狀　上遇安甚厚令預
議以李習知太平府事太平城初破郡將吳昇帥衆降
上曰吾聞汝江右名賢也即用爲領兵總管昇謝曰主公
欲取天下莫如恤軍安民何征不服　上善之遂用其計
籍鄉兵堅城守太平以安合肥人楊璟儒家子讀書不喜
章句好武畧因亂聚衆保鄉里閈　上取太平率衆渡江
來歸授管軍萬戶　上旣破陳也先其子兆先復集兵
屯方山丙申三月　上率諸軍進取金陵復破方山營擒
兆先撫而用之元將康茂才蘄州人結義兵捍寇江上累

功遷都元帥我師渡江大破之常遇春兵盡殲其精銳茂
才收合潰散屯天寧洲我師又破之茂才奔金陵　上旣
取金陵茂才欲奔鎭江我師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率
所部三千人降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今日屢敗天
數也事至于此死生惟命　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
征　上遣徐達等下鎭江謂達曰鎭江有秦元之者才器
老成可用爾入城爲吾訪之元之名從龍仕元爲行臺侍
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居鎭江達至訪得之因從龍從孫
永在軍中即遣歸報　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

之從龍至　上親出城迎入邀與同處朝夕咨訪時政當
備為老先生而不名定遠人王弼有膂力膂器過人善用
雙[illegible][illegible]縣鄉里壯士結寨于三臺山率所部來歸　上
命宿衛帳下丁酉四月　上親督師下寧國執元將朱亮
祖亮祖六安人為元義兵元帥初　上克太平時亮祖降
上賜以金幣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歸元守寧國數敗我師
軍中為所獲者六千人諸將弗能當常遇春與戰亦被創
還　上親督徐達等奮攻之亮祖兵敗城下被獲　上曰
今將何如對曰非得已也生則盡力死則死爾　上壯而

釋之使從征宣城七月命鄧愈胡大海率兵取徽州守臣
走元帥汪同以衆降戊戌以李文忠胡大海守嚴州得郭
景仁命為指揮使司都事使和協文忠大海不為異冬
上率諸將親征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咨訪
時政又聞爾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升對曰高築墻廣積粮
緩稱王　上悅其言命預帷幄密議又得揚國興使從征
湖口未幾命為元帥守宜興十二月至蘭溪胡大海薦和
州人王宗顯宗顯少業儒避亂僑居嚴州大海以宗顯見
上上曰是與我同鄉里遂用之命採婺州城中盡得其虛

實攻破之改婺州為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召儒士許元
葉瓚玉胡翰汪仲山等皆會食中書省中日令二人進講
經史又命宗顯開郡學招延儒士葉儀為經師戴良為學
正吳沈徐原為訓導時以亂故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
之聲己亥春樂平儒士許瑗謁　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
垂盡四海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畧者可以馭
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非收攬豪
傑難以成功　上曰予用英豪有如饑渴瑗對曰此實帝
王之道天下不難定也即拜瑗博士冬十一月命胡大海

等進攻處州元部將胡深守龍泉見元將士多怠弛不用
命深知天命有歸乃棄其軍間道來降且獻取處州策大
海用其言破處州　上征浙東時胡大海薦劉基宋濂章
溢葉琛之賢可用李文忠守金華又薦王禕許元黃天錫
諸儒　上皆遣使以書幣徵之庚子三月劉基宋濂章溢
葉琛至建康謁見　上喜甚曰吾為天下屈四先生從容
與論經史及咨訪時政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
劉基青田人幼聰穎奇絕天文兵法無不洞極其妙仕元
為江浙儒學副提舉不合去遊西湖見異雲起曰此天子

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後以事
羈管紹興行省復起用之基知時不可爲棄官歸青田集
衆保鄉里著郁離子以見志或説基畫江爲勾踐之業基
不從曰天命將有歸姑待之會 上征浙東基指乾象謂
所親曰此天命也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遂
決計赴金陵朸見 上陳時務十八策 上皆嘉納之宋
濂浦江人以文章行義爲時所重嘗教授義門鄭氏家章
溢龍泉人葉琛麗水人皆智畧過人避亂隱田里至是俱
以聘至 上問陶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謀畧不及

劉基文學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乃留
基侍帷幄預謀機務以宋濂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遣世
子授經溢琛並爲營田司僉事元福建行省叅政袁天祿
見王師下浙東知天命有在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以福寧
州來納款 上賜書獎嘉之七月故徐壽輝將于光徐椿
以饒州來附 上命鄧愈往納之于光等遂從愈屢敗僞
漢兵饒州以安陳友諒殺趙普勝而用普勝將張志雄從
侵建康友諒敗志雄與梁鉉被擒皆降志雄因獻取安慶
之策 上用之遂克安慶元將薛顯沛縣人有勇畧守泗

州辛丑三月聞我師克高郵遂以泗州來降 上以爲指
揮使從征八月 上親征友諒趣江州友諒將丁普郎迎
降遂克江州宿州傅友德勇畧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之
喜之敗歸明王珎王珎不能用率所部從陳友諒于武昌
及 上攻江州友德知天命有在率衆來降 上知其才
即命爲將 上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友諒將胡廷瑞守南
昌遣使來約降請無散離其部衆 上初有難意劉基自
後躡所坐胡床 上悟即許之且賜書諭慰壬寅春 上
幸南昌廷瑞遂迎謁建昌守將王溥袁州守將歐普祥黃

彬餘干守將吳宏寧州守將陳龍吉安守將孫本立皆率
衆來降 上悉慰納之安豐曹良臣英毅剛斷爲衆所推
聚衆立柵禦寇又韓政亦集衆千人自保至是皆率所部
來歸 上嘉之授良臣江淮行省叅政政江淮行省平章
甲辰春 上旣破滅陳友諒句容儒士戎簡入見 上曰
主上向敗友諒于九江何不乘勝抵武昌而乃復還金陵
後雖克之勞費多矣 上曰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之
敗我豈不知乘勝躡之然兵法曰窮寇勿追若追之急彼
必死闘殺傷亦多故縱之使偏帥綴其後知彼創殘之餘

必不能戰也故全城降附一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知勇所得不亦多乎簡深歎服他日 上謂諸将曰鄱陽之役當時諸将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蹙武昌者雖非吾意然軍中以為奇謀不意我簡亦能言之汝等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宜親近之令陳說古人之書聽其論議以資智識丙午冬建宗廟社稷得泠謙命製樂謙深明音律令樂器樂舞皆謙所製又善幻術後以導人盗帑藏事覺得罪以幻術逭免不知所終丁未置三局一曰律局二曰禮局三曰誥局以宋濂等領之又

徵四方處士徐大章梁寅等分典其事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下令有司勸諭民間秀士及時勉學以待科舉戊申春 上即大位命将征廣東時元廣東左丞何真者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為河源務副使以亂故棄官歸鄉里後討平東莞王成陳仲玉之亂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至是 上遣廖永忠等平廣東先以書招諭真籍所部郡縣户口兵馬錢粮遣使上印綬歸附永忠以聞 上嘉其保境息民下詔引竇融李勣事褒之召真入朝賜宴厚加賞賚 上遣徐達等北伐中原四月師克裕州執元守将平章郭雲雲勇力有謀畧河南郡縣皆下雲獨守裕州招之不從後兵敗被執 上釋而用之九月徐達等克元都 上乃下詔求賢又徵天下賢才至京師拜守令各厚賜遣之庚戌八月 上以天下大定乃定設科取士之制云

論曰自古帝王創業未有如我 聖祖得人之盛者漢高首稱三傑其定元功位次止於十八人耳光武雲臺所列不過二十八将下逮唐宋皆不能過已我 聖祖諸臣如李善長之制法陳紀可以伯仲蕭何劉基謀謨不下子房

而天文之學又子房之所未究若徐達之勲德才望終始純懿大出韓信之右至常遇春傅友德李文忠湯和鄧愈廖永忠沐英吳良皆可與信匹而不難于黥布彭越之功者豈非天錫智勇以賛成一代之大業哉又漢高不事詩書徂予馬上之習晚年得一陸賈不過縱横策畧之餘光武號稱講藝論道而一時儒彦寥寥無聞二子陵不屑就已唐太宗宋太祖雖皆右文之主而溺于詞賦狃於俗習帝王之道稽古之學槩未之聞焉我 聖祖以武功定天下而崇尚文學如饑渴之於飲食每得儒臣皆待以腹心

帷幄朝夕咨訪不倦而往往戒諸將以親近儒生至于解經析義又多天縱神啓有非老師宿儒之所能及是豈竊冠嫚罵者所能彷彿其萬一哉但一時將畧足備戡定而文儒相業猶不甚稱　聖心至使不得已而委政廣洋惟庸輩是豈其所欲也故於陶安之卒甚加悼惜晚年亟稱桂彥良之賢而不及用惜哉

褒顯忠烈

丙申三月　上率諸軍攻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盡力禦之數督兵出戰久力不能支城破百司皆奔潰福壽獨據

胡床坐鳳凰臺指揮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為重臣城存則存城破則死豈有去理俄而兵四集遂遇害　上入城嘉其忠命為棺衾禮葬之戊戌春命廖永安桑世傑等攻張士誠之江陰石牌寨桑世傑奮戈躍馬陷敵陣遂戰死國朝以忠死事者世傑為首　上聞甚悼之後追封永義侯配享　太廟己亥九月命俞廷玉攻安慶與趙普勝戰沒于陣廷玉自巢湖来附累立戰功　上深憫之後追封河間郡公庚子五月命徐達率廖永安等擊張士誠于太湖永安兵敗被執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　上遥授永安

光祿大夫後又遥封楚國公至丙午七月永安卒于吴上悲悼親為文祭之配享　太廟塑像功臣廟　上初得太平命院判花雲守之以許瑗為知府庚子閏五月陳友諒入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人禦之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下令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雲士卒憊不能戰城遂陷友諒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縛吾吾主必滅爾斬為膾也奮躍大呼縛皆絕雲起奪守者刀連殺數人賊亂擊雲碎雲首縛寘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輟妻郜氏一子甫三歲抱屬侍兒孫氏曰夫死吾必

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保此兒遂赴水死孫氏收郜氏屍瘞之抱兒出走陷賊中賊敗脫走墮水緣浮木入蘆渚中採蓮實啜哺兒凡七日得不死有雷老者引孫氏達　上所抱兒泣拜　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物忽不見追之失所在時皆神異之　上厚賚孫氏令撫其兒後追封雲東丘郡侯許瑗亦以被執不屈死追封高陽郡侯命立忠臣祠于太平勑有司歲時致祭友諒冦金陵　上禦之龍江之捷張德勝戰死　上痛悼不已後追封蔡國公配享　太廟仍塑像功臣廟壬

寅二月參政胡大海守金華苗軍降將蔣英劉震作亂殺
大海處州苗將李佑之賀仁德亦乘金華亂謀叛殺院判
耿再成大海有大功威名在諸將右婺人如喪考妣再成
亦大海之亞 上聞二臣死痛念弗置後追封大海越國
公再成泗國公亞配享 太廟仍塑像于功臣廟癸卯夏
陳友諒寇南昌朱文正率趙德勝等盡力禦之六月德勝
巡城至東門賊發弩射之中腰膂拔出之拊髀嘆曰吾自
壯歲從軍屢傷矢石無若此甚者豈非命耶丈夫死無難
所恨不能從主上清中原垂名竹帛耳遂卒 上聞大慟

時追念之後追封梁國公謚武桓配享 太廟塑像功臣
廟又追封死事諸臣李繼先隴西侯劉濟彭城侯許圭高
陽侯趙國昭天水侯張子明忠節侯并葉琛立廟豫章祀
之癸卯八月 上討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 上屢瀕於
危所乘舟偶膠淺沙賊衆執攻之急欲犯 上舟一時諸
將計無所出悵然親兵將韓成進曰古人有殺身以成仁
者不敢愛其死遂服 上袍冕對賊衆投水中賊信之[illegible]
稍弛會諸將兵至援之賊遂退 上與友諒大戰五日諸
戰死者三十六人樞密同知丁普郎身被十餘創死首已隕

猶執兵立舟中若戰鬭狀後友諒平 上謂中書省臣曰
朕與友諒戰於鄱陽韓成效忠致死朕念之不忘中書并
列諸臣名上遂追封韓成高陽侯為諸臣首宋貴京兆侯
陳兆先潁上侯李信隴西侯王勝太原侯丁普郎濟陽侯
張志雄清河侯李志高隴西侯昌文貴汝南侯余昶下邳
侯徐公輔東海侯劉義彭城侯陳弼潁川侯程國勝安定
伯王咬太原伯姜潤定遠子王鳳羅山子邱明梁縣子常
惟德懷遠子王德合肥子朱鼎合肥子汪清盱眙子王善
先定遠子汪澤廬江子丁宇含山子逯德山汝陽子羅世

榮隨縣子陳冲巢縣子裴軾定遠子常德勝壽春男鄭勇
隨縣男袁華虹縣男史德勝定遠男王理五河男王仁舒
城男曹信含山男立廟康郎山令有司以時致祭乙巳四
月命胡深等討福建陳有定克浦城崇安建安有定併力
來攻深突陣與決戰馬躓為有定所執不屈被殺 上痛
惜之追封縉雲郡伯癸丑具孫興祖從徐達征西北塞外
戰死五郎口 上聞甚悼惜之追封燕山侯塑像功臣廟
其後天下既定大封功臣 上於死事諸將尤加憫念功
大者命其子得世襲又以元臣余闕守安慶力禦陳友諒

將趙普勝後城破不屈死命安慶廟祀之其後貶元降臣
危素曰盍往守安慶余闕廟云

論曰褒死事所以勵生民將旣往所以勸將來也然胡大
海趙德勝輩宣力效勞以死勤事其推恩褒錄猶人情之
所能若乃敵人之臣盡力以禦我者一旦幸其旣敗其不
求逞忿而快禍心亦難矣况能嘉其盡力於彼而忘其肆
毒於我邪古惟漢高帝斬一丁公辜雍齒之封已非其本
心周武雖聖而所封箕子比干非嘗與己爲敵者我　聖
祖之禮葬福壽廟祀余闕豈非曠古今而獨絕者乎是其
至公無我之心天地覆載之量無一毫芥蒂於其內也其
所以創一統之業而致億萬年之太平者豈無自哉

宋事始末

元至正辛卯夏潁州人劉福通起兵擁欒城韓山童爲主
山童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至山童倡言天下當
大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江淮之人翕然信之福
通乃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韓咬兒等詭稱山童實宋徽
宗八世孫當帝中國遂擁爲主殺牛馬誓告天地起兵以
紅巾爲識事覺縣官捕山童殺之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
山中福通等黨盛不可制遂反陷潁州又攻破羅山確山
上蔡真陽等縣及汝寧府光州息州衆至十餘萬歲乙未
二月乃自碭山夾河求得韓林兒迎立稱帝軍中呼小明
王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林兒母楊氏稱皇太后杜遵
道郁文成稱丞相福通羅文素稱平章營建宮闕然林兒
徒擁虛名事皆決於福通三月滁陽王郭子興卒宋遣人
至和陽招諸將入其黨和陽諸將推張天祐往受命福通
遣天祐還檄滁陽王子郭英爲都元帥天祐爲右副元帥
我　太祖爲左副元帥　上初欲不受曰大丈夫寧能受
制於人邪後以諸將議欲藉爲聲援從之紀年稱龍鳳然
事皆不禀其節制後郭英張天祐皆戰沒于元兵　上併
統其軍十一月元將答失八都魯率兵伐宋進次許州遇
劉福通以兵迎戰于長葛元兵大敗潰至中牟收散卒屯
聚會劉哈剌不花引兵來援遂合勢大破福通兵又破之
於太康十二月進圍亳州福通遂以宋主林兒奔安豐丙
申七月福通遣李武崔德攻破元商州元奉元路判官王
淵起兵復之九月李武崔德入元潼關殺其叅政述律杰
元豫王阿剌忒失里會樞密同知定住引兵復潼關以河

南平章百家奴守之亡何李武等復陷潼關百家奴兵潰豫王又以兵復之李武等敗走十一月福通遣兵犯元河南地丁酉正月李武崔德率兵攻元七盤藍田元主詔察罕帖木兒以兵會答兒麻亦兒守陜西潼關察罕帖木兒奉詔率本部兵馳赴沿途敗李武等兵哈剌不花由潼關抵陜西會豫王及定住兵禦之福通別遣毛貴率兵攻元膠州陷之殺其樞密院僉院脫歡李武崔德復攻破商州又攻武關拔之趨長安分兵東畧同華諸州三輔震恐元豫王及省院官計無所出行臺侍御史王思誠曰賊素憚察

罕帖木兒之名亟遣使求援此上策也諸守臣恐其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甚旦夕失守答將安歸乃移書求救于察罕時察罕新復陜州得思誠書即提輕兵五千約李思齊倍道來援轉戰而前殺獲無筭李武等敗走毛貴自膠州攻陷萊陽元守臣釋嘉納死之貴引兵趨益都般陽諸州元以董摶霄爲山東宣慰使與知樞密院事不蘭奚率兵擊之未至益都貴兵趣濟南於是濟南告急摶霄乃提兵赴濟南大破毛貴兵於濟南城下元擢摶霄官都元帥有忌其功者譖于太尉紐的該仍令往援益都摶

霄以老疾辭請以弟昂霄代元乃以昂霄代領其衆未幾徙命摶霄守河間之長盧摶霄以兵北行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其後毛貴果陷濟南摶霄方駐南皮魏家庄元遣詔使拜河南左丞甫受命營壘未完毛貴引兵猝至諸將曰賊至當何如摶霄曰死報國耳拔劍督戰不能支遂被殺不見血惟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卒八月劉福通自將攻汴梁取大名衛輝等處遣將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攻懷慶等處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其勢大振又遣田豐攻東昌元太尉紐的該擊敗之元命

紐的該守東昌福通又遣兵北狥太行山郡縣白不信攻秦隴陷之又攻破鞏昌以李喜喜守之不信進圍鳳翔元將察罕帖木兒先分兵入鳳翔城內遣諜者誘不信等圍城察罕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將至城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兵亦鼓譟出内外夾擊呼聲震地不信兵大潰奔四川福通又遣兵攻壺關遇察罕帖木兒與戰大敗戊戌春田豐攻陷東平濟寧元紐的該棄東昌走豐遂進據東昌毛貴與元將不蘭奚戰于好石橋敗之不蘭奚奔濟南未幾貴復攻陷濟南分兵守諸路立屯田三百六十

慶山東遂陷福通所遣將王士誠攻懷慶爲元將周全所敗士誠轉攻陷晉寧元總管賽因不花死之亡何元察罕帖木兒遣賽因赤復晉寧毛貴引兵陷般陽又陷薊州郭州至柳林元樞密副使達谷琺戰死樞密同知劉哈剌不花破毛貴兵貴走據濟南田豐陷益都大掠廣平退保東昌福通所遣西兵攻陷元冀寧大同諸郡元察罕帖木兒調部將閻保邀擊之福通兵敗走察罕又會李思齊張良弼部擊善拜帖木兒定住汪長生奴諸將兵討李喜喜于鞏昌喜喜敗走四川李思齊張良弼同謀殺拜帖木兒分其兵劉福通自攻汴梁元守將竹貞出走福通遂入據汴自安豐迎韓林兒居之以爲都遣關先生破頭潘等率兵分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陷遼州元將虎林赤擊敗之關先生轉攻陷晉冀雲中鴈門代郡遂掠塞外諸郡元察罕帖木兒遣閻保分兵阻扼自勒兵屯聞喜及塞井陘杜太行拒其歸路屢擊敗之元擢察罕官左丞進平章榮祿大夫七月元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盆子城伯帖木兒與懷慶守臣周全有郤周全殺伯帖木兒遂以懷慶叛降劉福通驅其民入汴

福通遣全率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退師福通怒其不進殺之毛貴攻元滕州守將以城降田豐攻陷順德關先生以察罕帖木兒還兵河南遂引兵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完州又西出掠大同興和中都諸郡軍聲大振乃還兵東向至高麗界焚上都宮殿攻陷遼陽元總管李震死之庚子三月田豐攻陷元保定路四月元遣司農都事樂元臣招諭豐豐殺之福通所遣將李武崔德以西略地無功福通責其逗遛叛降于元將李思齊辛丑七月元命察罕帖木兒總兵狥山東乃下井陘出邯鄲過磁相懷孟水陸並進屢擊敗宋將田豐毛貴等兵遂復東昌兗州又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率閻思孝等會閻保虎林赤由東河造浮橋田豐以二萬人奪之閻保等且戰且渡拔長淮進攻東平田豐遣崔世英出戰大敗察罕以豐據山東久爲軍民所服遣使招諭之豐與王士誠俱降于察罕察罕復東平遂以豐爲前鋒進攻宋棣州守將俞寶降又攻宋濟寧劉珪亦降宋聚兵濟南察罕乃分奇兵間道出宋兵後南略泰安逼益陽北狥濟陽章丘中擣瀕海郡邑自將大軍攻濟南三月復之時元兵多克復

山東獨益都未下察罕移兵圍之治攻具諸道並進宋守將陳猱頭等悉力拒守壬寅六月降將田豐王士誠復謀刺察罕入益都豐等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豐乃請察罕行觀營壘衆止之不聽又請以力士從却之曰吾推誠待人焉得人人防閑之乃從輕騎十餘人行至士誠營又及豐營遂為士誠所殺豐與士誠入益都訃聞元主大震悼公卿及四方士民莫不哀慟允恤典極優渥贈官追封潁川郡王以養子擴廓帖木兒襲官代領其衆擴廓既領兵攻益都益急士誠等出戰輒大破之生擒六百餘人斬首八百餘級田豐王士誠窘甚遣使間道求救于劉福通九月劉福通引兵向火星埠元將關保邀擊大破之十一月福通自率兵趍益都援田豐擴廓擊敗之還走安豐擴廓急攻益都穴地通道入遂拔其城執陳猱頭等二百人獻于元殺田豐王士誠取其心祭父察罕帖木兒因遣兵復莒州時福通所遣白不信李喜喜等畧關中俱兵敗奔蜀李武崔徳降于李思齊田豐被戮山東地元盡復之關先生毛貴亦敗亡福通大窘癸卯二月張士誠遣將呂珍率兵攻安豐福通遣使詣建康求救

上自率諸將救之未至呂珍攻破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三月　上至安豐擊呂珍大破之珍棄城走　上遂以宋主韓林兒還金陵諸將議於中書省設御座奉林兒劉基從後踢　上所坐胡床曰牧豎子耳奉之何為容陳天命所在　上意悟會陳友諒來入寇遂議征討不果奉丙午十二月韓林兒殂于建康先是　上紀年猶稱龍鳳命令下則云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至是林兒殂始改明年為吳元年云

論曰韓林兒在宋猶未足方義帝更始其赤眉之盆子耳假令福通事成豈能容林兒哉福通不欲以其身為標故藉之號召天下意事成己除之無難不成各將有所歸亦如王陵母之所以屬陵者姦雄之見大較皆然第福通舉事可必其無成耳蓋天下旣亂則豪傑起而削平之所謂奉天除暴救民於水火之中者若乃稱兵平世無故而首為亂階是欲驅衽席之民而為塗炭之慘乃民怨之所歸天命之所必不祐也豈有能成大業而貽子孫之慶者乎秦勝廣漢黃巾唐黃巢皆其明驗傳所謂天道後舉者勝蓋謂此也然則劉福通者蓋將為我　聖祖先驅定中原

者乎不然察罕之兵且萃于江南矣雖然我　聖祖之開
創於宋無所毫髮藉秖以和陽一命奉之終身蓋自癸卯
以前惟南剪群雄而未嘗加一矢北向者以有韓林兒在
穎亳間故弗與爭雄耳否則中原形勝之地豈在所後耶
至安豐之危福通一遣使求援即親帥諸將赴援而不從
劉基之諫不恤陳寇之侵雖無救于福通之死而卒能脫
林兒于虎口以全歸建康且欲設御座奉以天子之禮此
其意豈欲遽背之哉林兒不死不改元下令猶以皇帝聖
旨先之葢漢高之於義帝光武之於更始未能然也嗚呼

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平定東南

上既定都建康以南土弗靖未可遽北伐陳友諒張士誠
各據土宇方谷跡陳友定亦假元名號拒守城邑皆次第
别畫規取其諸郡邑在群雄之間元守將據守未下者分
遣諸將畧取之丙申三月首命徐達湯和率兵取鎮江四
月命華高率兵取廣德又分兵取宣州亡何宣州復叛丁
酉夏四月命胡大海丁德興率兵討之遂復宣州誅首叛
者餘皆宥不罪宣州以安丁酉夏五月　上親率諸將攻

寧國先是　上渡江已擒朱亮祖取寧國矣亮祖復以寧
國叛爲元守至是率諸將擊敗其兵獲亮祖城下守臣楊
仲亨以城降寧國既下　上始議分兵取徽池等郡乃命
胡大海鄧愈率兵自休寧績溪向徽州元守將阿思午吳
納等拒戰大海擊敗之拔其城命鄧愈守之元江浙叅政
苗帥楊完者率兵十萬自上江順流入杭城以兵圍徽州
期克復大海自婺源來救擒斬其部將李才等衆披靡大
海入城與愈分門拒守復大破之完者遁去婺源守臣汪
同亦來降乃即徽州立雄峯翼元帥府命胡天福等共守

天福等因出兵徇開化擒元守將破之楊完者來虐寇徽
州天福等還戰郤其兵冬十月完者復來寇徽州守將緣
美禦之出三門轉戰連捷追奔二十里亡何完者復盛兵
來薄城胡天福等選部將勇敢士出禦衆推萬户謝成勇
成即率壯士數百人出衝其陣完者兵皆辟易自相蹂躪
大軍出乘之遂覆其師完者僅以身免戊戌春胡大海鄧
愈兼嚴州命李文忠同大海守禦文忠嘗敗元院判阿魯
灰于萬年衞又敗元苗軍于昌化於潛又降洪元帥之衆
浙人憚其威名故與大海俱以功陞秋同守嚴州二人徽

有郤　上批示都事郤彥仁使諭解之又密戒文忠由是相協所向有功夏四月鄧愈遣王弼等率兵取婺源州薄其城元守將鐵木兒不花出戰自旦至晡殺傷五百人不下愈乃分遣將攻其東南北三門殺傷三千餘人拔其城鐵木兒不花戰死遂徇於潛昌化皆下之九月常遇春攻衢州元守將張院判出戰屢敗遂克之鄧愈亦取蘭溪州十一月　上因胡大海攻婺州未下命徐達守建康親將楊璟等率兵十萬以耿再成為前鋒金朝興紀奇兵茅成駐杭州皋亭山為應援由寧國至蘭溪得儒士王宗顯使

探婺城虛實知其守將不和有可取狀　上許宗顯以婺州知府遂攻城元石抹宜孫遣將胡深赴援深以獅子頭兵作前陣　上命胡大海等迎戰擒其前鋒將深敗走大海率繆美等追之獲其輜重而還次日攻城其都事李相以守將帖木烈思等不和夜縋城出詣軍門請降遂開東門納王師入元守臣僧住死之　上改婺州為寧越府命王宗顯知府事宗顯興學校聘師儒教化大行民間始聞絃誦之聲寧越既定　上欲取浙東諸郡乃集諸將申戒以戢兵安民凡下城邑不得妄殺反覆數百言詞極懇切

己亥春正月李文忠胡大海取諸暨六月　上自寧越還建康命徐達征安慶敗趙普勝兵克潛山　上在寧越時命耿再成駐兵據黃龍山之險遏賊衝謀取處州元守臣石抹宜孫遣胡深守龍泉分命葉琛林彬祖陳仲真陳安等屯據諸險院深總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兵以拒我師久之元士卒無闘志有來降者具言處州兵弱可取狀　上即出師與再成合兵攻之櫻嶺最險隘繆美率敢死士先登遂奪其壁以入又進拔桃花葛陂二砦諸險皆失宜孫出戰兵敗與其部下走建寧遂克處州遣使諭胡深深來

降龍泉慶元皆下以耿再成守之胡大海得章溢葉琛劉基宋濂薦于　上上遣使聘致之命大海守金華庚子六月元石抹宜孫收兵復攻陷慶元時魯封知慶元縣出戰兵敗被執死之耿再成率兵往援擊敗石抹宜孫兵宜孫走竹口戰死再成遂鎮處州辛丑秋七月以趙常知太平府常勸農興學教化大行軍食以充壬寅二月胡大海在金華降苗將蔣英李福佯請大海至八詠樓觀弩刺殺之幷殺其子關住及郎中王愷等欲據城叛大海子德濟聞難奔訃建康李文忠在嚴州聞之即率兵馳至賊棄城走

文忠入城撫定之大海在浙東威名大著愿信素孚于民嘗自言已雖不讀書其行軍惟知有三事不殺人不擄人婦女不焚廬舍故人多附之生時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燁燁有光及卒每著靈異師行或夢見大海或見野有火光兵輙大捷愷佐大海亦多善政英等刺殺大海處州降苗將李佑之賀仁徳與英寀約亦以是日刺殺耿再成及元帥朱文光知府王道童孫炎等耿再成威名亞于大海炎亦善撫其民炎被執從容就義酌酒飲不肯解所服賜衣罵賊而死衢州兵聞金華處州之變謀翻城應之守將夏

毅不能制會劉基至毅迎入城一夕定之四月耿天璧方奉命往處州發苗兵聞處州亂馳至金華見李文忠訪得耿再成舊部將朱綱遂相與集兵會平章邵榮院判胡深討叛將李祐之賀仁徳斬之比胡深至處州已平癸卯七月　上乃命深以行省郎中總制處州深捕誅山冦經理賦税處州遂安後死于方谷珎之難章溢嘗任浙東同列皆得罪溢獨免至是處州不事　上復以溢爲浙東按察副使溢辭副使命改僉事溢至平劇盜處粮餉正軍法輕賦税浙東深賴之甲辰夏四月　上旣滅漢乃命徐達攻

廬州按之左君弼走汴梁元將樓晃張以城降改廬州爲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命俞通海攝省事通海撫綏有方民甚戴之遂修城濠爲守禦備丁未九月　上以張士誠旣平別遣將伐方谷珎陳有定乃以胡美爲征南將軍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等兵由江西征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從征　上諭美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忠實無過故命爾總兵何文輝戴德皆吾親近之人然勿以此故廢法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一日驅所領新附之士野戰

有三人犯令即斬以狥衆皆懾伏莫敢違節制人能立志何事不成閩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攻圍城邑擇便利進退勿失機宜爾其勉之十一月美等引兵度杉關杉關閩之西鎮旣度閩閩中大震遂下光澤縣僉湯和吳禎檢方谷珎　上遂命和等率舟師自明州由海道攻福州　上以征閩事問章溢溢對曰兩道進兵此固必勝然閩人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illegible][illegible]一軍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　上即日命文忠出師浦城以溢子存道率鄉兵從征胡美兵至邵武元守將李宗茂降吳

祈亦進兵薄福州圍其東西南三門一鼓而克元守臣曲出遁走朶耳死之　上欲令章存道率所部鄉兵北征溢持不可曰鄉兵本農人征閩時許以事平散使歸農今調之北征是與信也　上初不懌既而深溢言以昔曾叛者充軍餘悉還農戊申正月胡美等師抵建寧元守臣達里麻陳子琦集僚佐曰聞明兵驍勇自入杉關諸鎮瓦解此不可與爭鋒吾城中儲積尚多第固守不出戰彼攻城不克必自退因而乘之或可得志衆皆從之美等進兵圍其城數挑戰不出急攻之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何文輝營

納款次日總管也先亦詣文輝降胡美怒二人不先詣已欲屠其城文輝止之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城降可以私忿殺人乎美乃止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執子奇送京師以費子賢守建寧遂移兵克興化泉州屬縣皆降附遣曹復疇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下之三月美等師至漳州守將以所部兵先遁去漳州達魯花赤迭里彌實欲禦之而郡事又屬他官總制已遣人納欵矣左右報新朝使者至要彌實當郊迎彌實乃具朝服北面再拜曰臣受國恩厚今力不能禦敵義不忍降所不負國者一死耳遂斫碎其印篆書笏面曰大元臣子至桀上引佩刀自刺殺既絶尚執刀按膝坐如生郡民哭聲震地相與殮葬之會湯和等亦執陳有定克延平等郡縣閩中皆平命廖永忠朱亮祖等移師征廣東以中書省參政蔡哲爲福建行省參政臨行　上諭以彝義利愼官箴反覆諄切哲頓首受命福建以安

論曰東南稱亂者莫强于張士誠其次則方谷珎陳有定此外皆元臣爲其君守耳雖昧於天命所在而桀犬之吠情則可矜如石抹宜孫鐵木兒不花僧住朶耳迭里彌實

數輩尤可謂傑出者以我　聖祖禮葬福壽之意推之皆宜在所褒錄此與谷珎友諒假名號而懷異畫者不同未可以其爲勝國之黨異類之人而棄之也乃若諸將東南之功則湯和李文忠鄧愈胡大海朱亮祖耿再成廖永忠胡美何文輝爲最多徐常二將克吴之外無他閒以其所事者大也其間如李文忠胡大海始小有郤以　上命郎彥仁諭之即解後文忠赴大海之難若其私仇胡美欲屠建寧以何文輝之言而止不以其先納款而終憾之此又君子之賢行古人之所難不但其戰功之可稱爾已固天

生賢才為國之輔亦足見我
聖祖之善御哉嗚呼觀我
聖祖諭胡美之言則宋祖之匣劍付曹彬不足道已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佖校正

克陳友諒

陳友諒者湖廣沔陽漁家子也本姓謝先世贅于陳冒陳姓嘗為縣吏不樂其職會中原兵起徐壽輝與倪文俊等以元至正辛卯攻陷蘄水黃州等處僭稱皇帝國號天完攺元治平未幾陷漢陽興國武昌又遣趙普勝陳普文項普畧宼神速分兵陷九江吉安池州杭州荆州岳州等郡元兵累討之不克衆號百萬友諒往從文俊麾下為簿書掾尋領兵為元帥後壽輝為元兵所敗走倪文俊迎壽輝居之漢陽文俊漸專恣友諒意不能平丁酉秋文俊謀弑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遂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壽輝不能制丁酉十月　上駐師金陵二年矣已畧定江東諸郡又取揚州乃命常遇春率廖永安吳楨等由銅陵進取池州又命李文忠領兵策應之師抵城下攻破其北門入城斬壽輝將洪元帥又執其黨派魏壽徐天雄等亡何友諒聞池州破以戰艦百餘艘來逆戰遇春等奮擊大敗之

遂以趙忠守池州戊戌春正月友諒陷元安慶元守臣余
闕死之夏四月友諒又陷元江西隆興及瑞州未幾遣其
黨趙普勝自樅陽寇我池州太平守將劉友仁聞之率兵
赴援遇賊與戰敗沒五月友諒遣其黨康泰趙琮鄧克明
等陷元邵武又自南昌遣兵陷元撫州八月又陷元贛州
十一月陷元汀州己亥三月友諒遣其黨趙普勝寇我寧
國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命程允汪炳等擊敗之獲其糧
萬餘斛普勝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禦于栅江口
破走之友諒又陷元襄陽郡八月 上遣徐達率張德勝

等攻安慶自無為登陸至浮山砦擊敗友諒部將胡總管
兵追至潛山界沙河還友諒僞參政郭泰領兵逆戰達等
擊敗之斬郭泰大獲輜重遂克潛山九月 上命院僉俞
廷玉率兵同攻安慶不克廷玉敗沒十月俞通海破友諒
將趙普勝於安慶十二月徐壽輝以友諒破隆興欲徙都
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沮之壽輝不聽引兵發漢陽南
下江州友諒佯出迎伏兵城內俟壽輝入即閉城門伏發
盡殺其左右將士居壽輝江州友諒自稱漢王置官屬征
伐誅賞皆不稟壽輝節制庚子夏五月友諒帥師東下聲

言援安慶常遇春策其必犯池州先伏兵九華山待之友
諒果自率衆猝至伏發大敗之俘斬二萬餘級擒二千餘
人閏五月友諒率舟師寇太平圍其城守將花雲率麾下
三千人迎戰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西南
隅舟尾高與城平令士卒緣之上時城中乏食士憊甚不
能戰城遂陷雲與知府許瑗皆死之友諒既陷太平忌其
將趙普勝[illegible]威誘殺之令别將守安慶友諒寇太平時挾
壽輝行既得太平亟謀僭位號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白
事壽輝前令壯士持鐵檛從後擊之碎其首以暴疾死令

軍中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建元大義
值大雨群臣立江岸草次成禮殊無儀節以鄒普勝為太
師張必先為丞相餘各拜官有差乃率衆還江州友諒既
僭大號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自江州引兵東下金陵大
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謂中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
決死一戰戰不勝即走未晚 上心非諸將議劉基獨張
目不言 上召基入內問計基對曰先斬主降及奔鍾山
者乃可破賊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天道後舉者勝
吾以逸待勞何患不克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

兵伺隙擊之耶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也　上意益決
或謀先後太平以牽制賊勢　上曰不可太平吾所新築
城濠塹深固賊前乘漲以舟泊乘城乃爲所陷今往攻之
猝難拔賊舟師十倍於我我頓兵堅城之下進不能取退
不及援失所據矣或又勸　上自將禦之　上曰亦不可
彼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
流下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
非良策也於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擣廣信制其後而召指
揮康茂才謂之曰吾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

上曰汝與友諒舊知今友諒入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
汝今作書遣使貽友諒僞降約爲內應招之速來紿告以
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家有老閽舊嘗事
友諒遣令齎書往必信來無疑　上以其謀語李善長善
長曰方憂寇來何爲誘致之　上曰遲則二虜謀合爲害
益大何以支今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茂才
遂令閽者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公
今何在閽者曰見守江東橋問橋何如曰木橋乃與酒食
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至則呼老康爲驗閽者諾歸具以

告　上曰此虜入吾彀中矣乃命善長亟撤江東橋易以
鐵石比旦橋成有自友諒軍中逸歸者言友諒問新河口
路　上亟命趙德勝跨新河築虎口城守之命常遇春馮
勝華高等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命徐達等
陳兵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
江關外　上親總大軍于盧龍山令偃黃幟於山之左偃
赤幟於山之右令曰寇至則舉赤幟俟舉黃幟則伏兵皆
起各嚴師以待至日友諒率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
兵禦之港狹僅容三舟入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

大江徑衝江東橋見橋皆大石非木橋乃驚疑呼老康又
無應者悟茂才使詐即與其弟僞五王者率舟師趨龍江
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酷暑　上衣紫茸甲張蓋
督兵見士卒揮汗赤日中命去其蓋衆欲戰　上曰天且
雨諸軍就食畢乘雨擊之衆仰視天無片雲未信忽風起
西北須臾大雨如注赤幟舉　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
柵友諒麾其衆來爭戰方合雨止　上命發鼓鼓大震乃
令黃幟舉常遇春等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
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兵大敗僅以身免衆潰趨舟值潮

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筭生擒七千餘人獲其將張志雄
梁鉉喻國興等皆降收得〻艦百餘艘戰舸數百友諒乘
别舸脫走於所乘舟中得茂才書　上笑曰彼愚至此可
嗤也令諸將追擊友諒至慈湖縱火焚其舟賊衆大潰復
追至采石大戰廖永忠率所部大呼陷陣入華雲龍躍馬
擣其中堅有王銘者獨馳入其陣賊攢槊刺之傷頗戰益
力流血淋漓旋迴三匝獨所殺傷過當賊大敗張德勝戰
死周顯與賊戰于觀渡橋亦敗之獲其將士十三人諸軍
乘勝追擊賊守太平者無固志遂復太平張志雄言友諒

東下併安慶兵來今俱敗安慶無守禦者　上即命徐達
將兵追之遂復安慶以趙伯仲守之前所遣胡大海擣廣
信兵至靈溪亦敗其衆遂督兵攻信州賊守者不能支衆
潰克其城改信州為廣信府以胡大海子德濟為樞密同
簽守之亡何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攻陷安慶趙伯仲棄
城走龍江　上曰主將不能堅守城陷遠遁宜誅之常遇
春等力救　上不從曰軍法不嚴何以勵後賜弓絃令自
縊而擢用其子弟辛丑三月友諒遣其將李明道寇信州
據草平鎮以逼浙東援兵德濟遣夏德潤出兵奪其墩戰

[illegible]賊又保玉山胡大海部將繆美聞之來援與賊戰于[illegible]
[illegible]橋遂復玉山抵信州絕明道歸路六月明道圍廣信急
德濟遣使求援于父大海大海率師由靈溪進李文忠亦
遣兵援之德濟聞援兵至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明道大
破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人大獲其戰
馬器械大海送明道漢二于文忠文忠令漢二招友諒建
昌守將王溥溥漢二兄也遂歸附乃俱送建康　上命三
人皆仍舊官後征江州南昌用為嚮導八月　上怒友諒
悖逆決計伐之謂諸將曰友諒弑主僭號犯我近疆殞我

名將又誘殺趙普勝將士離心觀其所為不滅不止爾等
勵士卒以從徐達曰師直為壯今我直彼曲何患不克
上乃親督諸將率舟師乘風遡流而上直抵安慶命馮勝
俞通海趙德勝張志雄等擣其水寨破之攻城自旦至暮
不拔劉基請棄安慶去經拔江州傾其巢穴　上從之遂
悉師西上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普郎迎降師距江州五
里友諒始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猝不能禦挈妻子
夜奔武昌友諒將傅友德亦降遂克江州乘勝遣康茂才
等進拔蘄州黃州興國黃梅廣濟等處又遣使招諭友諒

江西諸守將南昌胡美袁州歐普祥餘干吳宏龍泉彭
中吉安曾萬中等皆遣使納款胡美使來請禁止數事勿
散離其所部兵　上有難色劉基從後踢　上所坐胡床
上悟許從所請賜書慰諭之命趙德勝分兵攻下瑞州臨
江諸郡鄧愈以兵襲浮梁友諒將侯邦佐棄城遁遂取樂
平等處饒州之境悉定十月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塘時友
諒將鄧克明據撫州佯遣使通款無降意愈知其情乘夜
徃襲之旦入其城克明單騎遁祔友諒走武昌徐達追至
夏陽　上命達回守江州亡何召達還建康至中道得令

還守江州友諒聞達去江州遣兵襲之暨達還友諒兵已
入江州城達擊大敗之俘斬數千人獲其眷屬十月命諸
將旋師攻安慶下之　上遂幸南昌胡美率衆迎謁　上
以葉琛知南昌府王溥吳宏歐普祥曾萬中等皆來見時
鄧愈既定撫州率衆來會　上於南昌十一月　上自江
州還建康命徐達率降將祝宗康泰等攻友諒于武昌壬
寅三月祝宗康泰叛回據南昌知府葉琛迎戰於市死之
時鄧愈駐師南昌倉卒出走徐達于湖廣聞變旋師討之
趙德勝攻城爲礮大傷祝宗康泰敗走追斬之南昌復定

上聞之喜曰南昌重鎮西南之藩屏吾得南昌去陳氏一
臂矣非骨肉重臣不可守五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趙德
勝薛顯同鄧愈守之友諒將有號八陣指揮者聚衆結寨
南昌之西山十二月趙德勝孫興祖攻破之俘斬三千餘
人時江西諸郡雖附多觀望未定癸卯正月臨江吉安撫
州三郡叛趙德勝引兵往討會守臣曾萬中等走建康乞
援兵至皆復之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姑蘇　上與
諸將議所向或謂蘇湖地饒沃宜先取之劉基曰不然張
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

氏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　上曰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士
誠狡而懦其器小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來救是吾疲
于二寇也遂决計先伐陳氏四月陳友諒忿其疆土日蹙
大作舟艦自帥兵號六十萬圍南昌乘漲直抵城下用雲
梯等攻具百道攻城晝夜不息友諒親督衆攻撫州門城
壞三十餘丈朱文正鄧愈等督諸將死守且戰且築城壞
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城中隨方禦之殺傷甚衆城中李
繼先牛海龍趙國旺等亦戰死趙德勝率步卒千人開門
出戰賊將金指揮挾戈直前德勝射之一發而斃五月友

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出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擒其副樞趙祥友諒乃遣其將蔣必勝等分兵攻陷臨江吉安二郡吉安守臣曾萬中死之友諒以所俘徇城下文正等不為動六月趙德勝巡城至東門賊伏彄張弩射之中腰膂德勝卒朱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文詐遣卒踊捨命王者詒友諒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至日城上旗幟一新友諒候至暮見無降意縛納降卒于城下殺之文正等堅守以待張子明取漁舟從水關出晝潛夜行半月達建康時　上方親破張士誠將呂珍于安豐解安豐圍命徐達等移師圍廬州而自還建康子明至　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戰死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又師久粮乏援兵至可必破也　上曰歸語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憂也乃遣子明先還至湖口為友諒兵所執友諒曰若能誘城中降非但不死且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我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矣友諒怒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時達等圍左君弼于廬州　上遣使命解圍曰為一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七月　上親督諸將率舟師二十餘萬

援南昌進次湖口是月丙戌友諒聞我師至解南昌圍東出鄱陽逆戰丁亥遇於康郎山徐達先諸將擊之敗其前鋒一巨舟賊死者千五百餘人　上恐張士誠乘虛命達還守建康戊子　上布舟師為十二屯常遇春等聯舟大戰俞通海乘風縱火焚寇舟二十餘艘軍威大振友諒驍將張定邊直前犯　上所御舟舟適膠淺沙諸將盡力禦之倉卒計無所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　上冠袍對敵自投江中敵人信之攻稍緩會常遇春俞通海等皆來援舟集水湧　上舟乃得脫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邊走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追之定邊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退去會日暮　上鳴鉦集諸將中約束明日己丑　上復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師舟小怯於仰攻多退縮　上親執旗麾之不前右師小怯　上命斬隊長十餘人猶不止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非火攻不可　上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舟數百艘烟焰漲天十里之內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

皆焚死又明日庚寅友諒復率衆來戰自辰至巳不解時
劉基侍 上側忽揮手云難星過請 上易舟 上亟入
他舟舊所御舟以礮碎廖永忠俞通海汪興祖趙庸以六
舟深入敵陣擣擊之敵聯大艦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
意悩没有頃六舟繞敵舡勢如游龍翩然而出諸將見之
勇氣愈倍戰益力呼聲震山海友諒兵大敗永忠等還見
上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又明日辛卯復聯舟
大戰又敗之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罌子口横截湖
面邀其歸路友諒不得出相持者三日 上以書貽友諒

曰方今天下之勢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為上策結怨中國
而厚夷狄是為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為嫌生還俘
將欲與公為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吾本心也公
失此計乃先與我為讐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蘄黃漢沔因
舉隆興江西列郡奄為我有今又不悔復啓兵端旣困于
洪都兩敗于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
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
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卻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
悔之晚矣友諒得書不答俞通海曰湖水有淺涉舟難迴

旋莫若入江據上流彼舟入即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於
上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以八月
八日移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大
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敵舟以連敗故不敢出粮且盡二
十七日敵計窮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由禁江逈回 上
麾諸軍追擊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里自
辰至酉戰不解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擒其太子善
兒平章陳榮等悉舟師來降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
屍及其子理奔還武昌諸將多勸 上乘勝徑擣武昌滅

漢者 上心憂建康恐張士誠乘虛入寇不從以九月班
師還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田
餘賜金帛有差命于康山立忠臣廟祀韓成等死事臣三
十餘人又命于南昌立廟祀趙德勝張子明等祔陳友諒
將寇南昌特 上以張士誠遣呂珍圍安豐親率諸將往
救劉基方諫不聽旣解安豐圍復命諸將移師圍廬州後
張子明告南昌圍急始移廬州師親率西上至是 上謂
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知我出乘京城空虛順
流下直擣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友諒不

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归也時四方群雄惟友諒最彊盛既敗滅　上喜甚謂諸将曰此賊亡天下不足定矣張定邊以陳理歸復僭稱帝武昌　上経理建康守禦留徐達等備吴復率諸将親征之十月至武昌分兵立柵圍其諸城門又於江中聯舟為長寨以絶其出入之路十二月　上還建康命常遇春督諸将攻武昌甲辰正月　上即吴王位二月以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督諸将攻城城東有高冠山下瞰城中敵據之　上問諸将誰能奪此者傅友德請先登即奮勇直上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不為沮竟一鼓奪之敵将有陳某者驍捷善槊獨馳入中軍帳下　上方坐胡床見牙将郭英從傍來疾呼郭四為吾殺賊英持槊躍馬至奮臂一呼陳應手隕　上曰尉遅敬徳不汝過也解所服紅錦袍賜之敵岳州守将號潑張者率潭岳兵來援至夜婆山　上遣兵擊敗之擒潑張丧俘其衆　上遣降将羅復仁入城諭陳理與張定邊議定邊知不可支議欲降陳氏将男畧無右定邊者於是陳理率定邊等詣軍門降　上慰納之令軍士不得入城百姓按堵城中大饑困

上發倉粟賑之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璟叅知政事守之其後封陳理歸徳侯友諒父普才亦封侯友諒弟友仁等皆封伯未幾以普才適滁理適高麗江西行省以友諒鏤金床進　上謂侍臣曰此何異孟昶七寶溺器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命毀之　上還建康偽漢将熊天瑞尚據贑州新淦豪民鄧仲廉亦據永豐鄧愈調兵攻討八月　上命常遇春率陸仲亨等往與鄧愈等合兵討之九月又命徐達及楊璟等進攻江陵分遣唐勝宗等徇長沙沅陵醴陵傅友徳徇夷陵皆平之惟天瑞據贑州仲廉據永豐未下　上遣汪廣洋叅常遇春等軍事且諭之曰汝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守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多耳要當以保全生民為心一則可為國家用二則可為未附者勸如漢将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為法曩者鄱陽湖之戰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皆為我用縱有逃歸者亦為吾民我前克湖廣令士卒勿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地無民何益於國廣洋至遇春軍諭　上旨遇春乃緩師立柵圍之乙巳正月天瑞出降贑州平南安南雄韶州

諸郡皆下　上褒諭遇春等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然非
仁者之將不能令將軍破敵不殺是天錫將軍以陰我國
家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喜雖曹彬下江南何以過之將
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徐達遣兵取寶慶
路彬靖諸安撫長官司皆來降朱文正遣何文輝薛顯討
新淦鄧仲廉湯和討江西大盜姚大膽皆擊斬之湯和仍
回守常州乃以鄧愈為湖廣行省平章鎮撫荊襄以禦北
兵於是湖廣江西之境悉定

論曰元末群雄競起與我　聖祖並驅中原者固非一人
而當時稱勍敵為腹心肘腋害者惟友諒為可慮哉友諒
之勇悍雄畧雖或未及項羽而慓迅狡猾出沒飄忽大困
而氣不餒屢蹶而勢復振觀其龍江敗歸還襲安慶九江
之失疾奔武昌及徐達召還不旋踵而有江州之入是皆
以敗衄之後旬日之間而能陷城却敵蓋深通兵法不沮
不撓故能開拓封疆奄有荊楚亦一世之雄也所惜者昧
于強弱之勢眩于先後之機我　聖祖在金陵可與合從
而不可啚者乃先自相仇敵攻戰至無虛日至于河南形
勝之地韓林兒劉福通輩又皆非戡定之才也顧不能進

取襄鄧以窺中原其策已繆矣及其東下也金陵無釁可
乘則擁衆遠涉江湖以取龍江之敗及我　聖祖出援安
豐金陵可乘矣乃老師南昌而不能擣根本之虛雖天命
有在未可力爭而用兵之道當如是哉況其器小而志驕
性猜而多忌挾一太平遽稱大號至以受命之禮于草莽
行之而安慶南北屛蔽守難其人乃不能容一趙普勝其
視我　聖祖之宏規偉度天壤懸絕矣豈待決彭蠡之戰
而后勝負可分邪雖然我　聖祖之所以得肆力于友諒
者則以士誠之乏遠啚耳觀其鄱陽之戰亟命徐達歸守
建康友諒既殂諸將勸之西蹙武昌竟不從而班師者拳

拳以東吳之乘虛為慮耳但英雄駕御之術不欲以機事
告人而區區戎簡輩豈足以測　聖心哉士誠坐守吳會
而不能出一旅以擾金陵則天所以成滅漢之功也天之
所興固非人力之所能禦哉

鴻猷錄卷四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佖校

克張士誠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人初為鹽場綱司牙儈與弟士德士信俱以販私鹽並緣為姦利輕財好施與以收衆心元至正癸巳夏五月士誠見蘄黃汝潁間兵起聚衆攻陷泰州元淮南行省遣守臣李齊招降士誠不從又攻陷興化縣元行省以左丞偰哲篤守高郵出李齊守甓社湖會數賊秉閒呼譟入掠城中偰哲篤等聞之倉卒遁走士誠即入據高郵李齊聞變還趨城城門閉不得入士誠稱誠王國號周改元天祐元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孫撝賚詔諭之不納詔言請李知府來始納詔行省趣李齊往至則下之獄并拘詔使不遣又叱齊使跪齊不屈大罵殺之未幾烏馬兒孫撝密通約元鎮南王進兵復高郵事泄亦被殺甲午六月士誠攻揚州元將達識帖睦邇禦之兵潰元命江浙參政佛家奴會兵討之士誠進陷盱眙元兵又潰元復遣刑部尚書阿魯募兵鹽海州進討九月元命右丞相脫脫

總制諸路兵討張士誠十一月元師進圍高郵士誠引兵出迎脫脫奮擊大破之連戰皆捷士誠不能支與呂珍潘原明等十八人突圍出走脫脫遂克高郵乙未春脫脫以讒削爵去士誠亡命復集衆渡海攻陷平江平江今蘇州也遂掠松江湖州常州諸郡皆降丙申春士誠遣兵進據毗陵　上嘗遣使詣士誠執之四月士誠遣兵寇宜興　上命耿君用援之宜興要地士誠勢所必爭君用賈勇先登力戰死之　上以其子炳文代領其衆八月　上既定鎮江諸郡縣以士誠漸憑陵遣徐達將兵攻常州士誠遣其弟士德盛兵來援達擊敗之士德走墜馬遂被擒　上聞之喜曰士德士誠謀主其人智勇足備今被擒張氏成敗可知矣十月華雲龍王彌等復敗士誠弟士信于舊館擒其將湯某士誠氣大沮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粮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求退師　上復書數其開釁罪令歸我師臣將校許須師士誠得書不報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青軍叛去助其兵來戰徐達被圍于牛塘常遇春胡大海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衆潰入城達率諸將圍常州士誠遣呂珍入城助守丁酉春我

師克常州王常春分樞密院命同僉湯和守之先是張士
誠攻陷杭州元守臣達識帖睦邇遁平章左答納失里戰
死元諸臣前謀以苗軍可用乃召湖廣實慶土官楊完者
至淮南破賊有功累官至參政至是元命完者引苗衆入
江浙破士誠兵復杭州達識帖睦邇還守之完者遂駐兵
于浙肆殘掠民甚苦之　上命耿炳文劉成等率兵攻長
興士誠遣其將趙打虎以三千人逆戰炳文等敗之追至
城西門打虎棄遂走長興擒其將李福安答失蠻等獲戰
舡三百餘艘長兵萬户蔣義率所部二百人來降炳文用

[illegible]卷四　三

儒士溫祥卿來參謀據守要害　上乃改長興爲長安州
立永興翼元帥府以耿炳文爲都元帥劉成爲左副元帥
守之已而士誠遣潘原明嚴再興等來寇屯上新橋炳
文等擊之擒斬三百餘級原明遁去炳文部將費聚復追
至瑣橋敗之自是寇不敢犯長興者四年　上命江淮分
院副使張鑑等率兵攻泰興士誠遣兵來援鑑等擊敗之
擒其將楊文德遂克泰興六月命常春分院判官趙繼祖
鎮撫吳良等攻江陰士誠據泰望山拒之總管王忽當奮
先力戰會大風雨敵衆潰我師遂奪其山進攻城西門授

江陰江陰去姑蘇百餘里控扼大江當東南要衝據吳良
分院判官守之諭以愼守封疆約束士卒毋外交毋納逋
逃毋逐小利惟在保境息民仍命良弟禎協守良兄弟備
禦甚嚴士誠每遣兵入寇輒敗去然尚據馬馱沙日窺伺
上命徐達督常遇春等以舟師截江攻之八月克馬馱沙
士誠累敗勢日蹙攻元嘉興杭州等路又爲苗帥楊完者
所破乃請降於元江浙行省守臣達識帖睦邇願就招安
達識帖睦邇以其多反覆不許苗帥完者勸納之乃遣江
浙廉訪使周伯琦往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不許又請爵

[illegible]卷四　四

三公達識帖睦邇曰吾雖得假便宜三公非所敢專也完
者力爲之請達識帖睦邇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
意遂承制授士誠太尉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樞密
院事餘黨各授官有差士誠雖降其城池甲兵錢穀猶自
據如故又留周伯琦不遣還元以招安士誠爲達識帖睦
邇功加太尉戊戌正月　上命廖永安俞通海桑世傑等
攻江陰之石碑海寇其帥欒瑞與士誠將朱鋌等合兵拒
戰桑世傑躍馬蹈陣戰死永安等怒奮擊大敗之四月士
誠遣兵寇常州守將湯和吳復力戰却之獲其卒三百人

士誠又遣兵寇常熟廖永安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七月
又敗之于狼山大獲其戰艦還元江浙苗將楊完者先以
眾破士誠功歷官左丞故士誠為所窘降于元然苗軍貪
殘又恃功驕橫元江浙丞相達識帖睦邇不能制陰與士
誠畫完者殺之苗眾潰散其部將負成蔣英劉震師其眾
來詣李文忠請降文忠納之士誠所憚惟苗兵完者死士
誠益無所憚遂遣兵據元杭州達識帖睦邇為所脅又以
兵迫奪嘉興紹興皆據之十月士誠復遣兵寇我常州湯
和等擊敗之俘甲士千餘人舟千艘馬千疋先是徐達率

邵榮廖永安等攻宜興久不下　上遣使謂曰宜興城小
而堅未易猝拔聞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經必斷其
餉道城始可破達乃遣丁德興楊國興等分兵絕太湖口
候城中食乏併力急攻遂拔之宜興拔廖永安分帥舟師
擊士誠於太湖乘勝深入遇士誠將呂珍與戰兵敗為珍
獲士誠欲降之不屈拘囚之　上欲以所獲將士三千人
易永安士誠不從士誠毋念士德欲以永安易士德　上
不許遙授永安光祿大夫楊國興出太湖口與諸將趨湖
州攻舊館破張士信兵又平宜堰口三十六寨　上命[illegible]

興總督十道元帥沈仁等守之國興勞來安集民多來歸
遂城宜興三月城完士誠水陸遣兵來寇國興親率諸將
冒矢石屢敗之又厰擊其舟溺死無數士誠以數騎遁去
上聞甚嘉獎之己亥春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張士誠將
華元帥遁去士誠遣呂珍率兵來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
援之奪堰水灌珍軍珍窘蹙即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
海許之都事王愷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彼
果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
遂縱之去人服大海威信鄧愈引兵略浙西臨安大破士

誠兵于開林寨二月士誠以兵侵嚴州李文忠由碧溪塢
迎戰大破之士誠又寇江陰蒙衛蔽江而至其將蘇同僉
建牙君山指揮為進攻狀守臣吳良下令曰彼眾我寡當
計取之有頃敵陣于江壖良命弟禎整兵北門當其西北
面以十餘騎躁之擒其卒數人餘黨莫敢前敵分兵欲攻
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守明馳擊之擒其將士五百人殺溺
死者甚眾敵大敗宵遁未幾敵侵常州良遣兵間道殲其
援兵于無錫之三山敵奪氣還自是不敢犯境其舟師亦
不敢泝江上矣　上後召良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

方使吾無東顧憂功大矣賜車馬珠玉不足旌命儒臣為詩文美之四月士誠遣其將字羅張寇常州吳復禦于高橋擊敗之士誠又遣兵侵嚴州至大浪灘李文忠遣何世明出烏龍嶺至胥口與戰破走之士誠自是不敢窺嚴州上自將取紹興以馮國用守之國用卒于軍張士誠後遣兵攻陷紹興庚子夏五月陳友諒使使約士誠同寇建康友諒引兵下士誠觀望不敢進十二月友諒既敗歸士誠乃引兵據分水新城之三溪李文忠遣何世明擊之斬其將陸元帥范將軍等及士卒千餘人焚其營元以中原亂江南漕運不至燕京大窘乏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其粮自海道運入京仍別詔方谷珍具舟士誠恐谷珍掠取其粮谷珍又恐士誠制其舟以襲已不即奉詔達識帖睦邇往來說諭之士誠乃運粮一十一萬石至燕京辛丑冬士誠遣其將李伯昇率兵寇長興衆十餘萬水陸並進勢甚銳長興城中兵僅七千耿炳文禦之諸將陳德華高貴聚自三路入援敵乘夜來刼營諸軍皆潰敵悉兵圍城結九寨為樓下瞰城中運土石塡壕塹以火舡焚水關攻益急炳文晝夜應敵內外不相聞

上在九江聞報遣常遇春將兵往援伯昇聞遇春兵至遁走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壬寅二月金華降附苗將將英劉震叛刺殺胡大海處州降附苗將李佑之賀仁德亦叛殺耿再成士誠聞浙東亂遣其將呂珍率兵十餘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于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且密邇桐廬賊境衝信兵又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議以兵貴虗聲乃揭榜於賊境詐言平章邵榮引兵五萬已出江右右丞徐達引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尅日抵諸暨賊見榜轉相告呂珍欲退五里下營以待決戰時胡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帥兵來援有降卒言賊情具得虗實德濟與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金鼓銃砲震天地一鼓出城賊衆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蹂踐德濟追擊敗之屍橫滿野其先鋒爭渡河溺死者無算片甲不還癸卯三月士誠遣呂珍率衆二十萬圍劉福通于安豐福通遣使間道來求援珍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三月

上率徐達常遇春往救之珍大敗廬州賊左君弼遣兵助珍　上亦擊敗之珍與君弼皆走元將竹昌忻都乘間入安豐諸暨守將謝再興嘗私遣人往杭州貿易　上聞怒

其淺軍中事召再興責之又命李夢庚往節制其軍遣再
興回再興懼遂執夢庚以諸暨叛降士誠于紹興遂寇東
陽李文忠聞變率精兵馳一百六十里來援遇賊于義烏
擊敗之胡深亦自處州引兵來與文忠會議以諸暨浙東
藩蔽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城六十
里並五指巖下新築一城不旬日城成樓櫓濠塹具備
上聞諸暨叛即遣使來議別築城守計使至城已完　上
大喜以胡德濟為浙東行省參政守之癸卯　上欲伐陳
友諒援南昌中飭守臣吳良耿炳文湯和等嚴備禦至鄱
陽湖既戰巫遣徐達還守建康蓋備吳云八月　上方伐
友諒未還士誠乃以書脇元守臣達識帖睦邇為請封王
爵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即姑蘇治宮室置官屬元
遣使徵其粮不與士誠專制江浙達識帖睦邇久擁虚位
甲辰八月士誠使其弟士信面數達識罪失勸令自陳老
疾避位去脅將佐為上言江浙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
符印幽達識帖睦邇于嘉興士信自為丞相又脅番花帖
木兒為請實授王爵于元番花帖木兒不從即遣使至紹
興逼取其印番花帖木兒封其印置庫中曰我頭可斷印

不可得又脅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
賦詩與妻子訣仰藥死達識帖睦邇聞之曰大夫且死吾
生何為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十月士誠遣其弟士
信寇長興守將耿炳文費聚擊敗之獲其將宋興祖士信
復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來援與炳文等合擊又大敗之
士信走還乙巳春士誠復遣兵來寇炳文連破之于城下
鎮撫歐大智戰死士誠兵是自不敢復犯長興矣炳文守
長興十年孤城血戰卒保無虞與吳良守江陰湯和守常
州氣勢聯絡俱為東南屏障云二月士誠遣其司徒李伯
昇挾我叛將謝再興帥馬步舟師二十萬踰浦江圍諸全
之新城搆飾寢宇建立倉庫預置州縣官屬為持久必拔
計分屯精兵數萬于城北隅遏我援師初至守臣胡德濟
遣部將繆美敗其先鋒于斗巖之下敵攻西門美趨當之
再戰再捷既抵城下德濟戒將士勿輕出交鋒但嚴為備
來攻則矢石交發禦之遣使求救于李文忠文忠令張彬
出兵浦江以為聲援自出嚴州日馳六十里赴救抵龍潭
去賊二十里據險為營胡德濟知文忠兵至潛使報曰賊
兵方銳姑緩避之文忠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

我敵𢧐玄以八千人破符堅八十萬衆何避焉吾若不戰
而退則彼勢益張雖大軍至難攻矣死中求生正在今日
乃下令曰賊衆而驕我少而鋭可一戰擒之輜重皆汝等
有也明日賊空壁來逆戰文忠戒將士奮擊之自於馬上
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於是
士卒皆奮無不一當百陳既交文忠策馬挺身入陷其中
堅獨格殺數十人部將王琰獨當一面引部下健士亦貫
陣入敵衆披靡文忠因督衆乘之敵大潰德濟亦自城中
率精甲出合擊之敵衆自相蹂躪流血膏野溪水盡赤炳

文所遣張彬合朱亮祖兵亦擊敗其餘衆伯昇與其五太
子俱遁去我師焚其營落數十俘獲敵將士六百餘人馬
三千八百餘匹輜重鎧甲如山捷聞　上大喜召文忠德
濟入京賜名馬御衣擢德濟右丞謂群臣曰我朝豈爲無
人如德濟其豪傑也其後德濟從大將軍徐達征莊浪夬
律部將多誅達獨械繫德濟赴京　上猶以救諸暨守新
城功曲赦之初士誠用兵恃其弟士德及部將史椿爲謀
主後士德被我擒史椿以讒出守淮安數年椿知士誠無
成遣使以書來約降事泄士誠殺之其後用兵每爲我師

所窘敗又委政于第士信士信荒迷酒色每事惟與王敬
夫葉德新蔡彦夫三人謀三人者皆諂佞險邪惟事蒙蔽
故其國事日非　上聞之曰吾無一事不經心尚被人欺
張九四終歲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敗者乎冬十月　上命
徐達常遇春等率馬步舟師進取淮東克海安進攻泰州
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薄海安駐范蔡港以疑我師
上揣知其情諭達等曰寇初駐兵范蔡港吾度其詐令觀
望不即泝流上其爲詐益明寇計不過欲分我兵勢非有
乘機決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

此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
既克此自瓦解但宜謹備之耳閏十月諸將克泰州十一
月進攻高郵　上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命馮勝
帥所部節制高郵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丙午正月士誠
遣舟師數百艘出馬馱沙泝流上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
吳禎嚴兵以待　上親率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敵
已遁去追至巫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縱兵夾
擊大破之獲士卒二千人　上遂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
方曰汝非昔之吳起乎稱歎久之大加賞賚及其偏裨良

在鎮十年終始戒嚴夜審宿城樓枕戈待旦暇日延經術
士講明經史兵法訓勅將校馭胥吏不少假借人莫敢欺
敦崇教化興舉學校脩理屯田預足軍餉境內帖然徐達
遣使請以孫興祖守海安　上從之興祖練兵為備士誠
兵寇海口率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遂攻通州通州
守將拒戰興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斬數百級賊奔入城
自是士誠兵不敢犯海安馮勝等攻高郵士誠將俞中固
守久不下徐達復往併力急擊克之執俞中歸四月徐達
等進攻淮安按其水寨獲戰艦千餘士誠將梅思祖封府
庫籍甲兵出降并獻所部四州　上嘉其知命保民授都
督府副使以華雲龍守淮安濠州自郭子興棄後屢為人
據後為張士誠所得使其將李濟據之　上命李善長為
書招濟不報　上曰濠州吾家鄉吾有國無家可乎命韓
政督顧時等攻之濟拒守甚堅政等督兵以雲梯礮石四
面並攻城中不能支遂克之濟降　上乃幸濠州省陵墓
宴諸父老喜曰吾有國有家矣七月廖永安卒于姑蘇
上親為文祭之辭極哀慟時已遥封楚國公後命配享
太廟仍塑像功臣廟八月　上命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

為副將軍伐士誠集諸將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
所在割據吾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眾
數十萬然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民皆不過貪富貴日刼
奪寇掠而已友諒已敗賊獨士誠據有浙西頼諸將之力
連歲克取兩淮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今命卿等討之
卿等宜戒飭將士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
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
諸將帥務相輯睦勿縱左右凌士卒為將必資士卒善撫
恤之諸將皆再拜受命出達等師次太湖遇士誠將尹義
石清邀戰破擒之九月薛顯分兵取德清趙昆山與敵兵
屢戰大破之遂攻其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吳兵吳兵
相視笑時覺其怠急擊之躍入其舟敵大敗遂抵城下塞
其四門張士信遣兵援之出我師之背屯于舊館常遇春
以奇兵由大全港入復繞敵背絕其歸路士誠聞之復遣
其將徐義帥赤龍船親軍來援遇春等與戰薛顯以舟師
前奮擊焚其船敵眾大敗士誠五太子及其將呂珍等以
舊館兵降得兵六萬人五太子士誠養子身短小勇悍平
地能躍起丈餘珍等士誠所親信驍將皆善戰今俱敗降

諸將以呂珍等徇湖州湖州城中大懼守將李伯昇張天麒舉城降　上命李文忠別引兵攻吳錢塘吳守臣潘原明遣員外郎方彝先詣師納款文忠曰兵未臨城而請降得無以計緩我軍乎彝曰天兵如雷霆當者齏粉此城百萬生靈莫不震恐聞將軍布德勞來皆曰王者之師故乞降以求生耳文忠引入臥內令條陳入城次第遣還明日原明籍士地錢穀甲兵數并執叛將劉震蔣英出降文忠入宿城上秋毫無犯一卒擅入民家即斬以徇杭州遂平華雲龍率兵攻嘉興亦克之士誠氣大沮十一月徐達會

諸將兵進攻姑蘇張士誠遣兵迎敵于尹山橋達等擊敗之又敗之于鮎魚口遂進圍其城達命諸將分門而軍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于其上又設襄陽礮擊之城中震恐士誠屢出兵挑戰皆敗計無所出指揮茅成攻婁門中流矢卒達遣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不戰下之民爭獻牛酒敵將陳仁等以大船百餘艘來降昆山及崇明嘉定松江等路聞之皆降丁未春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　上以手書慰勞之曰古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之輔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伏義群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肇啓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自天性且沈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略消靡群慝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達得書頓首流涕三月達檄俞通海兵會攻姑蘇通海至滅渡橋擊敗敵兵提兵桃花塢擣其營中流矢創甚乃遣將以兵會達而身自還京師上幸其第視病病已革　上呼觴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

通海不能語　上揮淚出通海遂卒諸將圍蘇州久士誠欲突圍出窺城左陣嚴不敢犯至盤門突遇春營遇春覺嚴兵待之戰良久未決遇春撫部將王弼肩曰爾以猛將稱軍中能為我取此乎弼即揮雙刃馳鐵騎往擊之敵小却遇春督兵乘之敵大敗人馬溺死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獲輿入城勢益窮蹙無錫莫天祐為士誠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天祐嘗遣至士誠所我師邏卒獲茂送軍中達釋而慰諭之厚賞賚待以腹心仍遣游往來因發其彼此所遣書盡得敵中虛實九月達知城中困之甚督兵急

擊之或曰姑蘇城蟠形齊門則其臍也遂併力攻齊門克之擒士誠及其僞將相李素徐義等并元宗室九人皆送建康所得城中兵民二十餘萬諸將還師取無錫州執莫天祐又取南通州士誠臥舟中不食比至　上欲全之士誠自縊死　上乃以書送元宗室神保大王等還元浙西吳會皆平諸將振旅還　上召見降勅褒奬慰勞之

論曰我　聖祖創業金陵削平海内其所虞惟漢與吳當時論兵強莫如友諒論財富莫如士誠然士誠才畧大非友諒匹也友諒雖浅躁常有虎視中原鯨呑海宇之志故

其用兵如飄風疾雨屢敗不懾士誠真自守虜耳撫吳會之富饒跨淮南之雄勁顧惴惴自保不能越江陰尺寸以窺金陵此豈有遠畧者哉觀我　聖祖鄱陽一戰亟遣徐達還建康及友諒敗亡又不從諸將之謀爲驅慼武昌計而亟班師東下者蓋拳拳以根本爲慮雖不欲明言其故而其心未嘗頃刻忘吳寇也假令士誠與友諒犯龍江之時如約夾攻及我　聖祖連兵江湖或傾國入寇雖吳良湯和輩善於守禦我　聖祖之淵謀雄畧未遽可乘然兵家之策不當如是哉顧于此時悠悠宴安方且與達識帖睦邇往復爭求王爵此駁燕子之見也曾是而可以成大事乎蓋天將啓　皇明之祚肇建大一統之業故奪奸雄之鬼而拂亂其所爲如此不然將有首尾牽制之患友諒豈易滅哉友諒不亡士誠亦未可輕議已然我　聖祖之揣二虜曰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士誠狡而懦其器小故用兵先後確有成筭非　聖明而能若是乎雖然士誠輕財好施能以孤城久抗將士無一離叛其亡也甘一就執以死而不受銜璧輿櫬之辱雖不識天命知順逆然亦豪傑士哉

平方谷珍

谷珍一名國珍浙東台郡黄巖人元至正戊子起兵掠沿海州縣元兵屢討不克谷珍漸驕横壬辰春元以泰不華爲台州路達魯花赤招諭之谷珍降亡何元欲伐徐州命江浙募舟師民間訛言谷珍疑懼遂刼其衆下海入黄巖港以叛泰不華發兵扼澄江遣義士王大用往示約信使来歸谷珍不聽拘大用不遣還以小舸二百艘突入海門港犯馬鞍諸山泰不華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令守海隅賊反覆不能制國家何頼焉諸君助我討之克則諸君

功不克吾死以報國谷珎使其黨陳仲達來僞受命泰不華張受降旗縱舟乘潮下将與谷珎舟遇呼仲達語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華覺其詐即手斬之前搏賊船所格殺五六人賊群至執之欲擁過谷珎舡泰不華瞋目叱之奮起奪賊刀又殺數人賊攢槊刺之中項死事聞元贈泰不華官追封魏國公立廟台州八月谷珎攻台州元浙東元帥也忒迷失福建元帥黑的兒合兵擊走之癸巳三月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吞里失里招諭谷珎請降然心猶豫不决二人遂以得降報請授之官時劉

基為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捕斬之執政多受谷珎賂者駁基議謂擅作威福罪之竟授谷珎徽州路治中弟谷瑋廣徳路治中谷瑛信州路治中齊令之官谷珎仍疑懼不受命擁舡千艘據海道阻絶粮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魯溫沙率兵討之谷珎遂執元元帥也忒迷失黄巖守臣宋伯顔不花趙宜浩等擁衆入海以要詔命元復以谷珎為海道漕運萬戸谷瑋為衢州路總管自是谷珎雖受元官實擁兵自固不受元調發元亦以四方多故羈縻之不問谷珎仍叛遂據温台慶元等路戊戌　上既

取金衢寧越郎遣典籤劉辰使谷珎招諭之谷珎與其下謀曰今元運将終群雄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無敵今又下婺州料不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己亥三月遂遣使奉書幣以温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為質上曰自古處人不從則為盟歃盟歃不固變為交質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旣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用質子為我乃厚賜遣還之谷珎又以金玉飾馬鞍為獻　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賢所用者谷粟

布帛珎玩非所好也却還之辰初至谷珎所谷珎飾土娼賂之辰却不受谷珎慚而退冬十二月元復以谷珎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谷珎受之其自擅如故乙巳九月元又以谷珎為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元丙午九月又改為江浙行省左丞相谷珎谷珉及谷珎子明善俱平章政事初谷珎雖以三郡來獻實未納土特欲陽借我聲援以拒元及元屢加命谷珎益驕遂據有浙東瑞州等地無内附意　上方連兵陳友諒張士誠不暇往討嘗遣使招之谷珎云俟克杭州即納土及我師克杭州猶自據如故　上

以書責其懷詐反覆猶不奉詔　上笑曰待我平張士誠
後彼雖欲奉正朔無及矣丁未九月谷珎方據明州　上
旣克士誠乃命湯和及吳禎率常州長興宜興江淮諸軍
討之禎引舟師乘潮入曹娥江夷壩通道出其不意抵車
廄會降卒言谷珎已遁入海島禎勒兵尾追之　上又命
朱亮祖帥馬步舟師分討谷珎于台州亮祖師駐新昌遣
部將嚴德破平闌嶺山寨至天台守臣湯槃以城降丁酉
向台州谷瑛以兵拒戰嚴德戰死遂至台州谷瑛奔黃巖
谷瑛初欲遁去會谷珎入慶元治兵爲城守計使人謂谷
瑛堅守勿去谷瑛遂據黃巖乘城拒守然士卒多怨怒有
叛去者亮祖等攻之急瑛度不能支遂乘夜以舟載妻子
出興善門走留其黨哈兒魯守黃巖哈兒魯即以城降亮
祖撫定之遂狥下仙居等縣谷珎聞之氣大沮喪亮祖進
至溫州陳于城南七里谷珎令其子明善引兵拒戰亮祖
敗之破其太平寨追至城下餘兵潰奔入城亮祖遣部將
湯克明攻西門徐秀攻東門紫虎將游兵策應晡時克溫
州獲其員外郎劉本善谷珎等遁去亮祖入城撫其民分
兵狥瑞安守將俞伯通降遂帥舟師會吳禎襲明善于樂

清與戰自申至夜三鼓克之大獲其戰艦士卒湯和遣人
持書招谷珎諭以朝廷威德及陳天命所在谷珎乃遣其
子明完奉表乞降亮祖即旋師黃巖谷珎與其弟谷岷率
所部詣和于軍門和乃遣使送谷珎等于建康得器械舟
楫以萬計浙東遂平

論曰元末諸雄惟谷珎舉事最早其所就業最微觀其所
營爲盖反覆狙詐人耳非有長駕遠馭之才取威定伯之
略特元人失御釀成其惡至此也吾于元人處谷珎一事
而知其必亡已夫招安大盜已爲下策乃招之不從又招
之旣從而叛復招之崇之以高官大爵而不能弭其亂優
之以卑詞殊禮而不能解其兵則亦何利而自毀損如是
耶不惟谷珎有輕藐驕縱之心四方覬覦者聞之亦奚憚
而不稱兵也況此事在壬辰癸巳間猶諉之謂有所不能
而谷珎作孽時則汝潁蘄黃之兵未起也是在元謂之首
亂以天下之全力不能剿一海隅邪觀劉基之言不用
則知谷珎之必不可制觀谷珎之不可制則知元祚之必
亡矣若乃我　聖祖之于谷珎服則待之不疑叛則討之
不赦觀其遣還質子之數言推誠布公豈非天地覆載之

量帝王綏世之畧乎雖然谷珎嘗我　聖祖招諭之初其揣逆順測成敗甚明此非有過人之識不能也使其率義旅歸附不失為開國之元勲矣乃反覆觀望狐疑不自决卒至國滅身虜惜哉

平陳有定

陳有定一名友定福建　人元至正戊戌陳友諒攻陷汀州有定起義兵爾興復壬寅夏遂率衆攻友諒汀州復之事聞元即以有定守汀州有定漸駸迫脅福建行省平章燕只不花以兵累近縣倉庫悉入于家其官僚皆威刼之如其私屬不從命者輙誅戮駸駸威震閩中甲辰夏上既滅陳友諒圖贛州乃分遣朱亮祖率兵伐有定取浦城建陽崇安等縣　上賜亮祖以所乘駿馬先是　上命胡深為浙東行省郎中總制處州有定以亮祖取其縣邑數來入寇深率兵伐之有定約元建寧守將阮德柔將兵四萬屯錦江遶出深背深還兵擊敗之破其寨柵有定率銳卒圍深深與戰突入其陣馬蹶被獲有定頗禮遇之深為具道　朝廷威德并陳天命所在且援竇融歸漢故事諭之有定初無害深意會元遣使者至督迫遂殺深　上聞遣使祭之追封縉雲伯丙午八月元以有定敗胡深故命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有定益跋扈遂有據福建之志發兵取諸郡聲勢甚張諸郡聞之無不稽首獻城邑者丸月有定使至漳州漳州守臣羅良獨不下嘆曰賊豈人為乎乃以書責有定曰足下為恭政國之大臣也汀州之復乃其職耳可以功而自恣邪燕只平章足下之僚長又可威迫邪夫非君命而得郡邑者人人皆得而誅之今郡邑之長君命也不可以加戮百司之職君役也不可以加竄足下破郡邑為家資罷官僚為臣妾口言為國心實私畜耳跬步之際真偽甚明不知足下將為郭子儀乎將為曹孟德乎有定得書大怒遂發兵攻漳州檄曰早降終享富貴不降則焦類無遺良乃使三千人操弓弩傅毒矢伏江東險處俟之誡之曰有驕慎勿輕移忽有定以兵千人夜攻海倉寨佯言奪海舟趨潮下窰至千夫長張后古營壕良御制悉兵赴之有定兵遂渡柳營江士卒驚潰良迎戰敗績兵遂圍城良誓死守踰旬月部下有叛者迎賊入城陷良死之有定遂據漳州自是益奢縱百役繁興以漳州地勢完固乃遣人鑿山以洩北氣又縮城之西地小其規

制民始不堪命　上既取方谷珎乃遣使招諭之有定不
從挾衆據延平拒守我師又取建寧興化　上乃命湯和
率衆討之沐英時攻鉛山又命英以兵會和於延平遂逼
其西門有定勢窮蹙知不能禦退入省堂仰藥不死其部
將賴正孫夜開門納王師和等整衆入參政文殊海牙降
有定氣未絶舁至東門復甦和遣人械送京師有定子海
閩城破其父被執自將樂來歸和并執之分遣使往撫將
樂將士諭勞居民置延平衛以部將蔡玉守之有定故將
金子隆不降復率衆寇延平玉擊敗之追至沙縣青雲寨
子隆猶負險自守沐英引兵夾攻破之餘黨俱潰劍南平
後有定至建康　上以賜胡深子禎禎臠其肉以祭父深
云
論曰陳有定方谷珎雖託名元臣其實元賊蓋不能自舉
義聲討故假元名竊權力以斜衆耳非所謂豪傑之士也
要之二人才亦相埒故皆竊據數郡殊無遠畧我　聖祖
既克漢吳此輩皆癬疥疾耳故命將北伐而以偏師定之
雖然使非　聖武布昭諸將宣力以肆討不庭則其狡譎
慓悍雖不能縱横中原豈難於爲尉佗哉漢高帝滅秦戮
項平定中原而尉佗桀驁南荒漢兵曾不能踰嶺海以截
一矢至文帝遣使始獲稱臣武帝用兵方令納土其視我
聖祖之南征北伐並奏膚功梁海氷天同歸版籍者豈不
大相遠哉嗚呼此我　聖祖之所以功高千古也

韓撫兩廣

丁未十月　上既克陳友諒張士誠別遣將討方谷珎陳
有定大將軍徐達等奉命北伐乃命楊璟爲征南將軍周
德興張彬爲副將軍率武昌荊州潭岳等衛軍由湖廣取
廣西與徐達胡美等同日受命陸聚出璟以兵向永州十
一月廖永忠朱亮祖既平福州　上即命移師自福州飭
舟師由海道取廣東仍命陸仲亨胡通諸兵贛州由韶州
爲掎角之勢與楊璟廖永忠兵三道水陸並進戊申洪武
元年正月楊璟等攻永州元守臣鄧祖勝求救于全州平
章阿思蘭阿思蘭遣兵來援璟遣德興迎擊破之遂逼永
州城鄧祖勝出南門外拒戰德興又擊敗之祖勝入城固
守璟等圍其城遣呂璘等分兵攻寶慶破敵兵于茱萸灘
元參政賀興隆戰死遂克寶慶元將周文貴以兵來援張
彬擊敗之部將袁子明又敗文貴兵于湘鄉三月廖永忠

朱亮祖趨廣東先以檄諭元守臣何真真初以舉義兵除
陳仲玉王成之亂行省上其事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得
撫安循惠二州民嶺表多歸之或勸爲尉佗自擅討斥不
從及得永忠檄遂歸附夏四月永忠師次潮州真籍所部
郡縣戶口錢穀甲兵數幷上其印章遣人奉表納款永忠
至東莞真遂率官屬出迎後永忠上其表　上喜其保境
息民不勞師旅先期來歸詔引竇融李勣事褒美召入朝
賜金幣授江西行省參政封東莞伯禮遇極其優厚永忠
既定東莞進次虎頭門元守將盧左丞張元帥各以所部

來降遂入廣州陸仲亨胡通亦率師畧定英德清遠連州
肇慶等處又攻下德慶遂引兵會永忠于廣州之龍潭先
是　上勑仲亨等曰已命楊璟率湖廣兵取廣西廖永忠
等由福建取廣東今命爾率南安雄贛兵由韶州直擣英
慶三方並進廣東下合兵取廣西仲亨如　上所詔果與
永忠等師會元廣州參政邵宗愚旣納款猶懷疑貳擁兵
衆不下永忠知其詐遂率兵攻破其三山寨獲宗愚斬于
廣州市新會黃彬河源曹文昌復聚衆作亂南海人麥康
祖以蠱魅術畜蠱殺人永忠等皆次第討平之因馳檄諭

九眞日南珠崖儋耳三十餘城俱不煩兵自下惟海南儋
州萬州黎夷洞主未服其後歐天壁擊破之又招諭諸寇
廣東之境悉平楊璟圍永州久不下乃命胡海于各門築
壘造浮橋增兵急攻以示必克城中食盡困甚胡海又敗
其兵于東鄉橋夜三鼓海先登城衆繼之遂克永州元守
將鄧祖勝飲藥死其參政張子賢元帥鄧思誠稲若戕兵
敗被執百戶夏昇諭璟降璟以丁丑守永州自引兵向靖
江六月廖永忠朱亮祖以廣東旣平引兵由肇慶泝江上
抵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降遂進逼藤州元吏部尚書張

翔晉顏帖木兒以便宜行省事于廣西聞王師至藤州募
人迎敵無應者聞藤州守臣吳庸以城降乃率所部走鬱
林亮祖勒兵追之晉顏帖木兒戰殁張翔赴水死永忠亮
祖駐師藤州於是潯貴鬱林容州寧縣諸守臣各以城降
楊璟方圍靖江未下分兵屯據要害絶其聲援璟屯北門
張彬屯南門永忠亮祖乃自鬱林以師來會屯東門軍威
大振初　上勑永忠亮祖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以除暴
亂朕昔平武昌荊湖諸郡望風降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
數郡亦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也今兩廣遠

在南方破裂割據民思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閩八
閩不守湖湘既平莫有固志若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
必有歸附者可不勞師旅而定慎勿殺掠以阻向化之心
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要斷其聲援無有不下者廣
東要地在廣州廣州下循海州郡可傳檄定已可留兵鎮
守仍與楊璟會兵取廣西爾清南服在此一舉至是一如
上言諸將圍靖江已二旬璟諭諸將校曰彼所恃西濠水
耳當先取閘口決其堤岸破之必矣乃使丘廣攻閘口關
殺守堤兵決濠水因築土堤接城以通士卒　遂克北門

月城及其水涵璟部將胡海獲元萬戶安彥高楊天壽等
使彥高購守堤將張榮裴觀使為內應榮射書達璟皆約
以六月壬戌夜來會至期裴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儲積廣
之人無闘志有可取狀璟乃給皮幭百餘為識使歸約以
四更攻寶賢門入璟命吳永寧先登胡海次之自八角亭
梯墉入元守將也兒吉尼聞變遽開門出走璟遣兵追至
城東伏波門執之朱亮祖周德興等各以所部兵入張彬
尚屯南關外彬初攻城為守者所詬恚曰城破當悉屠之
至是亦止不妄殺衆心始安元守臣元陰陳瑜帖木兒晉
伏直丑趙世傑皆自殺論入城功以胡海為首璟送也兒
吉尼至京師遣兵徇郴州下之於是左江太平府土官黃
英傑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皆遣使賫印赴軍門降永
忠乃引兵向南寧元千戶宋真執其平章咬住叅政張那
海遣使來請降永忠遂得南寧以真守之遣耿天璧討元
平章阿思蘭于象州師至賓州阿思蘭遣李左丞拒戰天
璧擊敗之遂取賓州阿思蘭知不可為遣僧保以象州降
籍其錢穀甲兵數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詣永忠
營獻之永忠入象州撫定吏民廣西悉平

論曰平嶺南功廖永忠朱亮祖楊璟陸仲亨為多也朱廖
既平廣東復會璟征廣西其功尤著要之諸將皆能不殺
故成功之易耳觀張彬恚詬已者欲屠城及城下終不
妄殺可不謂抑情奉法賢將哉雖然由我　聖祖拳拳以
不殺戒諸將固諸將之用命亦我　聖天子吊伐之仁也
又我　聖祖分遣諸將三道進兵揣分合之勢籌先後之
規如燭照數計之無遺而卒致成功不爽毫髮此其聖智
神武豈前代帝王所能及邪知人之哲用兵之略可謂並
臻其妙矣乃若何真之息民保境又能識　真主順天命

卒之備極榮寵固一時難得之才而鄧祖勝賀興隆張翔晉顏帖木兒元降董丑趙世傑輩皆知元命已訖攀援已絶非有禄爵之冀威令之怵也乃能守死不移以啚報其主雖有逆命之罪然可不謂之忠乎

鴻猷録卷五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佖 校正

北伐中原

吳元年丁未徐達等旣執張士誠平吳振旅還京　上召諸將見於戟門降勑奬諭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廣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財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能至此自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亦必有名世之將以爲之輔故國家開永世之業將帥亦皆顯受爵禄慶流子孫與國同休于無疆也爾等勉之諸將皆頓首受命　上議北伐中原別遣湯和廖永忠等討方谷珍陳有定遣胡美何文輝等征福建遣楊璟等取廣西會湯和師平廣東以中原事屬徐達常遇春等九月命達爲征虜大將軍遇春爲副將軍諸副將皆屬焉率甲士二十萬由淮入河北向　上召諸將面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莫如大

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
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
在武昌見遇春纔遇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
定邊者但據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
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須遇春領前鋒或敵勢強盛則與
參將馮宗異分左右翼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
畧冠諸軍可使各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
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群帥
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

之又謂達曰閫外之事一以付卿茲行必自山東始次第
進取古云山東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必嚴部伍明分
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
虛彼實則避之我實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司命立威者
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與諸雄
並驅嘗見其取敗者皆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又
諭傅友德曰汝此行當努力昔漢高與項羽相持彭越宣
力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乃汝立功之日也諸將受命遂
出師　上先遣使傳檄諭中原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皆

中國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
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内外罔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
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如大德廢
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酖兄至於弟收兄妻子
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論
瀆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
者御世之大防所爲如彼豈可爲訓天下後世哉及其後
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臺憲報復有司毒

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
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由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
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
之時天運循環中國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
虜恢復中華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
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
雖有數雄乃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
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反爲生民之害皆非
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

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
抗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
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
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
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為我
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
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
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
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

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民撫養無異
先丙午夏元徐州守臣陸聚等已降附今年春揚璟經畧
荊州等處皆平至是達率諸將進克沂州元守臣王宣降
王信遁走又取嶧州遂攻青州遇元將也速與傅友德率
騎與戰佯敗也速來追達麾軍進擊俘斬甚衆平章保保
降山東宣慰使普顏不花捍城力戰及城破還與母訣曰
兒不能兩全忠孝矣達聞其賢遣使召之不往被執不屈
與總管胡濬知院張俊皆死之不花妻阿魯真亦抱其子
并女妾俱投井死達自青州引師向濟南元守臣喬僉院

等以城降達以陳勝守之遣兵徇萊州元守臣安然降達
所過秋毫無犯達遣汪興祖分兵攻東平元守臣馬德棄
城走陳璧率所部五萬餘人來降衍聖公孔希學率曲阜
縣尹希舉鄒縣主簿孟思諒等迎見兗東州縣皆降又率
兵向濟寧元守臣陳秉直出走興祖入城撫定之洪武元
年戊申正月達等取東昌元守臣申榮甫死之擴廓帖木
兒退保晉寧閔與貊高合兵拒守達等攻安樂棣州距城
五里合軍填壕壩進元守臣俞勝遁張仲毅以城降達以
華雲龍守棣州遂引師西泝黃河至陳州左君弼歸附遂

師向汴梁父老壺漿以迎將至汴梁元守臣李景昌棄城
走乃徇河南洛陽等處　上別命鄧愈帥襄陽安陸景陵
等處兵北畧地愈遣副將王成李廷琛攻唐州克之進取
南陽達大軍至河南元將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洛
水北常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
之遇春一矢斃其前鋒大呼殺入達麾任亮康茂才耿炳
文等乘之俘獲無算脫因帖木兒收散卒奔陝州大軍進
營城北趙庸率步騎自中灤渡河至虎牢關與曹良臣破
元將詹同兵會達軍于城北元守將李克彝出走梁王阿

曾温出降河南平乘勝下洛陽克陝州抵潼關馮宗異遂破潼關入之達分遣傅友德攻下福昌凌青仙人等山寨降元將潘莽兒牛參政等又命任亮招諭嵩州亦下之以亮守嵩州時河南諸軍皆降惟元將孫雲守裕州不下招之不從至是城破被執　上擇而用之戊申五月車駕幸大梁以大梁為北京諸將皆以師會立行都督府以陳德署府事留猶未下城堡何文輝征閿鄉師旋　上命為河南衛指揮使統兵鎮守馮宗異上言潼關重地請擇人守之徐達言郭子興康茂才可任　上遂命郭子興率茂才等鎮潼關諭之曰陝州潼關三秦門戶扼而守之李思齊張師道如穴中鼠耳若其來犯慎勿與爭但厲兵積穀嚴守禦俟大軍至殲刃取之茂才等乃運粮餉鎮河中秦人自是不敢東出文輝在河南有山寨賊寇汝州等處文輝率兵駐嵩州遣任亮討平之徐達師至陝命王臻等將兵至虢州諸將克平毛葫蘆山寨及葦縣諸山登封諸砦堡皆平元守將李克彝棄河南奔陝入關依李思齊七月　上自大梁還京師將發大將軍率諸將自陳橋入陸繇　上以河南北山東皆平命諸將取元都面諭之曰朕

與公等率衆渡江捨除禍亂以安天下令士卒出百死一生未得休息朕每惕然于心非得已也昔元起沙漠入主中國今其子孫怠荒天厭棄之君實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掠朕實不忍爾將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民安其業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伐罪救民之意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頓首受命出　上乃還京命馮宗異留守汴梁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乃檄山東守將汪興祖等以益都徐濟兵會于東昌薛顯與俞通源渡河取衛輝元守臣龍二走彰德追及之龍二復走元彰德守臣以城降進攻廣平元守臣周浿以城降邯鄲尹都文玉亦降遂克趙州又進克臨清獲元將李寶臣等用為鄉導達又檄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于臨清時諸將駐濟寧久知府方克勤等應輸糧極有方畧朱亮祖以河淺勒取五千夫濬河克勤不忍民勞泣禱于天天大雨水漲舟始行克勤方孝孺父也乃進取德州克長蘆元將左僉院適去進攻直沽獲海舟作浮梁濟師常遇春率舟師諸將率步騎夾河進元丞相也速帥衆禦海口望風大潰進至河

西務元平章俺普朶兒只進巴迎敵達率諸將進擊大破之元都大震時濟南軍作亂守將陳勝討平之鄧愈在河南 上手書示愈勿從北征留駐襄鄧經畧未附山寨愈遂遣兵攻下隨州德安光山諸郡縣及洪山腦山諸寨獲元守將王誠張成劉敬等於是葉縣舞陽魯山之境皆定河南遂平而北征諸將遂向元都云

論曰嗚呼我 聖祖諭中原一檄詞嚴而義正理直而氣昌雖大誥牧誓何加焉漢高三章之約豈足為弘而縞素發喪之命又矯情飾詐未可同日語也況不殺之訓所以飭戒諸將者勤拳懇切悉出由衷雖湯武訓詞未見有此謂之順天應人之舉弔民伐罪之師豈有毫髮愧哉故諸將北伐勢如破竹兵不留行仁者無敵斯足徵矣況汴京一舉足以係中原之心而命馮勝駐汴梁留鄧愈駐襄鄧分布邊制皆有微權其所以控制形勝駕御英雄之畧豈淺識之士所能窺測其萬一哉故能收韓彭之功而終身無雲夢之卻雖一時賢將莫非純臣亦將將之能迥出千古也吁此其所以為獨稟全智而克創大業也哉

克取元都

洪武元年戊申閏七月徐達率諸將既克長蘆直沽等處進抵河西務郭英首與元兵戰生擒達達判院遇元平章奄卜大戰擊破之俘獲人馬甚衆距通州三十里為營深溝高壘為持久計衆請速攻城郭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出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起截其軍為二斬首數千級元知院卜顏帖木兒力戰死之擒元宗室梁王孛羅二十七日夜三鼓遂克通州徐達率華雲龍等俱以師會元主得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等議共避兵遼明召群臣會議端明殿門開有兩狐自殿上出元主歎曰宮禁嚴此物何從來殆天所以啓告朕也朕豈可復作徽欽嘶歷事邪遂決計北徙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廝宦者趙伯顏不花等諫留固守京城不花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柰何去之皆不聽命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留守燕京夜半開建德門出由居庸關北去如上都達率諸將自通州向燕京遇元兵達令尹堅衛陣堅兩手擒兩元將皆金虎符啣刃

于口而馳元兵莫敢近八月二日抵城下攻齊化門達命諸將塡濠登城入達入城坐齊化門樓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戮之又獲鎭南威順諸王子六人玉璽一玉印二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及元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官護侍禁戢士卒毋得侵暴人民按堵市不易肆人謂曹彬下江南不是過也達下令凡元朝大小諸臣皆令送告身于官署民籍中達者有罰元翰林待制黃殷仕恥出見欲自投井爲其僕所守乃紿其僕曰吾甚愧何從得酒飲醉而出可也其僕喜入市取酒殷仕遂投井死左丞丁敬可總管郭允中皆死之學士危素寓僧寺亦欲赴井一僧止之曰公可無死公死是亡國史也遂往見達後仕　國朝仍學士官達既定燕京將西征留兵三萬餘人分隸燕山大興永清六衛以孫興祖統之守燕京興祖紀律嚴明燕京以安達遣孫興祖命通源等帥師進克永平常遇春傅友德等畧保定中山河間俱下之十一月達率師南至真定會常遇春于柳亭命諸將分守要害以曹良臣潘敬趙興貴守通州元丞相也速將萬餘

騎來寇營于白河時通州城中僅千人良臣與衆謀曰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然亡國之後屢挫之兵可以計破乃遣仵勇趙興貴潘敬陳泰等出沿河舟中樹赤幟連亘三十里不絕鉦鼓之聲相聞也速聞之大駭遂引去城中出精騎渡白河擊之追至薊州不及而還捷至京師
上以元都既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後達等大軍徇陝西元平章也速復寇通州達遣常遇春李文忠帥所部兵東還拒之遂擣永平由遵化度鹿兒嶺敗元將江文清于錦川獲之次全寧也速來戰大破之也速遁追至灤河斬慶生侍宗王三人進兵克上都元主遠徙沙漠遇春乃引兵還燕

論曰我　聖祖之取中原克元都如摧枯拉朽耳雖天命之有在而元人所以禦之者曾無一策夫元將善戰者莫如擴廓帖木兒觀其在陝西以敗亡餘孽猶能跳梁蹢躅力抗王師亦雄健之材也假令元主使總諸路之兵禦之雖終無救于國事或猶可少延旦夕之命未必滅亡之易至此也乃既不帥衆以禦北伐之師又不勤王以赴燕京之急而使庸豎群醜勉事支吾以中原之廣都成之下未

閫有建牙開闢旗鼓相當而逞一戰之能者真所謂搏沙捧土以塞盟津之決夫豈有社稷之遠畫哉吁人謀之不臧蓋即天命之不佑也雖然師直為壯曲為老中國之非其所有豈惟吾中國之人憤之雖彼元君亦自知其為竊據也天未定時上下相習恬不知非一旦真主既出彼亦何詞蓋心恧而氣自餒耳不然何甘心棄如脫屣之易若乃徐達之壯猷雄畧布德宣威不但戰勝攻取克建奇功至于封燕京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使民不知兵市不易肆蓋自南巢牧野之後始再見于斯也豈非千古英雄之

將而何曹彬下江南之足云耶嗚呼信足見我　聖祖之知人善任使哉

畧下河東

洪武元年戊申八月徐達等旣克元都　上命達留兵鎮燕京率諸將進畧山西達分兵取永平河間等處親率大軍取道真定趨太行擇人守要害并收未附山寨十月上命馮宗異由河南征山西以兵西會達會湯和楊璟平兩廣還京　上俱命為偏將軍同大軍征山西皆遣受大將軍達節制達自真定直趨太原檄馮宗異由懷慶狥大行璟以兵會澤州宗異至武陟遇元懷慶所遣游兵六十人獲之明日抵懷慶元平章白瑣住等棄城走澤州宗異入城撫定以紀斌守之引兵至太行山羚子城破其關元守兵潰進取澤州元平章賀宗澤出走留兵戍守又進攻潞州及猗氏擒元右丞賈成轉攻平陽皆克之擒李茂先田保保又克絳州十一月達分遣傅友德薛顯率三千騎畧平定州擒元將湯同僉取七垛寨又遣陸聚攻車子寨及井陘鳳山娥山鐵山諸寨皆降之復取故關山寨承天寨元擴廓帖木兒遣韓札兒來侵澤州達遣楊璟與副將

張彬往援之遇元兵于韓店大戰璟等敗績璟大發憤達與諸將謀取太原時聞元主命擴廓帖木兒遠出太原由保安入居庸侵燕京或議還兵救燕京者達曰孫興祖以六衛兵守燕京足以相拒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彼若還兵救太原則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聞之果還兵救太原其鋒甚銳傅友德迎擊之兵未交擴廓以萬騎突至友德率敢死士數十人衝却之擴廓營于城西郭英憑高

達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以夜刼
其營遇春然之以告達曰我騎兵雖集步卒未至不可與
戰夜刼營固當彼衆亂主將可縛也達從其計會擴廓帖
木兒部將豁鼻馬潛使人約降請為內應達喜遂乘夜襲
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為期至夜郭英
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伏兵亦舉火鳴砲遇春等
引兵繼至鼓譟之聲相應元兵大潰亂自相殺戮蹂踐擴
廓方燃燭坐帳中聞變倉卒不知所為墜納韈未竟跣一
足踰帳後得騾馬乘從十八騎遁去追之不及遂乘勝克

太原豁鼻馬帥餘衆降得兵四萬餘人馬四萬餘匹達遣
傅友德薛顯擊破賀宗哲于石州走其四大王又破逐竹
貞兵於是惇忻霍絳猗氏平陽等處皆定遇春勒兵追擴
廓於大同擴廓走甘肅得行人汪河還先是　上嘗遣河
以書諭擴廓帖木兒被留不遣數年河守節不屈今擴廓
兵敗得脫歸　上嘉其節超遷吏部侍郎眷待優渥河在
擴廓軍中久知其虛實及還備陳方畧擴廓由是多敗
上遣勑諭諸將於大原曰近者湯和定浙左平閩中楊璟
清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沐英定蜀而大將軍等滅胡未

還故也今再遣各官征進璟出澤州趨潞中雖少葺以罪
軍此亦古今兵家常事又何慮焉太原之捷得璟以分其
勢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和居宗異下偏將軍璟居和下
協心同力剪除餘虜務在殄滅勿以細故而嫌達遣常遇
春引兵攻大同元守將竹貞棄城走遂拔之傅友德率兵
巡太和嶺之西北尋次宣德府敗元將脫列伯之兵遂拔
宣德及在外諸城堡達又遣汪興祖率兵攻武州朔州皆
拔之擒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三十餘人未幾以興祖為晉
王傅兼山西行都督府事守禦大同於是達與諸將議以

山西既定乃發太原還平陽次河中遣張良造浮橋引兵
攻陝西　上命達以康茂才分兩部兵鎮守太原八月副
將軍常遇春同徐達攻隴西聞元也速冠通州乃旋師東
破也速既還燕遇春北伐開平師次柳河川病卒　上詔
偏將軍李文忠代領其衆文忠將赴達軍至太原聞達已
拔慶陽陝西平元主北走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冠
大同甚急文忠與趙庸等謀曰閫外之事有利於國專之
可也大同受圍若候進止恐無及矣機不可失遂往救之
遂由代出鴈門次馬邑元遊騎數千至擊敗之擒其平章

劉帖木進次白楊又擒其四大王時大雨前軍已駐營文忠至亟令移前阻水而營遣人入大同報汪興祖知脫列伯以夜帥銳卒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堅壁不動先以西營誘之脅令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兵為左右翼身先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萬餘進兵至東勝莽哥倉而還元將孔興已圍大同聞脫列伯敗解圍走至綏德其部將斬之來降元主大懼益北徙不復南寇山西始安

論曰燕京既定欲取山西當時若出居庸署宣大或出紫荊皆可徑擣太原豈不尤為捷疾諸將乃捨二道而南徇澤潞者非舍徑而就迂也蓋以北則真保河間未定西則懷慶陝州未安真保不通則南北有道梗之患懷慶未附則大梁無息肩之期此所以先澤潞而後宣大也又據夷之道當由內以及外先近而後遠故驅之不得不自南而北也使擴廓帖木兒輩自大同北奔沙漠則患不集於陝西矣不虞群醜西遁所以關中之師不可卒解也擴廓不能以全盛之日救燕京於未亡而欲以逋播之餘復燕京於既失而謀已疎而還救太原進退失據又莫逃于徐達之預籌矣如之何其不敗邪乃達為此謀蓋有得于孫臏伐魏致齊之策而常遇春郭英又能出奇制勝以克全城李文忠便宜用兵能卻勍虜則諸將之謀勇皆可謂不世出者已河東既平然後燕京大梁可得而安也其規畫先後孰非　聖謨之宏遠哉

戡定關中

洪武二年己酉二月大將軍徐達既平山西與諸將議攻陝西遂引兵發太原遣副將軍常遇春參將馮宗異先渡河時李思齊張思道皆假元名號各擁大衆夾武功東川而軍李思齊在東張思道在西以禦我師部將耿炳文前擊之二虜日來挑戰炳文備禦甚嚴晝夜不少解甲俟彼稍卻則以兵進二虜不能支遂遁去李思齊奔鳳翔張思道奔涇陽各治兵完守擬拒我師三月達率諸將引大軍抵長安列營城北元平章王武率官屬士民迎降達即以耿炳文鎮長安遂謀取鞏昌臨洮等處炳文在長安脩築涇陽洪渠諸堰十萬一千餘丈民便利之大軍西征供億繁急炳文輸軍餉五千餘石赴鞏昌軍食賴以饒足四月達遣馮宗異進取鳳翔方思齊奔鳳翔時　上以書諭之

曰前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與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與若然亦時事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足下堅甲利兵深溝高壘極力以抗我軍竟欲何為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從之雖有張思道孔興擴廓帖木兒出沒其間皆非勍敵足下當時不能畫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為我有向與足下相為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為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必遠入沙漠以畫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

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為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威常强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不樂久處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孑然孤豺不能相保矣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得書欲降其養子趙琦與麾下勸其西入吐蕃思齊疑不決及馮宗異兵至鳳翔思齊率衆奔臨洮宗異下鳳翔獲其將薛平章達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多謂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不若先征思道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之其人足以備戰鬬其地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降矣臨洮既克傍郡自下諸將從之遂進兵攻克隴州又克秦州擒思齊將呂德等師抵鞏昌其將平章梁子忠總帥汪靈真保等降達以郭子興守鞏昌乃遣馮勝率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舉城降獻其銀印等物得騎兵二萬其養子趙琦亦率衆來降後為臨洮衛指揮從征西域有功被恩賞張思道弟張良

臣時守慶陽聞王師克臨洮大懼會達師次涇陽遣湯和等攻慶陽良臣又聞其兄思道走寧夏為擴廓帖木兒所執遂以慶陽降達遣將顧時戴德各率本部兵攻蘭州克之達送李思齊至京師入見　上以其順天愛民視元將倔強奔漠北者為優嘉慰之命為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京師五月達帥師征平涼張良臣自以城池險可據有養子七十人皆勇悍善戰又為擴廓帖木兒所誘恃擴廓及賀宗哲為聲援遂復據慶陽叛達怒還師趨涇州諸將咸以師來會達恐良臣黨與相援分遣兵抄其出入之

路俞通源畧其西傅友德畧其東陳德畧其南顧時畧其
北達自帥師趨慶陽以兵圍其城良臣出兵挑戰達遣兵
擊敗之部將張奐獲其小元帥張五十等送達軍門斬之
擴廓帖木兒遣部將攻陷原州守將指揮陳壽等皆陷沒
徐達與諸將議驛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扼
關馮勝亦駐軍于關之東去慶陽三十里與禮緩急相應
復令傅友德薛顯帥兵駐靈州寧正守邠州葉國珍守彭
原遏之韓札兒復攻陷涇州馮宗異擊之札兒遁去宗異
還兵驛馬與徐禮協守由是擴廓不復敢以兵來侵達以
原州涇州陷諸將敗績各治其失律罪多所斬殺惟胡德
濟以嘗有守禦功械送京師　上覽以前浙東諸暨新城
功曲赦之元賀宗哲侵鳳翔守將張隆擊之敗走達與諸
將圍慶陽邏者獲張思道所遣使王讓自擴廓來者具言
擴廓已往永昌良臣又遣人赴寧夏求援亦被獲於是慶
陽內外音問遏絕達督諸將急攻之屢敗其兵于城下糧
餉乏絕城中至煮人汁和泥丸爲食其部將姚暉等遂獻
門納王師達勒兵入城良臣父子投井中朱果引出斬之
誅其黨與數百人達遣陸成獻捷京師遂帥師與傅友德

薛顯會原州擊敗元擴廓帖木兒兵于六盤山擴廓遁去
出塞外達至平涼欲還京師命顧時將騎兵畧晉寧賀宗
哲寇蘭州顧時與馮宗異率衆三萬擊敗之宗哲與其黨
亦渡河北遁出塞達乃以馮宗異鎮慶陽節制諸路軍馬
又以孫琪朱祐守平涼張温守蘭州達等振旅還京師十
二月元擴廓帖木兒聞徐達等大軍東還乃自甘肅引兵
襲蘭州至城下温與諸將議兵衆寡不敵難與戰然敵遠
來不知虛實乘暮擊之可挫其鋒於是整兵出戰擴廓兵
少却温入城固守備禦甚至鞏昌守將于光引兵來援遇
擴廓兵敗被執至城下令呼温使降光大呼曰公等堅守
徐總兵將大軍至矣城中聞之守益堅光遂被殺嘗夜二
鼓擴廓以兵登城千戶朱祐醉臥不覺巡卒擊却之温又
屢乘息擊破其兵擴廓圍數月不利又聞大軍將至遂解
去還甘肅虜退張温執朱祐數其醉臥罪欲殺之知事宋
友文諫曰當其時斬祐以徇所謂軍法從事也今虜已退
殺之不惟無及於事且有專殺罪温悟杖而釋之　上聞
嘉友文守文又能以直言諭長官賜友文綺帛錄温功陞
秩贈恤以旌于光忠節云

論曰山西陝西之虜李思齊張思道擴廓帖木兒三人耳如賀宗哲孔興等不足言也李張二虜雖擁衆然非我諸將敵惟擴廓最狡獪擴廓一名王保保察罕帖木兒養子也勇畧善用兵故以逋播垂盡之勢猶能轉鬬千里屢挫不衆徐達自入中原未嘗少衄獨隴右之克甚艱至多斬殺其部曲則擴廓之故也豎其祚終運訖卒遁沙漠而不爲亡國之俘此亦難能哉我　聖祖激勵諸將嘗曰王保保天下奇男子也豈非深義之邪使擴廓得從　聖祖功名不當在李傅湯鄧之下而甘心從夷沒爲胡鬼良可惜也雖然其失在委身之初耳既已受元命食元祿則元亡不死即北從爲當是又可深非哉

夾攻西蜀

明玉珍隨州人元至正壬辰徐壽輝等兵起玉珍集鄉里壯士屯青山結柵自固未幾歸徐壽輝壽輝遣其黨倪文俊舉玉珍等攻陷元巴蜀諸郡以玉珍守之文俊還及陳友諒殺倪文俊玉珍遂自據成都傍畧四川諸郡縣皆附之歲壬寅友諒弑壽輝玉珍謀討之不果乃以兵守夔關與友諒絕立廟祀壽輝遣兵取元隴州興元收鞏昌分置守戍遂自稱隴蜀王癸卯春正月玉珍稱帝於成都國號夏建元天統後玉珍卒子昇嗣仍稱帝昇幼母彭氏與僞丞相理國事洪武二年己酉　上既克元都平河東定隴右乃遣楊璟入蜀諭昇使入朝璟反覆譬曉昇牽於群議不決璟還復以書諭之開示順逆禍福之機令勿爲臣下所惑昇竟不從三年庚戌四月大將軍徐達等征定西還將襲興元達命傅友德爲前鋒李思齊左君弼趙琦等各率所部兵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擒夏僞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又遣金興旺張隆由鳳翔連雲棧入合兵攻興元克之降其守將劉思忠劉慶祥等友德以軍食不繼還軍西安達命金興旺張隆守興元七月明昇怨失興元遣其將吳友仁以兵入寇守將金興旺張隆擊敗之明日復來興旺與戰面中一矢不退又敗之斬首數百級時興元守兵纔三千人友仁衆二萬興旺以衆寡不敵斂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雞求援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塹急攻之興旺等發巨木檑石以禦賊死者甚衆徐達在長安聞報即率軍屯益門鎮遣傅友德救興元以兵三千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寨使士卒列炬然山上友仁見之大驚耿天

壁周指揮等攻破敵曹口寨亦至友仁乘夜遁去自是不
敢復犯興元其瞿塘將莫平章亦以兵犯歸州欲報興元
之役守將陳闇出兵南門與戰大破之斬首三百級擒八
十人送楊璟斬之十二月　上以明昇據蜀阻聲教又時
入寇乃親祭告　郊廟伐蜀以湯和為征西將軍廖永忠
副之率京衛荊襄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周德興等皆屬焉
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顧時汪興祖等皆屬焉楊璟王簡等亦率水陸師以從時
明昇徙都重慶湯和遂自歸州向瞿塘傅友德至陝揚言

出金牛實欲自陳倉由青州果陽階文向成都夏偽丞相
戴壽等悉銳卒守瞿塘把三峽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
兩岸引鐵鎖為飛橋平木板其上置砲石木竿橋兩岸備
禦甚固又遣兵北守金牛辛亥二月湯和遣周德興率周
海等進兵取蜀之龍伏隘又進奪單屋溫湯關初諸將陛
辭時　上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
瞿塘北守金牛以拒我師彼謂地險兵難猝至若出其意
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矣兵貴神速但患不勇
耳友德受命行至是　上以伐蜀未報捷復命朱亮祖往

助之以兵會進友德既出金牛探知青州果陽空虛
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為
前鋒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三月抵階州夏守將丁
世珍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
顱時亦擒其將王進世珍走還遂克階州引兵向文州去
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
至五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
友德怒奮兵擊破之世珍以數騎遁去又拔文州兵度青
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遁友德遣人諭降之俾各還居

故業留羣昌潘指揮守之引兵趨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
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蜀人向猶恃漢水為固聞造
舟大懼友德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
暴漲乃以木牌數十大書克階文月日浮江下蜀人見之
解體湯和廖永忠等合趙庸兵取夏桑林芙蓉洞單屋茅
岡寨又攻天門山擒其將張元帥小張僉事降其衆千餘
人遂克歸州又克夏將李達春烽大山寨乃進攻瞿塘關
楊璟所遣指揮韋權出赤甲山趨夔州李指揮出白塩山
攻夔府南城岸璟與王簡進攻瞿塘兵敗其所遣赤甲白

塩之兵皆潰還屯歸州湯和廖永忠議以江水漲難進兵駐師大溪口欲候秋水落方進夏戴壽吳友仁聞傅友德破階文擣江油乃抽瞿塘精兵往援漢州留老弱守關兵未至友德已逼漢州城陳德又入綿州破龍德縣夏將向大亨出兵戰城下友德擊敗之及戴壽吳友仁兵至友德下令曰彼遠來勞困大亨兵敗衆方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迎擊戴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擒其將梁士達等壽與大亨走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令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破之擒斬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走保寧友德兵向成都

夏金州守將俞思忠等率其官屬軍民二千三百人來降友德捷至京師　上恐湯和等逗遛失機會乃述友德冒險克敵之功責和詔曰傅將軍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可水陸夾攻使彼首尾受敵疲于奔命破蜀之機但在今日若候水退豈不失機誤事朕前所語爾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和永忠得詔乃引兵趋夔州又見江中木牌所書知友德破階文月日遂亟畫進取初友德克文州以朱顯忠守之友德兵向成都夏將丁世珎誘番衆數萬攻文州城顯忠擊却之丁世珎復合趙元帥大兵攻之城中食盡外援不至部下議欲棄城走顯忠厲聲曰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棄城求活耶世珎攻益急顯忠被傷累創力戰不能支城陷爲亂兵所殺四月

上以湯和師未捷勅湖廣平章鄧愈督部將任亮以兵開道由陸路抵瞿塘從湯和師進取又令王成引兵由興元取道往友德軍前聽征仍詔播州帥楊鑑率番兵二萬爲友德先鋒　上又慮襄陽兵出城守虛弱手書諭鄧愈以襄陽軍務委鎮撫胡潤暫領嚴爲守禦五月廖永忠領兵至舊夔府夏守將鄒興飛天張等聞永忠兵至悉力拒戰

永忠分兵爲前後陣前軍既接即麾後軍爲左右翼旁出擊之鄒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將龔興殺溺士馬甚衆夏人氣大沮六月永忠引兵至瞿塘關以水峻急又蜀人所設鐵索飛橋亘江上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衣青簑衣緣山伏草木中行度關人各持糗糧挈水筒以禦饑渴魚貫出山石間守關者不覺既度險夜以小舟入江繞出敵背永忠等與約期度已入江乃率精兵出黑葉渡分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前進黎明蜀人

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亡何將士舁舟者自上流一時俱發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大駭不知其兵何從也下流舟師亟進夾攻大破之焚三橋橫江鐵鎖須臾鎔絕鄒興中矢死擒將士董達等八十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敵將飛天張鐵頭張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曹良臣自歸州進兵由白鹽伐木開道出紙方溪亦至永忠乃與和率水陸大軍會重慶行定沿江郡縣永忠乘勝直前以丙申日次銅鑼峽明昇等大懼夏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縱往成都不過延旦夕命耳何益劉仁曰然則將何如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不如早降免生靈於鋒鏑耳昇乃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和未至辭不受令俟和至來降癸卯日湯和師至重慶會永忠于朝天門外明昇面縛啣璧輿櫬與母彭氏及劉仁等奉表詣和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慰撫下令諸將不得侵掠仍撫慰戴壽向大亨家屬令其子弟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明昇并官屬降表於京師七月傅友德圍成都戴壽向大亨以象載甲士出戰友德命前鋒李德英以弓矢火器衝之象皆中矢却走壽等兵大敗友德亦中流矢

會湯和遣使報重慶之捷壽等遂無鬬志壽乃籍府庫倉廩甲兵之數遣其子詣軍門納款明日壽等率官屬出降友德按兵入自東門得士馬三萬留兵守之分兵徇未下郡縣至崇慶州夏知州尹善清循拒戰友德擊敗其兵執善清斬之其判官率州民迎降友德遂徇下保寧執其將吳友仁檻送京師留指揮黃禁成守之友德仍駐保寧籍其民壯者為兵　上遣李文忠往鎮撫蜀中文忠增築成都城垣浚濠塹設成都等衛蜀中大定八月明昇等至京師　詔群臣定受降禮禮臣援宋受蜀孟昶降舊儀擬定之　上曰明昇與孟昶不同昶自治國而為奢僭昇幼事由臣下無罪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昇朝見百官稱賀封昇歸義侯賜第京師冬十月傅友德廖永忠等振旅還京師　詔儒臣作平西蜀頌

論曰蜀地與中原隔絕昔人謂其後天下而亂亦後天下而平大抵中原有事蜀必割據天下一統蜀亦不能久存也王珠非有雄才大畧能與群雄抗衡者以我　聖祖起自東服於蜀為遐壤友諒雖近然所爭在東北勢不暇及蜀故得稱雄僻壤耳及我　聖祖定中原清關陜明昇自

當稱臣內附不失茅土世封楊璟之書譬曉明切而昇不能從可謂不度德量力矣夫以孔明之才不能終抗曹丕司馬懿而欲以明昇戴壽單禦我　聖祖得乎若傅友德之用兵誠為奇絕湯和廖永忠雖少留滯而永忠以湯和未至不受明昇之降和亦不以為嫌此事高出千古晋王濬有愧色矣天生驍將以翊成大業豈偶然哉至我　聖祖于明昇之降憫其幼無罪而優禮待之則又帝王之德度前代所希覯也

鴻猷錄卷六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佩校正

北征沙漠

洪武三年庚戌春正月　時元都已克河東關陝皆平
上以擴廓帖木兒及賀宗哲未服為西北患元主北遁諸胡從徙者未靖乃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馮勝為右副將軍率師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李文忠為左副將軍率師由北平經萬全出野狐嶺時常遇春已卒湯和廖永忠傅友德等統兵伐西蜀文忠至興和元守將皆出降三月達至定西大破元擴廓兵擒部將獲元王公以下百餘人卒六萬擴廓等西走　上恐擴廓宗哲疑懼為邊患下詔招諭之不從文忠兵至白海駱駝山敗元太尉蠻子等兵進略開平遂以兵向應昌等處徐達遣耿天璧詰納哈出降之西番悉平四月元主殂於應昌五月李文忠與趙庸破元沙不丁兵進拔紅羅山至上都得元平左丞蓋元魯留守等官始知元主殂遂克應昌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嬪王子黑的平國公平章等官及玉璽金寶玉

刪王鎮圭大圭王肇王答等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北走追之不及而還元亡副將軍孫興祖部將孫虎皆戰死文忠遣人送買的里八剌等赴京師　上令兒獻俘引見賜以中國冠服宅第封崇禮侯謚元主順帝后妃等皆令居食自便願歸沙漠者送還其後自立于漠北者亦遣使遺問徐達後率師征擴廓于定西擴廓西走師還京十一月李文忠率趙庸等振旅還京師　車駕出江上迎勞之辛亥七月以元將納哈出在金山不花在開元　上命馬雲葉旺守遼東備之五年壬子正月　上以殘虜未滅為邊

患乃以大將軍徐達伐迤西馮勝傅友德副之副將軍李文忠總東道兵趨上都顧時陳德副之各賜勅戒諭文忠與顧時陳德分兵入沙漠時等各擒獲故元將文忠直趨上都勝友德亦大擒獲于迤西二月李文忠擣應昌取和林虜遁去文忠留輜重自率輕兵兼程進與蕐雲龍夾河擊虜殺虜一徒將驛出闕文忠引弓一矢而斃文忠馬中矢步戰復得他馬益奮大破虜衆俘斬以萬計略地至臚朐河朵顏等處顧時深入迷失道乏食兵疲遇虜奮擊敗之得其輜重兵乃益振曹良臣以孤軍深入戰死六年癸

丑四月徐達大軍出鴈門北巡長城外傅友德為前鋒虜聞遁去追獲故元平章鄧孛羅帖木兒還軍北平友德陳言時政五事　上皆嘉納之七月文忠所遣將陳德出塞外擊破虜於三岔山擒故元將士七十餘人後與虜戰於不剌河三戰三捷又獲其將忻都等五十四人而還冬十月李文忠出屯代縣至朔州獲故元太尉伯顏不花七年甲寅正月李文忠復由代縣遣將分道出獲故元平章陳安禮斬故元將珍珠驢至白登俘其國公孛羅帖木兒七月又攻克大寧高州大原崖斬故元宗王朶朶失里等八

月乘豐州擒元官一十二人追斬元魯王及司徒答海後等得金印玉圖書各一師還十二月故元將納哈出寇遼東守將馬雲葉旺大破之納哈出僅以身免九年丙辰七月傅友德屯兵備延安故元將伯顏帖木兒先已請和至是復犯邊友德設伏大敗之酋酋執伯顏帖木兒來降十二年己未十二月　上以河岷鞏昌臨洮等處已寧遣李文忠往整飭城池督理兵務凡邊境事宜悉聽文忠節制十三年庚申正月故元將脫火赤等入寇遣沐英討之擒脫火赤等獲其全部以歸十四年辛酉復命大將軍徐達

率諸將伐迤北沐英出古北口經畧公主山寨等處攻歷山蔚州高州全寧皆克之夏四月傅友德耿炳文各領兵出塞大破虜衆于黃河外俘獲士馬悉送大將軍營遼境以寧師還二十年丁卯虜納哈出冠遼東命馮勝帥師討之納哈出遁走閏六月馮勝追破納哈出之衆降其軍旋師城大寧二十三年庚午正月虜入冠命傅友德北征兵至迤都山大破虜衆擒其將乃兒不花俘獲人口萬餘還驛開平復西征寧夏平之

論曰我 聖祖於北虜蓋未嘗須臾忘情云自克元都平關陝後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分道東西並出者二不尋命徐達總兵北征者一而偏師勦擊不與焉當時戰伐兵革亦甚苦其勞費故解繻等處以為言然不知我 聖祖每一命將出師拳拳以不殺為戒以不得已為言豈樂勤兵於遠者哉其神謀遠畧蓋知國家之後患在此虜耳觀其載之 祖訓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後世勿得輕伐惟北虜吾之世讐不可不嚴為備禦則我 聖祖屢征沙漠之心豈得已哉及我 成祖繼之亦嘗三犂虜庭蓋其心即我 聖祖之心其所以伸威于萬里之外者將以吾休於萬世之久也卒之二百年間四夷雖有侵陵未為大患而己巳之變也先敢于犯順至國有不共戴天之仇則我 聖祖之所深慮而過計者至是為大驗矣其與漢高帝安劉之說又將遠過之也豈文墨之臣所能窺測哉嗚呼當時東據遼東西抵甘肅而大寧興和開平東勝又相聯絡其間所以為藩籬甚固而備禦此虜者為甚嚴也其後大寧移而薊遼之通徑興和開平沒而京師之屏翰東勝變降失而河套之患啟又哈密不復吐魯番日肆憑陵而匈奴之右臂不可斷至于今日則薊州之防甚危而宣大之撤大潰又岌岌乎剝膚之災矣種栗猖獗日異月殊雖盜賊竊發于中土倭夷跳梁於海濱而國家所當加意者則莫先於是哉杞人之憂誠三復 聖謨而重有感也

肅清滇南

洪武五年壬子五月 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未服乃遣翰林待制王禕使雲南招諭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令入朝禕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諭以 皇上聰明神聖若亟奉版圖歸職方可保高爵厚祿聲名俱全柰何欲以一隅之

地與中國抗不聽館于別室數日見之又引陳友諒張士誠陳友定明玉珍擴廓帖木兒等敗亡及元主北走反覆論之梁王君臣相顧駭愕已有降意未决改館禕䘒廪有加十二月故元遺孽竄立於沙漠者遣使脫脫自西番入雲南徵梁王粮餉欲連兵以拒我師脫脫知有中國使臣在以危言脇梁王令殺禕梁王狐疑持兩端令其叅政達里麻以禕匿民間脫脫知之誚梁王曰國家顛覆不能救反欲附他人耶欲躍馬去梁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以威屈禕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爝火餘燼欲與日月爭光乎我豈能為汝屈有死而已或解之曰兩國兵爭不殺來使王公材器天下無雙者宜全之脫脫曰令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禕顧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遂被殺達里麻為具衣冠歛而瘞之十四年辛酉九月 上以雲南未附又執我信使納我逋逃乃以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沐英藍玉為左右副將軍陳桓胡海費聚等皆屬焉率師三十萬往征之臨行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隂易以規進取朕帡覽輿圖咨詢有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出

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襟喉彼必并力於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令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援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分兵趨大理先聲既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皆煩兵也師行 上親出餞於龍江諸將各率所部就道傅友德等師至湖廣命都督郭英陳桓胡海率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郭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路去河二十里為營時久雨水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軍斬木造筏夜半濟河比曉敵始覺遂大驚潰生擒阿容諸蠻由是雲南諸郡邑皆震十二月友德大軍趨貴州攻普定擒安鎖羅鬼蠻犵狫悉降又攻普安下之留兵戍守遂會沐英等師進取曲靖梁王遣其司徒平章達里麻率精兵十萬來拒沐英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乘此乃可破也遂兼程進會大霧四塞銜枚行抵白石江霧霽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為神兵飛至也乃擁衆逼水陣友德欲濟

英曰未可別遣一軍泝上流潛渡出其陣後鳴銅角樹幟
山谷中為疑兵達理麻𩦎急撒兵還禦陣亂英乃趣師濟
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斫其軍潰卻數里而後
陣師既濟友德麾兵大進矢石交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十
合指揮趙旺馬蹶死于陣英等縱鐵騎衝其中堅連斬數
十人敵大敗生擒達理麻俘甲士二萬馬萬匹橫屍十餘
里友德縱降者使各歸業夷人見俘者得歸大喜軍聲益
振遂克曲靖留兵鎮之乘勝克陽林友德自帥師南擊烏
撒沐英攻六梁州擒帖木兒王子兄弟又擊越州龍海諸

寨轉向永寧遂與藍玉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兵敗被擒
大懼走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英進
至板橋故元右丞觀音保舉城降父老出迎王師英整兵
入城秋毫無犯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并宮府符信圖籍
撫定其民自九月朔出師迄下雲南僅百日英乃分兵趨
烏撒會友德大軍時故元右丞實卜復聚兵赤水河及闊
友德循格狄山南至沐英又自雲南來會實卜遂遁去友
德令諸軍城烏撒版築方具實卜引諸蠻復大集友德據
高岡嚴陣待之諸將欲戰友德不許士卒奮勵友德度其

可用乃下令曰我師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來心必
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遂
進戰師既陣芒部土酋率眾來援實卜合勢迎戰我師趨
之戰數十合酋長多中鏃墜馬死者我師益奮蠻眾大潰
斬首三千級實卜復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
進至可渡河於是東川芒部諸蠻皆降英等亦降各路守
將張麟等得金銀銅印七十四馬數萬匹　上遣使如友
德軍以勑獎諭之曰內使羅信至知將軍調度有方節制
嚴整晉定諸蠻俱已奔竄未知此時何如烏撒烏蒙果降

否前恐蠻地無糧令將軍分各軍回衛今知資糧於敵軍
可不必回也繼又勑曰比聞雲南既克然區畫布置尚煩
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去雲南尚遠今必置都
司於雲南以統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使司及府
州縣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酋
長留兵守禦禁民勿挾兵刃至如霸翠輩不盡服之雖有
雲南亦難守也友德遂承制置布政司及府州縣宣慰司
長官司等籍其戶得七萬四千有奇十五年壬戌正月沐
英等徇建昌徽江臨安尋甸楚雄皆下之降故元平章閻

乃馬等二月英引兵攻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海為
固乃南詔皮羅閣所築者龍首龍尾二關最險要土酋段
世以五萬衆扼下關英自將攻之不下乃令藍玉王弼率
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綴下關為掎角勢又以一軍令
胡海由石門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上立旗幟遲
明攻下關兵見之踴躍讙呼蠻衆驚亂英策馬渡河水及
馬腹遂斬關入山上軍亦下擊之諸蠻腹背受敵遂克大
理擒段世脅從者悉縱遣之蠻夷感悅傅友德分兵取鶴
慶略麗江破石門下金齒於是車里摩些和泥平緬皆降

雲南平二月傅友德遣使以故元梁王家屬咸順王之子
伯伯等三千一百一十八人俱送京師并奏云雲南自元
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
但當以今要害量宜設衛戍守耳其賦稅則故元司徒平
章達里麻等言元末田土多為豪右隱占今准元舊制歲
用不足已督布政司暨諸衛所查有見粮一百八萬二千
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所徵粮并故官院寺
入官田與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所入并給之
上悉可其奏未幾置雲南鹽課司以益軍費夏四月烏撒

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　上勑傅友德曰諸蠻伺官軍散
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諸部蠻寇殺
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屯兵守禦詔至友德乃遣人會沐
英進擊烏撒諸蠻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蠻復寇普定城
急友德遣顧成擊破之五月　上勑吳復費聚曰符到可
報三將軍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盤江關索諸蠻悉蕩除
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寨柵安陸總兵平涼副之
若過關索嶺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分兵直擣巢穴以
撓擾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傍諸土寨

即未觸下候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必克也勑至聚與復
等遂進兵攻關索嶺及阿咱等諸蠻寨悉下之斬首數百
獲馬牛無筭遠近大震餘黨悉降蠻地始定友德乃議設
大渡河守禦所以千戶吳忠領兵守之又以烏撒烏蒙芒
部三府地近四川奏改隸四川布政司從之　上復降勑
獎諭友德等詞極褒美云欲勞以尊酒遠不能致特以朕
心勞之七月友德英等分兵攻未服諸蠻以指揮滿誠守
雲南諸寨見大軍出謂城守虛弱遂相煽為叛土官楊苴
景集點結其衆曰總兵領大軍出矣雲南城可圖也各糾

衆至二十萬莫會衆屯于城西北河陽亦以兵會於城東南合三十六營兵攻城時城中食少士卒多病倉猝聞寇至頗以爲憂誠與指揮謝熊以孤軍拒守修樓櫓備戰具多置強弓弩于城上賊至輒射之賊衆多應弦而斃伺賊少怠出勁兵擊之賊不能攻遂圍城爲久困計時沐英駐師烏撒聞之選精騎萬餘來援至曲靖先遣人潛入城報知爲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大軍三十萬至矣賊衆駭愕拔營夜遁去至安寧羅次邵甸普寧大祺江川等處據險樹柵欲再聚兵至與馮誠等合兵勦捕之斬首六萬

餘級生擒四千人諸部復定馮誠國用子也十六年癸亥二月友德又遣使以故元右丞觀音保等及土酋段世等送至京師　上以雲南平遣耿炳文往諭友德班師留沐英鎮雲南且曰遐速之機宜自審度友德奉命班師英辨方物定貢額視民數均力役雲南民大賴以安其麓川緬甸車里八百媳婦等國皆遣使内附　上復置大理指揮使司命周能爲指揮統兵守之

論曰黔中古南詔地在鬼方之西漢武帝通牂牁羌棘至鑿昆明池于長安習水戰圖嘗銳志圖之而黔蒼金齒之域終未能帖然盡入版圖唐一勤兵至覆師四十餘萬古及今未有郡縣其地二百年寧謐底定無反側如今日之盛者蓋由我　聖祖神謨聖畧而諸將規畫甚詳経畧甚當故能變[illegible]之民爲文明之俗嘗讀我　聖祖諭傅友徳出師之訓及前後所下詔勑其地理之遠近道路之險夷與兵將分合之機攻取前後之勢歷歷如指諸掌雖生長其地習在戎行者未能若是之悉也天生聖人豈偶然哉故嘗竊爲之說曰能不若諸將而用人之能者漢高帝是也能勝諸將而自用其能者漢光武唐太宗是也能勝

諸將不自用而用人之能者我　聖祖是也嗚呼觀河洛而思禹功萬世之下豈可忘開創之艱乎

四夷來王

洪武元年戊申十二月　上遣漢陽府知府易濟頒詔於安南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定群雄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號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輿遠邇咸安無

事共享太平惟爾四夷君長酋帥踰遠未聞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又遣行人楊載往詔諭日本及遣使往諭占城高
麗諸國詔使至皆欲朝貢洪武二年四月倭夷寇蘄州崇
明守禦指揮王徳率兵擊敗之殺溺死者無筭生擒九十
二人捷至擢徳官賞賚其將校有差遣使祭告東海之神
倭寇自是不敢復至　上以往年嘗頒詔安南安南國王
陳日煃遣陪臣同時敏段悌黎世安等來朝貢請封六月
遣翰林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使安南封日煃為安南國
王賜駝紐塗金銀印大統暦織金文綺等物其陪臣賜各

有差以寧等十月至安南界聞日煃已先殂姪日熞嗣立
以寧護詔印洱江上使牛諒入其國先諭旨安南遣陪臣
阮汝亮來迎請即授詔印日熞以寧不許曰奉詔封爾先
君耳非世子名爾國當遣使　上請得旨然後敢授於是
日熞遣陪臣杜舜卿等告哀請命于朝以寧留安南俟命
因教安南人行三年喪及稽顙頓首拜謁諸禮儀其後
上聞之大喜賜以寧詩奬諭之占城嘗遣使内附　上乃
遣使賫印往封占城國王高暴遣使上表來貢方物　上
又遣使賫印封高麗國王仍以祝文牲帛祭高麗境内山
川三年庚戌五月安南使陪臣杜舜卿以日煃訃音來告
且為日熞請封　上乃自製祭文以翰林院編修王濂充
弔祭使吏部主事林唐臣充頒封使賫詔往安南封日熞
嗣安南國王并取張以寧所護銀印及賜物畀之使至日
熞率其臣出郊迎初議禮不決濂叱之乃先奉　御製文
于壽光殿别設日煃靈位殿前使者南面宣布日熞率群
臣再拜俯伏以聽退翌日唐臣奉詔印詣壽光殿日熞率
群臣北面跪受稽顙拜如藩臣禮遂封日熞為安南國王
日熞遣使隨王濂等還朝入貢謝張以寧亦還卒于途七

月高麗遣陪臣金柱來朝且貢方物柱頗知書屡從朝臣
遊出清宴閣讌記自言其八世祖金緣所作乃宋重和中
徽宗讌蔡京王黼于宣和殿京作讌曲儔四方以為盛美
高麗慕之故緣為之記柱出以為奇不知蔡京為後世所
鄙云初遣楊載往諭日本還日本使未至　上遣趙秩往
入境守関者不納秩以書達其王乃納之秩諭以中國威
徳責其不臣其王以元嘗使趙姓者往欲襲之令秩復趙
姓意將襲己以嫚語答之命左右刃秩秩不為動徐曰今
天子聖神文武君主華夏非元比爾殺我禍不旋踵我朝

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其戰艦蒙古之戈船百不當一
況天命所在人孰能違我朝以禮懷爾豈與蒙古襲爾者
比耶日本國王氣沮會　上復遣楊載往於是日本王良
懷禮遇載等有加遣其陪臣弁僧九人隨詔使入朝奉表
稱臣貢馬及方物未幾南番暹羅國王三烈昭毘牙渤泥
國王馬謨沙三佛齊國王哈剌禮八剌卜各遣使奉金葉
表文來朝貢後渤泥國王復率其妻子來朝禮遇極厚未
歸卒詔葬于金陵十一月　上聞安南占城各治兵相攻
殺占城遣使來告乃遣翰林編脩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

以詔諭之嘉其以禮入貢合於古制謂二國傳世已久保
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其前王必有遺訓今宜畏天
守分各罷兵歸國如互執兵端必致殃變恐禍不能逃詞
甚明切詔至二國皆聽命罷兵安南贈復仁黃金珍玩等
物辭不受　上聞而是之安南遣使者隨詔使入朝　上
命中書加賜遣還楊載既招諭日本　上復遣往琉球五
年壬子七月琉球遣使者從載入朝貢獻遂遣使封琉球
國王詔所貢方物俱於福建行省驗入　上嘉楊載累使
外國重加賞賚八月占城國王遣使來奏安南復以兵侵

其境土乞賜以兵器俾安南知之不敢欺　上乃命中書
省移咨安南國王責諭之未幾安南陪臣陳叔明以兵收
其王左右殺之使人弒王日煃遣使來貢表署叔明名主
容部已受表會曾取閱副封見其名異曰此必有變亟白
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具言日煃為叔明所逼而死遂篡
位禮部以聞　上曰島夷何敢狡詐如此却其貢不受命
宋濂草詔責之問其弒日煃故又遣使至其國庶知多論
詐狀勅下中書絕其貢使未幾叔明遣陪臣阮士諤來朝
貢方物且言日煃以盜死故　上以遠夷既嚮化仍納之

士諤辭歸　上降手勅諭之曰爾阮士諤入貢來朝久馳
山川其勞甚矣歸達爾邦與叔明言昔者陳日煃荒昏以
致滅亡今王若德不勝前王又恐宗祀不安若欲久安務
以仁治國毋以虐為政倘有少懲當自脩省以回天意又
遣內臣與士諤俱往諭之比入其境士諤棄勅使兼程去
暨使臣至不知士諤所在其待使者禮多缺畧及十一年
戊午七月又遣使入貢　上懲士諤之詐不許陛見比歸
又以勅諭之數士諤之詐及待使者非禮且曰歸告叔明
安分高枕雖不來朝亦無侯也叔明以已篡弒故心不自

安彔貢方物甚豐　上復以勑諭其貢物豐廣徒勞費無益又云行移字異莫辯真偽士謂非禮皆國王為之十月百花彭亨國遣使來貢十三年庚申八月占城遣使來賀
聖壽且訴安南以兵攻其國　上降勑慰諭之未幾暹羅來貢方物賀正旦　上遣使賷詔印封為暹羅國王賚賜之十六年癸亥　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不實乃
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給發諸國俾有憑信稽考以杜奸詐但遇入貢咨文俱於各經過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於是暹羅占城安南真臘爪哇瑣里西洋瑣里三佛齊古里滿剌加小葛蘭榜葛剌錫蘭山古里班卒柯枝蘇祿忽魯謨斯忽魯毋恩甘把里麻林阿哇白葛達夭方渤泥百花彭亨覽邦淡巴須文達那蘇門答剌呂宋合猫里碟里古剌麻招納樸兒加異勒祖法兒留山默德那南巫里急蘭丹奇剌尼夏剌比屈察尼烏涉剌踢阿丹魯密彭加那捨剌齊八可意坎巴夷替左法兒黑葛達八答黑商打回日落日羅夏治拂麻㸐羅門凡五十九國嘗來朝貢者皆給勘合文冊其琉球又分為三國有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俱賜鍍金銀印其諸國所貢方物表式歲期咸答

賞賜并正副使廩給宴賜禮儀互市各以國大小除敍著為定式安南陳煓弒叔明㬅立遣使來貢方物甚豐　上置之不問罪降勑諭其貢物過豐且云豈以彼中綱紀紊亂吏三易位有所疑猜而如是乎又云必畏天地謹事神恤黎庶以膺王爵不然又非久安之道又云新王自當高枕勿慮加兵亡何陳煓攻占城病死海濵使來告哀　上遣使往祭之十七年甲子三月　上因高麗使來不遜臣禮以賄結逆臣胡惟庸事覺遣其使還以勑諭遼東守將唐勝宗葉昇令絕高麗勿通使命未幾高麗果遣使至勝宗昇所勝宗昇以聞　上復以勑褒奬之二十年丁卯九月遼東守將濮真以高麗叛服不常引兵攻之兵敗被執自刺死高麗大懼上表請罪歸真喪　上追封真樂浪郡公二十一年戊辰五月安南國王陳日焜嗣位遣使來朝貢　上遣使詔諭賜金幣等物東夷遼王惠寧王朶顏元帥各遣使來朝二十二年己巳五月賜泰寧衛指揮使等官給冠帶七月定安南國以三年一貢餘年不許遣使往來二十三年庚午秋遣宋晟帥師征哈密又征罕東皆平之後以元裔陜巴封哈密王置罕東衛以酋目為指揮等

官三十年丁丑二月以安南王陳日焜侵思明府邊地
上乃遣行人陳誠呂讓至其國諭日焜以所侵地還思明
府議久不決誠等以譯者反覆意不達乃為書諭之日焜
得書不服復書往復辯論又以咨文達戶部謂實未侵思
明地　上集群臣議之或謂安南抗朝命當以師問罪
上曰蠻夷相爭自古有之遂置不問其後　上製　祖訓
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後世不必征伐惟以日本多詐
絕其朝貢

論曰唐太宗鞭其群雄威如海內迨晚年屢伐高麗甚為
墮損威重則好大喜功之故也我　聖祖即位之初遣使
詔諭諸國已不失涖中國而撫四夷之體及安南篡弒相
仍日本譎詐反覆皆置之不校其甚者不過卻貢返使詔
中書絕之而已占城屢以安南侵伐赴愬止於詔諭至高
麗通胡惟庸亦惟絕其貢使其殺濮真也又容其上表謝
罪而終不加兵豈非天地覆載之量耶夫以當時熊虎之
將席百戰之威其於蕞爾小夷豈為難克然於敝中國多
矣彼既不足為中國患則已又何必塗炭吾赤子而邀無
益之功耶其後　成祖郡縣交趾中國未嘗獲斗粟尺布

之利而疲耗于奔命者幾百年始知我　聖祖之貽謀誠
萬世所當遵也則其所必欲加兵者豈其心之得已哉卒
之梯航繼踵球珙盈庭如渤泥國王挈妻子越萬里而來
至沒中國不忍悔者在當時必大有慨於其心也茲非內
治脩而遠人服之驗乎嗚呼是豈前代帝王之所能及也

封賞功臣

洪武二年己酉十二月徐達等平中原克元都及湯和廖
永忠等平閩廣各班師還　上大賞諸將功徐達白金五
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廖永忠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
表裏胡廷瑞楊璟康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
表裏傅友德薛顯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顧時朱
亮祖郭興等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餘將士各有
差三年庚戌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征西副將軍李文忠等
征北各振旅還丞相李善長率百官上表賀　上詔大封
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
備賞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制誥　上御
奉天殿　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各就列　詔諸
將諭之曰汝等咸聽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己私皆做

古先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摧堅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太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倘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得退有後言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常遇春先卒今封其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並食祿三

千石封湯和中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德慶侯傅友德潁川侯趙庸南雄侯楊璟滎陽侯郭興鞏昌侯顧時濟寧侯吳禎靖海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聚平涼侯周德興江夏侯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安侯胡廷瑞豫章侯朱亮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俞通源南安侯康茂才子鐸蘄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鄭遇春滎陽侯曹良臣宣寧侯黃彬宜春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

正文臣徐達而下並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並食祿二百四十石爵止其身不給券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秩仍徧賜諸功臣綺帛惟李善長徐達得賜文綺各有差廖永忠論功當封公以其使所善儒生為探諜之　上知其情故封侯其鐵券制如瓦形面鐫誥文背鐫免罪減死俸祿之數字嵌以金聞當時無知其制者令取江南吳越王裔孫所收宋券為式製之先是廖永安在吳卒封楚國公蔡遷卒封安遠侯又封汪興祖東勝侯有言其過者　上宥不問惟不給券十

二月封薛顯為永城侯顯嘗安殺胥吏獸醫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皆無罪　上封顯侯令三分其祿給養被殺者之家不與鐵券惟賜文綺及帛六十匹四年正月詔給賜公侯徐達等臨濠山地佃戶守墳人戶儀仗戶各有差十月傅友德等平蜀還論功賞友德廖永忠白金各二百五十兩彩叚二十表裏餘將士各有差惟楊璟無功不賞以汪興祖有功沒于王事仍給券七年甲寅十一月　上詔論諸功臣敘其勳勞曰朕為天子諸子皆封王惟功臣庶子未有所得勅中書都督府賫諸功臣庶子以流官十年

濮真從高麗兵敗被執不屈死之事聞追封樂浪公謚
襄有子生數月封西涼侯湯和進封信國公六月沐英藍
玉等征西番還英先已封西平侯至是封藍玉永昌侯王
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葉昇靖寧侯謝成永
平侯張溫會寧侯周德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
德侯仇成安慶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十月
朱亮祖鎮廣東所為多不法番禺知縣上言事皆實上徵
還以功臣不下吏但罷職居京師未幾卒以侯禮葬十五
年壬戌十二月封李新為崇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十七

年甲子二月傅友德等平雲南師還進封傅友德潁國公
食祿三千石封郜英武定侯胡海東川侯陳桓普定侯張
翼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仇成張
龍王弼仍舊封加祿為二千五百石并吳復金朝興並賜
鐵券得世襲藍玉以北征進封涼國公二十年丁卯八月
封何真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九
月都督張赫朱壽俱以督運有功赫封航海侯壽封舳艫
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二十一年戊辰五月都督張
銓以從征雲南有功封永寧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

揮使八月湯和辭歸鳳陽　上降勅褒嘉賜黃金三百兩
白金三千兩鈔一千五百錠綺幣四十端又賜其夫人胡
氏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彩幣二十端後每歲一召入
覲宴賜甚厚二十七年己巳　上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
欲保全之詔公侯願還鄉者從之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
侯郭英南安侯俞通源各陛辭　上賜獮繒錢五萬治第
鈔二千錠葺先塋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彩段三十表
裡英等各有差二十三年庚午正月以誅胡惟庸謀逆故
肅清逆黨榜烈勳臣五十七人已歿者不與焉功高望重

建歲總兵者八人徐達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俱公耿炳
文吳良沐英俱侯籌薄書而指示者一人李善長公以義
氣封者鄭遇春等三人隨軍征討未總兵者周德興郭子
興等十九人建功者公傅友德藍玉侯葉昇等十五人可
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韓政等七人俱侯共五十七人胡
海征蠻師還辭歸以例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一
千錠幣帛六十匹五月李善長以他累坐削祿或以胡惟
庸黨為言　上疑之亦未究會有星變其占為大臣災
上殺京民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　上怒賜善長死

十月劉基初封伯止其身後得賜號開國輔運守正文臣
與功臣列得世襲又以胡惟庸譖讒之基卒　上誅惟庸
知基為惟庸所害甚憫之命基子璉襲伯封增祿共五百
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二十四年辛未八月耿炳文辭歸賜
縉錢五萬治第鈔二千錠葺先塋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
彩段三十表裏二十五年壬申五月俞通源南征洞蠻還
封越雋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賜券子孫世襲二十七年甲
戌五月詔功臣官二品以上者得賜第于其鄉官給費樹
碑于其先墓二十九年擢韓成子韓觀為都督同知賜第

京師二十六年癸酉二月藍玉以恃功驕恣謀不軌事泄
伏誅與前胡惟庸之誅所連坐死配者數萬人二十九年
丙子七月大賚天下武臣詔諭慰之詞極溫懇諸臣感泣
各頓首謝其後諸功臣齊追封徐達中山王謚武寧常遇
春開平王謚忠武李文忠岐陽王謚武靖鄧愈寧河王謚
襄武湯和東甌王謚武順沐英黔寧王謚昭靖皆配享太
廟塑像功臣廟餘侯皆追封公或塑像功臣廟或配享者
論曰古今帝王創業功臣未有如我國朝之盛其報功之
典亦未有如我國朝之隆者漢功臣莫先韓彭已誅夷非

他不一再傳皆失侯奪爵國除矣唐房杜子孫不免流落
其他可知　我聖祖封以高爵厚祿既賜券世襲又官其
庶子既賜田賜第賜佃戶儀仗戶歸老陛辭又賜金幣楮
鏹可謂至隆而極厚矣如徐達元功其子孫開兩國至于
今而天下諸武弁孰非功臣之後此豈前代之所有邪然
有不能無疑者開國之初胡大海功最著馮國用最親信
趙德勝等亦皆傑出至三年大封功臣時馮趙未省有子
否國用或以弟勝故而大海子德濟又從征有功不聞其
有封爵廟祀亦無之又馮勝封公位鄧湯上而歿不追封

王爵廟祀不得與湯鄧伍此在當時必有說而今不可考
矣至李善長封爵在中山上以黨累不嗣豈人情哉傅友
德人謂其功業威望當右湯鄧而不嗣之故亦無所稽頃
年廷臣建議錄常李鄧湯之後得復勳爵誠意伯亦復而
善長友德獨遺此不可謂之缺典乎又封爵之始功大者
得嗣公侯伯功小及其部曲則襲指揮千百戶等官今指
揮以下官仍故而侯伯之後多斬焉無聞如廖永忠吳禎
吳良耿炳文吳復等至無人主其祀也如以世遠而澤斬
則當俱從遞減可也何遽爾邪無亦高爵為人所忌而子

有干國典者亦易眧顯其小者人多畧而存之也然豈非
錄其小而遺其大乎司太常竹帛者當知所以處此

正位分藩

元至正丙申　上已克金陵秋七月諸將奉　上爲吳國
公李善長徐達等以　上功德隆盛屢表勸進不許善長
等固請乃以甲辰正月朔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丙午十
二月宋主韓林兒殂丁未正月朔始稱吳元年李善長又
勸進猶不許時陳友諒張士誠方谷珍俱已平陳友定郡
縣多下李善長率群臣又上表勸進猶不許善長等援漢

高帝故事固請表連上　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豈
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
儀漸行不可草草善長具即位儀進　上乃御新宮以百
官推戴意告　上帝神祇至戊申春正月四日己亥　上
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帝　祖考
妣奉冊寶上　懿祖尊號曰恒皇帝妣曰恒皇后又上
德祖　熙祖　仁祖帝后尊號乃立馬氏爲皇后子標爲
皇太子三年庚戌四月詔封諸子爲王分鎮諸省乃封第
二子㭨秦王國西安第三子棡晉王國太原第四子諱燕

國北平即我　成祖文皇帝第五子橚周王國汴梁
六子楨楚王國武昌第七子榑齊王國青州第八子梓潭
王國長沙齊潭未幾國除第九子杞魯王國兗州第十子
椿蜀王國成都第十一子　湘王國荊州今絕後又封子
代王大同次肅王甘肅今移蘭州次遼王廣寧今移荊州
次慶王寧夏次寧王大寧後移南昌國除次岷王雲南今
移武岡次谷王宣府今絕次韓王平涼次瀋王潞安次安
王今絕次唐王南陽次郢王安陸今絕次伊王洛陽太子
秦晉　成祖俱　高皇后出諸王諸妃出　皇子共二十

四又封姪孫爲靖江王國廣西文正子也　上製祖訓於
太子諸親王各派皆擬二十字其子孫皆取一字爲雙名
上字下字則以火土金水木傍字循環用之二十世之後
仍續其親王歲祿一萬石慶薦諸王亦有二千石者親王
嫡長子襲封餘子封郡王初封祿二千石嗣封一千石郡
王嫡長子襲封餘子授鎮國將軍祿一千石鎮國子俱輔
國將軍祿八百石輔國子俱奉國將軍祿六百石奉國子
俱鎮國中尉祿四百石鎮國中尉子俱輔國中尉祿三百
石輔國中尉子世授奉國中尉祿二百石　皇女曰公主

祿二千石配駙馬都尉親王女曰郡主祿八百石郡王女
曰縣主祿六百石郡王孫女曰郡君祿四百石曾孫女曰
縣君祿三百石玄孫女曰鄉君祿二百石配俱儀賓其宮
室服色儀仗各有差

論曰我　聖祖皇嗣之盛亦古所未有也古稱後裔之盛
莫如黃帝者由我　聖祖觀之又過黃帝遠矣豈非功高
千古之報邪其爵祿之差等藩國之形勝與製名之義王
牒之藏皆事為之制而一無所遺誠　聖神之處燕詒之
謀也雖然古人有云聖人之創制立法有不容為其後計

者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耳我　聖祖汛掃胡元肇造區夏
遠法周漢之封建近懲唐宋之孤立其大封同姓強幹弱
枝固理勢所宜然者然天潢綿永本支百世螽斯之慶且
將半天下矣民供之有限祿入之不給亦勢之所必至者
其在先朝嘗為本折兼支之法又為限妾媵之制然亦但
可小舒目前之急耳豈萬世不易之常道邪使　聖祖在
今日必思所以處之廟堂善後之畫不可不預為之所也

鴻猷錄卷七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鄭汝璧門人劉佖　校

封國燕京

成祖文皇帝　太祖第四子洪武三年庚戌四月　太祖
詔封諸皇子　成祖封燕王國燕京即今京師舊為北平
布政使司城池宮殿仍元舊惟易彥色十一年十一月定
諸王宮城制式　太祖曰除燕王宮殿仍元舊諸王府
營造不得引以為式二十三年庚午　文皇帝既之國

太祖欲諸王知軍旅之事乃敕秦王率晉王燕王督諸將
分道北征殘虜秦王晉王師久不出　文皇帝率傅友德
等出沙漠至迤都山擒虜將乃兒不花還秦王上言　文
皇帝不遵節制　文皇帝亦上書自列　太祖廉知其情
獎慰之仍降敕諭戒秦王二十五年壬申懿文皇太子薨
皇太孫生而頭顱稍偏性聰穎善讀書然仁柔少斷太祖
每令賦詩多不喜一日令之屬對大不稱旨復以命　文
皇帝語乃佳　太祖大喜嘗有意易儲群臣多諫沮之劉
三吾曰若然置秦晉二王何地　太祖乃止二十八年乙

亥九月北平永清衛龍門産嘉禾異頴同穗其三幹合爲
一仍三穗者二三幹合爲一仍二穗者六是歲大熟時
文皇帝在燕藩遣使來進群臣表賀 太祖大喜爲詩一
章賜之首言創業之艱難天命之不易與除暴禁亂之勤
撫民治兵之畧中言天錫豐年之屡史書垂戒之嚴明堂
禋薦之重末示謙冲戒謹之意爲善不足之誠大務下民
之恵其與民同樂盛心溢于言表云初諸王封國時 太
祖多擇名僧傅之僧姚廣孝知 文皇帝必嗣天位乃自
言曰大王若使臣得侍當奉一白帽子大王戴盖言王上
加白其文皇也 文皇帝遂言於 太祖乞廣孝得之廣
孝至燕邸薦鄞人袁珙相術 文皇帝使召之至令使者
與飲于酒肆 文皇帝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入肆沽使
者謂珙相十人珙趨拜 文皇帝前曰殿下何自輕如此
文皇帝陽不省曰我輩皆護衛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詳
扣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
濶額如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髯二
肘若玉印狀龍行虎步聲若洪鐘足底龜文有二黑子年
四十髯長過臍法當登大位 文皇帝恐人疑乃陽以罪

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
乙酉 太祖高皇帝崩建文君即 皇帝位哀詔至諸王
入臨會塟 文皇帝至自燕以有疾不拜侍中許觀建劾
之詔置不問
論曰我 太祖聖明神智豈不知 文皇帝之必嗣大統
又豈不知建文君之長於文義非可以紹新造之邦邪觀
建文詠新月之詩則不喜及屬對語陋則大怒其喜怒豈
徒在文字間盖亦占知其不終矣所以欲易儲而不果盖
亦有甚難處者于其間何也創業之主其所爲即後世之
所程法况繼體垂統大事邪祖訓著有定制豈容所行之
不符也盖欲易儲者所以貽一世之安而終不易者所以
定萬代之法是故有權衡輕重其間而又况有秦晉二王
在尤難處也是固知天命有歸已亦姑循常道俟之耳或
言 高廟顧命時以小篋授建文君扃鑰甚密戒曰臨難
乃啓及建文君出奔啓之則僧楊應能度牒及披剃具耳
此其事雖曖昧未足盡信然爲是說者必當時有見于
高廟之微意也至於 文皇帝之聖文神武卓然帝王之
資天命兆於嘉禾人事占於相術天之所興孰能禦之况

大業甫創之始非　文皇帝繼之未必不以更張之擾優
柔之過而瀕壞成功其何以貽千萬年無疆之慶也是知
今日之紀綱振舉而夷虜懾服者則　文皇帝之繼述與
太祖之開創當並稱哉

靖難師起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皇太孫既即位詔改明年爲建
文元年時兵部尚書齊泰受顧命黃子澄以舊學擢太常
卿遵　高皇帝遺命召方孝孺爲侍讀學士又擢練子寧
右副都御史並見信用初　高皇帝欲强宗藩以鎮安天

下諸親王多擁三護衛重兵遣將徵諸路兵必關白親王
知乃發建文君立諸王皆叔父尊屬等威稍踰制　太祖
之喪　成祖入臨以疾不能拜侍中許觀廷劾之詔不問
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疏入不報於是周齊相代
岷諸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建文君患之謀諸泰等
泰與黃子澄首建削奪議請如漢七國故事建文君乃以
事屬泰子澄一日罷朝召子澄曰先生憶昔東閣門之言
乎對曰不敢忘然事須密子澄退與齊泰謀之泰曰燕握
重兵且素有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久卒難

爲宜先取周剪燕手足即燕可爲矣乃命李景隆以兵至
河南迫執周王及其世子宮眷送京師遷之雲南十一月
燕齊皆有人告變建文君問子澄曰孰當先子澄曰燕王
久稱病日事練兵且多蓄異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彰露
不可不亟爲之後召齊泰問曰今欲爲燕燕王素善用兵
討將安出泰對曰今北邊報虜入寇以防邊爲名遣將戍
開平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爲也建文君
從之乃以工部侍郎張昺爲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爲都
指揮使察燕邸動靜爲之代王居藩有貪虐狀建文君遣

之入蜀使與蜀王居化導之魏國公徐輝祖　成祖文皇
后同產兄然心附建文君嘗以燕事密告之大見信用二
年己卯正月　成祖遣長史葛誠入奏事遂使覘朝廷消
爲建文君密問燕邸事誠具告之建文君乃遣誠還燕使
爲內應至則　成祖察其色異心疑之二月建文君以都
督耿瓛掌北平都司事都御史景清署北平布政司參議
皆使覘燕邸事尋皆召還又遣官爲採訪使分巡天下都
御史暴昭採訪北平具以燕邸事密聞於朝請爲之備三
月建文君用齊黃策命都督宋忠集邊兵三萬屯開平燕

氏護衛精銳俱選隸忠麾下又召燕邸胡騎指揮關童等
入京師命都督徐觀練兵于臨清都督耿瓛練兵于山海
關密勅張昺謝貴使嚴爲之備四月　高皇帝小祥　成
祖遣世子兄弟三人入臨或曰不宜偕往　成祖曰令朝
廷勿疑也及至京齊泰請并留之黄子澄曰不可事覺彼
得先爲備不若遣還令勿疑也世子兄弟皆魏國公徐輝
祖甥輝祖察高煦有異志密奏曰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
賴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建文君以問輝祖弟
增壽及駙馬王寧皆庇之乃悉遣歸國高煦陰使使入輝

祖廐取其良馬以行輝祖遣人追之不及初世子入京
成祖大憂悔暨歸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且具
得京師動靜建文君以人告岷王不法事削其護衛又以
湘王柏僞造鈔及擅殺人降勅切責仍遣使以兵迫執之
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决身　高皇帝子南
面爲王豈能辱奴隸手求生活乎遂闔宫自焚死又以人
告齊王榑陰事詔至京廢爲庶人拘係之六月燕山護衛
百户倪諒上變告燕邸官校于諒周鐸等陰事逮係至京
皆戮之有詔詰讓　成祖成祖乃佯狂稱疾走呼市中奪

酒食語多妄亂或臥土壤彌日不甦張昺謝貴等入問疾
成祖盛夏擁火猶自謂寒甚昺等皆歎息葛誠密語昺非
真疾也槩　成祖封國時姚廣孝知天命有在密有推戴
意　成祖乃令之卜廣孝以三錢授　成祖密祝之始擲
一錢於案即視　成祖曰殿下欲爲帝乎　成祖斥之曰
何妄言更擲曰有之遂陳天命所在乃薦術士袁珙珙相
成祖法當爲天子曰俟鬚及臍即正大位　成祖日夕視
其鬚及臍矣召珙示之昂首謂曰吾鬚何如珙對曰鬚則及
臍矣殿下何仰首耶仰則猶少不及然時至矣特爲力稍

難耳時有顛士不知何許人亦亡姓名佯狂譎誕語多不
倫然事或奇中人不識　成祖獨心異之時召與言多隱
語贊成大事意一日見張玉于輔坐背有梁塵拍其背曰
如此大歷猶不起耶又嘗啓　成祖曰城西某所有地貴
不可言殿下豈有可葬者乎　成祖怪其言不祥曰無之
顛曰殿下乳母何在曰死藁葬矣顛曰亟改葬是是當有
徵　成祖從之今所稱聖夫人墓是已先是　成祖聞諸
王多以罪廢又聞湘王自焚死不勝悲憤上書求諸王罪
過狀建文君怒疑忌益深諸將以兵屯近地者日見迫脅

成祖憂懼不知所出會燕山護衛百户鄧庸以奏事至京
下獄訊之庸具言　成祖將舉兵狀齊泰等即發符遣使
往逮燕府官屬密令謝貴張昺圖燕使密約燕府長史葛
誠指揮盧振爲内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爲　成祖舊所
信任密勅信使執　成祖還京師信受命憂甚不敢言母
疑問之信以告母驚曰不可吾故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
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未決亡何有勅使趣之[illegible]信
艴然曰何太甚至此也乃徃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
徑至門求見　成祖見其挺身來無他也乃召信入拜於

床下　成祖佯爲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
以告臣　成祖曰疾誠然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
乎今朝廷有勅擒殿下殿下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勿諱
臣　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廣孝
至謀事適簷瓦墮地　成祖心惡之色不懌曰此何祥也
廣孝曰無異是欲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邸見　成祖曰
殿下尚安坐此邪　成祖問何人二人曰殿下不亟順天
應人何猶安坐此也　成祖叱曰狂夫何來妄言乃爾二
人各言曰臣爲布政司吏奈亨按察司吏李友直今藩臬

諸臣密疏殿下欲謀大事得旨逮殿下朝使今將至矣脫
不信疏草在此　成祖以藩臬吏恐使來採已者怒逐之
出二人曰逐之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此不出乃留匿邸
中　成祖出其疏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
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七月謝貴張昺督諸衛
士皆甲圍府第索所逮諸官屬飛矢入府城内　成祖與
張玉朱能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柰何朱能曰
先擒殺謝貴張昺餘無能爲也　成祖曰是當計取之今
姦臣遣使來逮官屬依所坐名收之即令來使召貴昺付

所逮者貴昺必來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是月四日壬申
成祖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賀　成祖先伏壯士左右及
端禮門内遣人召貴昺不來復遣逮官屬内官以所就逮
名往乃至衛士甚衆及門門者呵止之貴昺入　成祖曳
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器曰適有進新瓜者與卿等共嘗
之　成祖自啖片瓜擲瓜皮於地怒訶責貴昺等曰吾奉
藩守土未嘗一干擾有司爾等何爲離間又曰吾何病第
爲姦臣所迫耳遂擲杖起伏甲出擒謝貴張昺并執葛誠
盧振等皆斬之貴昺諸從人在外者尚未知見貴昺移時

不出各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貴昺已被執亦潰散

成祖乃命張玉等率兵乘夜出攻奪九門黎明已克八門惟西直門未下　成祖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曰汝毋自苦今朝廷已聽王自制一方矣汝等亟下後者誅衆聞雲言皆散乃下令安集軍民撫順討逆三日城中大定

初　成祖屢問姚廣孝師期姚屢言未可至舉兵先一日曰明日午有天兵應可也及期衆見空中兵甲其帥玄帝像也　成祖即披髮仗劍應之

論曰天之所與人豈能禦哉方齊黃建削奪策齊泰欲先燕衆用其言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先事以制人也黃子澄明知　成祖難圖乃先從事于所不足忌之列國而概事久泄情態盡見使　成祖得練兵蓄威從容為備及世子兄弟俱入朝在　成祖未有必歸之策徒以安建文君之心而使三子同蹈不測之險此其為危亦甚矣而子澄又居然遣之歸國夫欲制之於千里之外而顧縱之於閫闥之中雖愚者不為也此豈非有鬼神佑護其間而天將啓帝王萬世之業乎故人謀之疎實天命之有在也乃若我　成祖靖難之舉亦誠有不得已哉蓋天命所在固不可逃而人事之値亦誠有不容不然者否則不為周之還則為齊之執矣齊黃縱患諸藩疆盛而欲為其中國謀亦當處之以禮行之以漸擇一二甚者而稍損抑之則可乃承及改元諸王繫以得罪親親之典未聞一悖其日所講求者無非戕賊骨肉之計於古帝王睦族之義若罔聞焉我　太祖之靈豈樂此乎使四海聞之曲直有在此張信所以憤其太甚而不平也雖然泰齊之疎不病於周武弔伐之聖何憾于殷頑然則齊黃輩可不謂之忠乎我　成祖亦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忠又曰今日使練子寧在吾當用之則聖心標然可知已又可以疎間故而沒之哉

轉戰山東

己卯洪武三十二年即革除建文元年七月癸酉　成祖靖難師起以誅齊泰黃子澄誓師去建文紀年仍稱洪武署官屬以張玉朱能丘福為都指揮僉事擢吏李友直為布政司參議拜金忠為燕紀善下令諭將士曰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為姦臣謀害　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姦逆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之惡今禍迫於躬實不得已義與姦臣不共戴天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

命者有顯戮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
心毋違命於是恭政郭資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濬陳
恭等皆從之乃以郭資守北平出師次通州指揮房勝以
城降張玉曰不先定薊州恐他日為後患時都指揮馬宣
嚴兵守薊州　成祖命玉帥兵往討玉至使人諭之不下
宣引兵出戰玉擒斬之又執毛指揮遣人送至北平玉撫
定薊州乘夜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行師以得人心為本
因簡勇士夜四鼓登陣開其城門將士入城中始覺守將
帥衆拒擒斬之餘不戮一人至與朱能合兵狥永平於是

密雲諸衛縣皆望風來附　成祖率張玉朱能攻灤河玉
進曰楊松潘忠在莫州扼吾南路宜先取　成祖然之遂
親率兵命玉為先鋒朱能副之初建文君得　成祖舉兵
報遣耿炳文帥師北向炳文聞　成祖南狥乃率衆三十
萬先至真定遣先鋒都指揮楊松進據雄縣都督徐凱駐
河間潘忠屯莫州禦之張玉往覘炳文營還報　成祖炳
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為　成祖躬擐甲冑帥師
至涿州圍雄縣破之楊松死焉潘忠自莫州來援　成祖
逆擊擒之乃詔問諸將師所嚮衆未有定玉曰當徑趨真

定彼雖衆新集志未齊一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　成祖
曰玉言正合吾意吾倚玉一人足辦矣師抵真定　成祖
曰炳文不虞我至由間道破之必矣乃與丘福以奇兵出
其背炳文出兵決戰朱能帥敢死士三十餘騎衝陣諸軍
夾擊橫貫其陣炳文兵大敗擒左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
將軍都督寧忠及都督顧成斬首三萬餘級又擊敗安陸
侯吳傑兵　成祖謂玉曰今日之捷汝之功也非汝與吾
合意不及此朱能與三十騎追奔至滹沱河炳文衆尚數
萬復列陣向能能奮勇大呼衝入敵陣衆披靡自相蹂躪

死者無算炳文死之　成祖賜書褒獎玉能部卒薛祿以
擒李堅功授指揮十月遼東守將吳高聞　成祖在真定
悉兵攻永平永平遣人告急又諜報李景隆引兵數十萬
將攻北平　成祖與諸將議曰北平兵食足世子能得將
士心可備禦惟永平失則東藩徹矣乃馳援永平高等
望風棄輜重遁追擊敗之先是建文君聞耿炳文敗死遣
李景隆將大兵擣北平黃湜為指畫軍事景隆依違顧望
駐師河間不進　成祖呼景隆小字曰我在此李九江必
不敢來大寧去此不遠移師襲之可無後患景隆聞吾兵

向大寧必乘虛擣北平我還師破之所謂致人而不致於
人也乃整兵趨大寧諸將以松亭關守備甚嚴　成祖曰
從劉家口徑取大寧大寧破松亭之衆不降則潰矣遂入
攻自辰至午城破指揮朱鑑死之執都指揮房寛撫定城
中遂以寧王歸令遣薛祿帥兵下富峪會川寛河等處七
何李景隆兵至圍城時有都督瞿能力戰勢甚銳景隆忌
沮之不令速進北平城中得爲備汲水淋城皆冰不可攻
成祖悉大寧諸衛及降胡契丹兵南至鄭村垻上與景
隆兵大戰三日抵北平城下張玉直搗其營城中亦鼓譟

出中外夾擊景隆兵大敗遂奔濟南　成祖居寧王於北
平諸將服　成祖謀算如神　成祖曰偶中耳諸君所言
萬全策也時建文君命都督宋忠守懐來都指揮俞瑱守
居庸關謀攻北平　成祖既擊退景隆師乃與諸將謀曰
居庸關天險北平襟喉也必據此方可免北顧憂聞瑱等
欲來攻吾城莫若乘其初至衆心未定取之諸將皆曰善
遂令部將徐安徐祥等攻奪居庸關城瑱走依宋忠　成
祖曰宋忠擁兵懐來有必爭居庸之理宜因其未定擊之
諸將或以衆寡不敵爲疑　成祖曰當以智勝力非所論

也宋忠輕躁寡謀擊之必破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
道進獲諜者言宋忠激怒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皆
被殺無遺矣　成祖乃命各家人張所舊用旗幟爲先鋒
懐來兵識其旗幟又見父兄子弟無恙相呼應皆大喜多
降者忠倉卒列陣　成祖麾兵渡河大敗之忠奔入懐來
城　成祖率衆乘之入遂執忠并擒俞瑱斬首數千級餘
衆悉降兵勢大振山後諸州響應乃移師行定廣昌蔚州
成祖曰李九江集衆德州欲俟來春大舉我當誘之來以
敝其衆令進攻大同必往告急勢不得不來援苦寒之地

南卒不堪奔命凍餒逃散必衆逸而勞之安而動之兵法
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十二月遂進攻大同守臣往告
急景隆果以庚辰正月帥師出紫荊關援大同　成祖乃
由居庸關入還北平景隆軍徒還不值凍餒死者甚衆復
東還時景隆師屢敗匿以捷聞建文君加景隆太子太師
又遣中使賚璽書旌麾賜之渡江值迅雷風雨敗舟沉江
中人知其不祥乃復賜之四月李景隆自德州帥兵過河
間前鋒將至白溝河郭英等過保定期合兵　成祖率諸
將進駐固安謂丘福張玉等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

而達衆郭英老懦退縮平安慢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治吳傑懦而無斷數子無能爲也惟恃其衆耳衆豈可恃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徒多無益況將帥不專分數不明往者鄭村壩上之戰兵非不多遂之即敗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志衰則三軍之氣不奮而敗形矣甲兵粮餉適足爲吾之資耳爾等但礪兵秣馬聽吾指揮取之當如拾芥但當以過殺爲戒耳張玉請往先駐白溝以逸待勞　成祖從之命率兵先往既至三日景隆兵乃至　成祖駐師蘇家橋夜大雨平地水三尺　成祖夜起坐待旦忽見兵刃大光如毬擊錚錚作聲弓弦皆鳴　成祖喜曰此必勝之兆也乃自帥師以朱能爲前鋒己未日中至白溝河時景隆郭英吳傑平安瞿能等合兵六十萬號百萬　成祖麾兵擊之不利平安瞿能奮勇衝之所向披靡殺傷北平兵甚衆遂却都指揮何清被執日已瞑兩軍猶鏖戰夜深始各收兵歸營　成祖乃秣馬待旦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爲先鋒丘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渡河索戰瞿能及其子與北平將房寬接戰平安分兵兩翼夾擊房寬兵敗被擒斬數百人張

玉見寬敗有懼色　成祖曰勝負兵家常事敵兵雖衆日中保爲諸君破之遂麾精銳突入其左掖高煦率張玉等諸軍並進　成祖親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如是者百餘合殺傷甚衆南軍飛矢如注　成祖馬三被創三易之所佩矢三服射皆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折不可用乃稍却馬阻于隄幾爲瞿能所及平安運槊驍捷所向無敢禦者斬北平將陳亨于陣徐忠亦被創斷兩指未斷自斷擲之裂衣裹創復戰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　成祖合　成祖方爲瞿能所窘被斬從騎百餘人南師將俞通淵陸涼勝聚復引衆赴之　成祖亦疲甚得高煦兵合勢益奮會大風起南師陣少動　成祖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遂斬瞿能父子于陣朱能亦敗平安兵於是南師大潰俞通淵戰死監軍侍郎陳復初朝服躍馬溺河中郭英兵潰而西李景隆兵潰而南棄輜重不可勝計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降者數萬人張玉帥師追至鏵山月樣橋等處橫屍百餘里景隆單騎走德州其降衆　成祖悉慰遣之南師聞者皆解體願降魏國公徐輝祖爲殿獨全軍還　成祖命諸將帥師進圍德州五月

山東參政鐵鉉方督餉赴景隆軍會景隆師潰東奔諸城邑皆望風潰鉉乃與參贊軍務高巍酹酒同盟以死自誓收集潰亡召募士卒以守濟南李景隆棄德州走濟南成祖遂入德州撫吏民籍府庫獲粮百餘萬斛軍餉益饒屬邑皆附濟陽教諭王省集諸生于明倫堂大哭觸堂柱死　成祖督諸將帥師向濟南景隆衆尚十餘萬出禦倉卒布陣未定諸將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　成祖以兵圍其城鐵鉉督衆悉力捍禦建文君召李景隆還以盛庸為征虜大將軍陳暉副之禦北師宥景隆罪不治黃子澄

鴻猷錄卷七

慟哭諫曰景隆觀望懷二心不誅何以謝宗社勵將士乎都御史練子寧亦執景隆于朝班哭數其罪曰敗陛下大事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請誅此姦賊皆不聽七月建文君以方孝孺議倣周禮更定品官階勳增損洪武禮制又改諸殿門名及東宮官僚之制時　成祖師圍濟南久令人射書城中促降有儒生高賢寧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不報其後城下得賢寧　成祖賢之欲授以官不受遣去以全其志時　成祖圍濟南已三月百方攻之不下乃堰城外諸溪澗水灌城鐵鉉詐令軍民出

[illegible]伏壯士門內佯開門納師　成祖[illegible]遂入城門發　成祖幾為所獲下令以礮擊其城城且壞鉉大書太祖高皇帝神牌懸其處師不敢擊鉉時募壯士出擊北兵破之姚廣孝進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　成祖從之師還鐵鉉遂與盛庸等合兵進復德州諸郡縣建文君擢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詔督諸軍北伐命副將軍吳傑進兵定州都督徐凱屯滄州　成祖既還師北平十月聞盛庸兵漸北向欲出師攻滄州恐敵師為備乃陽下令征遼東諸將士聞之不樂至通州張玉朱能請問曰

鴻猷錄卷七

今密邇大敵而勤師遠征況遼地寒早士卒不堪此行何意　成祖屏左右語之故曰今盛庸駐師德州吳傑平安守定州徐凱陶銘築滄州相犄角為吾梗德州城壁堅且敵衆所聚定州修築已完城守亦備皆難猝下獨滄州土城隤圯日久天寒地且凍雨雪泥淖築城不易我乘其不備趣攻之必有土崩之勢兵事貴神密佯言征遼東者使彼懈不備耳玉與能叩頭稱善徐凱諜知北兵征遼東果不為備遣兵四出伐木晝夜築城　成祖師至天津語諸將曰彼所備惟青縣長蘆令磚垛窩坡等[illegible]無水彼必不

由此可徑至滄州乃以夜三更啓程一晝夜行三里遇偵騎盡殺之比曉至滄州城下凱猶不知督衆築城如故見兵至亟分兵守城堞衆股慄不能甲 成祖麾兵四面急攻之督壯士由東北隅肉薄登遂拔其城先以兵斷其歸路生擒凱等斬首萬餘級餘衆悉降偏將譚淵坑殺之送凱至北平十二月盛庸移師駐東昌 成祖師次臨清進攻東昌庸與鐵鉉等聞北師將至大犒賞將士誓師簡精銳背城而陣列火器毒弩以待 成祖謂諸將曰彼既以乏糧移駐東昌東昌素無蓄積其何所恃時北師

屢勝見庸軍即鼓譟前薄盡為火器所傷會平安兵至與庸軍合庸麾兵大戰北兵卻往往有棄甲降者庸乃縱兵圍 成祖數匝 成祖自衝擊不得出朱能率胡騎奮擊其東北隅庸等撤西南兵往禦圍稍緩能衝入奮力死戰翼 成祖出張玉不知 成祖已脫出突入陣救之敗死於陣庸軍乘勝擒斬萬餘人北兵大敗是役也 成祖數危甚以建文君出師時詔諸將戒約軍士曰燕王朕叔父必不得已生致之不可加害令朕他日有殺叔父名故成祖每挺身戰諸將不敢嚮以矢刃相加得免於害至是兵敗 成祖以一騎殿後追者不敢近適高煦領兵至擊退庸兵獲其部將數人薛祿亦數擊退南兵 成祖知張玉敗歿乃慟哭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為意第艱難之際失此良輔殊可悲恨師旋與諸將語每及東昌事曰自失張玉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遂涕下不已諸將皆泣後舉報功之典謂侍臣曰論靖難功張玉當第一惜其早歿追封榮國公河間王辛巳正月 成祖班師還北平諸將入見以東昌之敗皆免冠謝 成祖曰爾等冠此非爾失失在予予以爾等皆同心戮力每有小過置不問因循玩

弛遂至違律并廢前功如慈母愛子過於姑息久致驕縱此豈予之罪哉諸將皆惶恐頓首流汗浹背初 成祖師出姚廣孝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自東昌還廣孝曰前固已言之昌為文從兩日此後全勝矣二月 成祖命僧修齋薦祭陣亡將士張玉等流涕曰奸臣橫加毒害我耳爾等憫我無辜力戰為我而死念及令人痛切于心脫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丘福謂朱能曰殿下勵志如此何憂大業不成乎諸陣亡將士家父兄子弟見之皆感泣收淚自奮曰人孰不死死而蒙主上恩德如此又何憾搶竭

力衞報且為死者雪恨耳　成祖見人心思奮乃激勵將士召募勇敢以圖進取

論曰　成祖用兵如風雷迅忽人不可測如鬼神之變化出沒不常令人不知所備方景隆以大軍駐德州不進則徑襲大寧誘至城下而還師破之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其攻大同景隆以師往救則不與交兵而由居庸入還北平所謂敵逸而能勞之也及欲取滄州則陽言攻遼東以急其軍心所謂攻其所不備也料事料敵卓有成算今合遲速動合古兵法盡其驍捷似唐太宗而機權變化漢

高帝以下所不及也及東昌之敗罪已勵衆褒死錄功使肝腦塗地之家不惟不怨懟其上而且仇敵雪恥此皆高世之能帝王鼓舞豪傑之術豈區區景隆輩所能禦哉雖然亦天命之所在也當時在內如徐輝祖在外如鐵鉉皆可以當元戎之任總北伐之兵者乃棄不用而委一景隆豎其敗也又不加誅焉夫景隆不但才不任將且觀望持二心故逗遛退縮雖有平安瞿能之勇竟無寸功而黃子澄以文武全才薦之何誤甚耶大抵天有所興必有所誤故曰　成祖之靖難建文之不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再出河北

辛巳三月建文君遣將盛庸等駐師德州吳傑平安等駐師真定　成祖自東昌還師北平激勵將士召募勇敢見人心思奮乃諭諸將曰敵勢見逼不可坐受其制宜往禦之乃帥師南出復諭將士曰爾等懷忠奮勇同心協力每戰必勝可謂難矣比者東昌之役不遵號令遂棄前功深可惜也大抵懼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白溝之戰南軍退走故爾輩得殲之此懼死必死也爾等奮不顧身以一當

百故能出萬死全一生此捐生必生也自今毋恃累勝之功毋率畧毋巽愞庶幾可以成功諸將稽首受命　成祖乃與諸將議所向諸將請攻定州　成祖曰野戰易攻城難今盛庸聚衆德州吳傑平安駐真定相為犄角如攻城未拔彼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可知矣今真定德州相距二百里我以兵出其中敵必迎戰吾先擊敗其一軍餘當破膽也諸將曰吾今兩敵之間使彼合勢夾攻吾腹背受敵柰何　成祖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軍相薄勝敗在呼吸間雖百步不能相救況二百里哉明

日逐移軍東出三月師次滹沱河遣游騎哨定州真定多
為疑兵誤之諜報盛庸軍夾河為營　成祖乃帥師進距
敵營四十里駐師下令曰吾觀敵陣每以精銳在前羸猜
在後明日當以勁師前摧其精銳餘自潰矣中軍去敵五
六里嚴陣以待俟我以精騎繞出敵背擊之使前奔行數
里力乏中軍俟其既過隨而擊之我躡其後必大潰慎勿
逆擊彼敗不得前奔則盡力死鬬矣明日與盛庸軍遇
成祖以三騎覘庸陣庸遣騎逐皆射却之乃以步騎萬餘
薄庸陣攻其左掖敵擁盾層疊不得入遂用長木橫貫鐵

釘鎖之連貫其盾盾連不可運遂乘其隙攻入之敵衆棄
盾走騎兵入擣其中堅北師中軍將譚淵戰死于陣朱能
張輔等率衆並進　成祖以勁騎繞出敵背貫陣前出與
朱能等合勢擒斬甚衆殺其驍將莊德楚智等時迫暮各
斂軍還營　成祖以數十騎逼敵營宿天明見四面皆敵
兵左右請亟出　成祖曰無恐日出乃引馬鳴角薄敵營
從容去敵衆相視驚愕不敢近乃復整兵接戰　成祖預
戒諸將曰昨譚淵見敵敗逆擊太早故為所乘兵法曰窮
寇勿追敵既敗當整兵俟其已過順勢擊之若必欲絕其

生路彼安得不致死鬬淵不從吾言以致喪身爾等當以
為戒今日爾等嚴陣與戰我以精騎往來陣間敵有可乘
之隙即入擊之兩陣相當將勇者勝此光武之所以破王
尋也乃交兵　成祖臨陣督戰將士人人爭奮乃張奇兵
往來衝之自辰至未各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作塵埃蔽
天砂礫擊面人咫尺不相見　成祖麾軍乘風大呼縱左
右翼橫擊之鉦鼓之聲震地南軍大敗棄兵走斬首十餘
萬級追至滹沱河踐溺死者不可勝計降者悉縱遣之盛
庸單騎走德州　成祖戰罷還營塵垢滿面諸將不能識

聞語聲始趨進見　成祖每臨戰必身先突陣見一卒為
敵困亦親援出之故將士皆樂效死吳傑等初自真定引
軍出欲與盛庸軍合未至八十里聞庸敗復還真定　成
祖語諸將曰吳傑等若嬰城固守為上策已出兵復歸避
我為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我料其將出下策破之必
矣諸將曰彼聞盛庸敗必不出　成祖曰不然吳傑平安
擁十萬衆其不得與盛庸合者以我軍閒之今久不出將
有老師之罪彼雖外與庸合實忌庸成功今庸敗彼欲獨
擅其功勢必出我聲言散遣軍士取粮彼必乘虛來吾軍

散不遠出俟彼將至即集衆嚴師待之彼將落我彀中矣即下令軍士出取粮戒勿遠又遣間入真定誘之吳傑等果以兵來閏三月諜報傑等軍滹沱河北相去七十里成祖乃率諸軍渡河時向暮諸將欲俟明日　成祖曰吾千里求戰患敵不出百計誘之今彼來送死又可緩邪緩則彼退守真定城堅粮足吾坐受其敝矣乃先策馬渡河河水深壓騎兵由上流並渡過水令淺輜重步卒得由下流畢渡循河行二十里與敵遇會日暮　成祖恐敵遁去親率數十騎逼敵營宿以綴之明日吳傑平安列方陣以待　成祖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足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敗餘自潰矣乃以軍縻其三面而親攻東北隅與傑等大戰右軍稍却薛祿馳赴奮擊出入敵陣馬蹶爲敵所執奪敵刀斬數人復上馬督戰益力　成祖親率驍騎數百循滹沱河繞出敵後突入陣中敵四面射矢集旗如蝟平安以陣中縛樓高數丈登以望　成祖以精騎衝之將及樓平安下墜而走幾被獲忽大風起發屋拔樹傑等軍潰　成祖麾兵四面蹙之斬首六萬餘級追奔至真定城下又擒其驍將鄧戩陳鵬等盡獲軍資器械吳傑平安

走入城　成祖遣使持被箭旗還北平諭世子藏之貽子孫令知戰伐創業之難師遂渡滹沱河徇順德廣平大名諸郡縣吏民皆持牛酒迎　成祖悉却不受慰撫之至大名獲敵諜者言朝廷已竄逐齊泰黃子澄　成祖大喜謂將士曰若然是有悔禍心吾可釋憾罷兵矣諸將曰是未可信縱使姦臣已黜所調兵尚在境上是其計猶行也成祖乃上書于朝大率言齊黃剪削宗藩加以大罪欲寘死地雖屢號訴畧無見聽故以兵自防誠不得已大軍之至每自摧衂臣不敢爲喜每用傷悼比聞齊泰黃子澄皆已竄逐臣一家喜有更生之慶即徧告將士謂可解甲而將士皆曰恐非誠心姑以餌我不然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當悉召還而今猶集境上是姦臣雖出而其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或然也故不敢遽爾釋兵惟陛下斷而行之無終爲憸邪所蔽則天下幸甚書至建文君以示方孝孺孝孺曰我方欲息之此奏之來正合機宜諸路兵多集惟雲南兵未至今姑遣人報以罷兵往復一二月吾師集矣建文君善其策乃命孝孺草詔許罷兵建文君欲婉其辭孝孺曰婉則示弱矣遂命大理少卿薛嵓賚詔至師

成祖讀之見詔語肆慢語嵩曰此詔必不出陛下意蓋姦臣挾詐欺我也又問嵩濵行上何言嵩曰上言殿下旦釋甲謁 孝陵暮即旋師 成祖曰是入奸邪言已回夫三尺童子猶不可紿也指侍衛將士曰縱我可紿此曹可盡紿乎嵩惶恐不能對諸將厲聲曰嵩爲奸臣來游説誤我請先斬之 成祖曰奸臣不過數人嵩天子命使爾等何敢妄言嵩戰慄流汗被體不敢仰視 成祖恐諸將加害乃留嵩寘左右慰諭數日厚賞之遣中使送出境語之曰歸爲老臣謝天子天子於臣至親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

臣同產兄臣爲藩王富貴已極復何望哉天子素愛厚臣一旦爲權奸讒搆以至於此臣亦不得已爲自救之計耳幸蒙罷兵之詔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奸臣尚在大軍未還臣將士心存狐疑未肯遽散望 皇上誅此權奸數人散歸天下兵馬臣父子一童一騎歸罪闕下惟陛下命之臣此言出於中誠天地神明監臨在上不敢欺也嵩歸至京方孝孺私詭問燕事嵩具以告且曰燕王語直而意誠又言其將士同心南師雖衆驕惰寡謀諸將不和未見可勝孝孺默然嵩入見建文君亦備述前意建文君語孝孺曰

誠如嵩言曲在朝廷齊黃誤我矣孝孺曰嵩受燕賄故爲之說遂罷五月 成祖駐師大名盛庸吳傑平安發兵斷北平餉道 成祖遣指揮武勝復奏書于朝大率言朝廷許罷兵而盛庸等發兵攻迫絕其粮餉反覆數百言建文君得書有罷兵意以示方孝孺曰其詞直奈何又曰此孝康皇帝同產弟叔父也吾他日不見宗廟神靈乎孝孺曰陛下果欲罷兵邪兵一罷散難可復聚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騎虎之勢可下哉乃執武勝等下獄六月 成祖聞武勝下獄謂諸將曰我駐師於此俟命三月今武勝

旣執是其志不可回矣豈能塊然爲所擒哉徙軍駐德州資粮皆道徐沛來令調輕騎數千邀焚之德州被困若來求戰我嚴師待之以逸擊勞以飽擊饑可必勝然後求罷兵可冀其從諸將皆曰善乃遣將李遠等率兵六千詣徐沛令易士卒甲冑與南師同使不疑又恐接戰不能辨令人揷柳枝於背爲識且戒遠等曰吾志在除奸臣數人耳毋多虜百姓遠等至臨清谷亭沙河沛縣敵皆不疑乃縱火焚粮舟數萬艘軍資器械俱盡河水爲熱魚鼈皆浮死京師聞之大震德州兵氣遂索李遠率兵還盛庸遣將袁

宇以三萬人邀遼軍遼設伏誘擊之宇衆大敗斬首萬餘遼乃還七月　成祖知彰德城守窘迫誘其兵出城戰設伏大破之又以尾尖寨梗餉道且據險隘難下乃募得鄉導人命張禮率兵千餘夜襲擊降之　成祖又恐南師乘虛擣北平乃遣劉江率兵千餘還戒之曰汝以兵渡滹沱河由間道行廣張軍聲多設間諜遇敵少可擊之敵衆則晝設疑兵張旗幟夜多舉火炬彼必謂吾旋師不敢逼汝急趨入北平彼若來侵薊守城兵擊之江至北平平安果率萬餘人未至城五十里劉掠江出擊敗之斬首數千級平安遂南走時建文君所遣盛庸等南征皆無功徐沛糧道不通德州師窘乏方孝孺言曰今當別為一策間燕世子孝謹仁厚得國人心而弟高煦狡譎忌之每譖於父今以計間之燕王疑世子必還北平即吾德州之餉道通矣餉道通兵氣振乃可圖進取建文君曰何以知其父子兄弟之情孝孺曰臣有徒林嘉猷者嘗被詔入燕邸久故知之孝孺遂為書貽世子令背其父歸朝廷許以燕王令錦衣衛千户張安賫詣世子世子得書不發遣使送其書并安至軍中有中官黃儼者素姦險附高煦比建文君書至

北平則先使人報　成祖云朝廷已潛通書世子有密約矣高煦從旁贊之　成祖不信語未竟世子所遣使以書及張安至　成祖覽其書歎曰甚矣姦臣險詐至此父子猶欲離間況君臣乎盛庸等承制檄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荊關略保定諸縣駐兵易州西水寨寨在萬山中昭欲據險為持久計窺北平　成祖在大名聞之曰保定北平股肱郡保定失即北平危矣豈可不援遂下令班師八月師北渡滹沱河至完縣諸山寨民復來歸悉撫慰遣之命孟善鎮保定諜報真定敵將吳傑等遣將韋諒以兵萬餘轉餉赴房昭軍　成祖曰昭據西水寨寨內薪水不乏所乏糧耳使真定餽餉入昭即得固守未易拔也遂率精兵三萬邀擊破之又命朱榮率兵五千圍定州　成祖謂諸將曰我圍房昭寨急真定必來援然摧敗之餘進必不銳我姑輕騎往定州彼聞必速來來則據險以待我還兵合擊必敗之援兵敗寨可不攻自下矣時圍寨久寨軍多南人天寒衣薄會夜霜月　成祖令四面皆吳歌南軍聞之多淚下思歸有潛下寨降者具言其事云十月真定援兵果至　成祖自定州還與圍寨兵合擊南兵於峨嵋山

下令勇士秦旂登山潛出敵後大張旗幟寨中望見大駭
與真定兵俱潰斬首萬餘級隊崖死者尤衆獲其將花英
鄭琦王恭詹忠等惟房昭韋諒脫走遂破西水寨還師北
平十一月大享將士又親爲文祭從征陣亡將士及南師
將士殁於戰陣者先是遼東守將楊文與王雄等引兵圍
永平略薊州遵化諸郡縣縱恣多殺戮百姓苦之　成祖
遣劉江率衆趍永平命江曰爾至永平敵必遁歸山海勿
追之第聲言還師北平旣出則以夜卷旗囊甲復入永平
城中敵聞爾還北平必復來侵爾遠出擊之必大獲江如

其言果敗遼東兵於昌黎斬首數千級獲其將士王雄等
七十餘人至是　成祖還北平悉縱遣之仍令歸諭楊文
以舉兵故雄等頓首涕泣去　成祖旣西破大同東卻遼
東兵乃整師厲衆爲復出之計

論曰盛庸吳傑等率數十萬之衆盡力禦之不能少回
成祖之駕而房昭一出紫荆關擾保定易州　成祖即下
令班師此孫臏致龐涓之策也觀我　成祖命劉江還鎭
北平則所忌者不在相持之地而恒恐南師乘間以擣根
本之虗諸將爲此策亦有見也特其失先後之權而不中
事機之會耳方　成祖與庸等相持勝負未決之日若使
房昭出紫荆楊文出山海以擣北平而庸等又以大兵綴
成祖之師使不得還救根本豈不危哉今德州真定之兵
屢已摧敗而遼東大同之舉又復不相應楊文敗歸房昭
始出及我　成祖之還也真定之將不以大衆連兵而徒
偏師赴援盛庸在德州若罔聞知　成祖乃得以從容破
敵撫定根本是雖天命之有在豈非人謀之不臧乎大抵
師行貴將帥和吾聞諸將多不同心甚至相忌其成功者
故盛庸戰而吳傑之兵不會真定敗而德州之衆不援甲

可乙否此前彼卻故機宜屢失而敗亡之相踵也雖然我
成祖算無遺策料敵如神如夾河之戰料盛庸吳傑之不
能相救盛庸旣敗料吳傑平安之必來求戰遣李遠之徃
邀餉道遣劉江之還保北平關水西而測真定之來援救
永平而誘楊文之復至此皆百發百中深合孫吳之妙用
也至於上書自明猶秉臣節釋遣俘獲大慰人心豈非順
應之師帝王之盛美哉

縉雲　鄭文茂門人劉侃　校正

長驅金陵

辛巳十二月　成祖復率師南征諭將士曰靖禍難者在安黎庶誅亂賊者必先仁義予出師爲誅姦惡扶社稷安生民而已凡今生民皆我　皇考赤子爾曹慎勿有所侵害苟違吾命必不相宥矣乃駐師蠡縣復移營沙河召李遠諭之曰吾駐師於此真定德州必出游兵偵我動靜爾以輕騎八百往哨遇有兵擊之壬午正月李遠兵至藁城遇德州盛庸所遣將葛進領馬步萬餘爲前鋒乘冰渡滹沱河半渡遠進擊之敵望見遠兵少斂退繫馬林間以步卒來戰遠佯却進來追遠分兵潛出其後解縱所繫馬前軍奮擊之敵退失馬遂大敗斬首四千餘級葛進僅以身免捷聞　成祖以書勞遠曰將軍以輕騎八百破敵萬人功亦偉哉雖古名將不過也令具所部將士功以聞又遣朱能率輕騎千人哨至衡水遇敵游兵擊敗之斬首七百餘級生擒其部將賈榮等　成祖乃以師由館陶渡見一

病卒仆道傍　成祖命左右以從馬載之左右曰從馬非卒宜乘　成祖曰人與馬孰貴吾豈貴馬賤人乎且彼爲吾盡力而傷乃棄不恤豈爲民父母之道哉聞者莫不感泣乃進攻東阿東平汶上皆拔之擒其守將詹璟薛鵬等　成祖下令諸將士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孟子傳孔子之道其功德在生民與天地日月等今曲阜孔子之鄉鄒縣孟子之鄉將士毋入其境有犯令侵及一草一木者誅不宥師至沛縣知縣顏環知勢不敵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預遣其子有爲出走令還告其父母云子職弗能盡矣因賦詩書公署壁間以見志夜二鼓師至東門守將王顯以城降師遂入環衣冠南向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乃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自刎以從亡何將士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皆死之胡先還收顏環父子屍瘞之城南沛縣既破師遂向徐淮游兵至濟陽執教諭王省省從容引譬慷慨不屈乃舍之省步入學宮召諸生相與慟哭以頭觸柱而死二月　成祖因久不聞南師動靜遣胡騎指揮款台帥十二騎前覘敵至鄒縣遇南師轉餉卒三千人款台即鳴鏑馳入其陣大呼曰大軍且至不降死轉餉

卒大驚潰擒其千户二人歸　成祖曰欵台以十二騎破
敵三千人真壯士命左右錄其功　成祖兩出師皆以諸
路城未下故師不得南進至是有中官密報朝廷事情請
成祖勿攻城垣徑擣金陵金陵事定諸城守無能為也
成祖從之時師駐徐州守將閉城不出　成祖欲驅兵南
進諸將曰士卒多出取粮令拔營去倘後至者城中出兵
掩襲奈何　成祖曰無慮雖一人行令城中亦不敢犯乃
伏兵九里山又先匿百餘騎演武亭令數騎往來城下誘
之城中兵不出乃嫚罵焚其廬舍徐發一矢射城上栿幕

乃去明日復如之城中不勝憤怒闢門以兵五千出追所
遣騎按轡徐行既渡河砲舉伏發　成祖親率勁騎馳西
門斷其歸路腹背夾擊之城中兵大潰爭渡橋壞溺死千
餘人斬首數千級餘皆奔入城後有單騎往來城下城守
兵竟不敢出乃以師南行將至閔子鄉遣使祭徐王墳
成祖下令戒諸將曰此予外祖墳墓及家在焉慎勿有所
侵擾違者不宥召王諸親族賜鈔慰遣之三月師趨宿州
成祖謂諸將曰敵綴我後當備之乃留都指揮金銘將游
騎百人哨其後戒之曰敵至見爾孤軍必追襲爾然緣徐

行彼疑爾為誘必不敢進吾令都指揮冀英先以數騎伏
河南覘爾渡河如敵來追即舉砲敵疑有伏猶豫未決之
頃爾師可渡矣銘往果遇敵兵萬餘徐行臨河敵衆来追
冀英連舉砲敵即斂退銘遂得渡河與　成祖會宿州乃
進師蒙城渦河等處諜報平安領馬步兵四萬來　成祖
曰此濱河多林木彼必疑有伏淝河地平少樹彼不疑可
伏兵遂親率騎二萬持三日粮至淝河按伏勅諸軍皆束
炬相屬於道戒之曰俟與敵戰則舉火一炬舉餘炬皆應
敵見舉炬火多必驚潰矣按兵數日敵不至諸將以粮盡

請班師俟後舉　成祖不從曰彼遠来銳意求戰肯委之
而去耶但一敗其前鋒彼自奪氣姑按甲待之至則有必
擒之勢時迫暮令胡騎指揮欵台以數騎往哨夜四鼓欵
台還報敵營距師四十里旦必至　成祖乃令王眞劉江
各將百騎往逆之戒以緣路按伏遇敵誘入伏與戰又令
王真束草實囊中如束帛狀載馬上敵來追擲于地使敵
往取亂之真等果與平安軍遇相接戰敵追至擲囊草餌
之敵衆以為棄物競取之行伍稍亂又入伏内伏發敵衆
還走　成祖亦率兵至平安以三千騎走北岸　成祖以

數十騎當之平安裨將火耳灰者故燕胡騎指揮素驍悍被召入京師遂隸平安麾下至是力戰持矟直犯 成祖相距十步許 成祖令胡騎指揮童信射其馬蹶遂生擒火耳灰者其部曲哈三帖木兒亦勇見火耳灰者被擒持矟突陣來援亦射擒之平安易服以數騎走 成祖率兵追之斬首數千級生擒驍將林帖木兒等餘降者皆縱遣之諸將入賀且謝曰臣等自今不復敢料事矣向如臣言失此機會罪安逃乎 成祖曰事機偶相乖耳自今有欲言第言之勿懲此而遂隱默安危所與卿等同之也是日

釋火耳灰者令入宿衛諸將以為言不聽 成祖遂以師向臨淮諭將士曰我師利在速戰敵駐宿州為持久計若斷其糧餉彼不攻自潰矣乃遣譚清帥兵至徐州擊轉餉兵大破之南至淮河又燒其餉舟甚衆清還敵衆圍之 成祖見清旗幟亟馳往援出仍出入敵陣火耳灰者翼之斬殺敵數十百人敵衆披靡敵欲南遁 成祖常以騎兵綴之又遣陳文李遠哨淮河擊敗其守淮兵數千人四月 成祖令陳文為橋渡師南師至 成祖親率騎兵與戰陳文敗沒南師奪橋布陣河北 成祖與張武等合勢擊敗之斬首二萬餘級溺死者尤衆生擒其裨將丁良宋彬於是南師軍橋南 成祖師軍橋北相持數日南師乏糧 成祖留兵守橋率衆乘夜東行三十里潛渡河繞出敵後比旦敵始覺大戰於齊眉山自午至酉勝負畧相當明日敵遁去 成祖率師追十里及之敵駐師為營壁以自固諸將以盛夏暑雨蒸濕乏糧餉又戰小却多請班師改欲擇地休兵俟麥熟觀釁而動 成祖不從時惟朱能曰用兵豈必常勝項羽百戰百勝竟亡漢高屢戰屢敗終興自舉義以來克捷多矣豈可因小挫遂自摧沮但當為宗社

計整兵前進耳 成祖拊髀曰爾言深合吾意衆論猶欲還渡河 成祖怒曰欲渡河者任所之諸將乃不敢言諜報南師糧運將至 成祖語諸將曰敵慮我擾必分兵護之乘其兵分勢弱擊之彼必不能支乃遣朱榮劉江率輕騎截其餉道戒勿與鏖戰引漸近即馳來報南師欲移營就糧 成祖以兵綴之晝擾其樵採夜令勇士劫營使不得息亡何朱榮報南師運糧五萬且至平安率馬步兵六萬護之為方陣須糧者居中去其營二十里 成祖遣萬人遮敵援兵而伏馬步數萬于林間戒以俟敵戰疲即出

擊乃親率衆往逆敵悉衆來戰　成祖以騎兵夾擊横貫
其陣斷敵爲二敵大敗棄粮走乘勝追擊擒斬幾二萬人
盡獲其粮何復以兵來援所遣萬人與戰稍却伏兵突出
奮擊　成祖亦還兵躡其後復大敗俘斬無算何復遁走
其營塞壘門固守　成祖曰是欲遁耳復見兵敗粮乏氣
大索果下令期旦日聞砲舉拔營去就粮于淮明日　成
祖親率衆攻其營諸將奮勇先登砲三震敵衆誤謂已砲
舉當拔營遂急趋門門塞不得出營中大亂人馬相蹂踐
塡壕塹皆滿　成祖師生擒將平安陳暉馬溥徐眞孫

成等三十七人監軍文臣暨宦官等一百五十餘人降者
無算悉縱遣之諸將不敢妄殺一人乃遣使送陳暉等還
比平五月師至泗州守將周景初舉城降　成祖謁　祖
陵泣曰横罹權姦幾不免矣幸賴祖宗庇佑得今日拜
陵下尚期終相克清奸慝　陵下父老來見悉賜牛酒慰
勞遣之師抵淮南師盛庸列馬步戰艦淮南岸　成祖命
諸將艤舟編筏揚旗鼓譟若將渡者敵望見大懼嚴陣以
待　成祖別遣丘福朱能等將驍勇數百人西行二十里
潛以小舟渡師繞出敵後砲舉敵大驚愕福等突陣奮擊

敵衆大敗棄兵仗走盛庸股慄不能騎其下掖之登舟單
舸走師遂渡淮駐南岸盡獲其戰艦輜重是日進克盱眙
成祖乃會諸將議所向或欲先取鳳陽遏其援兵乃以師
趨滁和集舟渡江別遣一軍西擣廬州出安慶據長江之
險或欲以淮陽爲根本次取高郵通泰以及眞揚得此遂
可渡江無後顧憂　成祖曰鳳陽城守固非盡力攻不易
下恐震驚　皇陵淮安高城深池兵積粮足若攻之不下
曠日持久援兵四集力屈形見非我之利今宜乘勝直趨
揚州指儀眞兩城勢單弱兵至可招下既得眞揚則淮安

鳳陽人心自懈我聚舟渡江東取鎮江常州遂舉蘇松以
及浙江西下太平撫池州收安慶則江上孤城豈能獨守
大則必有内變於此時索取奸臣事窮勢迫誰能固匿者
然後謁　孝陵朝　天子敷竭衷曲以白此心而復　皇
考之舊章拔諸王於困苦清朝廷以安宗社與卿等還守
舊藩足矣諸將皆頓首稱善遂以師趨揚州遣使呉王招
論守將崇禮先是禮聞　成祖師將至欲舉城降其御史
王彬別將崇剛等知禮有異志執禮下之獄及呉王至禮
宗族及千户徐政等聚衆出禮於獄遂開門降王禮縛王

彬崇剛赴軍門見　成祖慰撫之令禮同吳庸率兵前諭下高郵通泰諸郡令集舟備渡江師至高郵適刑部尚書侯泰先運粮至淮安兵敗還京至高郵遂被執京師聞北師漸近益危懼遣侍中許觀修撰王叔英募兵廣德諸郡入援許觀往安慶叔英知事已去乃沐浴具衣冠賦絶命詞自縊死高郵守將王傑等以城降　成祖駐師江北朝廷六卿大臣多為自全計求出守城獻城空虛建文君下罪己詔遣使四出徵兵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建文君問計所出對曰遣人許割地稍延數日東南募兵當

至長江天塹北軍不閑舟楫相與決戰於江上勝敗未可知建文君從之乃遣慶成郡主詣　成祖言割地事郡主成祖從姊也　成祖見郡主慟哭曰　父皇陵土未乾我兄弟頻見戕害人之忍心有如此乎一入讒臣之言如膠漆不可解至親雖傾肝鬲如水沃石我今之來豈得已哉言已復哭郡主亦泣下不能止　成祖問周齊二王安在郡主言周王召還未復爵齊王仍拘囚　成祖益悲不自勝郡主徐申割地之議　成祖曰吾所受　皇考封土且不能保割地何用吾此來欲得姦臣耳志在清朝廷安宗

社土地自有　皇考所命富貴足矣不願復增但得姦臣之後謁　孝陵朝天子求復典章之舊免諸王之罪即還北平祇奉藩輔豈有他望此議蓋姦臣欲緩我俟遠方兵耳我豈為所欺哉郡主默然辭歸　成祖送之出曰為我謝天子吾與上至親相愛無他意幸不終為姦臣所惑耳更為我語諸弟妹吾幾不免賴宗廟神靈得至此相見有日矣郡主還具言之建文君出語方孝孺且問曰今柰何孝孺曰長江可當百萬兵江北舡已遣人燒盡北師豈能飛渡哉六月吳庸等集高郵通泰諸郡舟於瓜洲朝廷大

臣多遣使來獻渡江及入京城策者都督陳宣具舟至江上來迎　成祖乃祭大江之神誓師曰予與若等不得已為救禍計賴天地宗廟之靈至此夫行百里者半九十若等勉之吾至此姦臣已亡魂魄然困獸猶鬪不可不慮京師宗廟宮闕所在爾等當明紀律肅部伍但持兵來拒者殺無赦此外秋毫不可有犯令軍民皆　皇考赤子務在安輯違者以軍法從事乃率師渡江舳艫相銜旌旗蔽空金鼓大震微風輕颺長江不波盛庸所駐海艘列兵沿江上下二百里皆大驚愕師漸近岸庸等整衆以禦　成祖

麾諸將鼓譟先登以精騎數百衝庸軍庸師遂潰追奔數
十里斬首數十萬級庸單騎遁餘將士皆解甲降諸將請
從薄京城　成祖曰鎮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往来非
便先下鎮江則彼勢益危矣乃令来降海舟懸黄幟往来
江中鎮江城中望見驚曰海舟皆已降吾將何為其守將
童俊遂率衆来降　成祖駐師龍潭望鐘山愴然下淚曰
予往渡江即得入見吾親比為姦臣所袒不渡此江數年
矣今至此吾親安在瞻望　陵寢是以悲耳諸將聞之皆
泣下建文君聞江上海舟暨鎮江皆降甚憂鬱徘徊殿庭

之間召方孝孺問計孝孺即班中執李景隆請誅之曰壞
陛下事者此賊也群臣鄒公瑾等十八人即殿前毆景隆
幾死請亟加誅不聽孝孺曰城中尚有勁兵二十萬城高
池深粮食充足盡撤城外居民驅民入城城外積木皆令
民運入使無所據其能久駐乎建文君從之盡役軍民商
賈晝夜撤屋運木盛暑中饑渴勞苦死者相枕籍民憚於
運木多自縱火焚其居火連日不息西南城崩役兵民修
築未竟東北復崩民晝夜不得休息方孝孺請令諸王分
守城門遣李景隆等詣師中仍申割地之議覘其虚實以

待援兵至内外夾擊決一死戰萬一不利車駕幸蜀收集
士馬以為後舉建文君然其計乃遣李景隆與尚書茹瑺
都督王佐詣龍潭入見　成祖曰勤勞公等至此雅意良
厚景隆等惶恐叩頭不能出一語　成祖曰公等有所欲
言第言之景隆等良久乃以割地講和為請　成祖曰公
等欲為說客耶始吾未有過舉輒加之大罪削為庶人云
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為且今割地何名　皇
考混一天下為天子諸子已裂土分封各有定分割地之
說何所自出此又姦臣之計也吾今来但欲得奸臣耳公

等歸奏上但姦臣至吾即解甲謝罪闕下謁　孝陵歸奉
北藩永祗臣節天地神明在上吾心明如皎日不敢欺也
景隆等歸具陳其說且言必欲得罪人建文君令景隆等
再如師言罪人已竄逐于外俟執至来獻景隆等趑趄建
文君令諸王與偕既至　成祖見諸王愴然泣下相勞苦
諸王具述建文君意　成祖曰諸弟試謂斯言誠偽當否
如何果主上意抑姦臣之謀乎諸王皆曰大兄洞見矣諸
弟来豈得已哉　成祖曰吾来但欲得姦臣耳不知其他
遂賜宴遣歸建文君見事急又齊泰黄子澄等皆假竄逐

出募兵不任事乃罵曰事由汝輩今乃皆棄我去邪　成
祖下令申戒將士入城之日不得擅入民家有所侵掠違
者功高必斬是月己丑師次金川門時谷王守金川望見
成祖至即開門出迎　成祖以師入城中父老夾道迎拜
將士入城民按堵秋毫無犯　成祖比建文君以事急加
害周齊二王遣二千騎馳往衛之周王初不知見兵至惶
懼既知為　成祖所遣乃喜曰吾得免矣遂來見　成祖
迎之入見相與慟哭周王曰奸臣剪戮我兄弟賴大兄救
我今日真再生也言訖哭不止　成祖諭止之與周王並

轡至金川門下馬登樓　成祖具言被讒罹禍不得已舉
兵之由與周王相勞苦時朝廷文武群臣俱來詣　成祖
朝見建文君左右惟數人欲出迎復嘆曰我何面目相見
遂盡閉諸后妃宮內縱火焚其宮惟挈三子變服出走倉
卒復棄三子宮門被執寘師中相傳謂　太祖顧命時以
小篋封識甚固容授建文君曰他日危難發之及是發視
則披剃具及緇衣并僧楊應能度牒也建文君乃出走為
僧後至天順中年八十餘乃自言于廣西守臣送之入京
云　成祖望見宮中火起亟遣中使往救至則無及聽內

外皆不知建文君出走見其后死火中中使得后餘燼以
為建文君也還白　成祖成祖哭曰果若是癡邪吾來欲
翌爾何不亮遽至此也先是儒臣胡廣楊士奇楊榮周是
修解縉金幼孜等皆相約死難至是惟是脩詣學宮自縊
死他皆渝盟戶部尚書張紞自經死給事中龔泰黃鉞斷
事高巍副使程本立皆自殺齊泰黃子澄初假竄逐至蘇
州約知府姚善航海去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
土臣義與城俱存亡耳齊黃乃去　成祖在師中諸臣言
欲詔天下須得方孝孺草詔乃可令之召孝孺持亡國斬衰

服哭學宮執之來　成祖曰我以周公輔成王而來今成
王死當如何孝孺曰殿下既以周公輔成王而來成王雖
死有成王之子在　成祖詰問其離間故指宮中煙焰謂
之曰此皆汝輩所為罪何逃令左右收之乃慰遣周王歸
第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下令戒戢將士慰撫京師有
一卒取民間履者立命斬之令有司發建文君喪洽塋議
遣使詔告天下乃出城駐師龍江
論曰　成祖之靖難與　太祖創業其施為次第固自不
同　太祖與群雄並起角力而臣之一夫未服不可強而

帝也當時不悉元祚不亡而未知鹿死誰手故先發以示
雖削平海內而後以混一之勢比逐元君如摧枯拉朽然
遠所急在四方而不在元都也　成祖以　太祖之嫡子
不得已而興靖難之師四方人心多所觀望惟視金陵成
敗爲向背耳若復攻城畧地廣土衆民必待四方之服而
後徐議根本之計則稽延歲月師老時變非所謂批虛搗
吭之兵也盖其所急在京師而不在四方故城有所不攻
地有所不取長驅入京師以先奋根本根本既定四方豈
有不服者哉此　二祖用兵所以有先後之不同也乃建

文君之失國則以其君之行法不斷臣之謀事不當故耳
夫國之存亡在任得其將將之成敗在馭得其柄今惟幄
之籌惟務兵多而不先於擇將折衝之寄各求俛偉而不
先於合謀盖盛庸受推轂之任而元非禦侮之才平安有
報國之忠而不當專閫之任則國事之去由李景隆壞之
於先而盛庸輩不能振之於後也庸之罪雖視景隆有間
而其爲敗則等耳及師已渡江方孝孺諸臣始欲正景隆
之罪噫晚矣而建文君猶不忍行法是豈御將之權謀國
之畧哉至若齊黃身發大難之端而卒逃其難罪浮晁錯

矣惟方孝孺委身徇國終始一致固無容議然其初誤以
景隆爲文武全才致僨國事及河北已失大事已去猶循
循欲行周禮改官職易諸殿廷名迂亦甚矣豈非忠有餘
而才不足乎

入正大統

壬午夏六月丙寅建文君既出走衆謂焚死　成祖命有
司發喪治葬駐師龍江諸王及文武群臣請　成祖即大
位　成祖曰予始遘于難不得已以兵救禍誓除姦惡安
宗社庶幾周公之勳不意少主不亮予心自絶于天今纘

承洪業當擇有才德者顧予菲薄豈敢勇荷諸王及文武
群臣皆頓首固請曰天生聖人爲宗社生民主今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生民者　太祖之生民天下豈可一日無君
况殿下　太祖嫡嗣德冠群倫功在社稷宜正天位使
太祖萬世之鴻業永有所託天下生民永有所賴不宜固
讓孤天下望　成祖不許丁卯諸將上表勸進　成祖曰
吾與爾等初舉義兵免禍難耳敢冀富貴邪不聽戊辰諸
王暨文武群臣連上表勸進　成祖猶不允曰昔元祚衰
微四海鼎沸強弱相噬百姓無主天命我　皇考平定天

下以安生民勤苦艱難創造鴻業封建子孫維持萬世豈
意乘臣民未久奸臣恣其兇謀屠剪諸王將危社稷予時
以病故志耗力疲莫高枕以終餘年一旦以兵見圍令人
震慴不知所措國中群臣咸謂　皇考創業艱難陵土未
乾諸王次第被罪吾輩何辜不能束手就戮予方徬徨惴
懼顧望求生而天下之兵日復見逼形迫勢危故不獲已
艱辛百戰幸出一生於萬死以靣清姦惡匡少主吾之本
心如此而已少主不亮自絕于天諸王群臣交詞勸進夫
天位至重吾豈虗為謙讓誠念　皇考創業之艱欲推擇

諸王中才德可奉宗廟者立之主上得人天下之福予雖
北面永無憾矣諸王群臣頓首固請曰殿下德為聖人位
居嫡長當承洪業以安四海天命有在孰得而辭望　殿
下早正大位使臣民咸有所依不宜徇匹夫之謙以孤天
下之望　成祖猶固辭已已諸王群臣請不已　成祖乃
駕出將入城學士楊榮迎駕前曰　殿下先入城耶先謁
孝陵耶　成祖大感悟遂謁　孝陵畢歔欷感愴悲不能
止猶攬轡欲還營諸王文武群臣備法駕符璽奉迎遂擁
成祖登輦軍民父老萬衆夾道歡呼稱萬歲　成祖曰諸

王群臣既以為奉宗廟宜莫如予宗廟事重予不足稱今
辭弗獲勉徇衆志諸王群臣各宜協心輔予不逮遂詣奉
天殿即　皇帝位諸王文武群臣皆上表稱賀詔革除建
文年號猶稱洪武三十五年改明年為永樂元年復周王
橚齊王榑各封爵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
政令條格悉復舊制復諸殿門舊名録用建文中所罷斥
諸臣馬興張得李諒蓋諒等製皇帝親親之寶陞燕山諸
護衛為金吾羽林等衛俱親軍指揮使司追封故都督徐
增壽為武陽侯增壽徐達第三子靖難師起增壽居中效

忠勤特至嘗事洩建文君閉之内及　上至金川門建文
君將契宮左右拚增壽至殺之　上特加悼故追封後復
加推誠守正武臣進封定國公子孫世襲陞丘福朱能鄭
亨徐忠張輔陳圭孟善李彬王忠火真陳賢李遠郭亮房
寬徐理唐雲陳旭劉才俱都督同知僉事等官贈張玉譚
淵等官爵甲戌　上下令戒諭群臣丁丑執齊泰黃子澄
至并執方孝孺至闕下　上數其離間罪孝孺有拍斥語
上曰吾能夷人九族孝孺曰雖十族何畏乃斷其舌磔于
市以孝孺曾所善朋友為一族誅之按誅齊泰黃子澄練

子寧及蘇州知府姚善侍郎郭任卓敬尚書鉄鉉陳廸景
昭等俱磔戮于市或其族連坐死者數千人獨孝孺所連
及八百四十餘人侍中黄觀修撰王叔英御史曾鳳按察
使王良皆自殺餘多棄官去下魏國公徐輝祖于獄方文
武勸進時獨輝祖不屈　上親召問嘿不應下吏令自招
罪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及券詞子孫得免死耳　上大
怒然以勲戚故止削爵秩勒歸私第駙馬都尉梅殷往為
建文君帥兵守淮盡心乃事及　上入正大位諸守将皆
釋兵入覲殷猶擁兵淮上　上令寧國公主以書招之回

始罷兵入見　上慰之曰都尉勞苦兵間對曰勞而無功
徒自愧耳　上宥之遣安王楹祭告懿文太子遷其主于
園陵建文中謚懿文為孝康皇帝陞祀太廟至是以禮官
議改仍舊號遷其主歲時致祭如常儀七月穪郊祀天地
預告祭　太祖配享釋前師中所擒都督陳暉楊文韓觀
貴中等縱所領將士各還其伍民兵悉放為民僉都御史
景清覘知建文君出亡志圖興復乃自詣　上上厚遇之
清恒藏利劍衣袵中謀行刺一日欽天監奏有星色赤犯
帝座甚急明旦清果衣新緋衣入朝候　上出殿門清奮

躍前犯駕　上驚命左右執之得所藏利劍清知謀不洩
奮躍嫚罵　上大怒命先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前噀
及御衣乃剥其皮實以草械繫長安門而磔其骨肉　上
夜夢見被清仗劍逐逼晨過繫屍所忽索自断清屍前二
三步如欲犯駕狀乃藏之庫中夷九族掘焚其先墓所連
及甚衆延于鄰境云都御史陳瑛請更罪建文中用事諸
臣　上曰朕初舉義不過誅姦臣齊黄數輩耳其後二十
九人中朕多宥而用之今汝所言又不與二十九人之數
者彼食其禄自盡其心耳遂悉置不問九月封賞奉天靖

難諸功臣封丘福淇國公歲食禄二千五百石朱能成國
公歲食禄二千二百石張玉子輔新城侯後進封英國公
鄭亨武安侯火真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成侯並歲
食禄一千五百石陳珪泰寗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
並食禄一千二百石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
侯李遠安平侯並食禄一千石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
李濬新城伯唐雲新昌伯孫巖應城伯趙彝忻城伯陳旭
雲陽伯譚淵子譚忠新寗伯後續封李彬豐城侯陳懋寗
陽侯王通武義伯王友靖遠伯陳賢榮昌伯張興安鄉伯

陳志遜安伯並食祿一千石俱令子孫世襲房寬房勝劉
才茹瑺王佐陳瑄俱封伯子孫襲指揮使等官餘將士各
陞賞有差始開內閣命解縉等七人居閣中典機密備顧
問癸未永樂元年詔以北平布政司為北京設留守及行
部官改北平府為順天府丙戌四年閏七月群臣議營建
北京以備巡幸從之己丑七年二月車駕巡幸北京以皇
太子監國五月營山陵于北京昌平天壽山以葬仁孝
皇后也其後　上嘗巡幸北京每令蹇義黃淮金忠楊士
奇等輔太子監國　上出塞親征北虜則令夏原吉等輔
皇太孫居守北京丁酉十一年始建北京宮殿庚子十八
年宮殿成十九年正月朔　上始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
云

論曰我　成祖之興雖天命之有在亦人事所宜然者建
文君無大過然仁柔無斷事每牽於縟文　太祖百戰以
成一統之業羣雄雖翦反側未安豈宜以蕩蕩之德臨之
哉非　成祖之聖神文武兼創守而靖華夷則不有外變
必有內釁已故迄今二百年海內得相安於無事者則
太祖開創之功　成祖戡定之略並垂于不朽云至削奪
宗藩一事非盡出建文君意但不能自主斷遂聽人所為
迨釁孽既成形迫勢蹙則所謂騎虎之勢不得下耳國初
有言殺運尚當三十年未除豈其數當然邪乃　成祖謂
陳瑛曰朕初舉義不過誅姦臣齊黃數輩餘人多宥而用
之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又曰諸臣盡忠于　太祖故盡
忠于建文朕非惡盡忠于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
法耳觀　成祖此言豈深有蔵怒宿怨于心哉使當時諸
臣工有能將順救止其間則方孝孺輩或不至受禍若是
之慘也惜其不聞有一言之諫而顧有獻讒譖如陳瑛輩
者豈不可悲憐哉

三犂虜庭

己丑永樂七年　上既幸北京邊將奏元遺孽本雅失里
倔彊漠北時入寇擾邊陲　上以淇國公丘福為征虜大
將軍武城侯王聰為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為右副將軍
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為左右參將帥師北征福等陛
辭　上密授以方略且戒之曰毋失機毋輕犯虜毋為虜
所紿一舉未捷俟再舉爾等慎之八月丘福等出塞至臚
朐河遇虜游兵擊敗之遂乘勝渡河獲虜酋一人福飲勞

詢之言本雅失里聞大兵將至甚恐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虜實伏兵佯令酋誘致我師者福信其言喜曰可疾馳擒之時大軍尚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不可信宜且駐師俟諸軍至先遣精騎往覘其虛實而後擊之庶不墮虜計福不從令所獲虜酋為鄉導率衆徑薄虜營與戰持二日虜每戰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輕信諜者徑渡河懸孤軍至此虜故示弱紿我深入僨進不利柰何陛辭時聖諭諄切將軍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先馳馬麾士卒進諸將不得已從之行亡

何虜衆大至圍之福兵衆寡不敵為虜騎所蹂遂敗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聰戰死遠及福等俱為虜所執死之全軍皆沒事聞　上大悼恨以書諭皇太子曰比遣丘福等征北虜以其久在兵間謂必能任事何意福違棄朕言拒諫衆論不俟大軍至以孤軍輕薄虜營安平侯等泣諫不從不得已隨之往遂皆陷沒虜中損威辱國如此若不殄此虜勢益猖獗為邊患未已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親征國家之事尚當慎重毋忽遂命選兩京諸省衛騎兵共十餘萬各賜鈔給行糧期明年二月集北京隨征十月詔[illegible]

部尚書夏原吉議北征糧運　上曰近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為難朕欲以所運糧沿途築城貯之量留兵守以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大軍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又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斟酌貯糧以俟軍回　上然之名所築城曰殺胡城庚寅八年二月以　皇長孫留守北京命夏原吉兼掌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之車駕遂親北征儒臣胡廣楊榮金幼孜等皆從行三月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水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

有泉湧出甚甘冽軍中賴以不困　上取親嘗之賜名神應泉四月至長清塞地極北夜南望北斗師次闊灤海其水周迴千餘里五月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　上麾先鋒逆擊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牛羊等畜遁去六月班師至靜虜鎮虜酋阿魯台復來戰

上率精騎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携其家屬遠遁時熱甚乏水泉軍士有饑渴死者遂收兵還營師次擒胡山　上令群臣勒銘於山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又勒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

尚水清永彰我武會軍士乏食　上令以所儲供御粮炒散給之下令軍中粮炒多者許借債還京日倍償其直軍中賴之　上在師中每日暮猶未食大官請御膳　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先飽還次開平宴勞將士　上曰朕自出塞久索食非乏肉也念士卒艱食朕食肉豈能甘味故寧已之七月車駕還至北京十月還京師辛卯九年十二月虜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得部署女直吐蕃諸部上以問左右多請許之黃淮獨不可曰此屬狼子野心使各為類則易制若併為一則勢大難圖矣　上然其言乃不許壬辰十年虜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殺本雅失里立其族答里巴而馬哈木實專任事癸巳十一年七月阿魯台復遣使內附上言馬哈木弒本雅失里之罪請討之　上乃封阿魯台為和寧王瓦剌馬哈木怨阿魯台遂朝貢不至甲午十二年二月　上議親征馬哈木命安遠侯柳升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等分率大軍都督劉江朱榮為前鋒三月　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六月至撒里怯兒地馬哈木以虜酋太平把禿孛羅等帥衆逆戰　上麾諸將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剌河復

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馬哈木北遁去遂班師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使來見具言其病不能朝　上遣使賜米百石驢羊各百又別賜其部落米五千石八月　車駕還北京乙未十三年十月馬哈木遣使來貢馬謝罪虜使言馬哈木欲假冬獵阿魯台十二月　上勅邊將嚴為備禦丙申十四年十月　上還京師丁酉十五年三月　上如北京庚子十八年十月北京宮殿成召皇太子至北京遂以北京為京師辛丑十九年二月阿魯台寇寧夏十一月上以虜叛服不常議將親征召問兵部尚書方賓賓言糧餉不足未可興師乃召問户部尚書夏原吉原吉對曰邊粮僅給將士備禦不足給大軍且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什喪八九況又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　上不懌令原吉往視開平邊餉亡何刑部尚書吳中入對與方賓等同　上益怒即令衛士馳召原吉還未至先籍其家衛士至開平促原吉行原吉方經理邊餉曰師行粮食為重稍假經理有緒即行死吾所安不以累公也原吉至與吳中俱繫内庭獄方賓懼自殺禮部尚書呂震乘間譖賓中原吉等涂邪誣罔　上信之戮方賓屍又欲殺原吉楊

[illegible]力救獲免壬寅二十年二月命英國公張輔與六卿議北征餽運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命隆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昶總督兼車運[illegible][illegible]分遣官各部領部車運三十六人部驢運三十五人[illegible][illegible]行稍後俱車運命保定侯孟瑛遂安伯陳英總督分部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千四萬車十一萬七千五百民挽者二十三萬有奇運粮三十七萬石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王煥　上乃出師次鷄鳴山虜聞之夜遁四月師次龍門雲州五月次獨石至威虜堡六月次通川甸至玉沙泉七月次殺胡原

前鋒獲諜者言阿魯台棄其駝馬牛羊輜重于闊灤海之側與家屬遠遁乃盡燔其輜重收所棄孳畜班師還詔諭諸將曰所以罷阿魯台為逆者兀良哈之寇也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馳至屈列兒河虜驅其孳畜西奔　上麾兵追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復追抵其巢穴擒斬虜酋數十人盡收其牛羊駝馬十餘萬而還九月　車駕還京師癸卯二十一年七月諜報阿魯台將復寇邊　上召諸將謂曰朕將先駐師塞外待之出虜不意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以寧陽侯陳懋為前鋒出次宣府九月朔師至沙城虜酋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為瓦剌虜酋脫懽所敗掠其人口孳畜殆盡部落大潰無所屬今聞大軍至即率餘衆遠遁矣乃授阿失帖木兒等千户等官十月師次上莊堡陳懋等偵知阿魯台在飲馬河北為瓦剌所敗追至宿嵬山遇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衆來歸懋引之入見　上喜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忠勇王賜名金忠其部屬皆授官有差十一月　車駕還京師賜降虜金忠誥券厚賞賚之并賜其部屬金幣牛羊糧米等物甲辰二十二年金忠屢請討阿魯台且

願為前鋒自効　上乃諭羣臣諸將且勅邊將整兵以俟師期四月　車駕復親征命陳懋暨金忠為先鋒五月過應昌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　上詔諭楊榮金幼孜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何祥也豈天屬意茲寇乎榮幼孜上言宜承天意赦虜罪班師　上乃遣使往諭虜衆六月師進次荅蘭納木兒河彌望皆大漠無一虜騎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邙山亦無所遇且粮運不繼遂命班師七月還次翠微岡十七日庚寅師至榆木川　上崩楊榮金幼孜暨中官馬雲孟驥等諭諸將秘不發喪[illegible]

軍中錫爲柙以歛遣楊榮先馳報　皇太子皇太子遣皇太孫奉迎梓宮八月初十日還京師

論曰　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虜庭當時不無苦其勞費然迄今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憑陵者則其餘威之震後世所藉賴不淺也　成祖在當時豈不知欲中國之力哉亦昔人所謂爭先而處強耳嘗見漢高帝百戰定天下晚年至以數十萬之衆困于白登及尉佗之霸南越又莫敢一問其罪我　成祖北清沙漠又以其時南定交阯其威德所加不過漢高遠哉雖然北虜在當時亦有可乘之隙馬哈木負篡逆之罪阿魯台又從而傾之故我師得以摧兀剌之強及阿魯台敗于兀剌而也先土干又叛之來附故我師又得以奏瀾瀚之捷大抵夷狄仇殺中國之利漢宣帝所以致呼韓之款塞者用是道也近時諸虜酋中惟俺答最強其爲邊患最劇然聞其與兀剌小王子不睦君臣之間多間隙而諸部酋亦有忌之者此中國取事之機會也倘有能如張騫輩使往偵之豈無得其要領者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佸校正

平定交阯

高皇帝既集大統詔諭四夷安南國奉表稱臣矣永樂初國王陳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弒季犛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查詐稱陳氏嗣絕查陳氏甥求署國事　上不虞其詐許之踰年日焜孫天平間道由雲南走愬京師　上遣使責季犛季犛表請天平還國　上遣廣西都督黃中呂毅前大理卿薛嵒等以兵五千人送天平還既入境季犛遣陪臣黃晦卿等迎候禮甚恭具牛酒犒師中等遠騎覘之壺漿屬路無他也遂進度雞陵關山路險峻林蓊蒙密軍行不得成列會天雨季犛乃伏兵山谷中衆數萬鼓譟出斷橋後騎不得前遂刼天平格殺之嵒亦死中等引還又聞季犛僭稱尊號國號大虞　上大怒決意討之永樂四年丙戌秋七月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充總兵官雲南鎮守西平侯沐晟爲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軍率神將李彬陳旭等二十五人分道進尚

書劉儁黃福叅賛軍務　上幸龍江親誓師送之未能等
率大兵由廣西憑祥入沐晟率雲南兵由臨安府蒙自八先
傳檄數季犛罪二十諭其境內以立陳氏後意會未能有
疾留龍州　上察占天象謂侍臣曰西師有憂未能其不
免乎亡何未能卒龍州事聞　上震悼輟朝後柩還自臨
祭追封東平郡王乃召輔代能將十月丁未輔入安南境
前鋒破隘留雞陵等関賊敗走至昌江造浮橋濟師駐北
江府新福縣沐晟亦率雲南兵至白鶴遣人與輔會時賊
恃宣洮富良諸江為固緣江北岸樹柵於多邦隘增築土

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民守之號二百
萬又緣富良江南岸列置樁取船艦列樁內諸江口俱下
桿木以遏舟楫賊東西二都皆列象陣守隘欲老我師十
二月己亥晟等以雲南兵與輔大軍合輔等遂自三帶州
招市江口造船以進裨將朱榮敗賊衆于嘉林江沐晟軍
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等率六軍營于城北沙灘
與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外設重濠濠內密置竹簽
外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軍中曰賊所恃此城吾輩報國
立功在此一舉先登者賞不次於是將士踴躍期夜襲城

以舉火鳴角為號四鼓都督黃中等啣枚舁攻具越重濠
薄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先登諸將士繼之火舉
角鳴賊倉皇矢石不得發皆散走師悉入城賊復巷戰列
象為陣輔等以畫獅蒙馬神銃翼而前象皆股慄多中銃
箭傷遂退走賊衆潰亂殺賊帥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傘
圓山死者不可勝計辛酉輔等進克東都輔與晟駐師撫
諭遣左叅將李彬等向西都西都聞之焚宮室倉庫遁入
海於是宣江洮江等州縣皆降輔等督舟師進逼膠水賊
復遁入黃江悶海等處五年丁亥春二月輔率諸將追襲

之敗賊于萬劫江普賴山又敗之于嚕江龍王海口前後
斬首四萬餘級溺水者不可勝計奪獲其戰艦兵仗諸郡
邑相繼來降輔議留陳旭等備禦黃汪輔與晟等率諸將
用土人莫邃等為嚮導分道窮追四月乙亥師過清花府
磊江城賊集衆來禦復邀擊破之夾岸披靡而遁暨舟師
過海門涇鵲淺時晴久水涸賊棄舟遁我軍以舟膠淺不
能前俄大雨水漲數尺舟畢渡衆喜曰天猗我滅賊也五
月丁卯輔與晟率步騎夾江東西柳升率舟師水陸並進
甲戌輔等至茶龍柳升等舟師亦至又敗賊獲船三百艘

遂遁走輔等乘勝追之又敗之于奇羅海口賊屢敗困衆遂潰乙亥柳升所領永定衛卒王𣐍胡等七人生擒黎季犛黄中等諸將士各擒獲季犛男黎澄黎蒼弟黎季𤧬等父子兄弟并黨與數十人皆縛獻軍門交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户三百一十二萬時永樂五年丁亥夏五月丙子也先是輔奏安南本中國地今陳氏子孫已誅盡無可繼其國中耆老民庶俱請為郡縣如中國制詔佀擒黎賊父子處之至是捷聞乃置交阯都指揮布政按察三司暨郡縣等官以都督僉事呂毅黄中掌都指揮使司事尚書黄福兼掌布政按察司事又以前侍郎張顯宗為左布政使置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乂安順化新華等十七府及五州以統諸縣又置十二衛二千户所俱遴選文武諸臣守之張輔等班師進封輔英國公晟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李彬陳旭各增祿五百石王友柳升高士文并王𣐍胡等各進爵級賞賚有差明年交阯蠻寇簡定等作亂命黔國公沐晟率雲南貴州四川兵討平之未幾交阯復叛仍命張輔沐晟陳旭等討之大敗賊衆召輔

還輔奏留陳旭等討餘寇師久未定至九年辛卯正月復命張輔帥師往交阯會成等討平之後交阯屢叛連年用兵又中官馬騏索賄激變黎利遂逞命累討之不服前後殺尚書陳洽等總兵官柳升等暨文武諸守臣甚衆惟黄福居交南久召還後以亂故遣往前後二十餘年大為交人所信服亦屢遭亂危甚至宣德二年丁未冬十月成山侯王通繼柳升鎮交阯適見升敗死諸郡邑多陷沒大懼集諸將士議城不可守乃棄交阯引還至京師宥死奪爵黎利復圍諒江府知府劉子輔與鎮將倡義率衆死守數月城竟陷死之於是交阯郡縣盡沒黎利乃遣人持前安南國王三世孫陳暠表乞立嗣陳氏後 上集諸大臣議之張輔等議交南不可棄謂表出黎利 太宗經畧數年得此土今棄之無名徒示弱耳 上意不決顧問楊士奇士奇曰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初心也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況二十年間兵民困于交阯極矣今陳氏既有後封而嗣之何謂無名楊榮亦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無益國家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更發兵不可 上曰爾兩人正合吾意 皇祖言吾亦聞之乃出暠表示群臣諭戢

兵意遣工部侍郎羅汝敬等齎詔冊封陳暠為安南國王
罷征安南兵
論曰 成祖取安南亦靡百戰之勝以復漢唐故境耳不
意其數反覆違兵之久也雖其後屢叛而屢討定之 成
祖亦心悔之矣夫得之無益軍國之需棄之非撤藩籬之
險又何必捐吾中國之赤子而殲于奔命於當時北棄大
寧而南闕交阯誤甚矣 宣宗之棄之宜也縱 宣宗不
棄豈能至今存邪 祖訓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不可加
兵惟北虜吾之世讐壤連接後世不可一日忘備三復
聖謨哉 太祖之神謀遠慮真卓越古今而不可及者

開設貴州

貴州古羅施鬼國自蜀漢夷酋有火濟者從諸葛亮征孟
獲有功封羅甸國王歷唐宋皆以歸順不失爵土 國朝
洪武初元宣慰使靄翠與其同知宋欽歸附 高皇帝仍
授靄翠宣慰使欽宣慰同知各領所部居水西為貴州宣
慰使司隸四川其思州宣慰使為田仁智思南宣慰使為
田茂安暨鎮遠等府隸湖廣普安鎮寧等州隸雲南靄翠
死妻奢香代立宋欽死妻劉氏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燁
以都督鎮守其地政尚威嚴欲盡滅諸羅酋代以流官乃
以事裸撻奢香欲激怒諸羅夷為兵端諸羅夷果憤怒欲
反劉氏開止之為走愬京師 上召問令入宮見 高皇
后復令折簡招奢香至詢故 上曰汝誠苦馬都督吾為
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戢羅夷令不敢
為亂 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
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 上
許之謂 高皇后曰吾知馬燁忠潔無他腸然何惜一人
不以安一方也乃召燁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夷

大感服為除赤水烏撒通立龍場九驛達蜀今安氏即靄
翠後也至永樂初思州宣慰使田仁智子琛思南宣慰使
田茂安子宗鼎各嗣立以爭砂坑故日尋以兵 成祖遣
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從廷瓚入見 上自言思南
故思州地當歸之又數宗鼎罪狀 上曰思南舊歸偽夏
時汝何不取以自屬乃今言邪且罪惡在彼汝何與焉亟
歸守爾土靖爾封畧慎勿搆釁啓兵端再犯吾磔汝矣琛
歸與宗鼎仇殺如故屢禁之不能止十一年癸巳十一月
上密遣校士數人潛入二境執琛宗鼎去二酋既就執城

中猶寂無知者忽一朝使出揭榜諭諸夷曰　朝廷以二兇日搆殺荼苦百姓故特遣使執問狀首惡旣擒餘一無所問敢譁者族諸夷帖然琛宗鼎至京師俱斬之乃命兵部尚書印金忠曰思州思南苦田氏久矣不可令遺孽復踵爲亂其易爲府治改思州宣慰司爲思州府思南宣慰司爲思南府易置諸官僚遂緣此設貴州布政司立三司等官治貴州宣慰司本司及思州思南鎮遠石阡銅仁黎平六府普安永寧鎮寧安順四州金筑安撫司及普定新添平越龍里都勻畢節安莊清平平壩安南赤水永寧興隆十五衛普市千户所皆屬焉改工部侍郎蔣廷瓚爲左布政使以廷瓚曾勘思州思南事諳夷情也

論曰高宗克鬼方數即其地可謂難矣漢以下未有能郡縣之者然滇南之境非繇貴不達漢惟不能有貴故自巴蜀道卭筰逹牂牁紆歷險遠卒不能令黔中被聲教如中土唐亦不得志于南詔蓋有以也我　太祖撫有滇南貴州諸夷旋亦服屬暨　成祖復郡縣其地任土作貢服徭役與諸甸服同其大一統之盛遠過三代何漢唐足云乎馬燁鎮貴州功文獻無徵獨貴人往往能談其事今會城暨帥府廳事猶所建立其㷀麗棟宇之壯固類非後人之所能及要不失爲任事之臣其政刑過嚴宣亦亂國用重典乎　高帝斬之誠非得已至　成祖以一介之使深蹈夷庭執二酋而市肆不易道路不傳其淵謀睿筭眞鬼神所不能測後世小小舉措不免張皇漏洩因以敗事者視此爲何如也大抵夷性喋然而戀主頑悍而喜殺樂縱肆而憚文法馭之在威信素孚簡靜不擾耳又曰貴州諸夷惟安氏享爵土最久豈其先世嘗有大功德于諸蠻邪不然何歷千餘年而不一更其姓也

往漢庶人

漢庶人高煦　成祖第二子也多智譎頗村武自負靖難師起常從征有功　成祖戰白溝時爲南師所扼戰苦久所佩矢三服射皆盡劍鋒折不可用高煦適轉鬭至　上撫之曰吾疲甚汝往督戰世子久疾事成當以汝爲東宮吾兒勉之高煦力戰破南師暨　上登極　仁宗正位儲嘗[illegible]漢王不能無望　上嘗命東宮及高煦趙王皇太孫同謁　孝陵東宮體肥重且足疾兩中使掖之行恒失足高煦從後言曰前人失跌後人知警皇太孫應聲曰

更有後人知警也高煦回顧色變太孫即　宣宗也　東
宮性仁厚高煦英武頗類　上上每北征令從左右　上
嘗與丘福解縉諸親臣微語及儲宮事縉曰好聖孫大臣
亦多謂東宮守成令主　上意頗釋一日　上及　后御
便殿東宮妃張氏親執庖爨上御膳恭謹　上大喜曰新
婦賢他日吾家事多賴也自此無易儲意然高煦時媒蘗
東宮事以聞嘗譖解縉泄　上往欲易儲語縉坐貶交阯
又譖之逮繫死獄中　上多巡幸北京東宮監國常危不
自安　上時令人伺察之　東宮每事詳慎賴蹇義夏原

吉黃淮楊士奇諸臣調護遂無他高煦初封國雲南以遠
辭改封青州又辭及從　上在北京懇辭還京師所為多
不法　上黜其長史等官竄交阯高煦益懷望私募勇士
三千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卒掠內外居民支解人投之江
中擅殺兵馬指揮徐野驢又僭用乘輿物東宮不敢制
上頗聞之還京師問蹇義義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
王兩遣之國皆辭不行今知　朝廷將徙都北京自欲留
守此其心路人知之惟　陛下善保全之耳又數日　上
後廉得其私造兵器陰養死士及造皮船教水戰等事大

怒召至面詰之褫其衣冠縶西華門　東宮懇救得免
上曰此所為將來必不靖削其兩護衛居之山東樂安州
曰此去北京甚近如亂可朝發而夕擒也高煦至樂安益
憤怨懷不軌　成祖崩　仁宗即位猶秘不發　仁宗崩
宣宗時監國南京　太后馳詔召至京師即位八月高煦
遂決計反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等為偽都督樂安
州知州朱烜等為偽兵部尚書等官移檄遠近以討輔臣
夏原吉等為辭中外恟懼密遣人約英國公張輔為內應
輔縛其人白　上上夜召諸輔臣入議原吉免冠謝曰臣

無狀激變親藩罪當死　上曰是何言哉彼借為兵端耳
方與卿等議之計將安出楊榮首勸　上親征　上有難
色顧問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也臣昨見命將而色變退
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其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甲而
往一鼓可平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　上意
遂決命鄭襄二王同監國即告　廟畢諸軍啓行以陽武
侯薛祿為前鋒晝夜兼程進不數日抵城下高煦不意
車駕猝至城中震駭群黨不戰自潰初兵至城下有登城
詈　上者及大兵薄城城遂破執高煦械繫歸京師賜死

蓋自出師及凱旋不逾月云　上將至京師尚書陳山迎
謁奏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　上召問楊榮蹇義
夏原吉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請先遣使詰趙王與高煦連
謀狀而六師奄至擒之　上乃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制
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制下何以為
辭榮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漢府人狀云與
趙王連謀即事因也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
服人心因謂榮義原吉曰　太宗皇帝三子二人皆　上
親叔一人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當厚待之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二人欲入見門者
不納惟義入以士奇語白　上上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
矣遂還京中道時自言曰失此機會後日悔將何及至京
後欲行　皇太后必見沮矣既至京　上始悟思士奇言
召謂之曰使我不失恩禮于趙叔者卿之力也時言者猶
喋喋或請削趙護衛居之京師　上皆不聽高煦既伏法
乃遣駙馬都尉袁容都御史劉觀以　璽書告趙王且封
示群臣所上章諭慰之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
表謝而言者亦息

論曰高煦之征役不逾時兵不血刃而罪人斯得者何成
功之速哉蓋鑒前事之失而得處置之宜也靖難師起李
景隆庸以百萬之衆而屢衂者豈其勢之不敵哉人懷
觀望之心而士無必死之志耳使　宣宗不決計親征而
命將出師人將徙往撤而持二端天下事未可知矣此
宣宗之英武聽言能斷豈建文君所能辦邪雖然天所興
廢人將謂之何也至于保全趙藩不失親親之禮雖自士
奇之見而　宣宗之從諫不咈豈易得哉

麓川之役

國初麓川酋思倫發内附授麓川宣慰其後不知以何失
官陞孟養宣慰司以功某代之正統初宣慰使刀賓玉弱
不能轄諸夷思倫後裔部酋思任遂擁衆麓川叛畧取孟
養地刀賓玉奔永昌死無嗣思任益橫屠騰衝據潞江仍
自稱曰法夷王號也中國訛稱為思任發云正統四年
春事聞　上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之不服乃命鎮守雲
南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師往征之次
潞江思任遣其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
刀賓玉嘗遣詣晟晟兒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

佯許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数挑戰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瑛還曰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適春暮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藩臬以事聞　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卒時廷議多謂麓川遠夷往發兵爲費不

貲宜置勿問然王振方倖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請大發兵討之　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提督戎務大監曹吉祥監軍定西伯蔣貴充總兵官率京營湖廣廣西川貴兵共一十二萬往征之驥薦廷臣侯璡楊寧蔣琳等爲參謀陛辭上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時侍讀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小夷即叛服不足爲中國輕重而北虜脫歡也先輩侵擾邊境請罷麓川兵專備西北不報蓋振主之也師至雲南賊方攻大侯州急驥遣兵敗之遂至金齒分兵三道徑抵上江夾攻三日不下會大風驥命縱火焚

柵因督兵乘之斬首數萬級賊敗走保險驥等益麾兵入破連環七砦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餘萬思任走緬甸師還復出爲寇驥等仍督軍往征之思任復走緬驥割思任所略孟養地畀緬甸購思任緬甸斬思任首送驥所驥兵還奏設隴川宣撫司以緬甸宣慰子銀起恭爲宣撫守孟養地論功封王驥爲靖遠伯進封蔣貴定西侯餘各陞賚有差以死事功贈方政威遠伯謚忠毅追封沐晟定遠王謚忠敬潞江敗由晟　朝廷以晟元勳後有平安南功又畏法引罪自殞故得贈謚云未

幾思任子思機復據孟養地爲亂　朝廷仍命王驥總督軍務都督宮聚爲總兵官張軏田禮爲副率土漢兵一十三萬討之十月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造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斂衆據險爲寨我師皆攻拔之斬獲無筭貴州都指揮使洛宣九谿衛指揮使翟亨皆戰死思機竟失所在驥等謂或死于亂兵也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酋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眞天威也驥還兵夷衆復擁思任少子思祿爲亂攻銀起恭敗之復據孟養

地驟嵩處師老度賊終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以酋日得部勒諸夷居孟養如故復與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　詔增驥祿一百石通前食祿一千六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伯爵時正統十三年也思祿雖無官然豪僭甚後成化中鎮雲南中官錢能貪其珎異過假借之益縱橫尋　朝廷給諸夷金牌信符所司忘孟養久廢官誤槩給思祿遂誑諸夷謂　朝廷已復其官會參政毛科從猛密檄思祿兵科輕率寡謀思祿以羸兵數千應猛密來禦之科大敗思祿兵爲所殲思祿大懲遂違誓渡金沙江攻猛密界取城寨不可制撫臣劾科科以計免思祿乃奏乞復宣慰官　朝廷不許思祿據孟養自立　朝廷亦羈縻置不問焉

論曰麓川之役所謂輕病而重療也夫遐僻小夷稱亂戕殺縱欲問罪付之咸自廢足辦矣乃至廷議遣將節制不專而致潞江之敗暨敗則咸爲罪魁釋不問足矣而追封王爵何爲哉雖不忘安南之功然不可敘于征麓川之日也舉措何大謬邪王驥傾國家之力集數鎮之兵而先後十年之久卒不能殲殄渠魁竟從姑息得免于罪幸也何至裂茅土哉嚮使如劉球言移此力經畧西北已巳之變必有以禦之者窮疥癬之疤搔而耗腹心之元氣安得不敗乎嗚呼王振之毒固末如之何已驥稱一代名臣而亦怙然爲之顧報國當如是哉

平福建寇

鄧茂七者江西建昌人初名鄧雲豪俠爲衆所推正統間殺人亡命入閩至寧化縣依豪民陳正景易今名茂七聚衆爲墟集會常數百人有司立茂七爲會長遠近商販至皆依之漸恣横順指殺人尋爲讐家所訐縣官捕之拒捕與正景率黨刼上杭從者日衆回攻汀州爲推官王得仁所敗三戰得仁擒正景送京師斬之正統十三年茂七率其黨據杉關刼商旅遂攻光澤縣大掠順流下攻邵武官民悉迯匿至順昌據之賊去邵武官民始稍稍入城順昌官民亦入保邵武於是尤溪爐主蔣福成乘以因爐丁號集居民村落貧人及亡賴悉歸之旬日有衆萬餘遂襲尤溪據之與茂七聲援相聞將刼沙縣及延平延平上其事當城御史丁宣偕藩臬諸使至延平遣同知鄧洪等帥兵二千往沙縣勦之福成遂與茂七合拒官軍皆沒焉丁宣乃

遣使招諭令解散得免死茂七等笑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關傳檄南下八閩誰敢窺焉殺賫書使者據貢川及玉臺館締置里畵甲後遂據沙縣勢益猖獗御史張海始至延平遣都指揮張其劉其率兵四千往剿之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遇隘賊惟二十余人伏左右村店中俟兵過將盡都指揮後殿至賊伏猝起擧排栅塞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遂殺都指揮并其從兵長驅兵覺還禦之無及賊登山擁衆喊聲作官軍大潰御史上其事請兵討賊　上遣使招諭之乃召都御史張楷

至面諭以閩賊猖獗狀令偕都督劉得新陳榮往討之楷等以正統十三年九月出師至南畿分遣劉得新率兵由江西道建昌會邵武楷率兵由浙入閩使還請益兵　朝廷屢降璽書令相機持重毋墮賊計會處州賊葉宗留起掠鉛山等處遮道浙江守臣請楷駐師討之楷分兵會浙江兵勦處賊宗留中流矢死余賊奔入山而茂七等勢益張順流下至延平丁宣督官軍攖城自守遣使趣迎楷楷至廣信先揭榜馳往招撫之時處賊見官兵趨閩急復出掠楷命指揮戴禮率兵驅賊都督陳榮調楷曰受朝命討

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寡過二賊並熾而我輩逗遛不進遣一部將往　朝廷知之何所逃罪楷然之遣榮率戴禮等往軍無紀律猝遇賊戰敗榮禮皆死焉楷聞敗益兵進尋得報劉得新率江西兵已至邵武又聞鄧茂七有衆數萬造攻具攻延平楷分兵進會劉得新已取道趨建寧　朝廷聞敗報踵至復遣尚書金濂寧陽侯陳懋保定伯梁珤平江伯陳豫等率京營及江西浙江等處大軍討之以中官王瑾曹吉祥爲監軍未至茂七等攻延平久餘賊至太平驛副使邵宏譽等率兵與賊戰射殺百餘

人軍士亡者亦倍之以捷聞劉得新等率兵至建陽與賊戰殺賊千五百餘人先是賊于近城五里許斷橋爲守道阻不通及劉得新敗賊楷等乃遣使招諭賊徒黃琴等三十餘人令復業禁居民不許復私讐至是建陽路始通璽書又屢至戒諭詳切沙縣賊首張由猻至延平自首復業又引從賊羅汝先等詣楷請降願殺賊贖罪且云賊自曩敗後皆據山險自衛必欲取之吾爲公從中說令攻城公悉大軍攻之吾爲内應可擒許之先賊首劉宗羅海郎七等俱茂七偽將掠財聚陳山寨黃琴等計擒之詣軍門

械送京師楷遂益兵趍延平遇賊攻城遂擊殺賊千餘人賊衆稍却茂七等復移兵寇建寧守臣張英與賊戰死之於是楷等還趍建寧金濂等大軍亦至賊遂退尋報賊復下山攻延平張由孫羅汝先誘之出也劉得新等率兵駐延平城北領於溪北伏兵置火砲賊擁衆溪南岸乘浮橋渡火器齊發殺賊數百人衆大潰官兵乘勝追殺擒數十人茂七中流矢死乃斬其首賊遂大奔得賊船百餘艘乃函茂七首并生擒從賊首若干人馳露布以捷聞時正統十四年二月也楷等至順昌等處慰撫居民餘賊或復擁茂七兄子鄧伯孫聚後洋或散走各分據山砦平江伯陳豫等分道捕之三月指揮王鉞捕賊於高陽里獲賊婦廖氏偽號女將軍廖氏甌寧人被擄至鄧伯孫所妖淫善幻最驍捷兵敗歸母家獲之諸將各先後捕獲從賊首數多俱檻送邵武大軍至邵武皆斬之　璽書至褒諭諸將以降賊黃琴為主簿羅汝先為縣丞賞其誘賊功也餘候班師論功令陳懋等留勦閩賊未盡者張楷還師討處州賊先是有賊將張留孫者極驍健茂七起事多伏之茂七死仍從鄧伯孫千戶龔遂榮乃偽為貽留孫書許其自新令立功贖罪若素有約者佯使諜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黨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大軍遂執鄧伯孫械送京師斬之諸山砦賊擁衆保險者諸將先後擒斬招撫畧盡張楷遂往討處賊金濂陳懋等留撫處八閩悉平乃班師

論曰茂七狂孺子耳遂至屠城邑亂八閩豈其勢果難制哉閩中武備久弛兵紀不嚴將權不重既不能慎萌蘖而撲之于始發又不能振兵威而遏之于既逞况閩地遠自朝廷遣將事權多中制張楷輩勉効驅馳而師老寇玩雖卒戡定生民荼毒甚矣金濂之出值寇勢已衰撲滅餘燼未可言功也又往師出率用中官為監軍鬧多作威福擾將士功于戎務何賴焉是役也幸其誅茂七猶在已巳二月中曩使更數月未捷則　朝廷有土木之難不假南顧矣不將有尉佗之憂耶然豈非天幸哉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伭校

平處州寇

處州多銀坑民已賴者並緣爲姦利正統十二年春二月慶元人葉宗留聚衆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獲微甚棄去九月率衆之雲和遍掘諸坑場無所得還慶元居數日往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給用謂其徒曰與其取于山勞而無獲孰若取于人一舉而有餘也衆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號召得千餘人遣招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爲教師訓練其徒武藝由浦城刼建陽所過焚掠民從之者益衆遂掠建寧官民皆逃匿分衆截路于車盤嶺鉛山惴恐行旅斷絕時福建邵武賊鄧茂七方猖獗朝廷命都御史張楷帥兵往討鄧賊至廣信以葉寇道梗留不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師浙江藩臬諸司請楷便宜移兵擊葉寇江西御史韓雍等亦言葉寇近咫尺地方危在旦夕又爲道梗皆國家事豈可坐視民罹荼毒楷不知所從有指揮戴禮願往勦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十三年十

一月賊至黃栢舖戴禮兵擊之死傷相半宗留[illegible][illegible]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爲宗留也賊退奔入山後擁葉希八等爲渠魁刼車盤嶺悉衆駐十三都欲田浦城都督陳榮帥兵二千往併戴禮軍至十二都賊悉衆出戰官兵大敗榮禮皆死之楷等以福建寇勢迫取道徑往福建討鄧[illegible]賊盡掠取苗伏田刼浦城焚其縣治民居過龍泉從者至數萬入據雲和山中嚴水楊希鮑村剽得二各率衆數千人歸之居數月賊謂其黨曰山中出[illegible]不便不若由未湖盡掠府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貨于[illegible][illegible]掠人于松陽官軍雖衆不能越馮公嶺而相迫矣衆從之遂掠府城守臣遣使從溫台告急于省御史命都指揮沈鱗叅議耿定僉事王晟帥兵四千以十四年三月至處州嬰城自守月餘賊縱掠益甚諸守臣復遣使詣省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　朝廷命總兵官徐恭帥兵二千馳至處州亦城守不敢出復遣使往福建告急于張楷時有制下張楷令福建賊稍平以餘黨付金濂楷還師討處寇楷未至處城中之粮餉諸將日對泣五月賊攻城急徐恭等出禦之沈鱗耿定王晟等皆敗死徐恭僅以身免[illegible]回守不敢出

七何振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泣陳其事楷分兵水陸兼進至蘭溪御史黃英林廷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府令軍中製竹笆三百五十面笆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兼程進至處州界知府陸鐘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遣人求撫賓覘之也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于平地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四達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百人持鎗者多爲竹笆所制蓋鎗入竹隙急不得出多被擒獲賊敗潰是日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兇伙

稔是乃以捷聞千户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絶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三人自言於陣前見其親屬令欲招撫俊以此三人往可得要領楷從之令齎榜入山反覆譬曉詞亦過徇楷至以老母百口與誓賊乃先令陶得二出見楷俊加賓齎令歸山中同賊首葉仁八楊希陶秉倫并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始知前黃栢舖緋衣中流矢死者即葉宗留也明日何志三等又招得賊首余海四陳川十余卞等三百餘家出降亦許令復業六月兩得　璽書諭楷相機撫勦之宜楷等奏報賊前後聽招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蹤跡上賊首陶得二等四山復起懼擁衆如故顧以書招楷入楷亦復書諭之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山掠麗水青田等處未幾復得　璽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撫處廣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擾激不聽撫者調兵勦賊楷復遣郡邑丞倅等官賫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始聽招盡焚其營寨出降餘黨聞陶得二降悉解散復業所司隨在撫諭之楷等乃班師具露布以聞楷還京會　英宗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主者議楷無功追論都督陳榮等死下楷獄論罪議上以

冦平功贖罪得放歸

論曰楷初奉命討閩冦耳處賊道梗以守臣言移師討之未爲不當但楷本非封疆之臣而值茲習坎之難至陳榮死楷不暇顧輒棄去入閩蓋幾於進退失所據矣及閩冦平還師討處入境一戰乘勝而捷至不得已而用招撫之策使發遣而不以爲賣冦屢叛而不以爲嫌指老母百口與之誓而不以爲辱國體亦少損哉雖然徼幸楷之來也使鄧冦更數月不平楷不得還師入處浙之存亡未可知也夫浙有三臺臣藩臬諸司乃惴惴以攖城固守爲幸纔

一出戰即駢首就戮不知藩垣屏翰之寄當如是乎嗚呼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哉

己巳虜變

英宗初立張太后臨朝委政楊士奇楊榮楊溥政治清明
式聞亦厭苦兵革故自宣德以來務休息生養為國朝太
平之極盛昔　成祖亟稱后賢嘗曰他日吾家事必賴焉
以后故遂不易儲云時中官王振者巧黠多智得侍上然
太后嚴明振不敢肆一日　太后召　上至張輔楊士奇
等皆侍宮人佩刀左右徒　太后議決一二事少選召振
入責之曰汝侍　皇帝多不法罪當死　上及輔等懇救
得免仍命宮人以刃加頸曰再犯不汝貸也每數日必遣
問內閣今列所議決事曰上以防欺僞故　上雖寵任振
終　太后之世無與政焉　太后崩振始專橫三楊亦老
謝事張輔不敢抗振遂頤指氣使諸公卿諸公卿望塵
下拜恐後也國事皆自振出正統十四年七月虜也先寇塞
下也先虜䫫酋也初元順帝遁沙漠地名克刺其嗣主沙
漠在　宣宗時者曰普花今所稱小王子其後也有酋二
人曰和寧王阿魯台曰順寧王脫懽皆虜宗室也先即脫

懽子阿魯台脫懽死也先併有二人部落最強號太師虜
主普花忌之與處不多相見普花亦娶也先妹以自固正
統初也先嘗遣人進馬　朝廷賞賚金帛厚久漸桀驁不
恭所司或約減賞物通事輩又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
先求結婚　事私許之　朝廷不知也答詔無許婚意也
先愧怒于是大舉入寇城堡多陷邊臣日告急遣駙馬都
尉井源等率師禦之既行王振請　上親征令張輔朱勇
等治兵命郕王監國遂以十七日　駕行時事出倉猝群
臣多未知者命下舉朝驚駭諸司連疏懇留之不允諸大
臣畏振無敢阻振與諸近侍及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
等從官軍私屬約五十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連日風雨
天色慘黯又以行迫故人無素備衆心疑沮群下籍籍名
謂行不利者未十日軍中已絕粮井源等報敗踵至諸臣
又上疏請班師振益怒俱令畧陣人心愈憤怨無不切齒
有謀欲擊殺振遮　駕返者不果振竟趣之行虜亦聞兵
待我深入　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繖壓營上雷雨大作
振亦惡之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告振不可進狀振始懼
下令班師八月十三日南至狼山虜追及遣朱勇帥三萬

騎還鑾之輿没無一人返是日　駕至土木驛日未晡土
懷来僅二十里衆議入保懷来城振輜重數百輛未至留
待之遂駐土木地無水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已逼不
敢動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持書来議和令曹鼐草勅
許之遣二人偕虜使去遂移營甫踰塹衆亂無復行伍争
奔逸勢不能止虜以勁騎蹂陣入奮長刀擊我師大呼解
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死屍蔽塞川野諸官豎宿
衛士矢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遂下馬
據地坐一虜索衣甲不與欲加害旁一虜沮之曰此非凡

人遂走白也先弟賽刊王察其言異馳白也先遣曾使中
國二人視之曰　大明皇帝也遂擁之去衆欲加害知院
伯顏帖木兒力言受中國恩厚當報中國来迎送還之也
先従其言遂奉居伯顏帖木兒營獲我輜重惟取金銀珠
王綺幣諸貨細物舉之數日不盡文武軍士脫免者裸跣
踰山谷連日饑渴始至関師死傷過半然虜衆實二萬人
耳十六日　上在虜營遣人持手書示懷来守臣言被留
狀且索金帛城閉不可入縋之上守臣遣人送至京以是
夜三更従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

私告語驚懼出朝見敗卒累創纍至訊之皆不知　上
所在是日遣使賷重寶文綺載以八騎詣虜請還　車駕
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十八日　皇太后詔百官入
議命郕王權國事於午門南面見百官[illegible]事立　皇子諱
為　皇太子詔告天下數日內外[illegible]兵部侍郎于謙等
請治王振罪　王諭百官徐處之[illegible]等執奏振傾危社稷
罪惡滔天不即典刑滅族百官死不敢退因哭聲撤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閫門衆擁謙等隨入有　令旨籍没振遣
指揮馬順往衆曰順振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鎰時太監金

英傳旨令百官退衆欲捽毆英英脫身入馬順從傍勸沮
辭色稍遽給事中王竑捽順頭衆爭毆之或齕脫順韡擁
擊躪踏立斃衆又索振黨內使毛王等二人英捽令出亦
擊殺之曳三屍陳東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少選執振姪
錦衣衛指揮王山反接跪于廷衆唾罵[illegible]百官既毆殺順
皆恂懼不自安于謙啓　王降令旨奬諭百官歸蒞事馬
順罪應死勿論衆拜謝出是日事起倉卒賴謙鎮定謙排
衆翼　王入袍袖為裂衆論壯之明日移　王座入奉天
門左受朝漸有即真之議矣陳鎰奉　令旨籍振并其黨

彭得清陳官等家振第宅數處壯麗擬宸居器服珎玩尚
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高者七八尺金銀十餘庫
馬萬餘匹皆没官磔山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蟹山弟
林等皆從　駕死于虜二十二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門
閉　上詔守將郭登曰朕與登有連何相外登傳奏曰登
奉命守城不敢擅啓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
伯劉安等出見獻袞服　上以賜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
大通漢王　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入城又曰
虜欲歸我情僞難測且嚴爲備安獻酒　上酧酒飲訖虜
令括城中官私金銀共萬餘兩來迎　駕既括與虜不應
二十三日　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訖去過貓兒莊九十
海子歷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馬
上始入也先營坐也先拜稽首侍坐設宴令妻妾出上壽
歌舞爲樂仍奉　上居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里
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　上亦如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
日獻牛也先七日獻馬出獵又以其所獲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　王即皇帝位百官勸進　王再辭讓衆請遂
太后命允之遂以九月朔景皇帝即位遥尊　上爲太上

皇帝明年爲景泰元年詔告天下時虜傳言欲送　上皇
駕還衆論洶洶多主和議于謙獨排衆議曰社稷爲重君
爲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墮虜計十月虜復擁　上皇至
大同城下守臣郭登謝曰荷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時
郭登練兵振武誓以死守大同將士感奮時出奇敗虜故
大同以孤城得全虜遂南由紫荆關入擁　上皇薄京城
京師戒嚴時徐有貞以占候倡南幸議太監金英面叱沮
之于謙力言宋以議和故竟亡國今宜以宋事爲鑑專事
討賊復讐臣民但有言和者斬謙與石亨楊洪等治兵亨
欲閉九門自守謙曰是示弱也自帥兵營德勝門外通州
壩上積粮多謙恐爲虜資得久駐奏令軍士往取作預支
月粮數其壩上積芻奏　上不及待報遣人盡燔之時
上皇駕在虜營謙令各營嚴兵勿交戰不得輕獲一矢徐
諜知　駕移漸遠乃以大將軍礮擊之虜死砲下以萬計
虜知有備又城外無所掠乃分掠畿輔諸郡邑遂北還諸
將擊之石亨大破虜于定州清風店虜慟哭遂擁　上皇
仍出紫荆關北去　謙選京營兵精銳者立十二團營令工部
晝夜除戎器令北直隸山東起倩民夫轉運盡與漕卒赴

京師備禦召募義男申嚴軍令簡易諸邊鎮將領守臣俾
葺閑隘人心大安虜聞之亦引去內侍喜寧胡種也從在
虜中往虜入皆寧為嚮導多反覆　上皇知之遣之南別
為書與大同守臣言其罪大同守臣縛寧送京師誅之時
上皇留虜中久不通問有自虜營脫回者知無恙虜遣使
至譎詐不可信亦不報使明年四月衆議遣使問安命學
士李實等往實至虜營乃引見　上皇上皇猶在伯顏帖
木兒營所居氈毳帳服食飲皆羶酪牛車一乘為移營之
具左右惟校尉袁彬暨哈銘侍實等見　上皇泣上皇亦
泣　上皇問　太后　皇上　皇后俱無恙又問二三大
臣　上皇曰曾將有衣物否實等對曰往使至皆不得見
天顏故此行但擬通問未將有也實等乃私以所有粮餌
常服獻　上皇曰此亦細故但與我畣大事虜言欲歸我
卿歸報　朝廷善畣之倘得歸願為黔首守　祖宗陵墓
足矣言已俱泣下實等因問　上居此亦思舊所享錦衣
玉食否又問何以寵王振至此致亡國　上皇曰此固朕
之不明不能燭姦然振未敗時無肯言者今日皆歸罪于
我也實等見也先暨伯顏帖木兒虜言南朝我之世讐今

天之氣數皇帝入我手不敢慢汝南朝若獲我肯留至今
日乎又言　皇上在此吾輩無所用之每遣使南朝令來
迎竟不至何也蓋　朝廷絕和議不通使命虜雖擁
上皇徒抱空質無所要又冀其來迎久駐牧南土不得北
歸其下亦厭兵思還故與實等言非妄實等及羅璧既欲
奉迎虜謂南朝但遣汝通問何可遽言奉迎汝歸白遣大
臣迎勿疑也實等遂辭歸未至京　朝廷再遣左都御史
楊善往問　上皇適遇實實告以虜情善至虜境虜遣使
迎之因問土木之役南朝將士何以不戰乃解甲自潰善
曰承平久將卒不習武備況此行原擬扈從非選銳攻戰
何得不敗善因言　今上英武戎政聿新招募武勇收攬
群策虜所恃惟馬中國今以鐵製錐橛遍豎山嶺但騎過
無不中傷者又新製礮石發可擊殺數百人又南方善弩
中人馬無不立死者今以三十萬人習弩射皆精技又以
鎗置銃火中名神鎗可洞重甲及三百步外凡此類甚多
惜無用矣虜使曰何惜善曰今南北既和何所用之虜皆
以白其酋既至見也先也先問曩南朝減馬價故善言昔
使臣少不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　朝廷皆厚賞宴

豈得爲薄也先問何故拘留其使善言或使臣所從人爲
姦盗他所過宮中國留之何用善又言減馬價以人貢不
貢者非正使乃減幣數又使臣多白䞋欺隱非　朝廷意
也先不問市釜事善言此小民市易　朝廷豈知善又歷
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令縱兵殺掠上
干天怒反覆辯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也先問　上皇
回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定難再易也先問古堯舜事如
何善言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合古堯舜事也
先欲邪柏顙賜善欲迎駕來何操善寄語賜來迎後人

謂汝以賄故歸　上皇不爲美令無所攜迎去方見汝善
書之史册後代亦稱述也先然其言曰史中好爲書也伯
顏帖木兒謂姑留使臣遣使問南朝　上皇更臨御方可
歸之也先曰曩令遣大臣來迎今既至又不與火是信也送
許歸引善見　上皇明日也先設宴餞　上皇于其營善
侍也先與妻妾以次起爲壽酒中令善坐　上皇亦曰從
太師言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美曰中國
有禮羅酒送　上皇出明日宴使臣又明日伯顏帖木兒
設宴餞　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　上皇駕行也

先伯顏帖木兒率諸酋送之至野狐嶺慟哭而別仍命數
酋率五百騎送至京師既別去行數里復有追騎至　上
皇失色既至乃虜酋昂克者獵得一獐來獻受之乃去
駕入關　朝廷遣使以晃服迎虜所遣送騎左右從至京
師入東華門送者猶揭簾視候入大内始就館公卿迎至
城外　景皇帝迎之東華門内　上皇下馬相持泣各述
遜避意遂居　上皇于南宮朝百官後以讒譖頗間隙殺
恩禮歉時不令百官朝見至鎔鐵錮其門鏁云
論曰振一宦者　英宗寵之過遂至蒙塵幾亡宗社豈不

後世明鑒哉然　英宗非遊畋逸樂故第誤耳其被留虜
所尚念軍民饑令刈秋稼入城此帝王之心孰得後國非
幸也夫宋徽欽不返而　英宗復辟雖天命有在亦事機
不同曩即令　憲宗嗣位則所重在彼勢不能絶虜欲不
爲宋高宗亦難　景帝則兄弟之義與父子殊也此于譏
輩所以立　景帝有微意哉不但以長君故耳　景帝迎
復意殊不切依遺迫于羣議耳雖然　英宗之得返則在此
也此不急迎復彼將抱空質乎何利而不歸之使求之者
急彼肯晏然已乎然則　景帝雖恩禮有失而繼統爲正

廟號今所宜議復也于謙有定國之功而以冤死悲哉

南内復辟

英宗自虜中歸尊為　太上皇居之南宮群小多間之景皇帝恩禮漸衰薄元日誕辰百官請於南宮朝見不許又以給事中吳江徐正言伐去近墻樹以防交通外人仍鎔鐵錮其門鎖　英宗嘗止息樹下見樹伐問故大駭愴然久之初　景皇帝監國時　憲宗在儲位　景帝即位遂廢　憲宗為沂王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亡何卒儲位遂虚　景帝末年寢疾久不視朝中外洶洶時于謙為

兵部尚書當國事歲丁丑正月與群臣屢疏請立東宮蓋復　憲宗云群小希富貴遂議紛起有白　太后請召立襄王世子者已得金牌未發百官再疏請立東宮有　旨俟十七日御朝然外朝皆聞疾不可起矣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等遂謀復立　英宗初以事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無能為也盍圖之徐有貞元玉即徐有貞初名理字元玉以已巳議南遷　朝廷鄙薄之後更名有貞亨等遂以二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曰太上皇帝昔出狩非以遊畋故為國事耳天下無厭棄心

今故　天子置不問乃紛紛外求耶有貞曰南宮知此意否亨軏等曰兩日前曾密達之有貞曰俟得審報乃可軏等去至十六日既暮復會有貞曰得報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覽占乾象亟下云機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聞亨軏云虜今且入寇近地柰何有貞曰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納兵入大内有辭人無疑者亨軏等然之計定倉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家族之禍歸人不歸鬼也遂與亨軏等往會曹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内兵千人

宿衛士驚愕不知所為兵既内有貞命仍鎖門曰萬一内外夾攻事去矣鎖訖取鑰投水竇中亨軏等亦惟有貞處分莫知所為時天色晦冥亨等惶惑叩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曰時至矣勿退率衆薄南宮門錮不可啓扣之不應俄聞城中隱隱開門聲有貞命衆取巨木懸之數十人舉撞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亨軏等入見　太上皇燭下獨出呼亨軏等曰爾等何為衆俯伏合辭云請　陛下登位呼兵士舉輿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之忽天色明霽星月皎然　上皇顧問有貞

等爲誰各自陳官職姓名語諄諄不置衆挽昇導入　大
内門者呵止之　英宗曰吾　太上皇也門者不敢禦衆
翌升奉天門武士以爪撃有貞　英宗叱止之時黼座尚
在殿隅衆挫推之中升座遂鳴鐘鼓啓諸門是日百官入
候　景帝視朝既入見南城聳殿上呼譟聲尚不知故有
貞等號于衆曰　太上皇復辟矣趣入賀百官震駭乃就
班賀　英宗宣諭之衆始定　景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
知爲　太上皇曰兄爲之善　英宗既復辟明日臨朝
臣曰第昨日頗食粥無恙　上逮于謙王文陳循蕭鎡商

輅等數十人下詔獄命有貞仍左副都御史兼翰林院學
士陞兵部尚書入内閣參預機務未幾封武功伯兼華蓋
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石亨封忠國公張軏封太平侯張
輗封文安侯楊善封興濟伯餘各陞賚有差有貞等嗾言
官以迎立外藩議劾王文等并誣于謙俱下詔獄所司勘
得金牌符勅見存禁中別無徵有貞石亨等言雖無顯跡
意有之法司乃以意欲二字成獄辭王文反覆辯謙不語
但云亨等意如此辯何益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曾有功
有貞曰不殺謙今日之事何名　上意乃決遂殺兵部尚

書于謙左都御史王文都督范廣太監王誠籍其家家人
皆謫戍石亨等以迎復功大援黨與陳乞謂奪門功冒濫
陞秩者四千餘人二月朔以　皇太后誥諭廢　景帝仍
爲郕王居西内越數日命郕王所立太后吴氏復爲　宣
廟賢妃廢　景帝后汪氏復爲郕王妃欽天監請革除景
泰年號　上曰吾不忍仍書之十九日郕王薨葬祭俱王
禮嬪御皆賜死以殉葬惟汪妃以李賢言免亡何出就外
東宮保護之令盡括宫中貲出以景帝易儲時妃執不從
且禮遇東宮厚也復沂王爲　皇太子械徐正至京師竄

于市以言伐南宮樹故前吏部尚書何文淵家居每自矜
景帝易儲詔語出其手至是聞訛言大懼遂自縊詔告天
下以今年爲天順元年

論曰　英宗歸不復辟者無所置　景帝也　景帝不起
儲位無人焉有舍　英宗而他求君者哉于謙迎立外藩
之説未必有之然復　英宗非其情也彼議惟　憲宗繼
統耳此亦不失爲正然于　英宗父子之閒宜思所以處
之當時諸臣請　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起當
請于　英宗　英宗臨御可也或倦勤而命　憲宗即位

已仍稱　大上皇如唐故事亦可也此名正言順無容他
議者何㕦㕦為哉于謙諸臣非知不及此盖其初主社稷
為重君為輕之說知　英宗必憾之矣謙嘗時不虞　英
宗之得返也然其心無非社稷計者盖勢不得不然　英
宗惡得而罪之謙之失在　景帝易儲而不以死爭之雖
然其功奚啻掩過已哉　英宗復辟後勵精圖治大非正
統初比而又不免石亨曹吉祥之變者無亦念其迎復功
而寵之過也但追褒王振賜族忠祠則誠不知其故已

石亨之變

石亨初為武清伯貌魁岸有威協守萬全　英宗土木之
變坐不援械繫至京也先寇京師貰亨罪令總京兵與于
謙等禦之初亨欲盡閉九門城守謙曰是示弱也謙自監
亨軍營于德勝門外處與虜戰時虜奉　英宗駕來薄城
謙禁亨等不敢發一矢謀報　乘輿稍遠乃以襄陽礮擊
之虜死礮下萬計虜知京師有備尋引去亨乃與總兵楊
洪孫鏜等分擊餘輔殘虜未退者虜方乘勝諸將莫能攖
鋒亨至定州清風店與戰大敗之虜衆慟哭自紫荊關遁
出虜退亨進封武清侯景泰間亨雖總兵然憚于謙不敢
肆丁丑正月　景帝疾久不視朝儲位虛群臣累請立太
子不許亨與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等謀復立　英宗先
是　景帝因群臣請制下俟十七日出視朝亨知　景帝
病必不能起與軏等以南城之謀叩太常卿許彬彬辭使
謀之徐有貞語在　英宗復辟事中　英宗既即位亨與有
貞等譖于謙殺之以功進封忠國公乃與太監曹吉祥等
表裏擅權援其黨與皆置要地握兵柄亨姪彪為都督鎮
大同一日帥千戸盧旺彥敬侍文華殿　上問為誰亨曰
此臣腹心人也迎復功二人居多立請擢二人錦衣指揮

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奪門功得官者至四千餘人意所
不善即排誣黜之又奏罷各處巡撫及提督軍務都御史
以其抑制諸武臣也是朝士無不出自曹石之門大臣守
正者多引去　上亦察知亨驕恣然念其功頗姑息之亨
又欲假公義服人乃薦處士吳與弼與弼應制出竟不拜官
謝病歸　上欲命岳正入內閣參與機務亨與張軏謂事
不自己竟沮之謫遠州初石亨等譖殺于謙　太后不盡
知故後知之乃為　上言迎立外藩之誣　上乃漸悟謙
寃又繼謙為兵部尚書者事敗獲罪沒入其貲甚多　上

曰于謙為兵部專且久沒無餘物某未拠歲何賂之多如
此　上怒甚亨等俛首不敢對　上嘗屏人諭大學士李
賢以亨與曹吉祥等專擅故賢對曰權不可下移惟獨斷
可以革之　上一日又與賢語及迎復奪門功賢對曰迎
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傳示後世　陛下順天應人以復
大位門何必奪　內府之門豈當奪邪且此事當時亦有
邀臣者臣辭不與　上驚問曰何故賢對曰景皇帝不起
群臣自當表請　陛下復位此為正言順無可疑者何至
奪門邪假使事先泄　景帝知之此輩固不足惜不審置

陛下于何地此輩皆藉　陛下由富貴耳豈有一毫為社
稷之心哉　上乃大悟寖踈之因亨等數入內請見遂勑
左順門閽者非宣詔勿納總兵官又與李賢議復諸路巡
撫及提督都御史亨見　上稍踈斥乃內懷怨望謀不軌
嘗往來大同顧紫荊關謂左右曰若塞此關守之據大同
京師何由得至天順三年二月亨一日朝退歸私第謂其
黨盧旺彥敬杜清等曰吾所居官亦皆爾等所欲為者衆
不知所謂皆對曰某等以公之靈得至是過望矣三公之
位何敢冀也亨曰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爾能助

吾吾官非爾官乎衆股慄莫敢對會瞽人童先手出妖書
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勸亨舉事亨乃謂其黨曰
大同士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為游擊將軍
異日以彪代李文佩鎮朔將軍印專制大同北塞紫荊關
東據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京師可不戰而困也遂
請以盧旺守衆河三月虜寇延綏　上命亨往禦之童先
又力勸舉事亨曰為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
為之未晚也童先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一失不可復
得亨不聽童先私謂所親曰此豈可與成大事者去之會

石彪事敗彪性兇暴陰狡亦善戰以亨故進封定遠侯亨
欲謀逆乃令大同人奏保彪鎮守其地　朝廷覺其詐廉
得實言官交章劾之遂逮彪下詔獄論死詞連亨　上猶
念亨功置不問罷其兵亨不悛益怨誘逆謀漸露時彗星
見日數重暈累月不散亨家人上變告亨謀反逮治之獄
未上亨死獄中籍其家沒入之其黨皆論死
論曰亨所言無不從者獨謀使石彪鎮大同　英宗乃不
許至以臺諫言遂廉得其姦詐而逆謀以著此豈非天哉
亨之反待彪之鎮大同耳　英宗豈亦知大同為利害所

閑而愼之哉雖然即反無能為也　英宗復辟後寵曹石誠為過當而政猶多自己出文武固多藉亨進者然亦豈至從亨反邪夫以一跋扈之臣西據大同東扼臨清遽欲遏天下勤王之師而使京師坐困無是理也故童先促之而亨不從彼亦自知其力有未辦耳然能折逆謀于未萌消大變于始覺以獄吏而代三軍之戰伐則　英宗之明斷豈可誣哉雖然納約自牖之功余于李賢蓋亦深有取焉

京山高岱編輯
鄭文成門人劉佖校

誅曹吉祥

內官曹吉祥在禁地久正統景泰間征麓川暨福建諸寇吉祥皆監督戎務號都督統招權納賄大作威福收召諸蕃將麾下為爪牙腹心　英宗復辟時迎　駕奪門多藉此曹力後俱以功遷秩握禁兵石亨事敗冒功者多被黜革惟吉祥[illegible]以庇不去吉祥恃復辟功益專橫弟姪皆據要地姪欽封昭武伯與石亨輩相表裏擅權賣官鬻獄黷貨無厭　上初念其功多一切優假凡有陳乞無不曲法從者後漸不能堪稍稍厭薄之嘗與大學士李賢語及賢因奏曰陛下復辟此自天命有在群下不當貪天功為己力耳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與　上駭問故賢對曰使先期謀泄　景皇帝覺推問事由群小固不足惜不審置　陛下何地　景皇帝宴駕群臣表請　陛下復辟此自名正言順又何用奪門為功奪之一字豈足垂訓後世且所奪何門也群小不過為其身富貴計耳豈實有忠　陛下之

心执　上大悟曾石亨敗　上益疎抑諸稱迎復者吉祥遂怨望懷異志令欽糾其黨謀不軌天順五年七月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奉命帥師赴陝西禦虜期初二日陛辭出師欽等遂謀以是日為亂欲乘機殺馬昂孫鏜等擁兵入大內廢　上居南宮立　皇太子為　帝事頗泄恭順侯吳瑾知其謀時夜漏下二鼓矣瑾奔詣長安門告變傳奏入是夜命執曹吉祥于內廷欽等不知也及期欽及弟鉉鏞鐸率蕃將伯顏也先等至東長安門門閉不啓欽等知事泄遂引兵詣錦衣衛指揮逯杲第適杲出斬之碎其屍杲故吉祥黨被恩遇甚厚後得任錦衣衛稍禁戢欽欽所最切齒者故先殺之時百官俟入朝多至待漏署中聞甲馬馳驟整謂征陝師出也既乃大亂百官多亡匿欽遂執大學士李賢于公署且告曰吾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今被逯杲讒毀返欲相害因擲杲頭示賢曰誠為此人激變非得已也賢曰此人信生事怨恨者多既除之可即請命欽曰為我草疏進即令人拘賢亡何又執尚書王翺賢就翺所索紙為草疏同翺自門隙入之少選欽等縱火焚長安門遂殺都御史寇深索尚書馬昂不得又欲殺李賢王翺不果賢被刃傷眛爽孫鏜領兵至圍之賢翺得脫走是日大雨鏜督兵轉戰王師漸集吳瑾馬昂等皆合大戰于東華門外瑾為欽所殺諸將奮擊斬鉉及鐸于陣又斬鏞欽敗入其家赴井死引出斬首所誅殺男女甚衆蕃將伯顏也先縋城下亡走追得斬之李賢等聞首惡既誅恐脅從者衆復疏入請下令宣諭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捷報入　上以是晚出御午門執吉祥磔于市籍其家以賞將士贈吳瑾梁國公謚忠壯贈寇深少保謚莊愍論功封孫鏜懷寧侯馬昂王翺李賢並加太子太保餘將士賞賚有差

論曰甚哉吉祥欽之愚也黨與不十數輩畜衆不滿千人而上恬下熙朝無可乘之隙欲以此際謀為逆世豈有能濟者哉王師捕誅如孤豚腐鼠耳雖然亦幸其謀之泄也假令門啓欽輩得入事倉卒起　殿陛間吉祥又為之內應雖天祚　皇明諸兇必就誅殄而於國體不大有隳損哉其得蚤獲預畜而不大聲色梟殲群逆者謂非天眷祐之不可也乃吳瑾之發姦孫鏜之討賊其功皆大可紀者

平両廣蠻

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矗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東流
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皆砱
研巖叢其最險惡地為大藤峽今易為斷藤峽蓋有孫藤
度峽硼如徒杠今斷之故名南截潯水為府江自藤峽至
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顛數百里皆歷
歷目前軍旅之聚散往來可一眄盡也諸蠻以此為險區
藤峽則以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為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
鄉為後户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
峽北巖峒以百計如僊女關九層厓極險阸者亦十數處
峽以南有牛腸大岵諸村皆緣江左寨藤峽府江之間為
力山力山之險又倍藤峽又南則為府江週遭蓋六百里
其中多宾巖陝谷懸磴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
失足則隕身數百仞下中產猺人藍胡侯盤四姓為渠魁
力山又有獞人善傳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
諸猺亦憚之其言語侏離重譯始解景泰中猺酋侯大狗
等猖亂嘯聚萬人修仁荔浦力山平樂皆廱之攻陷郡縣
出沒山谷守臣不能制率以招撫縻之時　朝廷北有虜
警未遑問也天順中益縱恣發兵捕之詎有捕得大狗者

賞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
至殘毀兩廣守臣皆待罪會　憲宗初即位銳意南討集
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由守臣失策以
招撫苟為苟安長其𣏌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
之啼不止為今之計當大發兵討之竊見浙江叅政韓雍
智勇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推
都督趙輔材畧可任乃擢雍為僉都御史督戎務輔為征
夷將軍帥兵討之右都督和勇為游擊太監盧康陳宣為
監軍户部侍郎薛遠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閫外之事
一以屬雍　制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置三司而下不用
命者輙以軍法論朕不中制也成化元年六月雍等至南
京會諸將議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之
令游擊帥江西及降胡兵由庾嶺入廣東大軍由湖廣入
廣西賊在廣東者驅之在廣西者困之如是乃可滅賊雍
曰不然賊已流劫蔓出而所至與戰是煽禍也大藤峽賊
之巢穴今以全師擣之既至彼南可以援高雷廉東可以
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
蛇動無不應衆無不克腹心既潰諸[illegible]之賊假息游魂耳

何煩于遂手舍此不齒而分兵四出則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殘毀所謂救火而噓之也未見其濟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為梗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慄九月至桂林雍按番籍與諸將議曰脩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不剪除山藤峽勢不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分五路進窮追至力山賊大敗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嵓密箐人不旋踵且瘴癘為毒不可深入其

等生長其地不能得其要領賊聞大兵至為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且耕且守可不戰自斃雍曰不然山峽遼遠紛披錯雜六百餘里安可圍也屯兵日久將士懈弛睥睨衝突豈能為防哉兵法曰寧我薄人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士氣十倍賊聞喪氣褫魄矣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總兵歐信參將孫麒高端等帥六萬八千人為右軍自象州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都指揮白全楊瑛張剛王玘等帥九萬二千人為左軍由桂平平南分八道入攻其南以參將孫震指揮陳文章等守左

及龍山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趙輔和勇督高振嶺以擣諸軍雍復令歐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厓令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聽命十二月朔諸路兵並進夾攻之連破石門道袍屋廈紫荊竹踏良胸古營牛腸夫岾等寨賊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據險立柵拒之雍令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柵而夏正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遂磨厓石紀歲月而還土人

謂自國初但能禦之令無出掠未有窮入巢穴破之者乃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分兵捕雷廉高肇諸寇先後平之雍乃上言諸徭之性悍見官府攝以流官終難靖亂有上隆州土知州岑鐸以罪在禁而事屬曖昧推鞫無因況蠻夷之族不必責以彝倫請復其職俾領藤峽開設州縣仍隸潯州又以各處巡檢俱係流官不諳民情不辨地里往來遷轉難以責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昇等效有勤勞請量授土巡檢官秩或用為流官之副彼皆感恩畜報必能保障一方又請移周冲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

寸獻俘移思隆巡檢司于碧灘東鄉龍山各宜添設又詔
別類獞人國初魯克我伍近用兵時遣千户李慶招之多
肯效順請即本地開設千户所因其故俗即以李慶為之
酋帥統之而以故酋裔為吏目亦可羈縻獷悍藉以保障
地方又經畧撫處數事奏上　上皆嘉納之即斷藤峽設
武靖州以岑鐸為知州屬潯州府以明年正月班師論功
擢雍左副都御史開府提督兩廣戎務廕一子錦衣衛千
户封趙輔武靖伯予孫世襲餘各賞賚有差兩廣遂平
論曰嶺南諸蠻有猺獞狑獞而猺類最多大抵言語侏離

服食詭殊巖壑林箐之與居狐狸豺狼之與群本不可以
中國之治治也致亂之由皆華人姦黠通山者誘之治法
在簡其約束禁其招誘不失吾信義而已彼潛安窟穴則
慎勿苛擾稍肆侵掠必早為撲滅諸蠻非有包藏不軌之
謀騁武中原之志亦豈能為大患哉惟守臣平居不能禁
戢撫定或姦人侵刻以激狼子野心之怒暨其倡亂則彌
縫姑息徒幸苟安甘言重賄不敢忤拂使驕恣狂悖之氣
日肆遂陵至今數千里之地被其荼毒然後奏調大兵禽
獮草薙雖獲成功所損多矣幸雍材畧可任　朝廷委用

亦專紀律嚴明方畧素定故能使數十年深根固蔕之寇
不旋踵而無孑遺功亦可述然舉十六萬之師暴露數千
里之外供需轉餉府庫耗竭計其斬首將二萬級豈無崑
岡玉石之慘邪雖然非雍不能辦此也其機要則在斬李
英等四人而將士用命蓋已得勝筭已　朝廷用兵可不
重將權邪乃若趙充國不用辛武賢決征之策而屯田以
困先零韓雍則不用諸將久困之謀而深入以破藤峽此
又地利夷情有同事而異形者固不可執一論也

平固原寇

固原土達滿四降虜把丹孫也　高皇帝平陝西殘元部

落把丹率衆歸附　高皇帝授平涼衛千户其屬散處開
城等縣為民號土達簡其壯者充平涼衛卒使自耕食仍
胡俗射獵寓徭役家多殷富畜羊馬以千百計然與北虜
同族類虜入寇多相誘為姦利間有因事欲北徙者滿四
以貲力雄諸族成化丁亥有通渭縣民避徭役逋匿滿四
所縣官上其事撫臣陳介又致仕都督張泰畜牧多被虜
掠或謂泰掠牲畜非虜蓋土達張把腰為之泰亦列張把
腰事於介介下其事僉事蘇燮逮問會參將劉清初至指

揮馮傑門斂諸土達賄利爲餽滿四等謀于其黨李俊俊
素黠欲從虜者遂以言激滿四等爲亂滿四姪滿璹初
襲把丹職後以功稍遷平涼衛指揮有司以介燮檄移文
平涼衛捕滿四張把腰甚急衛主者日迫璹索之璹素聽
不知滿四等與俊異謀也率家衆二十餘人往捕滿四等
滿四等知之預約結其黨侯璹至堡佯許歸罪有司紿遣
其衆散各家具食盡殺之遂劫璹號集諸土達以戊子夏
叛入石成（石城 注衆）山中去平涼若干里東西皆石山峭壁數
十仞無徑路非引繩不可登西山頂稍平可容數千人前

有小山高亦數仞山罅皆牆牆高可二三丈各留小門僅
容單騎城中無水有數石池由棧道入蓋昔人造之避亂
者不知所自始云城外亂山巉巖人至者恐不敢入滿四
等往獵射故熟知其險可據至是率衆叛入居之李俊者
又招誘諸土達方苦馮傑斂賄多應之衆至千餘人參將
劉清聞之自請虜來與戰不利報至陝西陳介與大監黄
泌總兵任壽議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諸衛兵往捕之戰
于城下兵敗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兵大潰遠近震駭賊勢
大振民失職者多往從之事聞兵部請勅陳介任壽會寧

夏總兵官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鋭參將胡愷督諸鎮兵討
之寧夏兵先至陳介任壽吳琮不候延綏兵自固原急趨
茶祥堡夜二鼓至比曉即出兵架梁行去石城十里許賊
率衆出迎請降有卒馮信者頗知兵言於介等曰賊雖誠
偽叵測然我軍夜至未休暇即行且乏水飲不可戰姑聽
彼請緩師徐議攻討吳琮叱之曰賊計款我兵至此豈可
退遂麾兵進賊遁去至城賊驅牛羊前而精兵後繼時尚
乏器械執木梃鬬官兵官兵大敗任壽吳琮退保東山陳
介欲自殺左右救免遺軍資器仗甚衆兵有被圍在山者

盡殲焉賊乃益猖獗凡土達族悉驅入城時截靜寧州道
掠奪糧運或傳其欲窺陝西八月　朝廷遣陳介任壽吳
琮劉清馮傑等械至京遣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涼州副
總兵劉玉充總兵官夏正劉清爲左右參將太監劉祥爲
監軍率京營兵五千發甘涼延綏寧夏陝西官軍五萬人
往討之復擢大理卿馬文升爲都御史巡撫陝西協勦賊
十一月朔項忠馬文升等先後至固原是夜二鼓聞營外
喊聲近營中皆驚覘之無見明旦於營外得賊所遺書求
宥罪容居石城免其徭役衆知爲緩兵計置之忠等議進

兵方畧衆懲前失利多謂石城之險不可攻忠等乃令書
書者畫其山谷形分六路進兵項忠劉玉劉祥馬文升御
史任佐姜孟倫布政使余子俊參政龐勝屯中路延綏鎮
守太監秦綱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副使鄭安屯酸棗溝
伏羌伯毛忠都督白玉御史鄧本端屯木頭溝參將夏正
參議嚴憲屯打剌赤寧夏副總兵林勝參議崔忠屯紅城
子陝西都指揮張英鞏昌府同知羅豫屯羊房堡期三日
諸路少出兵嘗賊且探地勢後乃大舉比至城外賊來迎
敵延綏兵恃勇進首失利陣亡二十餘人賊死傷亦多衆

益懼十三日復會兵往賊迎敵佯敗去欲衆入城毛忠麾
其兵進諸路兵攻城賊極力拒之毛忠攻東山路險隘忠
戰死賊中鎗砲死者亦衆斬首數百級馬文升領兵五百
欲持草束往燒柵見官兵却不果進劉玉被圍城下衆潰
玉中流矢家丁陣亡者數人項忠斬退縮千戶一人以狥
衆懼不敢退玉得免項忠以兵敗憂失色馬文升曰勝敗
兵家常事况賊死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黄河未凍賊不能
北徙無深憂可徐圖之乃以捷報言毛忠登山偶爲流矢
所斃仍語所遣使令言賊當就平以安中外時　朝廷聞

毛忠敗死又是月彗出西方衆多言西師不利兵部尚書
程信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等議恐賊北連虜奏遣朱
永率京兵四萬往益師永即張大其事請定賞格乃行事
下閣議大學士彭時知賊可平擬旨令永飭戎裝待報啓
行會忠報至　上詔兵部與時等計時曰賊四出掠信可
慮今入保山我師圍之甚固賊已困行當就擒矣京兵何
庸再出大學士商輅亦言觀忠等布置似無足憂也程信
等猶執謂不出師恐遂失關中衆多尤時輕敵　詔問忠
等當益兵否忠請命永率宣大精兵五千沿邊西得賊平

報止不来未平則西戮力攻之忠等日督兵攻圍賊堅壁
不出戰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無水芻粟亦漸乏若絕其
芻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之令官軍擒捕芻汲者多被
擒乃知城中止艱于水忠等日引兵至城下挑戰至暮引
回而令指揮孫璽領兵數百駐東山上覘賊出入大兵將
回璽先撤兵退兵回每被賊襲其後文升謂忠曰孫璽兵
撤太早也明日令璽俟太兵還行遠乃撤賊自是不敢出
襲會續調甘州衛都指揮劉晟兵三千人至十八日復會
兵攻城兵已登山山高險卒不能克又日短不盡攻兵在

山上者数千人未能退方懼賊乃恐我攻山亦自危詐請
降忠等遂許之以退山上兵賊要忠文升等詣城下與語
項忠劉玉皆单騎往賊数百人擐甲冑馳遶門外示武又
要馬文升文升帥数十騎往叱賊使斂衆入滿四等詐被
劉叅将馮指揮激變故乞宥死請降忠等言劉叅将馮指
揮等　朝廷已械赴京下獄矣爾速降　朝廷必宥爾死
又問滿璹曰爾被刼入城非反者璹乞命忠等遂納其降
撫璹歸營明日賊復設木柵請戰不言降一日夜五鼓城
内有李旗者来營外報曰今夜城中賊自相仇殺可乘機

剿之忠等議曰此固不可深信然以理度之不虛遂令諸
營會山下果聞亂步還山上亂矢下射諸營兵仰受敵矢
至面無敢避者間用大將軍礮擊城中賊死傷甚衆但不
獲首級時天寒甚士卒嗟怨忠等謀曰師老矣恐生他變
即黄河凍虜入套我師豈能久駐倘賊乘間突出與虜合
患不可言者須急攻城破之衆不敢決文升議欲縛木為
廂車渡濠攻城衆恐多傷人不果然賊見此攻具益懼漸
有出降者忠等皆給票縱之歸賊聞出降者益衆有楊虎
力者最驍悍滿四所倚任至是亦降至營心甚恐忠等諭

慰之劉玉刮刀與誓曰爾能生擒滿四或殺之来獻　朝
廷有賞格賞銀五百兩金百兩官指揮遂示之銀虎力許
誘滿四出戰擒之乃與約戰地于東山口且令計移其精
兵上山為信厚撫慰遣之明日忠等整兵至山下東山口
係延綏兵信地忠等不欲泄乃謂延綏將領曰爾暫休令
日予代爾守乃令人登高覘之見一人乘白馬出城即滿
四也既而果有精兵駐山上忠等始信虎力約既有人報
曰賊今日射矢多向上文升等曰賊多詐不可信乃伏兵
東山口而約王銳等部兵悉前戰良久殺傷相當我軍伏

發奮勇鏖戰賊大敗兵士擒滿四至軍前文升欲乘勝擣
城内忠等恐猝難拔遂以滿四歸營乃奏捷止兵且馳報
諸郡邑以安人心明日賊驍將馬驥南斗率衆出戰官兵
勦擒之賊益窮蹙又二日城中復立舊達官火敬為主忠
等乃遣偵夜探城下賊北行即捕南行勿追益欲散其黨
云劉玉欲撤兵退令賊自解散忠曰賊叛逆殺我一伯三
都指揮官兵死者數千人令縱之全逸去它日必為陝西
患乃屯兵日覘之賊度不能支一夜潰出散去忠等乃發
諸營兵分捕之擒斬數千級惟滿四姪滿能最驍捷逸去

詢知入青山洞乃用火熏之出亦就擒并獲其家屬百[illegible]
以諸營搜山又獲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悉分給軍士惟
宥楊虎力家遂令萬人盡夷石城之險毀其墻收諸軍士
骸骼起大塚瘞之立石紀平賊歲月于山惟餘賊百餘人
走據堇篳山會有報虜入河套乃留精兵三千人伺勦餘
賊忠等回固原時生擒千人惟滿四馬驥南斗火敵吾各
罪大者二百人械送京師餘八百人皆即營中斬之明年
正月堇篳山賊首毛哈喇亦被誅傳首至餘賊解散下令
各歸農業不問于石城遍北古西安州增設一千戶所改

固原千戶所為固原衛設官防守之忠等遂班師論功增
太監劉祥祿米歲二十石劉玉陞左都督項忠陞右都御
史馬文升王銳皆陞左副都御史餘各陞賞有差
論曰滿寇之亂起于邊將之不恤下云雖然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狼子野心之衆乃使之聚處邊境密邇塞下王鮪
北泳越鳥南翔能保其百年無異志哉今降胡多處畿輔
之地　國家承平彼何敢肆萬一胡馬南牧氣類感召則
滿寇之亂不但固原爾也往也先寇京師聞亦有說率其
驅蕩平定之早耳當時云俟事定處之　一令晏然何哉
五胡之釁徙轍具存江統郭欽之說愚于滿寇事重有感
也

開設鄖陽

鄖在古為麇國春秋時為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間流逋
作亂元祚終竟不能制　國初命鄧愈以大兵剿除之空
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介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又多
曠土山谷阨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採掘食天順中歲
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稟約束中巧黠者自相雄
長稍能驅役之有錦衣衛千戶楊英者以使事至河南聞

其事歸上疏請命有司賑恤之因散遣其衆願占籍者聽
疏入不報三省官又多諉非己境內遂日因循至成化元年
夏流民劉千斤倡亂以其黨石和尚為謀主劉長子苗龍
苗虎等為羽翼居南漳衆至數萬人遂僭號改元偽署置
諸將帥襄鄧漢中之境屠掠出沒民無寧居諸守臣不能
禦列其事上二年夏　朝廷以尚書白圭督戎務撫寧伯
朱永為平虜將軍帥兩京及諸路兵往討之師抵南漳永
病湖廣總兵李震帥土兵來會圭指授方畧督震等分道
進兵敗其前鋒賊退保據險立柵自固震等麾其兵進士

冒險深入乘勝攻破之遂擒劉千斤并苗龍等石和尚劉長子遁入岩險會水病饑更師兵入與震等協搗其巢六斬首九百餘級拍揮張英招降劉長子以計擒石和尚送軍門賊衆大潰追剿餘賊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其偽將校劉聰等百餘人諸郡邑悉平諸將忌張英功譖于永謂英多獲賊貲以事擒殺之遂班師劉千斤等磔于襄市論功加太子少保進永封撫寧侯封震興寧伯餘將士陞賞有差時寇雖平諸郡邑控制戍守皆未設地曠險如故未幾餘孽李鬍子復煽聚作亂流民歸之者至數萬

人勢復猖獗七年春　朝廷復遣右都御史項忠督兵討之諸將欲進兵忠曰流民逃聚山谷其始非撒為寇勢多脅從民去官府遠既陷盜中遂不能自脫耳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于是民多携老弱纍纍來歸賊勢遂不振然後縱兵擊負險不服者斬首二千餘級李鬍子遁為其黨所殺斬首出降賊衆大潰遂發兵搜捕諸山谷盡徙出之發還鄉者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人諸郡邑復平班師進忠左都御史初忠下令逐流民有司乘兵威所在驅迫盛夏道涵疫癘死者不可勝計亡何歲復

饑民遂去復至有司懲前事以逐流民為得策祭酒周洪謨憫其事為著流民說其畧謂山谷曠遠民遭水旱上不能賑恤則轉徙其間勢必不能禁不若因而撫定之使占版籍為土著可以填實襄鄧戶口又援晉置松滋縣南雍州事為徵時成化十二年流民集復如前右都御史李賓恐遂之生他變乃即洪謨所著說疏上之制曰可遂命右副都御史原傑往任其事傑至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無不親涉履宣　上德意延問諸流民所欲諸流民無不忻然願附版籍為土著民者於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三省

撫按藩臬諸臣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千餘戶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千餘戶其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許各自占曠土官為計丁力限給之令自墾為永業以供賦役置郡縣統治於是湖廣割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割鄖縣地分置鄖西縣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陽三縣陝西析商縣地為商南山陽二縣而陞商縣為商州又即湖廣鄖縣設鄖陽府以統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縣且立鄖陽行都司及鄖陽衛控制之俾民流寓土著相參錯居經畫既定乃列其事上遂薦鄧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

府諸州縣皆選隣境良能吏習知其事者為之又以地界三省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望請代己任得每制三省撫治八郡居鄖陽　上悉從之擢道宏為大理少卿代傑撫治傑還進右都御史尋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任卒八郡民聞之無不流涕為立祠焉尋改道宏撫治右僉都御史開府鄖陽遂為定制其後野王剛何淮等倡亂撫治都御史隨討平之

論曰鄖遂流民唐末嘗以之亡蜀也豈不失策之甚哉王者有分土無分民移民移粟之政戰國之君且行之堂堂一統之盛旣不能賑民使無饑矣乃欲禁使不就食于曠土豈人情哉况中原聚失業之民裹鄉怯不耕之土其于體國經野之規容民畜衆之義胥失之矣由是觀之項忠之遏定者一時之功而原傑之經略者百世之利也後人蒙已成之業不能平定安集而至有萌孽乎承平者亦深有愧于前賢云

鴻猷錄卷十二

安化之變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侃　校正

寧夏慶府宗室安化郡王寘鐇性狂誕頗自負術士嘗相寘鐇兵謂法主大貴又女巫每誑之神降輒呼寘鐇天子云寘鐇以此益萌非望緣勢微不能舉寧夏指揮周昂千戶何錦衛學諸生孫景文孟彬史連華皆以浮誕時往來寘鐇所寘鐇或中酒輒乘醉向景文輩言已當有天下正德三年七月有武弁得入貲遷秩例周昂何錦就寘鐇各貸二百餘金得遷秩為都指揮而景文等實主盟約自此寘鐇與周昂何錦等情好日密時劉瑾用事朝政日亂遠近流言瑾將不利于社稷寘鐇等遂懷異圖欲以討瑾為名舉大事正德五年二月瑾遣官往寧夏核實屯田履畝加賦使者承瑾風旨妄增田賦數又嚴為法徵積逋守臣仍計田斂貲入為瑾賂敲朴慘酷諸戍將衛卒皆憤怨寘鐇與周昂何錦等遂決計反令孫景文家具酒邀諸武弁丁廣楊泰等飲景文以言激衆怒且謂寘鐇多奇徵可輔

欲盡殺諸守臣刼衆舉事衆方怨聞景文言皆忻然從之
曰即事不就死無恨也遂歃血盟計定衆散去景文以事
報寘鐇寘鐇令人往平虜城說戍將及素所厚張欽等十
餘人皆從之各集衆待報時游擊叅將仇鉞聞虜警帥兵
出玉泉營防守四月總兵官命周昂籠取銳卒爲牙兵得
申居敬等六十人昂領之初五日寘鐇設宴邀總兵官姜
其太監李增鄧其都御史安其核田少卿周其會飲安與
周不至副總兵楊英以闌警帥兵出亦不至是日周昂集
所選申居敬等六十人于其家以使者及諸守臣督逋事
激之諭以寘鐇舉兵意刼使從亂六十人者皆聽命乃焚
香飲誓酒以俟昂遂報何錦孫景文丁廣等知時寘鐇已
宴客遣人詣周昂問計周昂何景丁廣等即佯言有警報
當出兵遂各率家丁及申居敬等皆甲閉城門截諸巷隘
乃馳至寘鐇第寘鐇亦預伏甲士堂後兵入遂即席殺總
兵太監等官分遣人殺都御史安其少卿周其于其公署
又殺都指揮等官及諸吏民縱獄囚掠居民財欲殺叅議
侯其不果囚禁之遣人掠取官私船一十七艘泊河岸寘
鐇僞出榜示居民刼鎮兵遣人招副總兵楊英游擊將軍

仇鉞令各以兵來會皆佯許之楊英欲帥衆往保王宏堡
衆潰英奔靈州仇鉞帥衆還鎮寘鐇令釋兵伏入入即奪
其軍鉞單騎歸私第寘鐇乃遣其黨四出分據諸要害檄
召靈州廣武等處兵助亂發公帑軍餉給賞將士又遣使
脅取慶府及諸宗室金帛爲犒師費各以千計靈州戍將
史鏞聞變分遣使馳報陝西暨諸路守臣鎮將初八日寘
鐇大犒將士僞署何錦爲討賊大將軍周昂爲左副將軍
丁廣爲右副將軍張欽爲先鋒將軍魏鎮楊泰等各僞署
都護總管等官令孫景文撰僞檄以討姦臣劉瑾爲名傳
布遠近其百户鍾翺衛卒羅漢等乘亂刼奪官民寘鐇皆
斬以徇十三日陝西總兵官曹雄聞變遣都指揮黃正帥
兵二千四百人駐靈州仍檄楊英督靈州兵邀取船隻防
守黃河御史周其時在延綏聞變會榆林撫鎮議遣副總
兵侯勛叅將時源帥兵五千人赴援十四日楊英會合陝
西官兵黃正等援靈州順河下又遣人渡河奪取原略舡
一十七艘并器械至靈州東岸十五日寘鐇令周昂給賞
諸將士遣張欽魏鎮齎金帛往賞廣武營將士至則廣武
戍將孫隆閉城不納曉以禍福孫隆以總兵官曹雄令盡

燔壩上所積薪芻勿令資寇十八日楊英爲書密致仇鉞
令爲内應寘鐇聞諸路兵集近地與何錦議防禦策二十
日陝西總兵官曹雄親帥兵至靈州寘鐇等大懼遣何錦
丁廣張欽楊泰等率馬步兵三千人于壩上等處分路防
守於是諸親信黨惡皆出惟周昂留居城中二十三日昧
爽寘鐇欲出城祭社稷旗纛等神使召仇鉞陪祭鉞時被
奪兵家居鉞計已不出周昂必自來詣乃託疾不出而伏
家丁陶斌來得等以俟昂果自來入門鉞即與斌等擒斬
之先是鉞得楊英書已密約所親信卒楊真等百餘人布

中外至是開門譟召楊真等徑馳寘鐇第擊殺孫景文史
連等諸首惡幷寘鐇所親信朱霞王環等十餘人又擒獲
儀賓謝廷槐韓廷璋等數人遂將寘鐇幷宮眷拘繫之檄
參議侯恭出馳報總兵官及諸將校知遣人詐傳寘鐇令
召何錦帥兵回城而令所遣人密諭錦部下鄭卿等以擒
寘鐇狀何錦方帥兵還城鄭卿等即以所部兵擊殺胡璽
魏鎮等十餘人倡言城中事定以攜衆心又徃河口將巡
河劉鉞姜永等盡殺之衆遂大潰何錦丁廣張欽楊泰王
輔等脫身走前寘鐇所遣徐欽謂平虜城百户朱洗所部

兵一百人至見城門閉詢知寘鐇被擒周昂已見殺即帥
衆還走至楊福堡無所歸仇鉞速遣人至平虜城檄戍將
使使殺朱洗于楊福堡餘衆宥令還城徐欽單騎逃至蘆
溝被虜殺之何錦丁廣走賀蘭山外欲歸虜遇游兵百户
馬總等擒獲械送軍門楊泰王輔等中流矢死張欽復走
陳後堡亦被獲二十五日副總兵楊英總兵官曹雄各先
後至寧夏會合仇鉞于寘鐇府第搜獲都御史總兵太監
等官勅印關防符驗具存又獲寘鐇所造旗牌兵書等物
及舊有册印儀仗收貯公帑其貲財爲亂兵所掠先是守

臣以事聞　朝廷遣太監張永會都御史楊一清討之五
月永等始至時城中客已撫定永乃會楊一清檄陝西諸
路守臣紀驗功次械繫寘鐇及宮眷幷首惡何錦等至京
師其黨惡程保等皆斬于市諸撫臣鎮將被殺者奏請署
置遂班師永還一清留總制三邊論功封仇鉞咸寧伯張
永等各陞賞有差寘鐇至京賜死何錦等磔于市
論曰寘鐇狂豎子耳何錦等二三亡賴其敢于稱亂者有
所悔而動也彼見寧夏之民怨入骸骨可必其從亂而無
疑者然則禍亂之興無他民易與爲亂故耳古帝王所以

不徒恃紀綱法度之嚴而拳拳于民心之固結者良有以
哉嗚呼逆瑾柄用于中而寘鐇稱兵于外事若不相蒙而
其機實相為道者雖桴鼓影響不若是速也乃寧夏西北
重鎮其控戎虜備倉卒所宜戒衣袽于朝夕者至數人倡
亂而上下錯愕將士皆靡然從風此其元戎之號令撫臣
之節制可知已卒之身死人手豈為不幸哉仇鉞不動聲
色而能立奇功于虎吻亦偉丈夫也非謀勇過人能若是
乎雖然寘鐇腹心爪距盡遣之出而獨留一周昂又復不
備其輕脫寡謀蓋天奪其魄矣不然鉞豈能以匹夫而成

功哉

劉瑾之變

劉瑾陝西西安人幼以閹被選入宫　武宗在青宫時瑾
得近幸正德初瑾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魏彬羅祥丘聚
張興等俱以青宫舊閹用事與　上同臥起得與謀議中
外目為八黨瑾尤巧黠頗涉獵文義諳世故而性剛狠每
為　上言弘治間事權皆歸內閣司禮監　朝廷徒擁虛
名又言天下鎮守內臣皆司禮監舉用多受賄如悉更置
令代者各入萬金為貢不猶愈于賂司禮監乎　上信之

悉更置如瑾言諸中貴遂皆以賄得出鎮肆意誅求無所
忌憚又奏置皇莊七所于畿內後漸至三百餘處畿內民
不勝其擾　上寖不任用內閣旨多內批出輔臣劉健謝
遷李東陽自劾乞罷　上留之瑾與諸閹熏　上以鷹犬
遊獵時市易擊毬角觝為樂往往輟不朝視事臺諫交章論
之不報戶部尚書韓文憂甚語及輒泣下十月以郎中李
夢陽言率臺省諸大臣上疏請誅瑾等而屬疏草夢陽詞
甚懇事下閣議　上諭輔臣令曲宥之劉健等持不下再
疏請如臺省議　上不允時瑾輩業已窘甚求留都安置

不可得於是健等各上疏乞放歸田里明日　上令太監
李榮手諸臺省疏召文等文與諸大臣入諸大臣皆惴恐
或答文文使人探閣議健曰事將濟第持勿輕下既至左
順門榮傳　上諭曰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意第
奴儕事　上久不忍即寘之法幸少寬之俟　上自處耳
衆懼莫敢出一言李榮面文曰疏自公公云何文言群小
蠱惑亂政狀語雖正而氣不勁又鮮中肯棨榮哂曰疏備
矣　上不過欲少寬之於是衆閧然退榮入　上見衆不
力持議意遂安瑾等即環　上跪泣訴曰非　上自主奴

韋疄飼大矣諳司禮監太監王岳頗剛正深惡瑾等所為
初與大監范亨徐智力贊 上從文等言於是瑾訴曰外
廷所以敢譁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且言岳等交通外
臣狀 上遂收岳等下掖庭獄立命瑾入掌司禮監事兼
提督京營明日制下允劉健謝遷致仕獨留李東陽輔政
蓋前閣議時健持甚力至推案哭遷亦助之獨東陽嘿不
言遂得留未幾殺王岳范亨徐智赴留都仍遣人中道縊
殺之十一月欽天監官楊源以天文諫 上勿輕出遊獵
瑾矯詔杖之留都臺諫上疏交劾諸閹瑾矯詔逮繫錦衣獄

瑾憾韓文日伺其過不得會內帑有偽金瑾請事由戶部
矯詔罷文官仍遣邏卒伺手逮文乘一驢宿野店去 上
悉以諸司章奏付瑾處分尚由內閣調旨後漸于私第
批發臺省諸文武白事俱候其門填溢衢路自臺諫三郎
下皆長跪瑾有所建白則由內閣議李東陽極其褒美有
剛明正直為國除弊之語云二年正月下郎中李夢陽獄
尋宥之以韓文屬疏草也尚寶卿崔璿按察副使姚祥主
事張偉以公事將眷屬出京馳驛役民夫舁肩輿瑾俱奏
捕下獄枷于市謫戍邊閏正月瑾矯詔廷杖逮至留都臺

諫官二十餘人皆罷之尚書林瀚主事王守仁論救瑾罷
瀚官罰米三百杖守仁謫丞遠驛二月詹事楊廷和學士
劉忠以經筵不合瑾斥之得遷留都侍郎忠謂廷和行須
別瑾否廷和曰不[illegible]然之廷和乃密以錦綺辭瑾瑾遂
厚廷和尋遷尚書廷和仍求入內閣許諛以二千金未幾
如其言瑾令諸中貴鎮守各省者得預刑名獄訟于是民
間細事無不以賄者南直隸巡撫都御史艾璞以勛戚家
勢奪民田判歸民瑾納勛戚賂逮璞下錦衣獄搒幾死徙
其家海南又連逐禮部尚書李傑張昇去夏瑾矯詔以誅

遷劉大夏韓文林瀚張敷華為朋黨榜示天下欽天監楊
源復以天文諫語侵瑾瑾召詈之曰爾何官亦欲為忠臣
乎杖之謫戍甘肅卒于道其妻斬蘆荻瘞之都御史雍泰
與瑾同鄉時家居瑾以尚書許進薦起用之尋遷南京尚書
時鄉佐遷無不賂諛瑾泰兩遷皆不諛瑾罷之仍罰米千
石易千束輸之邊又以馬文升劉大夏潘鐸嘗舉泰皆罰
米有差瑾矯詔罷天下巡撫都御史又逮諸邊鎮巡撫都
御史并督餉郎中下獄考核芻粮稽論罪多沒商人貲
由是商賈困獘邊儲漸乏瑾又善矯飾傳會名教[illegible]其

同列谷大用用鎮守太監言奏請于臨清開　皇店瑾擁
其獻計者罪之馬永成以私故欲陞錦衣衛百戶邵琪瑾
持不可丘聚主東廠頗恣肆偶忤瑾瑾發其事謫留都王
旁建新第于大内謗　上居之因奏令賈人居積代諸計
吏輸物内帑多獲羨余利瑾聞怒曰豈有　天子而攬納
税粮者手罪其人事得寢其善矯誣如此二年正月天下
諸司官入覲瑾每省索二萬金皆從富民貸入之吏部尚
書許進雖不與瑾抗不媚瑾事頗欲自持兵部尚書劉宇
緣瑾所私保國公僕廝朱𪾢得結驩遂罷進以宇代之時

焦芳以媚瑾入内閣張彩以媚瑾超遷侍郎瑾聞總督都
御史楊一清築邊惡其太費逮至京以大學士王鏊言釋
之又以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稽考粮餉不詳都御史劉
孟赴任𠡠鍰俱枷示長安門暑雨晝夜不輟自是縉紳益
重足而立夏六月朝罷得匿名書于班中指言瑾亂政事
上見之瑾按班次請執五品以下朝官三百人跪午門外
至晡時不遣時盛暑暴烈日中仆地死者十餘人薄暮俱
下錦衣獄事竟無驗尋以李東陽言得釋瑾矯詔逮前尚
書韓文劉大夏下錦衣獄文罰米二千石得免大夏謫戍

肅州文以前上疏論劾故大夏以前節減諸貴近侍皆不
悅又焦芳劉宇共譖于瑾謂籍大夏家可得數萬金瑾遂
以戶部文籍事逮文以上爾岑濬獄辭故逮大夏大夏出
都城觀者如市民間爲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携榼食走送
至焚香客禱願其生還大學士王鏊都御史張泰皆以忤
瑾罷學士張芮修撰何塘見瑾不屈爲禮謫郡倅去初諸
邊鎮屯田大壑又鹽商中納芻粟多邊餉稍足後屯田廢
戶部令商人入貲司農不輸粟塞下故每歲出内帑金濟
之謂之年例瑾謂國初無其事一切罷之且治各巡撫諸

臣罪不令鹽商輸塞下粟諸邊鎮益困五年春瑾忌太監
張永不甚下己伺間譖于　上謫永留都奏既可即逐永
出就道榜諸禁門勿令永復入永知徑趨詣　上前訴已
無罪爲瑾所構陷　上召瑾至詰之語不合永即于　上
前拳毆瑾谷大用等解之永得不行陝西安化王寘鐇謀
反舉兵傳僞檄數瑾罪以誅瑾爲名命張永及楊一清徃
討之至則寘鐇已就擒楊一清遂與永謀共誅瑾時一清
留總制三邊八月永還獻俘乃與素所厚内侍張雄張忠
定計乘間奏瑾專横不法今激中變　夏見寘鐇僞檄數其罪

不自安欲誅不軌反形已具因列其大罪十七事　上意
未決永曰少緩奴輩皆虀粉矣　陛下將安歸乎　上可
其奏是夜命內侍召瑾永等請　上至瑾宅近地觀變時
漏下三鼓瑾方熟寢內侍入瑾問　上安在對曰在豹房
瑾披衣起謂家人曰事可疑出門外內侍數人就執瑾付
掖庭獄質明執付錦衣詔獄拷問得反狀磔于市三日被
害者爭啖其肉盡籍瑾家屬幷其黨誅之沒入其貲凡得
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
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
金銀湯罏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櫃穿宮牌五百
袞龍袍四金龍盔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玉帶四千一百
六十束他物稱是太學士焦芳劉宇曹元等皆有罪除名
吏部尚書張綵下獄死瑾黨皆先後斥去前以忤瑾得罪
者悉滌洗復其官凡瑾所更張事改如初

論曰瑾一閹豎耳其流毒縉紳貽禍宗社古今所罕見者
此其故何哉蓋瑾青宮舊閹　武宗素所信狎瑾所以蠱
惑其視聽而揣知其意嚮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吾因是
而有感于儲君之近侍不可不慎其選也古人師保之訓
如太公周召之於成王尚矣後世乃禮節繁多尊卑濶絕
雖有宮僚之設而接見不移時進講不數語啟沃雖良亦
將如之何哉其退而與居者不過數閹耳朱墨易染鮑蘭
殊臭安得不與之俱化乎嘗見　孝宗在東宮時有老閹
覃吉者口授　孝宗學庸論語書每閒說臺省政務及民
間疾苦且拳拳于前代宦官專權誤國之弊　孝宗時或
從他閹誦佛經見吉至即匿之易孝經展誦其見敬憚如
此後　孝宗嗣統身致太平雖其聖德天縱而吉青宮輔
德之功不可誣也使　武宗在儲位時有近侍如吉者數
輩則亦豈至是哉

平江西寇

正德六年江西諸郡縣盜賊蜂起贛州南安有華林寨碼
磂寨賊其後撫州有東鄉賊饒州有姚源峒賊其始行刼
村落官府捕之急遂亡匿山谷間招集亡賴貧民多歸之
各據險立寨一時並熾聲勢相倚其渠魁姓名不甚著時
公移傳報惟以其地賊呼之官兵討之不能定屢招撫不
從贛州賊執參政趙士賢以贖之出華林寨賊攻破瑞
州府江西大震守臣列其事上命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戎

務金時居喪詔奪情起以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大發兵討之金檄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進討華林寨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往與賊戰時有斬獲至是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擂石下兵敗憲被執死之其子幹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死賊勢大猖獗事聞朝廷贈憲官謚節愍仍旌其子孝烈時官兵討他賊俱無功金又檄大同諸邊兵討賊雖時小勝竟不能㓕其巢穴乃檄廣西田州等府狼兵協諸路官兵勦之狼兵性猛悍其土酋岑猛等多驕橫無節制金欲藉其死力稍姑息之兵出不嚴禁又不下令先徙避居民狼兵肆屠掠所殺傷良民甚衆江西多朝士或聞其家族被兵害乃洶洶倡議謂金不能平賊遂多殺無辜又謂狼兵調集多且驕橫恐有他變乃命給事中黎奭往紀功即勘金功罪實審使散處狼兵也金乃厚犒賞諸土酋稍嚴約束用之仍降榜示招撫脅從且勦且撫諸賊黨來降者號新民仍用為嚮導與漢土兵協力分勦之是時華林賊殺憲勢甚熾金檄按察使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勛督兵勦之承勛時招有降賊黃奇實麾下知書可用承勛任用之人有謂承勛當防不測者承勛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承勛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日承勛召土酋岑猛以言激之曰破寨在今夕君能効力功與賞皆君有也猛問計承勛令猛選精兵五百人從夜與俱至山下猛尚不知所往承勛始告之故令黃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見復縱之去令為內應承勛乃與猛帥五百人夜銜枚登山歷重崄上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群賊方鼾睡直夜者擊三更奇發栅帥衆入五百人奮刀斫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自據險後官兵無一人敢近壘者至是倉卒不知所為求甲仗皆不得遂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出壘乘夜逃匿山谷賊殲盡天猶未明俟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餘皆奔潰四出華林賊遂平於是移兵擊碼碯寨東鄉賊皆平之時諸賊降為新民者官給衣食又下令禁民勿得報私仇新民頗效力故多藉之破賊云諸賊畧平定惟姚源洞賊尚猖獗參政吳廷舉往撫之為賊所執劫以威廷舉不為動日賦詩自怡亦反復譬曉之賊不敢加害廷舉因察識賊左右有謀勇者陰得其情賄誘之或執其黨來降廷舉亦獲免然賊負固不聽撫陳金等

移大兵進討之賊見諸寨平又憚狼兵勇悍遂乞降王秩許之納款者相屬也或謂最賊衆故納降以携其黨今華林碼磁東鄉賊皆平矣此賊勢孤援絶縱不降將安之況賊反覆無信延爲他日患不若乘勝撲滅之遂盡殺來降者賊乃大亂棄寨潰圍出竄饒信入徽衢諸郡縣大肆殺掠賊據險阸官兵猝難近既棄險奔軼無所據金等督兵追襲浙東兵夾擊之其黨遂散所在被擒戮餘衆多降官府以脅從宥不治陳金乃奏於東鄉立縣隷撫州姚源峒立萬年縣隷饒州又於華林碼磁等處夷其寨壘移廵檢司控制之散遣狼兵歸廣西厚加犒賚仍分道先後行以防他變遂班師金始以言官論革官保秩至是事平以功大過小仍復舊官

論曰江西之盜始終以招撫爲害云王守仁有言招撫之說可偶行于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倖服隨叛之黨斯言得之矣江西群盜其始以姦宄亡賴據險倡亂此平世稱兵首惡不宥也而守臣姑息苟且以招安縻之遂使益無所忌遠近效尤蜂屯蟻聚不可撲滅固已失之于其始矣及其猖獗之後屢討不克則脅從罔治古有明訓招撫之説誠有不得不用者然猶當論情罪之輕重別首從之科條庶恩威並行也乃果于殺降者則醜類不遺急于招納者則渠魁是縱甚至曲庇新民禁民不得報復遂至殺人之父而子不得以攄其忿殺人之兄而弟不得以雪其恥屠城陷郡之徒皆得以安享其富貴則後來者亦何憚而不爲盜乎此所以諸寇雖平不旋踵而有横水左溪浰頭之賊也茲非招安之說又貽禍於其終乎然守臣之所以樂于招撫者非皆玩寇而負國者也以兵食則不

足以法制則太繁用兵不免有勝敗之虞而論劾一及遂有僨事之誅招撫可以苟目前之安而境土稍寧遂無遷轉之滞則有司又何苦而不用招撫之策乎故用將之畧當察其心而姑畧其迹久其任而徐考其成撫勦聽其所宜而功罪要于事定則庶乎國家有任事之臣而天下無難平之盜也

平河北寇

正德初劉瑾用事賄賂公行百官非賕入不得遷且禍及故貪墨風熾有司尤甚連歲值水旱殣併徵數年積逋急

使者旁午出敲朴慘酷百姓無不嗟怨思亂霸州文安縣
民兄弟劉六劉七及齊彥名俱任俠善騎射衫挾弓矢道
中劫行旅號河北響馬賊時中貴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
文安人方偉用事劉六等以鄉曲故時往來諸中貴所從
其家人入禁內縱觀遂有輕　朝廷之亡何行劫事頗洩
露都御史甯杲捕之劉六等遂聚衆拒捕其黨有楊虎劉
惠邢老虎等皆俠徒相結納為盜會杲罷去正德六年秋
七月兵部檄有司逐捕擒齊彥名繫安肅獄劉七等帥衆
劫之去遂反諸窮民響應之旬日有衆數千人屢敗官兵

鴻猷錄卷十二　十八

橫不可制流劫山東還入畿內京師戒嚴以右副都御史
馬中錫督戎務惠安伯張偉總兵討之賊還攻文安有趙
燧者文安羅棗諸生也勇力任俠自負以其家屬被賊辱
鐩不勝忿手刺殺二賊為劉七所獲遂從賊以通文義故
遂得列為渠魁時承平久戎政廢弛京營兵出討賊皆市
井惰游素未嘗矢石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事招撫
之張偉亦紈袴子不知兵中錫乃榜示各屬賊不殺掠有
司勿擅捕仍給飲食賊降待以不死劉六等遂不殺掠至
德州劉六來謁中錫惟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不可曰今

政在內臣馬公豈能踐其言潛使人入京採　朝廷無招
撫意又輦金帛饋諸中貴求赦不得遂不聽撫仍大肆劫
掠至故城賊戒衆勿焚掠馬都御史家由是中外謗騰謂
中錫欲庇其家故縱賊遂逮係中錫及偉下獄論死中錫
竟死獄中偉貸死奪爵時賊已數萬人衆議勿迫京師須
先得河北河南後至南京南京大位具存可就彼封拜乃
分其衆為二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為一黨推劉六為主楊
虎劉惠趙鐩等為一黨推楊虎為主劉六等攻破青縣往
山東復令劉七還兵攻破棗強縣知縣段豸死之又攻景

鴻猷錄卷十二　十九

州獻縣阜城略青縣靜海滄州焚劫漕舟若干楊虎等攻
破興濟縣亦攻滄州劫糧運至南皮執東光知縣顧其暑
南宮棗強等縣九月至景州總兵官馮安帥兵擊之殺賊
千餘楊虎等奔小灘都指揮田某帥兵擊之官兵敗死者
七千餘人指揮趙文被執尋釋之虎等亦往山東蒙山等
處副總兵李瑾帥兵擊之敗績虎等遂略濟南東昌兗州
登州萊州等府東平高唐濟寧沂豐等州青城樂陵茌平
等縣　朝廷見馬中錫等無功諸中貴謂此事非書生所
能辦乃命太監谷大用總督兵部侍郎陸完提督駐臨清

居中拴禦檄宣府游擊許泰郤永大同副總兵張俊游擊江彬帥邊兵入討之遂巡撫真定都御史蕭翀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俱下獄除名去以不能禦賊故也又著為令州縣官失陷城守者如邊將失機罪論死時劉六楊虎二寇皆往來山東聲勢相倚垂成合兵攻郟郟縣已復分為二楊虎略得崔氏為妻妻亦驍健時領賊衆劫掠後虎死有楊寡婦軍是已時山東郡縣多為賊所破惟不敢近樂陵樂陵令許逵築城浚池令城內外民皆環其室築土墻高過其簷家開圭竇僅可一二人出入令壯夫執刃候竇內號令嚴明亡何賊至舉火火無所施入圭竇被守者擒斬之旗舉伏發賊殲焉事聞擢逵山東兵備僉事賊劉六合崔氏以千騎犯利津逵禦之斬首四十餘級追至德平復大破之逵河南人後為江西副使死宸濠之難云齊彥名分兵南畧至裴子岩會游擊許泰兵至擊之殺賊八九百人追至大名府又斬獲二千餘人楊虎等破靈山衛日照等縣攻徐州城未破十一月至宿遷高郵衛兵禦之敗績死者三百餘人楊虎乘小舟渡河官兵擊之舟覆虎溺死衆推劉惠為主趙鐩副之遂執高郵衛指揮陳朋至靈璧縣

令陳伯安帥兵禦之兵敗亦被執伯安不屈劉惠欲加害趙鐩勸令釋之遂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等縣執虞城知縣其尋釋之破歸德州至亳州指揮石其帥衆及僧兵三百禦之敗績僧兵死者七十餘人至鹿邑縣蔡縣致仕知府某及邑庠諸生數人饋金幣馬匹求免攻城劉惠許之時劉六劉七等往來山東北直隸為河北害劉惠趙鐩寇略河南劉六等為官兵所敗勢稍微衆五六萬人劉惠趙鐩至河南勢益猖獗有陳翰者用事稱主事偽署官職劉惠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鐩為副元帥翰為元帥府長史諸賊首分二十八營以上應列宿數通計諸營賊衆至一十三萬有奇於是河南賊為獨盛僉事孫碁遣人賫黃榜招之賊具乞恩疏從 朝廷以誅姦臣為言遂攻陷裕州同知郁采死之并殺御史任某都指揮詹某又破上蔡知縣霍恩死之事聞并前棗強知縣段豸等俱有卹典得贈謚賜廕焉乃命副都御史彭澤總制延綏寧夏兵專討河南賊陸完等專經畧河北七年正月劉惠趙鐩聞南陽有備去攻唐縣知縣其帥衆禦之晝夜登城拒戰賊攻城二十八日不克乃引去劉惠趙鐩見賊聚衆乃入遣賊徒于

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等處刼掠二月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在山東滕縣爲總兵劉暉等所破殺千餘人敗奔登州海套官兵圍之劉六等潰圍奔古縣鎮官兵又追敗之賊衆大潰止餘數百人仍奔北直隸香河寶坻諸處劉惠趙鐩陷泌陽前太學士焦芳走免賊盡發其先世塚墓取芳衣冠被庭樹劍斫之曰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先是攻鈞州不克欲屠城以尚書馬文升家故去之至固始潁州等處時賊衆多散遣南畧會都御史彭澤及河南鄖陽都御史總兵官等督延綏寧夏兵至并湖廣土兵擊賊屢敗

之斬獲賊衆及渡河溺死者五千餘人賊黨沿途逃散者甚衆遂大敗被追急奔光山六安諸處又攻破舒城縣復還商城僉事郭詔督兵追至羅田油河擒獲三百餘人圍困焚死二百餘人又天雨山水驟溢溺死者一千餘人時賊徒陳翰見勢敗赴總兵仇鉞投降王本等三百餘人奔湖廣界遇參議白金李源擒斬百餘人餘皆逃散入諸山谷又賊三百餘人由信陽刼掠往桐柏知縣李聚敗之擒斬數十人奔泌陽知縣劉樸敗之擒斬數十人奔固始光州商城光山俱被官兵擒斬畧盡餘衆散入湖廣河南界

山中河南僉事王玹追襲賊屬劉覺勝趙鎬等擒之劉惠趙鐩帥餘賊萬人至應山縣僉事郭詔等帥兵追及于二郎畈擊敗之斬首百餘級墜崖溺水死者一千餘人衆潰散劉惠不知所終趙鐩與邢本道等餘賊至應山東化山下趙鐩削髮鬚假僧人真安度牒爲僧邢本道及餘賊四散奔軼趙鐩遊食至江夏爲軍人趙成所獲時正德七年夏四月也劉六劉七等先自登州古縣鎮之敗復奔北直隸香河寶坻王田等處招集餘黨稍衆至武清縣參將王杲帥兵擊之兵敗杲陣亡伏羌伯毛銳帥京營兵與戰于

真定之境銳大敗軍資喪亡畧盡遇宣府遊擊許泰兵救之銳以身免失所佩印徵還京以與谷大用同事僅罷歸第時劉六劉七齊彥名屢敗復集賊徒不過千人其擄掠脅從者衆仍號數萬官兵與戰則驅所脅良民當之楊一清欲重賞格制許斬賊三級陞一官故官兵率多殺良民冒功賊過兵過平民亦殺之大同遊擊江彬殺冀州民一家二十三人民訴之陸完等悲挫軍士心不爲理故屢報捷斬首級至萬餘陸完谷大用等至十數降勅獎諭犒師費太倉金二百萬而賊猶不減云閏五月劉六等屢爲邏

兵所敗由南直隷走黃州至團風鎮為湖廣土兵所扼劉六并其子劉仲淮被追急赴水死劉七與齊彥名等奪舟入江亦南通州復至燕湖下鎮江南京都御史陳其帥操江兵與戰敗績官兵溺水死者甚衆然賊衆亦潰散劉七等欲自通泰趍淮安復還山東為楊州兵所扼復自通州泝流至九江七月復下南京賊敗亡餘衆往來江上官兵莫能禦七月劉七與齊彥名等帥餘賊復舟駐狼山大風作舟壞劉七等上山被官兵圍剿劉七中流矢復登舟舟覆溺水死齊彥名等為亂兵所殺賊衆皆盡趙鐩械繫赴京師中道詔磔誅之九月論平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天寬為高平伯太監陸誾弟陸永為鎮平伯咸寧伯仇鉞進封咸寧侯並賜券世襲陸完已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召總臺務廕一子錦衣衛百戶餘各陞賞有差諸中貴勳戚子弟以奏名從軍得冒功授錦衣官秩者千餘人內帑儲積亦耗竭或傳數年後有人見劉七于山西塞下實未死狼山云

論曰國家二百年盜賊倡亂未有甚于此寇者侵薄兩畿蹂躪數省雖漢黃巾何加焉其卒盪定者 祖宗之慶澤

天命之眷佑耳當時諸臣所以控制之略未見有持必勝而得萬全者始焉馬中錫張偉固以失策玩寇而繼之陸完谷大用毛銳等視中錫輩何彼此邪成敗遲速幸不幸耳及中錫等下獄論死而寬等封拜崇顯是惡足為賞罰邪要之摧敗賊鋒者諸邊卒之功而勦捕盪平者各守臣之力其馳騖中原身當其難則彭澤之勞勣似不可誣而皆賞格所後也雖然羣賊無豪傑遠畧耳使二寇據形勝按紀律相為犄角豈完等之所能制哉乃若去鈞州城不屠而入泌陽掘焦芳先墓則公論在盜賊亦有之孰謂其其無良心也

鴻猷錄卷十三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鄭[illegible]茂門人劉[illegible] 校正

勦平蜀盜

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皆四川保寧人廷瑞行山中得古棄印亡何又得一劍自謂有天瑞時保寧劉烈反僭稱王廷瑞等遂以所得印劍煽惑民正德四年冬聚衆反劉烈衆侵掠陝西官兵討敗之烈不知所終而廷瑞等漸猖獗逆僭稱順天刮地掃地等王官兵討之不克衆至數萬人侵湖廣鄖陽等處五年正月命尚書洪鍾總制軍務督四川陝西湖廣兵討之藍廷瑞等攻破通江縣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督漢土官兵擊敗之又敗之于門枕城峽又會湖廣兵敗之于鎮坪芥垻擒廖惠斬之藍廷瑞合鄢本恕兵奔陝西越漢中至大巴山俊遣兵追及大破之賊棄輜重走會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進止每牽制不速進討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洪鍾乃會林俊檄參政曹祥參議錢朝鳳副使公勉仁僉事李越等督四川兵會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檄副使來球副總兵閻綱等督陝西兵檄湖廣參議方璘都指揮李玉樊烨督漢土兵又檄河南都指揮徐節鮑威帥所部兵分路進勦鍾與俊親監督之以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湖廣兵先追及于陝西石泉縣射斗壩賊見官兵追急不暇擄掠求招撫時官兵追者未盡至乃計款之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賊令其黨十數人隨各將校詣軍門陳告五月初八日鍾等各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令出降仍檄諸路兵進兼防守諸關隘賊雖許聽撫意在緩師欲延至秋熟得易食實無降意違所約期廿餘日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本恕俱不出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為質鍾等俱許之鄢本恕來見田營藍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于松樹[illegible][illegible]擄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巡邏甚密[illegible][illegible]閒乃止賊衆見勢窘漸潰散去十五日廷瑞以所擄女子詐為己女嫁領兵土舍彭世麟為妻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諸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于十六日帥諸賊首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營赴宴伏兵盡擒

之賊衆聞變遂大潰四山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
追勦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甚衆未盡
者許自投首撫之惟從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洪鍾加太
子太保林俊陞右都御史藍章陞右副都御史大監韋興
加祿米十二石俱錫金幣餘將士各陞秩賞賚有差是年
正月江津縣賊曹甫亦聚衆作亂攻圍縣治殺僉事吳景
僭號稱王都御史林俊自調兵擊敗之誅甫甫黨方四任
鬍子擁餘衆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俊與總制洪鍾等
會勦藍鄢等寇不暇進襲數月之間方四等復猖獗有衆

數萬方四偽稱總兵任鬍子偽稱御史餘賊首二十餘人
偽稱評事等名六月貴州兵敗之于思南播州兵敗之于
三跳諸處先後擒斬三千餘人賊由貴州復入四川欲至
江津復佚八月賊攻南川馬頸崔子岡等關官兵禦之又
攻東鄉永淩漕諸處儸回兵禦之前後頗有斬獲百户柳
芳等陣亡官兵敗賊遂越關入南川綦江境聲言欲取江
津重慶瀘州叙州以寇成都遠近震駭林俊會洪鍾及巡
撫松潘都御史高崇熙檄各屬漢土兵至俊駐江津崇熙
駐瀘州太監韋興駐成都御史王綸駐重慶檄副使何珊

都指揮鄒慶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恕帥兵由
江津進夾攻之叅政卲賛知府劉思賢督餉九月十四日
賊攻江津會石砫兵至并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
其四營十八日賊以八千人舁攻具復攻江津俊遣李鉞
曹恕督酉陽播州石砫等兵分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
觀山斬首五百餘級俘獲二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望
見兵少還擊官兵副使李鉞被賊追窘賴吏何士昂射退
獲免賊勢猶銳酉陽等土兵奮擊之斬獲二百餘人賊敗
乃據高下石兵不敢近賊復擁衆衝中堅鉞窘復賴吏何

定何士昂救免俊等見賊銳甚下令收兵暫休羽檄徵各
屬兵仍遣生擒賊周大富入營招撫之十三日方四令其
黨李廷茂出告撫俊等許之與約日投見許以不死賊竟
不至高崇熙訪知賊首皆仁壽人遣使詣仁壽取各賊家
屬入營招之方四等殺其族屬不聽撫遣人來言任其自
散去乃從二十一日李鉞督諸將校分兵為六哨由大埡
小埡月埡各關並進直衝高梁賊不能禦六面皆令破其
中堅斬賊首任鬍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
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俘獲幼男婦女三千四百餘人

餘衆墜跌崖壑塡塞笱溪等河三四里許奪獲驢騾馬四千五百有奇賊遁走士兵乘勝追勦又殺二百餘人賊見兵少還兵衝殺千戶田宣冉廷賛等官兵敗所擒方四妻妾并騾馬復被奪去賊首方四并餘賊二千餘人俱遁入思南境内且言聚衆候明年復来共約前後斬獲并墜崖溺水傷死共七八千人俘獲男婦亦可二千餘捷聞林俊等賞各有差時俊因與洪鍾議不合又以不容中貴子弟從軍冒功故權倖多忌之自知不為時所容敗賊後以疾乞休　上允之臺諫屢疏留之不報蜀人號泣追送俊去

方四餘黨復熾又賊麻六兒喩思俸駱松祥范藻等先後倡亂内江崇慶之境騷然踰年洪鍾等不能定四川巡按御史王綸劾鍾玩寇殃民罷之以右都御史彭澤代鍾總制討賊澤威令嚴明賞罰公信諸賊雖蜂起然視藍鄢方任四大寇差弱易制澤先平麻六兒及喩思俸等平内江崇慶之寇至正德九年春蜀盗始平

論曰始討蜀盗林俊功居多而卒平定之者彭澤也當時獨任俊使總制蜀當久平矣洪鍾雖無他然不能讓功成美與俊議多齟齬時鍾總戎務俊當受其節制軍機進止之度閑白諮議之間其所格沮多矣此所以成功之遲而亂之不靖也夫大臣任國事如其材可濟濟之或已所難任人有材畧出己上者則當舍己從人相與合謀戮力焉盖惟其事成不必功自我也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豈吾攄忿懥較勝負之資耶雖然俊之勳烈未究人至今惜之澤平中原及蜀盗功最大而晚年経畧哈密事君子有遺論焉然則人臣處功名之際難哉

興復哈密

哈密在肅州西千二百里漢西域唐伊州地也漢武帝置酒泉張掖燉煌三郡即今甘涼肅之境又出玉門關通西域置都護及戊已校尉以絶北虜西番之交當時謂之斷匈奴右臂則今之哈密云元封其族威武王居哈密　高皇帝定陝西甘肅諸鎮嘉谷關以西置不問至　成祖遠斥沙漠四夷畏威西域入貢者衆乃改封元遺孽脱脱為忠順王賜金印仍主哈密凡西域入貢其夷使方物悉道哈密譯上之亦漢武遺意也所統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各以其酋目為都督佐之脱脱死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木兒死無嗣王母理國事國勢寖微成化九年

土魯番鎖檀阿力王擄王母并金印去土魯番唐止香兒
也王母被擄去哈密諸夷無主遂散居苦峪諸山谷或歸
附居肅州亦有隨土魯番去者甘州守臣上其事　朝廷
遣右通政劉文高陽伯李文往經畧之比至哈密衆已潰
散土魯番卜[illegible]等不敢深入止調集罕東赤斤諸番兵數
千駐良久竟不得要領還自此番夷咸輕中國兵成化十
四年土魯番鎖檀阿力王死子阿黑麻嗣十八年甘肅守
臣乘間請以王母甥畏兀兒都督罕慎襲封為王至二十
年遣兵送入哈密都御史王繼總兵周玉太監韓禮皆以

興復功受賞弘治元年阿黑麻謂罕慎非脫脫族不當嗣
保與結親誘殺之遣夷使入貢求為王主哈密時兵部尚
書馬文升議以阿黑麻入貢固所不拒然自有分壤何得
擒罕慎代為王主哈密乃執遣哈密夷人居甘州者賫賞
物往仍切責之時王母已死弘治四年阿黑麻以金印
城池來歸守臣上其事下兵部議尚書馬文升謂哈密三
夷種同居一城罕慎非貴族故衆不服今非得元之遺裔
不足以攝服諸番因命通事于諸番中訪忠順王派得王
孫陝巴奏令甘肅守臣取陝巴并再詢諸番族番立陝巴

可否狀言舉稱三番族貢具合詞稱陝巴可立為王主國事
乃上聞以弘治五年二月封陝巴襲忠順王主國事尚未
給襲服甘肅守臣遂遣使送之往未幾諸番以陝巴無所
犒賜阿黑麻又嗾哈密酋阿木郎與構釁邀殺阿木郎復
據陝巴及金印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酋目寫亦滿速
兒等四十人在京　朝廷乃遣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
賫璽書與寫亦滿速兒等往經畧之既抵甘州遣哈密夷
人賫璽書往諭阿黑麻擄陝巴狀久不報海等倚嘉峪關
完乃捕哈密雜虜回回隨阿黑麻數侵反覆而叛者二十

餘人發戍廣西兵部以阿黑麻擄陝巴又久不報　勑使
當示懲創以先遣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皆安置嶺南
閉嘉峪關絕諸番貢令西域結怨阿黑麻以攜其黨張海
等不候報先以弘治七年三月歸上言西域遠夷勢難興
復哈密存亡不必過煩中國　上怒其無功下海獄黜
之阿黑麻緣此益驕橫詐稱以萬人入寇甘肅報至　朝
議頗駭馬文升謂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哈密至苦峪又
數程道乏水草聞夷使入貢多載水行今遠來使肅州有
備彼豈得全歸矣此必不能至虛聲恐我耳已而果不至

阿黑麻遣酋目牙木蘭率夷衆二百餘據哈密馬文升欲示之威聞肅州衛撫夷指揮楊翥熟知哈密道路夷情乃令守臣遣翥入奏事文升詢以襲殺牙木蘭之策翥具言其道路甚悉且陳牙木蘭可取狀遂請命肅州副總兵彭清帥甘州兵由南山捷徑至罕東調番兵兼程往乘夜襲斬牙木蘭會守臣帥兵往行不速事泄至則牙木蘭先遁去清追勦之斬首六十餘級復哈密空城而還守臣都御史許進都督劉寧太監陸誾及清皆以功陞秩亡何阿黑麻復以陜巴金印來歸且求寫亦滿速兒等時弘治九年也　朝廷令以陜巴金印至甘州候命然後于嶺南取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并前所未給賞物以　璽書付貢使與之其未賜陜巴冠服命總制尚書王越就彼給賜仍以兵送入哈密會王越卒事久閣至十一年二月陜巴始克入仍以回回都督寫亦虎仙畏兀兒都督奄克孛羅哈剌灰都督拜迭力迷失領夷族三種輔之主國事至十三年都御史周季麟總兵官彭清太監陸誾等俱以興復有功各陞賞其後阿黑麻死速檀滿速兒嗣立陜巴措魁諸夷酋曰阿孛剌陰誘土魯番阿黑麻別子真帖木兒入哈密

陜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棄哈密城歸甘肅守臣又遣人以兵送陜巴還哈密陜巴入遂殺阿孛剌等陜巴死子速檀拜牙郎嗣淫酗爲虐屬夷謀害之速檀拜牙郎走歸土魯番時正德八年秋也速檀滿速兒乃令其酋目火者他只丁入據哈密貽書甘肅守臣索幣萬匹兼索前被留夷使即許之彼獻哈密城及金印不則入寇守臣以聞九年八月　朝廷遣右都御史彭澤往經畧之澤時始平蜀寇歸遂至甘肅集兵會土魯番寇赤斤苦峪諸邊衛且遣人來侵幣澤謂番夷可利誘乃遣通事火信等齎幣二千及銀器同哈密都督寫亦虎仙往贖哈密城印火信等竊許後增幣千五百匹使未報澤即奏哈密事寧乞致仕仍乞賞諸守臣功遂命澤還時巡撫甘肅御史某上疏言哈密未寧狀不報速檀滿速兒見幣少又許後數遂遣使送印還并送哈密城而留速檀拜牙郎不遣甘肅守臣李昆以雜悉幣二百匹付夷使去令送速檀拜牙郎入哈密而留夷使虎都六撒者兒二人於甘州爲質使回速檀滿速兒怒復遣火者他只丁及牙木蘭據哈密又遣夷使斬巴思持書來詰幣不足故而引兵寇肅州守將蔣宣禦之

敗死時哈密田回都督寫亦虎仙并前所留及入貢諸夷
使俱在肅州副使陳九疇恐其為奸細內應皆收繫據殺
之令內附諸夷夜刼其營外結北虜尾剌聲言擣其巢穴
速檀滿速兒懼引去時正德十一年也于是哈密夷三族
皆散去其寫亦虎仙田回族遂從土魯番同回種也畏兀
兒哈剌灰二族皆歸附入居肅州尋擢陳九疇為都御史
巡撫甘肅土魯番每以殺三夷使為釁端時入寇至嘉靖
三年侵甘州大肆殺掠時總督尚書金獻民暨九疇等議
閉關絕其貢後議者追咎九疇殺夷使為啓釁罷之都御

史寇天叙復議令土魯番退還哈密城池仍許入貢竟不
獻總督尚書楊一清王瓊皆以此羈縻之至嘉靖十一年
速檀滿速兒遣夷使虎力媚翁同天方諸國入貢方物詞
頗驕嫚多所挾求佯許以哈密城歸前都督寫亦虎仙子
米兒馬黑木時米兒馬黑木已從土魯番也後兵部尚書
胡世寧獨建議忠順王速檀拜牙郎已自歸土魯番雖還
哈密亦其屬夷其他裔族無可立者田回米兒馬黑木之
族以其同種類亦歸之畏兀兒哈剌灰二族入居肅州已
久欲驅之出不可也然則哈密將安興復哉縱使忠順王

嫡派今有可立之人 朝廷與之金印助之兵粮誰與為
守不過一二年復為所擄奪也不如閉嘉峪關置哈密不
問不必再辱 皇命究詰城印以中彼要索之計如彼不
肆侵擾則許其通貢或復為寇閉關絕之庶不以哈密故
疲吾中國之奔命也尚書桂蕚議亦同 朝廷從之自此
遂不言興復哈密云

論曰 成祖封哈密漢武通西域意也要令北虜西番不
得合謀恊勢耳使哈密能自立為國藩籬亦何不可然漢
都關中聲援猶可相及武帝後且悔之 國家都燕視甘

肅已遼絕于哈密何有夫不能近保五百里之大寧復千
里之東勝而欲援萬里外之哈密豈理也哉張海雖未有
功其言有足取者馬文升之經畧亦大可觀然謂阿黑麻
感畏恩威可永紓九重西顧之憂亦過矣况遠出師斬
六十餘級及送一陝巴復國遂皆目為奇功至令守臣得
兩蒙陞賞無亦大邀乎若彭澤許弊贖城印則事涉欺罔
矣此僥倖苟且之畜孰謂澤以忠義自許而乃有是乎或
曰澤平中原大盜又靖蜀寇功名已著忌嫉滿急欲引退
故耳然如國事何哉嚴春秋之責備者不能不慨惜于澤

云乃若閉關謝西域之義則世寧得之矣

勦清平苗

貴州地阸塞險阻林箐蒙密易藪匿爲寇諸苗生長山谷性鷙悍嗜殺又守臣或時科擾猾民多並緣爲姦利故諸苗輒相煽爲亂正德十一年二月清平衛車地等寨苗反其酋阿傍阿昔阿革皆僞稱王據香爐山爲巢穴糾合苗衆焚刼居民蔓及興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都御史曹祥同鎮巡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參議蔡潮監視且勦且撫會祥還秩去都御史鄒

文盛代諸苗負固不聽撫事聞　上下璽書命文盛勦之别勅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總兵官楊英以兵會文盛檄湖廣四川兵未至先集貴州兵以參政胡濂參議蔡潮都指揮潘勲指揮佘大綸各監統於正德十三年八月初三日進勦初八日諸將進擣砲木寨伏兵計擒賊首阿革二十六日進擣羅襪寨又擒賊從阿義阿黎九月十一日指揮滿弼王言金章等率游兵巡徼遇賊衆三百餘人自香爐山突出至大岐坡弼等四面邀擊殺賊五十餘人賊退奔據白崖亡何副總兵李瑾帥湖廣兵至貴州程番安順

諸路及四川播州酉陽兵俱先後至又募土兵亦集文盛等乃相賊巢險易分兵五哨命參將洛忠都指揮劉麟陶霖王璽祝鎮葉旻楊淮許詔各統領副使李麟參議蔡潮僉事許效廉詹源各監軍參政胡濂督餉布政使趙文奎轉運指揮佘大綸率游兵策應總兵官李昂副總兵李瑾駐師要害地應援文盛與大監李鎮居中節制調遣御史周文光紀驗功次諸將分道剋期以其日進抵香爐山夾攻之山四壁立徑絶高險惟隘路五處逶迤上賊皆築砦柵守禦官兵稍近則木石毒弩俱下官兵用大銃焚其寨

柵賊隨以水沃滅之諸將仰攻數日不能克乃以意製鐵猫從山虎繩梯等具督令宣慰彭九霄彭明輔等揀精兵於十月初三日昧爽附山下緣崖緣攀相引上拔其外柵縱火焚賊廬舎三十餘間擊斬百餘人賊死戰禦之兵不得深入遂斂衆退復採木製揚橋戰樓高與賊寨埒約接近可攀登者至十四日夜分雷雨大作諸軍覘賊不備舁前攻具附崖土兵先登官軍繼之斬關拔柵入縱火焚賊廬舎烟焰蔽天四面夾攻至天明賊不能支乃退奔入後山後據險爲寨後山峻隘尤甚諸將督兵進駐重險間二

十二日乃伏兵崖下令都指揮王言同嚮導陳良等登山半誘之賊衆持鏢弩下山迎敵猵㹼伏兵四起接戰數合賊復奔據山絕頂拒守益堅諸將用嚮導土人採知賊山後頗有林木藤蘿可懸拽梯絙數處乃先遣人入寨與約至二十八日令百戶邵剛吳隆於山前招賊酋與語撫之使命往復故延久賊果聚衆前山觀聽山後備稍弛諸將乃督兵以攻具附所探諸處齊登賊衆覺倉卒拒戰官兵已奪險遂奮擊賊不能禦乃大潰官兵乘勝入擣崖峒擒賊首阿傍等斬首及俘獲甚衆二十二日分兵搜捕山箐擒斬畧盡諸將遣使言文盛黑苗久負固稱亂據龍頭都黎等山寨與阿傍等聲勢相倚居民被其荼虐官府屢欲勦之以阿傍等未靖兵力不及故亂日益滋今兵衆大集請乘勝進勦黑苗諸叛亂巢寨其脅從觀望諸苗亦宜乘此兵威撫定之可無難者文盛然其計令諸將以十一月十六日歸兵進勦黑苗擣龍頭寨賊恃江水深險沿崖禦之官兵伐木為筏渡江直衝賊巢縱火焚賊廬舍備積賊敗走諸軍乘勝追殺十二月初七日進擣都黎連日擣都藺都蓬寨西大支馬羅等寨擒苗酋阿茲等俘斬若干遣使招撫諸苗寨諸苗寨悉聽撫黑苗遂平前後共擒獲首惡阿傍阿革及阿茲等二十餘人從賊阿花等八十餘人斬首一千五百一十九級俘獲老稚婦女二百二十餘人焚賊廬舍一萬四千餘間獲牲口夷器等物甚衆撫過苗衆三百七十五寨官兵陣亡七十三人傷者二百八十人乃班師捷聞　上降璽書獎諭文盛等諸將校各賞賚有差

論曰阿傍等眇小數夷酋耳非有長駕遠馭之畧高城深池之固亦非有智謀之士運其籌武勇之將制其兵其稔惡肆亂至勦三省之兵歷二年之久始獲平定者蓋夷本桀驁地復險遠守臣之貪縱既有以激之於先將帥之玩愒又不能遏之於後故釀亂至此極耳猶幸諸臣能撲滅之不然幾何不為嶺南傜大狗之亂乎嘗見近代於遠方守令輕視易授不以處罪黜之徒謫則以應贖眊之陳乞此輩豈有能為民為國遠慮者遠方非　朝廷之赤子乎夫旬宣之化激揚之典近者為易而遠者為難也顧若是繆者何耶然則靖諸夷寇之亂無他焉慎守令之選而已

再平江西

初陳金討華林姚源諸賊多所招撫未大示懲艾諸宄安享富羨不逞之徒恒借爲口實又民間父兄被殺者不得報其仇時相詬訾恐刼之諸宄亦不自安輙徙嘯聚不数年仍群起爲盜又南贛之間多山險易爲巢窟在南安有橫水桶岡諸寨賊首則謝志山藍天鳳等在贛州有浰頭等寨賊首則池仲容等於是江西湖廣廣東之界方千里遭其荼毒民不寧居矣　朝廷始以王守仁巡撫其地繼改提督俾集兵討之桶岡西通湖廣橫水左溪在其東守仁檄湖廣兵夾攻桶岡賊檄江西副使楊璋叅議黄宏知

府邢珣等爲偏俾相與議曰桶岡地險賊破爲難然恃橫水左溪等寨爲羽翼不先破橫水左溪勢不能與湖廣兵合若進兵两寇之間腹背受敵非利也况賊但聞吾檄湖廣兵夾攻桶岡橫水左溪必觀望未備出其不意可以先破橫水左溪破此而移兵桶岡破竹之勢也乃遣都指揮僉事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新溪入知府邢珣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白面峪入令皆會橫水遣守備指揮郟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

李斆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令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各率兵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軼守仁亦親帥兵千餘自南康進搗橫水與諸軍會副使楊璋叅議黄宏監督各營往来給餉分布既定乃以正德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分道並進初九日守仁至南康橫水賊謝志山等聞官兵至倉卒集衆禦之各險隘設滾木礧石十一日守仁進未至賊巢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賷銃砲由間道攀崖上入險分布近賊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覘

賊令度我兵至險舉砲火應又預遣人夜率壯士緣崖上奪險盡先發其滾木礧石十二日早守仁等率兵追至十八面隘賊據險迎敵忽聞近巢諸山頂砲聲如雷烟焰蔽天起守仁等麾兵逼之賊大驚潰謂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矣遂棄險走官兵乘勝進指揮謝昊率兵由間道先入焚賊巢賊退無所據大敗潰遂破長龍等五巢及橫水大巢賊首謝志山蕭貴模等初以橫水在衆險中官兵必不能至及見官兵四集亦棄險走各哨兵乘之皆奮勇力戰邢珣破磨刀坑等三巢王天與破樟木坑等二巢許清破

雞湖等三巢皆會橫水唐淳破羊牯腦等三巢又破左溪
大巢郟文破獅子等三巢佘恩破長流坑等三巢舒富破
箬坑等三巢季斆破上西峯等三巢俱會左溪楊璋等亦
隨至是日擒斬俘獲甚衆自相蹂踐及墜厓谷死者不可
勝計遂屯兵橫水左溪會天大霧雨暫休兵士十五日諜
報諸潰賊收集于諸崖險立寨柵或復聚未破巢穴皆倉
卒無糧穀守仁乃下令各營皆分兵爲奇正二哨一前攻
一後繼用土人爲嚮導分捕諸未破巢賊自十六日至二
十七日諸營各分道破二十餘巢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
兵亦連破數巢入會擒斬俘獲甚衆是時已約湖廣兵于
十一月初一日夾攻桶岡矣守仁等集議以桶岡地尤險
阸而橫水左溪潰賊奔入爲守益力移兵臨之驟重險之
間卒難取勝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不若乘戰勝
之威遣人諭以禍福招降之彼聞我兵連破橫水左溪諸
賊必恐使人請命或有不從必反覆籌議乃乘其猶豫襲
之可以得志于是遣素通賊戴罪官民李正巖劉福泰樺
其罪幷縱所獲賊鍾景于二十八日夜縋崖入賊巢諭之
期以十一月初一日使人于鎖匙籠出告降賊方恐見使

至皆喜乃集衆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賊持不可遲疑不
服爲備守仁遣使于鎖匙籠促降而別遣邢珣帥兵入茶
坑伍文定帥兵入西山界唐淳帥兵入十八磊張戩帥兵
入葫蘆洞俱初一日冒雨入賊首藍廷鳳方於鎖匙籠聚
議候命忽聞諸兵已入險皆震慴亟奔入內隘逼水爲陣
拒官兵邢珣麾兵渡水前擊張戩衝其右伍文定又自張
戩右懸崖下遶賊傍賊敗走舒富王天與兵乃由鎖匙籠
入賊巢衆奔十八磊唐淳兵嚴陣迎擊之賊又敗會晚猶
扼險相持明日諸軍合勢併擊賊大敗邢珣破桶岡大巢
又破梅伏烏池巢張戩破西山界等三巢唐淳破十八磊
巢伍文定破鐵木里等三巢王天與破貟分等二巢舒富
破大王嶺巢擒斬俘獲甚衆會湖廣上兵亦至時十一月
初二日也賊率餘衆分道遁入山谷甚多守仁乃命諸將
分屯要害各舊巢又令許清佘恩留屯橫水左溪舊巢以
防復聚令各營兵與湖廣兵會勦遁賊及未下諸巢初五
日諸將又破上中下新地杉木坳等十餘巢十六日湖廣
兵攻破魚黃等巢在廣東界內者賊敗率餘黨奔入雞湖
穩下朱雀坑諸處守仁復遣諸將分道捕之又分敗賊于

雞湖諸處先後擒斬俘獲及饑餓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於是横水左溪桶岡之賊曁盡大賊首謝志山藍廷鳳蕭貴模等皆斬獲無遺十二月初九日撤兵回贛計出師凡兩月餘前後破賊巢八十四處擒斬賊首八十六人從賊三千餘人俘獲二千餘人守仁議于横水等處建城設縣治控禦三省諸猺捷聞 璽書襃諭守仁擢右副都御史諸將各賞賚有差先是守仁欲征横水桶岡慮浰頭賊乘虛出擾師為所牽蓋横水桶岡賊近湖廣郴桂浰頭連界閩廣守仁乃使人諭浰頭諸賊賞以銀布招降之諸賊頗

順惟賊首池仲容不從亦遣使至守仁所佯應以覘之守仁計兵力未暇及羈縻之令勿出為亂有金巢等帥五百人來降守仁釋其罪厚撫之令從征横水及官兵破横水池仲容懼遣其弟池仲安帥老弱二百餘詣守仁求招即願從征立功意實覘虛實欲乘間內應也守仁厚撫之令從別哨以遠其歸路陰使人分召近浰頭諸縣被賊害者至詢之得其情各授方畧遣之歸令密部集兵衆候平桶岡賊後報師期及平桶岡仲容益懼守仁遣使至浰頭賜諸賊牛酒見賊嚴為備詭使者曰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欲仇殺掩襲故備非虞官兵也守仁佯信其言怒盧珂鄭志高移檄龍川令廉二人擅兵狀且令仲容除道候事平還兵討之賊且信且疑不欲假道遣使來謝無勞官兵當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已招新民仍領舊所部三千餘衆時諸縣民皆為仲容所脅三人者獨抗賊賊讐忌之守仁還兵三人來告變言池仲容反狀時仲容弟仲安領兵在守仁所守仁恐其疑乃陽怒三人讐誣收縛將斬之云仲容方遣弟領兵報效安得有此仲安遂叩首訴辨列三人罪惡守仁陽信之令仲安具狀訴欲并拘

其屬斬之械繫盧珂等寘之獄守仁密使至獄中諭意盧珂等三人令勿恐且令遣使歸集衆以候十二月二十日守仁還至贛張樂大享將士下令横水桶岡以平浰頭又歸順境內無虞矣民久勞苦今宜休兵為樂遂散兵使歸農乃遣池仲安歸仲安報其兄以盧珂被繫故守仁遣使賜仲容曆令勿撤備以防盧珂黨掩襲仲容意乃太安守仁別購仲容所親說仲容令自來投訴云官勞來意良厚何可不親一往謝況使盧珂等言無所入矣仲容信之謂其衆曰欲伸先屈贛州伎倆須自往觀之遂率其徒四十

餘人自詣贛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行龍川盧珂等勒兵候報至是探知仲容就道亟遣使發諸路兵刻期會浰頭然道經賊巢始達則使別賫一檄為捕盧珂黨與者佯示賊賊果問見檄遂不為意迆仲容以閏十二月二十三日至贛謁守仁見軍門無用兵形又覘知珂等械繫獄中意益安遣人歸報其黨謂事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間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宴犒仲容等緩其歸至十三年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守仁乃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仲容等入悉擒之出珂等

狀訊之皆伏遂悉置獄而趣諸路兵以初七日同抵賊巢於是知府陳祥兵由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由烏虎鎮入指揮余恩千戶孟俊兵由平地水高沙堡入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邢珣季斅推官危壽諸兵皆由各路入守仁帥親兵由龍南縣冷水逕入直擣下浰大巢諸路兵皆會於三浰先是賊雖備兵已散處至是驟聞官兵四集皆驚懼乃分捷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於龍子嶺迎敵官兵衆為三衝犄角進指揮余恩首擊賊戰良久賊敗王受等追之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適危壽兵至鼓譟前衝之

千戶孟俊又帥兵遮衝賊伏賊大潰遂克三浰大巢官兵乘勝進擊之陳祥破熱水等二巢姚璽破淡方等三巢邢珣破竹湖等二巢郟文破曲潭等二巢季斅破古坑等二巢擒斬俘獲甚衆墮崖谷死者不可勝計餘賊奔入未破巢穴官兵跡賊所往分路急擊之自初十日後諸將連日又破賊二十餘巢得其金龍霸王印餘賊精悍者尚八百餘人聚九連山山四面險絕惟一逕通賊設礧石滚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抵暮詐為賊敗奔者山上賊見之果招呼入官兵乃得入及度險遂扼其路

賊始知為官兵欲禦之則大衆繼入賊不能支乃退走潰出官兵先於四路設伏待之二十二日以後諸將兵覆賊于五花陣白沙銀坑水等處追躡山谷擒斬畧盡餘徒二百人慟哭請降守仁納之乃親行相視諸險隘議立縣設隘留兵防守遂班師蓋自正月移兵攻浰頭賊至三月乃平前後破賊巢三十八處擒斬賊首六十餘人賊徒二千餘人俘獲招降千餘人捷聞守仁以前功陞秩仍賜　璽書褒賞餘將士賞賚各有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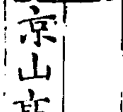
論曰守仁此役其有所懲而然哉往陳金平江西賊率多

招撫故不旋踵而群盗並起守仁灼知其弊專意征勦不事姑息而分合先後筭無遺策其幕府偏裨又皆一時之選此所以兵費寡而成功速也南贛自此數十年無潢池之警豈非明徵乎雖然前此遣將出師多用勳戚並爲提督而又使中貴監之籌畫諮議不無所妨今守仁本折衝之才而又得獨任其事進退伸縮無不自己意者故其自列之疏亦云天下之事成于責任之專一而敗于職守之分撓既重專征之責又抑守臣干預之請此所以得勝筭而成功也斯言其不誣哉故他日破賊宸濠亦以得專用而濟事云

鴻猷錄卷十四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佖校

平郴桂寇

郴桂在湖廣東南隅介江西南贛廣東韶州廣西平樂間地險惡故多冦官兵累勦之不能絕正徳間土人龔福全等倡亂福全形貌獰惡面多髯體生黑毛嘯聚山谷中僞稱延溪大王其黨劉福興李斌高仲仁聚穩藍友貴等俱僞稱總兵分據烏春山朧渠寨等處正德十二年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列其事以聞時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奏勦江西左溪横水桶岡諸冦撤湖廣兵夾攻桶岡朝廷以江西諸賊屬守仁以郴桂賊屬金各督兵討之金檄漢土兵至以是年十一月初二日分布諸將進討前哨守備指揮王翰統兵副使陳璧監之由桂東縣進至東水左哨都指揮王廷爵統兵參議黄質監之自桂陽縣進至魚黄熱水右哨守備指揮李璋統兵僉事王濟監之永順致仕宣慰彭世麒以兵隷焉由郴州進至岢溪後哨都指揮劉宗仁統兵僉事顧英監之自臨武縣進至笆籬堡約至信地

各魁期進勦檄知府何詔計宗通推官王瑞之朱節協
參將史春副使惲巍駐兵兩路口策應右布政方璘分部
諸守臣督餉金駐郴州總制史春使使來言右後二哨地
廣賊衆請益兵金檄都指揮沈鸞魏明拾揮李輮分率帳
下兵往益之是月十三日右哨兵彭世麒等首進前哨兵
亦進十四日後哨兵遵廿五日左哨兵進諸路夾攻於是
右哨以十一月十三十五二十等日分四路進勦對里平
珠九峯水口平石香山了磐山等巢斬賊魁藍友貴暨賊
衆一百四十三級生擒一十四人二十一日諜報賊魁李

斌五寨烏春山地甚險李璋等合沈鸞策應兵緣崖上力
戰生擒李斌子李仲清暨賊衆五人斬李斌暨賊衆一百
三十五級二十四至二十六等日進勦蕃峒大小王山平
尾馬溪了秀溪斜寮布洛角[illegible]山坑坟峒曹家峒等巢
彭世麒生擒賊魁黎穩暨諸將兵擒賊衆一十五人斬賊
衆一百七十級十二月十五十七至二十六等日進勦大
昌坑山溪西坑大旺山黃土塘烏泥塘金鷄寨棗子園等
巢生擒賊衆十二人斬賊衆二百二十級計右哨諸將兵
前後破賊巢二十七處擒斬賊魁三人、賊衆四百八十三
人俘獲老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二百四十餘間士
卒死者九人傷者二十五人左哨以十一月十五十六十
七等日進勦篆禾秀才鄧家魚黃朱廣老虎東嶺等巢生
擒賊衆十七人斬賊衆一百六十九級十八日諜報賊魁
劉福興在臘栗寨乘轎張黃蓋樹幟練兵是日攻寨破之
生擒劉福興暨賊衆六人斬賊衆六十三級二十九日至
十二月初一日至初十等日進勦延壽扶溪麻溪等巢生
擒賊衆二十二人斬賊衆八十八級十二至二十三等日
進勦平竹水東嶺九龍江大王山長羅口等巢生擒賊魁

楊禮保暨賊衆十五人斬賊衆三十六級計左哨諸將兵
前後破賊巢一十七處擒賊魁二人擒斬賊衆三百六十
五人俘獲老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二百三十餘間
士卒死者四人傷者三十一人後哨以十一月十四十五
至二十九等日進勦牛頭天堂南延莊大烏魚跳企山等
巢生擒賊魁李仁才龎海暨賊衆二十五人斬賊衆一百
五十級十二月初二至十四等日進勦曹雄坑扶峒良坑
雞公鼡神鐺腳長灘橫水橫溪板前黃河冲乾溪等巢生
擒賊衆十一人斬賊衆一百六十三級十五至二十及閏

月初七等日進勦盧田栢木白水滯爛竹灣長江嶺峪寨峒等巢斬賊衆一百八十九級計後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二十二處擒賊魁二人擒斬賊衆五百三十八人俘獲老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二百四十餘間士卒死者五人傷者二十二人前哨以十一月十三十四等日進勦十八壘石筝峡新地扶峒山下樟溪青峒等巢生擒賊魁劉德才暨賊衆四十四人斬賊衆一十四級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初一至初十等日進勦上黄城背緒婆老虎延壽白雲等巢生擒賊衆四十二人斬賊衆二十八級二十日至二十六等日進勦東寮東坑黄圃等巢生擒賊魁梁景聰暨賊衆九十三人斬賊衆七十七級計前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一十六處擒賊魁二人擒斬賊衆二百二十一人俘獲老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一百二十餘間士卒死者四人傷者七人各哨俱獻捷軍門惟首惡龔福全據險未獲金賞賚諸將士乃重購能擒福全者賞五百金斬首二百金仍趣諸將暨宣慰彭世麒等會兵進勦十二月二十七日右哨諸將諜知福全率賊衆遁過走馬山禾倉石據險立寨以三十日率兵抵寨下轉戰數合賊敗

走彭世麒偕其弟彭世驗擒獲龔福全將士擒福全姪秀暨賊衆二十三人斬賊衆九十八級俘獲福全妻女暨諸賊屬焚毀賊廬舍六十餘間賊魁高仲仁走廣東仁化縣為官兵所獲餘賊散匿山谷者諸營兵會廣東兵搜捕之擒斬散逸畧盡金乃大犒將士撫恤陣亡及被傷者班師使使報捷　上優詔荅之金與紀功御史王度俱增秩一級鎮守大監杜甫亦加秩金甫蔭子姪一人世襲錦衣百户諸將士各陞賚有差龔福全等即其地磔誅之郴桂平

論曰郴桂寇與横水桶岡事界同當時亦聲勢相倚此非有深志遠畧特以封疆之臣因循姑息故得據險猖獗滋地方之蠹耳所幸金與王守仁同時舉事故諸賊不得相為應援而表裡受兵又無所逃遁藪匿故得以草薙而禽獮之不然即韓盧之搏狡兔恐未能窮三窟之誅也大抵平山寇與平中原流刼之寇不同中原流刼之寇無險固可憑無巢穴可據而勦之也當先摧其鋒銳絶其根餉所謂決機于兩陣之間將勇者勝也山寇則不然進未可為旦夕之患而退可以持歲月之久其克之也當先審于地

利明于分合不可徒恃兵衆之殭所謂多算者勝也又山
原之寇患不能克既克而絕之也易山寇則王師一至斂
衆深匿大衆甫還嘯聚如故蓋克之易而絕之難也廣東
之斷藤峽湖貴之蠻耳山江西之南贛諸山峒天討屢加
而孼蘖屢萌者非以其不能絕之故邪蓋不但郴桂之患
為然也

討寧庶人

寧藩舊在大寧今朶顏所居地也　成祖靖難師起取大
寧遷寧王居比平後以大寧地與朶顏三衛遂徙封寧藩
江西云自宸濠襲封為寧王頗不靖正德初見權倖用事
時政濁亂漸懷不軌多賄結諸權倖剝民聚財計無所不
至吳十三凌十一皆江西大盜聚衆刼財江湖間宸濠主
匿之有司不敢捕江西副使胡世寧稍上其事宸濠遂誣
奏世寧欲寘之死緣臺諫論救得免死寘遼陽時　武宗
所寵優人臧賢主錦衣事錢寧及諸內侍無不宸濠黨者
大臣則厚結尚書陸完使者絡繹京師動則賚數千金為
朝臣餽遺　上起居飲食皆日報知始大學士楊廷和亦
庇之後覺其有異圖稍自異江西諸臣或利啖或威刧之

蓋自世寧竄後鮮與抗者　上無子群臣有建儲議宸濠
奏欲遣其子詣太廟司香朝議沮之寧府在天順間以事
奪其護衛劉瑾用事賂得復瑾誅凡瑾所為事皆罷護衛
亦奪至是陸完為兵部尚書宸濠欲奏復之盖陸完曾為
江西按察使相結納也完令宸濠引　祖訓為言完知太
學士費宏執不許乃乘廷試閒還宸濠賂寀約楊廷和下
制許之臺諫論劾不報上又以群小譖勒令費宏致仕及
陸完為吏部宸濠惡江西巡撫孫燧謀易之書與完云湯
沐梁辰俱可王守仁亦可愼勿用吳廷舉時天下皆知宸
濠必反以言者輒得奇禍噤不敢言孫燧時列其事上亦
多中道為所要阻不能達至是燧又疏上會江彬錢寧有隙
諸內侍亦互矛盾宸濠結寧獨厚太監張忠附彬欲發宸
濠事以傾寧時江西巡按御史蹔諸司上言宸濠孝行事
忠等共譖之謂其語訕上楊廷和亦恐宸濠反或追究復
護衛事不利于已欲仍革之以免後患乃密授意御史蕭
淮使論之淮疏入謂宸濠反形已具時　上心疑之又江
彬張忠贊其說乃以淮奏下制遣太監賴義駙馬崔元往
切責之仍奪其護衛云時正德十四年夏五月也宸濠鬧

故知　上有意督過之遂決計反以六月十三日誕辰
江西諸守臣是日得京師遣官報大驚宴羅與承奉劉吉
等詐曰事急矣二日諸守臣當入謝即刼之舉事殺其不
附己者數人衆無患不從乃夜集賊首吳十三淩十一等
飭兵器以俟詰旦諸守臣入謁畢宸濠曰　太后有密旨
令我起兵入朝監國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孫燧曰請宣示
密旨宸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
二日臣安有二君　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大怒衆
駭愕相顧失色副使許逵抗辯繼乃大罵宸濠訊之逵曰

吾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宸濠叱令武士縛燧及逵曳出
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中忽陰曀慘黷城中聞之無不流
涕者遂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及三司太監等官
下獄遣使召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人劉養正至宸濠自
出城迎之士實宸濠黨子為儀賓及使至又悔懼欲自殺
不果乃往劉養正嘗言帝星明江漢間故屬意宸濠至是
與士實偕至共謀令參政季斆等持偽檄諭降諸郡縣以
李士實劉養正為左右丞相王綸為兵部尚書提督軍務
大元帥十六日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奪船順流攻南

康知府陳霖等逃走進攻九江知府江穎等亦逃城俱陷
主事馬思聰參議黄宏不食死獄中時江西守臣俱被害
被執惟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以公事將至豐城
聞變乃退保吉安馳疏上聞請命將出師遂檄諸郡縣知
府伍文定等集兵討賊并檄報鄰省以兵赴援時宸濠既
殺燧等以兵未集故留旬餘不出遠近得為備七月朔宸
濠始帥兵出江西留其黨宜春郡王拱樤同內官萬銳等
守江西城自帥舟師趨南京妻子從焉賊衆數萬舟檝蔽江
下舊鎮守江西太監畢真移鎮浙江宸濠素通謀至是遣

人令真以浙江兵應真許之遂攻安慶府知府張文錦守
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禦之時九江南康皆陷遠近震
駭觀望三人憑孤城以忠義激士誓衆死守被執江西僉
事潘鵬安慶人也宸濠令鵬遣家屬持書入城諭降崔文
手斬之燒其屍投城下宸濠令鵬至城下說之文引弓欲
射鵬鵬走免城中居民登城大詬詈宸濠盡攻擊之術不
能克　朝廷聞宸濠反乃收太監蕭敬秦用盧明都督錢
寧優人臧賢尚書陸完等俱下獄籍其家後蕭敬罰二萬
金得免秦用陸完謫戍邊餘死獄中時守仁檄諸路兵期

以七月十五日會臨江樟樹誚吉安知府伍文定憤激廉
趣守仁出師守仁奏留公事經過御史謝源伍希儒叅佐
任事約會九江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
曾直評事羅僑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等叅
謀又集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劉昭驛丞王思李中
等咨訪贊恊身督伍文定等帥兵徑下于是知府戴德孺
徐璉邢珣通判胡尭元童珂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
李美李揖王天與王冕各以兵來會十八日至豐城衆議
所往或謂寧王經畫旬餘始出留備南昌必嚴攻之恐難

猝拔今寧王攻安慶久不克兵疲意沮若以衆逼之江中與
安慶夾攻之必敗寧王敗南昌不攻自服矣守仁曰不然
我師越南昌下與寧王持江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必不
能援我于中流而南昌兵議其後絕我粮道南康九江又
合勢乘之腹背受敵非利也不若先攻南昌寧王久不克
安慶精銳皆出守禦必單弱我兵漸集氣銳南昌可克也
寧王聞我攻南昌必解安慶圍還兵自救璧乘我師已克
南昌彼聞之自奪氣首尾牽制此成擒矣乃分其兵為十
三哨哨三千人少者千五百人令伍文定等各攻一門以

四哨為遊兵策應之諜報寧王別伏兵墳廠為城中聲援
守仁遣知縣劉守緒夜從間道襲破之以摵城中十九日
發市汊以二十日昧爽各至信地守仁下令曰一鼓附城
再鼓登三鼓不登誅四鼓不登斬其隊將又先期為榜入
諭城中居民令各閉戶自守勿助亂勿恐畏逃匿洎衆畢
攻具至城上雖設守禦甚嚴兵士皆震慴迸散城門有不
閉者兵遂入守仁乃入城撫定之時贛州奉新等兵皆降
盜宼驍悍然頗肆殺掠不遵約束民被殺傷者衆守仁執
數人斬之衆稍定擒拱樤及萬銳等千餘人宮眷聞變縱

火自焚不盡者拘繫之散遣脅從府庫被宸濠取充軍賞
及兵士畧取不盡者籍封之城中始安時宸濠憤安慶不
下方自督兵填壕塹期在必克聞守仁帥兵攻南昌大恐
李士實等勸宸濠勿還兵舍安慶徑攻南京既即大位江
西自服宸濠不從解安慶圍移兵泊阮子江先遣兵二萬
還援江西宸濠自帥大衆繼之二十二日諜報至江西守
仁等聞宸濠帥兵還救乃集衆議或謂寧王兵威衆盛彼
憑其憤怒悉衆而來我援兵未集勢不能支不若堅壁自
守以待四方之援彼久頓堅城之下兵孤援絕將自潰矣

守仁等曰寧王兵力雖強然所至徒恃焚掠劫衆以威
嘗逢大敵與之旗鼓相當一鏖戰者彼所誘惑其下不過
以事成封爵富貴爲說今進取不能巢穴又覆沮喪退歸
衆心已離我以銳卒乘勝擊之彼將不戰自潰也是日撫
州知府陳槐亦帥兵至於是守仁大賑城中軍民慰諭諸
宗室榜示宥釋脅從令雖嘗受賊官爵能自逃歸投首者
皆置不問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守仁
乃遣諸將帥兵迎擊之令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
文定後邢珣帥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分擊之
諸將各受命出二十四日與宸濠兵遇黃家渡賊兵鼓譟
乘風進薄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佯北致之賊爭趨利進前
後不相及邢珣兵從後急擊橫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還
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兵合勢夾攻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
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萬計賊氣大沮退保
八字腦是夜宸濠闘舟所泊地其下對黃石磯南人謂黃
王宸濠惡其音爲王失機殺對者賊衆見兵敗亦稍稍散
去是日建昌知府曾璵等帥兵至城中守仁謂九江南康
不復則道終梗且湖廣援兵不能達乃別遣知府陳槐帥

兵四百合知府林瑊之兵攻九江知府曾璵帥兵四百合
知府周朝佐之兵攻南康宸濠大賞將士當先者千金被
傷者百金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兵至二十五日併力挑戰
官兵敗死者數百人伍文定乃急令斬先却者以狥身立
銃砲間火焚其鬚髯不移足士殊死鬭兵復振砲及宸濠
舟賊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甚衆賊復退保樵
舍聯舟爲方陣盡出其金帛賞士伍文定等乃爲火攻之
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擊其右余恩等分兵四伏期
火發兵合二十六日宸濠朝群臣執其不盡力者將斬之
爭論未決官兵四集奮擊之火及宸濠副舟賊衆遂大潰
宸濠與諸妃嬪泣別妃嬪皆赴水死將士執宸濠及其世
子郡王儀賓并僞丞相元帥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
欽王綸吳十三淩十一等又獲被執脅從御史主事三司
太監等官王金金山王宏等擒斬賊衆三千餘級溺水死
者數萬棄衣甲器仗金帛與積屍聚江中若洲焉餘賊百
艘俱逃潰四出諸將分道追擊破之於樵舍又破之于吳
城擒斬千餘級守仁所遣陳槐曾璵兵亦攻復九江南康
二郡各于沿湖諸處擒斬一千餘級將士執宸濠等凱旋

入江西軍民聚觀歡呼之聲震動天地先是宸濠反
馳疏請遣將出師會 上欲南幸遂下制親征 上自稱
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邊將江彬許泰中貴張永
張忠等俱稱將軍所下 璽書易稱軍門檄甫出京宸濠
已平守仁捷奏至欲自獻俘闕下 上屢檄止之改王守
仁巡撫江西令以俘候 車駕至親視巢穴守仁不從械
繫宸濠等取道由浙河進 上竟南幸九月至南京遣先
鋒大監張永張忠等總兵朱泰朱暉等至江西蒐獵餘黨
民間不勝其害 上以言者衆留南京檄止守仁使命旁

午于道守仁至中路以宸濠等付浙江諸守臣逮繫赴行
在已稱病待命杭州十二月宸濠等至南京 上欲自以
為功乃與諸近侍戎服飭軍容出城數十里列俘于前為
凱旋狀既入囚禁之至十五年十月迴鑾以檻車囚宸濠
等歸初宸濠謀反妃婁氏屢泣諫不從及宸濠被擒北上
於檻車中泣語械送者曰昔紂用婦人言而亡天下我以
不用婦人言而亡其國令悔恨何及十二月至通州賜宸
濠死燔其屍餘黨至京師磔誅之仍核諸臣工素通宸濠
罪惡亦多以賄免論功擢知府伍文定江西按察使知府

邢珣江西右參政餘各論叙有差獨抑守仁功未叙至嘉
靖初始起為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未幾命守仁以尚
書往平兩廣蠻賊事平歸卒于道後以他議竟奪爵云
論曰正德間事余難言之蓋岌岌乎殆哉宸濠之亂夫亦
有所侮而動也乃不旋踵而撲滅者其天命之眷佑 祖
宗之慶澤將以啓中興之運乎孰知 帝星之明江漢兆
有在也夫守仁凌越險阻剷平諸山寇無不動合機宜卓
有成算況宸濠以烏合之衆庸懦之材曷足以當之蓋守
仁社稷之功固在討宸濠而其用兵則不若平諸寇之難

也雖然使守仁先期至豐與六月十三日之宴則不死即
囚耳戡亂之役豈他人所能辦哉江西大小諸臣工無一
人得免者獨守仁以碩果不食奏此膚功謂非天意可乎
蓋孫燧許逵之死難王守仁伍文定之討賊亦國家二百
年養士之報也但守仁功美矣惜其所以處美者未盡善
也夫 武宗惑於群小欲幸江西守仁欲為保境恤民計
宸濠誠不可不執赴 闕下然命一將入獻無不可者而
奚必於親往邪既有巡撫江西之命則職守有常况屢有
詔止何可違也暨不得行遂稱病解官此與岳武穆棄軍

歸浙之意畧同郭子儀處唐肅宗即不如是已豈所謂小孫頎膚之道耶雖然此春秋責備之義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朝廷貂璫盈座而守仁之後至不得蒙麓川安化之賞其何以獻天下後世之心乎

江彬之變

江彬初為大同遊擊將軍性暴悍正德七年河北盜起官兵不能制主者奏檄邊兵討之彬與許泰等帥兵入討賊無他奇功惟多殺掠民財所經過無不罹害者時賞軍功格重斬賊二級陞一官故邊將多殺平民為功次彬過薊州殺一家二十三人報功民訴之督府不為理盜平彬等大獲賞賚　武宗好兵事左右言邊卒精悍可用京營兵多脆弱欲令邊卒以時入衛而以京營卒出戍邊每歲為踐更例　上從之令內閣草制李東陽持不可臺諫交章沮之不聽一夕　上坐宮門促制下李東陽復疏陳十不可狀詰旦內降行之於是彬與許泰劉暉等皆率兵入衛都人稱外四家兵諸邊將盜皆有寵于　上彬尤近狎用事邊卒縱橫驕悍民苦其侵暴焉　上乃於西內練兵時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陣校騎射或時為角觝之戲　上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絕于禁中彬等日狎昵　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起或親搏虎為樂又都督錢寧掌錦衣衛事彬泰暉寧皆賜姓朱氏與中貴張永張忠盧明秦用蕭敬等優人臧賢表裏擅權為奸利諸司章疏多沮格不上然諸奸寵皆出彬下彬等時導　上出宮禁游獵近郊群臣屢諫不聽十二年八月導　上出居庸關至宣府臨塞下　上時獨馳一馬鹵簿侍從皆不及從大學士楊廷和等極諫且引　英宗土木事為言不聽九月至大同陽和等處駐蹕二十七日方獵天大雨氷雹士卒有死者夜有星隕諜報虜入寇圍陽和轉掠應州　上命諸將擊之虜尋引去南京給事中孫懋劾彬奸邪擅權蠱惑導誘之罪且云彬在一日則為宗社一日之憂容一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入不報閏十二月　上還京以應州功封彬為平虜伯許泰為安邊伯十三年正月郊祀畢彬等復導上出關二月　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還京四月　上以太后將祔葬告　陵故幸黃花鎮密雲等處五月還京六月　上復欲北巡議別稱尊號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又欲以彬為威武副將軍命內閣草制楊廷和等上疏反覆極

言其不可且云萬一宗藩中援　祖訓問其事何以應
上不聽遣中使促之廷和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大
學士梁儲面趣令草制儲對曰他事可將順此制斷不可
草　上大怒操劍起立曰不草制視此劍儲免冠伏地泣
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
命良久　上擲劍去乃自稱之不復言草制彬亦罷副將
軍命廷臣議建儲居守錢寧意在寧藩彬意別有所屬以
梁儲議止七月彬等復請　上出居庸關歷宣府大同十
月渡河至榆林十四年二月　上還京三月制下南巡

上欲登岱宗歷徐陽至南京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徧覩
中原時寧藩久蓄異謀候釁而動制下人情洶洶大臣臺
諫疏止之皆不報於是諸司交章入翰林院修撰舒芬等
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聯疏入考功郎中夏
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疏繼入醫士徐鏊
以醫諫郎中張衍慶姜龍孫奉陸俸等合疏入又郎中林
大輅寺正周敘行人余廷瓚等亦合疏先後入　上大怒
召彬示之以彬言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
錦衣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奉陸俸等一百七人跪午

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瓚等二十餘人俱下獄明日
同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於是京師連日陰霾晝晦禁中
水自溢高橋四尺許橋下七鐵柱齊折如斬十四年三月
二十五日也有指揮張英上言　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
赴闕剚刃于胸以死諫制下舒芬等百七人俱廷杖三十
首議者謫外任餘奪俸半年黃鞏等六人俱廷杖五十徐
鏊謫戍餘削籍林大輅周敘余廷瓚三人廷杖五十削三
級外補餘杖四十削二級外補死杖下者陸震余廷瓚等
十餘人　車駕得不出彬等亦知　朝廷有人稍畏憚之

鴻猷錄卷十四

亡何宸濠反事聞諸權倖在豹房爭獻擒宸濠策錢寧臧
賢以通宸濠賄事露下獄誅太監張忠與彬等欲邀功贊
上親征八月下制南征仍自稱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
國公諸將皆稱先鋒偏裨等將出師至良鄉守仁擒宸濠
捷至奏群臣請迴鑾不聽詔以俘還江西候進止九月　上
至南京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帥兵至
江西捕宸濠餘黨永等至江西妄肆誅　籍沒民財不勝
其擾時守仁以檻車械送宸濠欲親獻俘　闕下屢詔止
守仁勿獻俘還撫江西守仁行至浙江乃遣使以俘獻上

疏乞致仕不報留居杭州俘將至南京 上與彬并
服出城外前列俘凱歌入城百官迎賀初 上以戎服至
南京令百官皆戎服迎百官竟朝服往 上不問十五年
正月 上欲就南京郊祀太學士梁儲止之彬率邊卒數
萬扈從恃恩跋扈無人臣禮公卿而下側足事之魏國公
徐鵬舉設家宴招彬不啓中道門又不設座中堂彬大怒
問故對 高皇帝曾幸其第遂為故事彬不得已就宴時
喬宇為南京兵部尚書專任留務宇持法守正亦多材畧
每事稍裁抑人倚以為重彬頗憚之一日彬遣使索諸城

門鑰城中大駭督府使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
門鑰有 祖宗法制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不能得
督府以宇言拒之乃止彬每矯制日有所求為宇承制必
請面覆之始行彬計少沮 上駐蹕南京久居舊邸不入
大內復欲往幸蘇浙湖湘附南京臺諫及諸司伏闕請迴
鑾 上召彬議彬怒欲重譴其黨勸之曰往歲京師已甚
矣何可再也彬意乃解請慰諭百官各歸治事扈從大學
士梁儲將晃跪伏行宮門外泣諫請從百官奏迴鑾 上
遣使取疏入諭之起儲等曰臣等未奉允命不敢起乃令

中官傳制云不日即還儲等乃起時江西浙江蘇松湖廣
武當山皆儲粮餉預供帳以備巡幸民間騷然不寧 上
因群臣沮諫故以十月班師還京十二月至通州誅宸濠
十六年正月入京彬還益驕橫其所部邊卒桀驁不可制
三月 上以疾崩于豹房 皇太后張氏與大學士楊廷
和等定議遵 祖訓遣使迎立 今上武宗崩時彬偶不
在左右 皇太后召楊廷和等議恐彬為亂秘不發喪以
武宗命召彬入彬不知 武宗崩并其子入俱收之 皇
太后制下暴彬罪惡厚賞彬所部諸邊卒散遣歸鎮執其

黨數人下彬錦衣獄論罪磔于市籍沒其家中外晏然
今上即位始正彬黨罪惡論死及謫戍者數十人太監寵
遂者亦數十人籍彬家貲入公帑者黃金七十櫃櫃一千
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櫃二千兩金銀珠玉首飾五百一
十箱餘物不可勝計

論曰彬非有他能特倔強勇悍庸材耳其能特權寵作威
福之至此極者投 武宗之間耳非智畧之過人也使其
少有奸雄之術則挾天子令諸侯之禍可立見矣夫挾震
主之威蒙赤族之禍而 武宗猶留之際乃晏然歸卧私

第又以一介之使召之即入此與曹爽之釋兵歸天子而求歸老私第者同一愚也乃若楊廷和梁儲輩當天崩地拆之日儲位久虛乃能不動聲色除虎狼于腹心肘腋之間使之帖然不譁而卒斡乾坤于再造者雖　母后之賢主之于上而諸臣調停鎮靜之功焉可誣哉雖然亦天將啓中興之運耳近有為之說者曰逆瑾之亂政漢十常侍唐甘露之黨也河北山東江西四川之寇漢黃巾唐黃巢之亂也宸鐇宸濠之稱兵漢七國晉八王之孽也江彬之握柄漢何進召董卓之釁也前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正德間備是數者而國家猶磐石之安謂非天命之有在耶信哉斯言之不誣也

撫定大同

大同古雲中地北距虜地平漫不甚阸塞嘉靖甲申七月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將成議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為大同藩籬云諸鎮卒竊相謂去城下二十里猶苦虜抄掠無寧日今五堡孤懸幾百里虜至誰復相應援者即死不願徙也訴之文錦文錦不許嚴為令趣之又所遣董役參將賈鑑望風峻法

白文錦杖其隊長且罪之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暨諸驍悍者倡亂殺賈鑑裂其屍七月二十二日也遂嘯聚塞下焦山文錦恐與虜連招撫之入城即索治首亂者二十七日郭鑑柳忠脇諸卒焚大同府門劫獄囚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諸亂卒掠其家脇博野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遂發武庫兵仗盡甲而馳欲殺鎮守太監王某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走免掠其家乃出遠繫故總兵官朱振于獄脇令主之振知不免乃告曰吾與眾約三事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能從我則可不從寧死無與諸亂卒曰惟命衆稍戢迺脇鎮巡為奏乞　赦宥　廷議遣兵部侍郎李昆宣勅赦諭之復命太監武忠鎮守都督桂勇為總兵官權按察使蔡天祐為巡撫先是撫臣既遇害諸亂卒肆行劫掠雖勉諾朱振約令弗行振捶殺二十餘人竟不能制及天祐至乃會武忠桂勇朱振等集亂卒宣諭　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亂卒稽首謝暫解散然皆恐不安又姦盜多乘隙誘亂卒劫掠居民桂勇稍督兵擒獲捶殺五十餘人仍皆郭鑑柳忠諸首亂者擇之以安衆而人心恟恟訛言日至有它鎮叅

將李賢者率兵往陜西征田賊道經大同境頗侵擾村落村落人詈之陜西兵詭騐之曰爾大同軍為亂　朝廷將命我輩田軍盡殺之尚何恡畜牧也由是轉相傳言有洗城之說亡何兵報京營暨諸鎮兵已駐近地勦大同矣適戶部遣進士李枝轉餉至鎮諸亂卒謂密旨也衆夜集擊李枝門詰故枝自門隙出公移示之始信然衆已集有謂知縣王其曾白巡撫欲誅衆卒者遂往執王殺之又縱火延燒居民百餘家亂復大作明日逼脅　代府謂其請兵也且索府賄　代王曲應之解去　王懼陷害以三十日率子弟數人潜出居宣府天祐等委曲諭撫不定以狀上上乃命戶部侍郎胡瓚督兵討之而都督魯綱總其兵制曰誅首惡脅從不問也瓚至陽和密檄桂勇將城中兵計擒首惡文移日十數下於是城中大懼衆白天祐求自全天祐傳制諭之曰兵來惟誅首惡脅從不問也汝輩勿助惡即良民無事矣以是首惡者煽惑衆多不從桂勇遂率苗登諸將計擒郭鑑柳忠等十一人皆斬之鑑父郭疤子糾胡雄黃臣徐氈兒等復倡亂報復逼脅諸亂卒畫甲閉城門夜圍桂勇第掠其貲殺家衆數人磔屍于坊有啖其肉者遂擁桂勇寘其總兵宅天祐暨太監武忠亟馳至諭之反覆譬曉衆復少定勇得不遇害衆詣天祐泣訴求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柰何若令能擒獻首惡吾為若轉達兵猶庶可止也諸亂卒乃復擒徐氈兒等首惡四人以獻天祐斬之函首詣瓚郭疤子暨諸首惡皆逃匿城中士人數十輩詣瓚請緩師不聽天祐乃疏請班師復以書止瓚謂首惡既誅餘黨釜魚耳易處也疏上命瓚旋師瓚還御史蕭一中給事中鄭一鵬等劾瓚討叛無功逆黨未盡得乃師不臨城歸冒功賞請治欺罔罪別遣大臣

督兵討亂疏寢不報惟　勅天祐等擒捕餘黨仍宥脅從弗治復遣使諭慰　代王還國嘉靖四年正月天祐等宥諭鎮城兵民各齎業所劫軍器令首官衆稍寧二月二十七日郭疤子胡雄鮑潛入城度終不自容復謀聚餘黨數十人夜焚總兵王振第諸卒奔告天祐天祐曰曉當治之明日集諸卒諭以　朝廷班師不屠城之恩且詰亂汝衆曰疲倡亂者皆知請閉諸城門戶索之得首惡郭疤子胡雄等四十人斬之人人稱快事聞優　詔荅之賞賚有差嗣是天祐厚賚多閒因事搆誅逆黨近數百人大同始[illegible]

數年天祐還兵部侍郎言者追論其費財竟罷去多枉之

論曰文錦之議建五堡大同百世之利也惜其不察機宜而用一切之法其所任用賈鑑者又不能體國奉公以犯衆怒遂皆致殺身之禍而辱國莫甚焉後此遂多因循姑息至邊鎮無任事之臣則愁嘆而廢食已夫天下事鮮有拂人情而成大功者果能興屯田葺廬舍使民見可趨之利而樂遷者衆一二姦宄豈能為梗哉故行之有道五堡未必不可建也雖然文錦之志可嘉矣彼嘗以安慶孤城而能抗方張之寇今以大同全盛而不能弭數卒之亂則數也至天祐之擒首惡散脇從以孤危之迹寄身于兇逞之群旦不保夕而卒能相機撫定內外按堵其功豈可誣哉雖不免有姑息之過糜費之濫然其勢則難矣言者猶媒孽之竟以罷去過哉

鴻猷錄卷十五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鄭茂門人劉佃校

誅滅岑猛

廣西諸土酋族岑氏為大自叙漢岑彭後云國初元安撫總管岑伯顏以田州歸附　高皇帝嘉其誠設田州府令伯顏為知府子孫世襲三傳為岑溥溥二子長猇次即猛弘治六年猇以失愛弒溥土目黃驥李蠻發兵殺猇嗣位未定而驥與蠻構釁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以猛襲其父官廢蠻方命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入田州濬猛族也亦土官兵力方雄兩江驥賂濬脇猛令分地畀驥猛不得已從之洎至田州李蠻拒猛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濬留之不遣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以兵徼之濬始縱猛督府納之田州遂與濬仇殺十五年十月濬襲攻陷田州偽以其族子洪守之猛走免十八年都御史潘蕃奏發兵討濬殲之并誅洪以思恩為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劉瑾得復為田州府同知領府事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蚕食傍

掛地自廣害目言督府有調發願立功與復故秩督府使
至田州猛厚賂之衆譽猛籍甚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
檄猛討賊猛兵大肆侵掠所至民徙村落避之賊平金疏
猛功稍遷指揮同知猛冀復知府秩授官不愜初意遂怨
望驕蹇督府使者又不得曩厚賂多譖猛不法猛亦恃兵
力凌轢隣府日甚或言猛反者都御史盛應期惴猛冀得
猛重賂入猛遂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討之未報
應期去都御史姚鏌代不察其故再疏請征猛制曰可嘉
靖五年四月鏌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等

五将軍帥兵八萬分道進而令叅議胡堯元為監軍督之
猛初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冤狀陳軍門乞憐察之鏌不
聽督兵益急沈希儀擊斬猛長子邦彥諸軍繼入猛懼謀
出奔猛婦翁歸順州知州岑璋以其女失愛于猛素憾之
欲乘間擒猛自為功乃誘猛走歸順先是軍門令諸士官
有能擒猛者賜千金爵一級畀其半地黨惡者移兵誅之
又恐璋猛婦翁或黨猛召希儀問計希儀知璋以女失愛
故憾猛對曰俟旬日當探其情以復希儀察其部下千户
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問曰聞岑璋與猛有隙吾欲遣説

之藉令破猛如何臣曰璋多智善疑直語之必不信當以
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為世讐督府
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誠遣臣
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為好故以死漏泄其
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
所璋果喜迓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邪臣默然佯
為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嗔乎臣曰感故人厚意久契濶故
迂道来見何嗔也稍語須臾復嘆息視璋心疑之明日璋
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沉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

意督過我邪臣曰無之璋曰隣壤有所控訴将逮勘邪臣
曰無之璋挽臣臥内跪叩之臣潸然泣下璋亦泣曰璋死
即死耳君何秘不告我臣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告
然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討田州
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
言君必驟發為自脫計即我泄漏機事矣必我死奈何璋
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也猛娶吾女奴
視之吾何暱焉吾欲殺猛久矣無間也臣曰君如有是心
盍自列于督府匪直免禍功有籍也璋遂強臣稱疾留傳

告亟遣人馳詣希儀所告變陳猛反状恐速及願擒猛自
効希儀許之遂陽使使追还以其事白鎮鎮喜乃不備
璋猛子邦彦守工堯隘璋以姻故遣兵千人助之實爲間
邦彦欣然納之璋則遣報希儀曰已遣千人爲内應矣衣
别有識幸勿加兵希儀許之及戰歸順兵先呼敗惑衆田
州兵驕潰故希儀擊斬邦彦及猛欲奔璋使人招之曰事
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達安南再畜興復耳猛倉
卒無所之又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佯涕泣迎之處猛
别館盛供帳列侍美女地邃僻左右無一田州人璋日詭

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輙加兵交南
境遣使詣督府請遣止也猛喜不疑胡堯元與諸將見希
儀已破隘欲攘其功頗間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
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来見諸將頓首謝曰
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被流矢南走不
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速逆賊爲變幸緩五日當擒致堯
元等許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爲君
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爲疏令猛出印
印之璋得知猛實印所乃置酒賀猛[illegible]鴆酒一盂獻

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爲計猛大怒罵曰悔墮此老
姦計也遂飲鴆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詣軍
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邦彦敗死次邦佐出後
其族爲武靖州知州次邦相兵敗出亡邦彦側室子芝方
襁褓匿民間鎮見岑氏孺計田州可滅疏請置流官　上
從之夷俗憚流官法制多不便亡何田州土酋盧蘇求得
邦相遂糾思恩土目王受挾邦相反兩江皆震御史石金
至聞前御史與鎮有隙意不直鎮又藩臬諸司素不爲鎮
所喜者多沮鎮事倡言猛實未死鎮爲歸順所欺有自右

江来者則言猛已糾安南莫登庸入寇陷思恩矣省城旦
暮且不保靖江諸宗室洶洶以流言欲出奔石金信之遂
劾姚鎮據夷無策輕信罔上需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
之　上大怒落鎮職命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
兩廣江湖四省討賊時守仁未至鎮候代知思恩未陷欲
徵兵平蘇受自贖乃檄廣西諸司議事有欲陰沮之者紿
郵吏賫檄東西交誤竄之兩廣皆以檄誤不至鎮遂不克
集兵迨守仁代至鎮竟去諸夷聞守仁至皆憚之守仁頗
益自晦事鎮靜見蘇受兵勢已熾度岑氏不可遂滅以六

年七月至南寧使人招蘇受降約日投見會有造浮言誑
蘇受欲取其賄者蘇受疑懼反覆守仁遣使慰諭之且與
之誓蘇受言來見必陳兵衛又欲易軍門左右祇候皆盡
以田州人守仁不得已皆從之蘇受果陳兵來見守仁數
其罪許以不死論杖一百以全軍法蘇受不釋甲受杖且
田州人杖之守仁諭蘇受使歸候命乃上疏言思田久苦
兵革民間已不勝況田州外捍交阯縱使克之置流官兵
弱財匱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
田州府爲州治官岑猛子邦相爲判官以盧蘇等爲土巡

檢別立田寧府設流官知府統之薦布政使林富爲巡撫
都指揮張佑爲總兵官　上皆從之乃令邦相歸治田州
盧蘇等各涖任許休之三月徵其兵用田州以平既三月
守仁遂移兵并檄盧蘇王受等攻斷藤八寨諸賊蘇受等
感守仁恩頗効勞勦賊平守仁上言感稱蘇受等功大獲
賞賚時兵部侍郎張璁及桂萼等言守仁處田州事非是
上頗疑之會守仁卒林富代爲提督奏言思恩改設流官
二十年兵不得罷田州決非流官所能控禦竟主守仁前
議降田州爲州治以邦相爲判官富文檄不必更設田寧

府治惟命張佑充副總兵鎮守其地許以三年得代時邦
相年十五六張佑兒子畜之盧蘇自矜興復功大專橫邦
相不能制遂有隙會張佑將代去望邦相厚賂已邦相賄
之不滿意佑遂與盧蘇比欲沮奪邦相乃購得邦彥子芝
育之別所邦相時時欲殺芝佑不果代留鎮庇芝得免後
佑中邦相毒卒芝奔梧州督府都御史陶諧畜之十三年
六月盧蘇遣其黨刺邦相不克邦相與土目羅玉等伐盧
蘇事覺蘇伏甲擒斬羅玉九月盧蘇劫諸土目攻邦相執
而殺之燔其屍賂陶諧言邦相病死無後乃立芝遣歸田

州于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隣府諸土官皆不平盧蘇弑
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蘇走免亂復大作兩江震
駭諧遣人諭諸土官曰邦相實病死盧蘇何與而爾等日
相賊害也亡何諧以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皆曰
思田苦兵革久矣　朝廷令役以盧蘇故興問罪之師征
伐當何時已乎朝議下核實副使蕭僎叅議陳大珊當勘
議曰盧蘇稱亂弑主罪安可盡赦也縱寘之不誅當直叙
以聞令立功贖罪耳督府不聽上言邦相不孝奪其母田
又虐殺其部下盧蘇因衆怨殺之　朝廷遂置蘇不問仍

官之等如故于是兩江土官聞之皆曰殺人不抵死㦯主不加刑吾輩身命皆懸僕隸之手矣遂莫不解體云

論曰猛專橫則有之實未反守臣不識激使爲亂耳應期固當深罪鏌亦不察何舉事草草也旣猛死欲易田州爲流官猛有子亦當恩所以處之如守仁用爲判官之類乃可而遽欲斬其後何以服夷民之心乎及蘇受稱兵鏌得稍久于其任猶或可平而竟爲僚屬所搆陷去之何哉此舉事之所以貴同寅協恭也然后全之論劾張邦信等之沮撓豈人臣體國之忠乎至守仁處蘇受事大涉姑息非

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乃見必陳兵杖不免甲豈朝廷納降之體乎故雖籍其力平寇而不旋踵致兩江之亂豈非縱奸長惡之繇邪蓋夷酋雖不可繩以中國之法然是非公心則亦有之合諸夷之兵以討共憤之賊何憚一盧蘇邪無亦厭兵革而無任事之臣耳又曰諸夷之敢于稱亂者多以中國檄之從征欲藉其力不免過于驕縱令窺見官兵之脆弱非彼不能成功則亦何憚而不爲亂乎故用夷兵如用毒藥然雖暫已病不免餘毒之積非甚不得已病不可輕用也今東南多事動即徵土夷兵用之聞其錄鶩又甚曩時矣他日必有受其禍者

再定大同

嘉靖癸巳秋七月虜渡河將入寇巡撫大同都御史潘倣以聞兵部尚書王憲曰非設總制重臣不可乃請以兵部侍郎劉源清爲總制都督郤永總兵禦之舊鎮大同總兵李瑾議于天城之左浚濠四十里以遏虜騎源清從之期三日事竣瑾素嚴馭士卒少恩尤酷爲撻刑暨役興鎮卒季冨子王寳等六七人倡亂家應者六七十人遂殺瑾倣疏奏鎮將用法苛刻兵悉變請置勿問源清曰即兵悉變

法不可廢請討之事下兵部議尚書憲曰兵未必悉變脅從宥弗治渠魁必殲降 璽書責總制巡撫相機撫勦之倣督僉事孫允中等計擒首惡若干人縛以獻時源清駐陽和乃榜示大同城中曰五堡之變 朝廷處太寬乃今稔惡戕主帥天討所宜加者五堡遺孽見榜示輒偶語不自安謂追理甲申事也僉事允中檻諸囚詣軍門請沮師稍徐圖之逆黨可盡得又五堡事朝廷已處分今勿以爲言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更襲前轍乃以囚屬御史蘇佑訊而遣參將趙剛等率

甲士三百人捕亂黨做驗所捕名多播賊有功為諸囚所
仇誣者乃止捕無功八十餘人比晚諸鎮卒皆變拒巷不
納捕者源清遣允中入城諭意令明旦釋甲迎　王師至
夜城中喊聲作訛言兵來屠城矣群起為亂做令允中暨
諸裨将擒斬二十餘人餘解散黎明源清師至城下斬関
入大肆殺掠城外横屍枕藉五堡遺孽遂變悖横不可制
閉城門弗啓少選郤永師至整隊及城亂兵開門迎敵殺
參将一人做允中函馳往諭衆曰城外屍塞道矣汝尚紿
我反覆諭不聽做與允中計曰亂不可遏矣乃列将士貪

功妄殺激變鎮兵状聞道上之源清亦疏奏巡撫諸臣黨
逆卒致抗王師言官遂劾做羅去源清次聚落驛允中住
見之言将士妄殺故源請曰毋為賊訛允中遂留居懐仁
時禮部侍郎顧鼎臣黄綰皆言用兵之非綰言尤力忤輔
臣意吏部以他事謫參政出綰獲憤上疏自列且指言用
兵失　上悟命復其官王憲謂非大蒐兵粮勦之不可乃
以江桓總兵擢參政樊繼祖為大同巡撫繼祖至陽和與
源清議大忤遂上疏請假金牌單騎入城諭之可立下且
云恐賊計無聊将北連虜貽患非小也疏入不報源清於

諸関設邏卒遏城中章疏又連疏奏宗室諸文武悉已私
賊實天欲棄此城矣兵部是其議有　命趣攻之源清乃
百道攻城且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楚書穴城水灌之諸叛
卒城守益堅乃大掠城中遣人誘北虜数萬人大舉入寇
永帥師與虜戰失利殺傷甚衆城中叛卒鼓噪以應虜酋
長数十人入城諸叛卒拍　代府曰兵退以此謝虜留精
騎相持餘衆分掠渾應朔懐諸郡邑数月乃去羽檄逹
京師中外洶洶　廷議遣使詣九邊募兵益之源清又疏
請再設總制禦虜已專事攻城輔臣議請從之　上不許

而御劄謂叛卒謀殺主将法不可赦然非舉城所為郤永
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訛傳洗城以致逆卒劫囚勾虜既
云協從不問何又引水灌城大同北門要地　祖宗所遺
源清必欲城破人誅鋌使成功何由興復若二人不用豈
有今日之患今可罷出二臣别遣大臣備虜容擒逆賊之
魁庶免老師傷財云劄出中外始知用兵非　朝廷意源
清聞之乃詣城下索首悪時郎中詹榮與都指揮紀振游
擊戴廉俱留城中相與謀曰總制誠索首悪當謀為内應
時指揮馬昇為賊所擁戴咸令行城中禁等激以大義昇

委心焉遂歃血盟令鎮撫王寧出告繼祖繼祖深加奬慰
告源清源清佯許之令人穴城詐給票乃水灌之穴者死
焉昇大恚恨將不利于榮等事遂已源清知不可爲乃謝
病乞解任　上大怒嚴斥之乃以張瓚代爲總制瓚至下
令曰毋攻城吾將有請也因遣騎招允中于懷仁與議時
允中已被劾落職矣又密遣使諭城中主事楚書覘兵城
下城中登陴請曰吾輩非敢叛將者畏死自全耳請書入書
遂入諭慰之且言用兵非朝廷意衆皆望　闕呼萬歲書
仍進焉昇等陳　朝廷威德曉以禍福令獻首惡是夜斬

倡亂黄鎮等二十四級獻軍門於是繼祖亦馳入城以鎮
撫人心郤永猶沮撓倡言繼祖伏兵而内應衆果夜驚繼
祖堅臥不起乃安瓚復遣允中入城宣諭之繼祖乃榜諭
城中大發倉粟賑濟稍稍繩以法亡賴縱恣者撾殺一二
人以狥衆稍寧瓚遂馳至城下退諸路兵二舍外諸將領
以次上謁次日張鼓吹與御史蘇佑自南門入置酒高會
賞賚將士城中乃大定虜聞之亦遠遁瓚還居上谷遂制
之事聞　上大悅降璽書遣禮部侍郎黄綰往核功罪定
賞罰永猶欲沮敗事綰先疏罷永始拭鎮宣　御製幽書

慰　宗室撫傷殘掩骸骼賑窮乏令守臣捕誅遺惡雷証
罔乃核激變之由正欺罔之罪差列諸將士功賞疏上久
之徵劉源清郤永下獄源清削去籍永降級立功贖罪潘倣
孫允中復原職致仕張瓚樊繼祖楚書詹榮等各賞賚有
差

論曰軍士戕殺主帥　國憲具存付之一獄吏足矣而何
至釀大亂邪倣始論置不問非也源清請討之良是然鎮
靜而徐畜之首惡不過百人耳不可盡捕諭邪乃以攻蠻
夷之策而自毀其籓籬鎖鑰之地謬甚矣廟謨本兵猶可

諉之事難遥度也源清受　國重托乃憒其謀不自已而
甘爲亂階不恤焉何心也則其初破宸濠之功豈亦因人
成事者乎郤永者固無論矣　聖明九重乃能獨排群議
深燭邊情　御製數語賢於百萬之師真可謂明見萬里
哉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張瓚樊繼祖孫允中諸臣亦可謂
仰承德意而忠于謀國者矣

再平蠻寇

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民獲寧居者二十餘年正德五年
後遺孽漸熾峽南賊尤甚横江桀人總制都御史陳金謂

諸蠻不過利魚塩耳乃與約商船入峽者計舡大小給魚
塩與之諸蠻就水濱受去如椎稅然不得爲梗蠻初獲利
聽約道頗通金亦謂此法可久易峽名永通亡何諸蠻緣
此益無忌大肆掠奪稍不愜即殺之因循猖獗遂負固爲
大寇嘉靖六年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初議檄湖
廣土兵誅盧蘇王受至則蘇受已降無事湖廣兵當回而
蘇受初降亦頗立功自贖兩江父老遮道言斷藤峽及八
寨賊猖亂狀請討之七年三月守仁至南寧與諸守臣將
帥議令湖廣僉事汪溱廣西副使翁素僉事吳天挺及參

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監督湖廣土兵各隨領哨指揮等官
襲剿斷藤峽賊仍分永順兵進剿牛腸等寨保靖兵進剿
六寺等寨期以四月初二日各至信地先是各賊聞軍門
撤湖廣土兵至皆逃匿深險後聞以蘇受降罷兵又督府
駐南寧散遣諸官兵無征剿意及湖廣兵回皆偃旗息鼓
賊始不爲備至是官兵突進四面攻圍賊敗退保仙女大
山據險結寨官兵攀木緣崖仰攻之初四日破賊寨初五
日復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巢賊敗奔斷藤峽官兵追擊
之賊奔渡橫石江覆溺死者六百餘人官兵從後追擊又

敗之前後擒斬首從賊級并俘獲甚衆餘賊潰散奔逸至
初十日徧搜山峒無遺還兵至潯州守仁密檄諸將移兵
剿仙臺等賊二十一日仍前分布各哨永順兵由磐石大
黃江登岸進剿仙臺花相等處保靖兵由烏江口丹竹埠
登岸進剿白竹古陶羅鳳等處期五月十三日抵巢各賊
聞牛腸等寨破滅方據險自固沿途設伏埋簽禦之官兵
驟進奮勇夾擊擒斬俘獲甚衆賊奔入永安力山仍恃險
結寨乃分兵圍之二十四日各兵四面仰攻賊乃大潰奔
諸路者多爲防截參將沈希儀等所擒斬餘賊竄逸通計

官兵二次擒斬賊級一千一百餘人俘獲甚衆於是斷藤
之賊畧盡先是守仁因八寨賊去斷藤峽稍遠四月初五
日別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監督田州府新附立功
土目盧蘇王受五千餘衆并官兵嚮導千餘期以二十三
日進剿八寨猺賊各兵乘夜啣枚速進至日昧爽抵賊巢
突進遂破石門天險兵入賊始驚覺官兵乘勝追擊賊且
奔且戰日午四遠馳賊始聚衆二千餘人并勢來拒官兵
奮擊之賊既失險奪氣不能支遂大潰賊分道奔入高山
據險立寨官兵亦分道追圍之賊據高險下礧石滚木官

兵仰攻不便乃夜募死士掩其不備二十四日復攻破古蓬寨二十八日破周安寨五月初一日破古鉢寨初十日破都者峒寨賊大潰防禦諸隘衆将沈希儀等又多擒斬逸賊有賊千餘奪路走柳慶官兵追及之于横水江賊爭舟渡舟小賊衆且大風作舟覆盡溺死登岸者不數十人乃分搜山谷閒墮岩險死者不可勝計通計前後擒斬幾二千人墮溺死及俘獲者甚衆於是八寨之賊亦盡兩江稍寧守仁經畧撫輯乃班師又疏薦林富爲都御史巡撫其地疏上論功褒賞陞賚有差未幾守仁召歸卒于道而

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不能鎮輯且墨賊賄多曲庇之故峡以北賊復漸肆猖獗其酋侯勝海者居弩灘爲亂指揮諸輪臣聴士目黄貴韋香言誘勝海殺之實貴香利勝海田廬也勝海弟公丁集衆譟城下殺人十五年五月僉事鄔閲衆議孫繼武言于都御史潘旦請討之衆将沈希儀沮之曰猾賊未易取須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下撲之乃可不聴閲繼武還潯州以千人往擊賊先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遂言賊已歛跡請立堡戍旦從之希儀復言賊未大創兵威不振立堡難守旦不聴六月堡成閲令黄貴

韋香以三百人戍之許擄取勝海田廬不禁於是諸猺大憤恚邦佐又陰嗾之公丁遂集衆二千人夜寇堡殺戍兵二百餘人貴香走免旦聞悔之曰果如沈子所料矣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請討之制曰可閲與繼武以啓釁罷去已何旦亦去侍郎蔡経代之十七年正月経集諸司議發兵曰諸君度滅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経曰不過萬人蔡経曰太少沈希儀曰非八萬人不可蔡経曰太多副使翁萬達曰二君言各有據襲而取之曰勦聲罪討之曰征由張君言勦也由沈君言征也然今賊爲備久矣勦之無功

從沈君言便會朝議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横時出殺掠潯人苦之萬達言之経御史鄔兜臣亦賛之経乃會安遠侯柳珣決計發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百户許雄素通賊狀刼之曰能擒公丁貸汝死不即論如法雄懼請効力自贖萬達佯庇公丁謂讐家誣之耳乃捕係許誣公丁者数人責其啓釁公丁果遣人自列萬達亦佯許之又令雄假稱貸爲賄公丁喜益信雄會萬達巡他郡以事屬衆議田汝成汝成召雄申飭之雄乃詒公丁曰潯人久以爾爲口實幸上之人不信令分守公新到何不自詣冦

堡事緣他猺庶相信從公丁然之隨雄来見汝成復列寃
狀汝成曰聞讐家誣汝已逮治之矣慰遣之乃密授意城
中居民被賊害者家出毆公丁一市皆譁游徼并逮入係
獄遣雄諭其黨田冠堡事公丁委罪諸猺須鞫實坐之若
等誠謂公丁寃須罪人得释之萬一事自公丁當共棄之
勿以一公丁自取滅亡也諸猺遂言事果自公丁聽論之
不敢黨乃檻致公丁軍門磔誅之時十七年冬也汝成乃
言之督府謂首惡既擒賊方震駭宜乘此時進兵討賊經
許之會沈希儀病乃以副總兵張経將左軍副使翁萬達

監之南寧指揮王良輔朱昇淩浦柳浦周維新孫文綉屬
焉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賓州指揮馬
文傑王俊戚振吳同章屬焉以副使蕭曉紀功叅政林士
元及汝成督餉張経議欲以步兵勦之畧示威勿深入又
欲舍紫荆等處賊數勿擊翁萬達持不可謂猝勦之必無
功徒隨損軍威況諸猺恣肆久不大懲之不足懾其心汝
成亦同萬達議督府下諸司議諸司請如萬達言萬達又
言之督府曰峽南亦劇賊但令兵力不能并及姑緩之以
候後經然之乃以十八年二　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

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荆姜老鼠諸巢朱昇由三等村[illegible]
淥水攻石門黄泥嶺諸巢柳浦由白沙灣攻道袍梅嶺諸
巢凌浦由白沙灣攻大昂小梅嶺諸巢周維新由白沙灣
攻藤冲緑水冲諸巢孫文綉由藤峡夾攻大坑巢共三萬
五千人分六道進右軍則馬文傑由武宣攻碧灘緑水諸
巢王俊等由武宣入山攻羅淥上洞戚振攻中峒吳同章
攻下峒共一萬六千餘人分四道進南北夾擊之賊大窘
遂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
擊斬首一千二百級賊謂徃年據險結巢故被官兵擊破

皆殲焉至是不聚結寨惟漫走山谷間令官兵疲于追逐
且曠日久多費粮餉必速退其東奔者入羅運山萬達等
移兵攻羅運檄右軍抵長洲沿江純山賊背賊于諸隘險
伏械器防禦甚多官兵皆以計發之追斬百餘級賊益窘
會右軍迷失道愆期三日又土目盧蘇受賊賂斂兵縱之
漫匿諸山谷人言羅運山官兵古所未至者賊遁深入不
復窮追云會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猺亦據險
弗靖萬達等移兵勦之三月班師招賊餘黨二百餘人降
之江南胡姓諸猺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峡諸猺復平萬達

汝成乃同獻議于督府凡七事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游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五曰清狼田以正疆界六曰處款兵以慎邊防七曰推高秩以勸公賞其所謂改州治以建屯所者蓋王守仁昔平斷藤峡時奏有岑猛子岑邦佐罪徙為武靖州知州而邦佐莅任後殘虐部民為甚又令提調三縣狼民尤被其害今邦佐夷衆多離散請改州為武靖千户所擇人任之即以三縣狼家之族隷焉議上蔡經多採納疏請行之捷聞蔡經改左侍郎進秩一級拊珣加俸保暨諸將帥守臣皆賞賚有差

論曰諸猺𤞑狡桀驁悍難靖易亂然方其無事時亦皆刀耕火種抱布貿絲非若北虜之不可嚮邇者但諸衛所之臣貪縱者多卹慮者少而官府豪猾又多倚法為姦利得其賄則漏洩機事教誘陵掠而啓其侮不遂所求則訐發陰私誣諸猺黨以激其怒守臣以代無常率非久任一信其言或畏事而容奸縱慝或貪功而輕率寡謀釁一開究殘莫制中止則損威遂事則黷武而兵連禍結至無寧時況諸猺之性如禽獸然非有剸量輕重于死生利害之階也豢養有方彼未嘗不為馴伏一違拂其性則跳梁蹢躑群死不悔而難可化誘招致其勢不至于草薙而禽獮之不已也然豈所謂王者之師 天子好生之德哉故平居無事則當撫之以仁而必不可與其恩信禍亂既作則當懲之以威而必不可狃于姑息制馭蠻夷之策豈復有過于此哉令觀嘉靖中二役在守仁則因湖兵歸便而乘不備以襲之在蔡經則因首惡就擒而集大衆以征之皆可謂有功于嶺表矣然能保其勦之必勝而不能保繼者之不擾能保其征之必克而不能保撫者之不乖此所以暴師旅竭府庫不足以貽數十年之安也然則選將帥于亂作之後孰若慎守臣于無事之日哉至田汝成曰藤峡府江為冦雖同治之則異治藤峡宜速治府江宜緩蓋以藤峡可夾攻而賊無所奔潰府江地遐邈而人難得其要領也汝成親涉其地故其說為有據此又用兵者之所當知云

鴻猷錄卷十六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佖校

勘處安南

安南自　宣宗時許黎利封國王後利死子麟嗣正統間麟死子濬嗣天順間濬被篡弟灝嗣弘治間灝死子暉嗣暉死子誼嗣正德間誼被篡國人請以灝庶子賙嗣正德十一年賙稍失政其臣陳暠作亂弑賙首目莫登庸并其子方瀛及黎義昭黎岡等共推賙從子黎譓嗣譓賙伯兄子也仍率兵討陳暠暠走死子昇奔諒山路遂據其地自此貢使不通也登庸恃立譓功漸專橫云何與阮時雍等謀不軌譓恐遇害嘉靖元年七月與其臣鄭綏李塥避居清華府欲率國人討登庸不克登庸與時雍等復立惠庶弟黎懬嗣爲國王蓋登庸娶懬母爲妻故脅立懬事皆由登庸專決是年　朝廷遣使臣頒改元詔諭安南抵龍州緣陳昇據諒山道梗又其國有内難詔使不入境而還黎譓聞有詔使自清華上書告變不達二年正月黎懬卒或云以鴆故登庸乃立其子以偽冒懬名遣使入貢以三年三月至闕廣西守臣察其國王姓名非故拒不納黎譓于清華府三遣陪臣上表告變乞援皆以登庸兵阻未入六年五月登庸乃自立爲安南國王僭改元明德時陳昇在諒山不知所終諒山地亦爲登庸所據惟黎譓尚據有清華木州馬江老撾等處九年正月登庸傳位于其長子莫方瀛僭大號改元大正登庸僞稱太上皇帝是年九月黎譓卒于清華其臣黎栱鄭江等共推立譓子寧嗣奏入稱世孫其境内或亦自稱國王云其　朝廷原降王印寧稱未失登庸亦有一印其所達中國文移印文亦同真偽莫辨其一僞摹也前此　朝廷以安南久不朝貢又以改元詔使不達故屢制下兩廣雲南守臣體勘皆未得要領十年五月兩廣守臣林富伉鸞雲南守臣汪文盛沐朝輔皆頗知莫登庸篡立事移文勘訪會黎氏舊臣武文淵等不從登庸率衆奔雲南沐朝輔納之黎寧于十三年又遣陪臣鄭惟憭入奏十五年復遣鄭垣賫文赴軍門俱前後至雲南備列登庸篡弑及寧播遷清華始末甚詳是年　朝廷以皇子生故遣使詔諭天下緣安南事未平獨暫停安南詔使不遣大學士夏言首請問安南罪制曰可下群臣

議於是廷議紛紛不決禮兵皆多謂莫登庸弒主僭竊詛
逆朝貢法所必討請命將出師群臣多謂彼中事體未詳
師且未宜出宜勅邊臣體勘傳諭如能悔罪許其降順惟
戶部侍郎唐胄及諸小臣謂帝王之于夷狄當以不治治
之自安南有內難後兩廣遂少邊警夷狄相攻中國之
利也不必羅徼中國為黎氏復讐　上意竟主討罪亦屢
勅邊臣勘報會兩廣雲南諸守臣移文至其國莫登庸先
令彼國諒山衛長慶府各開報國人推立登庸事由并為
登庸乞降然無登庸表疏不可覆驗諸守臣更移文促之

且示征討意登庸父子乃遣其黨范正毅等賫執公移詣
雲南沐朝輔所自列言前國王黎晭被逆臣陳暠殺害無
子登庸同諸臣國人推立晭弟黎譓古何譓被奸人杜溫
潤鄭綏華誘還清華登庸仍推立譓弟黎憲旋自清華迎
復黎譓與憲俱以病先後卒黎氏無他子嗣憲弃死時與
群臣議登庸父子有功于國召登庸子莫方瀛入付以印
章令嗣主國事遂為國人所推其不上表通貢者先緣陳
杲據諒山為梗後乃值閉關守臣不納耳黎寧乃亂臣阮
淦之子冒稱黎姓非黎譓子也其所自列如此然事皆譎

罔多自飾所謂鄭綏誘還清華即登庸為亂黎譓避禍出
也其謂迎歸黎譓則與黎寧所列黎譓卒于清華者不同
迎歸事所必無者至謂黎憲病卒屬以印章即劫奪也鴆
殺事理或有之沐朝輔乃以黎寧所遣使鄭惟憭鄭垌及
莫方瀛所遣使范正毅等并各表疏公移先後遣人伴送
至京　朝廷察知莫登庸父子奸僞且雖稱求降而辭不
款服又不束身歸罪乃銳意討之先是　朝廷遣禮部尚
書黃綰翰林院學士張治往宣諭未入境召還遂命咸寧
侯仇鸞總兵兵部尚書毛伯溫提督戎務往討伯溫等至

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并檄雲南守臣別集
兵候師期又檄諸司於臨邊諸郡縣儲積糧餉議分正兵
為三哨廣西平祥州為中哨兵四萬人參政翁萬達副總
兵張經監督之龍州羅回峒為左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
鄭宗右參將李檠監督之思明府思明州為右哨兵一萬
四千人副使許路都指揮白法監督之分奇兵為二哨歸
順州為一哨兵一萬四千人參政張岳都指揮張輗監督
之廣東欽州為一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陳嘉謨參將高
誼監督之又烏雷山等處為海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涂

原缺第六葉

槎郯指揮武鸞監督之中軍則都指揮董廷玉等率五一
人爲親兵共須兵、一十二萬餘人又議雲南別集之兵于
蓮花灘分三哨哨各兵二萬一千餘人中哨以副使鮑象
賢都指揮王紹等監督而督餉則布政使胡宗明左哨以
副使鄭騮都指揮方策監督而督餉則右叅政朱方右哨
以副使張絅都指揮馮立等監督而督餉則右叅政程旦
皆黔國公沐朝輔都御史汪文盛等經畫旣定兵衆漸集
馳檄諭安南諸臣民諭以　朝廷興滅繼絕之義討罪止
于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即以其郡縣授之擒

斬莫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申吿再三又諭
令莫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欵聽
命亦待以不死而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詣
軍門陳乞願出境降躬聽處分詞頗卑切伯溫等承制許
之約以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來降守臣于鎮南關近地
備設幕府將臺以待時登庸子方瀛已死乃留孫福海于
其國至日登庸與姪莫文明幷酋目阮如桂等四十餘人
入關各尺組係頸詣所設　闕庭徒跣匍伏稽首號上降
表復詣軍門匍伏再拜盡籍國中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

論曰四夷不庭固王法所當誅討然　成祖竭天下之力
三舉其庭而竟不能貽數十年之安則其難可知矣今羅
數十萬之衆損數百萬之費而博取侏離之使一稽顙于
闕庭亡論不克即克何利焉所謂慕虛名而受實禍也况
炎荒萬里之遠勝負兵家之常兵連禍結變起釁生唐玄
宗南詔之役豈不明鑒哉故夏言首議之功不如唐胄揖
兵之益也夷考當時吉囊河套之擾尚未息肩不旋踵而
虜蹂山西之境使安南之役不解其何能支耶倘移其力
以備西北孰輕重緩急也雖然當時爭先而處強猶足以

見國勢之可振乃頃者倭寇內侵數年奔命竭東南之力
而驅之出境且不可得矣尚暇問其來貢否耶此又覩時
變者不能不深有慨于斯也

平湖貴苗

湖貴之間有山曰蜡爾又曰蠟爾諸苗居之苗古三苗遺
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户所稍南屬筸子坪長官司隸湖
廣山西屬銅仁府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貴州西北隣四
川酉陽而不屬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百二十里苗雖分
土隸兩省中猺結寨徙實相數匿焉然各土官相轄有户

籍稍輸賦與廣西猺獞不同其屬鎮溪者半與瀘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瀘溪田供猺役嘉靖初苗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草子坪土官田興爵者往以罪繫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也歛賄賂吏以計脫深匿苗寨主奉之興爵逗虐苗多所求索淫苗妻女諸苗怒逐之燬其公署遂叛曰相莫引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平苗則土官弱不能制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蓋銅仁舊土府近改流官所屬皆長官司銅平本叛苗不納稅粮者官以逋欠責見戶見戶益多逃亡官府嚴督土官平頭長官遂挈印從諸苗悉騷然

叛矣湖貴諸守臣討之不能定上其事嘉靖庚子 朝廷召萬鏜起家為提督副都御史開府辰州令相機撫勦鏜集諸路漢土兵討之不克有言鎮溪土指揮田應朝為諸苗所信服足辦此事鏜用為巡捕指揮鎮溪本流官屬辰州衛有千百戶五員所印例委衛指揮掌之別有土官指揮二員千百戶十員乃土目以功授者不列銜不食俸莅事見流官指揮掌印者禮如屬官田應朝即土指揮少曾為辰州府學生員巧黠多智術能誘煽諸苗苗多信之往年永順保靖相仇殺皆應朝陰搆亂而兩利其賄苗之撫

忌應朝實啓之數年恒挾苗以市官府至是得巡捕益大肆姦利督府監司不悟顧切任用之征則庇真冦誘殺居民冒功賞撫則挾求重賞多反覆苗實未蒙惠利故功久不成鏜召苗渠魁使來見苗謂必得償始出鏜令千戶某入償苗寨苗魁龍某來見鏜執以聞誅之苗殺其所償千戶某鏜乃厚恤其家復遣兩省諸監司挾所隸土官親詣賊巢招撫犒以花紅牛酒給魚塩又計口給粮食苗魁龍許保給冠帶時湖廣苗以連年被勦故聽撫惟貴州苗雖稍戢然未懲創內實驕橫鏜遂班師 朝廷各論功陞賞

召鏜還為刑部尚書未幾苗魁龍許保吳黑苗復倡亂焚劫州縣兩省無寧日嘉靖戊申遷兩廣總督侍郎張岳為右都御史撫勦之仍開府駐師辰州岳至集兩省官議衆多謂林箐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即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 上降詔切責之岳詢前故知撫無益久戍守亦非策乃力主討之其湖廣聽撫諸苗行令參政王崇如故撫處崇亦撫綏有方苗遂不復叛惟近貴數村寨黨比貴苗龍許保等倡獗岳乃大集漢土官兵以嘉靖庚戌九月進兵討之總兵則沈希

儀領兵則叅將石邦憲等監督則貴州副使封之屛湖廣
叅議張景賢而銅仁防禦皆石邦憲先所規畫時邦憲以
印江失事故被論劾　制下當解任聽理岳歷叙邦憲功
次上疏留之自九月進兵至十二月屢破苗冦岳乃疏報
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擒獲
龍許保母女妻妾官兵報稱龍許保已獲第未逮至餘賊
逃匿林箐凍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窖藏米穀
燒掘無遺具以捷聞龍許保實未獲遂撤新調兵止留石
邦憲等搜捕首惡嘉靖辛亥二月龍許保吳黑苗復糾合
湖廣附貴境叛苗出刧思州府或謂四川酉陽宣撫冉玄
實陰主之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瞿塘衛戍更卒
戍守時聞苗冦平城守稍怠知府李允簡方視衙苗冦百
餘人佯稱瞿塘卒更戍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擄帑藏執
允簡及經歷知事等官去石邦憲等聞報亟分遣兵邀其
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得逸歸由小徑各逭入林箐石邦
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數十餘人岳乃檄永保二
宣慰及酉陽宣撫冉玄會兵討湖苗助逆者數寨其冉玄
助刧思州事岳以事狀未明不暴其罪第嚴督責之未幾

各兵擒斬湖苗渠魁數十人餘黨復以撫定田應朝自得
逃捕後日益恣横有司寖不能制既構永保黨又合酉陽
兵攻平茶虐殺無辜若干人及官兵討苗多所沮撓岳至
檄使來見不出顧謾語應之岳廉知應朝雖譎不習騎射
無武勇其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為之牙距岳先以計執勉
數其罪杖之斃于獄應朝乃竄匿苗寨累遣人自列岳許
之令出立功贖罪久不出乃革其巡捕以事屬鎮溪所諸
千戶應朝失巡捕勢益窮諸土官多仇嫉之其族人亦不
直也乃託永順宣慰投見于軍門岳以時方用兵恐激他
變乃杖而釋之令從征暨苗冦破仍以計擒杖殺之時諸
苗畧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岳檄石邦憲等懸賞購之
邦憲等密遣使入寨賄令聽撫苗麻得盤吳老猫吳旦等
竊龍許保至龍田寨所親家吊喪誘至别寨飲酒醉而縛
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去岳疏聞誅之諸守臣任轍
等欲遂罷兵岳持不可謂吳黑苗未誅必為他日患時黑
苗無所踪跡詗知其以捕急故深自匿也岳乃緩其令所
覊執親黨盡釋令去密督諸土官索之至嘉靖壬子八月
土官其廉得其處遣兵劉甫等徑入寨襲斬之持其首出

被諸苗欲擁其功追奪去以火焙令乾藏之索重賞僉事
龍遂給賞仍令上官田興邦督索得之驗實乃賫至軍門
岳始以竣事聞　朝廷集衆議設總督鎮撫其地留岳爲
之數年得代去
論曰諸苗蕞爾之地耳發三省之力討之十餘年不克底
寧者豈其用兵之難果如是哉非苗之難克衆議之難協
而事權之難定也萬鏜始集諸路兵亦稍有斬獲乃見臨
賁之恵足以貫諸蠻一時之安即謂可保無虞輒班師去
何厭兵之過也張岳力主用兵不惑撫守之說而陰沮旁

撓因循不決歷三年始收一戰之功其初不免屢有敗衂
者亦其乏素定之謀而地利之未諳耳然岳於人臣任事
之忠可庶幾焉但庚戌十二月所報全捷謂已除掃窟穴
首惡就擒而辛亥二月賊復出破思州誤何容易哉其後
必欲得吳黑苗而後罷兵者豈亦有懲于前歟則知狄青
不輕信儂智高之死有見哉固後世事君者所當法也

追褫仇鸞

鸞祖仇鉞初爲寧夏游擊將軍襲執寘鐇封咸寧伯後以
討平河北諸寇功進封侯鉞卒鸞嗣爲侯鸞粗暴驚悍人
見其敢於當事遂謂勇畧可任嘉靖初總兵征安南不果
留鎮兩廣後改鎮甘肅訐奏都御史曾銑銑坐極刑鸞亦
罷二十九年夏六月虜酋俺荅寇大同偵騎報虜不數十
人總兵官張達出擊之虜乃大至達敗死副總兵林春聞
達被圍引兵出援亦敗死虜旋引去事聞逮總督侍郎郭
宗皐巡撫都御史陳耀至京廷杖之耀死杖下宗皐流配
諸部將皆論死係獄奪情召尚書翁萬達代宗皐總督未
至先以兵部侍郎蘇佑攝其事以趙錦爲都御史代耀巡
撫起廢加咸寧侯仇鸞宮保總兵鎮守大同八月虜復擁

衆至鸞私遣其黨時義以重賄結俺荅令別寇宣府薊州
約無犯大同境虜遂東去知宣府有備乃寇薊鎮薊鎮無
重關山外即虜境所恃朶顏三衛爲藩籬三衛舊得太寧
地住牧又歲利入貢賄頗爲我捍禦虜不能越三衛寇薊
鎮近三衛稍離心多結逆北大虜故虜由其境入犯三衛
反陰爲之嚮導云虜之東也鸞實使之乃佯奏探知虜東
行恐侵薊鎮震驚京師請提兵駐居庸以備不虞十四日
虜果寇薊鎮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力禦之十六日
虜縱兵自間道抉邊墻入我兵不能禦遂潰薊鎮舊恃三

衛捍隔故其兵視他鎮獨寡黏兵部檄保定河間宣府兵
援薊州皆未至故虜得入是夕圍順義以保定兵駐城中
城得全虜長驅入內地十七日報至京師傳虜營通州矣
虜實柰諜通營通州東二十里孤山汝口諸處分兵抄掠
密雲懷柔三河昌平之境屠掠城外諸村落甚慘京師聞
報始議守禦計檄召諸邊將勤王十八日仇鸞首以大同
兵自居庸至十九日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蓋先檄
馳來也二鎮兵至人心稍安自是河間宣府大同山西諸
將各以兵先後至勤王入衛兵凡七鎮約五萬餘人乃命

文武重臣各十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四隅吏部侍郎王邦
瑞定西侯蔣貴總督之令城中居民并四方入應武舉官
生登陴列守諸司官屬皆聽王邦瑞委用兵部尚書丁汝
夔理戎務署中以楊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戎務營近城
衛京師即軍中拜仇鸞為平虜大將軍總督諸路勤王兵
分道禦虜命錦衣衛都督陸炳提督　皇城諸門并譏察
奸細都御史商大節督五城御史巡視防內釁集團營兵
不及五六萬人皆老弱游惰分遣京營諸將營于城內外
各巷陌間京營兵素未見敵驅之出皆泣不敢前命都御

史王儀率兵駐通州府繫獄故邊將徐仁戴綸等令立功
自贖城外及近地居民擁入連日不絕多被血淋漓至者
時事起倉卒諸務未備勤王師聞變即馳至未賫糗糧制
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
軍士始得數餅餌啓廩發粟則囊橐釜甑皆無所需故士
饑疲鸞軍無紀律頗驕縱往往入村落逐辮髮詐稱虜劫
掠民財被捕獲或自詭為遼陽軍虜中呼朵顏為遼陽軍
時有聞虜中言遼陽軍實導我來者京城遂訛言遼陽軍
叛矣時鸞方被寵任故擒獲大同兵殺掠者不敢輒置之

法踈闊　上謂大同兵首先入援縱有他出飢疲令付大
將軍撫處而鸞殊不為禁汝夔乃下令禁勿捕大同兵有捕
至逐捶捕者故大同兵益無忌民苦之甚于虜民間既訛
言遼陽軍叛又見汝夔禁勿捕殆殺掠者不知故遂謂汝
夔山東人於遼陽為戚鄉曲乃汝夔周章恐喪師令諸將
勿輕與虜戰諸將逗撓不戰者皆諉言汝夔禁不發民間
聞益歸罪汝夔怨謗大作悉詈遍衢陌事稍稍聞禁中
上乃切責汝夔并守謙時鸞稱帥兵禦虜去城寔遠不見
虜守謙被命防禦京城營城外東北隅恐衆寡不敵故按

兵不戰 上聞謂鸞遠出禦虜而守謙恇怯不出師故
汝夔皆屢詰責時虜犯 陵寢殺掠至城下遶出西山姦
人乘間為亂者亦衆良鄉以西至保定皆震村落居民多
避入城本兵及諸將又皆觀望不戰且偵候不遠所遣人
率望塵而返其于虜衆寡遠近皆不知焉不督諸路進兵
仍遣時義時時與虜通許以開馬市冀虜掠滿載去二十
一日虜縱所擄一宦官持嫚書至脇求入貢詔百官集議
朝下皆謂不便罷之時國子司業趙貞吉獨抗言謂宜報
邊帥周尚文功請釋沈束申理尚文之罪且求爲御史佐
軍務 上壯之加左諭德兼監察御史予銀五萬兩令宣
慰諸營將士以高大韶言詔募兵有伎勇異等士倍其餉
令大韶自領之并領舊隸兵部巡卒別為一軍連日城上
列守禦具始畧備二十二日晡時 上以大臣連請視朝
乃御奉天門朝百官下制切責群臣二十四日以不擊虜
故下尚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獄命王邦瑞攝兵部事以
都御史艾希淳代領守謙兵兵戶部堂屬官皆停俸洽事
以守禦不固逮薊鎮都御史王汝孝以畏愞不戰逮通州
都御史王儀儀至下獄削籍去逮汝孝使者道梗未達汝

孝復斬獲虜級竟得以後功末減謫戍時虜漸退先以其
輜重北去餘衆猶分掠京城外欲西奪白羊口出仇鸞帥
諸將兵尾之虜被白羊守將扼險禦之不得出稍棄牛羊
婦女閱下擁衆東南還至昌平北猝與鸞軍遇鸞不意虜
返倉卒未陣虜騎蹂入我兵不能禦死傷千餘人鸞幾爲
虜獲以裨將戴綸徐仁救免虜乃奪路東循潮河川由古
北口故道出諸將不敢逼但徐尾其後時斬獲遺虜數級
二十五日京師稍解嚴城外民入避者漸出復故居二十
六日汝夔守謙同斬于市曹汝夔仍梟首棄屍妻流嶺南
子謫戍遼陽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沈良
才以議汝夔等獄緩俱逮繫廷杖削秩治事刑科給事中
張侃等如例覆讞汝夔等獄以沮撓逮繫侃仍削籍趙貞
吉復命詔謂所賫去銀未區畫輙返又追其前論周尚文
沈束事不當以欺誑畏縮下獄廷杖貶嶺南二十八日虜
衆盡出虜至邊疲甚又顧戀輜重皆不能軍諸將以白羊
之敗兵氣不揚竟不敢逼但尾之出境九月遣戶部侍郎
駱顒往撫被虜諸郡縣掩骼埋胔招集傷創賑貸之鸞及
諸將各罷兵歸鎮前後得虜二百餘級鸞自劾追虜無功

詔獎諭加太保詔王邦瑞大振京營戎務京營廢弛久衛卒多役于諸將及中貴之家或死亡者猶按空籍給衣粮充行伍者又皆老弱不任兵前戶部郎中汪宗凱論劾提督成國公朱希忠不報至是邦瑞復以為言乃罷希忠提督以鸞代之置戎政府始製印章命邦瑞協理為鸞副革去提督内臣鸞恃寵遇所言無不從益驕横始逐虜時曾取諸邊將及戶部賂入以萬計動則以逗遛稽緩為言故賄之恐後邦瑞黎制整飭戎務奏設兵部主事二員給事中御史各一員議多忤鸞意主事申旋恃法不為鸞屈上言京營弊政語稍侵鸞鸞怒密疏入逮旋杖之左遷出鸞又言京營置給事中御史主事等官不便皆罷之改蘇佑總督宣大改召翁萬達為兵部尚書久不至以邦瑞代之以趙錦為兵部侍郎協理戎政命商大節部所募兵経畧都城内外設薊遼總督以薊州保定遼東三鎮隷焉改孫禬兵部侍郎未幾召何棟代禬任改経畧都御史易州以翁萬達至愆期降授之設駐守昌平都御史召許宗魯為之并前設通州者為三輔未幾皆罷改兵部侍郎謝蘭于南京下職方郎中王尚學獄論減死謫戍罷戶部尚書李

士餉餘罰俸有差以前軍餉不辦故也鸞請召大同卒五百人于京師賜居第訓練京兵從之又遣官分道募民兵于畿輔河南山東西每歲集京師團操防秋畢散去如踐更卒例鸞上言請大舉北征乃遣使詣諸邊鎮選兵以京營將練之俟師期於是諸邊鎮鋭卒皆隷京營將邊地有警諸邊將不得調遣京營將駐各邊者又多所凌轢且不任邊鎮之責邊臣屢以為言不報以群臣言詔于京城南築外城不果後數年築之冬十一月鸞帥諸鎮兵出宣大聲言擣虜巢歷數月一出近塞夜襲虜營斬老弱數級鸞自効詔不問鸞復請廣集兵粮以明年大舉北征命戶部遣使盡括南都及各省貯積仍督歷歲逋賦時鸞恃寵所上疏即内批行之不下部議王邦瑞上言 祖宗制凡戎政亡不下本兵議者又屢駁鸞議鸞擠之遂落職罷歸鸞又上言請許虜入貢命諸大臣會議鸞力主其說乃以明年春於宣大開設馬市虜貢馬一匹償以幣若干疋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極言開馬市不可耳歷數鸞欺罔罪下繼盛獄貶秩邊鄙會史道主開市事于宣大時蘇佑總督宣大主戰史道開馬市宣大主和兵民莫知所從甿得

入貢乃虜以羸瘠馬多索值且大同市寇宣府宣府市寇大同甚至朝市暮掠幣未出境虜寇即至并所得羸馬皆掠去虜日駐大同城外訊之輒以貢市爲言將士不敢拒大同三邊垣及諸營堡盡毁壞士卒不復出戍虜長驅至大同城下矣史道上言虜無馬者宜許令以牛羊入市償以粟麦臺諫交章論沮之虜又請于遼東開馬市時許宗魯巡撫遼東乃移書兵部及覆陳不可狀事得寢宣大邊防大潰人皆危之鸞亦恐禍及臺諫復攻訐其事者鸞密疏上馬市事罷之召史道還制下有復言開馬市者論死然宣大邊防廢竟不可復云三十年虜獲馬市利于宣大薊鎮亦戒嚴京師得無恐鸞漸驕恣索諸邊將賄賂亡厭時時與虜私相結鸞所遣時義與虜酋吞義子脱脱結爲兄弟朝士無不知鸞亂政亡敢言者六月鸞復以防秋布遣諸將乃徵爾大節所部兵自隷仍檄大節防禦京城四面大節以已列九卿不當受鸞節制且執奏巡捕兵舊不隷京營　祖宗有深意不宜令鸞併之又劾鸞包藏禍心鸞上疏排之逮大節論死繫獄中自是諸司拱手無敢言者三十一年夏鸞大作威福謂將防秋出行邊請以兵户工三部侍郎從兵部主調遣户部主粮餉工部主器械三侍郎各簡其屬皆隷鸞幕府其科條煩密法令僭擬動則以軍法爲言詔皆從之於是人心洶洶恐變出不測六月諜報虜復侵薊邊鸞當出師乃病疽發背七月邊報急鸞病劇上言輿疾出師請免陛辭從之卒不能出又無敢言易大將者八月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乃上言大將病不能出禦虜印在大將所諸偏裨令不行自請暫假大將印率師出禦之制下謂本兵不可出令收大將軍印綬上之别遣將將兵禦虜於是錦即夜至鸞第收鸞印綬別舉總兵陳時爲大將佩印行鸞聞收其印綬大恚憤疽益劇遂死時　上已心知鸞姦逆未發會鸞所親信時義侯榮姚江皆冒功授錦衣衛指揮等官知鸞死事必敗遂以是月十一日出奔居庸關鞏華城諸處欲叛降虜被關吏及邏者所獲陸炳以疏聞下詔獄鞫之炳乃盡發鸞前後通虜納賄諸亂政狀　上大怒令諸司會鞫之下制暴鸞罪惡剖棺戮屍梟其首妻子及時義侯榮姚江皆斬籍其家沒貲入官諸黨惡皆謫戍邊下詔布告天下虜聞鸞死旋亦引去於是制下凡緣鸞得進官秩者皆奪秩論罪趙錦

亦以初附鸞譎戎云

論曰庚戌虜變余親所目覩其事者大抵人狃于宴安吏牽于文法事怠于誘避兵習于惰游虜衆已入古北縉紳尚為長夜之飲承平之弊蓋至此極矣一聞警報而大小臣工震愕失措兵部按室籍而不知所求戶部守簿廩而不知所散器械必関白而後可給文移必輾轉而後可通至于犒師之費禦虜之具真同兒戲耳豈有折衝應變之略乎若乃仇鸞以庸暴之資叨非常之寵禦寇則束手無策亂政則矯切橫生　皇上初以專任責成之心望其有委身報主之績而不虞其誤國之至此也蓋自其擣巢無功而歸　聖心已不能無疑矣然猶惟其言而莫之違者亦駕馭之冀一獲之報耳使少延旦夕之命必不免生赴市曹矣當時或有疑鸞反者余曰鸞不反即反無足憂撲滅之猶豚腐鼠耳或曰何以知之余曰歷觀古姦臣反逆者其始皆憑恃寵靈建大功以懾人心乃可劫人之從鸞總諸路之兵握專閫之柄而不能少遏狐軍深入之虜此其人豈能反哉其跋扈而不可嚮邇者不過竊一時之權以肆其毒耳嗚呼鸞不足責矣使國家有任事之臣　朝廷何至委大權于犴豎子哉國家養士二百年而緩急一無所恃乃使姦宄之徒得以亂國下紀群臣何得辭其責也

嘉靖乙丑年四月吉旦　　男思誠梓行

鴻猷錄十六卷通行本

明高岱撰岱字伯宗京山人嘉靖庚戌進士官景王府長史是書乃岱官刑部主事時作倣紀事本末之體所錄凡六十事每事標四字爲題前敘後論起於龍飛淮甸終於追戮仇鸞皆事之關於用兵者也前有自序曰歷代實錄祕不可見惟是諸臣傳誌書疏參質考訂稍得要領暇日論次錄而成帙云

三藩紀事本末四卷

〔清〕楊陸榮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藩紀事本末四卷》提要

闖成肆逆禍及君后明之子孫臣庶不能討

聖朝念萬古君臣之義不可以不正赫怒興師逆成西竄勝朝不共之仇藉以復爲

真人出而大難平乾坤之位定矣有明諸藩誠思復仇之大德痛餘氛之未除憑藉

威靈共翦殘孽追爭罪人斯淂藉土來歸庶幾上順天心下從民願度德量力計無踰此昔殷辛失德微子抱器歸周夫子刪書不以微子之不正位號爲罪而亟稱之曰仁當是時取殷之天下者周也視

聖朝之取天下於闖而且爲明之子孫臣

序　一

底滇不共之仇者彼此相衡判若天壤乃微子可以歸周諸藩頓思僭號自立仁者固如是乎秦人失鹿楚人攫之與楚人爭之可也與攫楚之人爭之不可也何也義不可也且向也以全盛之天下據之羣盜今也以破殘之疆土衡抗
天朝天既厭明德尚思挺而走險豈惟違

乎仁悖乎義云爾哉抑亦不智甚矣然猶藩之者何也曰不沒其寔正所以不予其僭也其寔藩也則明之祖宗未嘗以統授之也明之百姓未嘗以統歸之也上不以統授下不以統歸而妄干大號是僭而已矣僭竊之人　王法之所不宥然則諸藩之隨起隨滅身膏斧鑕夫亦其自取焉爾若夫擁立諸臣獨無罪乎夫伊尹五就管仲一臣苟審所優負而為之君子且不以為過不然則首陽餓夫不聞伏武庚以倡亂也審此而諸臣之為功為罪瞭若指掌矣酉春多暇檢閱遺編凛　大命之莫干悼王行之自絕因類次其事而書之卷首時

康熙五十六年歲次丁酉仲春下浣青浦楊陸榮采南氏書

凡例

一是編未遵 本朝正朔各藩所僭位號不以統年

是編雖襍採胡庆浮海甲子江人事江難也是遺聞編年遂志等書然一以王大司農奉 旨分編之史傳爲正故與野史所載微有異同

一論斷必其史才敘而不論以俟作者

一編中間有一二不見正史止據野史收入閱者倘確知其失實幸即賜教以便改正

一編中搜羅未廣倘有家藏善書或賜借觀或賜函教以便增入

采南氏識

三藩紀事本末目錄

三藩紀事本末卷一

青浦楊陸榮采南氏編

三藩僭號

福王名由崧神宗孫福王常洵之子洛陽陷王避亂南下次淮安值甲申三月國變南中府部等官會議監國鳳督馬士英移書史可法及兵部侍郎呂大器請奉福王可法大器以潞王稍有賢譽持未決而士英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總兵劉澤清高傑黃得功劉良佐擁兵迎王於江上王至南京以內守備府為行宮四日監國十五日僭即位稱明年為弘光元年

順治元年甲申五月王召史可法高弘圖馬士英入閣辦事姜曰廣王鐸俱為大學士張慎言為吏部尚書

以總兵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分鎮淮上史可法開府揚州督其軍

六月命禮部鑄國璽以金代之

召劉宗周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宗周疏論時事一言

攝形勝江左非偏安之業宜以親征之師東阨淮徐北控豫州西顧荆襄瀚慨漸進一言重藩屏謂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遠地劉澤清高傑亦有家口寄江南之說是二鎮之一撫皆可斬也一言慎爵賞各帥封賞孰應孰濫宜嚴加分別如左帥以恢復而封高劉以敗逃而亦封將誰為不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中璫隨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言褫舊官燕京既陷有受偽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宜分別定罪又言賊兵入

秦晦晉直逼京師大江以南二三督撫坐視君父之危亡未嘗遣一騎入援既而大行之凶問確矣督撫諸臣仍復安坐地方止圖定策之功未嘗肯發一步洎乎新朝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而諸臣之討又不出此紛紛制作盡屬體面更難解者先帝升遐喪詔距今月餘浙中尚未頒至近省如此遠省可知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立興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未幾宗周予告去

遣太監王肇基（肇基原名坤）督催閩浙金花銀兩

上崇禎帝謚曰思宗烈皇帝周皇后曰孝節皇后既易思為毅

追尊建文君為惠宗讓皇帝景泰為代宗景皇帝復懿文太子為興宗孝康皇帝尊皇考福恭王為恭皇帝尋改孝皇帝立專廟

削溫體仁文忠謚允禮部尚書顧錫疇請也未幾錫疇以請削溫謚奪職

釋高墻罪宗七十五案

予大學士文震孟謚文肅劉一璟謚文端賀逢聖謚

文忠禮部侍郎羅喻義謚文介詹事姚希孟謚文毅兵部尚書呂維祺謚忠節山西巡撫蔡懋德謚忠襄隨州知州王燾謚忠愍懋德謚尋奪

吏科馬嘉植疏陳立國本事一改葬梓宮一迎養國母一訪求東宮二王一祭告燕山陵寢

命總兵丁之綱迎太妃於河南郭守義家洛陽之變太妃與妃各依人自活至是迎之隨諭工部於三日內搜括萬金以充賞賜

御史祁彪佳請禁革詔獄緝事廷杖三弊政時議復

廠衛人心皇皇故彪佳言之戶科給事中吳适亦言
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止有廠衛一節未免府
怨臣民陛下試思先朝之何以失即知今日之何以
得疏入俱不省
八月以逆案原任光祿卿阮大鋮爲兵部右侍郎未
幾轉左於是太僕少卿楊維垣徐景濂給事中虞廷
陛郭如闇御史周昌晉陳以瑞徐復陽編修吳孔嘉
參政虞大復輩皆相繼起用
命錦衣都督馮可宗造役緝事禮科給事中袁彭年

言相傳文皇帝十八年始設東廠然不見正史嗣後
一盛於成化西廠汪直踰年即罷再盛於正德逆瑾
煽虐天下騷然三盛於天啟逆魏之禍幾危社稷頃
先帝亦嘗任廠衛緝訪矣乃當世遂無不營而得之
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賄廠衛之盛衰關世運之
治亂不可不革疏入謫浙江按察司照磨
詔選宮女及內員廷臣交章諫不聽
九月予北京殉難諸臣謚大學士范景文文貞戶部
尚書倪元璐文正左都御史李邦華文忠副都御史

施邦曜忠介戎政侍郎王家彥忠端刑部侍郎孟兆
祥忠貞大理寺卿凌義渠忠清太常寺卿吳麟徵忠
節庶子周鳳翔文節諭德馬世奇文忠中允劉理順
文正簡討汪偉文烈大僕寺寺丞申佳胤節愍給事
中吳甘來忠節御史陳良謨恭愍陳純德恭節王章
忠烈吏部員外許直忠節兵部主事成德忠毅金鉉
忠節觀政進士孟章明節愍立祠賜名旌忠勳戚惠
安伯張慶臻忠武襄城伯李國楨貞武新樂侯劉文
炳忠壯左都督劉文耀忠果駙馬都尉鞏永固貞愍

太監王承恩王之心忠愍李鳳翔恭壯大同巡撫衛
景瑗忠毅宣府巡撫朱之馮忠壯總兵吳襄忠壯周
遇吉忠武補予大學士孫承宗文忠太常少卿鹿善
繼忠節
工部主事王鍾彥巡歷施溥中書舍人宋天顯各予
祭葬
開納貢助工例
十月朔命鑄弘光錢
以楊維垣爲通政使維垣亟謀起官禮部尚書錢謙

益力薦之謙益東林領袖至是附和馬阮爲天下所
笑明年二月維垣進左副都御史
修典寶官慈禧殿時廟門告災鳳陽祖陵一日三震
而王荒酒漁色工費無度識者知其不堪旦夕矣
十一月補予大學士孔貞運謚文忠蓟遼總督吳阿
衡忠毅簡討胡守恒文節
二年乙酉正月元旦日有食之
重刊要典楊維垣既在事追論三案力詆王之寀楊
漣等而爲劉廷元霍維華等訟冤請重定欽案章下

吏部尚書張捷力稱維華等忠請表章三案諸臣追
賜卹典贈蔭祭葬謚全者霍維華劉廷元呂純如楊
所修徐紹吉徐景濂等六人贈蔭祭葬不予謚者徐
大化范濟世等二人贈祭葬者徐揚先劉廷宣岳駿
聲等三人復官不賜卹者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等
三人他若王德完黃克纘王永光章光岳許鼎臣徐
卿伯陸澄源等雖名不麗於逆案而爲淸論所不予
者亦賜卹有差唐世濟楊兆升等復起用袁洪勳請
并請焚要典諸臣罪寧南侯左良玉江督袁繼咸皆
言要典不必重頒不聽
三月禁宗室入京師
阮大鋮進本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閱江防
予吏部侍郎顧起元謚文莊都督劉源淸謚武節
四月從逆光祿亨周鍾武愫伏誅本兵張縉彥首從
賊仍授原官總督河北山西河南軍務其他大僚降
賊者賄八輒復原官
五月　大兵渡江王奔蕪湖十五日　大兵追至蕪
湖執王北去丙戌五月賜死

唐王名聿鍵端王碩熿孫父器墭先死聿鍵於崇禎
五年嗣立後因率兵勤王擅離南陽錮高墻會赦出
南都勿守總兵鄭彩鄭鴻逵撤師回閩適王自河南
來因奉之至福州與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
春枝在籍禮部尚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等會議
立王監國鴻逵請正位不然無以壓衆心諸臣以監
國名正候出關建號未遲李長倩有急出關繼正位
示監國無富天下心一跡而推立者鬭推戴功不數
日即定議僭即位於福州府順治乙酉閏六月十五

日也改福州爲天興府以布政司署爲行宮大赦僭
改元隆武
以張肯堂爲吏部尚書李長倩爲戶部尚書曹學佺
爲禮部尚書吳春枝爲兵部尚書周應期爲刑部尚
書鄭瑄爲工部尚書八閩俱設巡撫
起蔣德璟黃景昉黃道周蘇觀生何楷陳洪謐林欲
楫朱繼祚黃鳴俊皆爲大學士曾櫻何吾騶郭維經
蔣廷枝以次至閩皆令入閣辦事閣臣至三十餘人
然不令票旨皆王親爲之

封鄭芝龍爲平國侯鄭鴻逵爲定國侯鄭芝豹爲澄
濟伯鄭彩爲永勝伯戰守機宜悉芝龍爲政於是集
議戰守兵自仙霞關而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計兵
十萬戰兵如之合閩浙兩粵之餉不足供兵食乃令
撫按以下捐俸助餉官助之外有紳助紳助之外有
大戶助借徵錢糧大鬻官爵王屢責芝龍出師於是
議兵六一出浙東一出江西然每云餉乏終無一兵出
關也
改庶吉士爲庶萃士

十月曾妃至妃警敏頗知書每群臣奏事妃於屏後
聽之共決進止王頗嚴憚焉
順治三年丙戌正月王以鄭鴻逵爲大元帥出浙東
鄭彩爲副元帥出江西既出關不行未幾稱餉絕而
還
命黃道周督師出江西道周憤鄭氏無出師意乃請
募兵江西王給空劄百函持一月糧以行道周出衢
州至婺源爲　我兵所擒死之
蔣德璟疏請行關遂告病去

二月王親征駐建寧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有
疏來迎王欲往江右芝龍固請還師乃駐劍津
王子生大赦
六月鄭芝龍還安平八月王決計赴贛二十一日啟
行二十四日抵順昌　大兵追及獲之與曾妃同斬
於汀州
永明王名由榔桂王常瀛少子神宗孫初封衡陽張
獻忠陷衡州桂王避於梧州乙酉王薨於梧丙戌唐
王死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西巡撫瞿式耜會議監

閣學兵部尚書呂大器原任兵部尚書李永茂俱至以丙戌十月十四日稱監國十一月僭改元永曆

以肇慶府署爲行宮

以丁魁楚呂大器爲大學士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樞未幾大器辭入蜀

追謚唐藩曰思文

以王堃基爲司禮太監遂擅朝政於是戶部郎中周鼎瀚內批予給事中兵部侍郎王化澄內批予尚書廷臣爭之不聽

李永茂去以疏薦劉湘客王堃基持之被斥故也

以朱治憪爲兩廣總督守肇慶

順治四年丁亥二月以瞿式耜嚴起恒爲東閣大學士

以錦衣指揮馬吉翔掌絲綸房事同票擬

三月進式耜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兩部尚書守桂林

五年戊子四月壬子生大赦

召舊輔何吾騶黃士俊爲東閣大學士

七年庚寅二月下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詔獄彭年以反正功免議堡與時魁並謫戍湘客正發贖配追贓時朝士各樹黨從李成棟至者袁彭年曹曄耿獻忠洪天擢潘曾緯毛毓祥李綺自詡反正從廣西扈行者朱天麟嚴起恒王化澄晏清吳貞毓吳其靁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自恃舊臣久之復分吳楚兩黨主吳者天麟孝起貞毓李用楫堵胤錫王化澄萬翺程源郭之奇皆內倚馬吉翔外結陳邦傳主楚者袁

彭年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金堡皆外結瞿式耜內倚李元胤元胤成棟子也彭年等附之時號五虎於是互相攻詰無虛日王知羣臣水火令盟於太廟然黨結益固不可解堡尤恃彊化澄吾騶指繼排去貞毓等欲排之而畏元胤不敢發是春王赴梧州元胤留肇慶邦傳率兵援廣州貞毓乃合御史程源等十四人共詰之 此條入王奔梧州下

六年己丑冬十月封黔鎮皮熊爲匡國公播鎮王祥爲忠國公防滇寇也

七年庚寅春正月王奔梧州留馬吉翔李元胤守肇
慶
八年辛卯春二月孫可望遣賀九義殺大學士嚴起
恒逆殺督師兵部尚書楊鼎和於崑崙關并殺給事
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等逆執閣學楊畏知以歸殺
之
以吳貞毓爲東閣大學士
九年壬辰二月孫可望遷王於安隆所改隆爲隆升
所爲府後復改爲安龍

十年癸巳二月王使林青陽於李定國約來迎也
十一年甲午三月孫可望遣鄭國王愛秀至安隆殺
大學士吳貞毓及張鐫等十八人并議廢后后泣訴
於王乃止
十三年丙申孫可望自置內閣六部等官以文安之
爲東閣大學士安之走川東
李定國護王遷雲南
十六年己亥王入緬
十二月從官請造庚子曆從之

十八年辛丑緬人執王歸於 王師

四鎮

崇禎甲申封黄得功爲靖南伯福王僭立進侯令駐
儀眞命總兵劉澤清爲東平伯駐廬州總兵高傑爲
興平伯駐瓜州總兵劉良佐爲廣昌伯駐臨淮大學
士史可法開府揚州兼督其師得功榆林衞人素忠
勇酔後運雙刀如飛每戰血漬手腕以水需之久乃
得脱軍中呼黄闖子建功河北與良玉先得封傑本
闖賊部將竊自成妻邢氏來歸積功至總兵京城陷
傑南走福王設鎮淮上諸將皆欲得揚州而傑先至

揚民畏傑淫毒不納傑遂攻城掠婦女可法議以瓜
州予傑乃止九月移鎮徐泗而家屬寓揚得功故守
廬州可法慮傑難制乃移得功儀眞相牽制傑死後
得功乃駐廬州也時東萊總兵黄蜚將之任蜚與得
功稱兄弟得功聞其將至率騎三百迎之高郵傑疑
得功圖己潛帥精卒伏道中得功至土橋方作食伏
起得功出不意舉鐵鞭走飛矢雨集馬踣騰他騎馳
有壯士舞槊直前取得功得功反鬭挾其槊而扶之
殺之殺數十人聲咆哮如雷躍入頹垣中乃免所隨三
百人無一存者而儀眞兵將亦被傑劫殺傷過半得
功大怒恨歸訴於朝願與傑決死戰可法命萬元吉
和解之適得功值母喪可法命傑以千金爲賻乃止
傑以得功事解感可法與謀恢復請調得功澤清赴
邳宿而自提兵趨歸開且瞰宛洛荊襄以爲根本可
法壯之然揣知得功必不爲傑後繼故不調仍駐儀
眞傑復具疏言曰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言
之然從曹單渡則黄河無險自潁歸入則鳳泗可虞
猶曰有長江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

道豈止瓜儀浦采爲江南門戸已耶伏乞和盤打算
定期速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隨發總兵李朝雲赴
泗州參將蔣應雄許占魁郭茂榮李玉赴徐州防守
八月可法巡淮安閱澤清軍隨具疏請餉爲進取計
九月巡儀眞閱得功軍十月聞自成敗還陝西傑即
率兵進可法赴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略中原
根本時諸將各分汛地自王家營至宿遷最衝要可
法自任之十月　王師致書可法以春秋之義有賊
不討則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即位今聞有僭號

江南者兼恩忘仇將謂長江天塹北軍不能飛渡耶
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抗衡大
國勝負之數不待蓍龜矣諸君子果識時知命厚愛
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位可法答書言有賊
未討新君不得卽位乃不忍死其君者之說耳若夫
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拘牽不
卽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
何以維繫人心號名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
如光武昭烈晋元宋高皆於國仇未報之日亟正位

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又言契丹和宋歲輸金帛回
紇助唐不利土地況 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今
賊未伏天誅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
戴天之仇亦 貴國除惡未盡之慮伏祈合師進討
問罪秦中至於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盈道十一
月 我兵入宿遷可法令劉肇基李棲鳳復之未幾
大兵圍邳州肇基援之相持半月而解十三日傑
致許州遺書 大軍約同滅闖賊 大軍回言同滅
闖賊其事不合與予言且勸其棄暗投明擇主而事

我副將唐起龍父唐虞時亦致書於傑勸之早降有
大王小侯世世茅土之語傑並不從乃沿河築墻專
力備禦又具疏請以重兵駐歸洛聯絡河南總兵許
定國以奠中原且以銀幣貽定國與結好時聞我豫
王府由孟縣過河河南撫鎮接踵告警傑遺書澤清
言彼軍若一越渡則長江迤北盡爲戰場時事至此
令人應接不暇澤清以聞馬士英疏稱清兵雖屯河
北然賊勢尙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況彊弱
何常赤壁三萬淝水八千惟在諸將刻厲之而已時

陳洪範奉使燕都還亦言 清兵萬分緊急士英惡
之曰有四鎭在何慮 大兵至夏鎭別由濟寧南下
一從邵陽攻海州圍邳州可法傑澤清各具疏告急
不應十二月 大兵下邳宿可法飛章報聞不應乙
酉正月傑抵歸德約定國同事時定國駐睢有言其
送子渡河者傑遣人邀定國不至傑因邀巡撫越其
傑巡按陳潛夫同赴睢定國郊迎其傑諷傑勿入城
勿聽十三日傑兵已盡發閉封戍守且邀定國去睢
是夜定國享傑傑醉倣言及送子事定國大疑傑旣

臥傳炮大呼衆擁傑至定國所殺之其傑潛夬道明
日傑部同離攻城老弱無孑遺定國來降於　王師
傑為人淫毒揚民聞其死皆相賀然是行也進取之
志甚銳故時有惜之者可法聞傑死急如徐州為請
䘏於朝王贈傑太子太保許其子元爵世襲封蔭一
子錦衣百戶而以傑部李本身為左都督領傑兵提
督本鎮赴歸德本身傑甥也故使之後亦來降於
王師得功聞傑死引兵襲揚州將盡殺其妻子以復
焉可法急遣同知曲從直解之乃去可法尋歸揚州

三月　大兵入儀封破歸睢進逼江北直下徐潁四
月左良玉以清君側為辭提兵下九江急調得功良
佐禦之澤清亦托名勤王大掠而東可法連疏告警
王曰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策
可法曰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奸原不敢與君父為
難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審輔臣何意睽敵若此
又發書士英士英惟以左兵為慮不應劉洪起亦奏
稱江清兵直下恐為南京憂總督王永吉亦言徐鎮
勢不能有何以保江北俱不應　大兵渡淮人情鼎

沸十九日名對群臣大理卿姚思孝尚寶卿李之椿
等合詞請備淮揚工科給事中吳希哲亦言淮揚亟
應備禦王謂士英良玉雖不該逼南京然看他本上
原不曾反如今還該守淮揚士英厲聲曰此皆良玉
死黨為遊說不可聽寧可君臣同死於清不可死於
左良玉手有異議者斬王嘿然二十日　大兵屯斑
竹園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欲劫可法出降
可法叱之二人遂拔營來歸二十四日　大兵薄城
下時諸將惟肇基自白洋河以兵四千至請乘　清

兵未集背城一戰可法不可而止可法血疏告急不
報劉澤清通款我　朝我　朝惡其反覆磔誅之二
十五日　大兵攻城砲發城墻敵樓頃刻崩陷城破
可法自刎不死參將某擁之出小東門遂被執諭降
不從殺之肇基率所部巷戰一軍盡歿副將乙邦才
馬應魁莊子固樓挺江雲龍李豫副旗鼓參將胸國
祚內左營參將許謹內右營參將馮國用前營參將
陳光玉李隆徐純仁遊擊李大忠孫開忠都司姚懷
龍解學曾等皆巷戰死兵部職方主事何剛入城甫

一日而城破投井死原任兵部尚書張伯鯨被擒剎
死妻楊氏子婦郝氏從之時得功破左兵於銅陵收
軍屯蕪湖五月八日 大兵抵江瀞京口水師總兵
鄭鴻逵鄭彩及僉事楊文驄等督兵守江我軍用大
礮擊江南軍每砲發江水湧激高數丈二鄭帥先遁
文驄亦逃八日昧爽烟霧蔽江乃縛筏置木桃上順
流下以紿京口兵而 大軍潛從龍潭竹哨渡十日
士英猶有長江天塹之對十一日 大兵薄都城士
英奉王母妃率先遁城中無一卒禦敵者王荒宴至

夜半乃奔蕪湖都城破勳臣自趙之龍湯國祚文臣
自王鐸錢謙益以下文武數百員軍士二十三萬俱
迎降吏部尚書張捷刑部尚書高倬死之庶僚同死
者則有楊維垣黃端伯劉成治維流諸生殉難者則
有陳於階吳可箕黃金璽陳士達六合則有諸生馬
純仁抱石投水死如皋則有布衣許德溥剌字於胸
曰不愧本朝又剌字於臂曰生為明人死為明鬼遂
被逮殺之邳州則有監生王台輔自縊死王至得功
軍得功驚泣曰王死守都城务鎮尚可合兵以圖興

復奈何聽奸臣言先出乎 大兵追王十五日及於
蕪湖得功戰於荻港時良佐已降於我即陣上招得
功得功叱之降將張天祿從良佐後射得功中喉偏
左得功知不可為擲刀拾所拔箭刺喉以死其妻聞
之亦自縊也總兵翁之琪投江死中軍田雄挾王出
降

順治二年乙酉二月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密奏先帝
太子在浙初甲申之變太監栗宗周王之後以太子
二王獻於李賊賊幽之劉宗敏所至是南來左良玉
疏稱吳三桂實有明驗今不可攻三月初一日命太
監李繼周往浙召至寓僧寺令內員迎入宮內員報
不實尋命移寓錦衣衛都督馮可宗家傳文武官識
認大學士王鐸指原任講官方拱乾問曰此何人對
曰方先生而講官劉正宗趨上不識也又問先帝親

甥吳昌時時東宮立何地不能對於是給事中戴英
直詰其偽授以紙筆供稱高陽人王之明係駙馬都
尉王昺姪孫家破南奔遇高夢箕家人穆虎教以詐
冒東宮王鐸等回奏遂勅法司根究御史陳以瑞奏
愚民觀聽易惑將謂諸臣有意傾先帝血胤請勿加
刑時有內員上密疏於王王令持示士英士英言細
閱密疏其言雖以疑處實多既為東宮幸脫虎口不
即到官說明却走紹興可疑一也東宮厚實凝重此
人攅瘦可疑二也公主現養周奎家而云已死

可疑三也臣愚宜付法司窮究主使與臣民共見而
棄之越三日鞫於午門外夢箕穆虎皆具服下刑獄
上英欲并傾姜貴令法司究主使附逆者寧南侯左
良玉具疏言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明驗朝廷諸臣
但知逢君不顧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尚錫王封何至
一家親同仇敵明知窮究必無別情必欲展轉誅求
遂使陛下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親親而仁
民願陛下省之靖南侯黃得功言東宮之來何人定
為奸偽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

刑獄人臣之義謂何在廷諸臣諂徇者多抗顏者少
即使明白識認誰敢出頭取禍乎廣昌伯劉良佐言
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彝倫毋
貽天下後世口實擁撫何騰蛟言太子到南何人奏
聞何人物色取名王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偽既是
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
確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前後兩疏何不發抄此
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何可不慎江督袁繼咸言太子
移氣移體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襲王昺原係巨族

高陽未聞屠害豈無父兄群從何以隻身流轉到南望陛下勿信偏辭使一人免向隅之泣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各疏上王惟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將寢明節畧論之而已四月左良玉稱奉太子密旨舉兵南下至九江江督袁繼咸請赦太子以止之王切責不聽五月十一日　王師薄南都王奔南都士民出太子於獄奉之監國十四日同趙之龍出降北去

顺治二年乙酉三月十三日福王故妃童氏自越其傑所至命付錦衣衛監候氏故周府宮人洛陽破氏

逃至尉氏縣與王遇於旅邸相依生一子王之南也妃與太妃各散不相顧已迎太妃於河南傳滑夫奏妃故在王勿名至是見越其傑所至王益不悅劉良佐言童氏必非假冒馬士英亦言苟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為敵體王怒不應命馮可宗鞫之氏細書入宮年月及相離情事甚悉求可宗呈覽王棄勿覩可宗亦辭勿審改命屈尚忠嚴刑拷掠氏號呼詛罵竟死獄中

馬阮之奸

順治元年甲申五月福王僭立於江南進馬士英東閣大學士仍督師鳳陽士英大怒陰令劉澤清高傑疏趨史可法督師淮揚可法出士英遂入閣兼掌兵部事

八月中旨傳陞張有譽為戶部尚書時欲起用阮大鋮故先以清望傳陞有譽

吏部尚書張慎言罷士英慮慎言梗銓大鋮終不能起乃令劉孔昭湯國祚趙之龍等攻去之

馬士英奏薦逆案阮大鋮以知兵賜冠帶陛見初大鋮被斥居江寧與士英及守備太監韓贊周深相結福王僭立贊周屢稱大鋮才王固已心識之及士英以邊才薦遂命陛見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鋮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抑大鋮舊制京堂必會議姜曰廣亦知弘圖言士英遂言魏忠賢之逆非闖賊可比弘圖曰廣於己所愛者即曰先帝無成心於己所惡者即曰成案不可翻欺罔莫甚於是獎是劉宗周言祖宗故事九列大僚必用廷推郭維

經言案成先帝之手今將此案抹殺起用大鉞撕赫
英靈恐有餘恫羅萬象言輔臣薦用大鉞或以慨世
無知兵者然大鉞實未知兵詹兆恒言先帝與變百
姓莫不灑血搥胸近聞燕齊之間士紳皆白衣冠聚
兵以圖復仇一旦忽翻前案召用大鉞豈不上傷在
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呂大器熊汝霖萬元吉陳良
弼王孫蕃左光先尹民興等各疏力爭於是士英爲
大鉞奏辯力攻曰廣大器等月餘遂以中旨授兵部
添註右侍郎

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面糾士英奸貪不法且言
嘗受獻賊僞兵部尚書周文江賄罪當斬承天守備
太監何志孔復前助澍士英跪乞處分澍直前舉笏
擊其背士英佯稱疾而陰賂內閣田成張執中等言
主非士英不得立今逐之是昔舊恩也且立英在閣
主上可以優閒士英若去誰復有念主上者王遂諭
留士英澍連上十疏稱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
能立功於外者又言自魏璫竊窺神器以來貪醜今
禍附逆之人與薦逆之人皆有賊心乞懸諸日月以

除魍魎王不聽諭澍還楚
十月以逆案楊維垣爲通政使
鎮國中尉候攷吏部朱統𨨏疏糾姜曰廣詞連史可
法呂大器等禮科給事中袁彭年疏言中尉有奏請
先啓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資奏若候考吏部則
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竇直達御前
宜加禁戢通政使劉士禎言曰廣勁骨趣性守正不
阿居鄉立朝皆有公論統𨨏何人不由職司飛章越
奏此真奸險之尤豈可容於聖世皆不聽先是呂大

器詰奏士英貪官鬻爵敗法亂紀諸罪而曰廣專事
與士英爲忤故士英授意誥之大器予告去曰廣降
調而擬授統𨨏爲行人
內批予封疆失事太監孫呈瑞原官章正宸疏爭不
聽
御史祁彪佳論詔獄廷杖緝事三大弊票擬革禁啓
攻高弘圖言擬票發改不審內廷何人主持使正論
不容若此王切責弘圖尋予告去
內傳以張捷爲吏部尚書

例轉科道陞調爲僉事黄耳鼎爲副使內批留用
加翼藏恩進士英太子太師廕錦衣衛指揮僉事九
月叙江北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十
二月以南郊恩進少師明年二月叙殿工恩進太保
罷浙江巡撫黄鳴俊降調浙江巡按任天成以許都
餘黨復叛故也并議前任巡按左光先罪光先係光
斗弟與大鋮世仇又首劾士英大鋮故借事陷之蘇
松巡撫祁彪佳言許都之變實發於東陽義烏浦江
皆無堅城光先事竣出境聞變復還調兵措餉宵夜

經營變起不一月元兇授首旣不錄其功豈可反以
激變罪之乎於是士英大鋮并恨彪佳遂嗾御史張
孫振論其好貪罷之
起越其傑巡撫東萊其傑以貪道戍以士英妹壻起
用
名降獻賊劉僑至京補原官僑以玉杯古玩進張獻
忠卽用爲錦衣都督左良玉恨斬黄僑削髮逃去士
英納僑賄遂復原官
士英請免府州縣童生應試分上中下戶納銀若干
部赴院試又行納貢助工等例於是民間有掃盡江
南錢塡塞馬家口之謠
布衣何光顯上疏請誅士英詔戮於市籍其家
以楚宗朱盛濃爲池州府推官盛濃疏劾御史黄澍
毀謗宗室貪財激變故士英擢之立命逮澍江督袁
繼咸代爲申理乃止澍匿左良玉軍中良玉由是有
隙
二年乙酉二月以阮大鋮爲兵部尚書賜蟒服大鋮
雖長兵部專職江防軍事一切不問引所善棨琛唐

世濟張孫振袁弘勳等布列要路撓六部權任劉應
賓文遊濁亂銓政擢私人林有本王錫袞等二十餘
人爲給事御史江督袁繼咸薦鄧林奇爲總兵大鋮
索賄旣足始給勑印白丁隸役躋至立齊大帥將有
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謡
賜中書舍人林翹一品武銜翹善星術決士英必大
用士英薦授中書舍人尋賜一品武銜蟒服翹事
以敕杭州府推官黄端伯爲禮部主事端伯入京
稱義曰虜逆謀有狀故有是擢

以楊維垣爲左副都御史大鋮得志專務報復與維垣欲盡殺東林復社諸人時有狂僧大悲出語不類爲總督京營戎政趙之龍所獲下詔獄大鋮因與維垣及張孫振謀令引諸人擁潞王則一網可盡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海內人望無不備列納之大悲袖中大獄將興會上游告急而止

免場尚書賀世壽僉都御史郭維經 告病去大鋮客遣人刼之江中

殺禮部主事周鑣原任武惠道雷縯祚鑣鍾從兄以

附東林而縯祚與大鋮有隙因於從逆案內參二人宜速坐遂殺之

四月初一日命各衙門印文盡去南京二字禮部管給事印被竊謀於士英因請於王各衙門俱改鑄另給

初四日寧南侯左良玉舉兵東下馳疏云竊見逆賊馬士英出自苗種性本凶頑臣身在行間無日不聞其罪狀無人不恨其奸邪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洶傳陛下屢發矜慈士英以真爲假必欲置之於死而友快臣前兩疏望陛下從容審處猶冀士英夜氣稍存亦當翻然悔過以存先帝一綫不意奸謀日甚一日臣自此不與奸賊共天日矣臣已提師在途將上裂目指髮人人思食其肉臣恐百萬之衆發而難收震驚宮闕且聲其罪狀正告陛下仰祈剛斷與天下共棄之自先帝之變人人號泣士英利災擅權事事與先帝爲難欽案先帝手定者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修復之思宗改謚明示先帝不足思以絶天下報仇雪恥之心罪不容於死者一也國家

提衡文武全恃名器鼓舞人心自賊臣竊柄以來賣官鬻爵殆無虛日都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如越其傑以貪罪遣戍不一年而立陞巡撫張孫振以贓污絞犯不數月而頓陞僕少袁洪勳與張道濬皆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竟復原官如楊文驄劉泌王燧黃鼎趙書辦等或行同犬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於當路凡此之類直以千計罪不容於死者二也閣臣司禀擬政事歸六部至於兵柄尤不得兼握士英已爲首輔猶復掌樞是弁髦太祖法度且又

引其腹心阮大鋮爲添設尚書以濟其簒弑之謀兩
子梟獍各操重兵以爲呼應司馬昭復見於今日罪
不容於死者三也陛下邀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居
爲奇貨先擇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於天而又私買
歌女寄養阮大鋮家希圖進選計亂中宮陰謀叵測
罪不容於死者四也陛下卽位之初恭儉神明士英
百計誑惑進優童艷女損傷盛德每對人言惡則歸
君罪不容於死者五也國家遭此大難須寬仁慈愛
以收人心士英自引用阮大鋮以來睚眦殺人如雷

纘祚周鑣等煅煉周內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題三
案深埋陷穽將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
士民重足解體罪不容於死者六也九重秘密豈臣
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陛下一言一動無不窺
視又募死士竄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覘陛下動靜曰
廢立由我罪不容於死者七也率土碎心痛號者先
帝殉難皇子猶存前此定王之事海內至今傳疑未
已況今皇太子授受分明臣前疏已悉士英乃與阮
大鋮一手揑定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

天下公議不畏萬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
君爲四海謳歌訟獄所歸者付之幽囚夫昏地慘神
人共憤凡有血氣皆欲寸磔士英大鋮等以謝先帝
此非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標將士之言
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
士英等肆諸市朝傳首四方用抒公憤臣等束兵討
刻以待不禁大聲疾呼激切以聞士英大懼專理部
事不入直左兵由九江安慶至建德順流而下士英
遣朱大典阮大鋮黃得功劉孔昭等禦之而撤劉良

佐等以從時　大兵已過山東徇徐州下亳泗史可
法血疏告急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
等皆云良玉非叛請無撤江北兵十九月王諭士英
左良玉雖不該興兵逼南京然看他本主原不曾反
叛如今還該守淮揚不可撤防江兵士英厲聲指諸
臣言此皆良玉死黨爲遊說其言不可聽寧可君臣
同死於淸不可死於左良玉手有異議者斬王嘿然
未幾良玉死左夢庚敗於采石論功晉大鋮太子太
保

五月　王師渡江圍江寧王奔蕪湖士英以黔兵與大鋮奉太妃走浙江兵至廣德州知州趙景和言彼不奉王而奉太后詐也閉門拒守士英攻破之殺景和至紹興紹人猶未知王存亡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因上疏言戰鬬之氣必發於忠憤之心忠憤之心必發於廉恥之念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在不憤矣所以然者南都定位以來從不曾真真實實講求報雪也主上寬仁有餘剛斷不足心惑奸相馬士英爰立之功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大阿肆

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醴酥上悅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進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以為君逸臣勞而以疆埸擔子一肩卸與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而決不照應之每一出朝招集無賴賣官鬻爵攫盡金錢四方狐狗輩願出其門下者得一望見費至百金得一登簿費至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撫總督見兌卽題其條編頭修脚服錦横行者不在話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

至於此也茲事急矣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當護耶一味欺蒙滿口謊說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名之際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出政斷酒絕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為悞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之人心猶可復鼓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只知酒色逢君門墻固黨從不講戰守之備以致乘輿播遷誤國至此

卽喙長三尺何以自解以愚上計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若仍逍遙湖上潦倒煙霞效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則我越乃報仇雪恥之邦非藏垢納汙之地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至杭州熊汝霖責士英當從王士英無以應杭州破士英走錢塘　王師追躡之斬其五百級

魯王監國紹興張國維首叅士英悞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而依方國安於嚴州時大鋮投朱大典

於金華士民擊逐之乃亦遁於國安軍未幾　王師
復敗士英兵於餘姚國安兵於富陽已士英率衆渡
江窺杭州復大敗
三年丙戌六月　王師渡錢塘江士英國安計刼魯
王來獻王脫去阮大鋮同謝三賓宋之晉蘇壯等來
降
唐王僭立於福州士英擁兵求入關王以其罪大不
許
八月　王師討湖賊吳易并獲士英　詔俱斬之而

野史則云士英遁至台州來降於　王師已　大兵
執唐王於順昌搜龍扛得士英大鋮及方國安父子
方逆年請駕出關爲內應疏在已降後大鋮方遊山
自投崖死仍戮屍斬士英等四人於延平城下妻子
給賜兵丁

三藩紀事本末卷二

青浦楊陸榮采南氏編

王師平南浙

順治二年乙酉五月二十日　王師抵鎮江知府某
推官某丹徒令某俱死之巡撫霍達遁狥常州蘇州
下之蘇州在籍諭德徐汧舉人楊廷樞携一女俱赴
水死而野史則云廷樞留髮遁居芝塢至丁亥始被
執書血衣以遺其孤有惜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食
祿但中原之多難遂蒙禍以捐生其年則丁亥之歲

其日爲孟夏之終方隱遁天山搗忽罹陷於羅網雖
云突如其來亦已知之久矣生平所學至此方爲快
然千古爲昭到底終爲不泯但因報國無能懷忠未
展是人臣未竟之志辜累朝所授之恩等語復賦絕
命詩十二章已見士巴二帥不順命十二月斬於松
陵之泗州橋上太倉既下諸生王湛與兄淳後舉兵
圍城兵敗淳赴水死湛没於陣六月我貝勒留兵二
千駐吳閶大軍悉趨杭州掠嘉興而過時潞王常淓
在杭撫按請命奉書迎降錢塘知縣顧咸建臨安知

縣唐自綵俱被執不順命死而嘉興士紳屠象美等復集兵據城守　大兵還攻半月而破在籍史部尚書徐石麒死焉閏六月八日　我兵入吳淞時吳淞副總兵吳志葵煽惑作亂　王師偵知遂令偏將率兵二千人擾之七月初四日屠嘉定縣在籍通政使侯峒曾死之峒曾集衆守城　大兵攻之不能下大雨城壞遂入之峒曾先驅二子元演元潔沈後河乃赴水死邑人進士黃淳耀與弟淵耀對縊於城西僧舍舉人張錫眉自縊死妾何抱女赴水死教諭

龔用圓與兄用廣赴水死諸生馬元調唐全昌夏雲蛟俱死之全昌妻亦從死七月初七日屠昆山邑丞閻茂才遣使迎降邑民殺茂才推原任狼山副總兵王佐才爲主貢生朱集璜及周室瑜陶琰陳大任等共起兵據城參將陳宏勛原任知縣楊永言助之大兵至詭稱神武新諸至城門啓兵遂入永言遁佐才被執殺集璜同門人孫道民張謙投河死室瑜與子朝鑛同死室瑜妻諸被執不辱死朝鑛妻王自縊死琰自縊死大任與妻張子思翰皆死之時以守禦

死者蘇逵道莊萬程陸世鑰陸雲將歸之甲周復培陸彥沖代父死者沈徵憲朱國軾淑母死者徐洛自盡者徐瀫王在中吳行貞八月初三日屠松江府兵部職方主事章簡行人李待問死之先是在籍兩廣總督沈猶龍與義兵頭目蔡喬據城守初三日　大兵下青浦諜至猶龍猶未信日西晡　我兵詭稱黃蜚解餉至門啓遂入時城中已伏內應兵乍入城上悉改張　大清旗幟爾待問俱被執不順命死猶龍出奔蔡喬遁入海華亭教諭眭明永投繯死御史

夏允彝諸生藏弘赴水死徐念祖與妻張妾子女七人闔門自縊死允彝兄之旭子完淳從吳兆勝之難之旭自縊完淳被殺先是黃蜚兵多以青白布纏其首　大兵效之潛於城中至是去布悉辨髮者勿六日襲破黃蜚吳志葵水師蜚投水死志葵乞降不許殺之參志葵軍事嘉興舉人傅凝之投水死二十日破金山衛守將指揮使侯承祖及子士禎死之松城破總鎮李成棟以書招承祖不應厲志堅守即妻子亦不令出城避難二十日　大兵薄城城上矢石

雨下兵不得乘　大兵以竹梯援城上守城兵士用防牌蔽矢隨登隨斫既而西北偏稍弛乃以小舟壘城下蟻附而登城遂破承祖及二子俱被執長子上猺大罵不順命叢射死成棟欲降承祖承祖不從戮之成棟稱承祖爲江南第一忠臣特宥其少子令殮父屍歸葬破江陰屠之先是六月中諸生許用倡城守應者數萬人以陳明遇主兵徽人邵康公爲將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戰不利乃請故典史閻應元入城主兵事　王師圍攻堅守不下八月二十

一日從祥符寺後城入乃下用明遇舉家自焚死應元赴水曳出斬之訓導馮厚敦冠帶自縊於明倫堂娣與妻王赴井死中書舍人戚勛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呂九韶皆死之城中死者數萬人時有貢生王毓祺者與徐趨起兵行塘以應城內城陷兩人俱逸去明年冬偵江陰無備率壯士十四人襲之不克趨被執論死毓祺又逸去獲於江寧論刑命取襲衣自斂趺坐而逝十一月十三日破崇明先是九月中成棟督兵渡海攻崇明不克引還至是入之初　我兵

之下杭州也　王師散遣官吏召撫浙東郡縣其先後失事死者杭州在籍同知王道焜投繯死山陰在籍蘇松巡撫祁彪佳赴池水死在籍左都御史劉宗周不食死行人陸培自縊死海寧舉人祝淵投繯死會稽諸生王毓蓍先上宗周書云願先生早自決無爲王炎午所弔隨自投柳橋河死儒士潘集袖石自沉死周卜年赴海死明晨海潮湧尸上冠履不失山陰朱瑋投江死原任大學士高弘圖流寓紹興城外不食死而二年乙酉閏六月起兵江北徽州者則有

左僉都御史金聲聲聞南都陷集義於徽之績溪分兵扼六嶺在籍山東巡撫寧國丘祖德職方郎中涇縣尹民興徽州推官溫璜貢生副榜吳應箕等多應之唐王授聲以僉都兼兵侍總督諸道軍拔旌德寧國諸縣九月御史黃澍完髮來歸聲信之遂爲內應城破聲與門人江天一同就執行至其所天一笑謂聲曰一泓清絕澗足怡人意欲聲同盡此也聲曰丈夫死則死耳當與天下共見之至江寧內院洪承疇諭降天一即誦懷宗御祭承疇文以誚之遂俱戮聲

亦隨見殺時丙戌三月十五日也應箕亦被獲見殺祖德退還山中　大兵攻拔其寨祿死諸生麻三衡沈壽蕘吳太平阮恒阮善長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及祖德子某俱死之璜猶嚴兵守郡城城紳黃澍以城獻璜先殺長女語妻茅同鄭芬匿其幼子遂整衣臥璜以刀截其喉少頃茅呼曰未也再刃乃絕璜自刎不殊絕粒五日以手抉其創乃死祖德之死也有徐淮者與吳漢超收其潰宜連破句容溧水高郵溧陽淳太平諸縣三年丙戌正月襲寧國兵敗漢超入

見日首事者我也剖其腹胆長三寸妻咸投樓下死同時舉兵先後被難者有青陽知縣龐昌胤溧陽諸生謝珠鹽城諸生司石磐都司鄭某之屬

王師平閩

順治二年乙酉五月　我朝使內院洪承疇招撫江南御史黃熙胤招撫福建熙胤晉江人與鄭芝龍同里芝龍密遣使通款我　朝唐王每遣芝龍出兵芝龍每以餉缺爲辭三年丙戌六月　王師平浙東芝龍聞浚江信遂撤守關兵　王師至仙霞嶺關門無一守兵無一敵兵寂如也進向數日從容過嶺然我兵入閩或由建或由汀或由福寧俱走山谷間不必仙霞也八月　大兵入建寧至浦城科臣黃大鵬上

游四郡巡撫鄭爲虹死之爲虹俟陳龍從焉原任浦城千戶張萬明及子都司張翹鴛都督洪祖烈俱死之爲虹故浦城知縣王聞其賢召爲御史士民相率乞留乃令以御史巡視仙霞關諸權巡撫　大兵至爲虹亟還浦城縱士民出走遂與大鵬同被執以死初王之在福州也知芝龍不可恃而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咸有疏迎芝龍還安平王遂赴贛八月二十一日啟行從延平趨汀州　王師尾之破延平知府王士和死之士和崇禎時舉人王擢之守延平警

報盡至士柯曰我以書生不一月忝二千石安敢偷
生遂投繯死禮部尙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自縊
死御營總兵胡上琛護王至汀王被執上琛奔還福
州拜辭祖廟與妾劉同飲藥死給事中熊緯扈行至
汀死於兵其後閩王被難而死者大僕寺少卿王瑞
稱自縊死御史艾南英縊於僧舍我貝勒駐福州別
遣李成棟韓固山狥各州郡九月八日入泉州大學
士蔣德璟絕食死十五日下汀州十九日下漳州閩
地悉平惟芝龍屯安平以前通款之信未同猶豫未

敢迎師又自以先撤關兵無一矢相遺有大功而兩
廣素屬部下若招以自効兩廣總督可得貝勒令泉
紳郭必昌招之芝龍恐以立藩爲罪會韓固山兵逼
安東芝龍怒貝勒乃切責固山令移軍而貽書芝龍
曰我所以重將軍者以能立唐藩也人臣事君必竭
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事建不世之功此豪傑
事也今兩粤未平鑄閩粤總督印以相待芝龍得書
大悅子弟皆力諫芝龍不從進降表於泉州十一月
芝龍至福州見貝勒握手甚懽痛飲三日夜遂挾芝

龍北去芝龍子成功入於海初唐王之立也以黃道
周爲武英殿大學士與芝龍不協道周見芝龍無出
師意憤激請督師出江饋乙酉七月賫一月糧從廣
信抵衢州募兵得九千人十一月進至婺源遇 王
師戰敗被獲夫人蔡氏聞之急貽書道周言忠臣有
國無家勿以內顧爲念丙戌三月至江寧洪承疇遣
入諭降道周不從命乃斬之與道周同事者職方主
事趙士超通判毛玉潔蔡春溶毛繼謹俱死之士超
死尤烈道周既死門人陸自巖匿其元并全身瘞之

越數年夫人蔡氏令長子寬迎喪東歸葬於於贈公
之側士超等四人葬於道周之側

金王收江西

順治乙酉四月英王追闖賊至九江寧南侯左良玉子夢庚率所部三十六營來降王北旋携降將俱北惟後營總兵金聲桓請於王願收江省自効王許之乃命闖部降將王體忠合營屯潯規進取六月聲桓先遣牌招撫江西巡撫曠昭故選儒率先遁士民送欵聲桓十九日聲桓入南昌南康九江不煩兵而下而舊撫標將白之裔鄭武泰駐袁吉以兵扼峽江湖東分巡道王養正與布政夏萬亨建昌知府王域推

下劉允浩南昌推官史夏隆輔益藩起兵建昌軍報旁午聲桓令前營劉一鵬禦峽江屬體忠偕撫建七月體忠率兵下撫州趨建昌時有保寧王者自河南來好談兵益藩倚信之而私通於體忠及戰保寧從陣後以火箭傷象兵遂敗三日城破益藩被執殺諸兵益藩擾湖東王養正等五人俱被執械至南昌殺之養正妻張氏絶粒九日死萬亨妻顧氏子婦陸氏一孫一孫女同赴井死夏隆自南昌來避與其難者也諸生鄧思銘被執不屈叢射死屬縣皆降新昌舊

知縣黃夢開迎降為縣民所殺知縣李翔與監軍張家玉御史徐伯昌共城守家玉戰敗入關城破翔與伯昌死之而一鵬亦破峽江兵武泰死之攻袁州同知署府事李時與力城守守將胡纓兵潰時與自縊於萍鄉官舍遂收吉安長驅至萬安萬安知縣梁於涘死之八月二十五日聲桓獨殺體忠以忠部將王得仁代而是時益宗永寧王慈炎復舉兵克撫建屯兵進賢縣既以糧不繼退守撫州聲桓令得仁率兵來爭時吏部文選司主事曾亨應者家臨汝初同益

藩起兵益藩收復捐貲聚眾歸永寧得仁夜率百騎潛至臨汝圍亨應宅執亨應殺之亨應從叔祀從追之瑋之球之琦子筠俱死焉初亨應舉事時自斷爪嚙血喪而涖之子筠亦時語人曰我一門已登鬼錄父子立志徇國如此永寧守撫州糧不繼乃退保建昌得仁追及被獲死焉二月破寧州監軍許文龍死之文龍起兵寧州聲桓遣人招之不從率兵逐我所置守吏屯兵奉鄉聲桓乘間發寧州遂攻奉鄉國守二月糧盡乃走保界首與叔食從盡被擒死之是月也

□□□文職方主事郭維經死之先是乙酉九月劉同
升結忠誠社於贛州與李永茂恢復吉安丙戌春
王師來爭副將劉必達戰敗赴水死會廣東援兵至
大兵退駐峽江至是克之四月破廣信巡撫周定
礽副使胡奇偉兵部侍郎詹兆恒御史胡夢泰兵部
員外萬文英同知胡甲桂貴溪舉人畢貞士俱死之
初黃道周提兵出江西命詹兆恒以兵侍協守廣信
御史胡夢泰拜疏請出湖東後遂擢右僉都巡撫其
地文英奇偉俱奉命協守甲桂以永州同知道梗改
授而夢泰則以郡人奉使旋里者也得仁破安仁貴
溪克仍督副總姜天衢戰連湖　我兵小却已戰小
勝遂下河口遂大捷城破定礽自縊死文英赴水死
奇偉從之奇偉被執殺於南昌衙前甲桂自經於幽
室貞士先赴水家人救之行至五里橋望拜闕自刎
橋柱死夢泰夫婦同縊死兆恒奔懷玉山後糾衆攻
衢之開化兵敗歿於陣江西悉平惟贛州未下

李成棟平粵東

順治三年丙戌　大兵既平閩十二月我巡撫　養
甲總兵李成棟由閩趨惠潮下之潛師襲廣州先是
十一月唐藩弟聿𨮁浮海至廣閩中舊輔蘇觀生何
吾騶與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曾道唯等立監
國號改元紹武名海上鄭石馬徐四姓盜爲總兵時
永明王自立於肇慶使給事中彭燿主事陳嘉謨至
廣曉諭倫序監國先後觀生怒燿於市嘉謨亦死之
觀生遂率兵而西職方主事陳邦彥自廣至肇見永
明王王以東事爲問邦彥曰彼強我弱以戰則非計
彼曲我直以和則非名北師已迫觀生若懼當求和
於我如其不然粵東十郡我據其七而使其三代我
受敵不亦可乎已而巡撫林佳鼎與廣州將陳際泰
戰於三水際泰敗既與林察戰於海佳鼎故粵中監
司與察同姓相善察因使四姓盜僞降迎佳鼎佳鼎
信之舟至三山口亂作全軍俱沒佳鼎赴水死肇慶
大震而廣州失援至是成棟襲之用惠潮符印爲文
書給廣州報平安故觀生不設備十五日成棟令所

軍攻廣軍裝東直抵城下是日觀生方隨聿鐭視學
或報　大兵臨城觀生猶以爲海上盜也叱而斬之
大兵入東門觀生始倉卒名兵不能集城遂破聿
鐭投繯死周益遴等二十四王皆及於難祭酒梁朝
鐘自刎死太僕卿霍子衡與妾莫氏子應蘭應荃應
芷子婦梁氏徐氏區氏同赴井死時有梁鑒者妾人
也觀生每才之用爲吏科給事中至是觀生走問計
鑒曰死爾復何言觀生入西房鑒入東房抗吭氣湧
有聲觀生以爲鑒死矣乃自縊明日鑒獻觀生屍來

降吾騶應華元鏡等俱來降二十三日成棟別遣兵
狥南韶而親下肇慶二十五日報至肇慶王上西狹
四年丁亥正月奔梧州走平樂成棟入肇慶別遣副
將楊大福張月狥高雷廉三府而自率兵趨梧州二
十九日一鼓入之巡撫曹燁降王走桂林時南韶二
府亦報捷乃別遣副將取瓊州時丁魁楚在岑溪成
棟使杜永和襲而殺之藤江遂下平樂高雷廉俱報
捷廉州推官張孝起謀興復兵敗妻妾俱赴海死孝
起匿軍中後成棟叛羅孝起巡撫其地成棟敗後廉

州復失孝起死之四月定廣州方警報之往至粵王
震恐遣武岡鎮劉承胤兵至全州王遂奔全而以瞿
式耜守桂林　大兵薄桂林式耜與總兵焦璉力拒
守承胤挾王赴武岡以三千人援桂之餉潰歸桂林
垂破會給事中陳邦彥在高明聞桂林圍急乃走說
甘竹灘盜魁余龍乘虛襲廣州巡撫養甲飛檄召成
棟於桂林揚言順道徑取甘竹龍聞急歸而桂圍亦
解於是邦彥起兵高明陳子壯起兵九江都霍師連
起兵花山張家玉起兵東莞粵東大擾（詳見粵亂）未幾破

家玉於龍門戕邦彥師連於清遠破子壯於高明粵
地復定

魯藩抵浙東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之子遵謙殺其招撫使於江上與張國維方逢年等迎立魯王以海於台州在籍大學士宋大典亦上表勸進即日移駐紹興國維逢年大典俱拜大學士封方國安荊國公守嚴州張鵬翼永豐伯守衢州遵謙義興伯王之仁武寧伯國維督師江上子世鳳為平鹵將軍七月復富陽八月復於潛十月　王師至國安國維率王國斌趙天祥禦之戰於草橋門天大風雨火炮弓矢不得發急收兵故不甚敗會唐王自立於閩中頒詔至諸求富貴者爭欲應之魯王下令返台國維馳疏閩中言國當大變凡為高皇子孫臣庶所宜同心并力共圖興復成功之後入關者王且監國當人心渙散之日媽集為勞一旦南拜正朔鞭長不及悔莫可追疏上乃止然浙閩自是水火矣自草橋門敗後諸將無敢復言戰者王之仁上疏言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遂欲以錢塘為鴻溝天下事尚何忍言臣願前所[illegible]一舉今日欲死猶

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三年丙戌三月一日我兵開壩入江國維之仁統水師襲戰港口[illegible]風大起之仁揚帆督擊國維遂同諸鎮[illegible]下流而還四月我兵勒屯兵北岸以[illegible]大炮擊其營方國安軍廚竈皆碎國安曰此天奪我食也遂欲投閩五月二十七日拔營走紹挾王南行二十八日江上各營聞報俱潰走遵謙入海國維振旅追扈六月一日　大軍畢渡江禮部尚書余煌衣冠赴水死國安挾計獻監國來降遣人守監國會守者病監國得脫登海航命國維邀防四邑圖後舉二十五日　大兵入義烏或勸國維入山國維曰誤天下事者文山疊山也赴泌水死兵部侍郎陳函輝自經死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大理寺少卿陳潛夫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姊妹聯袂沈河死兵部主事葉汝蘅妻王氏同赴水死兵部主事高岱絕食死子朗生朗赴水死通政使吳從魯不薙髮死鄭之尹赴水死諸暨諸生傅日炯山陰諸生朱瑋赴水死蕭山諸生[illegible]門自縊死鄞縣諸生趙景學赴泮池死浦江

諸生吳若正曾鑑死之諸生戴爾惠張來嘉諸生鄭之璜赴水死　我兵至金華朱大典厲兵固守　我兵以紅衣大砲破之大典闔門自焚死西侯武進鄭鄉亦與其難張鵬翼守衢州副將恭應科於我內應城破鵬翼及樂安王楚王晉平王皆被殺巡按[illegible]學政王景亮知府任經正推官鄧巖忠皆自縊死江山則知縣方名死焉餘皆望風迎附兩浙悉平方國安方逢年攜裴家降八月誅之延平城下王南奔至石浦定西侯張名振護王航海至舟山舟山守將王

斌卿不納王浮海至廈門鄭芝龍已降於我乃走南澳四年丁亥王命鄭彩王大振阮進張名振等共誅殺斌卿時閩中舊相張肯堂以私財募兵海上王駐書肯堂云將北還舟山約肯堂共事五年戊子大學士劉中藻恢福寧州與平夷侯周崔芝相犄角連復建寧邵武興化三府及漳浦海澄等二十七縣軍聲頗振與台變應六年己丑王還舟山以張肯堂為東閣大學士八年辛卯　王師破福寧州中藻敗兵部右侍郎林汝翥員外郎林垐歿於陣閩中所復州縣

相繼俱失福安破大學士劉中藻[illegible]至上為文自祭服金屑死興化破大學士朱繼祚死之湯芬給事中林[illegible]知縣都廷諫死之海澄破知縣[illegible]有文死之永福破邑人給事中鄭正議御史林逢經投水死長樂破邑人御史王恩及服毒死妻李氏同難建寧破守將王祈自焚死台州破督餉知縣[illegible]被獲見殺　王師遂逼舟山王復航海令肯堂城守城破肯堂南向坐令四妾一子婦一女孫先死乃自縊同死者兵部尚書李向中禮部尚書吳鍾巒吏部侍郎

朱永祐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兵部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禮部主事董元兵部主事朱萬年顧珍臨山衛李開國工部主事顧宗堯中書舍人蘇兆人工部所正戴仲明定西侯參謀顧明楫諸生林世英錦衣指揮王朝相太監劉朝王航海之明年兵部侍郎沈廷揚督舟師北上福山被獲死之向中被執我帥呵之曰聘不至摘而至何也向中對曰向則辭官今就死爾　大兵至寧波鍾巒渡海入昌國衛之

文廟抱孔子木主積薪左廡自焚死永祐被執請爲僧不許殺之名揚名振弟抱母范自焚胡相開城被諼王妃陳氏貴嬪張氏義陽王妃杜氏八井以巨石繫之自沈其旁閩國之母與及明侍之妻皆自盡十一年甲午鄭成功奉王居金門初爭禮待甚恭既益僻王積不能平成功嗤之未幾王將往南澳成功使人沈之海中

益藩援湖東附傳捐

益王名由本封建昌兩都繼沒郡紳勸王舉兵郡武宗諸生鄧思銘言王身兼臣子宗社傾危甚谷坐視因首建庠兵之議以贍財者助餉負才者參謀有勇者出戰王大感動然年少柔仁不習武事乃悉以戰守機宜委郡藩永寧王慈炎及羅川王某主之於是羅川王與東鄉艾命新艾南英謀因以書約諸紳士同仇共義募集劉琦楊獨龍曾丹材等三十六人就南英家插血誓盟得義勇七八千人王謝二紳各捐

貲助餉兵勢稍振時順治二年乙酉六月也時有保寧王者自河南來好談兵王倚信之而保寧私與我將王體忠通約爲內應王不知也我南總兵趙印選以象兵赴援南都不及而反路出建昌王留之助戰戰初合保寧從陣後以火箭傷象兵而遂潰王奔旗塘佛舍已歸唐王於福州福州破被執見殺永寧走寧都遂入粵招輯潰兵圖興復先一日竊坐闇總戎紅日臨其門越日而永寧至以爲吉徵遂與同事提兵出湖東復建昌乘勝克撫州及進賢餘干是永寧

之走寧都也羅川與艾命新援撫州而不能守退師
許灣招集黃東安仁兵近二萬永寧復撫建羅川率
兵來合約分道進攻江省會粤兵與羅川兵爭合羅
川亟出止之流矢中其喉而卒永寧以糧餉不繼棄
進賢守撫州我將王得仁率兵圍之援復潰將退保
建昌為得仁追獲死焉
甲申之變原任福寧州知州揭重熙同副總兵洪日
升起兵勤王至南京授吏部考功司主事以艱歸順
治三年乙酉南京破江省亦入版籍重熙復招集鄉

勇令紐綬萬民望王宏等起兵湖東會益藩兵起重
熙走謁請急臨省會事不果我將王體忠圍建昌重
熙提兵來援戰於許灣而敗吏部主事王兆熊劾之
既以曾櫻薦唐王復授重熙攷功員外兼兵科給事
中從傅冠薦制置兵事又令原任翰林院檢討傅鼎
銓以原官兼兵科給事中統義師由泰寧出關名募
瀘溪告急冠不能救重熙劾冠去兵事專委重熙永
寧既敗重熙復趨福州統諸將進克金谿復撫州有
衆十萬提閩援有僉都御史代劉廣胤巡撫湖東以

諸將進王不協退保瀘溪與　我兵戰於銅蒲隘師
姑嶺及高田孔坊俱捷三年丙戌八月福州不守鼎
銓往寧都借兵於田海忠不應因集鄉勇復宜黃駐
兵於樂安重熙閩　王師入關提兵援福州聞王赴
贛州偕道趨贛為　我兵掩擊大潰急收散卒還攻
撫州破之而中軍洪深亦歿於陣兵士僅存千人乃
退次王洞間行至安東金黃諸砦令聯絡以待而身
為日者裝入南昌以覘虛實五年戊子金聲桓以南
昌叛首迎重熙鼎銓而兩人殊不欲駐省請任閩事

我譚固山圍南昌重熙赴粤求援鼎銓兼督兩軍與
張自盛合營援南昌敗於三江口重熙至肇慶永明
拜重熙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兵未及
歸而南昌破沿途名募猝遇　我兵戰於程鄉大敗
監軍桂泓陣歿重熙身中三矢僅免金王死其故將
張自盛洪國玉等聞重熙奉新命出湖東爭來歸兵
大集駐寧都石城間而鼎銓被內名不願往請再舉
終江事重熙亦疏留乃拜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鼎銓隨令監軍陳化龍馳檄浙東有徐孝伯

者引軍來會同駐衙州七年庚寅重熙以張自盛駐閩建其軍約廣信曹大鎬趨進甫入閩界　我兵圍之敗重熙分部諸將戰數合佯北引　我兵入伏中前後夾擊大捷遂狥諸郡邑皆下之進至撫州幾獲我帥八年辛卯鼎銓至廣信張村為我守將所執江撫員一鶚諭之使降不應令以書招重熙不可八月五日見殺投其尙先置木主書死年而空其月日自盛掠邵武戰敗被執重熙乃率數十人赴大鎬於百丈嶺大鎬還軍鉛山重熙至惟空營　我兵偵

得率衆圍之射重熙中項執至建寧日求死十一月三日斃於南街市口未幾曹大鎬亦敗都昌督師余應桂亦以是歲亡江西之兵遂盡應桂者都昌人萬曆己未進士嘗為御史疏劾周延儒有直聲罷官兵部侍郎益王之亂起兵都昌率舟師援會城敗於落星湖已復傾貲募衆而南昌已平我薄師楊捷以步騎奄至城下被執及子諸生顯臨中軍帥師俱死之

三藩紀事本末卷三

青浦楊陸榮采南氏編

楊劉萬殉贛

崇禎甲申闖賊破京師江西在籍翰林院修撰劉同升聞變痛哭幾絕檄告江西十三郡紳士舉義復仇縞素荆丘壟而出至南昌遇職方主事楊廷麟大集紳士於澹臺祠為懷宗發喪涓吉誓師進發福王立授同升左中允廷麟左庶子俱辭不拜唐王立於福州擢同升少詹事兵部侍郎總理江西而廷麟以東

閣大學士召廷麟以國破君亡偷安海甸為非計辭不拜與贛撫李永茂及同升共舉義旗會粵東有入衛兵三千過贛卽疏留之立忠誠社於贛州招致四方之士於是王其宏其蘊劉明保彭曰趣等各率家丁自賫糧入社立功者幾二萬人廷麟乃大享士於城西率兵敗萬安抵泰和復吉安全郡乃奉表迎唐王赴贛　順治二年乙酉十一月李永茂以憂歸而萬元吉以總制七名至贛與同升廷麟同心規畫時永寧王已復撫建約同下省而同升已病未幾湖東告

潰十二月同升卒於雩都事以不果初元吉佐楊嗣
昌史可法兩閣部軍與江西揔兵金聲桓素善聲桓
收江右以書幣招元吉元吉辭以各行其志聲桓勿
逆也至是元吉主撫金以恢省因移書聲桓聲桓頗
心動而未决三年丙戌三月吉安守將胡長蔭遂元
吉節制為我將柯永盛所敗吉安復失元吉走皂口
欲赴水永豐令林全春亟持之乃還保贛州　我兵
尾之拔萬安遂圍贛聲桓聲問遂絕給事中楊文薦
者奉命往湖南過贛見事急願留共城守元吉頼之

先是正月廷麟招降峒寇得四萬人所謂四營者也
張安者四營之一驍勇善戰賜名龍武新軍元吉倚
之而襲視雲南廣東諸軍諸軍解體五月江西巡撫
劉遠生督張琮來援戰於梅林而敗龍武新軍亦敗
於梅林於是援兵皆不敢前元吉苦客將不用命且
出掠為民患乃謀練士著更番出戰頗有斬獲　我
兵移下沙然元吉御兵士嚴刑威不少假貸故兵士
不樂為之用贛圍久王賜郡名忠誠加元吉兵部尚
書文薦僉都御史六月李永茂遣副將吳之蕃以廣

東兵五千至七月吏兵兩部尚書郭維經奉命揔理
江西湖廣軍事與御史姚奇胤沿途募兵得八千人
至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率兵三千至大學士蘇
觀生遣兵亦如之兩廣總督丁魁楚亦遣兵四千至
軍聲頗振諸軍皆欲戰而元吉欲俟水軍至共擊是
時中書舍人來從諤募砂兵三千吏部主事龔棻兵
部主事黎遂球募水軍四千皆屯南安不敢下兵部
主事王其弦謂元吉曰水帥羅明受海盜也桀驁難
制且令水涸舟行為難豈能如約不聽八月　大軍

聞水師將至即令兵士夜截諸江焚巨舟八十明受
遁於是諸營兵皆散夫元吉弟六吉調廣西狼兵八千
至南安亦不戰潰已聞唐王被難汀州全城氣索十
月天霧雨雪　我兵乘夜上城城破元吉率士巷戰
奪門出至東關歎曰大事去矣投貢江而死廷麟死
於清水塘我將賈熊數為忠臣以四扇門為棺瘞之
東門之外維經與奇胤同縊於嵯峨寺湖西兵備僉
事加大常卿彭期生衣冠自縊職方主事周瑚被獲
磔死通判王明汲編修兼兵科給事中萬發祥吏部

王肅韓芬戶部主事林琦兵部主事王其玹同弟其
瑾黎遂球御史曾咨嗣宗錢謙亨中書舍人袁從諤
劉孟鍧劉應試推官署府事吳國球監紀通判郭寀
登訓導徐君鼎都督僉事劉天驅臨江推官胡縉纘
縣知縣林逢泰皆被戮邑人河南同知盧觀象盡驅
男婦入池乃自沉死馬平知縣謝禎與子肩彌姪眉
斗衣冠自縊舉人劉日佺同母妻子姪弟婦同日自
盡薦授萬州判官月世光携幼孫同盧觀象赴池死
世襲贛衛千戶孫經世同弟緯世紘世闔門自焚死

監紀軍務聶邦晟同子士嫌士煥妻劉闔門死貢生
楊萬言同妻子赴池水死庠生郭其昌同妻范號泣
三日死董續卿同子麒兆正宸正朝俱死之謝明登
同妻羅子佛生赴池死馮復京同妻張對縊死余學
義母周先自縊學義同妻鍾子婦丘二孫赴水死陽
麗天同妻赴清水塘死金之杰巷戰殺數人携妻赴
水死王統王純縊於文廟周葵陳君鈇積薪自焚死
鄉約謝明登同妻楊赴井死雩都訓導胡董明被執
見殺亭都會嗣宗楊燧俱自經死書工趙延瑞赴水

死織人熊國本赴義忠誠社至是被執頓令舉人也
叱之曰爾織人何知義國本曰織人不知義舉人顧
當爲不義耶引出斬之參將陳烈其弟降於我烈奮
勇疾鬬至是被執其弟勸之降不從乃殺之其以流
寓同難者廣東提學道符遡中同兄述中新喻進士
萬發祥廬陵庠生段之渾新喻庠生蕭瑛

金王之亂

金聲桓字虎夫遼東衛籍　王師平遼東全家被俘獨聲桓跳走入關王得仁闖部裨將驍勇善戰軍中所稱王䴏毛者也聲桓性沈猜善持兩端以軍功累官總兵都督同知隸左良玉後軍　順治二年乙酉五月左夢庚率之來降命與闖部降將王體忠合營規取江右未幾聲桓矯殺體忠以得仁代之江右既平聲桓自以為不世功旦夕望侯及收江疏還僅授副總兵而得仁銜不列得報氣沮招撫孫之獬至南昌

聲桓所置將吏漸有更易江撫李鳳翔繼之益加裁制聲桓心怏怏聲桓常師事從揚僧德宗德宗每奇聲桓嘗拊聲桓背曰勉旃二十年江右福力變紅頭蟲此其候也及是果着紅纓建牙江省益尊信之德宗每為聲桓言勸其改圖南昌胡以寧在聲桓幕中言如德宗指胡澹陳大生等各緣以迎合聲桓又覘知得仁所居故宜春王第每後堂張宴自着明衣冠令優伶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諸客閧之益心動先是福州之破仕閩者或有空頭敕劄持歸至是因緣閩譌且言唐王尚在二帥聞之益自喜且負江撫李鳳翔亟章於天代之過諸將益倨傲賄無厭足一日宴於藩署席地鋪氈文吏皆坐氈而聲桓得仁顧坐氈外得仁有怒色於天嘻笑顧視曰王把總欲反耶宴歸二帥恥甚四年丁亥七月得仁提兵往建昌于天又遣人索賂累億得仁大怒裂眦大有惡言八月歸自建昌勸聲桓速舉事而聲桓以前遼東被俘妻子留京未歸又胡以寧新亡遣人往湖南覘知何騰蛟為　我兵所敗遲疑未發巡按董學成至有以二家

陰事告者學成揚言欲奏聞而陰索得仁賂並其侍兒得仁怨以侍兒予之則居家狀泄有覬堅不肯予將幕中諸客詭言唐王在五子寨二帥郎遣客往探唐王實耗客郎假唐王命封聲桓為鎮江公得仁為維新侯二帥大喜過望五年戊子正月章于天忽率數騎出瑞州捕掠富室或告得仁曰此非為索賄盼也前聞有滿騎數千不知所往或徑往贛州約同贛撫會議而後發發則須擒公等得仁大懼適聲桓妻子還自燕聲桓乃召胡澹等入議遣人以書約山

東河南並發得仁提兵出建昌令捐揚諸部然後舉
義既定或說得仁曰聲桓疑而多詐脫中變而公顧
居外且柰何不若坐據省會使餓拔袂為必不可過
之勢脅聲桓聲桓不敢不從但貴神速耳得仁大喜
立傳令部勒全營杜七門留守董學成官署時正月
二十六日夜漏下三十刻矣翌日癸亥七門不啓得
仁躬擐甲往縛學成赴聲桓署自狀聲桓蒲伏問故
得仁曰詔云然何敢後也聲桓唯唯得仁即前為聲
桓割辮以聲桓令箭傳示諸協悉去辮出示安民稱

隆武四年即日殺學成及副使成大業軍民戴滿
帽者輒射之城中委棄纓笠積如山阜得仁遣將擒
章於天於江中聲桓首迎在籍閣臣姜曰廣入省諸
金弟族皆為都督得仁婦弟黃天雷為兵部侍郎聲
桓幕客黃人龍為總督二人各開幕門如市初聲桓
謀體忠後謀皆與得仁合及是各自為功所樹吏卒
分東西府嘖嘖始鬨二月朔得仁提兵下九江胡澹
說得仁宜乘破竹之勢疾趨建業下流猝無備必舉
建業舉則兗豫響應率兵而北中原可傳檄定也而

聲桓留提輒名得仁還得仁以澹謀告聲桓衆皆主
之獨黃人龍不可曰贛州居省上流文武督在焉宜
先定贛不然且擬我後聲桓從之立議取贛聲桓得
仁偕行而以宋奎光守南昌兵圍贛州城固不可克
聲桓乃令得仁往綴章貢上下而自引兵踰嶺恢雄
韶時南中頒永曆年號至乃遂稱永曆四年聲桓遺
書廣督李成棟共與復成棟遂叛拜表粵東迎永明
王駐肇慶王因實封聲桓為昌國公得仁為新喻侯
師留贛且老省內虛四月　大兵入湖口五月朔破

九江偽守將吳高遁二日下南康偽守將白之裔潰
七日千騎至石頭猶不意為　我兵也見紅纓白幟
始色駭明日鐵騎滿西山矣我固山譚泰先從東大
破饒州饒州偽將潘永禧遁　王師尾之至南昌[illegible]
令偏將自溝入拶麥源青風諸道薄西山故未下營
血刃已數百壘　大兵圍南昌聲桓兄成功約降於
我奎光謀知殺之得仁部將貢鰲聲桓部將楚國佐
以其軍叛奎光追及復殺之　大兵攻得勝門城壞
數處奎光囊土塞之得不破旋出神鎗炮焚我攻

其　援兵少却報至贛聲桓得仁大懼撤兵急回贛
師掩擊殺其大半十九日聲桓僞先鋒劉一鵬與我
戰獲大炮三得仁繼至聞前捷卽氣揚甚不鞍馬而
馳中伏大敗於七里街卽氣索甚盡撤城外營兵入
壁金部僞將郭天才爭之不得自扎黃泥洲爲犄角
天才所統盡川卒精銳無敵先提偏師入閩不克歸
我兵巳圍南昌矣天才三戰三捷　我兵頗憚之
宋奎光單騎渡江按行地利請移兵二隊一駐生米
渡一駐市汊以達餉路天才請大舉逐　我兵皆不

聽專主堅壁　我兵雖勝每慮得仁襲之軍中常夜
驚王褋毛來也久之見城中終無出兵意乃用鎖圍
法東自王家渡屬灌城西自雞籠山屬生米渡掘壕
載版起土城自是內外耗絕設南昌令於白茶市新
建令於蚊溪徵役索賦安坐而制其斃得仁自亡軍
後不復親督陣方娶武都司女爲繼室彌旆親迎金
鼓喧譁我瞭者望而大駭莫測爲王褋毛娶婦逾十
月郭天才亦撤軍入城巳城中糧盡人相食乃大出
居民兩師情實盡爲我得我因得以餘暇旁收郡縣

西南遂僞守張啟祚西北降僞寧將鄧雲龍東南破
傅鼎銓之援師北收余應桂於都昌劉斯埃於梓溪
東收徐光程西破丁家塘土寨聲桓聞之惟嗟惜悵
恨而巳十有二月　我師再乘城山東人全時鳴令
以鐵網籠之鐵鉤曳而傷之損傷過當六年巳丑正
月聲桓部將湯執中守進賢門其偏裨某約來降譚
囦山因以厚障佯攻得勝門炮聲聞三百里兩師齊
師赴焉而奇兵巳從進賢門梯而上城遂陷聲桓赴
池水死得仁陣獲磔死宋奎光劉一鵬郭天才皆破

執不順命死姜曰廣赴偰家池死得仁突得勝門三
出三入與譚周山馬首再相値譚不知其爲得仁得
仁亦不知其爲譚也初聲桓之主堅壁也以待廣師
之援而吳尊周所草乞師表文但陳勝狀而不告急
旣聞江事危急乃遣李亦心由袁吉李成棟出南雄
會南昌亦心逗留不進成棟敗死信豐遂以不救

王師南征

順治四年丁亥三月我　大清命定南王孔有德靖
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等率兵下湖南定蠻伯
何騰蛟與總兵郝永忠退保衡州張先璧走寶慶
湖北巡撫堵胤錫走永定衞王有才
馬進忠等走五溪山中五月　大兵抵衡州永忠北
總兵黃朝宣等被擒騰蛟退保永州從者惟滇將趙
印選胡一青等數人八月　大兵破武岡常德寶慶
盡失總兵劉承胤敗績求降永明王走靖州由蠻道

以達柳州土司覃鳴坷與守道龍友明相攻遂陷湖
州大及王舟中王走象州時　大兵已定湖南永州
亦破騰蛟與永忠盧鼎俱入桂林與留守瞿式耜議
分地給諸將俾自爲守式耜督焦璉復陽朔及平樂
陳邦傅復潯州合兵復梧州粵西尚稱全土王回桂
林五年戊子二月　大兵入粵西永忠潰於興安返
入桂林大掠三月　大兵至桂北門垂破聞金聲桓
反於江西乃退入楚五月騰蛟復全州六月成棟以
粵東叛歸於王王封成棟惠國公聲桓豫國公一云

昌國公王得仁侯養甲杜永和等侯伯有差成棟子
元胤爲錦衣指揮使王返肇慶騰蛟復督師出湖南
由永入衡胤錫亦以忠貞營自常德趨湘潭十月成
棟犯贛州先是江西悉反惟贛州爲我將高進庫所
守聲桓攻之不克乞師粵東成棟援之戰不利退屯
南康縣六年己丑正月　大兵破南昌烏金王下湘
潭執騰蛟二月成棟敗於信豐騎而渡河馬蹶隨水
死事聞以杜永和爲兩廣總督駐廣州代成棟羅成
耀守南雄　大兵由湘潭薄衡州胤錫敗衡永俱不

守十二月我平南王及嗣靖南王耿繼茂下廣東羅
成耀遁南雄不守七年庚寅正月十四日下韶州王
聞廣關失守奔梧州留馬吉翔李元胤守肇慶二月
大兵圍廣州調潯帥陳邦傅及忠貞營高必正東
援邦傅故與元胤有隙意在修怨又憾必正等之屢
擾其境也陰令副將姚春登等連結土司會李來亨
等調兵土司遂相仇殺必正怒而歸忠貞營者成孽
餘黨胤錫所招撫者也時散處賓橫間故邦傅惡其
擾時李赤心已死故必正領其營邦傅駐清遠馬吉

翊駐三水俱不敢進以城守久進永和爵爲侯元胤弟建捷力戰有功封安肅伯廣州城三面臨水成棟在時復築兩翼附於城外爲砲臺水環其下　大兵攻圍十閱月不下永和偏將范承恩爲內應決砲臺之水　大軍藉薪竟渡遂得砲臺十二月二日城破永和由海道奔瓊州建捷奔圍至肇慶邦傳潰於三水而我定南王亦已入全州五日破桂林詳見式耜邦傳聞桂林破遣兵邀翊從官於藤江殺部郎潘駿觀許王鳳等王踉蹌奔南寧胡一青趙印選率兵駐賓州八年辛卯　大兵取肇慶元胤建捷奔南寧會孫可望遣賀九義殺內閣嚴起恒等元胤忿甚請出疊由收高雷之兵迎王入海至欽州爲土兵王勝堂所執送靖南王所不順命令作書招杜永和亦不從與弟建捷俱斬於市九月陳邦傳叛降於靖南王報至南寧王震恐議奔廣南後軍印選一青之師復敗與　大兵相去不五十里王遽出水道走土司抵瀨湍轉入羅江土司次龍英至廣南歲已暮矣時可望已受秦封遣人來迎九年壬辰二月可望遷王於安隆

改名安隆　大兵取瓊州杜永和來降

何騰蛟殉楚

崇禎癸未起何騰蛟右僉都御史代王聚奎巡撫湖廣初騰蛟爲南陽知縣數摧賊鋒已從巡撫陳必謙破賊安皐山及討平土寇益知名後以部郎出僉懷來憂歸起淮徐兵備復平土寇至是遂有是擢時左良玉屯武昌横甚順治元年甲申五月福王自立於江南詔至良玉時在漢陽有異言騰蛟赴良玉軍爭之而良玉參軍盧鼎亦言於良玉乃開讀如禮八月王加騰蛟兵部侍郎兼撫湖南尋以故官總督湖南

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軍務乙酉南京有北來太子事良玉遂舉兵東下邀騰蛟與俱不可則盡殺城中人以刼之騰蛟急解印付家人遂走將自刎爲良玉部將擁去舟至漢陽騰蛟乘間躍入水中漂十餘里遇漁舟救之起則關壯繆廟也而所遣家人懷印者亦在相視大驚逼覓漁舟已不見蓋有神祐云騰蛟乃從寧州轉瀏陽抵長沙集屬吏痛哭盟誓權令堵胤錫攝湖北巡撫傅上瑞攝湖南巡撫章曠爲總督監軍周大啟提督學政嚴起恒衡永道督二郡軍食吳晉錫以長沙推官攝郴桂道隨遣曠調黄朝宣張先璧劉承廕等兵先後俱至而良玉已死五月唐王自立於福州王素知騰蛟賢委任益至李自成死其將劉體仁郝搖旗等觀望無所歸騰蛟遣部將萬大鵬招之搖旗等大悅與大鵬俱至長沙騰蛟開誠撫慰於是闖養成王進才牛有勇皆來歸驟增兵二十餘萬軍聲大振既而自成部將李錦高必正率衆逼常德騰蛟命胤錫撫之亦來降於是自成餘黨悉歸騰蛟一時詫異事而騰蛟上疏止言元兇已除宜告郊

廟不言己功唐王大喜拜騰蛟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定興伯仍督師規取兩江於是騰蛟部置降卒參以舊軍乃題授黄朝宣張先璧爲總兵官劉承胤李赤心（即李錦改名）郝永忠（即郝搖旗改名）袁宗弟王進才及董英馬進忠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盧鼎並開鎮湖北時所謂十三鎮者也丙戌正月騰蛟拜表出師李赤心敗於湖北騰蛟威望自此損已而唐王死於汀州騰蛟聞之大慟永明王立以騰蛟爲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丁亥　大兵逼長沙騰蛟不能守單

騎走衡州長沙湘陰盡失時守衡州者盧鼎而張先
壁率兵突至鼎不能抗走永州先壁遂挾騰蛟走郴
陽趨辰州騰蛟脫還赴永州甫至而鼎部將復大掠
鼎走道州騰蛟與侍郎嚴起恒走白牙市　大兵遂
平衡永於是前所置十三鎮者皆起而爲盜未幾部
將周金湯復永州六月騰蛟在白牙市諸將皆不用
命劉承胤出小校騰蛟薦至大帥封定蠻伯尤忌騰
蛟於是騰蛟與爲姻奏王進安國公勛上柱國而承
胤益驕忌騰蛟出己上欲奪其權騰蛟固無如承胤

何也於是騰蛟無兵王命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
兵隸之八月　大兵破武岡常德寶慶盡失永亦再
失王由柳州將返桂而城中惟焦璉一軍兵屬甚騰
蛟率印選一青入助會盧鼎亦以兵至桂林乃安戊
子正月加騰蛟太師爵世侯二月郝永忠趙印選兵
大掠桂林　大兵偵知直抵桂北門騰蛟與璉一青
分門拒守　大兵乃還三月李成棟以廣東叛歸於
王　大兵暫回於是騰蛟復全州保昌侯曹志建宜
章侯盧鼎新興侯焦璉新寧侯趙印選復永州職方

主事李甲春復寶慶諸將復衡州馬進忠復常德騰
蛟議進兵長沙適李赤心自夔州至督師堵胤錫令
進忠以常德讓赤心進忠大怒盡驅居民出城焚廬
舍走武岡諸將皆空城走騰蛟聞之大駭己丑正月
携吏卒三十人邀赤心赤心至湘潭見空城也不守
去騰蛟入湘潭　大兵見騰蛟入空城遣徐勇入之
勇故騰蛟部將勸騰蛟降騰蛟不從乃擁之去絕粒
七日不死乃殺之騰蛟所居有神魚井井故無魚也
騰蛟生魚忽滿井皆五色騰蛟既遇害井魚亦空

瞿式耜殉粤

順治二年乙酉八月福王起原任戶科給事中瞿式耜爲應天府丞旋擢右僉都御史代方震孺巡撫廣西時靖江王亨嘉據桂林式耜與焦璉定計令思恩参將陳邦傅以兵攻桂林破之亨嘉被擒殺於福州九月唐王死於汀州式耜與魁楚奉永明王由榔監國肇慶王拜式耜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兼掌兵部事十月王聞贛州破將趨梧州式耜爭之不能得十一月唐王弟聿𨮁據廣州總督林佳鼎敗歿式耜視師

峽口四年丁亥　王師破廣州入肇慶遂逼梧州巡撫曹曄降遂襲平樂王將奔全州式耜疏言王留粤則粤在去粤則粤危我進一步人亦能進一步我去速一日人來亦速一日去而不守則拱手送矣言甚切至王不聽遂奔全州而進式耜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兩部尚書守桂林三月　大兵薄桂突入文昌門登城樓以瞰式耜督援將焦璉拒戰甚力式耜亦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苦援兵索餉而譁式耜括庫不足妻邵捐簪珥助之故人無叛志既而主客兵不和璉兵譟而去城幾破矣會陳邦彥攻廣州　大兵引而東桂林獲全於是焦璉復陽朔平樂陳邦傅復潯合兵復梧州王聞捷封式耜臨桂伯璉新興伯餘進秩有差十一月　大兵自湖南逼桂林式耜與何騰蛟拒却之五年戊子二月郝永忠駐桂林與閩練兵相惡盡破水東十八村既與　大兵戰靈川而敗復大掠殺太常卿黃太元諸將趙印選諸營自靈川至亦大掠城內如洗　大兵聞桂林有變急來襲騰蛟拒戰獲全閏三月李成棟據廣東來歸請王赴

廣州式耜慮爲所制急爭之乃駐肇慶成棟具疏言式耜擁戴元臣不宜久在外王召式耜式耜以國事讓成棟願留桂十一月永州衡州寶慶相繼恢復式耜以機會可乘請王還桂林以圖出楚不聽六年己丑正月何騰蛟被執於湘潭二月成棟敗歿於信豐王命式耜留守督師兼江楚各省軍馬　我朝亦遣書招式耜式耜不從七年庚寅正月南雄報不守羅成耀遁韶州亦失九月全州破趙印選在桂林胡一靑王永祚在榕江皆惶懼不敢出　大兵遂入嚴關

十月榕江不守十一月諸將皆逃城中無一兵式耜端坐府中俄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入見式耜誓同死因俱就執幽之民舍兩人賦詩唱和閏十一月殺之風洞山下故給事中金堡時已爲僧名澹歸上書定南王請收瘞式耜同敞不報吳江吳秇收而瘞之北門之園

孫李構隙

崇禎甲申張獻忠盜蜀僭號順治三年丙戌我肅王西征殺獻忠於西充縣之鳳凰坡其黨僞平東將軍孫可望僞安西將軍李定國僞撫南將軍劉文秀僞定北將軍艾能奇僞都督白文選馮雙禮等呼集僞衆竄重慶府殺平蜀侯曾英四年丁亥春出遵義入貴州時雲南土司沙定洲作亂據雲南省城黔　公沐天波出奔永昌定洲追之聞兵巡道楊畏知據楚雄起兵討賊乃留圍楚雄不能克可望在貴州聞滇亂兼程趨滇三月二十八日曆霑益州明日曆曲靖定洲急收兵還阿迷與可望遇於蛇花口接戰大敗遁去可望遂取雲南右僉都御史宗室壽𨪢以永明王命募兵雲南爲可望所槃脅降不從被殺巡按御史羅國瓛死之可望遂引兵而西過畏知於祿豐縣畏知迎戰大敗被執不屈許以共獎明室畏知乃降可望兵至大理遣人往永昌招天波並索道府印署府篆通判劉廷標署道篆推官王運開咸曰印往則我亦降矣乃相繼自縊運開弟運閎赴水死天波

降於是可望自稱平東王以劉文秀等守雲南可望自滇間黔執總兵皮熊而釋之初可望起滇熊由平越收兵復貴州可望同熊不能禦走湄潭鎮可望使白文選追執之可望既至黔設官鑄錢造符敕謀僭大號而定國文秀等故等夷各自稱王不相下定國尤強悍議齟齬不合六年己丑春可望杖定國於滇武場以威衆孫李之隙自此始已而定國率兵征沙定洲獲之於湯嘉賓砦斬之兵益強可望不能制稱帝之意始沮時永明王自立於粵東已四年矣可望

苦無以制其下願奉朔來歸因遣楊畏知入粵時武康伯胡執恭屯泗州城知可望強欲藉爲援畏知至則大喜遽矯冊封可望爲秦王而畏知至肇慶見王道可望歸順意爲請封大學士嚴起恒都御史袁彭年科臣金堡等執不可畏知言可望兵力强可藉以爲用何惜一封號以樹敵楚南督師堵胤錫亦以爲請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皆列侯胤錫曾賜空敕得便宜從事遂矯命改封可望爲平遼王使至可望先受秦封不受命遣人至梧州問故

王始知矯詔事馬吉翔請封可望爲澂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復命嚴起恒與督師尚書楊鼎和科臣劉堯珍抗疏力爭議遂寢七年庚寅十一月　大兵破廣州下桂林王走南寧事益急乃遣編修劉茝封可望爲冀王仍不受時艾能奇已死可望并其衆益強八年辛卯可望遣賀九義張勝張明志赴南寧索沮秦封者九義遂追殺鼎和於崑崙關殺起恒而投之水屍流三十里虎賁之登岸乃收瘞之并殺堯珍及吳霖張載述等霖載述未嘗沮秦封以曾劾王秦封

者故殺之於是眞封可望爲秦王畏知見九義凶悖痛哭入朝疏其擅殺大臣罪請誅之王因留可畏入閣辦事可望聞大怒遣鄭國執畏知以歸畏知望見可望即大罵以頭觸擲可望面可望遂殺畏知望見文秀素與畏知善聞畏知死益切恨可望是時　大兵日逼南寧不守九年壬辰春二月可望乘間遷王於安隆先是　大兵已取湖南定兩粵定南王孔有德提兵入黔定國禦之連破靖沅武岡入桂林當是時定國兵力强甚不復禀可望約束可望忿甚已戰

於衡州而敗可望使人召之赴沅議事將因其敗而殺之定國覺其意辭不行遂入粵西初可望遣雙禮邀定國爲定國所敗擒而釋之故雙禮傾心定國十年癸巳可望自率兵追定國狩週 我兵而敗歸則盡殺明宗室之在黔者王處安隆勢日窮促知可望與定國有隙乃與大學士吳貞毓謀先以計遣可望腹心文安侯馬吉翔往南寧祭陵乃遣林青陽充使封定國爲晉王趣使來迎定國奉檄感激流涕然以兄事可望久未敢輕發一日劉議新自定國營過南

寧見吉翔語及定國受勅事吉翔大驚遽聞之可望十一年甲午可望遣鄭國王愛秀至安隆索首事者勢閣臣貞毓極刑拷掠貞毓曰凡事宰相主持我約李定國討孫可望是實諸臣無與而吉翔已報坐十八人某主謀某草敕羅織成案於是主事張鐫太監張福祿全爲國爰進死蔣乾昌李元開李欣胡士瑞徐極楊鍾趙賡禹蔡縯鄭允元周允吉朱議泉朱東旦任斗墟易士佳等皆棄市貞毓以大臣賜自盡可望憾定國益甚然以將兵在外不敢輕樹敵仍厚養

其妻子於雲南定國亦防可望襲之遂取高雷廉州以自固十三年丙申定國進攻新會大敗率殘兵奔南寧將由安隆入滇可望偵知之使文選赴安隆勒王回黔合宮大慟文選雖爲可望用然心不直其所爲因以情告王曰姑遲行候西府至西府謂定國也定國至安隆文選歸之共奉王趨雲南王封文選爲鞏昌王時守滇者爲劉文秀王尚禮王自奇賀九義文秀歎怨可望遂以數騎私迓定國迎王入滇王封文秀爲蜀王尚禮保國公自奇夔國公令文選還黔

慰諭文選至可望卿其二於定國也恐奪其所部兵羈之軍中然以妻子尚在滇未敢遽反十四年丁酉春王使張虎送可望妻子於黔可望遂反可望諸將馬進忠馬惟興馬寶最稱勇健而素善於文秀且與文選交密因從容謂可望言今諸將中才無出文選右者大將非文選不可可望從之乃留雙禮守貴州而以文選爲大將軍統諸軍前行九月定國文秀帥師至三岔河與可望夾交水而軍文選輕騎奔定國可望以李劉俱出會城必虛因遣張勝馬寶由尋甸

間道襲雲南而自將勁卒擊定國十九日戰方合惟
興等內叛將士大呼迎晉王一軍充解可望狼狽回
貴州而襲雲南之師馬寶不戰來降張勝抵城下尚
禮謀內應沐天波覺之守之以兵得不發定國兵回
遇勝於渾水塘擒而誅之尚禮仰藥死於是文秀文
選窮追可望於貴州可望挈妻子走長沙來降於我
經略洪承疇軍前雙禮為可望斷後截其子女玉帛
來降於文秀同歸雲南王封雙禮為慶陽王淮忠為
漢陽王惟興與寶及九義俱進公爵其偽德安侯狄

三品偽岐山侯王會偽荊江伯張光翠以黨附可望
降爵有差惟文安侯馬吉翔善逢迎入閣辦事如故
十五年戊戌春正月可望至京師封義王

孫李奔北

順治九年壬辰春二月定南王孔有德以七百騎出
河池向貴州　大軍駐柳州接應孫可望乃謀內犯
使李定國攜雙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
沅州會於武岡以圖桂林劉文秀張先璧由永寧取
敘州白文選由遵義取重慶會於嘉定以圖成都可
望疏請封定國為西寧王文秀為南康王五月定國
進攻靖沅武岡俱下之有德遣守將林定國由西延
大埠疾趨而進　我師遇於全州不利七月四日定

國陷桂林獲前降將陳邦傅及其子曾禹送貴州去
其皮而殺之有德自縊死家口百二十八悉被殺惟
一女年十七逸出城單騎走　京師哭訴於
帝帝憐而養之宮中後歸其原夫孫延齡十一月我敬
謹親王尼堪統兵攻衡州定國敗走王率精騎追之
遇伏殞於陣固山佟圖賴監其軍定國收兵屯武岡
十年癸巳春定國回廣西可望使人召定國不至可
望自率兵追之　大軍至寶慶與可望遇雙禮將左
文選將右　我軍見可望龍旂急攻之可望北惟雙

體軍不動　我軍壓衡州之失亦追以武寶之間
爲界定國遂得據廣西已與馬寶由懷集東攻肇慶
不能克秋攻高州破之雷廉俱[illegible]十二年乙未可望
犯常德敗績定國攻新會不能克十三年丙申率
南王擊敗定國單定國奔南寧遂挾安隆秦王趨雲
南十四年丁酉可望來降於　王師十五年丙戌春
正月命楚蜀粵三路兵入黔定國使劉正國楊武守
三坡紅關諸要險以防蜀馬進忠駐貴州四月楚國
公王自奇永壽伯關有才反定國自率兵討平之楚

兵自鎮遠入貴州屢告急定國不及援遂平貴州進
忠遁蜀兵至三坡劉正國奔回雲南蜀兵克遵義五
月蜀兵擊破楊武於開州之倒流水七月粵兵抵獨
山州十月三路兵俱集戒期入滇定國與雙禮等扼
雞公背圖復貴州文選守七星關[illegible]犯遵義以牽制
蜀兵十二月蜀兵出遵義趨天生橋入烏撒文選懼
走回霑益州泗州土官岑繼祿導吾兵入安隆定國
使懷仁侯吳子聖禦之敗績定國回師拒戰連敗大
營妻子俱散失諸將各敗走不相顧馬寶等或來降

定國撤寨遁回十五日報至王走永昌十六年己亥
春正月三日　大兵入雲南二月文選敗於玉龍關
初文選自霑益追及定國因留之斷後二月　大兵
出雲南十月敗王國勛於普溯十五日至大理之玉
龍關文選與張先璧陳勝俱敗文選乃從沙木和走
右甸由鎮康而出木邦定國先伏兵於潞江之高黎
貢山中十八日　大兵抵永昌二十一日次潞江前
驅遇伏不利適中書盧桂生來降定國謀洩乃分精
甲先躡伏去定國遇　大軍不能支因退師出騰越

走孟定而王已入緬矣

青浦楊陸榮采南氏編

永明入緬

順治十六年己亥正月王自雲南赴永昌警報日至二月十五日李定國令總兵靳統武率兵四千人自永昌啟行十八日抵騰越時李國泰馬吉翔輜重甚厚恐遭刼奪促王連夜印行兵馬過處火光燭天右轉左旋天明仍在故處二十八日至銅壁關統武去王仍歸定國緬人知王抵關令從人悉去兵器方許入關是日次蠻漠緬人迎貢頗成禮昆明諸生薛大

觀與子之翰聞王入緬投黑龍潭死二十九日駐扎定三月一日到河岸河中惟四舟止足供王用而河傍又無他舟可覓從人乃登陸紆路赴緬途中遭刼殺者過半使朱蘊金中軍姜承德副總兵高陞皇親馬九功千戶謝安祚向鼎忠汪存禮溫如珍李勝劉與隆閔忠等皆死於難初六日開舟二十四日至阿瓦請大臣過河面議冊寶觀神宗時差小疑以爲假及出沐國公印對同乃信因請王及文武臣居舊城復請王敕闢上無得納漢兵三月十七日陸行人到緬緬王曰此非來避亂乃褁應外合兵也發兵圍之殺傷甚多僅存者分散各村居住總兵潘世榮降於緬或云在途被殺未詳五月四日緬王以龍舟來迎王八日明者使蓋房十間居王以竹爲城隨從諸臣或短衣跣足與緬婦相貿易爲笑樂大爲緬人嗤緬俗朝見以跣足爲禮八月十五日各蠻來朝于欲誇示諸國於十三日請沐天波過河令跣足爲諸蠻先以臣禮見焉九月緬人進稱穀給貧之者十七年庚

子七月緬王復請天波過河以各蠻逼緬城乞王敕漢兵無得近關九月李定國有疏迎王內云前後兵有三十餘疏俱不達時馬吉翔與李國泰比專事權一日翔奏大臣有三日不舉火者王不應明日翔奏合奏王怒以御寶擲下翔即擊而碎之散給諸臣其凶悖如此十八年辛丑任國璽因東宮開講將宋末賢好利害彙書進呈翔見而切齒王覽一日翔即袖之以出五月璽復有時事三不可解疏大槩言今日勢如纍卵禍急燃眉猶然泄泄不思出險沐勳臣王

皇親亦可主持豈宜令翔泰獨專大柄王祖望啓呂
部各疏劾翔泰王固無如翔泰何也而是時潘總大
開賭市晝夜呼盧不絕王惟恭與楊大監爭賭毆拳
瞋攞徹內益爲緬人所輕先是二月二十八日白文
選密遣緬民賫奏內云不敢速進者恐有害必得緬
人送出爲上策王即同璽書甚切越五六日沿河塔
浮橋爲奉迎計緬人覺之事不果三月錦衣衛趙明
鑑等謀奉世子逸出出時并殺翔泰開遂鬧遂以結
盟投緬誣奏執殺王啓隆家人何愛等七月二十三

日緬酋殺兄自立隨遣兵士驅王隨從文武諸臣渡
河吃呪水至則盡殺之於是松滋王某沐天波馬吉
翔王惟恭馬雄飛鄧士廉鄧居詔楊在鄔昌琦任國
璽王祖望裴廷謨楊生芳郭璘潘璜齊應巽魏豹王
自京安朝柱王昇陳謙王啓隆龔勛吳承爵張宗伯
任子信張拱極劉相宋宗宰劉廣銀宋國柱丁調鼎
李國泰太監李茂芳楊宗華李崇貴周公盧公曹公
沈公二楊公皆被其難少頃復以兵三千人圍王所
每三十人擒殺一人入宮搜取財帛於是自縊及彼

殺者不可勝數其姓名可紀者吉王某同妃自縊二
貴人楊氏劉氏松滋王妃俱自縊姚文相黃華宇熊
相賢馬寶二差官趙明鑑王大雄王國相吳承胤朱
文魁吳千戶鄭文遠李既白淩雲嚴麻子尹襄朱議
滚王國璽等皆死之內官陳德遠等一十八人一行
自縊王與太妃等二十五人聚一小房逾二時通事
引護守緬官至曰不可傷皇上乃移王出居沐國公
房內大小內外共棲一樓三日幾斷火食兵退姜承
德妻楊氏自縊死馬吉翔第四女哭曰我父在世不

知作何等人如今已死人猶罵之縊數次乃絕王啓
隆妻吳氏妾周氏既上縊太監李從龍見而救之吳
曰爾與吾夫厚應促我死何以來救耶卒自縊吳承爵
妻某氏先縊子女乃自縊齊環妻某氏抱子赴水死
二十一日修葺原所復請王居之二十五日進銀米
等物

擒緬取王

順治十六年己亥春二月李定國之兵敗於潞江退師出騰越知王已入緬不敢深入聞白文選屯兵木邦乃就文選謀曰王入緬敕滇兵無入緬闕我兵若入恐變生不測　清兵萬一隨來無險可恃莫若就邊地樓安屯住招集以圖興復文選以王既入緬無重兵護衞請身入護王與定國謀不合定國遂自引兵從孟定府過耿馬抵猛緬屯扎前各營潰兵陸續來集兵勢稍振越數月移營孟連賀九義及文選部

將張國用趙得勝等皆來歸乃約元江土司那嵩共恢復孟艮酋長以定國至孟連恐爲所并糾合夷衆與定國爲梗定國移兵擊孟艮滅之據其城而　大兵已乘間破元江那嵩自焚死事不得集賀九義妻子在雲南我平西王吳三桂令作書以招九義九義有二心定國殺之國用得勝與九義同來歸者聞之心怏怏總兵唐宗堯老故奸弁定國令守磨乃凡兵將投孟艮者宗堯悉收隸麾下商客至則盡取其財由是商賈不至以故雲南及阿瓦消息定國絕不聞

文選白與定國別即由木邦至錫箔所至縱兵大掠聲達阿瓦阿瓦有新舊二城新城緬王所居以舊城居王文選急攻新城城中無備且破矣緬王紿言俟三日出新城讓王文選信之退兵十里而城中備禦復固既三日文選復引兵進攻反爲所敗遂引兵赴孟艮會定國定國遂同文選赴阿瓦其國用得勝所部兵仍還文選時十七年庚子九月也緬人知文選敗定國必復來乃益修戰守備十八年辛丑四月定國至阿瓦使人入緬求王緬人不許定國見緬人備

禦已固乃退兵三十里下營明日緬人見定國退即於城外立木城日移而前遂偪定國寨五月以象兵與定國戰於木城下定國前隊稍失利文選引兵橫衝之緬人大敗退保新城文選定國共計渡江先遣都督丁仲柳於阿瓦上流造船緬人知船工將竣以正兵綴定國而別遣奇兵搗船廠仲柳棄船走船悉被焚定國與文選議復進洞郎一面造船一面攻新城使兩不相應乃俱移營定國在前文選在後國用得勝以九義之死脅定國至且遂挾文選北走將來

奔於　我朝至耿馬適與吳三省軍相値三省者定國舊部安隆之敗三省尋獲大營妻子來詣定國於孟艮而定國已移營不相遇至磨乃宗堯有叛志收而殺之然兵弱不敢入緬地流連孟定耿馬間文選退走遇三省軍文選見三省不言而涕出三省察軍情有變因言雲南降者皆怨恨不得所人心思明甚於任日於是張趙復心動遂與三省同屯於錫薄我平西王吳三桂偵知李白情隙乃令馬寶率兵追文選且招之而自率　大兵綴緬聯文選已去錫薄竄追及文選於孟養單騎赴文選營說之文選降封承恩公王某妃在文選營文選降妃自縊大軍臨阿瓦檄緬取王及妃十二月三日緬人令數十夷人連座擁王去約二更許至營則三桂軍矣九日　大軍回滇　聞我

皇上恩免俘見　康熙元年壬寅四月二十五日王與妃及世子俱終於雲南沅江總兵皮熊聞王就執走避水西絕粒七日不死　大兵聞遣騎執熊至背立不順命積十三日不食始瘠十四日乃斃仍戮屍熊壻趙默亦被執索紙書絕命詞受戮鄧凱者從王於緬王既死入昆陽普照寺爲僧李定國聞阿瓦消息遣人入車里暹羅諸國乞兵圖興復曾一營人馬盡死六月十一日定國生辰病作二十七日定國卒臨終謂子嗣興及靳統武曰寧死荒徼無降也定國死未幾統武亦卒嗣興來降

蜀亂

順治元年甲申張獻忠據全蜀惟遵義未下兵部右侍郎總督川陝軍務樊一蘅及督師王應熊避其地因檄諸郡舊將會師大舉會巡撫馬乾復重慶松潘副將朱化龍同知詹天顏復龍安一蘅乃起舊將甘良臣爲總統侯天錫屠龍副之合參將楊展遊擊馬應試余朝宗所携潰卒共得三萬人二年乙酉三月攻敘州應試朝宗先登展繼之僞都督張化龍走遂復敘州賊將馮雙禮率兵來爭而敗僞安東將軍孫可望援之相持一月一蘅粮盡退屯古藺州展退屯江津賊乃截化龍於羊子嶺化龍率番兵衝之賊驚潰遁去一蘅命展應試取嘉定邛眉故總兵賈聯登及中軍楊維棟取資簡天錫高名佐取瀘州李占春于大海守忠涪初乾既復重慶賊遣劉文秀來攻會副將曾英與參政劉鱗長自遵義至與大海占春張天相等奮力夾擊破賊兵數萬英威名振蜀中亦受一蘅節制其他據城奉征調者洪雅則有曹勛及監軍副使范文光松茂則有監軍僉事天顏夔萬則有

譚弘譚誼一蘅乃移駐納溪居中調度三年丙戌春展等盡取川南地獻忠大忿恨盡屠境內民沈金銀江中焚宮室急遣可望文秀狄三品王復臣等攻川南州郡連戰不利英祥等乘間趨成都七月賊棄成都走順慶時川中諸郡惟保寧順慶爲賊將劉進忠所守而進忠所部多川兵獻忠恨川人之不附已也既屠其民將盡殺川人之爲兵者進忠聞之大懼赴　王師降且告獻忠所在十二月　王師殺獻忠於鹽亭賊兵悉潰而南時英駐重慶稱最強可望猝至重慶英出不意敗死賊遂陷綦江督師應熊退避畢節衞朱幾死永明王以呂大器代之四年丁亥賊入遵義而是時　大兵入川所至俱下大海退入于涪袁韜去夔而入於黔之婺川占春避而東下諸擁兵者率瓦解川地盡入版圖矣已而　王師追賊至遵義粮盡引還於是王祥等復入保順二郡一蘅再駐江上爲收蜀計上表永明王王以一蘅爲戶兵兩部尚書加太子太傅諸將祥等進爵有差於是韜復入重慶大海占雲陽占春據涪州誼據巫山譚文據萬

縣弘據天字城天錫據永寧應試據盧衛祥據遵義
屈據嘉定化龍助等各據地自擅而宗室朱容藩及
故偏沅巡撫李乾德以總制王楊喬然江爾文以巡
撫至各自署置官多於兵李自成餘孽李赤心郝搖旗
袁宗弟等復擾夔巫間一銜令不行惟叙州一郡而
已五年戊子容藩自稱楚世子天下兵馬副元帥建
行臺於夔武岡之敗傳永明王已死大器過占春嘗
具言王無恙容藩乘機僭竊當得罪占春以爲然李
乾德亦傳檄聲容藩罪容藩益窘乃北依三譚以兵

攻石砫司占春援之容藩兵敗走死雲陽是時川地
咸附於永明王乾德者少好占驗至蜀諸將中惟許
鞱及武大定遂結二人爲腹心鞱故獻忠別部所稱
姚黃十三家賊大定則小紅狼別部也鞱與占春素
不協時駐重慶兵强而饑乾德遣人說展與合兵展
與占春素厚富而弱藉袁武之强以自固納之約爲
兄弟然展能與袁武合而不欲與占春絕也時通聞
問餽以銀米袁武有所求顧不甚遂因恨展既鞱從
屯捷爲展以生辰來爲壽乾德因說鞱殺展而分其

貲展死諸將皆解體故乾德卒至於敗可望聞展死
將圖蜀乃爲展訟冤使王自奇將兵由川南進而別
遣文秀及白文選渡金沙河出黎州敗王祥於烏江
河取貴州而襲其後趨嘉定時袁武方拒自奇於川
南撤師還救自奇尾擊之袁武大敗悉就擒乾德投
水死兵復東三譚俱降乃遣別將盧名臣下涪州古
春敗走大海在忠州知不支引兵出夔入楚與占春
來降於　王師文秀遂據蜀七年庚寅正月文秀選
雲南令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三月　大兵南

征文選鎮國俱敗　王師入嘉定文光天顏死之初
展之死文光入山不視事至是死焉九月一蘅亦死
於山中蜀中將士俱盡九年壬辰文秀文選率兵來
攻保寧　大兵奮擊破其象陣十六年己亥弘誥俱
納款時弘誥已殺文文安之與劉體仁李來亨等欲
討之二人懼來降未幾取馬湖叙州降本勝於武隆
赦而用之於是獻孽之擾蜀者亦盡自成遺孽郝搖
旗袁宗弟劉二虎等尚據巴東十八年辛丑奉　旨
三省會勦　王師駐萬縣賊棄夔州　康熙元年王

寅正月元旦大軍銜枚進奪羊耳關賊焚天昌縣以遁二年癸卯復犯巫山　大軍與戰而還兵寡所其營賊大潰二虎投崖死追擒旗宗弟獲之蜀地悉平

鄭成功之亂

鄭成功南安人父芝龍娶倭婦生初名森芝龍見森於唐王王奇之賜國姓名成功　順治二年丙戌三月王封成功爲忠孝伯福州破成功母死於兵成功號慟不自勝芝龍約降成功泣諫不聽我貝勒挾芝龍北去成功遂與所善陳輝張　等乘二艦入海收兵南澳得數千人四年丁亥聞永明王由榔僭立於肇慶文移用永歷年號成功歸自南澳時厦門滘州爲鄭彩鄭聯所據乃泊鼓浪嶼厦門者中左所也滘州

者金門也隸同安爲兩島七月入寇海澄不克而還八月與鴻逵合攻泉州敗我提督趙國佐於桃花山遂圍泉州五年戊子我副將王進自漳來援成功解圍去三月攻同安守將王彪折光秋棄城走遂入之復寇泉州九月我佟國器陳錦李率泰援之成功乃退　大兵屠同安六年己丑三月遣施琅楊才黄廷何宸樞等寇漳浦守將王起鳳降授僞鐵騎鎮尋改僞正兵鎮遂下雲霄抵詔安屯分水關令黄廷何宸樞守盤陀嶺官軍攻盤陀宸樞死焉七月永明王遣

使至爲封成功爲廣平公七年庚寅潮人黃海如陳斌逼成功入潮州敗　我師於潮陽師遭遂入兩島兩島爲鄭彩鄭聯所據成功師抵廈門聯方醉臥萬石巖報至不得通詰朝酒醒出見成功咲曰兄能以一軍見假乎聯未及對諸執兵者前矣遂麾軍過聯船兵士皆戴服莫敢動遂并聯軍彩率所部遁於南中尸殺聯而復彩成功將至彩議全軍出避聯不從又不設備故及成功既入兩島軍勢益强海寇皆屬焉十二月　王師下廣州守將杜永和奔瓊州成功

謀往援之八年辛卯率衆而南二月次平海衞我閩撫張學聖聞成功南發急調馬得功取廈門僞守將鄭芝莞遁四月成功還自平海誅芝莞遂趨廈門而得功已爲鄭鴻逵所攻逸去兩日矣是月施琅來降

世祖以琅爲福建水師提督駐澂琅有軍校犯海令將殺之成功急止之不從故成功遂殺琅蘇茂縱琅遂來歸於是成功并憾茂五月成功寇南溪十一月敗我提督楊名高於小盈嶺十二月寇漳浦九年壬辰正月寇海澄二月寇長泰我副將王進勇敢無號

老虎成功僞中提督甘輝與戰於北溪兩馬相持不相下已而兩家兵至乃解進入馬泰輝攻破之進走郡城漳州屬邑皆下五月成功圍漳州凡七閱月城中食盡人相食枕藉死者七十餘萬人間存者氣息僅屬雖悲泣不能下一淚有士人餓死鄰舍兒竊食之朋中歷歷皆故紙字畫隱隱可辨鄰舍兒見之一慟亦絕十月金固山援至成功令僞右衞鎭柯朋援戰而敗僞禮武鎭陳鳳援之亦敗僞右武衞周全斌援之亦敗成功大崩潰退保海澄十年已巳五月

金固山攻海澂城壞百餘丈成功親立雉堞堵禦不能破一日空炮遊發成功曰是將臨城矣勒兵持斧以待令曰敵至方斫宮軍渡濠呼登城衆執巨斧以斫隨斫隨落濠爲之平固山始解圍去十一年甲午

世祖遣人入海招撫芝豹就撫入京成功不順命時方議撫局成功乘機登岸措餉大擾福州興化等郡十月復遣滿員入海議撫無順意歸報乃置芝龍於高墻芝豹於寧固塔十二月寇漳州我漳州守將劉國軒降於成功十邑皆下遂畧泉州不能破而還十二

年乙未正月寇仙遊五月遣偽　振伯洪旭偽北鎮
陳六御寇舟山破之以六御守　因招降我台州鎮
馬信寧波鎮張宏德六月破安平鎮及惠安同安南
安三邑十一月我定遠大將軍庶子王至閩成功遁
回島中十三年丙申正月庶子王自泉州出攻兩島
風不利引還五月殺蘇茂茂縱施郎成功恨之至是
敗於揭陽遂令殺茂六月黃梧及茂部將蘇明來降
世祖以梧爲海澄公駐漳州明爲多季幾周邪內大臣
梧從蘇茂敗於揭陽故來降十月庶子王班師成功

進畧溫台等郡十四年丁酉三月成功回島遣甘輝
周全斌攻寧德殺我滿師阿克襄襄既隊馬猶手刃
數人而死十五年戊戌永明王遣周金湯航海進成
功爲延平郡王成功遂議大舉入寇金陵七月以黃
廷爲偽大提督留守餘俱從行甲士十七萬習流五
萬習馬五千戈船八千鐵人八千鐵人者周身披鐵
畫以朱碧彪文隊於行首登立視馬足而斫之至浙
江攻陷樂清等縣次陽山暴風漂役八千餘人成功
回子溺焉十六年己亥五月至崇明諸將請先取崇

明爲老營不聽七月抵焦山成功集諸將議曰瓜鎮
偽金陵門戶宜先破之乃令偽右提督馬信前鋒鎮
統領余新進奪譚家洲偽材官張亮督諳泅水者鑿
舟斬斷滾江龍偽兵侍張煌言會偽水師提督羅蘊
章僕滾江龍既斷即進據瓜州上流焚奪滿洲木城
成功與甘輝翁天祐等直搗瓜州我據江朱衣祚城
守左雲龍率兵一萬會戰背港而軍戰未合張亮已
斷滾江龍對岸夾擊偽右武衛統領周全斌率兵帶
甲浮渡直抵城下偽正兵鎮韓英奪門入城遂破雲

龍陣歿衣祚逸去其譚家洲及滿洲木城俱潰成功
令偽援勦左鎮劉猷守瓜州餘皆渡江趨鎮江我提
督管效忠以步兵駐守銀山騎兵移當大路成功以
銀山迫府治爲必爭地夜引兵奪之遲明　大軍分
五路三疊壓壘而軍成功令發火炮多鼓鈎聲江水
震沸兵士皆下馬殊死戰效忠北鎮江守將高謙降
成功以周全斌黃昭守之屬邑皆下甘輝進曰斷瓜
州則山東之師不下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但坐
鎮此南都可不勞定也不聽率師薄金陵八月至觀

青門以黃安總督水師守三汊河口成功率諸將由儀鳳門登陸屯岳廟山甘輝以守禦既固恐難猝攻爲請不聽　大軍以千騎衝薄偽前鋒鎮余新擊敗之遂輕敵不設備軍士捕魚飲博爲樂我副將梁化鳳偵知之出儀鳳門穴城出軍皆銜枚疾走薄新營新不及甲遂就擒成功急令翁天祐馳援已無及大兵既敗余新遂以步卒數千直搗中堅而以騎兵數萬繞山後出其背前後夾擊成功大敗諸偽將各潰走不相顧成功麾軍急退甘輝且戰且走至江騎

能屬者三十八被執殺九月成功還師攻崇明不下偽正兵鎮王起鳳傷炮死十月還島哭甘輝而後入曰我從甘輝言不及此立廟祠之十七年庚子五月
世祖命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率兵大搜兩島令大船出漳州小船出同安檄廣東投誠將士許隆蘇利等會海上成功令陳鵬守高崎遏同安之師鄭泰出浯州遏廣東之師自勒諸部折海門以禦漳州之來討者成功既至海門令偽五府陳堯策傳令諸將碇海中流接軍不動令未畢漳船風利遂迫海門諸將倉

卒受命未敢先發　大兵乘之偽閩安侯周瑞與陳堯策俱死焉日向午東風轉盛成功自手旗起師風乳濤立北人不諳海性眩暈不能軍而退是日同安軍出高崎陳鵬約降偽副將陳蟒覺之力事急矣當夾一死戰麾其屬與偽殿兵鎮陳璋合擊之　我兵退陷於淖而潰成功殺鵬以蟒代之許隆蘇利後二日始至知兩路功不成遂還達素回福州自殺十八年辛丑成功議取臺灣臺灣東倚山西薄海北界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磯小琉球近焉周袤三

千里水陸之產咸備初芝龍與群盜出沒其地後爲紅夷所據成功自江南敗還地蹙兵弱適紅夷甲螺何斌逃至廈門見成功盛言臺灣富彊爲四省要害且言可取狀成功大喜東甲遂行三月泊澎湖次鹿耳門鹿耳門者水淺沙膠海道紆折僅容數武成功至適水驟漲丈餘大小戰艦銜尾而進紅夷大驚成功引兵登陸克赤嵌城遂攻王城堅守不下乃環七崑身以逼之十月命戮芝龍於柴市鄭氏子孫在京者無少長皆伏誅十二月成功圍王城不下乃縱火

燒其夾板船敗者一大終無降意成功乃使人告之
曰此地乃先人故物今我所欲得者地耳餘悉以歸
爾荷蘭乃降成功既得臺灣制律法興學校改臺灣
爲僞安平鎮赤嵌城爲僞承天府府一曰承天縣二
曰天啟萬年　康熙元年壬寅五月成功卒成功自
僭亂至今凡十七年卒年三十九時成功長子經在
廈門臺人以成功弟襲理臺事六月訃至島經自稱
招討大將軍嗣立我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遣
人持書招經經請如朝鮮事例不報經於是以周全

斌爲僞五軍都督與陳永華馮錫範等帥兵還臺黃
昭蕭拱宸謀奉襲拒經十一月昭攻經經遣全斌率
兵力戰經還射昭昭殪衆皆逡巡稅甲經遂入臺二
年癸卯永明王訃至經猶稱永歷年號殺鄭泰以其
貳於襲也泰子纘緒弟鳴駿僞忠靖伯陳輝僞武衞
楊富僞虎衞何義等俱來降於是　天子銳意南征
遣人約紅夷合兵攻島十月耿繼茂李率泰滿師耶
賽合紅夷出泉州提督馬得功出同安黃梧施琅出
漳州經令全斌禦之得功先至戰於烏　於陳巳

而　王師大集全斌潰退守銅山　大兵入兩島兩
島之民燗焉三年甲辰黃廷周全斌林順俱來降四
年乙巳水師提督施琅疏請攻臺不克而還　上命
琅及全斌俱還京七年戊申上命明珠蔡毓榮至漳
州遣興化知府慕天顏持書招諭經遣柯平葉亨入
奏請如朝鮮事例不報十一年壬子吳三桂據雲南
四川貴州以叛十三年癸丑耿精忠據福建執總督
范承謨以叛入閩鎮將皆附於精忠五月精忠調海
澂總兵趙得勝兵得勝不從來奉經經以得勝爲僞

興明伯左都督時經偷安日久兵甲鈍敝精忠易之
經遣人於精忠借漳泉二府精忠不許耿鄭交惡經
遣馮錫範取同安精忠僞守將張學堯降精忠懼使
王進守泉州王進者老虎也時降於耿至泉未幾爲
王錫範所逐先是經僞平北將軍王進功入奏精忠
羈之福州至是進功子錫範誘殺泉州守將賴玉遂
逐進而附經經以錫範爲僞指揮使七月　王師圍
潮州精忠不能救僞總兵劉進忠納欵於經經遣僞
援勦左鎮金漢臣率舟師援之全軍俱沒九月精忠

命漳浦降總兵劉炎與王進爲犄角取泉州十月劉
國軒敗進於塗嶺十一月趙得勝王錫範攻漳浦劉
炎降於經遂援潮州與 王師戰於北岡潮州圍解
十三年甲寅正月精忠使張文韜往經議和以楓亭
爲界始通好也五月國軒入潮州與何佑進忠猶屬
邑之未下者我平南王尚可喜師兵十萬來攻晨掩
佑軍佑死戰國軒繼之可喜北六月經師諸將圍漳
州先是癸丑我海澄公黃梧卒於漳州子芳度權知
軍事經再入島以芳度爲僞德化公芳度陽受命陰

通 本朝事泄經率兵攻之芳度使兄芳泰突圍入
粵乞救自與諸將分守四門攻圍六閱月十月部將
吳淑開門出降芳度投開元寺東井以死不及援師
閱三日耳事聞 上震悼贈王爵諡忠勇世襲十二
代經入漳州十四年乙卯二月吳三桂兵至肇慶碣
石總兵苗之秀東莞守將張國勳降於經經有韶州
平南王尚之信降於三桂三桂檄讓惠州於經國軒
入據之五月精忠汀州僞守將劉應麟以州欵於經
經以應麟爲僞奉明伯使吳淑入據之始叛盟也九

月 王師入閩精忠降其興化僞守將馬成龍以州
降於經經以成龍爲僞參鹵伯使許耀入據之耀沈
湎酒色不在軍事乃以趙得勝何佑代焉十一月精
忠邵武僞守將楊德以州欵於經經以德爲僞後勁
鎮吳淑入據之當是時經悉有泉潮漳韶惠汀興邵
八郡之地十二月 王師敗吳淑於邵武城下淑奔
還島中十五年丙辰正月 王師圍興化何佑疑趙
得勝貳於我戰敗不救得勝死之佑奔泉州興化陷
二月漳泉潰經遁入島三月我和碩康親王遣知府

張仲舉復申前議經勿從四月移諸將入臺劉炎奔
歸 王朝劉進忠降於吳三桂尋歸 王朝俱磔燕
市國軒棄惠州回島八郡盡失十六年丁巳二月國
軒入寇玉洲三汊河福河下游等堡俱下擊敗援兵
於江東橋取石馬遂入鎮取灣腰樹馬洲丹洲諸堡
是時總督郎廷相按兵漳上嗣公黃芳世都統胡兎
寧海將軍喇哈達都統穆黑林平南將軍賴塔副將
朱志麟姚公子李阿哥等先後來援俱敗國軒遂取
平和漳平圍海澄六月逮郎廷相以吳興祚爲副撫

姚啟聖爲總督遽請師援澂諸將高壘自完觀望不救城破提督段應舉投井黃芳死之國軒進陷長泰同安乘勝圍泉州檄勸雅大坐守不下乃徇南安永春安溪德化等縣八月　官軍復漳平長泰平和等縣我學士李光地遣喇哈海賴平南由安溪出同安巡撫朱興祚由仙遊出永春提督楊捷出興化下惠安陷兵林賢黃鎬林子威帥舟師由閩安出定海剋期援泉八月林賢等敗僞樓船中鎮蕭琛於定海國軒退還漳州以二十一鎮兵與　王師戰於龍虎

山部統胡兇先合不利啟聖援之亦潰精忠故佐鄭親督戰立斬退縮者三人大呼而入馬平南繼之陣斬僞海鎮鄭英吳正璽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級擒虜一千二百八十八以萬數國軒泅河遁十八年己未十月　官軍攻蕭井寨吳淑被壓死啟聖開第於漳州曰修來館以官爵銀幣餌來歸者漳泉間人爭稱啟聖能懷遠也十九年庚申春正月提督萬正色及總兵林賢陳賢黃鎬楊嘉瑞以舟師伐烏遁海壇與伴提兵輿之沿海上下經命僞左武衛林陞率

陳諒江勝朱天貴禦之既望我軍畏其衆也不戰而遁天貴來降二月國軒入烏故聖乘間復十九寨遂復兩島經及諸將遁入臺二十年辛酉正月經卒於臺灣嗣立凡十九年經長子克壓向監國實非鄭氏出經死經母董即收克壓殺之以克塽嗣十月啟聖疏薦萬正色爲陸路提督施琅爲水路提督圖大舉琅治兵平海二十二年癸亥六月　官軍發銅山窺彭湖國軒師兵屯風櫃嶼牛心灣以待琅令藍理曾誠吳啟爵張勝許英阮欽爲趙邦試等以七船突入

縱火焚舟國軒分兩翼合擊琅自將突圍赴援互有殺傷明日　大兵取虎嶼井彭水故皷及　王師雲集泉水忽甘衆志益奮琅乃分兵爲八隊每隊七船各三其叠琅居中餘以屬諸將國軒發火矢噴筒煙焰蔽天　我軍奮勇力戰無生志陣斬僞將林陞丘輝江勝陳啟明吳潛王隆等國軒兵士死者萬餘人焚大小戰艦二百餘艘國軒大潰從吼門伏出彭湖破國軒入臺與馮錫範何佑丘磊等奉克塽央討來降七月遣劉國昌馮錫珪等齎延平王金印一招討

大將軍金印一公侯伯將軍銀印凡五籍土地府庫軍實詣軍門降八月項至鹿耳門國軒使人除道迎入克塽嗣立凡二年時年十五自成功迄塽凡三世三十八年僭偽悉平克塽至京師授漢軍公錫範漢軍伯國軒天津總兵何佑梧州副將設府一曰臺灣縣三曰臺灣曰鳳山曰新羅二十九年庚辰　上特命成功及子經之喪歸葬南安寧靖王術桂者遼王後渡海依成功彭湖既破術桂以王印授克塽遂投繯死妾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從縊于堂越十日

合葬於鳳山縣長治里

襟亂

順治二年乙酉金聲桓入南昌南九救附德化李含初何家起兵眼山連破德安瑞昌時民情初附遑惑驚恐無敢言討含初者未幾含初所部王拐子私欵於我守潯將余世忠因襲眼山含初死之同死者生員李煥陽武生唐扉鄧士鳳熊九鼎宗麻子

順治二年乙酉七月德安郭賢操起兵克德安遂破建昌所部高長子私欵於我執賢操以獻時方議撫周釋勿殺三年丙戌四月賢操集衆圖再舉　我師

偵得環其廬焚之獨賢操跳逸去五年戊子金王叛賢操復投袂起爲我潯師所執殺之子七次艮錫與從子艮鎚攻建昌中流矢死三艮鐸從烏兵營戰死同起兵死者德安諸生桂登魁胡戒登魁妾胡氏從死

順治二年乙酉右副都御史新昌陳泰來捐貲募旅道所部李芰虹提兵復萬載殺我所置令杜章卿連破新昌十二月令子正儀正儼往他省而自部師東下金聲桓使署驛傳道戴國士拾泰來而以　大軍

隨其後國士入見黍來甫出　大兵已壓壘陣矣黍
來不及備兵遂敗黍來死黃氏祠中國士與黍來姻
也故聲植使之紿黍來而使之不疑同起兵死者瑞
州劉諮新諶廷椿胡親民
順治二年乙酉　我兵下廬溪以李光著縣事邑貢
生魏一柱縛光送鄭彩所刪之與張載述畫策守瀘
敗　我師於瀘潭四年丁亥王得仁下令族瀘之丁
傳魏三族一柱遂棄妻子走閩襲破將樂聯結永西
德化興安諸藩攻克建寧　王師至圍而攻之五閱

月始破一柱與諸藩俱死之惟興安先事出不與
順治二年乙酉南昌舉人汜水知縣胡海定與海用
董德與起兵金川十月　王師取婺源金川兵絕我
糧道　王師退復攻婺源入之殺我所置官吏　王
師襲海川諸營定被執論殺首既殊而不仆同死者
爲揭新
順治二年乙酉起兵龍泉者爲天啓進士劉士楨入
泰和廬陵三年丙戌吉安復陷士楨遣四子肇履入
閩求援而令季子稱升從李陳玉起兵信豐爲贛鄰

援贛破避於黃田五年戊子金王叛士楨復令肇履
募兵從劉一鵬圍贛州而令稱升趨南雄金王敗歸
匿龍泉郡守索之急乃絕粒死稱升後戰死長樂鋪
順治二年乙酉南都陷江北總兵黃斌卿遁歸唐王
僭立斌卿上疏勸事宜力陳舟山爲海外巨鎮北可
窺長江南可取吳越唐王善之封斌卿肅鹵伯令屯
兵舟山斌卿於是立制度籍民田田皆入官民十五
以上者籍爲兵聚糧造船爲竊據計三年丙戌六月
魯王敗失浙東平夷將軍定西侯張名振護王出海

投斌卿斌卿不納靖夷侯王之仁走舟山斌卿擊殺
之盡并其衆之仁部將張國柱來爭復爲斌卿所敗
又刼義師將軍胡來貢船襲殺監軍御史荊本徹四
年丁亥有兩王子浮海來至斌卿沉之外洋而奪其
貲六月忠威伯賀名堯來歸殺其全家奪其船五十
號是時斌卿勢張甚有標將王大振者斌卿取索無
厭足乃逃去與鄭彩張名振阮進等共訴斌卿逆跡
於魯王王命諸鎮會討斌卿將佐皆逃阮進手斫斌
卿破其腦而沈之海

吳江進士吳易初爲史可法監軍揚州蘇州相繼人
易聚衆走太湖與同邑舉人孫兆奎諸生沈自炯自
炳武進吳福之等結營長白蕩朱涇四保瀰則有諸
生周毓祥周謙等出沒旁近州縣以助餉爲名富家
大室率遭侵刼黠者或預賄以免禍　我兵搜勦則
彼出此入此出彼入間或相遇互有殺傷四五年間
湖路梗塞是亦江南一大刼也　順治二年乙酉十
二月八日諜報賊在泖西地方發兵出勦賊遁去
官兵至上澤鎮縱肆淫掠總鎮聞梟示十數人令搜

各船所掠婦給還本夫兵士畏法遂以所掠之婦沈
之江中三年丙戌正月忽傳白䕍破城城中男婦悉
走避明日搜捉逃民駕船以緝賊五月五日賊聚四
保瀰泛蒲酣飲　大兵掩至殺數百人獲其魁羅騰
蛟五月六日白䕍張飛遠襲破金山衛張故諸生兄
弟俱負膂力與吳易合營襲衛城漏鎮出戰飛遠遂
遁去先是飛遠約城中助已者悉墨其鼻飛遠既遁
城中之通張者鼻尚墨也協鎮悉殺之七月獲周毓
祥送南京殺之周謙來降未幾獲吳易殺之杭州八

月白䕍悉求降提督吳兆勝人給一免死牌其頭目
悉於原官加銜一級於是乞兒賤隸皆入白䕍者悉
有參游之號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三日吳淞副總兵吳志葵帥舟
師入申浦直抵米市塘駐泊旗號四會松人望之以
爲義旅也及至惟以令箭提某富室索銀若干某富
室索米若干縱兵大掠所至一空遂遁我　朝所置
守令公署獄舖盡毀於是松城有民而無官既移泊
黃天蕩窺蘇之閶門令參將魯之璵以五百人攻之

魯殺於陣全軍殲焉志葵氣沮退師泖中已兩廣揔
督沈猶龍據松江而陳子龍徐孚遠等亦起兵太湖
中軍號振武然與志葵俱泊城外不與城守城破亦
不能救也　王師取松江志葵將航海以遁移師中
浦抵得勝港我　師以小舟薄之撞其不意須臾火
器齊發烟焰蔽天軍遂大潰志葵被執乞降不許殺
之浦中積尸如丘焉子龍後死吳兆勝之亂

廬陵王諤妻劉淑英父鐸揚州太守死璫難淑英年
[illegible]八而寡常割股以療姑疾甲申國變自矢報國遂

集家僮百人捐貲名募成一旅　順治三年丙戌楚
將張先璧駐永新淑英領所部赴焉張奇其才欲娶
之淑英不可張因分遣其部衆淑英忿恨卒
順治三年丙戌　大兵取廣州四年丁亥三月兵科
給事中陳邦彦及新會王興潮陽賴其肖先後舉兵
説甘竹灘積盜余龍圍廣州而已發高明兵從海道
入珠江與龍會時　大兵在桂林聞亂還救聲言取
甘竹灘龍軍素無紀律遂退邦彦亦却歸四月遣門
人馬應芳會龍軍取順德應芳敗赴水死龍再戰於

黄連江敗歿初廣州之圍我巡撫佟養甲獲降者知
謀出邦彦襲其家執妾何氏及子和尹虞尹以招邦
彦邦彦不從養甲壯之仍善待其妾及子後郡紳李
皇一舉人杜璜起兵攻肇慶乃殺之璜等亦敗死八
月東閣大學士陳子壯亦起兵九江鄉兵多蛋戸番
鬼善戰九月邦彦密約子壯復攻廣州水陸並進且
約原廣州衛指揮楊可觀爲內應子壯先二日至城
中不致應又泄檄者爲我所獲事以不果可觀被殺
李成棟攻張家玉於新安邦彦因與子壯謀曰成棟

鬬聲必急還我伏兵禺珠洲側而公以大艦過其西
可以得志擊青旂而余旂者我軍也成棟還至禺珠
洲側邦彦以火舟衝之焚其敵舟成棟引而西會日
暮子壯不能辨旗幟疑皆敵舟也陣遂動　大兵擊
之遂潰子壯長子上庸戰歿會故御史麥而炫破高
明迎子壯子壯奔高明邦彦奔三水未幾清遠指揮
以城迎邦彦邦彦入清遠與諸生朱學熙同城守數
日城破邦彦率兵巷戰肩受三刀遂被執繫獄五日
殺之學熙自縊於朱氏園未幾破高明子壯所署知

縣宋貴遴戰死子壯而炫執至廣州論殺子壯母自
縊
順治四年丁亥故廣信巡撫張家玉與舉人韓如璜
結鄉兵從東莞入之籍前尚書李覺斯家以搞士甫
二日　大兵至家玉敗走西鄉如璜戰歿家玉祖母
陳母黎妹石寶俱赴井死妻彭被執不辱死西鄉大
豪陳文豹奉家玉取新安復入東莞未數日　大兵
復來攻家玉敗走鐵岡沿途集衆復得數千人遂入
龍門博羅連平長寧攻惠州克歸善還屯博羅　大

兵至走龍門募兵復得萬人分龍虎畢象四營拔增
城而據之　大兵來攻分其軍爲三犄角以自固
大戰十日乃敗諸將請潰圍出家玉歎曰矢盡炮裂
欲戰無具將傷卒疲欲戰無人因徧拜諸將赴野塘
以死初家玉之走鐵岡也覺斯盡發其先壟毀其家
廟殲其鄉以復
樂平倪大顯與兄大妖先登俱以勇力聞乙酉饒州
司理周損解致之周敗歸黃道周黃敗從晉大鎬
順治五年戊子王得仁吹發兵屠樂平軍中聞顯勇

爭取之以爲奇功有僧長八尺餘下馬搏顯顯斬僧
膺手落已　大兵悉集顯知不支遂自刎大妖大登
被執諭死
吉水王龍者初從劉同升起兵以所部不戰去已往
來臨吉撫顏聞一　日爲　我兵所獲龍即詭降夜半
起盡殺同件即截其旗幟以下過新淦峽江令見旗
幟以爲本兵也出迎江許龍遂起擒殺連破二縣樂
道已吉水鄒文鼎與從姪敬起兵龍與合營　大兵
至鼎敗俱潰獲鼎赴水死敬竄自論投[illegible]

王龍因字於旗大呼殺賊遂逸去既逸　我兵始知
其即龍也明年金王叛逼招王龍不得益竄入山死
矣同時有安仁僧丹竹者益藩起兵所招三十六營
之一也益藩敗從揭重熙襲撫州旅遇我將王得仁
丹竹以步逆馬戰及得仁百錢獲之聲桓兵過安仁
聞丹竹滿遣九騎縛之丹竹鬪力疾起呼所部十餘
人先伏於陸偵知金騎在酒肆中丹竹單身入肆金
騎見其爲僧而不知其即丹竹也因問識丹竹乎竹
應聲曰我即是遂拔刀殺二人七騎者上馬馳遁伏

獲其二前再遇伏獲其三惟二騎得歸耳聲桓破廣
信多鹵獲丹竹邀之先以水樁置水中因持長槍火
箭逐之聲桓兵棄舟走盡得其所獲後率壯士邀具
勒零騎之入閩者　大才忽至馬蹶見殺
順治四年丁亥四月松江提督吳兆勝據城以叛先
是三年丙戌六月李成棟調往福建兆勝移鎮松江
有周謙者故從白糧求降者也稍知文墨兆勝暱焉
因通海寇黃蜚鄉令舉兵內向給事中陳子龍舉人
殷之輅生員張寬等皆與其謀蜚卿約於四月十六

甘兵至而海舟非風不行漁日兆風大作海舟不時至海防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朗知其謀潛移書洪承疇言兆勝反狀承疇永之僞即以其揭下兆勝兆勝大懼十五日與將牛以令箭促之易重朗至殺之高明日黃兵必至也天既曙城外寂然副將詹天祥知事不濟郎同都司高永義率兵入執兆勝按誅將校十七人二十四日 大兵至格江執子龍於蕭富林子龍乘閒起水死出其屍戮之子婿陳方五殷亦論殺之略張寬遂至南京斬於市

微元微哲建昌人家素封有祭觀光者其客也順治五年戊子金王叛 王師圍之哲往探覆殺元心勿能志也六年己丑七月紙傳瑞德七邑東靖武遺宗元聞大喜逃入城遂殺所置令劉時俊已而各邑寂然同黨執元以獻兵卒皆散而觀光心分善也七年庚寅將揭爭起南昌敗路走都陽爲監李所獲論死

順治五年戊子金聲桓據南昌以叛星子諸生吳江起兵應之 王師再至江州江返南康爲拒湖計畫壘開先寺已敗走都昌得舊鎮張士彥標將黃才潰兵二百人部勒之冀復舉已而黃才欵於我執江來獻論死

順治二年乙酉吏部尚書郭維經之子應銓應衡應煜聚兵臨川與 我兵大小十餘戰頗有斬獲唐王授應銓應衡兵部郎中應煜戶部主事維經視師贛州應銓駐兵龍泉爲贛犄角而聲勢不相應四年丁亥 我兵攻龍泉應銓設伏敗之部將劉文煌引我兵入城銓衡兄弟皆被執應銓投巖下不死劉一

鵬欲降之不順命扼吭以死應衡至吉安一鵬欲以酒應衡碎款具大罵鑿齒斷臂以死應煜[illegible]學成壁而罵之抽腸死死尤酷

三藩紀事本末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陸榮撰陸榮有易互已著錄是編成於康熙丁酉首紀福王康王桂王始末及四鎮兩案馬阮之姦次紀順治初年平浙平閩平粵平江右事蹟及魯王益王之亂饒州死難諸人金聲桓之亂及大兵南征何騰蛟瞿式耜之死孫可望李延齡之變次爲桂王入緬蜀亂閩亂及雜亂其凡例自云搜羅未廣頗有疎漏又間有傳聞異辭者如明史文苑傳載艾南英以病死而此載其自縊殉節亦僅據其耳目所及未一一詳核也

蜀漢本末三卷

〔元〕趙居信輯

北京圖書館藏元至正十一年建寧路建安書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蜀漢本末三卷》提要

漢帝世次

太祖高皇帝 姓劉氏諱邦字季沛人○元年乙未 在位十二年

孝惠皇帝 盈元年丁未 七年

高皇后呂氏 雉元年甲寅 八年

太宗孝文皇帝 恒元年壬戌 二十三年

孝景皇帝 啓元年乙酉 十六年

世宗孝武皇帝 徹元年辛丑 五十四年

孝昭皇帝 弗陵元年乙未 十三年

中宗孝宣皇帝 詢元年戊申 二十五年

孝元皇帝 奭元年癸酉 十六年

孝成皇帝 驁元年己丑 十六年

孝哀皇帝 欣元年乙卯 六年

孝平皇帝 衎元年辛酉 五年

孺子嬰 元年丙寅 三年

統絶 王莽篡國改號新室初年己巳 十四年

帝玄 元年癸未 二年

世祖光武皇帝 秀元年乙酉 三十三年

顯宗孝明皇帝 莊元年戊午 十八年

肅宗孝章皇帝 炟元年丙子 十三年

孝和皇帝 肇元年己丑 十七年

孝殤皇帝 隆元年 丙午 一年

孝安皇帝 祐元年 丁未 十九二十

孝順皇帝 保元年 丙寅 十九年十

孝沖皇帝 嫄元年 乙酉 一年

孝質皇帝 纘元年 丙戌 一年

孝桓皇帝 忘元年 丁亥 二十一年

孝靈皇帝 宏元年 戊申 二十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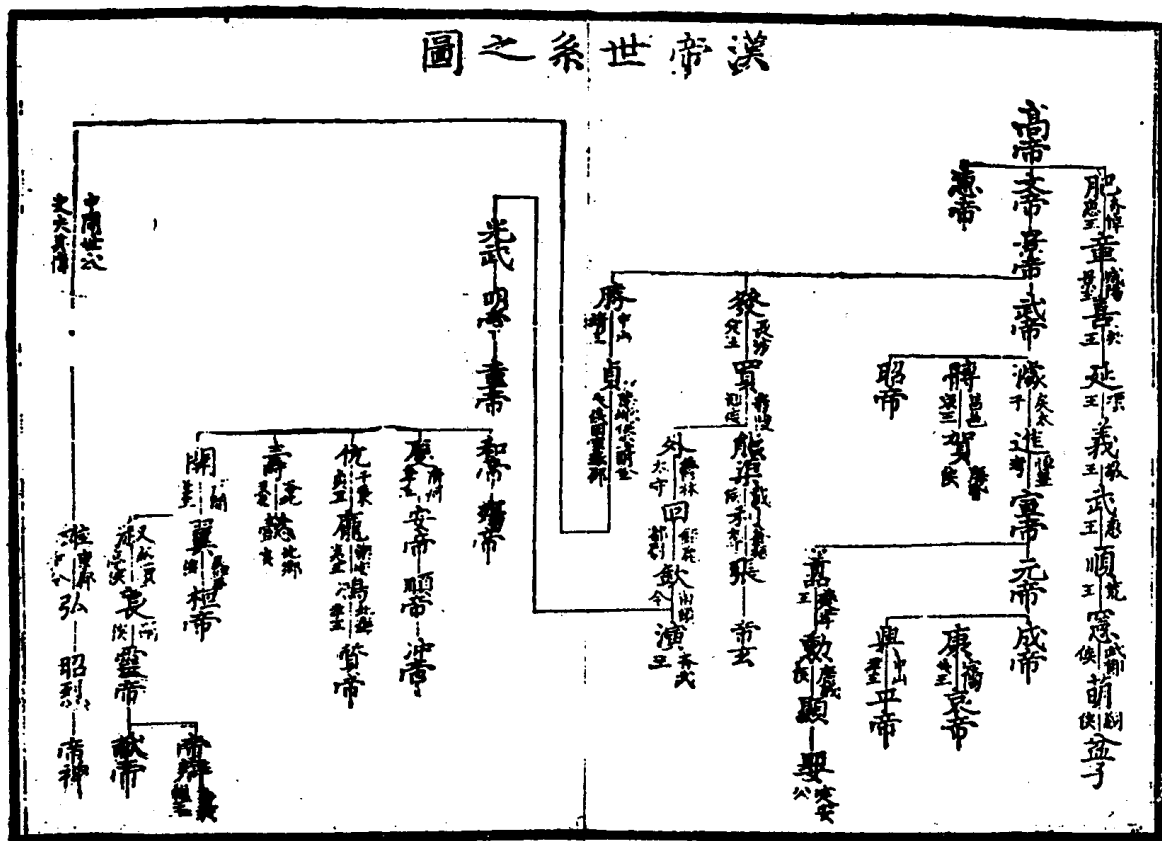
孝獻皇帝 協元年 庚午 三十一年

昭烈皇帝 備元年 辛丑 二年

帝禪 元年 癸卯 四十一年

右漢有天下自高帝元年乙未至帝禪四十一年癸未凡四百五十九年

蜀漢本末卷上

趙居信集録

昭烈皇帝諱備字玄德中山靖王之後也以桓帝延熹四年生於涿郡

中山靖王名勝景帝之子也有子曰貞武帝元朔二年封涿郡陸城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其後有名雄者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雄生弘亦仕州郡弘生昭烈昭烈美丰儀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於色少孤與母販屨織席為業舍東南有桑

高五丈餘童童若車蓋往來者恠其非凡或謂當出貴人昭烈少時戲樹下曰吾必乘此羽葆車叔父敬曰汝勿妄言滅吾門矣

靈帝熹平四年學於郡人前九江太守盧植

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宗人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植於緱氏山中德然父元起常資給昭烈與德然同其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耶元起曰吾宗中此兒非常人也瓚亦深與昭烈相友昭烈以兄事之

及長又從潁川陳紀北海鄭玄游

昭烈好交結善下人豪俠少年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金財昭烈由是得用合徒衆

中平元年黄巾賊張角等起魏郡所在響應昭烈於鄉里合徒衆從校尉鄒靖討之有功除安喜尉六年從都尉毋丘毅詣丹陽募兵與賊遇於下邳力戰有功除下密丞尋去官○是歲帝崩子辯立前將軍董卓以兵入朝自為司空廢少帝為弘農王立其庶弟協又自為相國弒皇太后何氏

獻帝協 初平元年卓弒少帝發諸陵燒洛陽宮廟

劫帝遷都長安關東州郡各舉兵討卓

是時勃海太守袁紹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紹從弟後將軍術長沙太守孫堅屯魯陽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邈弟廣陵太守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驍騎校尉曹操俱屯酸棗衆各數萬未即進兵久之食盡而散獨孫堅率兵擊卓敗之乃入洛陽修塞諸陵而還

昭烈時為高唐令往依舊武將軍公孫瓚於薊瓚

以爲別部司馬守平原令
二年春二月卓自爲太師○昭烈爲平原相東屯
於齊統屬青州刺史田楷
公孫瓚使昭烈與其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
爲平原相昭烈少與關羽張飛相友善及合徒
衆羽持亡命在涿郡與飛爲之禦侮羽年長數
歲飛兄事之至是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
曲昭烈與之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
侍立終日隨昭烈周旋不避艱險羽字雲長河
東解人飛字益德涿郡人也

致堂胡氏寅曰人之常情親則慢嚴則踈
惟有德者和而不失其正此非一日之積
也玄德與關張少相友善恩若兄弟而無
慢易之失侍立終日不避艱險而無睽踈
之態不惟見玄德之行義修整而羽飛二
人於賢者能狎而敬之畏而愛之其與庸
愚遠矣宜其卓然有立也歟
趙雲者將常山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
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訩訩
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
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昭烈見而奇之深
加接納雲遂從昭烈至平原爲主騎兵雲字子
龍常山眞定人○是時人民飢饉屯聚鈔暴昭
烈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至者必與同席而
坐同簋而食由是衆多歸焉郡民劉平素輕昭
烈恥爲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
得人心如此
後將軍袁術使長沙太守孫堅擊荊州牧劉表表
軍射殺之
三年司徒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討董卓誅之卓黨

李傕郭汜樊稠張濟舉兵犯闕殺允皆自爲將軍
呂布東走
是時袁紹逐刺史韓馥據冀州袁術逐刺史陳
温據揚州曹操因刺史劉岱死據兖州公孫瓚
殺刺史劉虞據幽州其餘益州牧劉璋荊州牧
劉表徐州牧陶謙各據其境所在州郡咸擁重
兵務相兼幷以自強大由是卓黨得肆其凶
四年秋東郡太守曹操擊徐州牧陶謙
興平元年春二月昭烈救之譙表爲豫州刺史屯
小沛

謙告急於田楷楷與昭烈救之昭烈自有兵數
千人謙益以丹陽兵四千昭烈遂去楷歸謙
夏四月與操戰於郯東敗績會陳留太守張邈迎
呂布以攻操操乃還○冬十二月陶謙卒州人奉
昭烈兼領徐州駐下邳
謙疾篤謂別駕糜竺曰非玄德不能安此州也
謙卒竺率州人迎昭烈昭烈未敢當曰袁公路
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
與之典農校尉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
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万上可以匡主濟民下
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
使君也北海相孔融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
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
與不取悔不可追昭烈遂領徐州登等遣使報
袁紹紹荅書曰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
之誠副所望也糜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
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而雍容敦雅故謙辟
爲別駕從事
袁術表孫堅子策爲懷義校尉○詔以劉繇爲楊
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曹操敗呂布於定陶○詔即拜袁紹
為右將軍○二月李傕殺樊稠攻郭汜刼帝入其
營夏汜攻傕傕還帝於北塢自為大司馬○曹操
攻破定陶呂布張邈走留邈弟廣陵太守超守雍
丘布歸昭烈邈為其下所殺操圍雍丘城潰超自
殺○六月張濟迎帝東歸秋七月發長安冬十二
月至弘農衛復反與李傕郭汜合追帝至陝帝渡
河入將軍李樂營○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
遂據吳郡○是歲詔以曹操為兗州牧
建安元年夏六月昭烈與袁術戰於盱眙呂布襲
取下邳昭烈請降於布遂與并兵擊術
術攻昭烈以爭徐州昭烈使司馬張飛守下邳
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下
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飛相失飛殺之城中
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粮
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中郎將許耽開門迎之
張飛敗走布虜昭烈妻子及將吏家口昭烈聞
之引還比至下邳兵潰昭烈收餘兵東取廣陵
與袁術戰又敗屯於海西饑餓困踧吏士相食
從事糜竺進其妹於昭烈以為夫人奴客凡二

千人又以金銀若干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
復振昭烈請降於布布亦忿術運粮不繼乃復
昭烈為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布具
刺史車馬童僕發遣昭烈妻子部曲家屬於泗
水上祖道相樂
胡氏曰三國之主唯備為賢操才過之而
實小人備有德義蓋君子也非漢德告終
則實祚宜之備矣備不獨不得中天下而
立經營於群雄間崎嶇艱阻僅得鼎足而
操先挾天子據有形勢光濟大業斯則天
運非人謀也呂布何者備乃降之其屯難
盤桓以貴下賤之象也
曹操表昭烈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秋七月
帝還雒陽曹操入朝自為司隷校尉録尚書事遷
帝於許又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孫策取會稽
○冬十月詔以袁紹為太尉曹操自為司空○呂
布復攻昭烈昭烈兵敗歸許詔以為豫州牧遣還
屯小沛
袁術為子求婚於布布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攻
昭烈昭烈求救於布布左右曰將軍常欲殺劉

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
泰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馳赴之
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
靈等乃罷昭烈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
攻昭烈昭烈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
牧益其兵給粮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
操謀臣郭嘉說操曰劉備有雄才而得衆心關
羽張飛皆萬人之敵為之死用終不為人下也
宜早為之所操方招懷英雄不從
尹起莘綱目發明曰分注載呂布救昭烈
之事而綱目止書布攻昭烈著布反覆小
人不予其救也分注述昭烈歸曹操而綱
目乃書歸許者言歸許則見其歸天子也
分注述操以昭烈為豫州牧而綱目乃書
詔以為豫州牧者言詔則見出於朝廷而
非操所得用也惟昭烈有存漢之心綱目
有予昭烈之意故其書法如此後此四年
書詔昭烈將兵邀袁術其義亦然
張濟攻穰城敗死族子繡以其衆歸荊州
二年春正月曹操擊張繡降之未幾復叛○袁術

潛稱帝○三月詔以袁紹為大將軍兼督冀青幽
并四州○夏五月詔以呂布為左將軍布擊袁術
兵破之○詔以孫策為會稽太守討術○秋九月
曹操擊術破走之○將軍楊奉寇掠徐揚間昭烈
誘而斬之

尹氏曰楊奉宜書誅而不書者誘而殺之
不得為天討也

三年春曹操擊張繡○夏四月將軍段煨等討李
傕夷三族郭汜亦為人所殺○曹操引兵還五月
劉表救張繡操擊破之繡復追敗操軍○秋九月

呂布復攻昭烈破沛城昭烈敗還與操會於梁冬
十月共攻下邳十二月禽布誅之

布復與袁術通遣其將高順張遼攻昭烈曹操
遣將夏侯惇救之為順等所敗順等遂破沛城
虜昭烈妻子昭烈單身走操自出東行助昭烈
圍布於下邳生禽之布既至謂昭烈曰玄德卿
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
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昭烈曰不
可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布曰大耳
兒最叵信操乃命縊殺之

詔以昭烈為左將軍

昭烈從操還許表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
輿坐則同席

詔以孫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袁紹攻公孫瓚
圍之

四年春三月瓚自焚死○夏袁術北走詔昭烈將
兵邀之術還走死○秋八月曹操軍於黎陽以備
袁紹九月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降操
○孫策取廬江豫章○曹操復屯官渡昭烈起兵
徐州討操以司馬關羽守下邳操遣兵擊之

昭烈之未出也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受帝衣帶
中密詔與昭烈謀誅操操一日從容謂昭烈曰
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
也昭烈方食失匕箸值天雷震昭烈因曰聖人
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
尉种輯將軍吳蘭王服同謀會昭烈率朱靈等
出邀袁術操謀臣董昭諫曰劉備勇而志大關
羽張飛為之羽翼恐其心未可得論也程昱郭
嘉亦皆謂備不可遣操悔追之不及術既南走
靈等兵還昭烈遂斬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

下邳行太守事身還[illegible]東海人昌豨及郡縣
以叛操為備　遣其將劉岱王忠
操自
字公
昭烈　辟為從事
尹氏曰自曹操劫遷天子以來天下已非
漢有董承以元舅之尊親承密詔與昭烈
謀誅操而不克故昭烈在徐回遂起兵然
前史未有書其討操者獨范史載董承等
受密詔誅操其立義頗精然不言昭烈討
操之舉至陳壽志魏反謂董承等謀反伏
誅其謬妄無理莫甚於此及其志蜀始於
昭烈稱漢中王之下録其與董承等同誅
操之語此則實事難泯不可得而曲說者
也綱目於此特筆起義其曰起兵徐州討
曹操者正所以扶三綱立人極誅亂臣賊
子於千百載之下使古今大義無時而不
明要使逆亂之徒終無以自立於天下其
垂世教也大矣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
懼

五年春正月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徐州昭烈
與戰敗績奔冀州操進軍陷下邳獲關羽以歸
董承謀洩操殺承及王服种輯皆夷三族操欲
自擊昭烈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
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
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遂敗昭烈於沛盡收其
衆獲昭烈妻子進破下邳獲關羽以為偏將軍
禮之甚厚又擊昌豨破之昭烈奔青州因刺史
袁譚以歸袁紹紹聞其至身去鄴二百里迎之
駐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初趙雲以兄喪暫
歸昭烈捉手而別雲曰終不背德也至是雲見
於鄴昭烈與之同床寢息密遣募兵得數百人
皆稱劉左將軍部曲
二月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夏四月紹遣其將
顏良攻白馬操遣關羽等擊之羽斬良遂破紹軍
操表封羽漢壽亭侯
紹遣其大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
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
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敢當者
遂解白馬之圍

羽來歸

初操壯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也吾終不留要當立効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昭烈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胡氏曰曹操雖忌刻然於昭烈之來關羽之去皆能容之度外斯其所以見稱英雄者歟且以利害計之昭烈不死輔以關張縱不能爭操天下然豈不為四肢大害招之焉肯來討之安能克昭烈不死知操不得安枕而卧矣然操不計後患務推誠信以來俊傑既付以州牧之重又資以兵食之助雖勉而行之亦可見其審於取舍權智而明之廓量而大之固覇王之器也

討逆將軍吳侯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秋昭烈將兵略汝潁之間自許以南吏民多應之與操兵戰不利還於袁紹軍未幾復以紹兵至汝南擊破操兵斬其將蔡陽

汝南黃巾劉辟等皆應紹紹使昭烈與辟等略地操使其將曹仁擊之昭烈引還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昭烈將本兵復至汝南與土豪龔都等合衆數千人遂敗操將蔡陽斬之、

九月紹攻操於官渡冬十月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詔以孫權為討虜將軍○劉表攻長沙零陵桂陽皆下之○益州司馬張魯據漢中

六年夏四月曹操擊袁紹倉亭破之○秋九月操擊昭烈於汝南昭烈奔荊州

操自將擊昭烈於汝南昭烈先遣從事麋竺孫乾使荊州與劉表相聞至是遂奔表龔都等皆散表聞昭烈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昭烈以麋竺孫乾簡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昭烈有舊及起兵因隨之後領徐州又得麋竺孫乾與雍並為談客往來使命咸如意指皆以賓友待之、

張魯取巴郡詔以魯為漢寧太守

七年春正月曹操復進兵官渡夏五月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昭

烈將兵至葉大敗操兵於博望
劉表使昭烈北至葉操遣其將夏侯惇于禁等
拒之昭烈一旦燒屯去惇等追之入伏裏兵大
敗生禽其將夏侯蘭蘭趙雲鄉人也雲不以自
近而薦其明於法律昭烈即以為軍正
八年春二月操攻黎陽袁譚袁尚敗走操追至鄴
遠
九年操攻鄴破之遂自領冀州牧袁紹甥并州刺
史高幹以州降操操攻譚於平原破之譚奔南皮
十年春操克南皮斬譚譚弟幽州刺史熙及弟尚

奔烏桓熙將吏以州降操○冬十月高幹復叛操
十一年操擊幹斬之○烏桓冠邊
十二年夏操北擊烏桓秋八月破之斬蹋頓單于
袁熙袁尚奔遼東太守公孫康斬之
昭烈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
表怪問之昭烈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裏肉消今
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
不建是以悲耳及操擊烏桓昭烈說劉表襲許
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昭烈曰不用君言失
此大會昭烈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

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此未足為恨也
胡氏曰學道而晝則學不進修德而止則
德不立從政而怠則政有闕勵事而倦則
事無紀故天以健而久日以常而明莫大
之功成於堅忍至天之業本於持守惟聖
人盡之賢者則勉勉焉玄德崎嶇戎馬之
間如神龍之在陂澤無所因而飛騰也降
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為客於劉
表兵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
少懾悲功業之不建悼歲月之如流及劉

表悔不用其言乃有事會無極之語以能
應之於後為貴不以失之於前為恨是以
坎壈而不陷困窮而致亨終能取分於曹
操孫權之間巍然鼎峙此光武所謂有志
事竟成者歟
昭烈見諸葛亮於隆中
潁川徐庶見昭烈於新野昭烈器之庶曰諸葛
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
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
顧之昭烈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

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
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
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
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
有江東已歷三世(堅策權也)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
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
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
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

西山真氏(德秀)曰按是時劉表猶在孔明已
逆知其不能守可謂善覘人之國矣

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
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
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
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
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
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
雒將軍身帥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簞
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

真氏曰或言孔明不當勸昭烈取荊益愚
謂荊益漢之荊益也漢不能有而二人據
之昭烈漢之胄也取之以興漢其名義豈
不甚正乎

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昭烈曰善於
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昭烈解之曰
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
飛乃止

真氏曰按孟子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
不可召之臣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
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皆
不敢召孔明其以伊管自處歟若昭烈者
真可與大有為矣

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早孤以從父玄與劉表
有舊往依之玄卒亮遂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
陽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身長八尺躬耕隴畝好
為梁父吟

真氏曰按其吟今存專譏晏子以二桃殺
三士或謂譏曹操之殺孔融輩雖未必然
要亦有所為也

初與徐庶及潁川石韜汝南孟建游學每晨夜
從容抱膝長嘯謂三人曰卿諸人可至郡守刺

史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庶與博陵崔州平謂為信然

胡氏曰三國人才之盛後世鮮及然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蘇子以為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言當矣孔明可亞於伊傅而以管樂自許者謙志也才與仲父等而德則過之或曰方諸子房如何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尚友頗希孔明而未必為子房非謂葛賢於張亦非謂子房不逮孔明也此可與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敏於曹操世多未喻以言起兵則備最在後以言成事則操先定都劉曄善料彼此者以為玄德有度而遲也愚謂英雄豪傑周游中土莫不以人才為急務方是時四方賢能隱而未見者繫人所聞知如何玄德南遊也于新野豈知有孔明耶不然何其得徐庶一言遂屈躰枉駕三顧草廬資大計而委心腹乎比曹操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和洽王粲之徒而天下第

一流乃為玄德所有吳魏諸臣無能與劉備敏於操殆謂是耶

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時在襄陽昭烈訪士於徽徽曰腐儒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問其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士元名統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唯從父德公重之使往見徽徽時採桑於樹坐統樹下與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敬異稱其當為南州士之冠冕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諸葛亮每至其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嘗謂亮為卧龍統為鳳雛徽為水鑑故徽與昭烈語而稱之庶字元直韜字廣元建字公威徽字德操州平德公皆字也史失其名

尹氏曰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以就功名者多矣當漢之末群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奮發蘄以自見孰謂一世人龍如孔明者方且高卧隆中抱膝長吟略無意於當世而又以管樂自許者哉向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槁死巖穴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

彪炳顯著不可得而泯沒亮豈大言無當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己甚明謂枉己不可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托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苟仕於僭竊時乎未遇則高蹈丘園道苟可行則奮志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懽則聲大義於天下使興衰繼絕翊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然後篡竊之徒其罪始暴白而不可掩是豈區區一智一能之士隨世以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書昭烈見諸葛亮於隆中其猶聘莘野訪渭濱者越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下孰謂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哉不有君子表而出之則孔明亦後世人物耳噫

十三年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秋七月南擊劉表八月表卒次子琮嗣州事九月操至新野琮舉州降昭烈奔江陵操追及於當陽中郎將張飛拒之操入江陵昭烈由漢津至夏口

初劉表愛琮欲以為嗣長子琦謀自安之術於諸葛亮亮不對後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求為江夏太守表卒琮領荊州牧曹操南征琮恐懼遂舉州降以節迎操時昭烈屯樊琮不敢告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其官屬宋忠詣昭烈宣旨時操已在宛昭烈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解忿亦恥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議諸葛亮勸昭烈攻琮荊州可得昭烈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

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見劉荊州乎昭烈將其衆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昭烈昭烈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萬餘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舡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昭烈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操兵至何以拒之昭烈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

則情感三軍愿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操以江陵有軍實恐昭烈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昭烈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昭烈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昭烈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横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昭烈曰趙雲已北走昭烈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弃我走也頃之雲身抱昭烈子禪及保衛禪母甘夫人與俱至昭烈斜趣漢津適與關羽舡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俱到夏口甘夫人沛人也昭烈領豫州屯小沛納以為妾昭烈數喪嫡室常攝内事隨至荊州生禪未幾病卒

諸葛亮使江東

初孫權僚屬魯肅聞劉表死謂權曰乞奉命弔

表二子及結劉豫州且以觀變肅未至而琮已降操遂迎昭烈於當陽長坂因宣權旨致慇懃之意且勸與權相結昭烈進住樊口聞操欲順江東下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權時權擁兵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内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内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

真氏曰按此所以激發權也

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

真氏曰重激發之

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

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
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
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
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
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
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
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
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
矣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
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曹操左右皆

以為孫權必害昭烈程昱曰公今無敵於天下
孫權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万
人之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
又不可得而殺也
冬十月曹操東下孫權遣將周瑜魯肅等與昭烈
迎擊於赤壁大破之操留其將曹仁守江陵樂進
守襄陽乃引還
操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
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群下
莫不失色皆勸權迎之獨魯肅與周瑜力排擬

議贊其拒敵權乃以瑜與舊將程普為左右督
將兵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與昭烈并力逆
操昭烈及瑜軍會於樊口操進與遇於赤壁瑜
部將黃蓋詐降於操焚其舟舡延及岸上營落
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鋭繼
其後靁鼓震天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
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塡
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往往陷死泥
中昭烈與大軍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
兼以饑疫死者太半操乃引軍北還

尹氏曰赤壁之勝吳人專有其功是以他
日荆州之爭關羽方詰魯肅以謂烏林之
役左將軍親在行閒戮力破賊而魯肅則
謂始與豫州觀於長坂志勢摧弱主上矜
愍以濟其患如此則其功固有所歸矣今
綱目於此乃書瑜肅等與備迎擊破之何
哉蓋當曹操東下之時吳人震懼謀欲迎
操雖有周瑜魯肅定謀於内然非昭烈孔
明左右感激於外則亦未必成功若是之
捷觀之柴桑之說則可見矣書法如此蓋

亦推求其實而權其輕重耳夫豈過哉
十二月孫權圍合肥〇昭烈表劉琦為荊州刺史
乃引兵徇荊州江南諸郡降之
昭烈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
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營帥
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昭烈昭烈以諸葛亮為
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
稅以充軍實以關羽為盪寇將軍襄陽太守駐
江北張飛為征虜將軍宜都太守趙雲為偏將軍
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樊氏有國色欲以

歸雲雲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也固辭或勸
雲納之雲曰天下女子豈少耶竟不取
十四年春三月孫權引兵還〇秋七月曹操軍合
肥冬十二月引兵還〇劉琦卒孫權表昭烈以左
將軍領荊州牧
昭烈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
復表昭烈領荊州昭烈乃辟南州名士馬良良
弟謖廖立陳震鄧方張存等為從事殷觀為主
簿又以向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
事良字季常謖字幼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

並有才名里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
有白毛故以稱之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震字
孝起方字孔山存字處仁皆南陽人觀字孔休
朗字巨達宜城人少師司馬徽與龐統徐庶甚
親善劉表時為所〇權所署南郡太守周
瑜分荊州南岸地以給昭烈昭烈立營於油口
改名公安權以妹妻之夫人才捷剛猛有諸兄
之風侍婢百餘皆執刀侍立昭烈入內心常凜
凜
十五年詣孫權於京

劉表故吏士多歸昭烈昭烈以周瑜所給地少
不足以容其眾乃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瑜上
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
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
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
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
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
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胡氏曰瑜雖有智謀而為孫權畫此策何
不知人之甚也劉玄德天下驍雄豈羨美

玩好所能淹留移蔵哉正使孫權用其說
孔明飛羽輩俱在外肯使其主落人掌握
而無術以得之耶且瑜所慮者雲長益德
而不及孔明又以見孔明雖來往吳中而
未嘗見奇於公瑾不為所慮其智大矣瑜
欲挾關張而用之不料關張不為已下是
則四人者瑜智皆不足以知之也
諸將呂範等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
擥英雄不從魯肅勸權以荆州借昭烈與共拒
操權從之昭烈還公安久之乃聞瑜議嘆曰天
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
亦慮此也

以主簿殷觀為別駕從事
時周瑜等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昭烈曰劉
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則荆州危矣
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
無所憂也或謂宜報聽許觀進曰若為權先驅
進未能克蜀退為權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贊
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動權必不能
越我而西也如此則進退可以收吳蜀之利昭
烈從之權不聽遣其從兄瑜率水軍駐夏口昭
烈使張飛守秭歸關羽屯夷陵諸葛亮據南郡
而自駐孱陵權不得已召瑜還因遷觀別駕
耒陽令龐統為治中從事
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初周瑜守南郡統為功
曹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曰當
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
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
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
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真氏曰按士元以一功曹而獎進人才如
此使其獲居相位則於天下之士長養成
就當如何耶其言可為後世法而居人才
衰少之日尤所當知故錄焉
後瑜卒統護其喪東歸後還荆州以從事守耒
陽不治免官魯肅遺昭烈書曰龐士元非百里
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
葛亮亦言之昭烈見統與之善譚大器之遂用
為治中親待亞亮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
真氏曰按昭烈親得統而親待亞於孔明

且遝使之同列而孔明不以為嫌子房吉
為叔孫通之貳亦此意也
交州服於孫權
十六年春三月曹操遣將鍾繇擊張魯偏將軍馬超等舉兵據潼關秋操擊破之
初操遣繇擊魯關中諸將馬超等疑為襲己於是與韓遂等十部皆舉兵拒操操自將擊之軍至蒲坂欲西渡渭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二十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遂不能聽操聞之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也後以計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以大敗超走保諸戎操追至安定引軍東還操將楊阜說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東還不嚴其備隴上非吾有也操還超果率諸戎擊隴上隴上郡縣皆應之超字孟起扶風茂陵人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兵西川初平三年遂騰率衆詣長安詔皆拜將軍騰後遣超隨司隸校尉鍾繇擊袁紹將郭援高幹於平陽超兵斬援還安十三年詔徵騰為衛尉以超為偏將軍代領騰衆至是與諸將進據潼關操遂殺騰夷三族

冬益州牧劉璋遣其校尉法正迎昭烈
初璋父焉興平初卒璋嗣立至是聞曹操已克荊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荊州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之歸勸璋絕操與昭烈相結璋從之時軍議校尉法正璋不能用又為其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張松與正善亦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為常竊嘆息因勸璋結昭烈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還為松說昭烈有雄略密謀奉戴以為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曰曹操兵彊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操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彊曹操雖來無能為也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法正將四千人迎昭烈正字孝直扶風郿人祖真有清節髙名建安初正入蜀依劉璋久之為新都令後召署校尉

昭烈留諸葛亮關羽張飛等守荊州與龐統法正西行

正至荊州陰獻策於照烈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乗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響應於内以取益州猶反掌也昭烈疑未決龐統言於昭烈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户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昭烈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寛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昭烈以為然

胡氏曰玄德所以荅龐士元者王道也顧人材力各有限量雖智及之而勇不能以自進猶挽弓者將滿而未盡何用力之難也玄德終守信義以待天命則庶幾於文王矣雖然有湯武反之之學則達未達之間此進德之難地也

乃留諸葛亮關羽張飛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時孫夫人驕豪多將江東吏兵縱橫不法昭烈以雲嚴重故特任掌内事昭烈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昭烈西上遣舟迎其妹而夫人欲將昭烈子禪東歸諸葛亮使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給昭烈昭烈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昭烈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昭烈便於會襲璋龐統亦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昭烈皆不聽

真氏曰按龐統之名亞於諸葛氏然其為昭烈謀者皆戰國權譎之術此非孔明之匹也

璋表昭烈領司隷校尉使擊張魯

昭烈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增其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并軍三万餘人車甲器械甚盛璋還成都昭烈北至葭萌厚樹恩德

十七年冬十月曹操擊孫權權呼昭烈自救昭烈

借兵於璋十二月璋敕閬戍勿與通昭烈據涪城
昭烈在葭萌龐統謂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
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備大軍卒至一舉便
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
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
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東
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
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
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
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

矣又操攻孫權權呼昭烈自救昭烈貽璋書曰
孫氏與孤本為脣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
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
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粮璋但許
兵四千其餘皆給半昭烈曰吾為益州征強敵
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
張松書與昭烈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
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己因發其謀
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與昭
烈關通昭烈大怒召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

己亥　甲午

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十八年春正月操引兵還夏五月自立為魏公加
九錫○劉璋遣其將吳懿等拒昭烈昭烈破之皆
降進圍雒城
劉璋遣其將吳懿劉璝冷包張任鄧賢等拒昭
烈皆敗退保綿竹懿詣軍降璋復遣護軍李嚴
督綿竹諸軍以其婿費觀為參軍嚴觀亦降昭
烈軍益疆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璝張任與璋
子循退守雒城昭烈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
鴈橋軍敗而死懿字子遠陳留人隨劉焉入蜀

時為中郎將嚴字正方南陽人少為郡吏以才
幹稱劉表時宰秭歸表卒西詣劉璋璋以為成
都令復有能名後為護軍觀字賓伯江夏鄳人
也劉璋族舅之子又璋之壻也
秋八月馬超入凉州殺刺史韋康九月參軍楊阜
起兵攻之超奔漢中
十九年春張魯遣超圍祁山曹操遣夏侯淵擊却
之○軍師中郎將龐統卒
時攻雒城統中流矢遂卒年三十六昭烈痛惜
之言及則流涕從事張存曰統雖盡忠然遺太

雅之義昭烈怒曰士元殺身成仁更為非耶於
存官拜統父為議郎
夏雒城潰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
亮留關羽守荊州與飛雲將兵泝流西上克巴
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
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
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
怒令左右牽出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
頭何為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趙雲
從外水定江陽犍為飛定巴西德陽昭烈圍雒

城且一年法正牋與劉璋為陳形勢彊弱且曰
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
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荅
馬超來降屯城北
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
能超内懷於邑昭烈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
超遂從武都氐中密書請降昭烈使人止超而
潛以兵資之超至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使
帳下司馬張裔詣昭烈昭烈許裔禮其君而安
其人又使從事中郎簡雍入城說璋恢字德昂

建寧俞元人也仕郡督郵郡貢於州未至乃北
詣昭烈於綿竹裔字君嗣成都人
劉璋出降昭烈遷之於公安遂入成都領益州牧
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可支一年張裔
還璋乃開門與簡雍同輿出降昭烈遷之於公
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昭烈入成都
置酒大饗士卒取蜀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
帛昭烈自領益州牧初昭烈圍成都曹操丞相
掾趙戩曰劉玄德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則
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傅幹曰劉玄德寬仁有

大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
而為之相關羽張飛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
為之將此三人皆人傑也以玄德之略三傑佐
之何為不濟耶
開左將軍府以諸葛亮為君師將軍署府事
許靖為長史龐義為司馬董和為掌軍中郎將
與諸葛亮並署府事射援為議曹從事中郎伊
籍為從事中郎劉巴馬良為掾馬勳殷純為屬
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舉孝廉除尚書郎與
吏部尚書周毖沙汰濁穢進用荀爽陳紀等黨

卓怒殺歧靖奔豫揚諸州流落交趾劉璋召之
入蜀為蜀郡太守昭烈圍成都將潰靖謀踰城
出降昭烈以此薄之不用法正曰天下有獲虛
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始創大業天下
之人不可户曉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從之
義河南人少為議郎劉焉據蜀羲與之通家乃
携焉諸孫入蜀後拒張魯有功為巴西太守和
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漢末率宗族迁蜀仕至
成都令蜀俗奢侈四方莫比和躬率以儉風俗
大變士豪悼和説璋轉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

弱乞留者數千人遷益州太守清約如前與蠻
夷從事務推誠心蠻夷畏而愛之昭烈以靖中
朝名士羲宿將和循吏故首舉而用之援字文
雅扶風人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劉表於荊州
表卒自託於昭烈見待亞於麋竺孫乾簡雍後
遣使江東孫權聞其才辯欲折以辭藉適入拜
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
勞其機捷類此權甚異之與諸葛亮法正劉巴
李嚴共造蜀科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初昭烈
自樊南奔荊楚群士從之如雲而巴獨北詣曹

操操辟為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昭烈略
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
亮在臨蒸以書招之巴不從昭烈深以為恨巴
遂自交趾入蜀依劉璋及璋迎昭烈巴諫曰左
將軍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左
將軍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
稱疾昭烈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
族及得巴甚喜方圍城時昭烈與士衆約若事
定府庫百物孤無與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
戈赴諸庫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昭烈甚憂之

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
官市昭烈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勳字處衡
巴西閬中人少以才幹顯故擢用之
郎拜關羽董督荊州事張飛領巴西太守督閬中
馬超為平西將軍督臨沮餘各進位有差
黃忠為討虜將軍趙雲為翊軍將軍麋竺為安
漢將軍孫乾為秉忠將軍簡雍為昭德將軍吳
懿為討逆將軍李嚴為興業將軍犍為太守劉
琰為固陵太守鄧方為朱提太守陳震為汶山
太守劉邕為江陽太守輔匡為巴郡太守黃權

費觀為偏將軍劉璋子循為奉車中郎將昭烈
養子封為副軍中郎將來敏為典學校尉周群
為儒林校尉許慈胡潛為博士孟光為議郎王
連為什方令蔣琬為廣都長忠字漢升南陽人
劉表時為中郎將守長沙攸縣昭烈定江南遂
委質從之及隨入蜀每有攻戰忠常先登陷陣
勇冠三軍琰字威碩魯國人豫州時為從事甚
字南和義陽人匡字元弼襄陽人琰方震甚與
匹昔自荊州隨從入蜀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
自益州主簿出為廣漢長初劉璋迎昭烈權諫

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
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主若客
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矣可但閉境以
待時清璋不聽敏字敬達新野人善左氏春秋
群字仲直巴西閬中人學於廣漢楊厚厚高弟
任安數學甚精群名行亞之慈字仁篤南陽人
師劉熙學鄭氏五經論語潛字公興魏郡人通
漢朝制度喪紀服數光字孝裕洛陽人通公羊
春秋尤長於兩漢舊典時光與來敏皆耆儒宿
士敏主左氏而光善公羊每爭此義至於失色

竟不能一連字文儀南陽人為劉璋梓潼令昭
烈入蜀所在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連及廣漢長
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
　徐衆評曰權既忠諫於主又閉城拒守得
　事君之禮昭烈假權偏將軍善矣然猶未
　足彰忠義之節也
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隨昭烈入蜀既為廣都
衆事不治昭烈因游觀奄至其縣琬時又沈醉
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
百里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

願主公重加察之昭烈雅敬亮乃不加罪但免
官而已○昭烈初定益州議者欲以成都名田
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
為家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
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
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
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昭烈從之
置益州官屬
　王謀為別駕從事彭羕為治中從事何宗程畿
為從事祭酒杜瓊為議曹從事費詩為督軍從

事尹默為勸學從事龔祿等為部從事張翼李
恢李福等為書佐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
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羕璋
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昭烈皆處
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
民是以大和謀字元泰漢嘉人有容止操行時
為劉璋治中羕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
甚偉昭烈將攻成都羕往見之龐統法正並為
薦達昭烈亦奇其才奉使稱意識遇日加益州
平未幾坐謗訕誅年三十七宗字彥英蜀郡郫

人學於任安精究其術畿字季然巴西閬中人
劉璋時為漢昌長時有人譏巴西太守龐羲欲
叛者羲甚懼欲謀自守遣畿子郁索兵畿曰本
不為叛要在盡誠若遂懷異志非畿所聞并敕
郁曰我受州恩當為州牧盡節汝為郡吏當為太
守効力羲使人告曰爾子在郡家將及禍畿曰
樂羊歠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羲憚不
敢為異瓊字伯瑜成都人與何宗共學於任安
亦能精究其術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劉璋時
為緜竹令默字思潛梓潼涪人遠游荊州從學

於司馬徽宋忠左氏春秋及諸經史皆背誦之
祿字德緒巴西安漢人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
福字孫德梓潼涪人
以法正為揚武將軍蜀郡太守
正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
不報復擅殺毀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孝
直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
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
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
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

志耶
真氏曰按孔明之不抑制法正孫盛譏其
非盡嘗思之孝直前獻策以取益州後獻
策以取漢中玄德立國巴蜀根本乎此其
智謀若是豈易得哉其報復恩讎過於明
白誠非厚德之士而專權擅殺其罪尤所
當誅然當草昧之時須才以濟則固不得
而遽廢也故孔明權其重輕姑略其過使
展盡其才此執經守文之士所不識也
諸葛亮佐昭烈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嘆者法

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
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
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
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
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
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之士專權自恣君臣之
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
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
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
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霍峻為梓潼太守

昭烈之襲劉璋也留中郎將霍峻守葭萌城張
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
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万餘人
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
伺其怠隙選精銳以擊大破之斬存昭烈既定
蜀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為太守峻字仲邈南
郡枝江人

秋七月曹操擊孫權〇冬十一月曹操弑皇后伏

来乙

氏及皇子二人

昭烈聞后被弑發喪制服曰老賊不死禍亂未
已也

二十年春正月操女為皇后三月操擊張魯〇夏
昭烈與孫權分荊州使關羽屯江陵

權遣中司馬諸葛瑾求荊州諸郡昭烈不許曰
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忿
之遂置長沙零陵桂陽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
怒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移書長沙桂
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昭

烈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權進住
陸口為諸軍節度使魯肅將万人屯益陽以拒
羽肅邀羽相見因責數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
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
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
坂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
上矜愍豫州身無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以
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
西州又欲翦并荊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
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

胡氏曰魯肅責關羽盛稱豫州長坂之窘以傒孫權假地之德羽遽無以對何也若應之曰曹操南伐大治水軍金鼓震蕩江海撓動吳之君臣救亡不給益州躬提万衆往爲犄角之助協規同力竟破操軍于時諸葛軍師親使于吳面陳鼎足之勢貴公大悦尋表益州領荆州牧若取劉璋則非奪之於吳見可而進自軍之善政耳今吳乃置長沙桂陽零陵三郡長吏而謂益州慾德墮好可乎曹操惟外以挾漢爲名而内欲自取也故益州與貴公相與治之若但與斥廣土宇背信自濟又何以伐操乎如此則理明義直肅不復有言矣

權又飛書召呂蒙攻零陵蒙詐晉降之曹操將攻漢中昭烈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荆州以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孫氏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昭烈瑾亮之兄也奉使至蜀與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後或言於孫權瑾别遣親人與昭烈相聞者權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子瑜荅曰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

秋七月曹操取漢中走張魯留其將夏侯淵張郃守之而還

操入南鄭主簿劉曄說操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患操不從○昭烈外出諸葛亮常鎮守成都足兵足食

真氏曰按此即高祖任蕭何之意昭烈下公安故曹操因此定漢中非亮守蜀蜀亦危矣

八月孫權攻合肥大敗而還○冬十一月張魯降於曹操○將軍黃權擊巴賨破之

張魯之去也權言於昭烈曰若失漢中則三巴

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昭烈乃以權為[illegible]率諸將迎督曾已降操權遂擊諸夷帥朴胡杜濩任約破之

曹操使張郃徇三巴張飛邀擊大破之

操使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昭烈使巴西太守張飛拒之凡五十餘日飛率精卒万人從它道邀郃交戰山道迮狹前後不得相救遂破郃軍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閒道走還南鄭巴土獲安昭烈亦還成都

二十一年操自進爵魏王

二十二年春正月操擊孫權軍三月權請降於操

夏四月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冬昭烈進兵漢中操遣將曹洪拒之

法正說昭烈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

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昭烈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操遣其大將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春將軍吳蘭與洪戰於下辨敗績死之洪擊破蘭軍三月張飛馬超引軍還

夏四月擊張郃不克

昭烈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來與相拒昭烈遣將軍陳式等絕馬鳴閣道為徐晃所破張郃屯廣石昭烈攻之不克急書發益州兵諸

葛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州之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昭烈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初犍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掾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洪字季休犍為武陽人祗字君肅蜀郡人

秋七月操擊昭烈九月至長安

二十四年春正月將軍黃忠擊夏侯淵破斬之

昭烈與淵相拒踰年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昭烈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攻之忠推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震天呼聲動谷淵軍大敗斬淵及益州刺史趙顒張郃引兵還陽平

三月操出斜谷將軍趙雲擊其軍敗之夏五月操引還昭烈遂取漢中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昭烈曰曹操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

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卻操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振天惟以勁弩於後射操兵操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甚多昭烈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為膽也操與昭烈相守積月軍士多亡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昭烈遂有漢中

遣兵攻房陵上庸皆拔之

昭烈遣宜都太守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殺太守蒯祺又遣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達字子敬避昭烈叔父之諱改子度扶風人建安初與同郡法正避亂入蜀

蜀漢本末卷上

蜀漢本末卷中

趙居信集録

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群下共表昭烈為大司馬漢中王開大司馬府

王設壇場於沔陽陳兵列衆群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璽綬御王冠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拔牙門將魏延為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王大會群臣問曰今委卿重任居之云何對曰若曹操舉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將十万之衆至請為大王吞之衆咸壯其言初將還成都當以重將鎮漢中衆論在張飛飛亦心自許王是乃拔延為督一軍畫鵴延字文長義陽人以部曲隨王入蜀以戰功擢牙門將

王以夫人吳氏為王后子禪為王太子

后陳留人討逆將軍懿之妹劉璋故弟瑁之妻也相者相后當大貴瑁父焉陰有異志遂為瑁納之王初至成都后寡君法正勸王取焉禪母公嗣生十三年矣

還治成都

諸葛亮董和並署大司馬府事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廖立為侍中劉巴揚儀為尚書賴恭為太常黃柱為光祿勳王謀為少府儀字威公襄陽人為太守關羽功曹羽使入蜀王與語大悅以為兵曹掾恭零陵人柱南陽人恭柱皆荆楚宿儒故禮用之

以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追賜龐統爵關內侯

羽假節鉞飛超皆假節忠賜爵關內侯諸葛亮謂王曰黃忠素非關馬之倫而驟與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遥聞之將不悅王曰孤當自解之遂遣前部司馬費詩即授關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已並果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帝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躰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也僕一介之士銜命而來君侯不受拜

如是便還但相為㫪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
感悟遽即受拜初馬超來降羽書與諸葛亮問
超人才可誰比類亮荅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
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
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美須髯故亮謂之
髯羽大悅以示將佐
八月關羽按襄陽圍曹仁於樊
羽好左氏春秋諷誦畧皆上口又常左臂中流
矢創雖愈而陰雨輒痛醫曰矢鏃有毒入骨當
破臂作創刮骨去之然後可除耳羽便伸臂令
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
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其壯毅類此
將討曹仁於樊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將軍
士仁守公安自率衆攻之曹仁使其將于禁龐
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禁
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
攻之禁等窮迫遂降禽德斬之羽急攻城城得
水往往崩壞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立圍數
重仁內外斷絕羽又遣上兵圍其將呂常於襄陽
操荊州刺史胡修南郡太守傅方皆降於羽梁
郟陸渾民孫狼等殺縣主吏皆南附羽羽因授
印給兵使還為支黨自許以南往往遙應是時
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都河北以避其銳芳字
子方笁之弟也仁字君義廣陽人
冬十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曹操率師救樊前
將軍督荊州漢壽亭侯關羽兵敗走還權設兵邀
擊十二月羽及其子平皆死之
初權嘗為子求婚於羽羽不許且罵其使權由
是怒及羽攻樊權為牋與曹操請討羽自効乃
使呂蒙伏其精兵於𦪇䑳中使白衣搖櫓作商
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
是故羽不聞知麋芳士仁素皆嫌羽輕己羽之
出軍芳仁供給不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
於是呂蒙令虞翻為書與仁為陳成敗仁得書
即降蒙留兵備城將仁至南郡麋芳亦降蒙入
江陵得關羽將士家屬羽聞郡破即走南還自
知孤窮西保麥城權將潘璋之司馬馬忠殺羽
及其子平於章鄉王以羽子興襲爵麋芳兄安
漢將軍笁雍容敦雅王以上賓待之賞賜優寵
無與為比聞芳叛乃面縛請罪王慰諭解釋崇

待如初笠慙恚發病卒○呂蒙未受封賞而死
胡氏曰昭烈失荆州非獨關羽之罪也主
相皆有責焉雲長義勇雄桀万人敵也而
短於謀雖撫恤卒伍得衆心而不禮士大
夫委糜芳士仁以心腹之地寄莫重焉乃
已所素輕者又聲言將治其罪與吳爲猗
角以當曹操宜通和好申固情義乃不許
其婚又罵辱其使是自求敗也然則於主
相何責乎數千里出軍而不置謀主也是
時法孝直無恙與羽俱使則不至是也

又曰吾多奇呂蒙之功以愚觀之小人舞
智不足取也蒙先伐零陵不下以詐給郝
普而降之乃語以事實撫手大笑今又匿
兵爲商賈行潛取荆州以破關羽快意一
時可也不知吳蜀結盟所治者何事而剪
其爪牙失同仇之義是豈大丈夫有名之
師以義而勝者哉
尹氏曰呂蒙爲襲取江陵之計何以書曰
權使關羽死於潘璋之手何以書曰權遂
斬之是時劉孫同仇討操而權乃自相攻
擊遂使鬼蜮得志勝勢益張其失蓋在此
舉書法如此所以歸罪孫權著其無翊漢
之心有取禁之惡耳呂蒙未及受封而死
即書于下文以見天道不遠之意云
曹操表孫權爲驃騎將軍領荆州牧封南昌侯
二十五年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春正月魏王曹操還至洛
陽卒子丕嗣丞相魏王○夏六月將軍孟達叛
達屯上庸與副軍將軍劉封不協封侵陵之達
率部曲四千餘家降於曹丕丕遣兵攻封上庸
太守申耽亦叛降丕有王冲者後亦歸魏爲達

言諸葛亮切齒欲誅其妻子達曰諸葛公見顧
有本末終不尒也
真氏曰達知武侯不尒者豈非以其用法
之平必不以一人之罪而戮及妻子故耶
武侯之心能使背誕者信之豈一日之積
哉
封敗走還成都封本羅侯寇氏子王至荆州以
未有嗣養以爲子及關羽圍襄樊呼封自助封
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揺不承羽命會羽敗王
甚恨之至是責以侵陵達及不救羽諸葛亮慮

其剛猛勇世之後終難制御勸王因此除之遂
賜封死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爲山陽公十二月
丕如洛陽○尚書令法正後將軍關內侯黄忠掌
軍中郎將董和是歲皆卒
正年四十五王痛惜之流涕者數日賜謚曰翼
侯
昭烈皇帝章武元年（魏黄初二年）夏四月王即皇帝位
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王爲發喪制服謚
曰孝愍皇帝群下競言符瑞勸稱尊號王不許

諸葛亮曰今曹丕簒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
族紹即帝位乃其宜也王始許之前部司馬費
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簒位故乃羈
旅万里糾合士衆将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
自立恐人心疑惑王不悦左迁詩爲部永昌從
事夏四月丙午即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
胡氏曰費詩之言中且正矣然諸葛公非
貪爲佐命宰相者漢既無主玄德孔明素
以興復漢室討除曹氏爲志於是焉稱尊
亦可也然費詩之中正不可少也而司馬

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疏遠不能紀
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遂抑之不使得紹
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自司馬氏至
三國七百餘年固不能詳昭烈世數而諸
葛公距中山靖王纔三百餘年草廬傾蓋
之時即稱玄德爲帝室之胄豈憑虚無據
而云尓哉若始皇明爲不韋之子琅琊王
睿顯著小吏牛金所生司馬氏尚係諸秦
晋不葉而正之乃推奬苟彧寛宥曹操至
謂操取天下於群盗非取之漢室而抑退

漢之主相不少假借於孔明北伐亦以入
寇書之亦獨何哉
尹氏曰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爲正誅無
道秦討逆賊羽傳祚踰四百年尺地一民
莫非漢有至桓靈不君董卓煽禍英雄群
起而攻之卓既誅戮則天下固漢之天下
也曹操乘時擅命脅制天子戕殺國母義
士爲之嘆憤茍有一夫唱義於天下皆君
子之所予况於堂堂帝室之胄英名蓋世
者乎丕既簒立漢祀無主昭烈正位蜀漢

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志
三國全以天子之制予魏而以列國待漢
故通鑑因之以魏紀年至綱目始以昭烈
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固非曲立異說好
為矛盾特通鑑自謂姑取其年以紀諸國
之事非尊此卑彼有正閏之辨此蓋因史
筆以紀述初不別立義例故其說不得不
出於彼若夫綱目則取春秋之義以示天
下万世之正論所以因操丕之篡竊大義
莫得而伸幸有昭烈足以存漢氏之統故

其說不得不出於此二者固並行而不相
悖要亦有待於互相發明之意也按陳壽
志昭烈涿郡人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貞
封涿郡陸城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
父弘生昭烈其世次本末甚明又按歐陽
脩五代史載南唐世家李昪徐州人世本
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所終昪少孤
揚行密養以為子又乞與徐溫因冒姓徐
至篡吳之後始復姓李自言唐憲宗子建
王恪之後及考以通鑑則曰唐主欲祖吳
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
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
子峴為宰相遂祖吳王自峴五世至父榮
其名率皆有司所撰此與昭烈大相遼絕
況諸葛一見昭烈首稱將軍帝室之胄及
後求救孫權亦以豫州為王室之胄對權
稱之亮固非妄言者也是以張松之說劉
璋亦謂豫州使君之宗室而異時符堅荅
符融諫伐晉之語亦曰劉禪可非漢之遺
祚然亦為中國所并然則昭烈之為漢裔

顯顯無疑以之紹統夫復何說是年曹丕
既立昭烈即正位號不使漢統墜地深合
事宜其與光武即位于鄗晉元即位江左
先後一轍固非其他僭竊急於自帝者之
比斯事在綱目中最其大者臣故歷考顛
末詳而辨之以告後之君子亦使文公秉
筆之意暴白於天下云

以諸葛亮為丞相録尚書事假節許靖為司徒劉
巴為尚書令馬良為侍中

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

相亮為之拜龐統之父迁諫議大夫亮亦拜之初統及法正之死帝皆痛惜之言及則流涕既官統父正子邈亦賜爵關內侯

陳壽評曰龐統思謀法正策畫擬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耶

真氏曰按士元孝直其才略誠不在荀彧程昱郭嘉之下而皆不壽統死於昭烈圖雒城之際而正没於得漢中之明年使二人不死與孔明更相佐佑其功業何可勝計天不祚漢真可惜哉

劉巴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儉非公事不言帝嘗稱其才智絕人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

真氏曰觀孔明称劉巴之語真所謂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焉者也豈真不如巴者耶後之君子宜以為法

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尹氏曰在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臣於綱目漢王二年八月書立宗廟社稷之下已言其義矣今焉四海分裂可謂渙散之時而昭烈始得蜀漢正位繼統又適當萃渙聚人心之始綱目書此蓋與光武即位二年書立宗廟社稷于洛陽同意是皆總攝群情深得萃渙之義者也不然通鑑既不載此綱目何以特取諸前史而筆之哉

五月以王后為皇后王太子為皇太子

以來敏為太子家令尹默為太子僕射董允費禕為太子舍人允禕俱少有名聞朝野所敬而敏與默皆老師宿儒故以之輔導焉允字休昭和之子禕字文偉江夏鄳人劉璋之母族也

六月以皇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

永字公壽理字奉孝皆太子異母弟

是月晦日食○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

帝忿關羽之没將擊孫權使翊軍將軍趙雲督江州雲諫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權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群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

胡氏曰昭烈與關張义要深契羽既為吳所擒若不為報仇君臣之分不終矣然命三將東出可也乃以萬乘之重崎嶇山谷間相持逾年卒為晚生後進所困雖烈士暮年壯心未已然失策沮機亦已多矣是行也諸葛公不諫何也必昭烈志意已定有非言辯所能止者杜甫以吞吳為孔明遺恨諒矣哉

益州從事祭酒秦宓陳天時必無利也帝怒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宓字子勅廣漢綿竹人有才學善應對州郡累辟皆不應及昭烈定益州乃仕

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侯張飛為其下所殺以丞相亮領司隸校尉

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礼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帝將伐孫權飛當率兵万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以其子紹嗣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號万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効曹操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孫權請和不許遂遣其將陸遜督諸軍拒守

帝自率諸軍伐權權遣使求和其南郡太守諸葛瑾遺帝牋曰陛下以関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内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耳帝不聽遣將吳班馮習攻破權將

李異劉阿等於巫進軍秭歸兵四万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請兵權以陸遜為大都督督朱然等五万人拒守班字元雄懿族弟也以豪俠称官與懿常相亞習字休元南郡人自荊州隨帝入蜀

八月權稱臣於魏魏封為吳王〇安遠將軍庲降都督鄧方卒以李恢為庲降都督

帝聞方卒問益州別駕李恢曰誰可代者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西零之役趙充

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量惟陛下察之帝笑曰朕意亦在卿矣遂以代之

二年（魏黄初三年吳大帝孫權黄武元年）春正月朔日食○二月帝進軍猇亭

帝自秭歸進軍擊吳益州治中黄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帝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從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猇亭

侍中馬良使五谿

自佷山通武陵使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授以官爵咸相率響應

夏六月吳陸遜進攻猇亭諸軍敗績將軍傅彤益州從事祭酒程畿死之帝還永安

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馮習為大督統諸軍張南為前部督自正月相拒至六月不決帝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設伏兵八千於谷中吳人覺之乃罷陸遜先攻一營不利乃敕其軍各持一把茅以火攻陷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馮習張南等之

將軍杜路劉寧等降遜帝自猇亭還秭[illegible][illegible]離散遂棄船舫由步道還白帝城其舟械軍資一時略盡帝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將軍傅彤為後殿兵衆皆死彤氣益烈吳人諭之使降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泝江而退衆曰後追至宜解舫輕行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走況從天子而見危哉亦死之時諸軍大敗獨牙門將向寵一營特完南字文進亦自荊州隨帝入蜀彤義陽人寵朗之兄子也○帝改白帝城曰永安○初

丞相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帝伐吳而敗亮嘆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趙雲聞王師失利自將兵赴永安會吳軍已退

秋八月司徒許靖卒○將軍黄權叛降魏

帝既敗退黄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率其衆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帝曰朕負權權不負朕也待之如初魏主丕謂權曰君欲追蹤陳韓耶對曰臣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丕

善之拜為鎭南將軍或云漢已誅權妻子丕令
權發喪權曰臣與漢朝君相推誠相信明臣本
志竊疑未實後得審問果如所言
尹氏曰權之降魏初非得已然不免書叛
者人臣之義有死無二固不可以險夷而
易節也
眞氏曰按權雖本忠義然始降昭烈後又
降魏不得為純臣矣今所以載者蓋欲見
昭烈武侯誠信之孚於群下如此故黃權
知其明已本志必不加以孥戮也

馬良見殺於五谿
年三十六帝以良子秉為騎都尉
九月魏遣將曹休等擊孫權冬十月吳王權改元
拒魏十一月魏主丕自將擊之〇是月晦日食〇
吳人來聘遣太中大夫宗瑋報之
吳王權與魏兵相拒聞帝駐永安甚懼遣其太
中大夫鄭泉請和許之復以宗瑋報命
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叛〇尚書令劉巴卒以李
嚴為尚書令〇驃騎將軍領凉州牧斄鄉侯馬超
卒
年四十七子承嗣
振威將軍劉璋卒於吳
吳以璋為益州牧駐秭歸未幾病死其長子循
為漢奉車中郎將次子闡為吳御史中丞二子
分於二國
三年（是歲五月帝禪即位改元建興〇魏黃初四年〇吳黃武二年）春二月丞相
亮至永安〇三月黃元進攻臨邛將軍陳曶等討
誅之
初元為丞相亮所不善聞帝疾病懼有後患舉
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元益
無所憚益州治中楊洪啓太子遣將軍陳曶鄭

綽討元衆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巂
據南中洪曰元性素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
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
異奔吳求活耳但敕曶綽於南安峽口邀遮即
得矣元軍敗果順江東下曶綽生禽斬之
眞氏曰按洪即前領蜀郡太守者也亮雖
出而僚屬有人足任後事故黃元雖叛而
洪能以計除之亮之知人能任如此
夏四月帝崩于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

帝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
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涕
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帝又為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朕年已六
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
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
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
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帝崩年六十三
陳壽評曰昭烈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
有高祖之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
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
也
胡氏曰或謂昭烈自知帝禪不才群臣無
出孔明之右者不能保孔明之必與禪也
故於臨終正言之冀亮德己而不忍取嗚
呼可謂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玄德襟
度爽曠異磊落與孔明兼君臣師友之
契三代已還未見其比也夫豈以欺詐相
待如市道之為曹操偽定一時名為英

雄之列夷攷其心事乃真小人耳雖[illegible]
僵伉殺人不忌至其病亡子孫蒲前咿嚘
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
姦偽死乃盡見方之玄德治命無一語及
私豈不猶蔓草之與長松乎昭烈語禪曰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
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此言皆可師法則知
玄德天資既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陳紀
鄭玄游啓告詳至弘益多矣
五月梓宮還成都皇太子即皇帝位上大行謚曰
昭烈皇帝尊皇后曰皇太后封丞相亮為武鄉侯
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尚書令李嚴為中都護
留鎮永安太子即位時年十七大赦改元封亮
武鄉侯政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修法
制發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
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
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
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
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
渠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

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
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
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
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胡氏曰求言與納說二道信而後諫量而
後入合則進否則退納說者宜如是也虛
心屈已惟善之欲闢兼聽並觀惟過之欲
知求言者宜如是也當重任受大寄豈可
易而為之旣惡正直之人疾議論之士其
有懸懸恩報效者反以交淺強聒責之夫

交淺言深古人所戒在進言者自處可也
豈在上者所以處人之道乎若其可為孔
明何乃望十覆於左右懼曠闕之及已而
求十反之益哉嗚呼若孔明者真百世之
師歟
真氏曰按徐元直於荆州破已降曹操元
直與崔州平二人皆亮之友非官僚也
偉度姓胡名濟義陽人時亮招致名士列之幕
府以王連為長史李邵為西曹掾蔣琬為東曹
掾廖化為參軍宗預楊顒與濟為主簿狐篤為
門下督邵字永南廣漢郪人化字元儉本名淳
襄陽人初為關羽主簿羽敗陷吳中後逃歸預
字德豔南陽安衆人建安中隨張飛入蜀顒字
子昭荆州人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為治
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
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
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
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
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
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

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
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
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
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
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泣三日篤
字德信巴西閬中人本姓馬少養外家故冒其
姓後為漢昌長章武中見昭烈於永安昭烈謂
劉巴曰雖云黃權復得狐篤此為世不乏賢也
後復本姓改名忠
追尊帝母甘夫人為昭烈皇后

初后卒葬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
於蜀未至而昭烈崩
益州郡耆帥雍闓等以四郡叛
初闓殺本郡太守正昂因交州刺史士燮以求
附於吳又執新太守張裔送武昌吳以闓為永
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郡丞王伉率吏士閉境
拒守闓不得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牂牁太
守朱褒越嶲夷王高定皆叛應闓丞相亮以新
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待民
安食足而後用之凱字季平永昌不韋縣人伉
蜀郡人也
秋八月葬昭烈皇帝于惠陵
昭烈皇后祔
遣尚書鄧芝使吳
初芝言於丞相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尊位宜
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
今始得之芝問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以
中郎將脩好於吳冬十月芝至吳時吳王權猶
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
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漢也權見之曰孤誠願
與漢和親然恐漢主幼弱國小勢偪為魏所乘
不自保全耳芝對曰漢吳二國四州之地大王
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漢有重險之
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脣齒進可并
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
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
之內侍若不從命奉辭伐叛漢亦順流見可而
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
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因令張裔
與芝歸丞相亮以裔為參軍署丞相府事芝字
伯苗義陽新野人也昭烈時為廣漢太守遷尚
書
是歲立妃張氏為皇后
后故車騎將軍飛之女也章武元年策為皇太
子妃
帝禪建興二年（魏文帝黃初五年 吳太帝黃武三年）春以丞相
亮領益州牧
亮妙簡舊德引為參佐以秦宓為別駕
陳壽評曰宓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為一
時之才士然覩張溫以天為問宓之占對

有同戲劇及他所論議亦多踳駁孔明選
脩僚屬抑專取其應對之長歟然昭烈征
吳而恣獨以天時未利為言則其智識亦
有可尚者此孔明所以選用之也

伍梁為功曹杜微為主簿譙周為勸學從事梁
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以儒學節操稱微字國輔
梓潼涪人少學於任安劉璋辟為從事昭烈定
益州常稱聾不出至是固辭亮以微不聞人語
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很以空虛統
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主上天姿仁敏愛

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
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微自以老病求歸亮
又與書曰曹丕篡弒自立欲與群賢因其邪偽
以正道滅之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
多務且閉境勸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
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

真氏曰按此數語可見孔明規摹次第固
有之矣

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
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真氏曰按微以劉璋故吏不肯復事昭烈
託疾杜門其節高矣孔明加之優礼所以
表名節而厲風俗也觀其求賢自助之辭
瑰琅如此真所謂開誠心者耶

周字允南巴西充國人也幼孤與母兄居既長
家貧未甞問產業誦讀典籍其遇有得忻然獨
笑身長八尺躰貌素朴無造次辯論之才而潛
識內敏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
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

真氏曰亮之以恕及人如此

魏人請和不許

魏使其虎牙將軍鮮于輔來聘帝不荅其司徒
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群太史令許芝謁者
僕射諸葛璋亦各有書與丞相亮陳天命人事
欲使舉國稱藩亮亦不報書作正議曰昔世祖
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強旅四十万於昆陽
之郊據道討淫不在衆寡

真氏曰按亮此言古今之名言也

又作軍誡曰万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
卒數万制四方定海內而況於數十万之衆據

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乎
真氏曰歆等皆漢大臣而委質於漢之賊不知自愧乃妄陳天命欲使孔明效已之所為是欲鳳凰為梟鴟也孔明不報其書而著論如此至今讀者猶為悚然也
夏吳人來聘復遣鄧芝報之
吳王權使中郎將張溫來聘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故屈卿行溫對曰諸葛亮達見計畝必知神慮屈伸之宜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成都詣闕拜

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燿遐迩望風莫不忻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滸願與有道平一宇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漢人甚貴其才還吳頃之權既陰銜溫稱美漢政又嫌其聲名太盛遂因事下令斥還本郡初餘姚虞俊嘆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之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故也
真氏曰即亮此言可見其於清濁之間必不存已甚之察故賢愚皆樂於為用云
復遣鄧芝使吳權謂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欵乃當爾耶自是與吳信使不絕
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冬十一月晦日食

三年（魏黃初六年吳黃武四年）春三月丞相亮假黃鉞南征
亮將討雍闓等長史王連諫曰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力相埒無所統一意欲必往而連言懇至故停留者久之
真氏曰按此亦廣忠益之一事也
會連卒乃以向朗為長史統留府事李邵為益州治中亮遂率衆自行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

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
反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旣非仁者之情
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
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
納其言

真氏曰按此亦集衆思廣忠益之一事也

夏五月魏主丕以舟師擊吳○秋七月丞相亮討
雍闓誅之遂平四郡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
永昌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

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巂入斬雍闓及高
定使庲降都督李恢由建寧入門下督馬忠由
牂牁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

真氏曰此乃兵家分合法

孟獲收闓餘衆以拒亮獲素為夷漢所服亮募
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
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
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之使更戰七縱七禽
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
反矣亮遂至滇池建寧永昌牂牁越巂四郡皆
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
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
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
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
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
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於是悉收其俊傑
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
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真氏曰按此用馬謖攻心之說其効如此

初亮南征上表曰呂凱王伉執忠絕域前後數
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
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至是以凱為雲南
太守伉為永昌太守皆封亭侯

真氏曰按武侯此舉足以作忠義之氣矣

冬十月魏師臨江而還○十二月丞相亮還

四年（魏黃初七年 吳黃武五年）春正月中都護李嚴移屯江州

丞相亮欲出軍漢中中都護前將軍李嚴當知
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征西將軍陳到駐永安
統屬於嚴到字叔至汝南人自豫州隨昭烈名
位常亞趙雲俱以忠勇稱

夏五月魏主丕卒子叡立○秋八月吳王權圍魏

江夏不克攻襄陽魏將司馬懿擊破之

五年（魏明帝曹叡太和元年吳黃武六年）春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尹氏曰亮自三顧而出之後間關跋履左右昭烈未幾受遺輔政雖曰平定南夷然漢業未復國賊未滅亟當乘時進取今爲身率大軍北駐漢中將以規恢關洛克復舊物其志豈肯苟安一隅而已綱目書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其正大氣象讀之凜凜猶有生意義聲充滿於天地之間矣

詔曰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恭行天罰克復舊都在此行也亮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真氏曰按宮府一体惟成周爲然自漢有中朝外朝之分於是近習之權重於宰相矣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郭攸之費禕）尚書（陳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真氏曰按當時有此數人故孔明得以專

討賊之任所謂張仲孝友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胡氏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一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慎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求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後帝禪之凡庸何足以當元臣如此其敬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握國魁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東坡蘇氏曰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出師一表與伊訓說命相為表裏

真氏曰按孔明所陳於君子小人之際尤致意焉其後孔明既沒而公琰文偉諸賢相繼任政國賴以安此親君子之效也孔明知帝禪有極靈之資故豫陳之以為戒監其言至深切也禪乃忽而不省哀哉

遂行屯於沔北陽平石馬亮辟廣漢太守姚伷為掾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伷字子緒閬中人也

真氏曰按文吏好文武吏好武大抵各隨所尚以取人此其所以偏也伷能並進剛

柔可謂知務者其為孔明所重亦宜哉

魏孟達以新城來歸魏將司馬懿帥兵攻之

初達為魏主丕所寵至是心不自安數與丞相亮通書陰謀歸附魏興太守申儀密表告之達惶懼欲發時司馬懿鎮宛以書慰解之而潛軍進擊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仲達必不來諸將無足患者懿倍道兼行八日而兵至城下

六年魏太和二年吳黃武七年春正月魏陷新城孟達死之

尹氏曰孟達前叛降魏既而又復來歸是迷而能反者也城陷而殞遂以死節予之惟漢有討賊之義魏為簒弑之國是以從違之間書法如此

丞相亮伐魏魏主叡如長安亮與其兵戰於街亭敗績詔貶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

初魏以夏侯楙都督關中至是丞相亮將伐魏與群下謀之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粮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亮以此為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胡氏曰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長於治國而短於將畧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之是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斜谷自足擒叡而戡懿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節制之師其止如山其進退如風何以僥倖為以此一事觀之使孔明從漢高入關則與秦將連和啗以利因其懈怠而擊之之事必不為矣此可為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

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使其將曹真督諸

軍軍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陣整齊
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旣崩數歲寂然無聞是
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
南安安定皆舉郡應亮關中響震魏主叡如長
安其將張郃率步騎五万拒之初越巂太守馬
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亮深加器異昭烈
臨崩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
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
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
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

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
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
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誅之亮自臨祭
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

胡氏曰昭烈孔明器識相上下一時遇合
真君臣也昭烈能因水鑑以知卧龍可謂
超世之見矣而失於蔣琬龐統孔明器使群
才各盡其用而失之於馬謖故知人之難
堯舜猶病也惟不護己短不庇私交大明
賞罰馬謖雖死無以怨此則人之所不能
及也

其後蔣琬至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
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
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
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
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謖之未敗也裨將軍
何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盡星散惟平
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偪
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亮
旣誅馬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

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
將軍封亭侯亮上疏請自貶三等帝以亮為右
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
雲斂衆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為鎮軍將軍
亮問鄧芝曰街亭軍敗兵將不復相録箕谷軍
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子龍身自斷後
軍資什物略無所棄不但兵將不相失也雲有
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
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須十月為冬賜亮大
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

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
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
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
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
賊可死攻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
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内厲兵講武以為後圖
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胡氏曰街亭之敗罪由馬謖箕谷之敗罪
由鄧芝兵多於賊乃為賊所破而諸葛公
以為病在一人方且减兵省將思聞闕失
引咎責己布于群聽能使民忘其敗大矣
哉其為道也若如耒本初褊忮忌刻疑人
快已追怒諫者戮直士以自取滅亡其
得失立見後之君子有志於建功立業者
亦可以得師矣

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維
膽智辟為倉曹掾使典軍事平字子均巴西宕
渠人姓王氏幼隨外家冒姓何氏後復本姓初
隨𡚁帥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操征漢
中因降昭烈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

居好鄭氏學為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
衣之業

夏五月吴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于石亭大敗之

○鎮軍將軍永昌亭侯趙雲卒

子統嗣

蕭常論曰趙雲雖曰虎臣其所建明通達
國體如還田宅以繫民心留軍資以須冬
賜赦呉而專享魏有諸葛亮念所不到者
若其不納趙範之嫂以遠同姓之嫌律己
之嚴如此方時諸將其最優乎

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
追將王雙

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耗欲出兵擊魏
群臣多以為疑亮上言於帝曰先帝深慮以漢
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
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不
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
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
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得偏全於蜀

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及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

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胡氏曰橋玄何顒許劭鮑信皆言曹操命世之才而孔明亦称其智計絶人善用兵然以其事考之操嘗討呂布相守百日不能克官渡之役幾於勢窮非得許攸而絶未可破也西征馬超韓遂最為出奇取勝矣然亦用賈詡離之之計乃能有功至於赤壁則狼狽特甚設有追之於華容道中者操之不亦免也親伐孫權則因於濡須而不得渡計出斜谷則阨于漢中而不能進安在其為絶人乎孔明與之同時必無虛語但恐史官不能盡記其罕機之妙耳姑據已事獨論其用兵殆亦韓信李靖之流歟

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

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

称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
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是冬
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會粮盡引
還魏將王雙率兵追亮亮擊斬之

七年魏太和三年吳黄龍元年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

復拜丞相

亮遣將軍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魏雍州刺史
郭淮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遂拔二郡
以歸帝復策拜亮為丞相

夏四月吳王孫權稱皇帝○以尚書令陳震為衛
尉使于吳與吳王權盟

吳以並尊二帝來告衆皆以為交之無益而名
体弗順宜顯明正義絶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
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
之援也今若加顯絶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
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
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
北賊得計非筭之上也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
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
忿者也議者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立且志望
已滿無上岸之情此皆似是而非也蓋其智力
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不能
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
當分裂其地以為後圖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
内非端坐者也就其不為而睦於我我之北伐
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以
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陳震賀吳權
衆　　亮當稱震曰孝起忠純之
性老而益篤　　之行

冬十二月

丞相　於禑陽

樂城

八年　次

成固　成

表

餘

非此類則不書諸葛孔明左右昭烈為漢
討賊聲大義於天下功雖不就名則正矣
自陳壽志三國以魏為主通鑑因之紀年
故於孔明伐魏之舉反以入寇書之則是
以討賊之人名之為賊耳綱目旣以昭烈
紹漢之統故於魏兵犯境書之為寇然後
名正言順而正偽之辨始明固非好為立
異也正前人之未正卒歸之是亦所以更
相發明云耳九原可作切謂司馬公必有
取於此書

冬十二月吳人攻魏合肥不克○丞相亮以蔣琬
為長史

丞相長史張裔卒亮以揚儀為行府長史蔣琬
為留府長史與參軍馬忠統留府事亮數外出
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
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徙皇弟魯王永為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

九年（魏太和五年 吳黃龍三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圍祁山○自
十月不雨至于三月○夏五月亮敗魏司馬懿于
鹵城斬其大將張郃

魏遣懿督諸將禦亮懿率衆救祁山亮分兵攻
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魏將郭淮等徼亮亮破之
因大芟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
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於鹵城又登山
掘營不肯戰諸將請戰曰公畏亮如虎奈天下
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無當監王平於南圍
自岸中道向亮亮使將軍魏延高翔吳班逆戰
魏兵大敗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
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門與戰亮使人乘高布伏
弓弩亂發郃中飛矢而死

尹氏曰司馬懿用兵如神算無遺策未易
敵也然每與丞相亮交鋒動輒敗北是以
其徒有畏蜀如虎之譏而陳壽乃以將略
非亮所長貶之今觀綱目書此不曰亮敗
魏軍而曰亮敗司馬懿者見其所對者勍
敵而非庸敵亮能勝之則其將略果有大
過人者然則壽之妄肆譏評其說不攻自
破矣世以成敗論人若壽輩者非一可勝
嘆哉

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

平先名嚴今改此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平以
中都護署府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粮不繼遣參
軍馬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
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粮饒足何以便歸又
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已不辦之責又表帝說軍
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
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
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
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敕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
以獎漢室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謂至心

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一意
君與公琰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
思斯戒明吾用心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
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
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俊有蘇張
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
冬十月吳人誘敗魏兵於阜陵〇十一月晦日食
〇安漢將軍庲降都督漢興亭侯李恢卒
子遺嗣
以張翼為庲降都督

壬子　癸丑

十年 魏太和六年 吳嘉禾元年 春三月魏主叡東巡〇吳人擊魏
廬江不克
十一年 魏青龍元年 吳嘉禾二年 夏閏五月朔日食〇吳主權自
將攻魏新城不克〇以馬忠為庲降都督
庲降都督張翼用法嚴峻南夷豪帥劉冑叛丞
相亮以參軍馬忠代之召翼令還其人謂翼曰
宜速歸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
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粮積穀
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
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破

甲寅

冑斬之
十二年 魏青龍二年 吳嘉禾三年 春二月丞相亮伐魏
初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
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悉衆十万
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三月故帝崩于魏山陽〇夏四月丞相亮進軍渭
南魏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
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懿引兵渡渭背水為壘
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
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亮果屯五丈

原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
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
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胡氏曰司馬懿之言譎也實畏孔明也五
丈原又佯於逆擊故為此語以安其下爾
孔明此舉蓋不復為退計矣觀苑大師入
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耕而居民
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其庶幾矣
或譏其短於將略不亦過乎
五月吳主權擊魏秋七月魏主叡亦自將擊却之

○八月魏人謚孝愍皇帝曰孝獻葬禪陵○丞相
益州牧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
丞相亮與司馬懿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
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
主叡使其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護軍
姜維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
請戰者以示武於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
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
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
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
能久乎未幾亮病及篤帝使尚書僕射李福省
視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數日
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
不盡更來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
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
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
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是月有星赤而芒
角自東北流西南投於亮營俄亮卒於軍中年
五十四

胡氏曰勤者聖人之盛德而君子之賢行
也其為人多暇逸則其德不進矣舜禹文王
達而在上孔孟窮而在下未嘗不勤猶天
行日運誠不厭倦不息而況於欲為聖賢
之事業當如何哉故陶士行有惜分陰之
志焉曹孟德略平中土雖能尚節儉然鄴
下已有臺觀之樂孫仲謀中身亦漸荒怠
惟昭烈武侯勤勞躬親以至沒世此其遠
繼前哲不但三國稱雄也凡人鮮能無所
好者有志於道德則功名不足以累其心

有志於功名則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苟志
於富貴而止尔則亦無所不至矣孔明蹈
道秉德不得已而應聘初無富貴之念功
名從而日新宜其所立卓然後世莫能及
使曹氏未除漢室未興宴安一隅自謂無
事則孔明與高阿那肱相去一間爾
長史楊儀引軍還
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
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偪於是
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

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便料
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懿案行其營
壘處所嘆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
胡氏曰世之論古者往往以司馬諸葛不
及一戰以決勝負爲恨此殆以形求而不
以理察也五丈原之師正與赤壁之役等
然曹操大敗於赤壁始其謀拒之者衆其
勢亦恰擭傾側會天方佐佑孫劉故孟德
以八十万人爲十艘油葦所廢幾不得免
一時之勝誠快意於無窮若夫五丈原之

師深入客地耕田積穀聲勢震薄而意思
安閑司馬仲達姦雄善兵懾不敢動請戰
示武情見勢窮甘受巾幗之辱殊無他計
但快孔明食少幸其早斃固不俟兵刃之
交而懿巳披靡大敗矣惟漢不復興孔明
亟死故以形迹觀者謂魏勝而漢負雖杜
甫善評亦有嘔血酸辛之歎向使孔明未
死豈但擒懿長安以東破竹而下矣至此
然後可以歸之於天孔明云亡則知漢室
之决不興也夫成敗之利害係於一時而

理之得失事之是非雖千載而不泯當此
時漢喪元帥慘戚而歸魏師歡欣奏凱振
旅一榮一悴存亡關焉時運不留世代遷
革向之成敗利鈍皆爲陳迹而青史所載
赫赫若前日事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
皆可詳見反覆推考使人懦氣激昂因以
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
以取天下羯奴猶羞而不取然則雖夸奪
雄伯於俄頃間何足道哉以是知古今一
心理無間斷志士以遠大自期則本心正

理常不屈於天下矣

尹氏曰嗚呼亮自經略中原至是首尾僅八載綱目五書伐魏一戰街亭一次成固一圍陳倉祁山一拔武都陰平一斬王雙敗司馬懿殺張郃至於是舉書進軍渭南分兵屯田懿雖引兵拒守甘受巾幗婦人之服勢已窮蹙而亮乃告終天不祚漢使之功業不就謂之何哉然亮受遺託孤之際蓋嘗以竭股肱之力効忠正之節繼之以死為告至其出軍上表又以鞠躬盡力

死而後已為言由今觀之可謂不食其言矣書卒于軍以見歿於王事之實其討賊之義死而不屈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其視曹馬輩欺孤弱寡狐媚以取人家國者曾犬彘之不若世豈可以成敗論人物哉不有綱目特書屢書表而出之則孔明亦若而人耳噫

前軍師魏延作亂儀擊斬之

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万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不許

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犇馬而去延尋悔之已不及矣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攙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侍中董允畱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王平於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為用命皆散延獨與其

子數人逃亡犇漢中儀遣將軍馬岱追斬之遂夷延三族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已代丞相亮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也初亮表於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卒如其所言

胡氏曰嗚呼人之群乎斯世也何所圖哉始於飢食渴飲冬裘夏葛堂室可以庇風雨而已既且有家則漸廣矣既且有宗族鄉黨則益廣矣聖王為制民之產則以使之足以養其生送其死周其宗族不至飢寒闕匱則止矣自百姓等而上之至於天子不為其貴而得兼天下之奉也亦莫不有制度品式上不偪下下不僭上而大要則以儉約為先節適為貴使俗無奢靡之尚人息爭奪之心則天下定矣王迹既息人欲肆行攘攘熙熙惟利是競如孟子所告梁惠王者必至於爭奪篡弒猶未厭也

孰能不待文王而自興三代之衰教乎欲革夫流俗挽夫頹波非一日躬行所能其樞要則係乎當國秉權之人爾故范宣子讓則其下皆讓城中大袖則四方全帛在上者無欲心則懸賞使人為盜亦不為矣孔明身都將相手握強兵專制一隅勢通四海亦何求不得縱不外求全蜀之富皆可以充牣其家而三十年間止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頃以為子弟衣食之奉不別治生增長尺寸逮其死也內無餘帛外無贏

財其靈臺湛然不累於物欲如此賢哉遠
矣亦何愧於伊尹周公耶夫勢力可以專
利而不專利則利之所覃者廣而受惠者
多復以法制行之則可使匹夫匹婦均被
堯舜之澤亮既死蜀人久而歌思猶甘棠
之思召公此其效也或者据權怙勢盡利
以遺民廩祿厚矣賜予多矣財賄寶貨四
面至矣視天下之人皆無父而已獨有其
父則加崇其父視天下之人皆無子而已
獨有其子則崇重其子視天下之人皆無

妻而已獨有妻則培益其妻視天下之人
皆無兄弟而已獨有兄弟則顯擢其兄弟
視天下之人皆無族黨而已獨有族黨則
寵光其族黨竭國力以足一家而溪壑之
貪尚歉然也而天下人逐父人之子人之
妻人之兄弟人之族黨則離間之貿遷之
若因之誅一逐之若惡其與己並世而侵
己之有者至乃顯然夸語於人以為富貴
可慕而不可失也梁冀王莽李林甫楊國
忠元載之徒皆是已夫惟据權怙勢盡利

以遺民則利之所聚者偏而受害者衆復
以刑辟取之則雖甲家銅山乙家金埒亦
有餓隸之患故冀莽等既誅或斥賣家財
幾千万充民租稅一年或省中黃金尚六
十餘万斤而百姓撲擊其頭切食其舌此
其效也故君子喻於義而不肯為者惡其
事之如彼其汙而畏其效之如此其酷也
有志於建功立事者盍以武侯為矜式乎
夫武侯平生大致嚴嚴具在而或乃謂不
能有成顧合終其身為卧龍而已此詩人

務為勝語非其事之實不可信也
長史張裔嘗稱亮曰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
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
僉忘其身者也○初昭烈領荆州牧以廖立為
從事昭烈入蜀諸葛亮鎮荆土孫權遣使通好
於亮因問士人誰相經緯者亮荅曰龐統廖立
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昭烈為漢中王以
為侍中帝即位徙長水校尉立自謂才名宜為
丞相亮之副常以職位游散怏怏怨謗無已亮
廢立為民徙之汶山郡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

為左袵矣李平少以才幹稱劉璋以為成都令有能名建安中署為護軍拒昭烈於綿竹平率衆降成都定為犍為太守賊馬秦等聚萬人到資中時昭烈在漢中平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等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嶲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平馳往赴賊皆破走章武二年昭烈召平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三年昭烈疾病平與丞相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亮嘗曰部分如流趍舍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後以罪廢徙梓潼郡至是聞亮卒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眞氏曰愚謂亮於二人素所推許使其未死必不終弃此二人所以痛恨至於殞命也

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樂懐二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亮可謂能用刑矣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袁暐獻帝春秋云或問諸葛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昭烈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群臣悅服昭烈足信亮足重故也亮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又曰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又曰亮師數万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万之功所至營壘井竈藩籬障塞下至圊溷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又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又曰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

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

河汾王氏曰諸葛亮而不死禮樂其有興乎

程子曰孔明庶幾禮樂又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又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或問諸葛孔明無足取也夫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為亮之殺戮多矣曰不然所謂殺一不辜非此之謂也亮以天下之命討天下之賊雖多何害於義

朱子曰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廋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挾漢以為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即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為漢復讎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為武侯之所為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為即為故其就之為易耳頃見延平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

南軒張氏曰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說盈天下謀國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為貴三老董公獨得宏綱以告漢高帝惜高帝未能盡其用也武侯當漢祚之季乃能執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若侯者可謂有正大之体矣自幼讀書獨觀大略晨夜從容抱膝長嘯其胷中所見豈淺識所能窺哉高卧隆中不求聞達蓋將終身焉昭烈漢室之胄也而三顧之於草廬名義既正好賢之意又篤安得不以身許之昭烈與侯相周旋一以道義而忘勢受遺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侯恢復規摹先務為根本之計方建興初務農計兵內治國事國事既定北面致討軍旅

將發拳拳之心實在帝禪拜表納忠反復曲折專以宮中府中之事為言且陳親賢人遠小人之義薦郭攸之等使在左右一篇之中三四致意焉而其終章尤為切至侯之慮抑深且遠矣即侯行事而觀之絕姑息之私意本常理之大公如明鏡洞然四達無間聽言惟恐不及見善若出諸己用人各盡其能至或有罪雖入幕上賓如馬謖流涕誅之所弗釋也故李平廖立既被廢放沒齒懷德蓋侯於斯雖所不欲存

焉娶婦沔南惟賢是取人之訕笑不復顧也身都將相三十年間及其既沒內無餘帛外無贏財視天下無一足動其中者其事帝禪小心恭恪一國之柄舉出其手而人不知其有權彼懷奸挾逆竊竊窺人宗祀者雨雪見晛而謂侯敵哉侯之規模至使耕者雜於渭濱而軍無私焉與圖之後已恢恢然在目中矣不幸薨謝歷天數然歟或謂侯勸昭烈取荊州為不義不知劉琮既已迎降於操則荊州固魏之荊州矣

于以取之豈不正乎惜昭烈之失此機也又或謂魏延之策惜侯不用不知夫天將昌漢以侯之舉措埽倉亂賊直餘事爾行險僥倖非侯志也嗚呼秦漢以來士狃於戰國之餘習張子房為拔出者而猶未免乎雜以伯術若侯真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者邪然使侯得游於洙泗之間講學以終之則其所至又非予所知也予每恨陳壽私且陋凡侯經略次第與夫燭幽消患治國用人馭軍行師之要悉闇而不彰幸

雜見於他傳及裴松之所注因裒而集之不敢飾辭以忘其實其妄載非實者則削之庶幾讀者可以得侯之心近世鉅公作史書編年乃以魏年號接漢之統故其所書名不正而言不順予謂獻帝雖廢而昭烈以正義立於蜀武侯輔之漢統未墜地也要盡帝禪末年始係魏之年號為正始侯在隆中傳稱以管樂自許予謂侯蓋師慕王者之佐其步趨則然豈與管樂同在功利之域者意其傳者之誤故不復云

又為後論曰予既作侯傳以示新安朱元晦元晦以予不當不載以管樂自許事謂侯為帝禅寫申韓管子六韜之書及勸昭烈取荆益以欣伯業可見其所學未免駁雜其說亦羡矣而予意有未盡者侯之所不足者學也予固謂使侯得游於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所至又非予所知不無深意矣然侯胷中所存誠非三代以下人物可睥睨豈管樂之流哉時有万變而事有大綱大綱正則其變乃可得而理方曹

氏篡竊之際孰為天下之大綱乎其惟誅賊以復漢室而已侯以身從帝室之英冑不顧強弱之勢允執此綱終始不渝管樂其能識之乎使侯當齊桓之時必能率天下明尊王之義叶相王室期復西周其肯務自富其國而忘天下之大綱乎使侯當燕昭之時必能正名定國撫其民人為天吏而討有罪以一天下之志其肯趨一時之近效志在土地珎寶而自以為功乎是其心度與侯絕相遼邈故不欲書以感觀

聽拔本塞源之意也予讀出師表見侯所以望其君者殊非刻核陰詐之說故於手寫申韓等書之事亦疑之疑則可闕也侯在草廬一見昭烈遂定取荆益之計蓋侯之心欲昭烈以興復漢室為已任以興復漢室為已任則天下諸侯内懷它圖者吾固得以正名而討之矣時昭烈未有駐足之地也歴觀諸國劉氏不能守荆益是誠天所資也若昭烈以荆益無志討賊坐務自大正其罪而伐之則天下誰敢不服然

昭烈之為人徇於小不忍而妨大計故劉琮降操荆州可取而不取是侯之策昭烈猶有未能盡從者也及狼狽而遁雖藉呉之力敗操赤壁然終迫於呉乃始入蜀以譎計取之予知侯於此時蓋亦有黽勉不得已焉者非草廬所以告昭烈之本意也嗟乎五伯以來功利之說盈天下大義榛塞幸而有若侯者堅守其正不以一時利鈍易不共戴天之心庶其可以言王道者故予推明其本心發以平生大節而削史

之說有近於伯術者區區妄意扶正息邪
而不自知其過也然侯於學為未足者蔡
何知有未至也知有未至則心為未盡未
能盡其心則於天下事物有所不能徧該
而以一貫之也故昭烈誘取劉璋於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之道終為有愧侯當此時
勵之亦有未盡焉若夫開國建后大事也
而奉冊所立者乃亡國之宗婦以日易月
後世之大失也而昭烈之喪冢宰所賛者
乃因謬之禮益可見其學之未至歟然則

當斷之曰若侯者体正大而學未至者也
故備列於此以與朋友共講焉
又曰唐太宗政要載孔明語云吾心如秤
不能為人作輕重此真孔明口中之語
真氏曰按先賢之評武侯者至矣詩人杜
甫亦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此論為的愚嘗
竊謂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
知於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於
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恩
未必無以召異己者之怨國人歎其行未

必有以服夷狄之情一時頼其功或見譏
後世之公議而侯也不惟昭烈託以幼孤
而不疑雖禅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
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而為之用雖楊儀
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效命而弗辞不惟
器能受任者竭勸以荅其知雖流徙放逐
之徒亦沒身懷恩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
當時尊之而瀘夷之約束沔陽之廟祀至
于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
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鬼神有不能違者

而況於人乎今讀侯之傳而想其為人事
君如親待諸賢如朋友撫群下如子弟胸
懷洞然與物無間形之表奏則忠懇足以
悟上發之教令則感激足以動人心其所
存無一之非誠也至於生殺廢置雖出其
手然爵不以無功濫刑不以責勢撓盡忠
者雖讐必賞犯法者雖親必戮持心之平
無異衡石用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為無
一而非公也惟誠惟公終始一致故上不
求於君而君信之下不蘄於人而人服之

侯之大節略盡於此人臣輔治之法正已格君謀國用人之四事攷之則又無一之不備而於用人尤可為法龐統法正董和皆與亮同為謀臣亮所推重者也蔣琬費褘董允皆亮所薦引相繼為政者也王連向朗張裔楊洪杜微秦宓伍梁譙周霍弋姚伷楊戲亮所引以為掾屬者也關羽張飛黃忠皆為將定荊益漢中與亮共事者也趙雲魏延向寵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姜維鄧芝張翼皆亮所用以任守

將典征伐禦寇敵者也呂乂專董粮餉者也馬良陳震費詩鄧芝宗預皆亮為政日所用以將命四方者也以區區一隅之蜀而能抗衡吳魏者豈非毛髮絲粟之才莫不畢用故耶故略載其人以備參考

諸軍還至成都大赦詔謚亮為忠武侯

子瞻嗣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

蜀漢本末卷中

蜀漢本末卷下

趙居信纂錄

建興十二年（魏明帝青龍二年 吳太帝孫權嘉禾三年）以左將軍吳懿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領益州刺史

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遣中郎將宗預使吳

吳人聞丞相亮卒恐魏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

万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朝廷聞之亦增兵永安以備非常預至吳吳主權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盡權之亞於鄧芝

十三年（魏青龍三年 吳嘉禾四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有罪廢徙漢嘉自殺

儀既殺魏延自以為有大功宜代丞相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狷狹意在蔣琬儀至成都

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事昭烈為尚書琬時為尚書郎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謂年宦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於顏色嘆吒之音發於五内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之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耶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帝乃廢儀為民徙漢嘉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

夏四月以蔣琬為大將軍録尚書事費禕為尚書

令○衛尉城陽亭侯陳震卒子濟嗣

十四年魏青龍四年吳嘉禾五年帝如湔旬日而還

帝至湔登觀坂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

尹氏曰觀魚于棠春秋特筆以譏之丞相亮卒至是未及再期而帝禪所為已若此書觀汶水旬日而還則其慢棄國政遠事逸游忽社稷之重縱耳目之慾而當時大臣亦無能諫止其惡其失皆具見於直筆之間矣雖無緣崖之寇尚能久有其國乎

都氏王符健降○冬十月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東方

十五年魏景初元年吳嘉禾六年秋七月皇后張氏崩

謚曰敬哀葬南陵

車騎將軍督漢中濟陽侯吳懿卒

延熙元年魏景初二年吳赤烏元年春二月立貴人張氏為皇后

后敬哀皇后之妹也去年入宮策為貴人

子璿為皇太子瑤為安定王

璿字文衡時年十五其母王貴人本敬哀皇后侍人也○大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秘書郎郤正正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

古世子之風接待群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調藏於胷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光知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自然不可力強致也儲君讀書寧當學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正深以光言為然

冬十二月大將軍琬出屯漢中

己未

二年（魏景初三年 吳赤烏二年）春正月魏主叡卒子芳立○三月以大將軍琬爲大司馬

東曹掾楊戲性素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荅或謂琬曰公與戲言而不應其慢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嘗毁琬曰作事憒憒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憒憒矣

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恐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眞氏曰按此二事可謂眞宰相之度有武侯之風矣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嘗爲丞相亮主簿少與程畿之子祁張松之子表巴郡楊汰並以文學知名戲作季漢輔臣四十九人贊行于世

庚申

三年（魏主曹芳正始元年 吳赤烏三年）春以張嶷爲越嶲太守

初越嶲蠻夷數叛殺太守太守寄治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及嶷爲太守招慰新附誅討強猾郡界悉平復還舊治蠻夷伯岐巴西南充縣人出自孤微而少有通壯之節爲時之稱

辛酉

四年（魏正始二年 吳赤烏四年）夏四月吳人攻魏魏擊卻之○大司馬琬徙屯涪

琬以丞相亮數出秦川道險運難卒無成功乃多作舟舡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朝野咸以爲事若不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帝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喩指琬上言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平除未易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

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御制河右臣當率軍爲維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亦易請從屯涪詔從之

壬戌

五年（魏正始三年 吳赤烏五年）春正月中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徙屯涪

癸亥

六年（魏正始四年 吳赤烏六年）夏五月朔日食既○冬十月遣前監軍王平督漢中○十一月以費禕爲大將軍與

大司馬琬並録尚書事

七年（魏正始五年 吳赤烏七年）春三月魏將曹爽寇漢中閏月大將軍禕督諸軍救之以鎮南大將軍馬忠平尚書事

魏將曹爽夏侯玄發兵十餘万寇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万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今宜先遣劉護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亦至此計之上也諸將皆疑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閏月帝遣大將軍禕督諸軍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碁于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也

虞喜論曰昔魏人擊漢漢人禦之精嚴垂發而費禕方與來敏圍碁敏以為必能辦賊言其明略內定皃無憂色也顧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漢為蕞尓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惟守與戰何可

矜巳有餘晏然無戚斯防細微卒為降人所害禍成於彼哉

謚曰悼子攸嗣

夏四月朔日食〇安平王理卒

五月魏軍退走

曹爽引軍還大將軍禕進兵據三争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関

秋九月大將軍禕還成都冬以禕董允守尚書令馬忠南還

大司馬琬以病固讓州職於大將軍禕為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尚書令

副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為尚書令識悟過人每省讀文書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及董允代禕始欲效其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嘆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八年（魏正始六年 吳赤烏八年）秋八月皇太后吳氏崩

謚曰昭穆皇后合葬惠陵

冬十二月大將軍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魏正始七年吳赤烏九年）夏六月禕還成都○秋大赦

大司農孟光於衆中責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行之耳今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

胡氏曰赦之無益於治道前賢言之多矣而終不能革至按以為常典而行之於其間有喜慶克捷祥瑞祈禱之事則又舉焉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後世之制是何也其說多矣始受命則赦改年號則赦獲奇獸珍禽則赦河水清則赦刻章璽則赦立皇后則赦建太子則赦生皇子則赦平

叛亂則赦開境土則赦遇大災異則赦有疾病則赦郊祀天地則赦行大典禮則赦或三年一赦或間歲一赦或比歲一赦或一歲再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負者蠲之有滯者通之或得以蔭補子孫或得以封爵祖考大槩如是而已爾明哲之君則赦希而實昏亂之世則赦數而文希者尚按故事而不能盡去也數者則意邀福而歸諸已也實者有罪必除有負必蠲也文者雖有是言而人不被其澤也復有姦宄擅權者以急征暴賦多獄無罪上之而請行布宣惠心自我請之由是數者而論赦為有益乎為無益乎人君誠以明哲自期而以昏亂為戒則所謂按故事以釋有罪者尚在所議故事有是有非豈可盡循罪人若審有罪豈可盡貸有罪而貸則善人柰何甲殺乙而遇赦乙已不可復生而甲得不死以赦為偏枯者此也若曰乙已不幸而死矣吾未知甲果嘗殺之乎抑疑似也則援寧失不經之文而赦之以為

從厚而終不失之恤與辜以赦為偏枯甚
此也百姓負租或曰旱或以貧或以巳納
為之除籍或為官司所抑貸代人而輸其
事非一每下赦令未嘗不蠲也而百姓有
黃紙放白紙催之語自古如此則以著於
令甲者曰凡蠲旱税不得過若干分而赦
令則曰歲大旱其盡蠲之百姓喜於盡蠲
之文而不知令甲之有限也則相與怨其
上曰黃紙之放特紿我尔此乃偏枯之甚
者也姦宄亂賊之人知赦之可擬也則甫

期而為姦宄亂賊之事僥倖貸釋不可勝
數矣亦或病其然則下令曰凡距赦若干
日而殺之是待赦也不得以赦原先為逆
期焉而姦宄乱賊之人有財可行有力可
援有勢可恃有吏可使一入囹圄用是數
者迁延稽故終以無事而捕逮之吏被傷
之主覺發之人往往反坐於是善良困於
姦宄閭里怵於亂賊喑嗚飲氣無路伸吐
此又偏之甚者也靈帝行冠禮大赦天下
而黨人不與焉自是後凡五赦而增五族

之錮又五赦而黃巾起不得已乃赦黨人
黨人縱有罪不輕於十殺之惡逆乎況黨
人無罪而忠愛於君志除姦凶以清天下
者也乃經十赦不得已而後赦此豈直偏
枯而已舉四肢皆廢矣四肢盡廢頭目兀
然其不為人所掉擊而眩曳挩而仆乎於
是董卓角之袁紹犄之曹操靡之獻帝為
所挾而不得赦伏后為所弑而不得赦語
赦至此無益明矣明哲之君監失而思得
舍非而從是莫若兼用虞舜大易呂刑周

官之法則雖曠歲不一赦一年而十百赦
無不可者舜之法曰眚災肆赦謂有目病
而害加乎人者也大易之法曰君子以赦
過宥罪誤則直肆之罪咎則稍寛之而已
呂刑之法曰五刑五罰之疑而不明者則
赦無疑則不赦矣周官之法曰赦幼弱老
耄惷愚非此三者則不赦矣魯國肆大眚
春秋非之以其無謂而書赦之取正乎孔
子略法乎虞周大易之訓則刑罰盡適可
以代天之春生秋殺矣夫吳漢攻戰之士

也臨終猷言勸光武以勿赦陳壽於孔明
有憾者也而稱譽不赦之卓况為天下國
家者可不如吳漢陳壽之見乎
冬十一月大司馬安陽亭侯蔣琬卒
謚曰恭子斌嗣
十二月尚書令董允卒以宦者黃皓為中常侍允
秉心公亮猷可替否補益帝常欲采擇以
充後宮允以為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
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帝益嚴憚之允嘗與費
禕胡濟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董恢詣允

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遂延求去允不許曰本
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
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
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宦人黃皓便僻佞慧帝
愛之允上則正色規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
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大將軍
禕以選曹郎陳祇代允為侍中祇矜厲有威容
多技藝挾智數故禕以為賢越次而用之祇與
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累遷至中常侍操用威柄
終以覆國自祇有寵而帝乃追怨董允日深謂

為輕己由祇阿意迎合而皓浸潤構閒故也祇
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
家故弱冠已顯
真氏曰按帝禪欲增嬪御而允爭之欲親
嬖倖而允裁之此古大臣事業也至以一
士澹泊之談而輟衆賢游宴之樂此立心
根本所在尤當玩焉
尹氏曰東漢亡於宦者殷鑒不遠帝禪昏
庸親尋覆轍亂亡之形著矣綱目上書蔣
琬董允卒下書以宦者為中常侍則見二

臣公正猶足以尼小人之惡一旦正人告
殂險佞遂形然後知法家拂士其所係也
如此此又綱目言外之意也
時帝數出游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諫曰
王莽之敗豪傑並起以爭神器然莫不快情恣
欲怠於為善世祖初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
人所不能為者遂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嘆聲
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舉兵
助之其餘望風慕德輿病貲棺襁負而至不可
勝數故能以弱為強而成帝業在洛陽嘗欲小

出銚期進諫即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身往臨賊聞言即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帝者之欲善也如此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且承事宗廟所以率民尊上也今四時之祀或有不臨而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所不安也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願省減樂官後宮凡所增造宜悉罷之以成先帝之志帝不聽

以呂乂為尚書令

初王連為盬府校尉辟乂為典曹都尉遷新都縣竹令乃心隱恤百姓稱之為益州諸城之首歷諸郡太守儉素守法皆有能稱丞相亮連年出征以乂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給軍糧入為尚書至是代董允為尚書令

姜維為衛將軍與大將軍禕並録尚書事

十年魏正始八年吳赤烏十年春三月日食○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來降

雍涼羌胡請降姜維出兵迎之徙其人於繁縣

汶山平康夷反衛將軍姜維討平之○特進顯明亭侯向朗卒

子條嗣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朝野皆敬焉

十一年魏正始九年吳赤烏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禕出屯漢中

自大司馬琬及禕雖身居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家不積財諸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其當國功名略與琬比

秋涪陵夷反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鎮北大將軍督漢中安漢亭侯王平卒

子訓嗣是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時又有左將軍句扶與平同郡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封宕渠侯功名爵位常亞於平

十二年魏嘉平元年吳赤烏十二年春正月魏護軍夏侯霸來奔

初霸為魏大將軍曹爽所厚以其父淵死於漢常切齒有報讐之志為討蜀護軍統屬征西將軍夏侯玄玄霸之從子爽之外弟也是年司馬

懿殺爽召玄詣京師以郭淮代之霸素與淮不叶以為禍必相及大懼※奔帝謂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非先帝之手刃也遇之甚厚姜維問於霸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否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漢吳之憂也士季名會鍾繇之子也

鎮南大將軍庲降都督彭鄉亭侯馬忠卒

子脩嗣忠為人寬濟能斷威恩並立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流涕立廟祀之張表一時名士清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忠後威風稱績皆不及忠表字伯達松之子也宇字文平南陽人相繼為庲降都督

秋姜維伐魏雍州不克

維攻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將軍句安李歆守之聚羌胡質任威偪諸郡魏郭淮使刺史陳泰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窘困分粮聚雪以引日月維引軍救之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堅壘不戰郭淮進軍洮水截維歸路維懼而還安等乃降魏

(庚午)

十三年(魏嘉平二年吳赤烏十三年)姜維復攻魏西平不克而還

○冬十二月魏人擊吳戰於江陵大破之

(辛未)

十四年(魏嘉平三年吳太元元年)夏大將軍禕還成都冬北屯於漢壽○尚書令呂乂卒以陳祗為尚書令○車騎將軍督江州陽武亭侯鄧芝卒

子良嗣芝為將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然禀性剛簡於人少有敬貴自大將軍禕已下皆避下之

(壬申)

十五年(魏嘉平四年吳主孫亮建興元年)夏四月吳主權卒子亮立

○以皇子琮為西河王

(癸酉)

十六年(魏嘉平五年吳建興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益州刺史成鄉亭侯費禕為盜所殺

謚曰敬子承嗣初姜維攻西平獲魏中郎將郭循以為左將軍循欲刺帝不得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為左右所遏事輒不果至是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歡飲沈醉循刺殺之禕汎愛不疑待新附大過張嶷嘗與書引岑彭來歙為戒禕不從故及於禍

尹氏曰此郭循也既為左將軍秩亦尊矣

何以書盜彼固盜賊之靡耳循苟欲忠於
所事何不死於見獲之時既受漢爵乃復
挾二首以為姦此正豫子所謂既已委質
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者也循之所以
為此不過徼利於魏是特穿窬之下者耳
以盜書之夫豈過哉

陳壽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
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
邊境無虞而邦家和一也

真氏曰蔣琬費禕董允皆武侯薦引相繼
為政者武侯相二帝十有四年而琬繼之
琬任政十年而禕録尚書事與琬同掌朝
政又三年琬卒而禕代之禕任政七年而
卒允雖貳禕日淺其事業亦有可觀蓋武
侯没後凡二十載内正朝綱外禦強敵區
區蜀漢猶能自立蓋三人之功而侯儲畜
汲引之效也其視管仲之歿未幾而國已
大亂者不可同日而語矣

夏四月姜維伐魏圍狄道

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
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興軍大
舉大將軍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万人曰
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
況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
業以俟能者無為希冀徼倖決成敗於一舉若
不如志悔之無及禕卒維得行其志乃將數万
人出石營圍狄道

吳人圍魏新城不克

十七年（魏主曹髦正元元年吳五鳳元年） 春三月姜維還成都夏六
月維復伐魏拔狄道河間臨洮三城盪寇將軍關
内侯張嶷戰死

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姜維出隴西進拔狄道
河間臨洮徙其民於綿竹繁縣張嶷病中乞肆
力中原致身敵庭辭帝奏曰若涼州克定臣為
守將或有未捷臣請殺身以報果死於陣越巂
之人聞之無不悲泣立廟祀焉子瑛封西鄉侯
瑛弟護雄襲爵關内侯

秋九月魏大將軍司馬師廢其主芳冬十月迎故
魏主丕之孫髦立之

師懿之子也嗣懿秉政

十八年（魏正元二年　吳五鳳二年）春姜維還成都秋八月維伐魏
敗其兵於洮西遂圍狄道不克而還
維復議出兵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為國小
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
翼同進八月維將數万人至枹罕趨狄道魏將
王經進屯狄道維敗其別軍於故關經渡洮水
與維戰於洮西大敗以万餘人還保狄道城餘
皆奔散死者万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可
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為蛇畫足遂進
圍狄道會魏救兵至維引軍退駐鍾提

十九年（魏甘露元年　吳太平元年）以姜維為大將軍秋七月維伐
魏與其將鄧艾戰敗績詔貶維為後將軍
維復率衆出祁山聞鄧艾有備乃因從董亭趣
南安艾據武城山以拒之維與艾爭險不克宵
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與艾戰於段谷大為
艾所敗維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
期不至故敗士卒星散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
維維上書謝求自貶黜乃以後將軍行大將軍
事
尹氏曰姜維屢舉伐魏進寸退尺而用兵
不已當時智識之士如譙周廖化輩皆為
隱憂然綱目書之初無貶詞何也用兵以
討讎賊固非貪忿私欲之舉若置國讎而
不問雖可苟安猶為深恥明乎此則知春
秋乾時之戰雖敗猶榮而討賊之義無一
日可忘矣
謚曰哀子承嗣
以皇子瓚為新平王○安平王胤卒
二十年（魏甘露二年　吳太平二年）夏四月魏大將軍諸葛誕起兵
壽春以討司馬昭

誕亮之族弟也昭師之弟也嗣師秉政
六月昭奉其主髦攻之吳人救誕不克而還○後
將軍維伐魏
維聞魏分關中兵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率万
人出駱谷時長安積穀而守兵少魏將司馬望
鄧艾據之以拒維維數挑戰望等不應是時維
數出兵國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
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曰
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
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

養民以少取多勾踐邮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
或曰曩者項強漢弱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
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
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
臣久固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迁當此之時雖
漢祖安能杖劒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
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強並爭虎裂
狼分先搏者獲多遅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
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
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

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
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
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
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
武黷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胡氏曰譙周之言曰文王養民以少取多
勾踐邮衆以弱斃強此處小有憂思善而
生治之術也愚以謂其言勾踐是也非知
文王者也文王惟可取而不取故孔子称
其事殷之德豈有筭數於其間哉故先儒

論成湯文王者皆以常見而量聖人之度
湯升自陑則曰出桀之不意文王能脫羑
里則曰陰修德政皆非也周又曰漢當是
時可為文王難為漢祖亦非也文王以小
事大自其初云厥後賜鈇鉞與征伐國于
岐山化行江漢焉在其為弱也使紂興兵
西伐亦必有以處之矣乃責帝禅以文王
之事是求千里於跛鼈也

安平王承卒
謚曰殤無子

景耀元年（魏甘露三年吳景帝孫休永安元年）春二月後將軍維引兵
還復以維為大將軍
是時魏司馬昭破壽春殺諸葛誕
冬十月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其庶兄休綝
吳主權之族孫也
十二月詔漢中兵屯漢壽守漢樂二城
初昭烈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
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
爽皆承此制及大將軍維用事建議以為錯守
諸圍適可禦寇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

乙卯

皆歛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
鎮守以捍之令游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
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
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
於是詔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
城護軍蔣斌守漢城
二年（魏甘露四年 吳永安二年）夏六月以皇子諶為北地王恂為
新興王虔為上黨王○秋八月尚書令陳祗卒以
董厥為尚書令
祗以巧佞有寵大將軍維位雖在上而多率衆

蜀漢本末下　二十四

丙辰

在外希親朝政權任不及祗祗死詔以董厥代
之厥字龔襲義陽人初為丞相府史迁主簿後
至尚書僕射丞相亮嘗稱以為良士故用之
三年（魏元帝奐景元元年 吳永安三年）春正月朔日食○夏五月魏
大將軍司馬昭弒其主髦於南闕下六月立故魏
王操之孫奐○秋九月追謚故將軍關羽張飛等
故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謚曰壯繆車騎將軍
西鄉侯張飛謚曰桓驃騎將軍斄鄉侯馬超謚
曰威後將軍關內侯黃忠謚曰剛軍師中郎將
關內侯龐統謚曰靖

四年（魏景元二年 吳永安四年）春三月追謚故將軍趙雲
大將軍維等乞追謚雲詔特賜謚曰順平初昭
烈時惟法正得謚及帝即位丞相亮功德蓋世
大司馬琬大將軍禕荷國之重故皆見謚陳祗
特加殊獎夏侯霸歸國有功亦復獲焉至於羽
飛超忠佐命上將龐統亦開國元勳乃得追加
異禮他人不預及也雲以鎮軍將軍永昌亭侯
亦得追謚又出特寵時論以為榮
夏六月[illegible]安皇后曹氏崩于魏魏人謚曰獻懿○
冬以董厥為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為衛將軍共平

蜀漢本末下　二十五

尚書事樊建為尚書令
瞻丞相亮之子也字思遠少拜騎都尉尚公主
後遷侍中尚書僕射朝野追思亮咸愛瞻才敏
每朝廷有一善政雖非瞻所建倡百姓舉欣欣
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
實初統朝事右車騎將軍廖化過尚書宗預欲
共詣瞻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
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樊
建字長元義陽人時為侍中遷尚書令時中常
侍黃皓用事士大夫多附之厥瞻皆不能矯正

惟建不與往來祕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皇弟甘陵王永憎皓皓譖之使不得朝見者十年皓既預政衆多附之尚書吏部郎羅憲獨不與同皓怒左遷巴東太守憲字令則襄陽人少以才學知名延熙初為太子舍人遷庶子不附權勢故為所陷云涪陵太守麗宏統之子也字巨卿性剛簡有藏否故尚書令陳祇與皓表裏擅權傾一時而宏視祇每輕傲之亦為祇所抑終身是時朝綱所在類此

以安平悼王子武邑侯輯襲爵安平王

五年(魏景元三年 吳永安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冬十月大將軍維伐魏洮陽不克

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戰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力少於寇而用之無厭何以自存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維攻洮陽與鄧艾戰於侯和不利退住沓中初維以羈旅歸國身受重任興兵累年而功績不立黃皓用事於中與右將軍閻宇親善時宇為巴東領軍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疾其專言於帝曰黃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帝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自疑懼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

魏以其將鍾會都督關中軍事

大將軍維表於帝曰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而群臣莫知

炎興元年(魏景元四年 吳永安六年)春詔立故丞相亮廟於沔陽

亮之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許百姓遂因時節私祭於道陌上至是步兵校尉習隆尚書尚充等請近其墓立一廟於沔陽以時賜祭其故臣吏欲奉祠者皆至其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從之

秋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關口守將傅僉死之

大將軍維與魏兵戰於彊川口敗績還守劍閣牙門將趙廣戰死

魏遣征西將軍鄧艾督三万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連綴大將軍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万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絶維歸路鎮西將軍鍾會統十万餘人分從斜谷子午谷趣漢中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秋八月發洛陽大賚將士朝廷聞魏兵且至乃遣右車騎將軍廖化將兵詣沓中為大將軍維繼援左車騎將軍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詣陽安關口為諸圍外助大赦改元赦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比至陰平聞諸

葛緒將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會使前將軍李輔統万人圍王含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會徑過西趣陽安關口遣人祭丞相亮墓初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朝廷令人代之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胡烈為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衆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舒率其衆迎降胡烈乘虛襲城僉格闘而死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直攻大將軍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卻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卻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

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

傅僉彤之子趙廣雲之子也

冬十月吳人來援

遣使告急於吳吳主休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壽春將軍留平就施績於南郡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以來援

衛將軍武鄉侯諸葛瞻及鄧艾戰於緜竹敗績與尚書張遵尚書郎黃崇及瞻子尚皆死之

鄧艾至陰平簡選精鋭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引

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漢亡

朝廷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詔群臣會議或以為漢之與吳本為與國宜可犇吳或為南中七郡阻險陡絶易以自守宜可犇南光禄大夫譙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今若入吳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自然也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再辱何與一辱且若欲犇南則當早為之計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群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可乎或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臣請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皆從周議帝猶欲入南狐疑未決周上疏曰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偪之窮乃率從今若至南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矣帝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

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
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是日諶哭
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見者無不流涕
蕭常論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故曰君
為社稷死為社稷亡言不可棄社稷苟生
而獨存也余觀譙周之議竊悲夫漢之所
以亡而周之罪有不容誅者矣彼曹氏國
之賊而吾不共戴天之讎也豈有身為万
乘之主自屈於冠讐効匹夫賤人之見忍
耻以求活哉方是時諸將擁兵在外尚不

下數万不浹日可檄召而至有如不捷移
蹕南幸以待四方勤王之師魏兵遠來孰
不久留吾躡其後或能取償焉昔高帝幾
落項籍手者屢矣而卒能斃籍者不以亟
敗自沮也且鍾鄧之善用兵孰與項籍餘
竹之敗孰與成臯之跳諸葛瞻之死又孰
與太公呂后之為楚虜況斯民戴漢之心
未已姜維之詣會將士憤怒至拔刀斫石
游雖敗而人猶思奮奈何獨徇一妄書生
之言効匹夫賤人之見而遽為亡國之舉

彼罔也平日議論已不右漢事出倉卒因
宜若此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也歟使
是時復有一男子若北地王諶者出力爭
於朝指畫利害斬周以釁鼓君臣一心帥
厲將士背城一戰尚庶幾不亡悲夫
張紹等見鄧艾于雒艾大喜報書褒納帝遣太
僕蔣顯別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郎李虎
送士民簿於艾戶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甲士
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艾至成都城北帝率太子
諸王及群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持

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
納降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帝驃
騎將軍太子奉車都尉諸王駙馬都尉群臣各
隨高下拜官使帝還宮文身往造焉於是諸郡
縣圍守皆被帝敕罷兵降姜維等聞諸葛瞻敗
未知帝所向乃引兵東入於巴鍾會進軍至涪
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郪得帝敕命乃令兵悉放
仗送節傳於胡烈自漢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
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曰來何遲
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為速矣會甚奇之

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鄧艾聞黄皓姦
險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
尹氏曰姜維身都將相喪師蹙境黄皓竊
冠一時殄民誤國漢祚顛覆偷生苟免至
於死節之臣乃得傳命諸葛瞻父子及北
地王諶而已是時鄧艾孤軍深入使漢之
君臣能竭力死守未必遽尔滅亡帝禪庸
才既不知國君死社稷之義譙周諸人又
輕以其國予賊其視諶同死社稷之言與
夫哭於昭烈之廟而死之節曾犬彘之不
三十四
若嗚呼諶維邑死其言至今凜凜猶有生
氣帝禪有子如此而不能聽用其言可謂
上愧乃父下愧乃子矣傳諸葛書爵諶書
皇子及瞻子尚皆書死之所以深褒亟予
為万世臣子死節者之勸也若夫鄧艾方
書至成都即書帝出降所以責帝禪不能
死守之罪書漢亡所以見漢之自亡而非
艾輩所能滅之也此皆書法之深旨也嗚
呼微矣
明年春正月故大將軍平襄侯姜維謀興復漢室

不克而死故太子璿及左車騎將軍都亭侯張翼
漢壽亭侯關彝為魏兵所殺魏人誅鍾會及鄧艾
皆滅其家
初姜維知鍾會有異志乃説曰聞君自淮南已
來算無遺策司馬氏之盛皆君之力今復定蜀
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
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絶迹全功保身耶會曰君
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
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
是情好歡甚出則同轝坐則同席會因鄧艾承
三十五
制專事乃與衛瓘密表艾有反狀魏主奐詔以
檻車徵還恐艾不從敕鍾會進軍成都會至遂
送艾赴京師會所忡惟艾艾既禽獨統大衆威
震西土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
盡坑魏軍復立漢室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
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
會給維鎧杖悉閉諸將著益州諸曹屋中未發
而謀泄諸將之兵譟譟四集會曰兵來似欲作
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所閉諸將緣屋而
出與其兵遇共攻會維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

六人衆格殺維爭前殺會會將士死者數百人故太子璿及左車騎將軍張翼漢壽亭侯關彝彝之家族維之妻子皆為亂兵所害軍衆鈔略死喪狼籍魏監軍衛瓘部分諸將數日乃定瓘使人襲殺鄧艾於綿竹彝羽之孫也

孫盛論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也鄧艾之入江油士衆鮮少維進不能奮節綿竹之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其主思後圖之顧乃反覆於逆順之間希違情於難冀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三秦已滅之邦冀意外難成之奇舉不亦闇哉

裴松之辨曰盛之譏維誠為不當于時鍾會大衆既造劍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北還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於其後諸葛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回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綿竹擁衛其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其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在維手殺會復漢不為難矣夫功成意外然後為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謂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

蕭常論曰漢之亡人皆咎維之好戰而不知其亟戰也有故蓋自昭烈以來無歲不用兵諸葛亮雖為相國而身居邊關建興之初南中既定即加兵於魏自六年至十二年凡七戰豈得已而不已哉琬禕繼之亦未始忘戰蓋吾戰兵自守彼必謂吾怯適以示弱而啓其并兼之漸耳方天下未定以戰為守理固然也亮等且不能保其不戰而以議維可乎然則漢之亡非維之罪也帝也內不惑於黃皓外不偏聽於譙周遽至於亡乎鄉使維晚節之計遂行盡戮魏將殺鍾會而誅興復直反手耳天不祚漢謂之何哉

巴東太守羅憲以永安降魏

初帝禪使憲將兵二千人守永安聞成都敗吏

民驚擾竄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及得
帝禪手敕乃帥所統臨於都亭三日吳聞漢敗
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
吳為脣齒不恤我難而背盟徼利不義甚矣且
漢已亡吳何得久我寧能為吳降虜乎保城繕
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憤激吳人聞鍾鄧
敗百城無主有兼漢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
過乃使撫軍步協率衆而西憲力弱不能禦遣
參軍楊宗降于魏

三月魏人遷帝于洛陽昭儀李氏自殺

帝禪舉家東遷時擾攘倉卒大臣無從行者惟
祕書令郤正殿中督張通捨妻子單身從行帝
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
正之晚右車騎將軍廖化鎮軍大將軍宗預亦
東遷皆道病卒通汝南人帝禪至洛陽魏以漢
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
屈辱乃自殺

安南將軍建寧太守霍弋以南中六郡降魏
弋都督南中聞魏兵卒至欲赴成都帝禪以備
敵既定不聽成都不守弋素服大臨三日諸將
咸勸弋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上安危
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
而降不晚也若万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
遲速耶聞帝禪東遷始率六郡將守上表于魏
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
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
貳魏人善之弋字紹先峻之子也

魏封帝為安樂公子孫群臣五十餘人皆封侯

三月丁亥帝禪封安樂公食邑万戶賜絹万疋
奴婢百人他物稱是晉王司馬昭嘗與禪宴為

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為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
謂人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
能輔之久全況姜維乎他日問禪曰頗思蜀否
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謂曰若晉王後
問宜泣而荅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
無日不思會昭復問對之如前因閉其目昭曰
何乃似郤正語耶忽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
笑之

又明年冬十二月相國晉王司馬炎稱皇帝廢魏
主奐為陳留王改元太始

嗣昭之子也嗣昭爲相國
太始七年帝禪終于洛陽
年六十五晉人謚曰思以其子故新興王恂爲
嗣襲封安樂公初禪二弟曰甘陵王永安平王
理七子曰太子璿安定王瑤西河王琮新平王
瓚北地王諶新興王恂上黨王虔理琮先卒諶
自殺璿遇害永瑤瓚恂虔及理子輯隨禪東遷
皆拜奉車都尉封鄉侯值永嘉大亂子孫盡滅
惟永孫玄得還成都時成主李雄據蜀稱帝封
玄爲安樂公以奉昭烈之祀後劉淵稱帝國號
曰漢乃追謚禪爲孝懷皇帝今按此謚既僭國
所加而先主後主乃怨臣賊斥之號安樂公又
國亡見廢之稱故皆不用特以天子無謚如漢
帝玄晉帝奕之例以帝禪爲称焉

尹氏曰春秋滅國雖不一然皆未嘗予之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書滅譚以惡齊人強
暴不義之罪書奔莒以責譚子不死於位
之失至於齊人滅遂楚人滅黄滅江之類
皆止書滅國者之罪而不書見滅者之由
先儒謂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

夫恃強凌弱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臣民
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
莫之忍爲劉禪庸愚不能死國貪生苟免
固可深責鍾鄧臣事弑逆之人吞滅蜀漢
以成晉纂有功於昭大矣其如漢祀何哉
思昔昭烈君臣間関隴蜀仗義討賊不幸
天不祚漢逆賊適誅其子承襲一方少延
赤帝子之祀鍾鄧設謀動衆戕民鋒鏑之
下自謂不世之功未及受賞皆赤其族綱
目據事直書而其理自見會以反誅固無
可言艾本無罪而亦不免然後知天道昭
昭特假手誅夷以償滅漢之罪亦語曰興
滅國繼絶世天下之民歸心焉後之謀欲
滅人家國者可以觀矣

總論

理在天下盈滿流行無毫髮之不充頃
刻之或停大而萬世萬物微而一時一
事順之則爲公正逆之則爲私邪寔古
今之常經聖賢之定論也若夫時之興
衰事之成敗常人視之爲輕重者毫髮

莫得而預焉惟君子匓身於大公至正之地世俗向背一不屑顧故諸葛孔明表其君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能逆覩此可謂明乎逆順之理而不惑於窮通得失之間矣嘗觀東漢之衰桓靈失御董卓兆亂袁曹爭雄其他跨州連郡者不可殫擧日尋干戈生民糜爛孝献雖云都許實亦徒擁虛器伏后之死莫能救皇子之死不敢言其生殺除拜之令不言槩可知已由是昭烈皇帝以閒世之英王室之冑憤宗社之不伸慨然有恢復之志寬仁大度足以得衆沉雄遠略足以有爲會時國步方屯動輙齟齬投許奔冀寓荊入益閒關百折險阻備嘗兵力凋微而志氣不挫事勢危迫而信義愈明窮而益堅老而益壯卒能使高光血食不即殄於篡賊之手雖功烈不究其初心至於恢復之志如靑天白日豈成敗所得而柰哉一時群臣如諸葛孔明以巋然三代之佐而爲相關羽張飛皆毅然盖人之敵而爲將當時敵國號稱三傑非過論也方孔明躬耕之時天下擾攘海內虎爭逆順之理成敗之幾已隱然定於抱膝長嘯之中矣及帝致敬盡禮翻然起而輔之言聽計從心神無閒底緼畢盡功業垂成三代已還君臣遇合未見其比也關羽張飛雖非孔明之流亞然而壯摯剛猛可方黥彭至其忠烈信義則非黥彭之所能及也加以同朝之士論籌決策則有龐統法正勤政務民則有董和劉巴勇冠三軍則馬超黃忠趙雲控制方面則鄧方魏延霍峻坐鎭殊俗則許靖麋竺孫乾簡雍修講鄰好則伊籍馬良鄧芝陳震繕兵仗則委之張裔繼軍粮則付之王連內自郎吏外至令長無不極一時之選群賢戮力上下同心藉巴蜀之富饒統數十万之精銳萃大義而討有罪宜無往而不克矣柰何天意不回王圖[illegible]猛將相繼

淪亡數年之間殆無虛歲興復之望可卜之於此矣

建安十九年龐統死於雒城二十二年霍峻卒於梓潼二十四年關羽死於荊州二十五年法正黃忠董和卒明年改元章武張飛死於閬中鄧芳卒於南中二年許靖馬超劉巴卒馬良死於五谿張南馮習傅彤程畿一時將帥死於敵卒者不可勝數

繼而昭烈既崩孔明亦卒漢室遺黎始絕望於西南曹氏遂為中原主天命之去真可畏哉然其大中至正之志歷万古而不磨非區區一時盛衰所能泯滅之也厥後帝禪雖以昜染之資據一隅之地尚能與其魏抗衡數十餘年不失尺寸之土者良由蔣琬費禕董允輔相於內鄧芝馬忠王平扞蔽於外故也迨其晚歲寵惑刑臣陳祗擅權姜維決利勢窮力屈兵破國亡束手就縛於讎賊之下略無愧憤之迹其心果何謂耶中外死節之臣十有餘人亮羽飛雲之子孫居半焉

綿竹之戰諸葛亮之子瞻瞻子尚與張飛之孫遵皆死之沓中之戰趙雲之子廣死之成都之亂關羽之孫彝死之

其心亦曰世為漢臣恥事異姓云爾帝禪視之寧無愧乎況出都而降也北地王死之從洛而居也李昭儀死之由是而觀不唯上愧乃父下愧乃子至於嬪御之間亦可謂難施面目矣每觀將士咸怒拔刀斫石之事未嘗不掩卷太息焉蓋昭烈武侯德澤及物淪肌浹髓至此不忘使天假之年滅魏平吳刬臨中夏汛掃陵寢撫字舊民可翹足而待也嗚呼天不祚漢謂之何哉以當時事勢考之漢之與魏民土甲兵誠不可同年而語然繼世之主篡竊之賊胥壞冠履不可昜也後為晉之史臣私挾宿憾不以逆順為心而以強弱論事進曹魏於正統抑昭烈為僭國視之與孫權同科蓋亦未之思也夫昭烈扶統繼絕之規曹氏篡君殺后之迹厚誣曲諱眩惑方來疑若可變白黑矣一旦通鑑綱目之書出於千載之下褒貶筆削善惡儼然

向之誣諱之説洗滌無遺千載不平一時淨盡理之在天下根諸人心未嘗泯滅者於斯而著矣

至元戊子之秋亡友葛東何(徙政)彦達始示以子朱子通鑑綱目且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如漢継昭烈唐黜武后書揚雄為莽大夫謂陶潛曰晉處士(居信)從而讀之不勝嘆服遂述蜀漢本末論以見欽贊之意歲辛卯集諸儒精義於栢林書院欲綴鄙論於紙尾竟以元藁不存而止延祐甲寅鄉丈人竹軒先生曹(彦謙)子和之子琛出是篇於厥家乃其父手書者蓋求之弗獲兩紀於斯矣今再序綸摩之始復得合而成之似非偶然因記其曲折於卷末云上元日信都趙居信謹識

漢始于高帝中興于光武終于昭献炎祚熄矣昭烈以中山後起西蜀而得諸葛武侯爲之佐雖崎嶇一隅而天下思漢之心猶有望於斯也傳及帝禪將星墜營大業弗克浚庸非天乎晋史帝魏冠蜀悖已甚矣 紫陽朱夫子通鑑綱目之作而大義始正 東溪趙先生蜀漢本末之編而公論愈明是則本末當與綱目並行于世歲已丑先生之嗣子 總管趙公來守建郡出是書以示學者可謂善継志矣(君復)伏讀敬嘆因請壽諸梓以廣其傳使後之覧者知正統之有在其於世道豈小補哉旹至正辛卯二月建寧路建安書院山長晚學黄君復載拜謹書

蜀漢本末卷下

蜀漢本末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趙居信撰居信字季明許州人至治中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是書宗資治通鑑綱目之說以蜀爲正統起桓帝延熹四年昭烈之生終晉太始七年後主之亾末有總論一篇稱至元九年戊子所作其成書則至元十二年辛卯也前序一篇不知誰作稱朱子出而筆削綱目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心信都趙氏復因之廣其未備之文參其至當之論然是書所取議論不出胡寅尹起莘諸人之內所取事蹟則載於三國志者尚十不及五特於資治通鑑綱目中斷取數卷畧爲點竄字句耳不足當著書之目也

歷代十八史略十卷

〔元〕曾先之輯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藏元至正二年四明郡庠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十八史略二卷》提要

史書紀歷代之興亡乃帝王之龜鑑後嗣之彝
憲之相傳惟精一執中之數語及其為治則比
屋可封此聖人明德新民之實效也自周而
下興亡迭見而未能有以變撤為戒者噫蓋
未知治國修正心始於致知之奧載籍浩繁弗能致此
今觀是書芟繁撮要深得筆削之法使為守
身以仁使民以義則代有先王之彝之君矣
憲使張公以此書授　郡守王侯俾刻之郡

三十二　史略序　六

庠意欲而文約使於檢閱可以資治之贊
明時豈曰小補乎初典教四明會
稽使行樞令督　　後序時至正
壬午良月天台朱　文剛　書于郡學之
明道堂

太史公罔羅舊聞成一家言而紀傳世家表志之體歷代相仍號稱正史目凡十有七為卷合千有五百宋國史弗與焉司馬文正公患載籍繁複始用史記旁采他書成資治通鑑以復編年之舊外紀長編繼有作者於是紀傳編年並行于世且事詳辭約作史之良法惟其涉世既久簡冊滋多學者蓋有皓首不能周覽者此紀要輯略之書所由作也余分牧四明郡目事沿檄詣浙東肅政司

憲使張公出示十八史略曰卷帙簡矣然上自三皇下逮宋季君臣治亂之跡班班可攷盍大書鋟梓以廣其傳乃叙其説於卷首

公博識練達敭歷清顯方以致

君澤民為己任其於古今得失瞭然于胸中亦奚事於斯哉特欲以幸四方有志之士明其事實知所典要則亦有關於風教也是用釐為十卷刻之郡庠庶幾家傳人誦其於當世治道未必無小補云至正二年龍集壬午冬十月之吉蠡吾王元恭書于郡　善軒

歷代十八史略綱目

廬陵前進士曾先之編

歷代十八史略卷第一

前進士曾　先之　編

歷代國號歌

太昊炎帝黃帝氏名曰三皇居上世金天
高陽及高辛唐虞紹之爲五帝夏商周秦
前後漢三國鼎峙魏蜀吳蜀亡於魏魏禪
晉晉又平吳天下混擾西晉者爲五胡天
下瓜分南北隅南則東晉過江左宋齊梁
陳踵其鄰北則五胡而後魏東魏西魏分
爲二東傳北齊西後周周又滅齊禪隋帝
隋能平陳南北一曾幾何時禪唐室唐室
以後爲五季梁唐晉漢周相繼繼周者宋
天下平迨宋南遷是大金先取大金後取
宋天北天南
今一統

歷代世年歌

鑿開混沌分天地天地分從攝提歲是生
萬物人最靈斯人之初盤古氏天皇兄弟
十二頭各歲一萬八千周地皇十一頭兄
弟亦各一萬八千禩人皇氏兮九九頭九
兄弟者分九州相承一百五十世四萬五
千六百秋三皇以後有巢出構木爲巢食
木實有巢以後燧人來鑽燧改火教民食
代以太昊庖犧氏首畫八卦造書契女媧
共工及大庭柏皇中央歷陸繼驪連赫胥
迨尊盧混沌莫英朱襄次葛天陰康暨無
懷風姓相承十五世後有神農號炎帝始
嘗百藥教耒耜帝承帝臨傳帝則帝百帝
來亦其裔帝襄帝榆姜姓終八世五百二
十歲黃帝公孫名軒轅衣裳而治法乾坤
金天少皞是其子高陽顓頊是其孫曾孫
帝嚳號高辛玄孫伊祁名放勳放勳是爲

為陶唐堯禪于有虞其姓姚姚名重華舜
其謚舜又禪于夏后氏姒文命為夏禹王
傳子曰啓逮太康仲康王相少康立王宁
王槐至王芒王泄之後王不降王扃王廑
孔甲生王皋王發王履癸履癸號桀無道
亡四百三十有二歲夏十七世鼎遷商殷
商成湯王子履外丙仲壬其二子太甲沃
丁至太庚小甲雍己太戊興仲丁外壬河

亶甲祖乙祖辛沃甲承祖丁南庚及陽甲
盤庚小辛小乙生武丁祖庚及祖甲廩辛
庚丁武乙稱太丁帝乙獨夫受受號曰紂
其名辛六百四十有五載商三十世周其
代周文王老為姬昌子武王發傳成康昭
穆共懿孝夷厲宣幽平桓繼以莊僖惠襄
頃匡定簡靈景悼敬至元王貞定哀思考
威烈安王夷烈寖微滅顯聖慎靚赧王延

一十七傳周統絶八百六十有七年中有
春秋與戰國始皇帝政呂而嬴幷吞六國
天下秦帝秦僅能十五載二世胡亥王子
嬰姓劉名邦漢高祖滅秦未幾滅項羽傳
恵呂后文景武昭宣元成纂其緒哀平至
子孺子嬰王莽簒位國號新十五年誅更
始立光武劉秀成中興明章和殤安與順
冲質之下為桓靈至獻帝叶不復振二十

四傳漢祚傾漢年四百二十六天下三分
魏吳蜀蜀先主備謚昭烈以景遠孫承漢
業至後主禪安樂公四十三年為魏滅魏
武操姓曹氏子丕簒漢魏為帝丕為文帝
子為明邵陵高貴公皆廢陳留王璜第五
傳祚止四十有六歲末歲名為魏滅蜀魏
亦簒於司馬氏吳起孫策長沙王弟權帝
吳為太皇子會稽王及景帝烏程侯皓國

破降四帝歷年五十二比於蜀魏為後亡
蜀亡於魏魏禪晉晉又平吳三國盡司馬
氏起懿師昭至武帝炎西晉朝惠帝以來
五胡起劉石慕容蒲與姚熾懷愍没劉
氏西晉遂亡四海沸一統五十有二年南
北分從此始南則東晉元帝睿牛而司
馬承晉祀明成康穆哀與廢簡文孝武及
安帝至恭德文百五年東晉又亡劉宋繼

劉宋高祖寄奴裕營陽文帝傳孝武前廢
帝亡文帝立後廢帝亡明帝襲六十年閒
凡八世齊蕭道成代而帝道成高祖傳之
武鬱林海陵明帝取東昏侯後和寶融二
十四年更七主蕭衍高祖梁武帝簡文及
元敬方智四傳五十有七年為梁代者陳
霸先霸先高祖陳武帝文帝臨海繼以宣
後主叔寶長城公三十三載國五傳江東

分王止於此事在晉書與南史北則五胡
相吞併五胡迭衰拓跋盛拓跋稱帝晉安
時為魏道武其名珪明元太武為之後文
成獻文紹其基遷于孝武改元氏宣武孝
明魏始衰孝莊節閔至孝武迫於高歡逃
去之魏年一百四十九此際分為東與西
東魏孝靜元善見一十七年禪北齊北齊
高洋歡之子帝稱文宣其嗣廢孝昭武成

後主緯二十八年齊四世西魏遷由孝武
脩依宇文泰翻為讎文帝廢帝恭帝廓亡
十六年禪後周後周之業由泰作其子閔
帝宇文覺歷明至武能滅齊宣至靜闡周
亦衰五傳二十有五歲禪于楊堅國稱隋
楊堅高祖隋文帝纂周九年滅陳氏混一
二十有八年煬廣恭侑再三世代隋而帝
唐高祖其名為淵其姓李有子世民即太

宗取天下者皆其計高宗武后中睿玄肅
代德順憲穆敬文武宣懿僖昭景宗祝
終二十世大唐二百九十年後梁朱温篡
其位賜名全忠帝名晃為梁大祖傳再世
均王友貞改名瑱梁亡一十六年後唐本
自沙陀起朱耶歸唐賜姓李先王克用獨
眼龍亞子存勗唐莊宗莊宗滅梁即遇亂
嗣源繼之改名亶亶本胡人邈佶烈號曰

明宗繼唐絕明宗之子閔帝廢潞王從珂
本王氏三姓四世幾何時不過歷年一十
四後晉高祖石敬瑭其人本亦沙陀類借
兵契丹除潞王出帝代之名重貴叔姪兩
世十二年耶律德光蹂其地劉高祖暠為
後漢暠即沙陀劉知遠再世隱帝名承祐
四年即為後周篡郭威太祖創周室立子
名榮柴后姪榮真異主殂世宗嗣主崇訓

謚曰恭三世十年實二姓繼周者誰趙匡胤
匡胤開基宋太祖削平僭僞一區宇太宗
真仁英神哲徽佶欽桓金所虜天下自此
又南北北為女真大金國金武元帝完顏
旻弟晟承之謚文烈閔宗煬王及世宗章
宗魏王至宣宗義宗守緒第九主一百一
十七歲終南為後宋遷江表徽子欽弟高
宗構孝光寧宗至理宗此時函来守緒首

度宗以後天命改瀛國公昰年德祐宋家
三百十七年九世居前七世後福州立昰
廣立昺立國洋氷皆不久
上天眷命屬
當今
一世
再世先取金暨于
六世取南宋四海八荒歸

大統
聖以繼
聖御普天父安長治萬億年

歷代甲子紀年

甲子自大撓以来遠矣求歷代甲子於唐虞以前雖聖人猶恐難之書所以斷自唐虞欤其所難考也若年之有號古所未聞即位元年以後一二數之而已至漢文帝再稱元年故有後元景帝三稱元年故有中元後元蓋史家所書如此非稱也至武帝始有改元之事因循至今美稱不無重出前代人主嘗以改元覆出僭國之舊號而慨歎宰相之不學然則學者之所當知雖僭偽不可略也有可述者故亦述之甲子自堯即位甲辰始年號自漢武帝建元始

堯起甲辰又甲辰至癸丑舜登庸至丙辰舜攝位至癸未堯殂落在位百年舜起甲申至丙辰薦禹至戊午禹攝位至癸丑舜

陟方乃死在位五十年夏禹起甲戌至甲
申在位十一年啓起甲申至癸巳在位廿
年大康起癸巳至壬戌在位三十年仲康
起壬戌至乙亥在位十四年王相起乙亥
至壬寅在位二十八年為羿所弑寒浞又
殺羿浞起壬寅至壬午四十一年為少康
所滅少康起壬午至甲辰二十三年王杼
起甲辰至辛酉十八年王槐起辛酉至丁
亥二十七年王芒起丁亥至乙巳十九年
王泄起乙巳至辛酉十七年王不降起辛
酉至庚申六十年王扃起庚申至辛巳二
十二年王廑起辛巳至壬寅二十一年王
孔甲起壬寅至癸酉三十二年王臯起癸
酉至甲申十二年王發起甲申至壬寅十
九年王履癸桀起壬寅至乙未五十四年
夏至此四百三十二年終○商湯起乙未

至戊申十四年大甲起戊申至辛巳三十
四年沃丁起辛巳至庚戌三十年大庚起
庚戌至乙亥二十六年小甲起乙亥至壬
辰十八年雍己起壬辰至甲辰十三年大
戊起甲辰又甲辰至巳未七十六年仲丁
起巳未至壬申十四年外壬起壬申至丁
亥十六年河亶甲起丁亥至丙申十年祖
乙起丙申至乙卯二十年祖辛起乙卯至
辛未十七年沃甲起辛未至丙申二十六
年祖丁起丙申至戊辰三十三年南庚起
戊辰至癸巳二十六年陽甲起癸巳至庚
子八年盤庚起庚子至戊辰二十九年小
辛起戊辰至巳丑二十二年小乙起巳丑
至丁巳二十九年武丁起丁巳至丙辰六
十年祖庚起丙辰至癸亥八年祖甲起癸
亥至丙申三十四年廩辛起丙申至壬寅

七年庚丁起壬寅至癸亥二十二年武乙起癸亥至丁卯五年大丁起丁卯至庚午四年帝乙起庚午至丁未三十八年帝辛紂起丁未至己卯三十三年商至此六百四十五年終○周武王起己卯至丙戌八年成王起丙戌至癸亥三十八年康王起癸亥至己丑二十七年昭王起己丑至庚辰五十二年穆王起庚辰至乙亥五十六

年共王起乙亥至丁亥十三年懿王起丁亥至壬子二十六年孝王起壬子至丁卯十六年夷王起丁卯至癸未十七年厲王起癸未至己未三十七年犬戎逼王流于彘周召為政號共和庚申至甲戌十五宣王起甲戌至庚申四十七年幽王起庚申至辛未十二年平王起辛未至四十九年己未春秋之始也又三年壬戌共五十

二年桓王起壬戌至乙酉二十四年莊王起乙酉至庚子十六年釐王起庚子至壬寅齊桓公始霸至乙巳六年惠王起乙巳至庚午二十六年襄王起庚午至丙戌晉文公始霸至癸卯三十四年頃王起癸卯至己酉七年匡王起己酉至乙卯七年定王起乙卯至丙子二十二年簡王起丙子至庚寅十五年靈王起庚寅至庚戌孔子

生至丁巳二十八年景王起丁巳至辛巳二十五年悼王辛巳壬午二年敬王起壬午至庚申春秋絕筆之年也至壬戌孔子卒至乙丑四十四年元王起乙丑至癸酉九年貞定王起癸酉至庚子二十八年哀王庚子在位二月思王在位五月考王起辛丑至丙辰十六年威烈王起丙辰至戊寅通鑑始此至庚辰二十五年安王起庚

辰至丙午二十七年夷烈王起丙午至癸
丑八年顯聖王起癸丑至辛丑四十九年
慎靚王起辛丑至丁未七年赧王起丁未
至甲辰五十八年周至此八百六十七年
終○秦昭襄王滅周於甲辰至辛亥八年
孝文王辛亥一年莊襄王起壬子至乙卯
四年始皇帝起乙卯至二十六年庚辰併
天下為帝又十二年至壬辰共三十八年

二世起壬辰至甲午三年子嬰甲午亡秦
自併天下至此十五年終○漢高祖起乙
未為王四年滅項羽為帝八年丁未共十
三年惠帝起丁未至癸丑七年呂后立少
帝起癸丑至丁巳五年而廢之立常山王起
丁巳至壬戌廢死呂后自癸丑至壬戌臨
朝共十年文帝起壬戌至戊寅又稱元年
是為後元至乙酉共二十四年景帝起乙

酉至壬辰又稱元年是為中元至戊戌又
稱元年是為後元至辛丑共十七年武帝
起辛丑改建元凡六年丁未改元光凡六
年癸丑改元朔凡六年己未改元狩凡六
年乙丑改元鼎凡六年辛未改元封凡六
年丁丑用夏正改大初凡四年辛巳改天
漢凡四年乙酉改大始凡四年己丑改征
和凡四年癸巳改後元凡二年共五十五

年昭帝起乙未改始元凡六年辛丑改元
鳳凡六年丁未改元平一年共十三年宣
帝起戊申改本始凡四年壬子改地節凡
四年丙辰改元康凡四年庚申改神爵凡
四年甲子改五鳳凡四年戊辰改甘露凡
四年壬申改黃龍一年共二十五年元帝
起癸酉改初元凡五年戊寅改永光凡五
年癸未改建昭凡五年戊子改竟寧一年

共十六年成帝起己丑改建始凡四年癸巳改初平凡四年丁丑改陽朔凡四年辛丑改鴻嘉凡四年乙巳改永始凡四年己酉改元延凡四年癸丑改綏和凡二年共二十五年哀帝起乙卯改建平凡四年己未改元壽凡二年共六年平帝起辛酉改元始凡五年孺子嬰丙寅王莽改居攝凡二年戊辰改始初一年王莽篡位為新起

己巳改始建國凡五年甲戌改天鳳凡六年庚辰改地皇凡四年癸未莽誅僭位共十五年淮陽王改元更始起壬午至乙酉三年光武起乙酉改建武凡三十年丙辰改中元凡二年共三十二年明帝起戊午改永平凡十八年章帝起丙子改建初凡八年甲申改元和凡三年丁亥改章和凡二年共十三年和帝起己丑改永元凡十

六年乙巳改元興凡一年共十七年殤帝丙午改延平一年安帝起丁未改永初凡七年甲寅改元初凡六年庚申改永寧凡一年辛酉改建光凡一年壬戌改延光凡四年共十九年順帝起丙寅改永建凡六年壬申改陽嘉凡四年丙子改永和凡六年壬午改漢安凡二年甲申改建康凡一年共十九年冲帝乙酉改永壽一年質帝

丙戌改本初一年桓帝起丁亥改建和凡三年庚寅改和平一年辛卯改元嘉凡二年癸巳改永興凡二年乙未改永壽凡三年戊戌改延熹凡九年丁未改永康一年共二十一年靈帝起戊申改建寧凡四年壬子改熹平凡六年戊午改光和凡六年甲子改中平凡五年己巳改光熹又改昭平獻帝又改永漢共二十二年獻帝起庚

午改初平凡四年甲戌改興平凡二年丙
子改建安凡二十四年庚子改建康共三
十一年漢至此四百二十六年終有莽十
五年在内○曹魏文帝起庚子改黃初辛
丑蜀漢昭烈帝改章武壬寅孫吳大帝改
黃武癸卯蜀漢後主改建興丁未魏明帝
大和己酉吳大帝黃龍壬子吳大帝嘉禾
癸丑魏明帝青龍丁巳魏明帝景初蜀後

主延熙戊午吳大帝赤烏庚申魏邵陵厲
公正始己巳魏邵陵厲公嘉平辛未吳大
帝太元壬申吳大帝神鳳癸酉吳會稽王
甲戌魏高貴鄉公正元吳會稽王五鳳丙
子魏高貴鄉公甘露吳會稽王大寧戊寅
蜀後主景曜吳景帝永安庚辰魏元帝景
元癸未蜀後主炎興蜀漢至此四十三年
亡甲申魏元帝咸熙吳烏程侯元興乙酉

魏四十六年亡○西晉武帝起乙酉改大
始吳烏程侯甘露丙戌吳烏程侯寶鼎己
丑吳烏程侯建衡壬辰吳烏程侯鳳凰乙
未晉武帝咸寧吳烏程侯天冊丙申吳烏
程侯天璽丁酉吳烏程侯天紀庚子吳至
此稱王稱帝五十九年亡晉武帝混一於
庚子改大康至庚戌凡十年在位共二十
六年晉惠帝起庚戌改永安一年辛亥改

元平又改元康凡九年庚申改永康辛酉
改永寧壬戌改大安蜀李特建初甲子晉
惠帝改永興蜀李雄建興漢劉淵元熙乙
丑蜀李雄大武丙寅晉惠帝光熙蜀李雄
晏平丁卯晉惠帝十七年懷帝改永嘉戊
辰漢劉淵永鳳己巳漢劉淵河瑞庚午漢
劉聰光興辛未蜀李雄玉衡改國號成漢
劉聰嘉平壬申晉懷帝十年癸酉晉愍

建興甲戌愍帝二年西晉自武帝乙酉至
此五十一年亡漢劉聰建元乙亥涼州張
寔永安丙子漢劉聰麟嘉丁丑東晉元帝
建武戊寅晉元帝太興漢劉粲漢昌趙劉
曜光初己卯後趙石勒元年庚辰涼州張
茂永元壬午晉元帝永昌癸未晉元帝六
年明帝大寧甲申涼張駿太元丙戌晉明
帝四年成帝咸和戊子後趙石勒大和庚

寅後趙石勒建平癸巳後趙石弘延熙甲
子成李期正常後趙石虎建武乙未晉成
帝咸康戊戌代王什翼犍立壬寅晉成帝
十八年癸卯晉康帝建元漢李勢太和甲
辰晉康帝二年乙巳晉穆帝永和丙午涼
張重華永樂漢李勢嘉寧己酉後趙石虎
大寧石鑒青龍燕慕容儁元平庚戌後趙
石祗永寧魏冉閔永興辛亥秦符堅皇始

壬子燕慕容儁元璽癸丑涼張祚和平乙
卯秦符生壽光丙辰涼張玄靚大始丁巳
晉穆帝升平燕慕容儁光壽己未秦符堅
甘露庚申燕慕容暐建熙辛酉晉穆帝十
七年壬戌晉哀帝隆和癸亥晉哀帝興寧
乙丑晉哀帝四年秦符堅建元丙寅晉廢
帝大和辛未晉廢帝六年晉簡文帝咸安
癸酉晉簡文三年孝武寧康丙子晉孝武

大元甲申後燕慕容垂燕元後秦姚萇白
雀乙酉秦符丕太安西秦乞伏國仁建義
丙戌秦符登太和後秦姚萇建初後燕慕
容垂建興拓跋魏道武登國涼張大豫鳳
凰丁亥涼呂光大安戊子西秦乞伏乾歸
大初己丑涼呂光麟嘉甲午秦符崇延初
後秦姚興皇初丙申晉孝武二十四年魏
道武皇始後燕慕容寶永康涼呂光龍飛

丁酉晉安帝隆安南凉禿髮烏孤大初凉
段業神璽南燕慕容德煕元戊戌魏道武
天興燕慕容盛建平己亥燕慕容盛長樂
後秦姚興弘始南燕慕容德建平庚子凉
呂纂咸寧西凉李暠元年南凉禿髮利鹿
孤建和辛丑凉呂隆神鼎燕慕容煕光始
北凉沮渠蒙遜永安壬寅晉安帝元興又
改大亨甲辰魏道武天賜乙巳晉安帝義

煕西凉李暠建初南燕慕容超大上丁未
慕容煕建始夏赫連勃勃龍昇戊申南凉
禿髮褥檀嘉平乙酉魏明元永興燕馮跋
太平西秦乞伏乾歸更始壬子西秦乞伏
熾盤永康北梁沮渠蒙遜元始癸丑夏赫
連勃勃鳳翔甲寅魏明元神瑞丙辰魏明
元泰常秦姚泓永和丁巳西凉李歆嘉興
戊午夏赫連勃勃昌武己未晉安帝二十

年晉恭帝元煕夏赫連勃勃真興西秦
乞伏熾盤建初庚申晉恭帝二年東晉至
此一百五年亡○宋武帝庚申改永初壬
戌西凉李恂永建癸亥宋武帝四年少帝
景平甲子宋少帝二年文帝元嘉魏大武
始光乙丑夏赫連昌承光庚辰魏大武神
麚夏赫連定勝光西秦乞伏慕末永弘北
凉沮渠蒙遜承元辛未北凉沮渠蒙遜義

和癸酉北凉沮渠牧犍承和乙亥魏太武
太延庚辰魏大武太平眞君辛卯魏大武
正平壬辰魏文成興安癸巳宋文帝三十
年甲午宋孝武孝建乙未魏文成大安丁
酉宋孝武大明庚子魏文成和平甲辰宋
孝武十一年乙巳宋廢帝景和宋明帝大
始丙午魏獻文皇興庚戌魏獻文五年辛
亥魏孝文延興壬子宋明帝泰豫癸丑宋

明帝八年後廢帝元徽丙辰魏孝文承明
丁巳宋後廢帝五年順帝昇明元魏孝文
大和己未宋順帝三年南宋至此六十年
亡〇南齊高帝己未改建元壬戌齊高帝
四年癸亥齊武帝永明甲子魏孝文大統
癸酉齊武帝十一年甲戌齊鬱林王隆昌
海陵王延興明帝建武戊寅齊明帝五年
永泰己卯齊東昏侯永元庚辰魏宣武景

明辛巳齊東昏侯三年壬午和帝中興一
年南齊至此二十四年亡〇梁武帝壬午
改天監甲申魏宣武正始戊子魏宣武永
平壬辰魏宣武延昌丙申魏孝明熙平戊
戌魏孝明神龜庚子梁武帝普通魏孝明
正光乙巳魏孝明孝昌丁未梁武帝大通
戊申魏孝明武泰孝莊永安己酉梁武帝
中大通庚戌魏長廣王建明辛亥魏節閔

普泰廢帝中興壬子西魏孝武永興甲寅
東魏孝靜天平魏至此百四十九年而分
乙卯梁武帝大同西魏文帝大統戊午東
魏孝靜元象己未東魏孝靜興和癸亥東
魏孝靜武定丙寅梁武帝中大同丁卯梁
武帝大清庚午梁武帝四十六年侯景陷
建康梁簡文大寶東魏至此十七年亡北
齊文宣天保辛未梁簡文二年侯景簒而

亡壬申梁元帝承聖西魏廢帝元年甲戌
西魏恭帝元年乙亥西魏恭帝紹泰後梁
蕭詧大定丙子梁敬帝太平梁至此五十
五年亡〇陳武帝丁丑改永定西魏至此
二十四年亡後周閔帝元年戊寅後梁蕭
歸天啓後周明帝元年己卯陳武帝三年
後周明帝武成庚辰陳文帝天嘉北齊廢
帝乾明孝昭皇建辛巳後周武帝保定北

齊武成大寧壬午北齊武成河清乙酉北
齊後主天統丙戌陳文帝天康後周武帝
天和丁亥陳廢帝光大己丑陳宣帝大建
庚寅北齊後主武平壬辰後周武帝建德
丙申北齊後主隆化丁酉北齊至此二十
八年亡戊戌後周武帝宣政己亥周宣帝
天成靜帝大象辛丑後周至此二十五年
亡隋文帝開皇癸卯陳後主至德丙午後

梁蕭琮廣運後梁至此三十二年亡丁未
陳後主禎明己酉陳至此三十三年亡○
隋文帝混一於己酉至辛酉改仁壽甲子
文帝二十四年乙丑隋煬帝大業丁丑煬
帝十三年恭帝義寧戊寅隋至此三十八
年亡○唐高祖起戊寅改武德凡九年丁
亥太宗貞觀庚戌太宗二十四年高祖改
永徽凡六年丙辰改顯慶凡五年辛酉改

龍朔凡四年甲子改麟德凡二年丙寅改
乾封凡二年戊辰改總章凡二年庚午改
咸亨凡四年申戌改上元凡二年丙子改
儀鳳凡三年己卯改調露一年庚辰永隆
辛巳開耀壬午永淳癸未弘道甲申高宗
三十四年中宗嗣聖武后臨朝廢中宗立
睿宗改文明又改光宅乙酉改垂拱凡四
年己丑改永昌庚寅廢睿宗武后稱周帝

改載初又改天授凡三年壬辰如意又改
長壽凡二年甲午改延載乙未改證聖又
改天冊萬歲丙申改萬歲登封又改萬歲
通天丁酉改神功戊戌改聖曆凡二年庚
子改久視辛丑改大足又改長安凡四年
乙巳武氏周一十六年中宗改神龍凡二
年丁未改景龍凡三年庚戌中宗六年睿
宗改景雲凡一年壬子睿宗三年改太極

改延和又改先天癸丑玄宗改開元凡二十九年壬午改天寶凡十四年丙申安祿山僭號玄宗四十五年肅宗改至德凡二年戊戌改乾元凡二年史思明僭號庚子唐改上元凡二年壬寅肅宗七年改寶應癸卯代宗改廣德凡二年乙巳改永泰丙辰改大曆凡十四年己未代宗十八年庚申德宗改建中凡四年朱泚僭號甲子唐改興元李希烈僭號乙丑唐改貞元凡二十二年甲申德宗二十五年乙酉順宗改永貞一年丙戌憲宗改元和凡十六年辛丑穆宗改長慶凡四年乙巳敬宗改寶曆凡二年丁未文宗改太和凡九年丙辰改開成凡五年庚申文宗十五年辛酉武宗改會昌凡六年丁卯宣宗改太中凡十三年庚辰懿宗改咸通凡十四年甲午僖宗

改乾符凡六年庚子改廣明黄巢僭號辛丑秦宗權僭號唐改中和凡四年乙巳改光啓凡三年戊申改文德己酉改龍紀僖宗十六年庚戌昭宗改大順凡二年壬子改景福凡二年甲寅改乾寧凡四年戊午改光化凡三年辛酉改天復凡三年甲子改天祐乙丑昭宗十六年丙寅哀帝仍稱天祐丁卯唐至此二百九十年亡後梁大祖起丁卯改開平戊辰前蜀王建武成辛未梁大祖改乾化前蜀王建永平壬申梁太祖六年均王仍稱乾化乙亥改貞明丙子契丹阿保機神策丁丑前蜀王建天漢南漢劉龑乾亨戊寅前蜀王建光天己卯前蜀王衍乾德吳楊溥武義辛巳梁均王龍德吳楊溥順義遼太祖阿保機天贊癸未後梁十六年亡〇後唐莊宗起癸未改

同光乙酉前蜀王衍咸康南漢劉龑白龍
丙戌後唐莊宗四年明宗改天成吳越錢
鏐寶正丁亥遼太宗耶律德光天顯吳楊
溥乾正戊子南漢劉龑大有己丑吳楊溥
大和庚寅後唐明宗長興癸巳閩王延鈞
龍啓後唐明宗九年甲午後唐閔帝應順
潞王清泰後蜀孟知祥明德乙未吳楊溥
大和閩王延鈞永和丙申唐潞王三年後

唐三姓十四年亡○後晉高祖起丙申改
天福閩王昶通文丁酉南唐李昪昇元戊
戌遼太宗會同後蜀孟昶廣政己亥閩王
延政永隆壬寅南漢劉玢光大癸卯晉高
祖八年南漢劉晟乾和南唐李璟保大閩
王延政天德甲寅晉出帝開運丁未後晉
十二年亡○後漢高祖起丁未仍稱天福
遼世宗兀欲天祿戊申漢高祖二年改乾

祐己酉漢隱帝仍稱乾祐庚戌後漢四年
亡○周太祖起辛亥改廣順遼穆宗述律
應曆北漢劉旻元年甲寅周太祖四年世
宗改顯德丙辰北漢劉承鈞天會丁巳南
唐李璟中興戊午南漢劉鋹大寶南唐李
璟交泰尋奉周正己未周世宗六年恭帝
庚申周十年亡○宋太祖起庚申改建隆
凡三年癸亥改乾德乙丑後蜀亡丁卯宋

乾德五年戊辰改開寶己巳遼景宗明記
保寧庚午北漢劉繼元廣運辛未南漢亡
乙亥南唐亡宋開寶八年丙子太祖十七
年太宗改太平興國戊寅北漢亡己卯遼
景宗乾亨癸未遼聖宗隆緒統和宋太平
興國八年甲申改雍熙凡四年戊子改端
拱凡二年庚寅改淳化凡五年乙未改至
道凡三年丁酉宋太宗二十三年戊戌宋

眞宗改咸平凡六年甲辰改景德凡四年戊申改大中祥符壬子遼聖宗開泰丙辰宋大中祥符九年丁巳改天禧辛酉遼聖宗太平宋天禧五年壬戌改乾興眞宗二十五年癸亥宋仁宗改天聖辛未遼興宗宗眞景福宋仁宗天聖九年壬申改明道遼興宗重熙癸酉宋明道二年甲戌改景祐凡四年戊寅改寶元凡二年庚辰改康

定辛巳改慶曆凡八年己丑改皇祐凡五年甲午改至和乙未遼道宗弘基清寧宋至和二年丙申改嘉祐癸卯嘉祐八年仁宗四十二年甲辰宋英宗改治平遼道宗咸禧丁未宋英宗治平四年戊申宋神宗改熙寧甲寅遼道宗大寧丁巳宋熙寧十年戊午改元豐甲子遼道宗太安乙丑宋元豊八年神宗十九年丙寅宋哲宗改元

祐凡八年甲戌改紹聖遼道宗壽昌丁丑宋紹聖四年戊寅改元符凡三年哲宗十三年辛巳宋徽宗改建中靖國遼末主延禧乾統壬午宋徽宗改崇寧凡五年丁亥改大觀凡四年辛卯改政和壬辰遼延禧天慶乙未金太祖完顏旻起丁酉宋政和七年戊戌改重和金太祖天輔己亥宋徽宗宣和辛丑遼延禧保大壬寅遼耶律淳

建福癸卯金太宗晟天會乙巳遼自阿保機神策至此百八十年亡宋宣和七年徽宗二十五年丙午宋欽宗改靖康一年宋自太祖至是百六十七年而爲南宋丁未高宗改建炎凡四年辛亥改紹興乙卯金熙宗亶戊午金熙宗天眷辛酉金熙宗皇統庚午金煬王亮天德癸酉金煬王貞元丙子金煬王正隆辛巳金世宗雍大定壬

午宋紹興三十二年高宗三十六年癸未宋孝宗改隆興凡二年乙酉改乾道凡九年甲午改淳熙凡十六年己酉孝宗二十八年庚子宋光宗改紹熙辛亥金章宗璟明昌甲寅宋光宗紹熙五年乙卯宋寧宗改慶元丙辰金章宗承安庚申宋慶元六年辛酉改嘉泰金章宗大和甲子宋嘉泰四年乙丑改開禧凡三年戊辰改嘉定金

東海侯允濟大安壬辰金允濟至寧癸酉金宣宗珣貞祐是為

皇朝開基受命初即大位之年丁丑金宣宗興定癸未金宣宗元光甲申金義宗守緒正大宋嘉定十七年寧宗三十年乙酉宋理宗改寶慶凡三年戊子改紹定癸巳金守緒大興宋紹定六年甲午改端平金自太祖天輔至是百十七年亡丙申宋端平

三年丁酉改嘉熙凡四年辛丑改淳祐凡十二年癸丑改寶祐凡六年己未改開慶庚申改景定是為

皇朝改元中統之年甲子宋景定四年理宗四十一年是為

皇朝國號

大元改元至元之年乙丑宋度宗改咸淳凡十年乙亥宋瀛國公改德祐丙子南宋至

此百五十年通前後三百一十七年亡益王稱景炎明年亡戊寅衛王稱祥興是年亡天下於是

一統甲午至元三十一年乙未改元貞凡二年丁酉改大德凡十一年己酉改至大凡四年壬子改皇慶凡二年甲寅改延祐凡七年辛酉改至治凡三年甲子改泰定凡四年戊辰改天曆凡二年庚午改至順凡

歷代國都

九州之外有九州是說固汗漫矣大章豎亥所步皆難独論史冊所書八方四裔國土何限各有國都亦置未論止以九州之内論之古今盖有各私一方以為國者亦各有都不可勝紀耳目所及姑紀其槩三皇以前無攷焉自伏羲始

伏羲都陳神農都陳徙曲阜黄帝都涿鹿少

昊都曲阜顓頊都帝丘帝嚳都亳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夏都安邑商都亳仲丁徙囂河亶甲徙相祖乙徙耿盤庚復都亳周文王居岐徙豐武王都鎬皆關中地成王以鎬為宗周西都以洛陽為成周東都王居西都而會諸侯於東都平王徙東都秦都關中咸陽西楚都彭城西漢都關中櫟陽東漢都洛陽獻帝亡于許三國曹魏都鄴徙洛陽蜀漢都益州成都孫吳都建業西晋都洛陽愍帝亡於長安五胡劉氏漢居平陽劉氏前趙繼居之石氏後趙居襄國李氏蜀居成都東晋都建康慕容氏燕居遼東大棘城拓跋氏代居平城徙盛樂張氏前涼居涼州符氏秦居長安慕容垂後燕居中山慕容冲西燕居平陽慕容永西燕居長子慕容德南燕居廣固慕容盛北燕居龍城馮跋北燕繼居之秦符丕居平

陽秦符登居南安姚氏後秦居長安乞伏西秦居隴右呂氏後涼居姑臧秃髮氏南涼居河西段業北涼居張掖沮渠氏北涼繼居之徙姑臧李氏西涼居敦煌徙酒泉赫連氏夏居朔方統万拓跋魏徙平城南朝宋都建康南朝齊都建康元氏魏洛陽南朝梁都建康元帝亡于江陵後梁蕭琮亡于江陵南朝陳都建康西魏徙長安東魏自洛陽徙鄴北齊

起晉陽徙鄴後周居長安隋都長安煬帝或
如洛陽亡于江都唐都長安昭宗徙洛五代
後梁都汴徙洛後亡于汴後唐起太原入汴
徙洛後晉起太原入汴後漢起太原入汴後
周都汴吳氏楊居楊州李氏南唐亡于金陵
王氏前蜀居成都孟氏後蜀居成都王氏閩
居福州劉氏南漢居廣州劉氏北漢居太原
馬氏楚居潭州高氏南平居江陵錢氏吳越

居杭州宋都汴陷于金金自北方徙于燕又
徙于汴亡于蔡宋自汴南徙亡于杭盡于閩
廣

古今歷代十八史略卷一

歷代十八史畧卷第二

太古

天皇氏以木德王歲起攝提無爲而化兄弟
十二人各一萬八千歲地皇氏以火德王兄
弟十一人亦各一萬八千歲人皇氏兄弟九
人分長九州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
百年人皇氏以後有曰有巢氏構木爲巢食
木實至燧人氏始鑽燧教人火食在書契以

前年代國都不可考

太昊伏羲氏

太昊伏羲氏風姓代燧人氏而王蛇身人首
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嫁娶以
儷皮爲禮結網罟教佃漁養犧牲以庖廚故
曰庖犧有龍瑞以龍紀官號龍師木德王都
於陳庖犧崩女媧氏立亦風姓木德王始作
笙簧諸侯有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

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女媧氏沒有共工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歷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風姓相承者十五世

炎帝神農氏

炎帝神農氏姜姓人身牛首繼風姓而立火德王斵木爲耜揉木爲耒始教耕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嘗百草始有醫藥教人日中爲市交易而退都於陳徙曲阜傳帝臨帝則帝百帝來帝褒帝榆姜姓凡八世五百二十年

黄帝軒轅氏

黄帝公孫姓又曰姬姓名軒轅有熊國君少典子也母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生帝炎帝世衰諸侯相侵伐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歸之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蚩尤作亂其人銅鐵額能作大霧軒轅作指南車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禽之代炎帝爲天子土德王以雲紀官爲雲師作舟車以濟不通得風后爲相力牧爲將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師大撓占斗建作甲子容成造曆隷首作算數伶倫取嶰谷之竹制十二律管以聽鳳鳴雄鳴六雌鳴六以黄鍾之宮生六律六呂以候氣應鑄十二鍾以和五音嘗晝寢夢遊華胥之國怡然自得其後天下大治幾若華胥世傳黄帝采銅鑄鼎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騎龍上天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髯拔墮弓抱其弓而號後世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

少昊金天氏

少昊金天名玄囂黃帝之子也亦曰青陽其立也鳳鳥適至以鳥紀官

顓頊高陽氏

顓頊高陽氏昌意之子黃帝孫也代少昊而立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始作曆以孟春為元

帝嚳高辛氏

帝嚳高辛氏玄囂之子黃帝曾孫也生而神靈自言其名代顓頊而立居於亳

帝堯陶唐氏

帝堯陶唐氏伊祁姓或曰名放勛音薰帝嚳子也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都平陽茅茨不剪土階三等有草生庭十五日以前日生一葉以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一葉厭而不落名曰蓂莢觀之以知旬朔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與億兆願戴己與不願戴己與 問左右不知問外朝不知問在野不知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尔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觀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

人使聖人壽富多男子堯曰辭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何辱之有堯立七年有九年之水使鯀治之九載弗績堯老倦于勤四岳舉舜攝行天子事堯子丹朱不肖乃薦帝於天堯

崩舜即位

帝舜有虞氏

帝舜有虞氏姚姓或曰名重華瞽瞍之子顓頊六世孫也父惑於後妻愛少子象常欲殺舜舜盡孝悌之道烝烝乂不格姦耕歷山民皆讓畔漁雷澤人皆讓居陶河濱器不苦窳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聞之聦明舉於畎畝妻以二女曰娥皇曰女英釐降于嬀汭遂相堯攝政放驩兜流共工殛鯀竄三苗舉才子八元八愷命九官咨十二牧四海之內咸戴舜功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時景星出卿雲興百工相和而歌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舜子商均不肖乃薦禹於天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禹即位

夏后氏

夏后氏禹姒姓或曰名文命鯀之子顓頊孫也鯀湮洪水舜舉禹代鯀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喬山行乘欙菊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告厥成功舜嘉之使率百官行天子事舜崩乃踐位聲爲律身爲度左準繩右規矩一饋十起以勞天下之民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曰堯舜之人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寡人痛之古有醴酪至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疏儀狄收九牧之金鑄九鼎三足象三德以享上帝鬼神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龍

俛首低尾而逝南巡至會稽山而崩子啓賢
能繼禹道禹嘗薦益於天謳歌朝覲者不之
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立有扈氏無
道啓與戰于甘啓崩子太康立盤遊弗返有
窮后羿立其弟仲康而專其政羲和義不服
羿假王命命胤侯征之仲康崩子相立羿遂
相自立嬖臣寒浞又殺羿自立相之后有仍
國君女也方娠奔有仍而生少康其後少康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因夏舊臣靡舉兵滅浞
而復禹之績自少康以來歷王杼王槐王芒
王泄王不降王扃王廑至王孔甲好鬼神事
淫亂夏德衰天降二龍有雌雄陶唐氏之後
有劉累者學擾龍以事孔甲賜之姓曰御龍
氏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孔甲復求之累懼而
逃孔甲之後歷王臯王發至王履癸號爲桀
貪虐力能伸鐵鉤索伐有施氏有施人以妹喜

女焉有寵所言皆從爲傾宮瑶臺殫民財肉
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堤可以望十里一
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以爲樂國人大崩
湯伐夏桀走鳴條而死夏爲天子一十有七
世凡四百三十二年

殷　又號商

殷王成湯子姓名履其先曰契帝嚳子也母
簡狄有娀氏女見玄鳥墮卵吞之生契爲唐

虞司徒封於商賜姓傳昭明相土昌若曹圉
曰冥曰振曰微曰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
子天乙是爲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使人以幣
聘伊尹于莘進之夏桀不用尹復歸湯桀殺
諫者關龍逄湯使人哭之桀怒召湯囚夏臺
已而得釋湯出見有張網四面而祝之者曰
從天降從地出從四方者皆罹吾網湯曰嘻
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改祝曰欲左者左欲右

若右不用命者皆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伊尹相湯伐桀放之南巢諸侯尊湯爲天子大旱七年大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豐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爪斷髮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湯

崩太子太丁早卒次子外丙立二年崩弟仲壬立四年崩太丁之子太甲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居憂三年悔過自責尹乃奉歸亳修德諸侯歸之自太甲歷沃丁大庚小甲雍己至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日大拱伊陟曰妖不勝德君其修德大戊修先王之政三日而桑枯死殷道復興號稱中宗自大戊歷仲丁外壬至河亶甲避水患遷于相至

祖乙居耿又圮于耿歷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至盤庚自耿復遷于亳殷道復興自盤庚歷小辛小乙至武丁夢得良弼曰說說爲胥靡築于傅巖求得之立爲相武丁祭湯有飛雉升鼎耳雊武丁懼而反己殷道復興號稱高宗自武丁歷祖庚祖甲廩辛庚丁至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射之命

曰射天出獵爲暴雷震死歷太丁帝乙至帝辛名受號爲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爲玉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紂伐有蘇氏有蘇以妲己女焉有寵其言皆從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廣

沙丘苑臺以酒爲池縣肉爲林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重刑辟爲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火中與妲己觀之名曰炮烙之刑淫虐甚庶兄微子數諫不從去之比干諫三日不去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而觀其心箕子佯狂爲奴紂囚之殷大師持其樂器祭器奔周周侯昌及九侯鄂侯爲紂三公

紂殺九侯鄂侯爭并脯之昌聞而歎息紂囚昌羑里昌之臣散宜生求美女珍寶進紂大悅乃釋昌昌退而修德諸侯多叛紂歸之昌卒子發立率諸侯伐紂紂敗于牧野衣寶玉自焚死殷亡箕子後朝周過故殷墟傷宮室毀壞生禾黍欲哭不可欲泣則爲近婦人乃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佼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流涕殷爲天子三十一世六百二十九年

周

周武王姬姓名發后稷之十六世孫也后稷名棄棄母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踐之生棄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避不踐徙置山林適會林中多人遷之以爲神遂收之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及成人能相地之宜教民稼穡興於陶

唐虞夏之際爲農師封于邰別其姓號后稷卒子不窋立夏后氏政衰不窋失其官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百姓懷之公劉卒子慶節國於豳歷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至古公亶父獯鬻攻之去豳渡漆沮踰梁山邑於岐山下居焉豳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扶老携幼以從他旁國皆歸之古公長

子太伯次虞仲其妃大姜生少子季歷季歷
娶太任生昌有聖瑞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
季歷以傳昌乃如荊蠻斷髮文身以讓季歷
古公卒公季立公季卒昌立爲西伯西伯修
德諸侯歸之虞芮爭田不能決乃如周入界
見耕者皆遜畔民俗皆讓長二人慙相謂曰
吾所爭周人所恥乃不見西伯而還俱讓其
田不取漢南歸西伯者四十國皆以爲受命

之君三分天下有其二有呂尚者東海上人
窮困年老漁釣至周西伯將獵卜之曰非龍
非彲梨非熊非羆卑非虎非貔皮所獲霸王
之輔果遇呂尚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
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
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
載與俱歸立爲師謂之師尚父西伯卒子發
立是爲武王東觀兵至於盟孟津白魚入王

舟中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
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是時諸侯不
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不可引歸
紂不悛筌王乃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伯夷
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
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
義士也扶而去之王既滅殷爲天子追尊古
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西伯爲文王天下宗

周伯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作歌
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
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
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武王崩太子誦
立是爲成王成王幼周公位冢宰攝政管叔
蔡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與武庚作亂
武庚者武王所立紂子祿父爲殷後者也周
公東征誅武庚管叔放蔡叔王長周公歸政

初武王作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將營洛
邑未果王欲如武王之志召公遂相宅周公
至洛築王城是爲東都以洛爲天下中四方
入貢道里均也王居西都而朝會諸侯於東
都周公召公相成王爲左右自陝以西召公
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交趾南有越裳氏
重三譯而來獻白雉曰吾受命國之黃耇天
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

聖人乎周公歸於王薦于宗廟使者迷歸路
周公錫以軿車五乘皆爲指南之制使者載
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朞年而至國故指南車
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成王崩子康
王釗立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
不用康王崩子昭王瑕立昭王南巡狩至楚
以膠舟載之溺不返子穆王滿立有造父者
以善御幸於王得八駿馬遊行天下將皆有

車轍馬跡王西巡世傳王以此時觴西王母
瑤池上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御王長
驅歸救亂告楚伐徐徐敗王將征犬戎祭公
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王不聽征之得
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諸侯不
睦崩子共王繄扈立崩子懿王囏立崩弟孝
王辟方立崩懿王子夷王燮立下堂而見諸
侯楚始僭稱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無道暴

虐侈傲得衛巫使監國人之謗者以告則殺
之道路以目王喜曰吾能弭謗矣或曰是障
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水壅而潰傷人必多
王弗聽於是國人相與畔王出奔彘二相周
召共理國事號曰共和者十四年而王崩于
彘子宣王靜立任賢使能有召穆公方叔尹
吉甫仲山甫等爲政於內外王化復行周室
中興焉崩子幽王宮涅立初夏后氏之世有

二龍降于庭曰予褒之二君卜藏其漦歷夏
殷莫敢發周人發之漦化爲黿童女遇之而
孕生女棄之宣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
亡周國適有鬻是器者宣王使執之其人逃
於道見棄女哀其夜號而取之逸於褒至幽
王時褒人有罪入是女於王是爲褒姒王嬖
之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王與
諸侯約有寇至則舉烽火召其兵來援乃無

故舉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大笑王廢申
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其子伯服爲太
子宜臼奔申王求殺之弗得伐申申侯召犬
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不至犬戎殺王驪山
下諸侯立宜臼是爲平王以西都逼於戎徙
居東都王城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幷弱齊楚
秦晉始大平王之四十九年即魯隱公之元
年其後孔子脩春秋始此平王崩太子之子

桓王林立崩子莊王佗立崩子釐王胡齊立齊桓公始霸
釐王崩子惠王閬立崩子襄王鄭立晉文公
始霸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崩子匡王班立
崩弟定王瑜立楚莊王使人問鼎輕重王孫
滿卻之定王崩子簡王夷立吳始僭稱王簡
王崩子靈王泄心立孔子生於其時靈王崩
子景王貴立崩子悼王猛立庶弟子朝弒之
晉人攻子朝而立敬王丐孔子沒於其時敬

王崩子元王仁立崩子貞定王介立崩子哀
王去疾立弟思王叔帶襲弒之而自立少弟
考王嵬又攻弒思王而自立崩子威烈王午
立晉趙氏魏氏韓氏始侯周自東遷以來及
是二十世而愈微諸侯用兵爭強號爲戰國
威烈王崩子安王驕立齊田氏始侯安王崩
子烈王喜立崩子顯王扁立諸侯皆稱王顯
王崩子慎靚王定立崩子赧王延立五十九

王與諸侯約從攻秦秦昭王攻周赧王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秦受獻而歸赧王於周以卒周爲天子三十七世初夏亡九鼎遷殷殷亡遷周成王定鼎於郟鄏卜曰傳世三十歷年七百至是乃過其歷凡八百六十七年

周平王以後爲春秋之世其列國與周同姓者曰魯曰衛曰晋曰鄭曰曹曰蔡曰燕曰吳其與周異姓者曰齊

曰宋曰陳曰楚曰秦此其大者餘小國若春秋所書杞許滕薛邾莒江黄之屬不可盡述於十二列國之中有齊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莊王五霸事跡若論春秋諸國之終始有未及戰國而先亡者有既及戰國而後亡者各舉其槩周威烈王而後爲戰國之世則秦楚燕齊趙魏韓七

大國而已陳楚燕猶爲春秋之舊國田齊趙魏韓則爲戰國之新國凡春秋戰國之國雖繫周之諸侯而國異政實不繫於周雖於蓋載附見周志下方其時各有先後則觀者詳之

吳姬姓泰伯仲雍之所封也十九世至壽夢始稱王壽夢四子幼曰季札札賢欲使三子相繼立以及札札義不可封延陵號曰延陵

季子聘上國過徐徐君愛其寶劍季子心知之使還徐君已歿遂解劍懸其墓樹而去壽夢後四君而至闔廬舉伍員謀國事員字子胥楚人伍奢之子奢誅而奔吳以吳兵入郢吳伐越闔廬傷而死子夫差立子胥復事之夫差志復讎朝夕卧薪中出入使人呼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邪周敬王二十六年夫差敗越于夫椒越王句踐以餘兵棲會稽山

請為臣妻為妾子胥言不可太宰伯嚭受越
賂說夫差赦越勾踐反國懸膽於坐臥即仰
膽嘗之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舉國政屬大夫
種而與范蠡治兵事謀吳吳宰嚭譖子胥恥
謀不用怨望夫差乃賜子胥屬鏤之劍子胥
告其家人曰必樹吾墓檟檟可材也抉吾目
懸東門以觀越兵之滅吳乃自剄夫差取其
尸盛以鴟夷投之江吳人憐之立祠江上命

曰胥山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周元王四年
越伐吳吳三戰三北夫差上姑蘇亦請成於
越范蠡不可夫差曰吾無以見子胥為幎冒
乃死越既滅吳范蠡去之遺大夫種書曰越
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安樂
子何不去種稱疾不朝或譖種且作亂賜劍
死范蠡裝其輕寶珠玉與私從乘舟江湖浮
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至

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喟然曰居家
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
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懷重寶間行止
於陶自謂陶朱公貲累鉅萬魯人猗頓往問
術焉蠡曰畜五牸乃大畜牛羊於猗氏十年
間貲擬王公故天下言富者稱陶朱猗頓○
蔡姬姓蔡仲之所封也周公殺蔡叔於郭
鄰其子胡率德改行復封于蔡後世至春秋

之末為楚惠王所滅
曹姬姓武王弟曹叔振鐸之所封也其後世
至春秋中為宋所滅
宋子姓商紂庶兄微子啓之所封也後世至
春秋有襄公茲父者欲覇諸侯與楚戰公子
目夷請及其未陣擊之公曰君子不困人於
阨遂為楚所敗世笑以為宋襄之仁其後有
景公者熒惑嘗以其時守心心宋之分野公

燮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
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
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
君有君人之言三宜有動候之果徙二度歷
數至康王偃有雀生鸇占之曰必覇天下偃
喜敗齊楚魏與爲敵國偃淫虐天下號之曰
桀宋閔愼靚王時齊湣王與楚魏共伐宋滅
之而分其地

魯姬姓周公子伯禽之所封也周公誨成王
王有過則撻伯禽伯禽就封公戒之曰我文
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然我一沐三
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賢人
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太公封于齊五月而
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
俗伯禽至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
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
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
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
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弑之臣
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太公
曰後浸弱矣伯禽十三世而至隱公爲春秋
之始隱公之弟曰桓公桓公之子莊公莊公
有庶弟三人曰慶父其後爲孟孫氏曰叔牙
其後爲叔孫氏曰季友其後爲季孫氏是爲

三桓世執國命歷子班閔公僖公文公宣公
成公襄公至昭公伐季氏三家共伐之公奔
乾侯以卒弟定公立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
四方則之由中都爲司空進爲大司寇相定
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
備請具左右司馬以從既會齊有司請奏四
方之樂於是旍旄劍戟鼓譟而至孔子趨而
進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齊景

公心怍麾之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景公懼歸謂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於是齊人乃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地以謝魯孔子言於定公將墮三都以弱公室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墮費孟氏之臣不肯墮成圍之弗克孔子由大司

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居三月魯大治齊人聞之懼乃歸女樂於魯季桓子受之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去魯定公卒子哀公立欲以越伐三桓不克歷悼公元公至繆公知尊子思而不能用歷共公康公至平公嘗欲見孟子而不果歷文公至頃公爲楚考烈王所滅魯自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孔子名丘字仲尼其

先宋人也有正考父者佐宋三命滋益恭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予口孔子滅於宋其後適魯有叔梁紇者與顏氏女禱於尼山而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長爲委　吏料量平嘗爲司樴吏畜蕃息適周問禮於老子反而弟子益進適齊齊景公將待以季孟之間孔子反魯定公用

之不終適衛將適陳過匡匡人嘗爲陽虎所暴孔子貌類陽虎止之既免反于衛醜靈公所爲去之過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伐拔其樹適鄭鄭人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適陳又適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殺之臨河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反于

得適陳蔡如葉反于蔡楚使人聘之陳蔡大
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相與發徒
圍之於野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道至大
天下莫能容顏回曰不容何病然後見君子
楚昭王興師迎之乃得至楚將封以書社地
七百里令尹子西不可孔子返于衛季康子
迎歸魯哀公問政終不能用乃序書上自唐

虞下至秦繆刪古詩三千為三百五篇皆弦
歌之禮樂自此可述說而喜易序彖象繫辭
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因魯史記作春秋
自隱至哀十二公絕筆於獲麟筆則筆削則
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三千人身通
六藝七十有二人年七十三而卒子鯉字伯
魚早死孫伋字子思作中庸孟子其門人也
名軻魯孟孫之後生於鄒幼被慈母三遷之

教長受業子思之門道既通游齊梁不用退
與萬章之徒難疑答問作七篇老子者楚苦
戶縣人也李姓名耳字伯陽又曰字聃為周
守藏史孔子問焉老子曰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君
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
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
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
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也今見老

子其猶龍乎老子見周衰去至關關令尹喜
曰子將隱矣為我著書乃著道德五千餘言
而去莫知其所終其後有鄭人列禦寇蒙人
莊周者書侮孔子而詆諸子焉
衛姬姓武王母弟康叔封之所封也後世至
春秋有靈公失人南子之亂子蒯聵欲殺南
子不果出奔公卒立蒯聵之子輒蒯聵入輒
拒之子路與其難太子之臣以戈擊子路斷

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衛人醢子路孔子聞之命覆醢戰國時子思居於衛言苟變可將衛侯曰變嘗為吏賦於民食人二雞子故弗用子思曰聖人用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梓杞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

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周之諸侯惟衛最後亡秦并天下為帝二世始廢君角為庶人

鄭姬姓周宣王庶弟桓公友之所封也桓公子武公與其子莊公並為周司徒數世至聲公相子產子產者公族國氏名僑孔子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穆襄以来鄭無歲不被晉楚之兵子產受之以禮自固雖晉楚之暴不能加焉鄭至周烈王時君乙為韓哀侯所滅韓徙都之

晉姬姓成王弟唐叔虞之所封也成王幼與叔虞戲削桐葉為圭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王曰吾與之戲耳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唐後世至晉文公霸諸侯文公名重耳獻公

之次子也獻公嬖於驪姬殺太子申生而伐重耳於蒲重耳出奔十九年而後反國嘗餒於曹介子推割股以食之及歸賞從亡者狐偃趙衰顛頡魏犨而不及子推子推之從者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流天下龍飢乏食一蛇刲股龍返於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公曰噫寡人之過也使人求之不得隱綿上山中焚其山子推死焉後人為之寒食文公環綿上田封

之謚曰介山文公卒其後遂世爲霸歷襄公靈公成公景公厲公至悼公霸業復盛又歷平公昭公頃公公室益弱而六卿范氏知氏中行氏趙氏魏氏韓氏皆大夫定公至出公知氏與趙魏韓氏分范中行氏公怒四卿反攻公公出奔而死哀公立韓趙魏氏又滅知氏而分之幽公立晉獨有絳曲沃餘皆入韓趙魏氏謚曰三晉烈公立三卿以周威烈王

命爲侯又歷孝公至靜公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迁廢靜公爲家人而分其地晉絕不祀

陳嬀姓虞舜之後胡公滿之所封也周武王求而封之後世至春秋有公子完者出奔而仕于齊陳後爲楚惠王所滅而完之後遂大于齊爲田氏

齊姜姓太公望呂尚之所封也後世至桓公覇諸侯五覇桓公爲始名小白兄襄公無道群弟恐禍及子糾奔魯管仲傅之小白奔莒鮑叔傅之襄公爲弟無知所弑無知亦爲人所殺齊人召小白於莒而魯亦發兵送糾管仲嘗遮莒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先至齊而立鮑叔牙薦管仲爲政公置怨而用之仲字夷吾嘗與鮑叔賈分利多自與鮑叔不以爲貪知仲貧也嘗謀事窮困鮑叔不以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爲怯

知仲有老母也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仲之謀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仲病桓公問群臣誰可相易牙何如仲曰殺子以食君非人情不可近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不可近蓋開方故衛公子來奔者也豎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不可近仲死公不用仲言卒近之三子專權公內寵如夫人者六皆有子

公薨五公子爭立相攻公尸在床無殯斂者
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自桓公八世至景公
有晏子者事之名嬰字平仲以節儉力行重
於齊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齊國之士
待以舉火者七十餘家晏子出其御之妻從
門間窺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自得
既而歸妻請去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
觀其志常有以自下子爲人僕御自以爲足
妾是以求去也御者乃自抑損晏子怪而問
之以實對薦爲大夫公使晏子之晉與叔向
私語以爲齊政必歸陳氏如其言景公後五
世至康公田和受周安王命爲侯遷康公海
濱以死姜氏遂絕不祀
田氏齊者本嬀姓故陳厲公佗子完之後也
完奔齊爲陳氏後又以陳爲田氏完事齊桓
公爲工正卒謚敬仲五世至釐子乞事齊景

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
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公弗禁由此得
齊衆乞卒子成子恒弒簡公立平公封
邑大於公所食恒卒子襄子盤立與韓趙魏通
使盡三家且有晉而田氏且有齊也歷莊子
白至太公和遂以周安王命爲侯卒子桓公
午卒子威王因齊立初不治諸侯皆來伐八
年楚大發兵加齊齊使淳于髡請救于趙齎
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王曰先生少
之乎髡曰臣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
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
穰滿家臣見所持者狹所欲者奢故笑之王
乃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乃行
時齊國幾不振王乃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
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
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方寧是子不事吾

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趙攻鄄絹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與嘗譽者群臣聳懼莫敢飾詐齊大治諸侯不敢復致兵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惠王曰齊有寶乎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猶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威王曰寡人之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有盼子者使守高唐趙人不敢東漁於河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有種首者使備盜賊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慙色威王卒子宣王立喜文學游說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駢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爲上大

夫是以齊稷下學士盛且數百千人然孟子至而不能用魏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爲將以救韓魏將龐涓嘗與孫臏同學兵法涓爲魏將軍自以所能不及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齊使至魏竊載以歸至是臏爲齊軍師直走魏都涓去韓而歸臏使齊軍入魏地者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亡卒亡者過半矣乃倍日幷行逐之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陿而旁多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曰龐涓死此樹下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暮見火擧而發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涓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大破魏師虜太子申宣王卒湣王立靖郭君田嬰者宣王之庶弟也封於薛有子曰文食客數千

人名聲聞於諸侯號爲孟嘗君秦昭王聞其賢乃先納質於齊以求見至則止囚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願得君狐白裘蓋孟嘗君嘗以獻昭王無他裘矣客有能爲狗盜者入秦藏中取裘以獻姬姬爲言得釋即馳去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客恐秦王後追之客有能爲雞鳴者雞盡鳴遂發傳出食頃追者果至而不及孟嘗君歸怨秦與韓魏伐之入函谷關秦割城以和孟嘗君相齊或毀之於王乃出奔湣王滅宋而驕燕昭王以齊嘗破燕之故與諸侯合謀而攻齊燕軍入臨淄湣王走莒楚將淖齒救齊反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王孫賈從湣王於莒而失王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吾則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吾則倚閭而望今汝事王王走汝不知處汝

尚何歸焉賈乃攻淖齒殺之求湣王子法章而立之保莒以抗燕時齊城惟莒即墨不下即墨人推田單爲將軍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五綵龍文束兵刃其角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隨其後牛尾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聲振天地燕軍敗走七十餘城皆復爲齊迎襄王於莒封單爲安平君單攻狄三月不克魯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臂欲戰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故不勝也單明日厲氣巡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乎鼓之狄人乃下襄王既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王畏之與

連和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而來見置傳舍十日彈劍作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遷之代舍出有輿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時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貸者多不能與息孟嘗君乃進驩往不能與者取其券燒之孟嘗君怒驩曰令薛民親君孟嘗君竟爲薛公襄王卒子建

立毋君王后賢事秦與諸侯信君王后卒齊客多受秦金爲反間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王政既滅五國兵入臨淄王建遂降遷于共處之松柏之間而死以齊爲郡齊人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

趙之先本與秦同姓祖於飛廉有子季勝其後有造父者事周穆王以功封趙城由是爲趙氏春秋時有趙夙者事晉夙生成子衰衰生宣子盾人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盾生朔大夫屠岸賈滅朔之族朔有遺腹子武賈索之不得朔客程嬰公孫杵臼相與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爲其難杵臼取他兒匿山中嬰出謬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喜乃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而

趙氏真孤在嬰後與武滅賈竟立武而自殺以下報宣孟及杵臼武卒謚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生簡子鞅簡子有臣曰周舍死簡子每聽朝不悅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也簡子長子曰伯魯幼曰無恤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無恤誦其辭甚習

求其簡出諸懷中而奏之於是立無恤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以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户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必以晉陽爲歸簡子卒無恤立是爲襄子知伯求地於韓魏皆與求於趙不與率韓魏之甲以攻趙襄子出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沉竈産鼃民無叛心襄子陰與韓魏約共敗知伯滅知氏

而分其地襄子漆知伯之頭以爲飲器知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讓問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之子不爲報讎反委質於知伯知伯死子獨何爲報仇之深也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知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義士也舍之謹避而已讓漆身爲厲𦙍呑炭

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不可旣委質爲臣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爲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馬驚索之得讓遂殺之襄子立伯魯之孫浣是爲獻子獻子生烈侯籍以周威烈王命爲侯歷武公

敬侯成侯至肅侯秦人恐喝諸侯求割地有洛陽人蘇秦游說秦惠王不用乃往說燕文侯與趙從親燕資之以至趙說肅侯曰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并力西向秦必破矣爲大王計莫若六國從親以擯秦肅侯乃資之以約諸侯蘇秦以鄙諺說諸侯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於是六國從合蘇秦者師鬼谷先生初出游困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爲炊至是爲從

約長并相六國行過洛陽車騎輜重擬於王者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既定從約歸趙肅侯封爲武安君其後秦使犀首欺趙欲敗從約

解肅侯子武靈王立胡服招騎射略胡地滅中山欲南襲秦不果傳子惠文王惠文嘗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欲不與畏秦强欲與恐見欺藺吝相如願奉璧往城不入則臣請完璧而歸既至秦王無意償城相如乃紿取璧怒髮指冠卻立柱下曰臣頭與璧俱碎遣從者懷璧間行先歸身待命於秦秦昭王賢而歸之秦王約趙王會澠池

相如從及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爲秦聲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左右欲刃之相如叱之皆靡秦王爲一擊缶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亦盛爲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在廉頗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貧賤徒以口舌居我上吾羞爲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

常稱病不與爭列出望見輙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夫以秦之威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加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詣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惠文王子孝成王立秦伐韓韓上黨降於趙秦攻趙廉頗軍長平堅壁不

出秦人行千金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趙
奢之子括爲将耳王使括代頗相如曰王以
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不
知合變也王不聽括少學兵法以天下莫能
當與父奢言不能難然不以爲然括母問故
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将括括破
趙軍及括将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括至
軍果爲秦将白起所射殺卒四十萬皆降坑

於長平趙相平原君公子勝食客常數千人
客有公孫龍者能爲堅白同異之辨秦攻趙
邯鄲平原君求救於楚擇門下文武備具者
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毛遂自薦平原君曰
士處世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門
下三年未有聞遂曰使遂得處囊中乃穎脫
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平原君乃以備數十九
人目笑之至楚定從不決毛遂按劍歷階升

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
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與而君言
汝何爲者毛遂按劍而前曰王所以叱遂以
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内不得恃楚國之衆
也王之命懸於遂手以楚之强天下莫能當
白起小豎子耳一戰而擧鄢郢再戰而燒夷
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
羞合從爲楚非爲趙也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

言謹奉社稷以從遂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捧
銅盤跪進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
者遂左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歃血於堂下
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定
從歸曰毛先生一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
以遂爲上客楚将春申救趙會魏信陵君亦
來救趙大破秦軍邯鄲下孝成王子悼襄王
立思復用廉頗爲将時頗奔在魏使人視頗

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
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示以可用使者還
曰廉将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
王以爲老遂不召楚人迎頗於魏頗爲楚将
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尋李趙得李牧爲将先
居北邊破匈奴悼襄王子幽繆王遷立秦
王政遣兵攻趙牧爲大将敗之秦縱反間言
牧将反遷誅之秦兵至虜遷趙之七大夫立

趙嘉爲王王于代秦進攻破嘉遂滅趙爲郡
魏之先本與周同姓文王子畢公高之後也
國絶有苗裔曰畢萬事晉邑于魏數世有絳
絳後四世曰桓子桓子者與韓趙共滅知氏而分
之桓子之孫曰文侯斯者以周烈王命爲侯
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過段干木之閭必式
四方賢士多歸之文侯之子擊遇子方于道
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擊怒曰富貴者驕人

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
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失其國大夫
而驕人失其家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
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擊謝之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常教寡人家貧思良妻
國亂思良相今所相非魏成則翟璜二子何
如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
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

之矣子夏田子方段于木成所舉也乃相成
有衛人吳起者初仕魯魯欲使起擊齊而起
娶齊女疑之起殺妻以求破齊師或曰起殘
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歸魏文侯以爲将擊
秦五城起與士卒同苦樂卒有病疽起吮之
卒母聞而哭之往年吳公吮其父不旋踵死
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文侯卒太
子擊立是爲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

謂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起曰
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禹滅
之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
其北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恒山在
其北大河經其南武王殺之若不修德舟中
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武侯卒子惠王罃立
東敗於齊將軍龐涓與太子申皆死南敗於
楚西喪地於秦乃卑辭厚幣以招賢者孟子

至而不用子襄王立孟子去之齊魏人有張
儀者與蘇秦同師嘗游楚為楚相所辱妻慍
有語儀曰視吾舌尚在否蘇秦約從時激儀
使入秦儀曰蘇君之時儀何敢言蘇秦去趙
而從解儀專為横連六國以事秦惠王時儀
嘗以秦兵伐魏得一邑復以與魏而欺魏割
地以謝秦歸為秦相已而出為魏相實為秦
地襄王時復歸相秦已復出相魏以卒魏安

釐王立封公子無忌為信陵君無忌愛人下
士食客三千人秦攻趙魏王使晉鄙救之秦
昭王欲移兵先擊救者王恐止晉鄙兵壁于
鄴又使新垣衍說趙共尊秦為帝魯仲連往
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即肆
然帝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者衍再拜曰
先生天下士也吾不敢復言帝秦矣趙平原
君夫人無忌姊也趙急使者冠蓋相望責救

於無忌無忌請於王及使賓客游說萬端王
不聽客侯嬴教無忌請於王幸姬竊得晉鄙
兵符且薦力士朱亥與俱謂晉鄙合符而疑
則擊殺而奪其軍一如嬴言得兵以進大破
秦兵解邯鄲圍而無忌不敢歸魏秦伐魏魏
患之使人請無忌不肯歸客毛公薛公見曰
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克大梁夷先王宗
廟公子何面目立於天下乎無忌趣駕還諸

侯聞無忌爲魏將皆遣救率五國兵敗秦兵於河外追至函谷關而還無忌卒十八年而魏王假立後又二年秦王政遣兵伐魏殺王假而滅魏爲郡

韓之先本與周同姓武王子韓侯之後也國絕其後裔事晉爲韓氏韓武子之三世曰厥厥五世至康子與趙魏共滅知氏又二世曰景侯虔以周威烈王命爲諸侯韓相俠累與

濮陽嚴仲子有惡仲子聞軹人聶政之勇以黃金百鎰爲政母壽欲因以報仇政曰老母在政身未可以許人也母卒仲子乃使政圖之俠累方坐府兵衛甚嚴政直入刺之因自皮面抉眼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姊嫈往哭之曰是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在故重自刑以絕蹤妾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沒賢弟之名遂死政尸旁景侯四世至哀侯徙都鄭哀侯二世至昭侯鄭人申不害以黃老刑名之學爲昭侯相國治兵強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不以賜左右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昭侯曰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昭侯卒子宣惠王立三世至桓惠王韓上黨守降趙致趙受秦兵而有長平之敗又一世至王安秦王政遣將虜安遂滅韓爲郡

楚之先出自顓頊顓頊之子爲高辛火正命曰祝融弟吳回復居其職吳回二世有季連者得羋姓季連之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成王封其子熊繹於丹陽至夷王時楚子熊渠者僭爲王十一世至春秋有曰武王益強大至文王始都郢成王與齊桓公盟召陵尋與宋襄公爭霸後與晉文公戰城濮歷穆王至莊王即位三年不出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敢諫

若死伍舉曰有鳥在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
鳥也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
將驚人蘇從亦入諫王乃左執從手右抽刀
以斷鐘鼓之懸明日聽政任伍舉蘇從國人
大悅又得孫叔敖為相遂霸諸侯歷共王康
王靈王平王昭王　惠王簡王聲王悼王
肅王宣王懷王秦惠王欲伐齊患楚與從親
乃使張儀說楚王曰王閉關而絕齊請獻商

於之地方六百里懷王信之使勇士北辱齊
王齊王大怒而與秦合楚使受地於秦儀曰
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懷王大怒伐秦大敗
秦昭王與懷王盟于黃棘既而遺書懷王願
與君王會武關屈平不可子蘭勸王行秦人
執之以歸楚人立其子頃襄王懷王卒於秦
楚人憐之如悲親戚初屈平為楚懷王所任
以讒見疏作離騷以自怨至頃襄王時又以

讒遷江南遂投汨羅以死秦拔郢楚徙於陳
頃襄王卒考烈王立又徙於壽春春申君黃
歇行相事當是時齊有孟嘗君魏有信陵君
趙有春申君皆好客春申君食客三千餘人
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欲夸楚為玳瑁簪刀
劍室飾以珠玉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以見
之趙使大慙趙人荀卿至楚春申君以為蘭
陵令李園以妹獻春申君有娠而後納之考

烈王是生幽王園使盜殺春申君以滅口而
專楚政幽王卒弟哀王為楚人所弒而立其
庶兄負芻秦王政遣將破楚虜負芻滅楚為
郡
燕姬姓召公奭之所封也三十餘世至文公
時納蘇秦之說約六國為從文公卒易王噲
立十年以國讓其相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
老不聽政顧為臣國大亂齊伐燕取之醢子

之而殺噲燕人立太子平為君是為昭王弔
死問生卑辭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曰齊因
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以報
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
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君有以千
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買死馬骨五百金而
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
至矣不朞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

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
王為隗改築宮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
自魏往以為亞卿任國政已而使毅伐齊入
臨淄齊王出走毅乘勝六月之間下齊七十
餘城惟莒即墨不下昭王卒惠王立惠王為
太子已不快於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毅與新
王有隙不敢歸以伐齊為名齊人惟恐他將
來即墨殘矣惠王果疑毅乃使騎劫代將而

召毅毅奔趙田單遂得破燕而復齊城惠王
後有武成王孝王至王喜喜太子丹質於秦
秦王政不禮焉怒而亡歸怨秦欲報之秦將
軍樊於烏期得罪亡之燕丹受而舍之丹聞
衛人荊軻賢卑辭厚禮請之秦養無不至欲
遣軻軻請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地圖以獻
秦丹不忍殺於期軻自以意諷之曰願得將
軍之首以獻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

袖右手揕切之任其胷則將軍之仇報而燕之
恥雪矣於期慨然遂自刎丹奔往伏哭乃以
函盛其首又嘗求天下之利匕首以藥焠碎楚
切之以試人血如縷立死乃裝遣軻行至易
水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
還于時白虹貫日燕人畏之軻至咸陽秦王
大喜見之軻奉圖進圖窮而匕首見把王袖
揕之未及身王驚起絕袖軻逐之環柱走秦

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兵左右以手搏之且曰王負劍遂拔劍斷其左股軻引匕首擿王不中遂體解以徇秦王大怒益發兵伐燕喜斬丹以獻後三年秦兵虜喜遂滅燕為郡

秦之先本顓頊之裔曰大業者生栢翳舜賜姓嬴氏其後有蜚廉蜚廉子女防女防之後有非子好馬為周孝王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秦閱二世至秦仲始大歷莊公至襄公犬戎殺幽王襄公救周有功封為諸侯賜以岐西地歷文公寧公出子武公德公宣成公至繆公有百里奚者故虞大夫也為繆公夫人媵亡秦走宛楚人執之繆公聞其賢以五羖之皮贖得之援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進其友蹇叔以為上大夫繆公送晉惠公歸晉已而倍秦合戰于韓繆公為晉軍所圍岐下有嘗食公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解圍遂脫繆公以反先是繆公亡善馬野人共得之吏逐得欲法之公曰食善馬不飲酒傷人皆賜酒而赦之至是聞擊晉皆願從推鋒爭死以報德穆公後又送晉文公歸國立而霸諸侯晉文公卒秦遣孟明襲鄭因破滑晉襄公敗之崤繆公不替孟明修國政後伐晉得志遂霸西城歷康

公共公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悼公厲共公躁公懷公靈公簡公惠公出子獻公至孝公河山以東強國六小國十餘以夷狄遇秦擯不與諸侯之會盟孝公下令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其尊官與之分土衛公孫鞅入秦因嬖人景監以見說以帝道王道三變為霸道而後及強國之術公大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鞅曰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

卒定令令民為什伍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律受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令既具未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

乃下令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傳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秦人皆趍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鄉邑大治初言令不便者來言令便鞅曰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邊民莫敢議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廢井田開阡陌更為賦稅法秦人富強封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孝公

死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鞅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不受內之秦秦人車裂以徇鞅用法酷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惠文王薨子武王立武王使甘茂伐韓茂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

告其母母織自若及三人告之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臣賢不及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伐中山三年而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再拜曰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王必聽之王曰寡人弗聽乃盟于息壤茂伐宜陽五月而不拔二人果爭之武

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遂拔之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説皆至大官王與孟説舉鼎絶脈而死弟昭襄王稷立有魏人范雎者嘗從須賈使齊齊王聞其辨口乃賜之金及牛酒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歸告魏相魏齊魏齊怒笞擊雎折脅拉齒雎佯死卷以簀置厠中使醉客更溺之奴吊反以懲後雎告守者得出更姓名曰

張祿秦使者王稽至魏潛載與歸薦于昭襄王以為客卿教以遠交近攻之策時穰侯魏冉用事雎説王廢之而代為丞相號應侯魏使須賈聘秦雎敝衣間步往見之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取一綈袍贈之遂為賈御至相府曰我爲君先入通于相君賈見其久不出問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郷者吾相張君也賈知見欺乃膝

行入謝罪雎坐責讓之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爾乃大供具請諸侯賓客置莝豆其前而馬食之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賈歸告魏齊魏齊出走而死雎既得志于秦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王既用雎策歲加兵三晉斬首數萬周赧王恐與諸侯約從欲伐秦秦攻周赧王入秦頓首請罪盡獻其邑三

十六周亡秦將武安君白起與范雎有隙廢為士伍賜劍死于杜郵王臨朝而歎曰內無良將外多強敵雎懼蔡澤曰四時之序成功者去雎稱病澤代之昭襄王薨子孝文王柱立薨子莊襄王楚立薨嗣為王者政也遂并六國是為秦始皇帝

黃帝以來天下列百里之國萬區蓋自中國以達于四裔皆國之制可考於王

制者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古之建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而宗主於天子歷夏殷至周強併弱大吞小春秋十二國外存者無幾戰國存者六七至是遂併於秦

秦

秦始皇帝名政始生于邯鄲昭襄王時孝文王柱為太子有庶子楚為質于趙陽翟大賈呂不韋適趙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適秦因太子妃華陽夫人之姊以說妃立楚為適嗣不韋因納邯鄲美姬有娠而獻于楚生政實呂氏孝文王立三日而薨楚立是為莊襄王四年薨政生十三歲矣遂立為王母為太后不韋在莊襄王時已為秦相國至是封文信侯太后復與不韋通王既長不韋事覺自殺太后廢處別宮茅焦諫母子乃復如初○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游說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曰昔繆公取由余於戎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枝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強公室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客何負於秦哉泰山不辭土壤故大河海不擇細流故深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乃聽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令斯楚人嘗學於荀卿秦卒用其謀并天下有韓非者善刑名為韓使秦因上書王悅之斯疾而間之遂下吏斯遺之藥令自殺○十七年內史勝滅韓十九年王翦滅趙二十三年王賁滅魏二十四年王翦滅楚二十五年王賁滅燕二十六年

王上貢滅齊秦王初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
過五帝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
朕制曰死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
甚無謂自今以来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
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收
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
各千石○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户○
丞相王綰等言燕齊荊地遠不置王無以鎮

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斯曰周武王
所封子弟同姓甚衆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
讎今海内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
功臣以公賦税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
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
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
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置立尉
監○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亦山

立石頌功業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既下風雨
暴至休樹下封其松為五大夫禪于梁父遂
東遊海上方士齊人徐市等上書請與童男
童女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仙人及
不死藥如其言遣市等行始皇浮江至湘山
大風幾不能渡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
女舜妻始皇大怒伐其樹赭其山○韓人
張良以五世相韓韓亡欲為報仇始皇東遊

至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擊始皇誤中
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三十一
年更臘為嘉平○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方
士盧生入海還奏録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
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築長
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威振匈奴○
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
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

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
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
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
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
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
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
師制曰可〇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譏議

始皇因亡去始皇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
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
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
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
人皆阬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
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
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〇始皇以為
咸陽人多先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

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旁東西五百步南北
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
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
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
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
名天下謂之阿房宮〇始皇為人天性剛戾
自用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
書日夜有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〇

秦有出使者還遇人持璧授之曰為吾遺滈
池君明年祖龍死〇三十七年始皇出遊
丞相斯少子胡亥宦者趙高從始皇崩於沙
丘平臺秘不發喪詐為受詔立胡亥賜扶蘇
死載始皇轀溫輬涼車中以一石鮑魚亂其
臭至咸陽始發喪胡亥即位是為二世皇帝
二世皇帝名胡亥元年東行郡縣謂趙高曰
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樂以終吾年

高曰陛下嚴法刻刑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則高枕肆志矣二世然之更爲法律務益刻深公子大臣僇死○陽城人陳勝字涉少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悵然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至是與吳廣起兵于蘄其時發閭左戍漁陽秦以閭里富強爲右貧弱爲左勝廣爲屯長會大雨道不通乃召徒屬

曰公等失期法當斬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稱大楚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大梁張耳陳餘詣軍門上謁勝大喜自立爲王號張楚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曰群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上悅○陳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爲將

軍耳餘爲校尉使徇趙地至趙武臣自立爲趙王○沛人劉邦起於沛老幼殺令迎立爲沛公沛邑掾主吏蕭何曹參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項梁者楚將項燕之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會稽守殷通欲起兵應陳涉使梁爲將梁

使籍斬通珮其印綬遂舉吳中兵得八千人籍爲裨將時年二十四○齊人田儋自立爲齊王○趙王武臣使將韓廣略燕地廣自立爲燕王○楚將周市定魏地迎魏公子咎立爲魏王○二年吳廣爲其下所殺○陳勝爲其御莊賈所殺以降秦○秦將章邯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儋魏王咎與周市皆敗死○趙王武臣爲其將李良所殺張耳陳餘立趙歇

為王○居鄛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說項
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
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世
世楚將必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求得
楚懷王孫心立為楚懷王以從民望○趙高
與丞相李斯有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
前使人告丞相斯可奏事斯上謁二世怒曰
吾嘗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輙來

高曰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與盜通且丞
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然之下斯吏具五
刑腰斬咸陽市斯出獄顧謂中子曰吾欲與
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
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中丞相趙高欲
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
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指鹿為馬問
左右或默或言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

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項梁與秦將章邯
戰敗死宋義先言其必敗梁果敗秦攻趙楚
懷王以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救趙義驕羽
斬之領其兵大破秦兵鉅鹿下虜王離等降
秦將章邯董翳司馬欣羽為諸侯上將軍○
先是趙高數言關東盜無能為及秦兵數敗
高恐二世怒遂使婿閻樂弒二世於望夷宮
立公子嬰為秦王二世之兄子也嬰既立族

殺趙高○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
者王之當時秦兵強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
羽怨秦殺項梁奮願與沛公先入關懷王諸
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猾賊獨沛公寬大
長者可遣乃遣沛公○高陽人酈力食異其
基謂沛公麾下騎士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
多大略此眞吾所願從遊騎士曰沛公不好
儒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輙解其冠溲搜溺[illegible]

切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令騎士第入
言之曰人皆謂食其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
沛公至高陽傳舍召生入沛公方踞床使兩
女子洗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
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
切起攝衣延生上坐謝之生為沛公說下陳
留後常為說客○張良從沛公西○沛公大
破秦軍入關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

頸以組出降軹止道旁秦自始皇二十六年
併天下二世三世而亡稱帝止十有五年

歷代十八史略卷之二終

歷代十八史略卷第三

西漢

漢太祖高皇帝堯之後姓劉氏名邦字季沛
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媼息大澤之陂夢與神
遇時大雷雨晦冥父太公往見交龍其上已
而產高祖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
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
人生業及壯為泗上亭長嘗繇役咸陽縱觀

秦皇帝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
公好相人見高祖狀貌曰臣相人多矣無如
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卒與
劉季即呂后也秦始皇嘗曰東南有天子氣
於是東游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
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
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喜
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為亭長時以竹皮

爲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高祖以亭長爲縣送
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
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
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夜
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劒斬之後人來至
蛇所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者赤帝
子斬之因忽不見後人告高祖高祖心獨喜
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陳涉起高祖亦起兵
於沛以應諸侯旗幟皆赤楚懷王遣沛公破
秦入關降秦王子嬰既定秦還軍霸上悉召
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
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
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
悉除去秦苛法秦民太喜項羽率諸侯兵欲
西入關或說沛公守關中羽至門閉大怒攻
破之進至戲期旦擊沛公羽兵四十萬號百
萬在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
沛公居山東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
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
皆爲龍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羽季
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至沛公軍告良呼與
俱去良曰臣送沛公有急亡不義入具告因要
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
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
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願伯具言臣之不
敢倍德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伯
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擊之不義不如
因善遇之沛公旦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
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
南不自意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
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曰此沛
公左司馬曹無傷之言羽留沛公與飲范增

數日羽舉所佩玉玦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
莊入前爲壽請以劒舞因擊沛公項伯亦拔
劒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張良出
告樊噲以事急噲擁盾直入嗔目視羽頭髮
上指目眥盡裂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
巵酒賜之彘肩則生彘肩噲立飲拔劒切肉
啗之羽曰能復飮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
安足辭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而功高如

此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
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切爲將軍不取也
羽曰坐噲從良坐須臾沛公起如厠因招噲
出間行趨霸上留良謝羽曰沛公不勝桮勺
不能辭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
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羽曰沛公安
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
軍矣亞父拔劒撞玉斗而破之曰唉豎子不

足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沛公至軍立
誅曹無傷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降王
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絶掘始皇冢收寶
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關中阻
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
破且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耳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
烹韓生羽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怒曰

懷王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得專主約乃
陽尊爲義帝徙江南都郴分天下王諸將羽
自立爲西楚霸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立沛
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
將三人以距塞漢路漢王怒欲攻羽蕭何諫
曰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
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乃就國以何爲
丞相○漢元年五星聚東井○初淮陰韓信

家貧釣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信曰吾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衆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袴下信熟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怯項梁渡淮信從之又數以策干項羽不用亡歸漢爲治粟都尉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皆歌謳思

歸多道亡信度何已數言王不用即亡去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何來謁王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追韓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爲

公以爲將何曰不留也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王素慢無禮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乃設壇具禮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王遂用信計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粮食引兵從故道出襲雍王章邯邯敗死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皆降○漢二年項籍弑義帝於江中○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

爲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初事魏王咎不用去事項羽得罪亡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拜爲都尉參乘典護軍周勃言於王曰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又不容亡歸漢今大王令護軍受諸將金願王察之王讓魏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大王所問者行也今有

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成敗之數大王何暇
用之乎王拜平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
不敢復言○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
說曰順徳者昌逆徳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
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弑其主
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
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
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

帝今項羽放弑之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
之士（河南河東河内）南浮江漢而下願從諸侯王擊
楚之弑義帝者○漢王率五諸侯兵五十六
萬伐楚入彭城收其寶貨美人置酒高會項
羽方擊齊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漢大破
漢軍於睢水上死者二十萬人水爲之不流
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
沙石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審食其從大

公呂后間行遇楚軍爲楚所獲常置軍中爲
質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
老弱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蕭何守關中立
宗廟社稷縣邑事便宜施行計關中戸口轉
漕調兵未嘗乏絶○魏王豹叛漢王遣韓信
擊之豹以栢直爲大將王曰是口尚乳臭安
能當韓信信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
邑虜豹信既定魏請兵三萬人願以北擧燕

趙東擊齊南絶楚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
王遣張耳與俱○三年信耳以兵擊趙聚兵
井陘口趙王歇及成安君陳餘禦之李左車
謂餘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
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得奇兵從間道絶其輜
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
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
餘儒者自稱義兵不用奇計信間知之大喜

乃敢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輕騎二千人人持赤幟從間道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背水陣平旦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戰良久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歸壁見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漢軍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歇諸將賀

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將皆服信募得李左車解縛師事之用其策遣辯士奉書於燕燕從風而靡隨何說九江王黥布畔楚歸漢既至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又大喜過望○酈食其說漢王立六國後王曰趣

刻印張良來謁王方食具告良良曰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遂發八難其一曰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楚惟爲彊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竪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

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輩數人耳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羽大疑亞父請骸骨歸疽發背死○楚圍漢王益急紀信曰事急矣請誑楚乃乘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出降楚人皆之城東觀漢王乃得出西門去項羽燒殺紀信○漢王軍成皐羽圍之王逃去北渡河晨入趙壁奪韓信軍令

信收趙兵擊齊酈食其說王收滎陽據敖倉粟塞成皐之險王從之○酈食其爲漢王說齊王下之蒯徹說韓信曰將軍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酈生伏軾掉三寸舌下七十餘城將軍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四年信襲破齊齊王烹食其而走○漢與楚皆軍廣武羽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

與若俱北面事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願與王挑戰王曰吾寧鬭智不鬭力因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王傷胸楚使龍且救齊龍且曰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進與信夾濰水而陣信夜使人囊沙壅水上流旦渡擊且佯敗還走且追之信使決水且軍大半不得渡急擊殺且信

使人言漢王請爲假王以鎭齊漢王大怒罵之張良陳平躡足附耳語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遣印立信爲齊王○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蒯徹亦說信信不聽○漢立黥布爲淮南王○項王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

擊之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歸大公呂后解而歸東漢王亦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飢疲令釋不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五年王追羽至固陵韓信彭越期不至張良勸王以楚地梁地許兩人王從之皆引兵來黥布亦會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乘之羽敗入壁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

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命虞美人起舞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其歌曰力抜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騅者羽平日所乘駿馬也左右皆泣莫敢仰視羽乃夜從八百餘騎潰圍南出渡淮迷失道陷大澤中漢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困此此

天亡我非戰之罪今日固决死願爲諸軍决戰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皆如其言於是欲東渡烏江亭長艤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以王願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復見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欲屠之至城下猶聞弦誦之聲爲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持羽頭

示之乃降王還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立信爲楚王彭越爲梁王漢王即皇帝位○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皆言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而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决勝千里之

外吾不如子房塡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絶粮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禽也群臣悅服○故齊田横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島上召之曰横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誅横與二客乘傳至洛陽尸鄉自剄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剄

從之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皆自殺○初季布為項羽將數窘帝羽滅帝購求布敢匿者罪三族布乃髠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布也之洛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以布之賢漢求之急不北走胡南走越耳此忌壯士資敵國也滕公言於上乃赦布召拜郎中○丁公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

公乃還至是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齊人婁敬說上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陛下案秦之故此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阻三面而守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留侯張

良謝病辟穀曰家世相韓韓滅為韓報讎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事從赤松遊耳良少時於下邳圯上遇老人墮履圯下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欲毆之憫其老乃下取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於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後何也復約五日及在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

老人至乃喜授以一編書曰讀此可為帝者師異日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旦視之乃太公兵法良異之晝夜習讀既佐上定天下封功臣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與陛下遇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封留足矣後經穀城果得黃石焉奉祠之○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諸將曰發兵阬孺子耳上問平平詭之曰古有巡守會諸侯陛下第

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因禽之一力士之
事耳上從之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至陳
信上謁命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
狡兎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
亡天下已定臣固當烹遂械繫以歸赦爲淮
陰侯上嘗從容問信諸將能將兵多少上曰
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
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辦上笑曰多多益辦

何以爲我禽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
信所以爲陛下禽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
也○剖符封功臣酇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
皆曰臣等被堅執鋭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
合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
反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逐殺獸
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走獸
耳功狗也至如蕭何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

○上已封大功臣餘爭功不決上從複道上
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相與語上問張良良
曰陛下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親愛
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不能盡封又恐見
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柰何
良曰陛下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
雍齒良曰急先封齒於是封齒爲什方侯而急趣
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

吾屬無患矣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賜丞相
何劒履上殿入朝不趨○尊太公爲太上皇
帝懲秦苛法爲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
妄呼拔劒擊柱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
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上從之
魯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而後可興也
通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弟子百餘人爲綿蕝
野外習之○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

賀謁者治禮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
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禮畢置法酒御史執
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讙譁
失禮者上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
通爲太常○匈奴寇邊帝自將擊之聞冒頓
單于居代谷悉兵三十萬北逐之至平城冒
頓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用陳平
秘計使間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平從帝

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九年遣劉敬
使匈奴和親取家人子名公主妻單于十年
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淮陰侯韓信舍
人弟上變告信陰與豨謀呂后與蕭何謀詐
稱豨已敗死紿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
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謀乃爲兒女子所詐遂
夷信三族○十一年帝破豨還詔捕蒯徹至
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高材疾足者先得之

當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天下欲爲陛
下所爲者甚衆力不能耳又可盡亨邪帝赦
之○梁王彭越大僕告其將扈輒勸越反上
使人掩越因之反形已具赦處蜀呂后曰此
自遺患遂誅之夷三族○遣陸賈立南海尉
佗爲南粤王佗稱臣奉漢約賈歸報拜大中
大夫賈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馬上得
天下安事詩書賈曰陛下以馬上得之寧可

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使秦
幷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有之帝曰
試爲我著書秦所以失吾所以得及古成敗
賈著書十二篇每奏稱善號曰新語○淮南
王黥布見帝殺韓信醢彭越以同功一體之
人自疑禍及遂反帝自將擊之○十二年帝
破布還過魯以大牢祠孔子過沛置酒召宗
室故人飲酒酣上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守四方令沛
中子弟習歌之以沛爲湯沐邑初戚姬有寵
生趙王如意呂后見䟽太子仁弱上以如意
類已欲廢太子而立之群臣爭之皆不能得
呂后使人彊要張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
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
季夏黄公角里先生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
中義不爲漢臣上高此四人令令太子爲書

卑詞安車固請其来至以爲客時從入朝令
上見之則一助也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
四人至帝擊布還愈欲易太子後置酒太子
侍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
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
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
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
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

爲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煩公幸卒調
護四人出上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易之
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蕭何以
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
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而赦之○上
擊布中流失疾甚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
國死誰可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
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

厚少文可令爲太尉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
其次上曰此後亦非吾所知也○上崩葬長
陵爲漢王者四年爲帝者八年凡十二年太
子立是爲孝惠皇帝

孝惠皇帝名盈母呂太后即位之元年呂后
鴆殺趙王如意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
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召帝觀之帝驚大
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二年蕭何卒齊相曹

參令舍人趣爲裝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代
何爲相國一遵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爲
相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
民以寧壹○五年曹參卒○六年王陵爲右
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張良卒○周勃爲太
尉○帝在位七年崩無子呂太后取他人子
以爲太子至是即位太后臨朝稱制元年太
后議立諸呂爲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

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平勃以爲可陵罷
相遂王呂氏四年太后廢少帝幽殺之立恒
山王義爲帝改名弘亦名他人子爲惠帝子
者也○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爲亂時呂祿將
北軍呂產將南軍太尉勃不能主兵平勃使
酈寄說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爲
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軍中皆左袒召
朱虛侯劉章予卒千餘人擊呂產殺之分部

悉捕諸呂無少長皆斬之○諸大臣迎立代
王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誅子
弘等赦天下是爲太宗孝文皇帝
孝文皇帝名恒母薄氏夢龍據胷遂生帝帝
立尊爲皇太后元年陳平爲左丞相周勃爲
右丞相○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
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
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

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帝
益明習國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
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
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
相平平曰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
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
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
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鎭撫四夷內親附百

姓使鄉大夫各得其職焉帝稱善勃大慙謝
病免○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爲
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年二十餘一歲中
超遷爲太中大夫○陳平卒○二年賜天下
今年田租之半○三年張釋之爲廷尉上行
中渭橋有一人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
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如是更
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

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上
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玉環
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
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廷尉以法奏之非吾
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盜宗廟器而族
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乎
帝許之○六年淮南厲王長謀反廢徙死民
有歌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後封其四子
爲侯○匈奴冒頓死○先是上議以賈誼任
公卿大臣多短之上以爲長沙王太傅徙梁
王太傅上疏曰方今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
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十年帝舅
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誅使公卿群臣往哭
之昭自殺○十二年賜民今年田租半○十
三年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

書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願沒入
爲官婢以贖父刑上憐其意詔除肉刑○是
歲除田之租稅○十六年方士新垣平爲上
大夫○後元年平以詐伏誅○六年匈奴寇
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屯細柳劉禮次霸
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
棘門軍自馳入大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
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

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按轡徐行至營成禮而去群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七年帝崩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示朴爲天下先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以德化民當時公卿大夫風流篤厚恥言人過上下成俗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莫能及葬霸陵太子即位是爲孝景皇帝

孝景皇帝名啓即位之元年丞相申屠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制曰可

○帝爲太子時鼂錯爲家令得幸太子家號爲智囊帝即位錯爲內史數請間言事輙聽寵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初孝文時吳王濞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濞稱疾不朝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及帝即位錯曰吳王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鼂錯又言楚趙有罪削一郡膠西有姦削六縣及削吳會稽豫章書至吳王遂反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皆先有吳約至是同反齊王先諾後悔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及七國反拜亞夫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鼂錯素與袁盎不善盎言獨有斬錯復諸侯故地兵可無血刃而罷錯於是要斬東市父母

妻子同産無少長皆棄市周亞夫大被其辜
諸反皆平亞夫後爲相封條侯以諫忤上意
罷上曰此鞅鞅非少主臣卒爲人誣告下獄
歐血死○自漢興掃除繁苛與民休息孝文
加以恭儉至帝遵業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
俗黎民醇厚國家無事人給家足都鄙廩庾
皆滿而府庫餘貲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
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

外紅腐不可勝食爲史者長子孫居官者以
爲姓號故有倉氏庫氏人人自愛而重犯法
然罔疏民富或至驕溢兼并之徒武斷鄉曲
宗室有土公卿以下奢侈無度物盛而衰固
其變也帝崩在位一十七年有中元後元大
子立是爲孝武皇帝
孝武皇帝名徹即位之元年始改元曰建元
年有號始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曰事在彊勉而已
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
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人君者正心以正
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
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
無有邪氣奸其間是以陰陽調風雨時群生
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
王道終矣陛下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

民而好士然而教化不立萬民不正譬琴瑟
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
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
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當更化
而不更化也又曰養士莫大乎大學大學者
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大學置
明師以養天下之上又曰郡守縣令民之師
師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宜使列侯郡守各擇

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又曰春秋大一
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
人異論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
術者皆絶其道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而
民知所從矣上善其對以爲江都相○上使
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魯申公既至
問治亂之事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不至多
言顧力行何如耳○三年閩越擊東甌遣使

發兵救之從其衆江淮間○帝始爲微行起
上林苑○五年置五經博士○六年閩越擊
南越遣王恢等擊之○元光元年初令郡國
舉孝廉各一人○二年方士李少君見上善
爲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
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上
信之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
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上用大將王恢議遣恢等將兵匿馬邑旁
谷中陰使聶壹誘匈奴入塞而擊之單于覺
而去自是絶和親攻當路塞唐蒙上書請通
南夷拜蒙中郎將將兵千人入夜郎夜郎侯
聽約以爲犍爲郡又拜司馬相如爲中郎將
通西夷邛筰冉駹置郡縣西至沫若水南至
牂柯爲徼○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
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菑川公孫弘對

策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
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
地之和應矣策奏擢爲第一待詔金馬門齊
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仄目事之
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六年初筭商車○匈奴寇上谷遣將軍衛青
等擊郤之○元朔元年主父偃上書諫伐匈
奴嚴安亦上書及徐樂亦上書云陛下何威

而不戍何征而不服書奏上召見曰公等皆
安在何相見之晩也皆拜郎中是秋匈奴入
寇二年又入寇遣衛青等擊之遂取河南地
置朔方郡○五年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
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閤以延賢人○匈
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之還以青爲
大將軍○匈奴入代○六年春遣衛青等六
將軍擊匈奴夏再遣○元狩元年遣博望侯

張騫使西域通滇國○二年以霍去病爲驃
騎將軍擊敗匈奴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
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三年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四年遣衛青霍去病
擊匈奴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元鼎二年
方士文成將軍李少翁以詐誅○西域始通
置酒泉武威郡○五年遣將軍路博德等擊
南越○方士五利將軍欒大以詐誅○六年

討西羌平之○南越平置九郡○元封元年
帝出長城登單于臺遣使告單于曰南越王
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
待邊○帝如緱氏登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
仙封泰山禪肅然復東北至碣石而還○滇
王降置益州郡○三年擊樓蘭虜其王擊
車師破之○朝鮮降置樂浪臨屯玄菟眞番
郡○匈奴寇邊遣兵屯朔方○五年南巡江

漢至泰山增封○六年擊昆明○大初元年
帝如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作大初曆
以正月爲歲首○遣李廣利伐大宛不克○
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三年匈奴大入破
塞外城障○大發兵從李廣利伐宛宛降得
善馬數十匹○四年匈奴單于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
之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飮食武齧雪與旃毛

升咽之數曰不死匈奴以為神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二年秋李廣利擊匈奴別將李陵敗降虜○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東方盜賊滋起遣使者衣繡衣持斧督捕得斬二千石以下四年李廣利擊匈奴不利大始三年帝東巡琅邪浮海而還○四年東巡祀明堂修封禪○征和二年巫蠱事作帝如甘泉以江充為使者治巫

蠱獄掘太子宮云得木人尤多太子懼使客詐為使者收捕充斬之白母衛皇后發中廄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上從甘泉來詔發三輔兵丞相劉屈氂將之太子亦矯制發兵逢丞相軍兵合戰五日死者數萬皇后自殺太子亡至湖自經死後有高廟寢郎田千秋上告言有白頭翁教臣云子弄父兵罪當笞上悟曰此高廟神靈告我也知

太子無罪作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三年匈奴冦五原酒泉遣李廣利擊之廣利降匈奴○四年罷方士候神人者○以田千秋為相封富民侯罷議輪臺屯田下詔深陳既往之悔○後元二年上幸五柞宮病篤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太子上在位五十四年改元者十有一曰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大始征

和後元上雄材大略承文景豐富之後窮極武事嘗謂高帝遺平城之憂思如齊公復九世之讎數征伐匈奴盡漢兵勢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斥地立郡縣置受降城通西域通西南夷東擊朝鮮南伐粵軍旅歲起內事土木築上林苑屬南山建栢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上有仙人掌以方士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作蜚廉桂館通天莖臺作首山

宮作建章宮千門萬戶東鳳闕西虎圈北太
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南玉堂
璧門立神明臺作明光宮皆極侈靡數巡幸
崇祠祀修封禪國用不給賣武功爵級造鹿
皮幣白金桑弘羊孔僅之徒作均輸平準法
興利以佐費置鹽官筭舟車造緡錢天下蕭
然末年盜起徼輪臺一詔漢幾不免爲秦所
用丞相唯田蚡稍專上嘗謂蚡曰卿除吏尽

未吾亦欲除吏後皆充位而已公孫弘後國
家多事丞相連以誅死公孫賀拜相至涕泣
不肯拜亦卒以罪死酷吏張湯趙禹杜周義
縱王溫舒之徒皆嘗峻用刑法然湯等有罪
亦不貸也其間卜式兒寬之屬亦以長者見
用汲黯獨以嚴見憚數切諫不得留內爲東
海守好清淨臥閤內不出而郡中大治入爲
九卿上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上怒罷朝曰甚矣黯之戇也他日又曰古有
社稷臣黯近之矣淮南王安謀反曰漢廷大
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如丞相弘等說
之如發蒙耳黯嘗拜淮陽守曰臣病不能任
郡事願爲郎中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上曰君
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
徒得君重臥而治之至淮陽十歲竟卒黯甚

爲上所重大將軍衛青雖貴上或踞厠見之
如黯不冠不見也上招選天下材智士俊異
者寵用之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
東方朔枚皋終軍等在左右相如特以辭賦
得幸朔皋不根持論好恢諧上以俳優畜之
朔嘗語上前侏儒以爲上欲殺之侏儒泣請
命上問朔朔曰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伏
日賜肉晏朔先斫肉持歸上召問令自責朔

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劒割肉何壯也割之不多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然朔亦時直諫有所補益自李少君以來求神仙不已文成誅而五利至五利以文成爲言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及五利又誅公孫卿等尤見聽信末年帝乃悟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漢興雖自惠帝已除挾書之禁文帝已廣游學之路然儒

學終未盡盛至帝世董仲舒公孫弘皆以春秋進兒寬亦以經術飾吏事後又有孔安國等出表章六經實自帝始數獲祥瑞白麟朱鴈芝房寶鼎皆爲樂章薦之郊廟文章亦至帝世始盛人以爲有三代之風焉帝壽七十而崩葬茂陵太子立是爲孝昭皇帝

孝昭皇帝名弗陵母鉤弋夫人趙氏娠十四月而生武帝命其門曰堯母門年七歲體壯大多知武帝欲立之察羣臣唯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譴責鉤弋夫人賜死曰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驕溢自恣也明年武帝崩遂卽位燕王旦以長不得立謀反赦弗治黨與伏誅○始元六年蘇武還自匈奴武初徙北海上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臥起持漢節李陵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陵與衛律降

匈奴皆富貴律亦屢勸武降終不肯漢使者至匈奴匈奴詭言武已死漢使知之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帛書云武在大澤中匈奴不能隱乃遣武還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拜爲典屬國○左將軍上官桀子安爲霍光壻生女立爲皇后桀與安自以后之祖父乃不若光以外祖專制朝事桀與光爭權時鄂國蓋長公主爲所愛

丁外人求封侯不許怨光燕王旦自以帝兄常怨望御史大夫桑弘羊爲子弟求官不得亦怨望於是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爲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莫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

敢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元鳳元年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

敢有毀者坐之自是無復敢言桀等謀蓋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旦安又謀誘旦至誅之廢帝而立桀會有知其謀者以聞捕桀安弘羊等并宗族盡誅之蓋主與旦皆自殺○四年傅介子使西域誘樓蘭王刺殺之馳傳詣闕以其爲匈奴反間也○元平元年帝年二十一而崩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三曰始元元鳳元平霍光爲政與民

休息天下無事昌邑王賀哀王髆之子武帝孫也光迎賀入即位尊皇后爲皇太后賀淫戲無度光奏廢之迎立武帝曾孫是爲中宗孝宣皇帝

孝宣皇帝

孝宣皇帝初名病已後改名詢武帝之曾孫也初戾太子據納史良娣生史皇孫進進生病已數月遭巫蠱事皆繫獄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令盡殺獄中人丙

吉時治獄拒不納曰他人無辜尚不可況皇曾孫乎使者還報武帝曰天也及長高材好學亦喜游俠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昭帝元鳳中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樹復起蘇令甚業曰公孫病已立及賀廢病已年十八矣光等奏病已躬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後迎入即位既立六年霍光卒始親政○地節三年路温舒上書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悲痛之辭願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可興上爲置廷尉平獄刑號爲平矣○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治有異績賜爵關內侯○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四年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告者皆封列侯初霍氏奢縱茂陵徐福上疏言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不聽至是人爲徐生上

書曰客有過主人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主人不應俄失火鄉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殺牛置酒謝其鄉人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賞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上乃賜福帛以爲郎帝初立謁高廟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上從容肆體甚安適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渤海太守龔遂入爲水衡都尉先是渤海歲饑盜起選遂爲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遂對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其民飢寒而吏不恤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便宜從

事上許馬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迎遂皆遣還移書罷捕諸持田器者爲良民持兵者乃爲盜遂單車至府盜聞即時解散民有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巡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召入○元康元年殺京兆尹趙廣漢初廣漢爲潁川太守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爲缿筩（項同）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結）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由是入爲京兆尹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發姦擿伏如神京兆政清長老傳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至是人上書言廣漢以私怨論殺人下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以尹翁歸爲右扶風翁歸初爲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托邑子語終日竟不

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以治郡高第遂入治常爲三輔最○三年太子太傅疏廣與兄子太子少傅疏受上疏乞骸骨許之加賜黃金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門外送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既歸日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相娛樂不爲子孫立產業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司隷校尉蓋寬饒奏封事上以爲怨謗下吏寬饒自剄○二年上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復擾西域魏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

之驕兵兵驕者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欲
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
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二十二人此
非小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纖芥之忿於
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
而在蕭墻之内上從相言○三年先零與諸
羌畔上使問後將軍趙充國誰可將者充國
年七十餘對曰無踰老臣復問將軍度羌虜

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遥度願至金城
圖上方略乃詣金城上屯田奏願罷騎兵留
步兵萬餘分屯要害處條不出兵留田便宜
十二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其計者什
三中什五最後什八魏相任其計可必用上
從之○三年丞相魏相薨故事上書者皆爲
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
不善屏去不奏自霍光薨後相即白去副封

以防壅蔽及爲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
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
鼂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敕掾史按事
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
有逆賊風雨災異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
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至是吉代
爲丞相吉尚寛大好禮讓嘗出逢群闘死傷
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

問吉曰民闘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細事非
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暑故喘此時氣
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人以爲知大體○
五鳳元年殺左馮翊韓延壽延壽爲吏好古
教化由潁川太守入爲馮翊民有昆弟相訟
延壽閉閤思過訟者各悔不復爭郡中翕然
相敕厲恩信周遍莫復有辭訟民吏推其至
誠不忍欺紿至是坐事棄市百姓莫不流涕

丙吉薨黃霸為丞相霸嘗為潁川太守吏民㒲神明不可欺力教化後誅罰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重聽何傷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絶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至是代吉霸材長於

治民及為相功名損於治郡時○四年大司農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殺前光祿勳楊惲惲廉潔無私人上書告惲為妖惡言免為庶人惲家居治產自娛其友孫會宗戒之惲報曰過大行當為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

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人上書告惲驕奢不悔下廷尉按得所與會宗書帝見而惡之以大逆無道要斬○甘露元年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寢其奏敞使掾絮女居舜有所案驗舜私歸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收繫獄竟致其死後為舜家

所告敞上書從闕下亡命歲餘京師枹鼓數警上思敞能復召用之○黃霸卒于定國為丞相定國父于公初為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以養其姑姑以年老妨婦嫁自經死姑女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辯自誣伏于公爭之不能得孝婦死東海枯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太守祭孝婦冢遂雨于公治獄有陰德令高大門閭容駟馬車曰吾後世必

有興者子定國以地節元年爲廷尉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寃至是由御史大夫代霸○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上書願款塞稱藩臣甘露三年來朝詔以客禮待之位諸侯王上○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

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帝在位改元者七曰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凡二十六年崩葬杜陵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爲治樞機周密品式備具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常曰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民不安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表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是爲盛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遭値匈奴衰亂推亡固存威信北方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裔可謂中興侔德商宗周宣矣太子卽位是爲孝元皇帝

孝元皇帝名奭初爲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宣帝少依太子母家許氏許后以霍氏毒死故弗忍廢太子至是卽位初元

元年立皇后王氏○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更生鞠訊皆免爲庶人時史高宣帝外戚以外屬領尚書事望之堪副之二人帝師傅數言治亂陳正事選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及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

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與高表裏望之等患外戚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上不能從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擧數語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不忠

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爲送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說上竟罷免後上復徵堪更生爲中郎且欲以望之爲相恭顯許史皆側目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終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

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過必無所憂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望之飲鴆自殺○弘恭死石顯爲中書令○五年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永光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北歸庭○建昭二年殺魏郡太守京房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爲郎屢言災異有驗嘗宴

見言事指石顯顯奏出之尋徵下獄㐲棄市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三年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四年春傳首至京縣槀街十日○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願壻漢以後宮王嬙字昭君賜之○帝崩在位十六年改元者四初元永光建昭竟寧帝雖喜儒術得韋玄成匡衡爲相無稍業帝徒優游不斷漢業衰焉太子即位是爲成帝孝成皇帝名驁母王氏生帝於甲觀少好經書其後耽酒樂燕樂元帝時爲太子幾廢賴史丹伏青蒲涕泣諫止至是即位尊王氏爲皇太后以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建始元年石顯以罪免歸道死○封

舅王崇爲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黃霧四塞○河平二年悉封諸舅爲列侯○陽朔三年王鳳卒王音爲太司馬王譚領城門兵○鴻嘉四年王譚卒王商領城門兵○永始元年封太后弟之子莽爲新都侯○立皇后趙氏名飛燕女合德爲建好二年王音卒王商爲太司馬○故南昌尉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上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盛陛下不察其形願察其影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此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書上不報四年王商卒王根爲太司馬安昌侯張禹以帝師傅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至禹第辟左右親以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爲王氏所怨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

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子不
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徒猶不得聞何況
淺見鄙儒之所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
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故槐里令
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
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
上大怒曰小臣居下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
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

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
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爭之上意乃解及
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綏
和元年王根病免王莽爲大司馬○二年帝
崩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七曰建始河平陽
朔鴻嘉永始元延綏和帝有威儀臨朝若神
然荒于酒色政在外家張禹薛宣翟方進爲
相漢業愈衰焉太子即位是爲孝哀皇帝○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恭王康之子元帝之孫
也祖母傅氏母丁氏成帝無子故立爲太子
至是即位丁傅用事罷大司馬莽就第○建
平元年用夏賀良言漢歷中衰當更受天命
宜急改元易號乃改爲大初更號陳聖劉太
平皇帝尋罷改元更號事誅夏賀良等○帝
幸董賢元壽元年以賢爲大司馬二年帝崩
賢自殺帝在位七年改元者二曰建平元壽

太皇太后以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
山王即位是爲孝平皇帝

孝平皇帝名箕子後更名衎中山孝王興之
子元帝孫也哀帝崩立爲嗣太皇太后臨朝
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元始元年莽
爲安漢公○四年聘莽女爲皇后加安漢公
莽號宰衡位諸侯王上○五年太師孔光卒
成哀以來光等爲三公養成漢禍諂佞成風

上書頌莽者至四十八萬人加九錫○臘日莽上椒酒於帝置毒帝崩在位六年改元者一曰元始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嬰莽居攝踐阼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

孺子嬰爲嗣之初是爲王莽居攝元年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二年東郡太守翟義故丞相方進子也起兵討莽不克死○初始元

年莽即真天子位國號新更號漢太皇太后曰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王莽者王曼之子也孝元皇后兄弟八人獨曼早死不侯莽幼孤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封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虛譽隆洽傾其諸父遂得漢政平帝崩迎

立平帝五年而弑帝攝位三年竟篡位國號新○始建國元年廢孺子嬰爲定安公○二年漢太皇太后王氏崩○天鳳四年荊州盜起新市人王匡爲之師馬武王常成丹往從之藏於綠林山中○五年莽大夫揚雄死雄字子雲成帝之世以奏賦爲郎給事黄門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嘗作太玄法言卒章稱莽功德比伊周後又作

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劉棻嘗從雄學奇字棻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從閣上自投下莽詔勿問至是死○琅邪樊崇東海刁子都等兵起地皇三年崇兵自號赤眉○綠林兵分爲下江新市兵○荊州平林兵起○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舂陵新市平林兵皆附之明年諸將共立劉玄爲皇帝玄舂陵節侯買之後與縯秀

同高祖時在平林軍中號更始將軍諸將貪其懦弱立之南面立朝群臣以手刮席羞愧流汗不能言大赦改元更始都于宛○更始元年劉秀大敗莽兵於昆陽○成紀隗囂兵起○公孫述起兵成都○更始遣將破武關析人鄧曄起兵迎入長安衆兵誅莽傳首詣更始莽未篡時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罷置改易天下多事更造錯刀契刀大錢等貨既篡位以劉字卯金刀也禁剛卯金刀之利不得行罷錯刀契刀五銖錢等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分餘田予九族鄉里故無田者受田立五均司市錢府官令民各以所業爲貢更作寶貨有金銀龜貝錢布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潰亂寶貨不行乃行小錢大錢數更變不信盜鑄及私挾五銖錢者抵罪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至涕泣市道後又改貨布貨泉每一易錢民又大陷犯鑄錢法檻車鎖頸傳詣長安者以十萬數死什六七改易制度政令煩多四方囂然謳吟思漢久矣歲旱蝗人相食遠近兵以攻莽以五石銅鑄威斗如北斗狀欲以厭勝衆兵出入使人負之以行至漢兵入宮猶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斬首於漸臺軍人分其身節解臠之自篡至亡改元者三曰始建國天鳳地皇凡十五年莽傳首至宛更始自宛遷都洛陽父老見司隸校尉官屬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更始二年遷都長安○三年赤眉攻長安明年赤眉入更始出奔已而降赤眉爲所殺自立至亡凡三年前數月大司馬秀已即位於河北是爲世祖光武皇帝

史略三卷終

歷代十八史畧卷第四

東漢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發之後也景帝生發發生舂陵節侯買侯再三世徙封以南陽白水鄉爲舂陵宗族往家焉買少子外外生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秀於南頓有嘉禾一莖九穗之瑞故名先是有望氣者望舂陵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王莽改貨曰貨泉人以其字爲白水眞人秀竟從白水起隆準日角受尚書通大義嘗過蔡少公少公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國師公劉秀乎（時劉歆改名秀事王莽）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宛人李通迎秀起兵秀兄縯字伯升慷慨有大節常憤憤欲復社稷平居不事家人生業傾身破産交結天下雄俊至是分遣親客發諸縣兵縯自發舂

陵子弟皆恐懼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自安部署賓客招說諸帥新市平林下江兵皆來會兵多無所統一欲立劉氏從人望下江將王常欲立縯新市平林將帥憚其威明遂立更始以縯爲大司徒秀爲將軍秀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莽遣王邑王尋大發兵平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壘尉驅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兵勢號百餘萬旌旗千里不絕諸將見兵盛皆走入昆陽欲散去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尋邑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連勝遂前無不一當百秀與敢死者三千人衝其中堅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昆陽城中守者亦鼓譟出中外合

勢呼聲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踐伏尸百
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虎豹皆
股戰溺死滍川者萬數閧中聞之震恐海內
豪傑響應皆殺莽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
旬月徧天下縯兄弟威名日盛更始殺縯秀
不敢服喪飲食言笑惟枕席有涕泣處更始
慙拜秀大將軍封武信侯未幾以秀行大司
馬事遣徇河北所過除莽苛政南陽鄧禹杖

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
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
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更始常
才帝王大業非所任明公莫如延攬英雄務
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
定也秀大悅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邯
鄲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輿入邯鄲稱帝
徇下幽冀州郡響應秀北徇薊計上谷太守

耿況子弇馳至盧奴上謁秀曰是我北道主
人也薊城反應王郎秀趣出城晨夜南馳至
蕪蔞亭馮異上豆粥至饒陽乏食至下曲陽
聞王郎兵在後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
澌無舡不可濟秀使王霸視之霸恐驚衆還
即詭曰氷堅可渡遂前至河氷亦合乃度未
畢數騎而氷解至南宮遇大風雨入道傍空
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異復進

麥飯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
人指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
秀即馳赴之時郡縣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
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光出聞秀至大
喜彤亦來會發旁縣得精兵移檄討王郎郡
縣還復響應秀引兵拔廣阿披輿地圖指示
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
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

猶赤子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也耿弇以上谷漁陽兵行定郡縣會秀於廣阿進拔邯鄲斬王郎得吏民與郎交書數千章秀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謂馮異也爲人謙退不伐諸將每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有此號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令罷兵耿弇說王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王擊銅馬諸賊悉

破降之諸將未信降者降者亦不自安王敕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諸部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悉以分配諸將南徇河內赤眉西攻長安王遣將軍鄧禹等兵入關禹薦寇恂文武備具有牧民御衆之才使守河內王自引兵徇燕趙擊尤來大槍等諸賊盡破之王還至中山諸將上尊號不許至南平棘固請又不許耿純

曰士大夫捐親戚弃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留時逆衆恐望絶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馮異亦言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群臣因復請乃即皇帝位于鄗南改元建武○赤眉樊崇等立宗室劉盆子爲帝年十五時在軍

中主牧羊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賊入長安更始走帝下詔封爲淮陽王○宛人卓茂嘗爲密令教化大行道不拾遺上即位先訪求茂以爲大傅封褒德侯○車駕入洛陽遂都之關中未定鄧禹引衆而西號百萬所至停車駐節勞來百姓垂髫戴白滿車下名震關西至栒邑久不進兵赤眉大掠而出禹乃入長安赤眉復入禹戰不利走

徵還京師遣馮異入關禹慚無功要異共攻
赤眉大戰於回溪敗績收散卒堅壁已而大
破赤眉於崤底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溪
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
眉餘衆東向宜陽上勒軍待之樊崇以劉盆
子及丞相徐宣等肉袒降上陳軍馬令盆子
君臣觀之謂曰得無悔降乎宣叩頭曰去虎
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恨上曰卿所謂鐵中

錚錚庸中佼佼者也各賜田宅○睢陽人斬
劉永降劉永在更始時立為梁王更始亡永
稱帝至是敗○漁陽太守彭寵奴斬寵以降
初上討王郎寵發突騎轉粮不絶自負其功
意望甚高不能滿幽州牧朱浮與書曰遼東
有豕生子白頭將獻之道遇羣豕皆白以予
之功論於朝廷遼東豕也上徵寵寵自疑遂
反至是敗○劉永所立齊王張步降上初以

步為東萊太守已而受永命王齊將軍耿弇
要戰大破之拔祝阿濟南臨淄車駕至臨淄
勞軍謂弇曰將軍前在南陽建大策嘗以為
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步敗齊地悉平
○將軍吳漢等擊斬劉永所立西漢王董憲
及叛將龐萌等江淮山東悉平時惟隗囂公
孫述未平上積苦兵間謂諸將曰且當置此
兩子於度外耳○馮異自長安入朝上謂公

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
中詔勞異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
厚意久不報○建武八年上自將征隗囂潁
川盜起上還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
師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可也恂勸上
親征賊悉降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借
寇君一年乃留恂鎮撫大軍不戰而還○建
武九年隗囂死囂自更始初年起兵至建武

初隗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後嘗遣馬援往成都觀公孫述援與述舊謂當握手歡如平生時述已稱帝四年矣援既至盛陳陛衛以延援援謂其屬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初到良久即引入上自殿廡下岸幘迎

笑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曰當今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援歸囂問東方事援曰上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祖同經學博覧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法度又不喜飲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囂遣子入侍未幾反復嘗問班彪以戰國從横之事彪作王命論諷之囂不聽馬援詣行在上復使游說仍自賜囂書囂竟臣於公孫述述立囂爲朔寧王上征囂馬援

在上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所從徑道上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軍囂奔西城病餓恚憤而卒子純降隴右悉平○十二年公孫述亡述茂陵人自更始時據蜀稱帝國號成上既平隴右曰人苦不自足既得隴復望蜀遣大司馬吴漢等將兵會征南大將軍岑彭伐蜀彭在荆門裝戰船漢欲罷之彭不可上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

門之事一惟征南公爲重而已彭戰船並進
所向無前述使盜刺殺彭吳漢繼進至成都
擊殺述蜀地悉平○凉州牧竇融率河西武
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五郡太守入朝融自
建武初據河西後遣使奉書上以爲牧賜璽
書曰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書
至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上征
隗囂融率五郡兵與大軍會蜀平奉詔歸朝

拜冀州牧○十八年代王盧芳死於匈奴芳
安定人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自建武初據
安定匈奴迎之立爲漢帝數爲邊郡寇患後
來降王于代復反奔匈奴以病死二十二年
匈奴求和親上遣使許之自呼韓邪單于死
于成帝時其後累世皆仕漢平帝時王莽頒
條於匈奴謂中國無二名諷單于改名莽篡
漢易漢所賜單于璽曰章單于怨恨數寇邊

建武以來匈奴助盧芳寇漢後又數與烏桓
鮮卑連兵入寇至是始請和○西域請都護
不許遂附於匈奴先是莎車王賢鄯善王安
皆遣使奉獻賢使再至上賜賢都護印綬邊
郡守上言不可假以大權詔收還更賜大將
軍印賢恨猶詐稱大都護諸國悉服屬賢驕
横欲兼并西域諸國懼凡十八國遣子入侍
願得漢都護上厚賜遣還其侍子至是復請

上復卻之○二十四年匈奴南邊八部立日
逐王比爲南單于款漢塞内附於是分爲南
北匈奴○二十五年貊人鮮卑烏桓並入朝
○二十六年立南單于庭置使匈奴中郎將
以領之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二十七年
北匈奴亦遣使求和親明年又請許之○中
元二年上崩上起兵時年二十八即位年三
十一第五倫每讀詔書歎曰此聖主也一見

決矣手書賜方國一札十行細書成文明愼
政體總覽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嘗幸南
陽置酒會宗室諸母相與語曰文叔平日與
人不款曲惟直柔耳乃能如此上聞之笑曰
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上在兵間久厭
武事蜀平後非警急未嘗言軍旅北匈奴衰
因臧宮馬武上書請攻滅之鳴劒抵掌馳志
於伊吾之北矣上報書告以黄石公包桑記

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強自是諸將莫敢言兵
閉王門関謝絶西域保全功臣不復任以吏
事皆以列侯就第以吏事責三公亦不以功
臣任吏事諸將皆以功名自終祭遵先死上
念之不已來歙岑彭死鋒鏑卹之甚厚吳漢
賈復終於帝世漢在軍或戰不利意氣自若
上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出
師朝受詔夕就道及卒上臨問所欲言漢曰

臣愚願陛下愼無赦而已復自起兵時爲督
上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嘗戰被傷上驚
曰吾嘗戒其輕敵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
孕生子邪我女嫁之生女邪我子娶之其撫
羣臣每如此惟馬援死之日恩意頗不終爲
援嘗曰丈夫當以馬革裹屍安能死兒女手
交趾反援以伏波將軍討平之武陵蠻反援
又請行帝愍其老援披甲上馬據鞍顧眄以

示可用上笑曰矍鑠哉是翁乃遣之先是上
壻梁松嘗候援拜牀下援自以父友不答松
不平援在交趾嘗遣書戒其兄子曰吾欲汝
曹聞人過如聞父母名耳可聞口不可言好
議論人長短是非政法不願子孫有此行也
龍伯高敦厚周愼謙約節儉吾愛之重之願
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
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

汝曹效之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季良者杜保保仇人上書告保以援書爲證保坐免官松坐與保游幾得罪愈恨援至是援軍至壺頭不利卒軍中松搆陷之收新息侯印綬援前在交趾常餌薏苡以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後有追譖之者以爲明珠文犀上

益怒得朱勃上書訟其寃乃稍解上於贓罪無所貸大司徒歐陽歙嘗犯贓歙所授尚書弟子千餘人守闕求哀竟不免死於獄所用群臣如宋弘等皆重厚正直上姊湖陽公主嘗寡居意在弘弘入見主坐屏後上曰諺言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主曰事不諧矣主有蒼頭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雒陽令董宣

候主出行奴驂乘叱下車格殺之主入訴上大怒召宣欲捶殺之宣曰縱奴殺人何以治天下臣不須箠請自殺即以頭叩楹流血被面上令小黄門持之使叩頭謝主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上勑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嘗時州牧郡守縣令皆良吏郭伋守潁川近帝城上勞之曰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杜詩守南陽郡人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illegible]

[illegible]張堪守漁陽人爲之語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堪爲政樂不可支劉昆爲令江陵有火叩頭向之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上問行何德政而至是昆曰偶然耳上曰長者之言也命書之策尤重高節徵處士周黨至不屈伏而不謁或奏詆之上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賜帛罷之處士嚴光與上嘗同游學物色得之齊國披羊裘

釣澤中徵至亦不屈上與光同卧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上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隱富春山中終漢世多清節士自此始方天下未平上已有志文治首起大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晩歳起明堂靈臺辟雍粲然文物可述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乗閒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黄老養性之道上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在位三十三年身致太平改元者二曰建武中元壽六十二太子立是為顯宗明皇帝

孝明皇帝初名陽母陰氏光武微時嘗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竟得之生陽幼穎悟光武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諸郡各遣人奏事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

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光武詰吏由秪言於街上得之光武怒陽年十二在幄後曰吏受郡勑欲以墾田相方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以詰吏首服光武大奇之郭皇后廢陰貴人立為后陽為皇太子改名莊至是即位永平二年臨辟雍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三老東面五更南面上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禮畢引榮及弟子升堂諸儒執經問難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三年圖畫中興功臣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應二十八宿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惟馬援以皇后之父不與焉○十一年

東平王蒼來朝蒼自上即位初爲驃騎將軍
五年而歸國至是入朝上問處家何以爲樂
蒼曰爲善最樂○十七年復置西域都護戊
己校尉初耿秉請伐匈奴謂宜如武帝通西
域斷匈奴右臂上從之以秉與竇固爲都尉
屯涼州固使假司馬班超使西域超至鄯善
其王禮之甚備匈奴使來頓踈懈超會吏士
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奔虜營斬

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鄯善一國震怖超告
以威德使勿復與虜通超復使于寘其王亦
斬虜使以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復
通至是竇固等擊車師而還以陳睦爲都護
及以耿恭爲戊校尉關寵爲己校尉分屯西
域○十八年北匈奴攻戊校尉耿恭初上即
位之明年南單于比死弟莫立上遣使授璽
綬北匈奴寇邊南單于擊卻之漢與北匈奴

交使南單于怨欲畔密使人與交通漢置度
遼將軍於五原以防之已而漢伐北匈奴北
匈奴亦寇邊至是攻恭於金蒲城恭以毒藥
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中者有異虜視創
皆沸大驚恭乘暴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
震怖曰漢兵神真可畏也乃解去○上崩在
位十八年改元者一曰永平壽四十八上性
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

毀近臣尚書以下至是提曳嘗怒郎藥崧以
杖撞之崧走入床下上怒甚疾言曰郎出郎
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
撞郎乃赦之上遵奉建武制度無更變后妃
家不得封侯預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上曰
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
殃不許當時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
户口滋殖焉太子立是爲肅宗孝章皇帝○

孝章皇帝名炟母賈氏馬皇后養之立爲太子至是即位○西域攻沒都護北匈奴圍己校尉又圍耿恭詔遣兵罷都護及戊己校尉官惟班超上疏請兵欲遂平西域上知功可成從之○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時北匈奴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攻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鮮卑擊斬北單于故部衆有來降者○上

崩在位十二年改元者三曰建初元和章和壽三十一上繼明帝察察之後知人厭苛切事從寬厚文之以禮樂嘗議貢舉法章彪議曰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上然之廬江毛義以行義稱張奉候之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往日之喜爲親屈也上下詔褒寵之州郡得人如廉范在蜀郡弛禁以便民民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當時皆以平徭簡賦忠恕長者爲政終上之世民賴其慶太子立是爲孝和皇帝

孝和皇帝名肇母梁氏竇皇后之子年十歲即位竇后臨朝竇憲以外戚侍中用事有罪求出擊北匈奴以自贖后從之大破匈奴登

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入爲大將軍四年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有逆謀上知之遂與宦者鄭衆定議勒兵收憲印綬迫令自殺以衆爲大長秋常與議政宦官用權自此始○先是漢兵擊北單于走死乃立其弟後叛追斬滅之鮮卑徙據北匈奴地自此漸盛○徵班超還京師卒超自書生投筆有封侯萬里外之志有相者謂曰生燕頷虎頭飛

而食肉萬里侯相也自假司馬入西域章帝時爲西域将兵長史至上以超爲西域都護騎都尉平定諸國在西域三十年以功封定遠侯至是以年老乞歸願生入玉門關上許之任尚代爲都護請教超曰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宜蕩佚簡易尚私謂人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果失邊和如超言○上在位十六年崩改元者二曰永元元興太子立是爲孝殤皇帝

孝殤皇帝名隆生百餘日即位改元延平在位八閲月而崩時皇太后鄧氏臨朝與鄧騭定策立嗣是爲孝安皇帝

孝安皇帝名祜清河王慶之子章帝孫也未冠迎即位鄧后仍臨朝鄧騭爲大将軍時邊郡多事鄧騭欲棄涼州并力北邊郎中虞詡以爲不可曰関西出將関東出相烈士武夫多出涼州衆皆從詡議騭惡詡欲陷之會朝歌賊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及到官募壯士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收得百餘人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伏兵殺數百人又潜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綫縫其裾有出市里者輙禽之賊駭散縣境皆平太后知詡有将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叛羌數千遮詡詡停不進宣言請兵須到乃發羌聞之分鈔傍縣詡因其散日夜進道令軍士各作两竈日增倍之或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不同也既到郡兵三千而羌萬餘攻圍赤

亭數十日詡命強弩勿發潛發小弩羌謂力弱不能至幷兵急攻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驚詡因出城奮擊明日悉陳其兵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相恐動詡潛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羌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賊由是敗散○太后崩鄧騭罷自殺○汝南太守王龔好才養士以袁閬爲功曹引進黄憲陳蕃等憲父爲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遇於逆旅竦然異之曰子吾之師表也見閬曰子國有顔子閬曰見吾叔度邪戴良才高每見憲歸惘然若自失其母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陳蕃等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黄生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過閬不宿從憲累日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

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人勸其仕暫到京即還年四十八而終○大尉楊震自殺震關西人時人稱之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教授生徒堂下得三鱣都講以爲三公之象取以進曰先生自此升矣後嘗爲郡守屬邑令有懷金遺之者曰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令慚而退及爲三公時宦者及上乳母王聖用事皆有請託震不從又數以近習爲言共構之策收印綬遂死葬之日名士皆來會有大鳥高丈餘至墓前俯仰流涕而去○上少號聰明既即位多失德在位十九年崩改元者五曰永初元初永寧建光延光太子先爲近習所譖坐廢爲濟陰王閻皇后臨朝與閻顯迎章帝孫北鄉侯懿嗣位宦者孫程等誅顯遷閻后迎立濟陰王是爲孝順皇帝

孝順皇帝名保爲孫程等所立宦官以功封侯者十九人○尚書令左雄奏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材異等若顔淵子奇不拘年齒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眞僞決志行之有擧少年至者雄詰之曰顔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頃之中外坐謬擧黜免者十餘人惟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

餘人得拜郎中○以皇后父梁商爲大將軍商死以其子冀爲大將軍不疑爲河南尹○遣使者八人分行州郡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劾奏冀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上知綱言直而不能用冀欲中傷之廣陵賊張嬰寇亂楊徐間十餘年乃以綱爲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請與相見譬曉之嬰等萬餘人降綱入壘宴散

遣任所之南州晏然在郡卒嬰等爲之制服行喪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冀州刺史蘇章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爲設酒甚歡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飮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擧正其姦贓之罪上在位二十年崩改元者五曰永建陽嘉永和漢安建康太子立是爲孝冲皇帝

孝冲皇帝名炳年二歲卽位三閲月而崩改元者一曰永嘉梁太后迎立渤海孝王之子是爲孝質皇帝

孝質皇帝名纘章帝曾孫也年八歲卽位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使左右於餅中進毒遂崩在位一年有半改元者一曰本初冀迎立蠡吾侯是爲孝桓皇帝

孝桓皇帝名志章帝曾孫也年十五即位梁冀以定策功益封又封其子弟皆侯李固杜喬欲立清河王蒜至是蒜貶爲侯自殺固喬下獄死○前朗陵侯相潁川荀淑卒淑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相朗陵治稱神有子八人時人稱爲八龍其六曰爽字慈明人言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縣令命其里曰高陽里爽嘗謁李膺因爲之御既還喜曰

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同郡陳寔與淑齊名嘗詣淑長子紀字元方御車次子諶字季方驂乘孫羣字長文尚幼抱車中至淑家八龍更迭侍左右淑孫彧字文若尚幼抱置膝上太史奏德星見五百里內有賢人聚寔嘗爲太丘長修德清淨吏民追思之紀諶之子問其父優劣於其祖寔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詔舉獨行之士涿郡崔寔至公車不對

策退而著政論略曰聖人能與世推移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羽之舞可以解平城之圍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鞮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文帝雖除

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仲長統見其書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朱穆爲冀州刺史令長望風解印去者數十人及到奏劾貪汙有宦者歸葬父用玉匣穆案驗剖其棺出之上聞大怒徵穆詣廷尉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訟穆謂中官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銜天憲穆獨亢然不顧竭心懷憂

爲上深計臣頗代穆罪上赦之陶又上疏乞
以穆及李膺輔王室書奏不省○梁冀凶恣
日積以外戚用事者二十年威行内外天子
拱手而已上與宦者单超等謀勒兵收冀印
綬冀自殺梁氏無少長皆弃市超等五人皆
侯自冀誅天下想望異政黄瓊首爲大尉○
陳蕃薦處士徐穉姜肱等穉字孺子豫章人
陳蕃爲守時特設一榻以待穉去則縣之穉

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輒負笈赴弔常豫
炙一鷄以酒漬綿暴乾褁之到冢隧外以水
漬綿白茅藉飯以鷄置前祭畢留謁不見喪
主而行肱彭城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孝友
常共被嘗遇盗兄弟爭死盗两釋之穉肱被
徵皆不至黄瓊卒四方名士會葬者七千人
穉至進爵哀哭置生芻墓前而去諸名士曰
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使陳留茅容追之

問國事不荅太原郭泰曰孺子不荅國事是
其愚不可及也○泰初遊洛陽李膺與爲友
膺嘗歸鄉里送車數千两膺惟與泰同舟而
濟衆賓望之者如神仙焉容年四十餘耕於
野遇雨避樹下衆皆箕踞容獨危坐愈恭泰
見而異之遂勸令學鉅鹿孟敏荷甑墮地不
顧而去泰見問之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
亦勸令學自餘因泰奬進成名者甚衆泰舉

有道不就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
廢不可支也陳留仇香名覽年四十爲蒲亭
長民有陳元母告元不孝香親到其家爲陳
人倫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爲主
簿謂曰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
邪香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奐曰枳棘非鸞
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資香入太學常
自守泰就房見之起拜床下曰君泰之師也

不應徵辟而卒○自黄瓊以來三公如楊秉劉寵皆人物寵嘗守會稽郡大治被徵有五六老叟自山谷間出人賫百錢送之曰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後入爲司空秉立朝正直爲河南尹時嘗以忤宦官得罪後爲大尉以卒陳蕃繼秉爲大尉數言李膺又

爲司隷校尉宦官畏之皆鞠躬屏氣不敢出時朝廷綱紀頽弛膺獨持風裁在以聲名自尚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云○以劉寛爲尚書令寛嘗歴典三郡多仁恕吏民有過以蒲鞭罰之○初上爲侯時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爲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鄉人謡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賔客互相譏揣成隙由是有甘陵南北

部黨人之議始此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皆委之善糾違滂尤剛勁疾悪如讎二郡謡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大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爲之冠與陳蕃李膺更相推重學中語曰天下摸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會成瑨與大

原守劉瓆只於赦後案殺宦官之黨徵下獄將弃市山陽守翟超以張儉爲督郵破宦官踰制冢宅東海相黄浮亦收宦官家屬犯法者殺之宦官訴冤皆得罪蕃屢爭之上不聽宦官教人上書告李膺養太學遊士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上震怒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蕃卻不肯署上愈怒下膺等北寺獄辭連杜密陳寔范滂等二百餘人使者追捕四出蕃又

極諫上策免之朝廷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
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難不解乃入洛陽說
皇后父竇武上疏解之膺等獄辭又多引宦
官子弟宦官乃懼白上赦黨人二百餘人皆
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上在位二十一
年改元者六曰建和和平元嘉永興延熹永
康崩竇皇后迎立解瀆亭侯是爲孝靈皇帝
孝靈皇帝名宏章帝玄孫也年十二即位竇

太后臨朝竇武爲大將軍陳蕃爲太傅徵天
下名賢李膺杜密等皆列于朝天下想望太
平蕃武共議以宦官操弄國柄濁亂海內奏
誅曹節王甫等謀泄宦者夜召所親歃血共
盟請帝御前殿作詔板拜王甫黃門令使其
黨持節收武等誣以大逆先執陳蕃殺之武
自殺梟首都亭遷太后於南宮李膺初雖廢
錮士大夫皆高其道而汙穢朝廷更相標榜

爲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言一世之
所宗也李膺荀昱欲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
典朱寓爲八俊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
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言能以德行
引人也張儉翟超岑晊范康劉表陳翔孔昱
檀敷爲八及言能導人追宗也度尚張邈莫
王孝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廚言
能以利救人也及陳蕃竇武用事復舉拔膺

等陳竇死膺等復廢錮節諷有司奏諸鉤黨
膺詣詔獄考死滂就捕母與訣曰汝今得與
李杜[illegible]齊名死亦何憾滂跪受教再拜而
辭顧其子曰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
我不爲惡聞者爲之流涕黨人死者百人其
死徙廢錮者又六七百人郭泰私痛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
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而不爲危言覈論

論故處濁世而禍不及焉○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大學門外○上好文學引諸生能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置立大學諸生皆斗筲小人君子耻之○開西邸賣官各有賈崔烈以五百萬得司徒問其子以外議何如子曰人嫌其銅臭耳○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號大平道符水療病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置三十六方大方萬餘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一時俱起皆著黃巾所在燔刼旬月之間天下響應遣皇甫嵩等討黃巾嵩與沛國曹操合軍破賊操父嵩爲宦者曹騰養子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任挾放蕩不治行業汝南許劭與從兄靖有高名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操往問劭曰

我何如人劭不荅刼之乃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喜而去至是以討賊起○皇甫嵩討張角角死嵩與其弟戰破斬之○上崩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四曰建寧熹平光和中平子辯立何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何進錄尚書事袁紹勸進誅宦官太后未肯紹等畫策召四方猛將引兵向京以脅太后遂召將軍董卓之兵卓未至進爲宦官所殺紹勒兵捕諸宦官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有無鬚而誤死者卓至問亂由辯年十四語不可了陳留王荅無遺卓欲廢立紹不可卓怒紹出奔卓遂廢辯陳留王立是爲孝獻皇帝

孝獻皇帝名協九歲爲董卓所立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爲盟主卓燒洛陽宮廟遷都長安長沙太守富春孫堅起兵討卓至南

陽衆數萬與袁術合兵術與紹同祖皆故太
尉袁安之玄孫也袁氏四世五公富貴異於
他公族紹壯健有威容愛士士輻湊術亦俠
氣至是皆起堅擊敗卓兵術遣堅圖荊州爲
劉表將黄祖歩兵所射死○司徒王允等密
謀誅卓中郎將呂布膂力過人卓信愛之嘗
小失卓意卓手戟擲布避得免允結布爲内
應卓入朝伏勇士於北掖門刺之卓墮車大

呼呂布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
兵斬之先是卓築塢于郿積穀爲三十年儲
金銀錦綺奇玩積如丘山自云事成據天下
不成守此以老至是暴屍於市卓素肥吏爲
大炷置臍中然之光達曙者數日卓黨舉兵
犯闕殺王允呂布走○涿郡劉備字玄德其
先出於景帝中山靖王勝之後也有大志少
語言喜怒不形於色河東關羽涿郡張飛與

備相善備起二人從之○孫堅之子策與弟
權留富春遷于舒堅死策年十七往見袁術
得其父餘兵策十餘歳時已交結知名舒人
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至是從策起策
東渡江轉鬭所向無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
郎至皆失魂魄所至一無所犯民乃大悅○
初曹操自討卓時戰于滎陽還屯河内尋領
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已而入兗州據之自領

刺史遣使上書以爲兗州牧上還洛陽操入
朝遷上於許○操擊殺呂布初布自關中出
奔袁術又歸袁紹已而又去爲操所攻走歸
劉備尋又襲備據下邳備走歸操操遣備屯
沛布使陳登見操求爲徐州牧不得登還謂
布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如養虎當飽其肉
不飽則噬人公曰不然譬如養鷹飢則附人
飽則颺去布復攻備備走復歸操操擊布至

下邳布屢戰皆敗因迫降操縛之曰縛虎不得不急卒縊殺之備從操還許袁術初據南陽已而據壽春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術字公路遂稱帝淫侈甚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欲奔袁紹操遣劉備邀之術走還歐血死○孫策既定江東欲襲許未發故自殺吳郡守許貢之奴因其出獵伏而射之創甚呼弟權代領其衆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卒年二十六○袁紹據冀州簡精兵十萬騎一萬欲攻許沮授諫曰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竊爲公懼之紹不聽操與紹相拒於官渡襲破紹輜重紹軍大潰慚憤歐血死○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密詔與劉備誅曹操操一日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唯使

君與操耳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詭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備既被遣邀袁術因之徐州起兵討操操擊之備先奔冀州領兵至汝南自汝南奔荆州歸劉表嘗於表坐起至廁還慨然流涕表怪問之備曰常時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功業不建是以悲耳瑯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備訪士於司馬徽徽曰識時者務在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備三往乃得見亮問策亮曰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國險而民附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荆州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天下有變荆州之軍向宛洛益州之衆出

秦川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乎備曰善與亮情好日密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士元名統龐德公從子也德公素有重名亮每至其家獨拜床下○曹操擊劉表表卒子琮舉荊州降操劉備奔江陵操追之備走夏口操進軍江陵遂東下亮謂備曰請求救於孫將軍亮見權說之權大悅操遺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

群下莫不失色張昭請迎之魯肅以爲不可勸權召周瑜瑜至曰請得數萬精兵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以瑜督三萬人與備并力逆操進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進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帷幔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

詐爲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着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皆指言蓋降去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煙焰漲天人馬溺燒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走還後屢加兵於權不得志操歎息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向者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孫權字仲謀劉表字景升）劉備徇荊州江南諸郡周瑜上疏於權曰備有梟雄

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聚此三人在疆埸亦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宜徙備置吳權不從瑜方議圖北方會病卒魯肅代領其兵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權從之權將呂蒙初不學權每勸蒙讀書魯肅後與蒙論議大驚曰卿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劉備初用龐統爲耒陽令不治魯肅遺備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使爲治

中別駕乃得展其驥足耳備用之勸取益州備留關羽守荊州引兵泝流自巴入蜀襲劉璋入成都備既得益州孫權使人從備求荊州備不肯還遂爭之已而分荊州備自蜀取漢中自立爲漢中王漢中將關羽自江陵出攻樊城取襄陽自許以南往往遥應羽威震華夏曹操至議從許都以避其鋒司馬懿曰備權外親內踈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

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操從之時魯肅已死呂蒙代之亦勸權圖羽操師救樊權將陸遜又襲羽後羽狼狽走還權軍獲羽斬之遂定荊州○初曹操自兗州牧入爲丞相領冀州牧封魏公作銅雀臺於鄴已而進爵爲王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以子丕爲王大子操卒丕立自爲丞相冀州牧魏群臣言魏當代漢丕遂廹帝禪位以帝爲山陽公帝在

位改元者三曰初平興平建安元年至二十五年則皆曹操爲政時也共三十二年禪位又十四年而卒漢自高祖元年爲王五年爲帝至是凡二十四世四百二十六年

歷代十八史略卷第四

歷代十八史略卷第五

三國魏蜀吳

自此以後天下非一統者本可各自一國編集首尾又恐初學讀者迷其時代之先後今但以一國源流相接者爲提頭而附同時之國於其間非有高下褒貶之意

魏文皇帝姓曹氏名丕沛國譙人也父操爲魏王丕嗣位首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九品中正區別人物第其高下丕受漢禪即皇帝位追尊操爲太祖武皇帝改元黃初

蜀漢中王劉備即皇帝位於蜀改元章武○蜀漢帝恥關羽之沒自將伐孫權權求和不許權遣使於魏魏封權爲吳王魏帝問吳使趙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史不效書生尋章摘句魏帝曰吳難魏乎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蜀漢帝自巫峽至夷陵立數十屯與吳軍相拒累月吳將陸遜連破其四十餘營漢帝夜遁○魏帝責吳侍子不至怒伐之吳王改元黃武臨江拒守○蜀漢帝殂諡爲昭烈皇帝太子禪即位丞相諸葛亮受遺詔

輔政昭烈臨終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亮乃約官職修法制下教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亮乃遣鄧芝使吳修好芝見吳王曰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共爲脣齒進可兼幷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吳

遂絶魏專與漢和○魏帝以舟師擊吳吳列
艦于江江水盛長魏帝臨望歎曰我雖有武
夫千群無所施也於是還師○南夷畔蜀漢
丞相亮往平之有孟獲者夷漢所服亮
生致獲使觀營陣縱使更戰七縱七禽猶遣
獲獲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魏
帝又以舟師臨吳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
天所以限南北也○魏帝殂在位七年改元

者一曰黃初太子立是爲明皇帝
魏明皇帝名叡堬芮母被誅文帝嘗與叡出
獵見子母鹿旣射其母使叡射其子叡泣曰
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殺其子文帝惻然及
是爲嗣卽位○處士管寧字幼安自東漢末
避地遼東三十七年魏徵之乃浮海西歸拜
官不受○蜀漢丞相亮率諸軍北伐魏臨發
上疏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危急存亡

之秋也宜開張聖聽不宜塞忠諫之路宮中
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
姦犯科及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
平明之治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
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臣本布
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
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
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

帝以驅馳先帝知臣謹愼臨崩寄以大事受
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
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
已足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于舊
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遂
屯漢中率大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
始魏以昭烈旣殂數歲寂然無聞略無所備
猝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安定等郡皆

應亮關中響震魏帝如長安遣張郃拒之亮
使馬謖督諸軍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郃大
破之亮乃還漢中已而復言於漢帝曰漢賊
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至於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也引兵出散
關圍陳倉不克○吳王孫權即皇帝位於武
昌追尊父堅爲武烈皇帝兄策爲長沙桓王
已而遷都建業○蜀漢丞相亮又伐魏圍祁

山魏遣司馬懿督諸軍拒亮懿不肯戰賈詡
等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懿乃使張郃
向亮亮逆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郃追
之與亮戰中伏弩而死亮還勸農講武作木
牛流馬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悉
衆十萬又由斜谷口伐魏進軍渭南魏大將
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以前者數出皆運糧
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

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
懿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幗婦人之服亮使者
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煩簡而不及戎事
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
覽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食少事煩其
能久乎亮病篤有大星赤而芒墜亮營中未
幾亮卒長史楊儀整軍還百姓奔告懿懿追
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懿不敢逼

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仲達懿字）懿笑
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亮嘗推演兵法作八
陣圖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材也
亮爲政無私馬謖素爲亮所知及敗軍流涕
斬之而卹其後李平廖立皆爲亮所廢及聞
亮之喪皆歎息流涕平至發病死史稱亮開
誠心布公道刑政雖峻而無怨者眞識治之
良材而謂其材長於治國將略非所長則非

也初亮嘗表於蜀漢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至是卒如其言謚忠武○魏帝性好土功先是旣治許昌宮後又作洛陽宮徙長安鐘簴(巨)槖(托)駝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乃大發銅鑄銅人二列坐於司馬門外號曰翁仲起土山於芳林園植雜木善草捕禽獸致其中諫者皆不納魏帝有疾召司馬懿入朝以曹爽爲大將軍帝殂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三曰大和青龍景初太子立是爲廢帝邵陵厲公○

魏廢帝邵陵厲公名芳八歲卽位司馬懿曹爽受遺詔輔政懿爲大傅○蜀漢自丞相亮旣亡蔣琬爲政楊敏毀琬曰作事憒憒(古對切)不及前人或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

無可推琬卒費禕(暉)董允爲政公亮盡忠允卒姜維與費禕並爲政○魏曹爽驕奢無度司馬懿誅之懿爲魏丞相加九錫不受爽之黨夏侯霸奔蜀姜維問之曰懿得政復有征伐志否霸曰彼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雖少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士季名會)○魏司馬懿卒以其子師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吳帝殂謚曰太皇帝太子亮立○蜀費禕汎愛不疑降人刺殺之姜維用事數出兵攻魏○魏李豐數爲魏帝所召司馬師知其議已殺之魏帝不平左右勸誅師帝不敢發師廢帝在位十六年改元者二曰正始嘉平師迎立高貴鄉公是爲廢帝高貴鄉公

魏廢帝高貴鄉公名髦文帝之孫明帝之姪年十四卽位○楊州都督毋丘儉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師擊敗之師卒弟昭爲大將

重録尚書事已而爲大都督假黄鉞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昭昭攻殺之昭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不受○吳帝亮親政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嘗食生梅索蜜蜜中有鼠矢召藏吏問曰黄門從爾求蜜耶吏曰向求不敢與黄門不服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曰若先在蜜中中外俱濕今外濕內燥必黄門所爲也詰之果服左右驚懼大將軍孫綝

以其多所難問稱疾不朝以兵圍宮廢帝爲會稽王迎立琅邪王休休立以綝爲丞相綝又無禮於新君遂被誅○魏帝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出欲誅昭昭之黨賈充入與帝戰成濟抽戈刺帝殞于車下追廢爲庶人在位七年改元者二曰正元甘露昭迎立常道鄉公是爲元皇帝

魏元皇帝初名璜燕王宇之子操之孫也年十五即位改名奐○蜀姜維屢伐魏司馬昭患之遣鄧艾鍾會將兵伐蜀會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趨漢中艾自狄道趨甘松沓中以綴姜維維聞會已入漢中引兵從沓中還艾追躡之大戰維敗走還守劍閣以拒會艾進至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

攀木緣崖魚貫而進至江油以書誘蜀將諸葛瞻瞻斬其使列陳綿竹以待艾大破之斬瞻艾至成都蜀漢帝出降魏封爲安樂公自先主昭烈帝蜀至後主禪凡四十三年漢亡○吳帝休殂謚曰景皇帝兄子烏程侯皓立○魏司馬昭先是已受九錫已而進爵爲晉王昭卒子炎嗣魏帝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曰景元咸熙遂禪于炎封爲陳留王後卒晉人

謚之曰元魏自文帝至是九五世四十六年
而亡

西晉

西晉世祖武皇帝姓司馬名炎河内人昭之
子懿之孫也昭爲晉王議立世子議者以炎
髮立委地手垂過膝非人臣之相遂立已而
嗣爲上即帝位追尊懿爲宣皇帝師爲景皇
帝昭爲文皇帝大封宗室晉有滅吳之志以

羊祜都督荆州事吳以陸抗都督諸軍祜與
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
疾祜與之成藥抗即服之曰豈有酖人羊叔
子哉祜務脩德政以懷吳人毎交兵刻日方
戰不掩襲抗亦告其邊戍各保分境而已毋
求細利時吳帝皓不修德政而欲兼幷使術
士筮取天下對曰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蓋
謂銜璧之事而皓不悟用諸將謀數侵盜晉
邊抗諫不聽抗卒祜請伐吳議者多不同祜
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七八惟杜預張華
贊其計祜病求入朝面陳晉帝欲使祜卧護
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平吳之後當勞
聖慮耳祜卒以杜預爲鎮南大將軍督荆州
軍事吳帝皓淫虐日甚預表請速征之表至
張華適與帝碁即推碁斂手贊其決帝許之
山濤告之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釋吳

爲外懼豈非筭乎時濤爲吏部尚書濤昔在
魏晉之間與嵇康阮籍籍兄子咸向秀王戎
劉伶相友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老莊虛無之
學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士大夫皆
慕效之謂之放達惟濤仍留意世事至是典
選甄拔人物各爲題目而奏之時以稱之爲
山公啓事○晉大舉伐吳杜預出江陵王濬
下巴蜀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江

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濬作大筏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鎖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先克上流諸郡預遣人率奇兵夜渡吳將懼曰此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預分兵與濬合攻武昌降之預謂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群帥方略徑造建業濬戎卒

八萬方舟百里舉帆直指建業鼓譟入石頭城吳帝皓面縛輿櫬降封歸命侯遂符庚子青蓋入洛之讖自太帝至是四世稱帝者凡五十二年亡遡孫策定江東以來通八十餘年晉伐魏十有六年至太康元年而滅吳又十年帝崩帝初即位嘗焚雉頭裘於太極殿前以示儉既而後縱後宮數千常乘羊車宮人插竹葉于門灑鹽以待之羊車所至即留酣

宴與群臣語未嘗有經國遠謀自吳既平謂天下無事盡去州郡武備山濤獨憂之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塞內諸郡郭欽嘗上疏謂宜及平吳之威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帝不聽卒爲天下患帝在位改元者三曰泰始咸寧太康太子立是爲孝惠皇帝

孝惠皇帝名衷性不慧爲太子時納妃賈氏

充之女多權詐衛瓘嘗侍武帝陽醉跪于前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武帝悟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氏大懼召外人具草直對令太子自寫武帝悅得不廢至是即位賈氏爲皇后預政皇太后楊氏乃帝母楊后之從妹父駿爲太傅賈后殺駿而廢太后殺太宰汝南王亮殺太保衛瓘殺楚王瑋以衆望用張華裴頠王戎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后雖凶

險猶知敬重與頠同心輔政數年之間雖暗
主在上而朝野安靜戎與時浮沉無所匡救
性復貪吝田園遍天下執牙籌晝夜會計家
有好李恐人得其種常鑽其核凡所賞拔專
事虛名阮咸之子瞻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
教老莊明自然其旨異同瞻曰將無同戎咨
嗟良久遂辟之時號三語掾是時王衍樂廣
皆善清談衍神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曰何

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
非此人也衍弟澄及阮咸咸從子脩胡母輔
之謝鯤畢卓等皆以任放爲達醉裸不以爲
非比舍郎釀熟卓夜至甕間盜飲爲守者所
縛旦視之畢吏部也樂廣聞而咲之曰名教
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魏時何晏等立論
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衍等愛重之裴頠
著崇有論不能救○太子遹非賈后所生后

廢殺之征西大將軍趙王倫矯詔勒兵入宮
廢后殺之殺張華裴頠倫爲相國淮南王允
率兵討倫不克死倫殺衛尉石崇崇有愛妾
綠珠倫嬖人孫秀求之不與秀誣崇奉允爲
亂收之崇曰奴輩利吾財耳遂被殺倫自加
九錫逼帝禪位黨與皆爲卿相奴卒亦加爵
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
續齊王冏鎮許昌成都王穎鎮鄴河間王顒

鎮關中各舉兵討倫倫伏誅冏輔政驕奢擅
權顒使長沙王乂殺之穎亦恃功驕奢已而
與顒舉兵反乂奉帝及穎戰穎將陸機戰敗
被收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與弟雲皆爲
穎所殺機雲皆陸抗子也穎進兵入京師爲
丞相已而還鄴顒表穎爲皇太弟東海王越
奉帝命征穎穎遣兵拒戰於湯陰乘輿敗績
侍中嵇紹以身衛帝被殺血濺帝衣穎迎帝入

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顒
奉帝還洛顒将張方在洛遷帝於長安顒廢
大弟穎更立豫章王熾爲大弟東海王越發
兵西入長安奉還洛帝以越輔政成都王穎
先據洛陽已而奔長安又自武關奔新野遂
北濟河收故将士爲頓丘太守所執時范陽
王虓據鄴送穎於虓未幾被殺○帝食麵中
毒而崩或曰東海王越鴆之也帝昏愚天下

大饑帝曰何不食肉糜華林園聞蛙鳴帝曰
彼鳴者爲官乎爲私乎左右戲之曰在官地
者爲官在私地者爲私方賈氏專政時人知
将亂索靖指洛陽宮門銅駞嘆曰會見汝在
荆棘中耳趙王倫亂後諸王迭相残滅天下
大亂劉淵興于左國城淵故南匈奴之後匈
奴由漢魏以来臣中國其先世自以漢甥冐
漢姓父豹爲左部帥生淵幼而儁異博習經

史嘗曰吾耻隨陸無武遇高帝而不能建封
侯之業終灌無文遇文帝而不能與庠序之
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姿貌雄偉初爲
侍子在洛豹死武帝以淵代爲五部帥既而
爲北部都尉五部豪傑多歸之及帝世以爲
五部大都督成都王穎表爲左賢王嘗使将
兵在鄴淵子聰亦驍勇絶人博涉經史善屬
文彎弓三百斤淵從祖宣曰漢亡以来我單

于徒有虚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戸
今吾衆雖衰猶二萬柰何斂手受役奄過百
年司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左賢王英武
超世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也乃相與謀推
之淵說穎請歸帥五部来助既至左國城宣
等推爲大單于二旬間衆五萬都離石胡晉
歸之者愈衆乃建國號曰漢稱漢王淵有族
子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亦

好讀書屬文射能洞鐵七寸至是爲淵将○巴西氏李特初以流民入蜀旬月衆二萬據廣漢進攻成都爲刺史羅尚所敗斬其首弟流代領其族勢復盛流死弟雄代攻走羅尚入成都至是自稱成都王鮮卑慕容廆自武帝時已爲寇既而降以爲鮮卑都督廆生皝自遼東徙居徒河又徙大棘城及帝世慕容部愈盛○鮮卑索頭拓跋氏先是有質子在

晉武帝遣歸既而拓跋力微又遣其子入貢力微死子禄官立及帝世索頭分國爲三部一居上谷之北禄官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使兄子猗㐌中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猗㐌弟猗盧統之晉人附者稍衆猗㐌渡漢北巡西略諸國降附者三十餘國拓跋氏之盛始於此夷狄亂華之禍皆萌蘖於漢魏晉閒至帝之世乘中國大亂始四起帝

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五曰元康永康大安永興光熙大弟立是爲孝懷皇帝

孝懷皇帝名熾當惠帝之十五年武帝子二十五人兄弟相屠之餘存者三人而已熾其一也素好學故立爲大弟至是即位○成都王李雄稱帝國號成○漢主劉淵稱帝徙都平陽遣其子聰及石勒等攻晉内郡以至洛陽勒武鄉羯人也先是嘗至洛陽倚上東門

長嘯王衍識其有異後爲寇已而從漢○漢主淵卒子和立聰弑而代之○大傅東海王越遣兵入宿衛仍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入援越自帥兵討石勒卒于軍勒追敗越軍執大尉王衍等衍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勸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或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墻殺之○漢主

聰遣呼延晏將兵攻洛陽劉曜王彌石勒皆會遂陷洛陽執帝送平陽尋被殺帝在位五年改元者一曰永嘉秦王立於長安是爲孝愍皇帝

孝愍皇帝名業吳王晏之子武帝孫也封秦王洛陽既陷荀藩奉王趨許昌時年十二已而索綝迎入雍州刺史賈疋等奉爲皇太子建行臺盜殺疋麴允領雍州懷帝凶問至王

即位於長安○石勒遣石虎攻鄴陷而據之漢屢寇長安麴允索綝屢敗之未幾漢兵連陷諸郡逼長安先陷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內外斷絕城中饑甚帝出降漢將劉曜送平陽聰享群臣命帝着青衣行酒洗爵又使執蓋後遇害帝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建興西晉自武帝至是五十二年琅邪王立於建業是爲中宗元皇帝

東晉

中宗元皇帝名睿琅邪王伷宙之孫也宣帝懿生伷伷生覲或曰睿母實與琅邪小吏牛金通而生非也嗣覲爲王於惠懷爲再從兄弟懷帝時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業睿以王導爲謀主毎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初不附導勸用諸名勝顧榮賀循紀瞻等爲掾屬撫綏新舊江東歸心焉後又

得庾亮卞壺梱等百餘人謂之百六掾桓彝避亂過江見睿微弱憂之既而見導退謂周顗魚豈曰江左有管夷吾吾無憂矣諸名士遊宴新亭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曰當戮力王室共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愍帝以睿爲左丞相范陽祖逖少有大志嘗與劉琨同寢中夜聞鷄聲蹴琨起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

是南渡請兵於睿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豫州刺史與兵千人不給鎧凱仗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愍帝又以睿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長安陷睿出師露次移檄北征實不行群臣勸即晉王位明年遂即皇帝位○大尉劉琨死初琨與祖逖齊名琨謂人曰常恐祖生先吾着鞭懷愍時爲并州刺史琨出軍長

史叛降石勒幽州刺史段匹磾時在薊城遣人邀琨琨率衆奔薊與匹磾歃血同盟翼戴晉室有欲襲取薊者遺書請琨爲內應書爲邏騎所獲而琨實不知也竟爲匹磾所縊○漢主劉聰卒子粲立其臣靳準弒而代之石勒討準劉曜自立封勒爲趙公曜疑勒自稱趙王曜亦改號爲趙勒爲後趙○略陽臨渭氐酋蒲洪驍勇多權略群氐畏服之劉聰嘗

拜爲將軍不受在懷帝世自稱略陽公至是降于趙主曜○晉豫州刺史祖逖卒初逖取譙城進屯雍丘後趙鎮戍歸逖者甚衆逖與將士同甘苦勸課農桑撫納新附帝以戴淵爲將軍來督諸軍事逖以已剪荊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朝廷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豫州士女若喪父母○鮮卑慕容廆

五罪反 先是嘗遣使于晉受帝命爲平州刺史至是以爲平州牧遼東公○初拓跋祿官死猗盧總攝三部劉琨與猗盧結爲兄弟懷帝時表爲大單于封代公帥部落自雲中入鴈門琨與以陘北之地由是益盛嘗爲琨援大敗劉曜之兵於晉陽猗盧城盛樂爲北都平城爲南都愍帝進猗盧爵爲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猗盧愛少子欲立爲嗣而出其長

子六脩使六脩拜其弟不從而去大怒討之兵敗而遇弑猗㐌之子普根討滅六脩而自立尋卒國人立猗盧弟之子鬱律鬱律至是猗㐌之妻殺鬱律而立其子賀傉鬱律子什翼犍在襁褓母匿之袴下得不殺○晉荊州刺史王敦反初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群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語曰王與馬共天下敦

先領楊州刺史都督征討諸軍進爲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楊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尋領荊州恃功驕恣帝畏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爲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敦叅軍錢鳳等凶狡知敦有異志陰爲畫策至是敦遂舉兵武昌以誅劉隗刁協爲名隗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導率宗族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

累卿顗不顧入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醉而出導又呼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導不知恨之帝召見導導稽首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以爲前鋒大都督敦至石頭城擾之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協隗等分道出

戰大敗而還帝令百官詣石頭城見敦敦殺周顗導不救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閒負此良友敦不朝而去還武昌帝憂憤成疾而崩在位五年改元者三曰建武大興永昌大子立是爲肅宗明皇帝

肅宗明皇帝名紹幼而聰慧嘗有使者從長安來元帝問紹曰長安與日近紹曰長安近

但聞人從長安来不聞人從日邊来元帝奇其志一日與群臣語及之復以問紹紹曰日近元帝愕然曰何異聞者之言邪紹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元帝益奇之及長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受規諫與庾亮温嶠等爲布衣之交敦在石頭以其有勇略欲誣以不孝而廢之賴嶠等衆論沮其謀至是即位敦謀簒位移屯姑孰自領揚州牧○以王導

爲司徒加大都督諸軍討敦敦復反發兵而病使郭璞卜筮之璞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敦大怒曰卿壽幾何璞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斬之帝自出覘敦軍敦晝夢日環其營驚悟曰黄鬚鮮卑兒来邪帝母鮮卑出也亟遣人追之不及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夜募壯士渡水掩敦兄王含軍大破之敦聞含敗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因作勢起欲自

仍困乏復卧尋卒敦黨悉平發敦屍斬之有司奏罪王氏兄弟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將十世宥之悉無所問○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諸軍事侃少孤貧孝廉范逵過之侃母湛氏截髮賣爲酒食逵薦侃遂知名初爲荆州都督劉弘所用討義陽叛蠻張昌又討破江東叛將陳敏又擊破湘州劇賊杜弢他刀切自江夏太守爲荆州刺史王敦疾之左遷廣州

刺史侃在州朝運百甓普力切於齋外暮運於齋内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故習勞耳至是復鎮荆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嘗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取諸參佐酒器蒱博具悉投於江曰摴蒱樞蒱者牧猪奴戲耳嘗造船籍竹頭木屑而掌之後正會雪霽地濕以木屑布地及後有征蜀之師得侃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類此○帝

崩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大寧太子立是爲

顯宗成皇帝

顯宗成皇帝名衍母庾氏五歲即位司徒導與帝舅中書令庾亮輔政大后臨朝○歷陽内史蘇峻反峻前守臨淮於王敦再犯闕時入衛有功威望漸著及在歷陽卒鋭器精志輕朝廷招納亡命庾亮修石頭城以備之建請徵峻爲大司農峻舉兵陷姑孰尚書令卞

壼督軍與峻力戰死二子随之亦赴敵死母撫其屍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何恨庾亮出奔峻兵犯闕陶侃温嶠入討峻斬之○後趙主石勒大破趙兵獲趙主劉曜曜與勒連攻戰互勝須曜攻後趙金墉城勒自將救之一戰于洛陽趙兵大潰曜醉墮馬爲勒獲歸殺之前趙亡晉驃騎將軍温嶠卒嶠初爲劉琨所遣使江東母不欲嶠絶裾而去既至不復

得歸北終身以爲恨嶠盡心晉室敦峻之平皆嶠力○後趙石勒稱天王尋稱帝嘗大饗群臣問曰朕可方古何主或曰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大過若遇高帝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耳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勒雖不學好使

人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得失聞者悦服嘗聽讀漢書至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張良諫乃曰頼有此耳後遣使修好于晉晉焚其幣勒卒子弘立○晉大尉陶侃卒侃都督八州威名赫然或謂侃嘗夢生八翼上天門至八重折左翼而下力能跋扈每思折翼之夢輒自制左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人不能欺自南陵至

白帝數千里路不拾遺○後趙石虎弑其主
弘而自立爲趙天王殺勒種無遺○成改國
號曰漢李雄以兄子班爲太子雄卒班立雄
子越弑班而立其弟期期忌雄弟漢王壽威
名使出屯于外壽還襲弑期而自立○代王
什翼犍立先是代王賀傉卒弟紇那嗣紇那
出奔鬱律子翳槐立紇那復還翳槐奔趙趙
納翳槐于代翳槐臨卒命諸大人立弟什翼

犍自猗盧死國多内難部落離散什翼犍雄
勇有智略能修祖業始制百官號令明白政
事清簡百姓安之於是東自濊貊西及破落
那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衆數十
萬人拓跋氏自是愈大○晉丞相王導卒初
帝即位冲劣每見導必拜既冠猶然委政於
導導以門地辟王述爲掾述未知名人謂之
癡既見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

不癡導乃發言一坐莫不贊歎述正色曰人
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導性寬
厚所委任諸將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欲
起兵廢導或勸導密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
是同元規若來吾便角巾歸第復何懼哉亮
雖居外鎮而遥執朝權據上流擁强兵趨勢
者多歸之導内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擧扇
自蔽徐曰元規塵汙人導簡素寡欲善因事

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輔相三世
倉無儲穀衣不重帛○晉司空庾亮卒初蘇
峻之亂亮激之也峻平亮泥首謝罪求外鎮
自效後都督江荆等州諸軍事辟殷浩參軍
浩與褚裒皆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
而浩尤爲風流所宗亮欲開復中原上疏請
率大衆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爲伐趙
之規蔡謨曰不能以大江禦蘇峻安能以沔

水禦石虎乃詔亮不聽移鎮至是卒于武昌○晉封慕容皝為燕王自皝父為遼東公立皝為世子雄毅多權略喜經術廆卒皝立其下勸稱王皝使請于晉遂封之帝在位十八年頗有勤儉之德改元者二咸和咸康崩二子丕奕在襁褓帝毋弟琅邪王立是為康皇帝

康皇帝名岳成帝臨崩以岳為似遂即位○

都督荊江等州軍事庾翼為人慷慨喜功名不尚浮華殷浩才名冠世翼弗之重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徐議其任耳時人擬浩管葛伺其出處以卜興亡曰深源不出當如蒼生何翼請浩為司馬不應翼以王夷甫嘲之琅邪內史桓溫豪爽有風槩翼嘗薦之曰英雄之才宜委以方召之任至是翼以滅胡取蜀為已任欲悉衆北伐移鎮襄陽詔翼都督征討諸軍翼以溫為前鋒督○漢主李壽卒子勢立○帝在位三年崩改元者一曰建元太子立是為孝宗穆皇帝

孝宗穆皇帝名聃三歲即位會稽王昱輔政○庾亮卒以桓溫都督荊梁等州軍事翼初表其子領荊州何充曰荊楚國之西門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桓溫英略過人西任無出溫者丹陽尹劉惔談知溫有不臣之志謂昱

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昱不聽竟以溫代翼漢主李勢驕淫不恤國事桓溫帥師伐漢拜表即行進至成都勢降送建康漢亡○燕主慕容皝卒子儁立○趙天王石虎稱帝尋卒子世立其兄遵弒之而自立趙亂晉征討都督褚裒表請伐趙朝野以為中原指期可復蔡謨獨以為莫若度德量力經營分表恐憂及朝廷裒遣將果敗沒○趙蒲洪遣使降晉

洪事趙累世至是石閔言於趙主遵曰蒲洪人傑也今鎮關中恐秦雍非國家有遂黜洪都督洪怒歸枋方頭遂通于晉○涼州張重華自稱涼王初惠帝之世張軌爲涼州刺史感著西土懷帝陷没軌遣兵助愍帝於長安帝以軌爲涼州牧西平公軌卒子寔立寔爲妖賊所殺弟茂立趙主劉曜擊茂茂降趙茂卒寔之子駿立茂臨終語駿必奉晉不可失駿雖復臣於後趙石勒耻之成帝時假道於蜀以通晉駿卒子重華立晉遣使仍拜西平公重華自爲王○後趙石鑒弑其主遵而自立石閔又幽鑒殺之而自立改國號曰魏殺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閔姓冉爲石氏所養至是復其姓後爲燕所破執而殺之○蒲洪自稱三秦王改姓苻洪先擒趙將麻秋不殺而用其言因宴爲秋所鴆子健斬秋代領洪衆健入長安自稱秦天王已而稱帝○燕王儁稱帝○趙姚襄歸晉而復叛襄父弋仲南安赤亭羌酋也懷帝末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自稱扶風公其後復於前趙劉曜又事後趙石勒石虎虎甚重之以爲冠軍大將軍虎死趙亂至冉閔滅趙弋仲遣使降晉弋仲卒襄率其衆來晉詔襄屯譙城後屯歷陽揚豫等州都督殷浩在壽春惡襄強盛遣將襲之爲襄所斬先是朝廷聞中原大亂後謀進取浩受任連年北伐無功至是率諸軍再舉襄伏甲邀之浩至山桑襄縱擊浩大敗走○涼張重華卒子曜靈立其下廢之而立張祚○晉桓溫因殷浩之敗請廢浩免爲庶人朝廷初以浩抗溫浩廢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浩雖愁怨不形辭色嘗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郗超勸溫薦浩令僕以書告之浩欣然

奔書慮有誤開閉十數竟達空函温大怒遂絶卒於謫所○桓温帥師伐秦大敗秦兵于藍田轉戰至灞上秦主符犍閉長安小城自守三輔皆來降温撫諭居民使安堵民争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字景略倜儻有大志隱居華陰聞温入關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異之問猛曰吾

奉命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黙然無以應温與秦兵戰于白鹿原不利秦人清野温軍乏食欲與猛俱還猛不就○秦主健卒子生立○涼張祚淫虐被弑重華之子玄覩立○姚襄降于燕北據許昌又攻洛陽桓温督諸軍討襄進至河上與寮屬登平乗樓

北望中原歎曰使神州陸沉百年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至伊水襄戰連敗而走温屯金墉謁諸陵置鎮戍而還襄將西圖關中秦遣兵拒擊斬襄襄弟萇以衆降秦○秦苻堅弑其君生自立爲秦天王有薦王猛於堅者一見如舊自謂如玄德之於孔明一歳中五遷官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秦民大悦○燕主慕容儁卒子暐立晋桓温以謝

安爲征西司馬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士大夫相謂曰安石不出如蒼生何年四十餘乃出○帝在位十七年崩改元者二曰永和升平無嗣成帝子琅邪王立是爲哀皇帝

哀皇帝名丕即位二年而寢疾又一年而崩改元者二曰隆和興寧弟琅邪王立是爲廢帝海西公

廢帝 海西公名奕成帝之弟子也既即位以會稽王昱爲丞相〇桓温自哀帝時爲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加楊州牧移鎮姑孰以郗超爲參軍王珣爲主簿人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〇燕人攻陷洛陽戍将死之温師師伐燕戰于枋頭大敗而還〇燕慕容垂既擊破晉軍威名日盛燕主忌之垂奔秦〇秦王猛督諸軍伐燕遂圍鄴秦王符堅入鄴執燕主慕容暐以歸〇晉桓温陰畜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欲先立功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郗超勸温行伊霍之事以立大威權温遂入朝白太后廢帝在位六年改元者一曰大和會稽王立是爲簡文 文皇帝

簡文 皇帝名昱元帝子也清虚寡欲尤善玄言桓温迎即位九閲月而不豫急召桓温入輔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温望帝臨終禪位否即居攝不副所望時謝安王坦之在朝温疑坦之安沮其事心甚銜之帝在位改元者一曰咸安太子立是爲烈宗孝武皇帝〇

烈宗 孝武皇帝名昌明年十歳即位〇桓温来朝詔謝安王坦之迎于新亭都下洶洶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温既至百官拜于道側温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郗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温有疾還姑孰疾篤諷求九錫安坦之故緩其事尋卒〇秦丞相王猛卒秦王堅哭之曰天不欲使

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猛臨終謂堅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慕容氏也西羌姚氏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安社稷○涼降于秦先是張玄靚之叔父天錫弒玄靚而自立天錫荒于酒色政亂秦代之兵至姑臧天錫面縛出送長安○代王拓跋什翼犍世子寔早卒繼嗣未定庶長子遂殺其

諸弟併殺什翼犍會秦兵擊代部衆逃潰國中大亂秦王符堅分代爲二部自河以東屬代南部大人劉庫仁自河以西屬匈奴劉衛辰使統其衆代世子寔之子珪尚幼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已而依庫仁庫仁奉珪恩勤不以廢興易意晉以秦人強盛爲憂詔求良將可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歎之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才不負所

舉吾嘗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玄鎮廣陵得劉牢之等爲參軍戰無不捷號北府兵敵人畏之○秦遣兵分道寇晉陷諸郡執襄陽刺史朱序以歸已而議大舉或謂晉有長江之險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可斷其流時中外皆諫惟慕容垂姚萇欲乘其釁勸之南伐堅遂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晉以謝石爲征討大都督謝玄爲

前鋒都督督衆八萬拒之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洛澗直濟水擊秦前鋒梁成斬之石等水陸繼進堅登壽陽城望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憮然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玄使人謂曰移陣小卻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可乎堅欲聽晉兵半渡蹙之麾兵使卻秦兵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陣後呼曰秦兵敗矣遂潰玄等乘勝追擊秦

兵大敗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至堅狼狽還長安○慕容垂叛秦起於河内自稱燕王○姚萇叛秦起於北地自稱秦王是爲後秦○慕容沖叛秦起兵平陽稱帝是爲西燕西燕攻長安秦王符堅出奔後秦王萇執而弑之○晉太保謝安卒安文雅過王導有德量方秦寇至朝野震動安夷然圍棊賭墅捷書至安方與客棊覽畢寘坐側無喜色棊

罷客問之徐曰小兒輩已遂破賊客去安入戶喜甚不覺屐齒折其矯情鎮物如此○秦王符堅之子丕稱帝于晉陽○拓跋珪復立爲代王先是劉庫仁爲其下所殺弟頭眷代領其衆庫仁之子顯殺頭眷而自立又欲殺珪珪奔賀蘭部依其舅諸部大人推珪爲主遂即王位徙居盛樂後改稱魏○燕王垂稱帝于中山○西燕人弑其主冲立段隨又殺

隨立慕容忠又殺忠立慕容永永擊秦主符丕丕敗南走爲晉將軍邀擊殺之慕容永稱帝於長子秦疏族符登稱帝於南安○後秦姚萇先是已入長安稱帝符登引兵數與後秦戰互有勝負○後秦主姚萇卒子興立擊登殺之○燕主垂擊西燕拔長子殺西燕主永○燕卒垂卒子寶立○自符堅之敗中原大亂其大者慕容氏姚氏迭舉大號其乘時

而起如秦故臣呂光據源州稱涼天王鮮卑乞伏國仁據隴右稱西秦王國仁卒弟乾歸繼之後又有鮮卑禿髮烏孤起河西號南涼○晉自敗秦以後江左無事會稽王道子爲政帝嗜酒流連而已長星見帝舉酒向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世豈有萬年天子邪張貴人年三十寵冠後宮醉中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貴人使婢蒙其面而弑之在位二十

五年改元者二曰寧康大元太子立是爲安皇帝

安皇帝 名德宗幼不慧口不能言寒暑飢飽不辨飲食寢興皆非已出既即位會稽王以大傅輔政○魏王拓跋珪連歲攻燕進圍中山燕王慕容寶出奔後爲其下所弑○燕慕容祥稱帝慕容麟襲殺祥而自立魏王珪破麟走之麟奔慕容德爲德所殺德徙據廣固後稱帝是爲南燕○燕慕容盛稱帝於龍城是爲北燕○魏王珪稱帝都平城○涼段業稱涼王據張掖是爲北涼○晉會稽王道子專以政事委世子元顯晉政亂東土囂然妖賊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出作亂劉裕因討恩有功而起○北涼沮渠蒙遜弑段業而自立蒙遜匈奴之種也後遷姑臧○涼王呂光卒子紹立庶兄纂弑而代之呂超又弑纂而立其兄隆隆後降秦而涼亡○隴西李暠據敦煌是爲西涼後徙酒泉○柔然起於漠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於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旁小國皆羈屬與魏爲敵○晉盜孫恩數爲劉裕等所敗赴海死其黨盧循徐道覆復起○晉桓玄反初玄嗣父温爲南郡公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嘗守義興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後爲江州刺史尋都督荆江等八州軍事據江陵至是舉兵入建康殺元顯又殺道子玄爲相國封楚王加九錫已而迫帝禪位劉裕起兵於京口討玄與玄兵戰大敗之玄出走斬首於江陵帝復位劉裕鎮京口○奉赫連勃勃叛秦據朔方自稱大夏天王勃勃故匈奴劉衛辰之子也○晉代南燕先是南燕主慕容德卒兄子超

立侵略晉邊劉裕抗表伐之○北燕爲其臣馮跋所滅先是北燕主盛爲其下所弑叔父熙立跋得罪於熙弑之而立熙之養子高雲未幾又弑雲而自立○魏王殺人之夫而納其妻與之生子紹光很無賴弑珪齊王嗣殺紹而立珪謚道武皇帝廟號烈祖○晉劉裕拔廣固執慕容超送建康斬之南燕亡○盧循乘劉裕北伐出自番禺直下襲建康劉裕被徵急還諸軍力戰循乃退裕追破之循走交州爲刺史所敗斬首送建康○西秦乞伏乾歸爲其下所弑子熾盤立○西秦襲滅南凉先是南凉王禿髮烏孤卒弟利鹿孤立卒弟傉檀立至是爲乞伏熾盤所襲以傉檀歸殺之南凉亡○後秦主姚興卒子泓立晉大尉劉裕伐之發彭城由洛陽道武關潼關入長安泓敗出降送建康斬之後秦亡○夏主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必取關中然不能久留若以子弟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至是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公捨此欲何之乎裕還彭城勃勃陷長安稱帝歸統萬○晉以裕爲相國宋公加九錫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人縊晉帝弑之帝在位二十三年改元者二曰隆安義熙義熙元年至十四年則劉裕爲政之日也弟琅邪王立是爲恭皇帝

恭皇帝名德文即位之明年劉裕進爵爲宋王自彭城移鎮壽陽又明年裕還建康帝在位改元者一曰元熙禪位于裕已而彼弑東晉自元皇帝至是凡十一世一百五年西晉東晉通一百五十六年而亡

歷代十八史略卷第五

南北朝

南朝自晉以傳之宋宋傳之齊齊傳梁梁傳陳北朝自諸國併於魏魏後分為西魏東魏東魏傳北齊西魏傳後周後周併北齊而傳之隋隋滅陳然後南北混為一今以南為提頭而附北於其間

宋

宋高祖武皇帝姓劉氏名裕彭城人也相傳為漢楚元王交之後裕生而母死父僑居京口將棄之從母救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字小字寄奴嘗行遇大虵擊傷之後至其所見有群兒擣藥裕問何為荅曰吾王為劉寄奴所傷裕曰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死裕叱之即散不見初參劉牢之軍事嘗遣覘賊遇賊數千人裕奮長刀獨驅之衆軍因乗勢進擊大破之裕由是知名其後為将相二十餘年誅桓玄平孫恩盧循滅南燕後秦卒受晉禪○西涼李暠卒諡曰武昭王子歆立數年至是為北涼沮渠蒙遜誘與戰殺之西涼亡○宋帝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曰永初殂太子立是爲廢帝營陽王○廢帝營陽王名義符年十七即位居喪無禮游戲無度

○魏帝嗣殂諡明元皇帝廟號太宗子燾立○宋帝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曰景平徐羨之傳亮謝晦廢而弑之宜都王立是為太祖文皇帝○文皇帝名義隆素有令望少帝廢迎入即位○夏王勃勃殂子昌立晉徵士陶潛卒潛字淵明尋陽人侃之曽孫也少有高趣嘗為彭澤令八十日郡督郵至吏白應束帯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郷里

小兒郎目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徵不就自以先世爲晋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至是終世號靖節先生○魏攻夏與夏戰至是執其主昌以歸○夏赫連定稱帝於平涼西秦主乞伏熾盤卒子暮末立○燕王馮跋殂弟弘立○夏主定擊西秦以暮末歸殺之西秦亡定又擊北涼欲奪其地吐谷渾襲其軍執定送魏夏亡吐谷渾者

慕容氏之別種也○北涼沮渠蒙遜卒子牧犍立○宋謝靈運以罪誅靈運好爲山澤之遊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或表其有異志爲臨川内史有司糾之被收靈運興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追討擒之徙廣州已而棄市○魏伐燕馮弘奔高麗而被殺燕亡○魏伐涼姑臧潰牧犍降後被殺北涼亡魏殺其司徒崔浩浩自明元

時已爲謀臣輙有功信道士寇謙之勸魏帝崇奉立天師道場而最惡佛法誅沙門毁佛像佛書帝命浩修國史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列石立之衢路北人忿恚譖浩暴揚國惡魏帝大怒遂按誅之夷其族○宋魏連年互相侵伐王玄謨勸宋大舉沈慶之諫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奈何與白面書生謀之宋竟遣玄謨出師取碻磝進圍滑臺先是

魏帝聞宋取河南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今天時向熱姑歛戍北歸俟河水合以鐵騎蹂之至冬魏帝自將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天地玄謨懼走魏人追擊玄謨敗走魏帝引兵南下直至瓜步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宋帝登石頭城北望歎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道濟立功前朝老於用兵先是以讒被收目光如

炬脈憤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既誅魏人聞之喜曰吴子輩不足復憚至是長驅無能禦者宋人或欲斬玄謨沈慶之止之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殺戮將以自弱非計也魏師還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斬截嬰兒貫槊上盤舞所過赤地春燕歸巢於林木自宋帝即位二十八年間號爲小康至是兵革之後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魏中常侍宗愛譖東宮官屬多坐誅死太子晃以憂卒魏帝追悼不已愛懼弒帝後謚曰大武皇帝廟號世祖晃之子濬立討愛誅之○宋太子劭巫蠱呪詛事覺宋帝擬廢之劭弒帝而自立帝在位三十年改元者一曰元嘉武陵王舉兵誅劭王立是爲世祖孝武皇帝

孝武皇帝名駿即位十二年殂改元者二曰孝建曰大明太子立是爲廢帝

廢帝名子業即位居喪傲惰無戚容孝武疎忌骨肉多誅殺至是尤甚○魏帝濬殂謚曰文成皇帝廟號高宗初大武經營四方國頗虛耗文成嗣以鎮靜懷集中外人心復安子弘立○宋帝畏忌諸父湘東王等幽於殿內捶曳無復人理恣爲不道中外騷然宋人弒之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曰景和湘東王立是

爲太宗明皇帝

明皇帝名彧即位八年殂改元者一曰泰始自帝之初蕭道成將兵征討有功尋鎮淮陰收養豪俊賓客始盛已而爲南兗州刺史至是褚淵爲右衛將軍與顧命大臣共掌機事太子立是爲後廢帝

後廢帝名昱明帝無子昱實嬖人李道兒之子也明帝子之殺諸王十五六人惟恐昱之不立十歲即位桂陽王休範舉兵反攻建康

蕭道成擊斬之道成爲中領軍○先是魏獻文帝弘傳位於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以宏幼仍總萬機太上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黄老浮屠之學改常有遺世之意其母馬太后有所幸李奕爲太上所誅馬太后怒遂弒之而稱制○宋帝驕恣嗜殺中外憂惶蕭道成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不可淵贊之遂弒帝在位六年改元者一曰元徽安成王立是爲順皇帝

順皇帝名準桂陽王休範子也明帝子之至是即位宋袁粲謀誅蕭道成褚淵以其謀告道成粲父子俱被殺於石頭城百姓哀之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沈攸之亦舉兵江陵討道成軍潰走而縊死道成爲相國齊公加九錫已而進爵爲王宋帝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曰昇明禪于齊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齊弒之而滅其族自宋高祖至順皇帝八世九六十年而國始亡

齊

齊太祖高皇帝姓蕭氏名道成蘭陵人也相傳爲漢相國何之後沉深有大量博學能文肩有赤誌如日月狀宋時在軍中久民間或言其有異相宋疑之而不能殺也竟代宋性清儉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常使黄金同土價在位四年殂改元者一曰建元太子立是爲世祖武皇帝

武皇帝名賾即位十二年殂改元者一曰永明太子長懋已卒太孫立是爲廢帝鬱林王

廢帝鬱林王名昭業即位一年改元曰隆昌西昌侯鸞弒之新安王立是爲廢帝海陵王

廢帝海陵王名昭文爲鸞所立改元延興鸞

自爲宣城王帝即位未四月廢而弒之宣城王自立是爲高宗明皇帝

明皇帝名鸞高帝之兄子也高帝愛之過於己子而武帝之太子長懋早卒惡之及得志殺高武子孫無遺類即位五年殂改元者一曰建武太子立是爲廢帝東昏侯

廢帝東昏侯名寶卷自在東宮不好學嬉戲無度既即位不接朝士惟親信嬖倖屢誅大

臣○魏帝宏祖在位二十七年仁孝恭儉制禮作樂蔚然有太平之風禁胡服胡語改姓元氏遷都洛陽爲魏盛德之主謚曰孝文皇帝廟號高祖太子恪立○齊主昏淫狂恣所幸潘妃以金爲蓮花帖地上使步之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左右用事賊害日甚太尉陳顯達先舉兵襲建康敗死將軍崔慧景受命出討叛州還兵逼建康時南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近齊帝急召入援慧景敗死以懿爲尚書令懿弟南雍州刺史衍使人勸懿行伊霍故事不爾亟還歷陽懿不能用竟賜死衍起兵襄陽引而東圍建康齊人弒帝而迎衍帝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曰永元時南康王先已自立是爲和皇帝

和皇帝名寶融東昏末寶融起兵於江陵已而稱帝改元曰中興未及東歸齊太后稱制

以蕭衍爲相國封梁公加九錫尋進爵爲王齊帝至姑孰詔禪于梁即位僅一年被弒齊自高帝至是七世凡二十四年而亡

梁

梁高祖武皇帝姓蕭氏名衍齊之疎族也母張氏見菖蒲生花旁人皆不見呑之已而生衍英達有文學東昏初衍鎮襄陽知齊將亂乃密修武備聚驍勇以萬數伐材沉檀溪積

茅如罔旱兄懿死衍建牙集衆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兵起一年餘遂入建康受禪即帝位○魏帝恪殂謚曰宣武皇帝廟號世宗子詡立甫六歲母胡氏稱制及魏帝既長好遊騁不親視朝而胡后亦淫亂魏政始亂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排抑武人喧謗盈路榜大巷剋期會集屠其家彝父子不以為意至是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

至尚書省詬罵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不敢禁討遂至彝第焚其舍曳彝父子毆擊捉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死遠近震駭胡后收其凶強八人斬之餘不復治大赦以安之懷朔鎮函使高歡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率焚大臣之第朝廷懼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自先世坐法徙北邉遂習

鮮卑之俗況深有大志與侯景等相友善以任俠雄鄉里○魏胡太后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盜賊蜂起封疆日蹙魏帝詡浸長太后自知所為不謹務為壅蔽母子嫌隙日深時六州大都督秀容酋長尒朱榮兵強高歡見榮即勸舉兵清帝側會魏帝殂胡太后鴆之也後謚曰孝明皇帝尒朱榮舉兵立孝文之姪長樂王子攸沉胡后于河封榮太

原王還晉陽北海王顥奔梁梁立之遣將送入洛陽子攸出奔尒朱榮渡河來救顥走死子攸歸加榮天柱大將軍榮畜不臣之志魏帝陰謀誅榮榮入手刺之尒朱世隆與尒朱兆立宗室長廣王曄入洛陽子攸遇弒後謚曰孝莊皇帝世隆文以曄疎遠廢之立孝文之姪廣陵王恭高歡起兵誅尒朱氏入洛陽廢恭而立孝文之姪孫平陽王脩脩弒恭後

謚曰節閔皇帝高歡爲大丞相建府於晉陽居之魏帝畏歡謀伐晉陽歡擁兵來魏帝奔長安依關西大都督宇文泰以泰爲大丞相歡追魏帝不及遂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於洛陽遷于鄴魏自道武至是一百四十九年而分爲東魏西魏○先是熒惑入南斗梁帝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下殿禳之及聞脩出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脩至長安踰

半年又與泰有隙泰鴆之後謚曰孝武皇帝孝武既遇弑泰立南陽王寶炬歡與泰連年相攻戰互有勝負歡卒遺言囑其子澄曰侯景有飛揚跋扈之志非汝所能御堪敵景者惟慕容紹宗景果叛以河南降西魏亦幾叛附于梁梁封景爲河南王景使至梁梁群臣皆不欲納梁帝亦自謂我國家如金甌無[illegible]傷缺恐納景因以生事惟朱异力勸納之東

魏遣慕容紹宗擊景景敗南走襲梁壽春據之請命梁就以爲南豫州牧既而東魏求成於梁意欲得景景恨梁通東魏遂反於壽陽引兵南渡圍建康梁帝自即位以來江左久無事惟崇佛法屢捨身佛寺上下化之及景過臺城擁兵至者爲景所敗梁帝遣人與景盟以爲大丞相臺城受圍五月而陷景入見引就三公位梁帝神色不變謂景曰卿在軍

中久毋乃爲勞景不敢仰視流汗不能對景退謂人曰吾常跨鞍對陣矢石交下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復見此人梁帝爲景所制飲膳亦被裁損憂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在位四十八年改元者六曰天監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大清壽八十六先是太子統仁明孝儉好學有文在東宫三十年而終梁[illegible]

舍嫡孫而立別子至是即位是爲太宗簡文
皇帝
簡文皇帝名綱在東宮十八年而後遇侯景
之亂既立受制於景而已湘東王繹鎮江陵
自稱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承制岳陽王
詧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鎮襄陽與繹相
攻詧遣使降于西魏以求援○東魏大將軍
渤海王澄先是爲其下所殺弟洋爲丞相封

齊王逼東魏帝禪位景弒之謚曰孝靜皇帝
東魏建國一十七年而亡○西魏立梁蕭詧
爲梁王西魏帝寶炬殂謚曰文皇帝太子欽
立○侯景自立爲漢王廢梁帝弒之尸位不
及三年改元者一曰大寶景立豫章王棟已
而篡位○先是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景
湘東王遣王僧辯討景景篡數月而爲僧辯
霸先所敗亡走吳欲入海爲其下所斬送尸

建康傳首江陵截其手足送於北齊湘東王
立是爲元皇帝
元皇帝名繹一目眇性殘忍即位于江陵自
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西魏蜀亦爲魏有梁
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爲限○突厥攻
柔然北齊擊突厥遷柔然是時柔然衰突厥
始強大○西魏宇文泰廢其主欽而立其弟
廓欽遇弒○西魏遣柱國于謹伐梁入江陵

梁帝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歎曰文武之道
今夜盡矣乃出降或問何意焚書曰讀書萬
卷猶有今日尋被殺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
承聖○西魏取襄陽徙梁王詧于江陵使稱
帝屯兵守之是爲後梁臣于西魏王僧辯陳
霸先奉晉安王稱制于建康貞陽侯淵明先
是爲北齊所獲至是以兵納之王僧辯奉歸
建康稱帝陳霸先殺僧辯廢淵明立晉安王

是爲敬皇帝

敬皇帝名方智元帝子也年十三即位陳霸先爲丞相○西魏太師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卒世子覺嗣年十五宇文護輔之未幾以覺爲周公○西魏帝廓禪于周廓遇弑後謚曰恭皇帝西魏建國四世二十六年而亡覺稱周天王性剛果惡護之專護弑之後謚曰孝閔皇帝立泰之長子毓○梁丞相陳霸先爲相國封陳公加九錫尋進爵爲王梁帝改元者二曰紹泰曰太平尸位未三年而禪于陳尋遇弑梁自高祖武帝至是四世凡五十七年而亡

陳

陳高祖武皇帝姓陳名霸先吳興人也梁武帝大同中爲廣州參軍廣有亂討平之以功爲將軍尋爲交州司馬西江都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屢平寇亂侯景陷臺城霸先時守始興結郡中豪傑起兵討景先取江州爲川刺史引兵會諸軍卒以平景遂爲將相於梁以至受禪即位三年殂改元者一曰永定子二人昌項皆以江陵陷時沒入長安臨川王立是爲世祖文皇帝

文皇帝名蒨武帝之兄子也在武帝平梁亂時已有功至是即位○周王毓稱帝○北齊帝洋盡滅元氏之族洋殂謚曰文宣皇帝○周宇文護憚周帝明敏有識量進毒弑之謚曰明皇帝毓弟邕立○北齊文宣帝之母弟常山王演廢其主殷而自立尋弑殷演立一年而殂謚曰孝昭皇帝母弟長廣王湛文廢演子百年而自立後殺百年○後梁帝詧殂大子巋立○北齊帝湛傳位於大子緯自稱太上皇帝○陳帝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

察儉勤在位八年殂改元者二曰天嘉曰太
康大子立是為廢帝海陵王
廢帝海陵王名伯宗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
光大爲安成王頊所廢○北齊上皇湛殂謚
曰武成皇帝○陳安成王自立是為高宗宣
皇帝
宣皇帝名頊初陷入長安文帝時周人送頊
還陳至是即位周帝邕誅宇文護始親政○

北齊後主緯多嬖寵政亂周伐齊入鄴執緯
歸殺之夷其族北齊建國五世三十年而亡
周帝邕深沉有遠識政事嚴明稱為賢主滅
齊一年而殂壽三十六謚曰武皇帝太子贇
立○皇后楊氏后父隋公楊堅用事爲上柱
國大司馬贇自爲太子時好昵近小人立未
一年傳位於子闡自稱天元皇帝驕侈彌甚
又一年而殂謚曰宣皇帝楊堅自爲大丞相

進相國隋王加九錫未幾周王闡禪位于隋
尋被弒隋帝盡滅宇文氏之族周自稱帝至
是五世二十五年而亡○陳帝在位十四年
改元者一曰太建殂太子立是爲後主長城
煬公
後主長城煬公名叔寶自爲太子與詹事江
揔爲長夜之飲即位未幾起臨春結綺望仙
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沉檀爲之

金玉珠翠爲之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
未有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花卉帝
自居臨春閣貴妃張麗華居結綺龔孔二貴
嬪居望仙複道往來江揔爲宰輔不親政事
日與孔範等文士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
貴嬪與客唱和其曲有玉樹後庭花等君臣
酣歌自夕達旦宦官近習內外連結宗戚縱
橫貨賂公行孔範與貴嬪結爲兄弟範自謂

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兵權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後梁主巋殂太子琮立隋帝廢而滅之自詧稱帝於江陵臣於西魏周隋所統數郡而已凡三十三年而亡○隋以晉王廣爲元帥帥師伐陳楊素韓擒虎賀若弼分道而出高熲爲元帥長史問薛道衡江東可克乎對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與中國合此數將周陳帝聞

有隋兵謂近臣曰王氣在此彼何爲者孔範曰長江天塹豈能飛渡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定作太尉公矣陳帝以爲然奏伎縱酒賦詩不輟賀若弼自廣陵濟江韓擒虎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擒虎遂自新林進直入朱雀門陳帝自投景陽井中軍人窺井將下石乃叫以繩引之與張麗華孔貴嬪同束而上俘以歸後主在位七年改元者二曰至德

曰禎明陳自高祖武帝至是五世凡三十三年而亡

隋

隋高祖文皇帝姓楊氏名堅弘農人也相傳爲東漢太尉震之後父忠仕魏及周以功封隋公堅襲爵堅生而有異宅旁有尼寺一尼抱歸自鞠之一日尼出付其母自抱角出鱗起母大驚墜之地尼心動亟還見之曰驚我

兒致今晚得天下及長相表奇異周人嘗告武帝普六茹堅有反相（所賜胡姓曰普六茹）堅聞之深自悔匿女爲周宣帝后周靜帝立堅以太后父秉政遂移周祚即位九年平陳天下爲一開皇二十年廢太子勇爲庶人初帝使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勇性寬厚率意無矯飾帝性節儉勇服用侈恩寵始衰勇多內寵妃無寵死而多庶子獨孤皇后深惡之晉王廣彌

自矯飾爲奪嫡計后贊帝廢勇而立廣爲大子〇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不能用罷歸敎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〇仁壽四年帝不豫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預擬帝不諱後事爲書問僕射楊素得報宮人誤送帝所帝覽之大恚帝所寵陳夫人出更衣爲太子所逼拒之得免帝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帝恚抵床曰

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將召故太子勇廣聞之令右庶子張衡入侍疾因弑帝遣人縊殺勇帝性嚴重勤於政事令行禁止雖嗇於財賞功不吝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自奉儉薄天下化之受禪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萬然自以詐力得天下猜忌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終始保全者在位二十四年改元者二曰開皇仁壽太子立是爲煬皇帝

煬皇帝名廣開皇末立爲太子是日天下地震卽位首營洛陽顯仁宮發江嶺奇材異石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囿又開通濟渠自長安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達于淮又發民開邗溝入江旁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遣人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

萬艘以備遊幸之用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蓬萊方丈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渠縈紆注海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剪綵爲花葉綴之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色渝則易新者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淸夜遊曲馬上奏之〇後又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又營汾陽

宮又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里〇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城周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置回洛倉於洛陽北城周十里穿三百窖窖皆容八千石帝或如洛陽或如江都或北巡至榆林金河或如五原巡長城或巡河右營造巡遊無虛歲徵天下鷹師至者萬餘人徵天下散樂諸蕃來朝陳百戲於端門執絲竹者萬八千人終月而罷費巨萬歲以爲常

〇徵高麗王入朝不至大業七年帝自將擊高麗徵天下兵會涿郡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伍萬乘供載衣甲等發河南河北民夫供軍須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天下騷動百姓窮困始相聚爲盜〇渾南竇建德兵起〇帝所徵四方兵皆集涿郡一百一十三萬餽運者倍之首尾亘

千餘里帝至遼東攻城不克諸軍大敗而還明年再徵兵自將擊之〇楚公楊玄感見朝政日紊潛謀作亂至是督運黎陽遂反帝引軍還遣將擊之玄感自洛陽引兵趨潼關兵敗走死帝又如涿郡伐高麗高麗遣使請降帝還長安已而如洛陽如汾陽如江都巡遊仍無虛歲〇蒲山公李密兵起密少有才畧志氣雄遠輕財好士嘗乘黃牛以漢書掛牛

角讀之楚公楊素遇而奇之由是與素子玄感游初從玄感起兵玄感敗密變姓名亡匿時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又有民謡歌曰桃李子皇后走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謂桃李子者逃亡李氏子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密遂與群盜翟讓等起攻滎陽下之建牙統所部西行說下諸城大獲鄱陽賊帥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〇杜伏威據

歷陽○竇建德稱長樂王○馬邑校尉劉武周朔方郎將梁師都各據郡起兵○李密據興洛倉署取河南諸郡稱魏公○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取樓煩定襄鴈門諸郡○梁師都取雕陰弘化延安等郡自稱梁帝○金城校尉薛舉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武威司馬李軌起兵河西自稱涼王○薛舉自稱秦帝徙據天水○蕭銑起兵巴陵自稱梁王○唐公李淵起兵大原克諸郡入長安時隋大業十二年帝在江都淵遥尊爲太上皇而立代王是爲恭皇帝

恭皇帝名侑煬帝之孫也年十三爲李淵所立改大業十三年爲義寧淵爲大丞相封唐王煬帝在江都淫虐日甚酒卮不離口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從駕多関中人思歸遂謀叛以許公宇文化及爲主夜引兵入宫縊殺

煬帝宗室無少長皆死惟存秦王浩（煬帝之姪）立之而自爲大丞相擁衆而西○梁蕭銑稱帝於江陵○隋帝侑即位半年禪于唐隋自高至是三世凡三十七年而亡

古今歷代十八史略卷第六

古今歷代十八史略卷之七

前進士曾先之編

唐

唐高祖神堯皇帝姓李氏名淵隴西成紀人也西涼武昭王暠之後祖虎仕西魏有功封隴西公父昞於周世封唐公淵襲爵隋煬帝以淵爲弘化留守御衆寛簡人多附之煬帝以淵相表奇異名應圖讖忌之淵懼縱酒納賂以自晦天下盜起以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陟討捕羣盜多捷突厥寇邊詔淵擊之淵次子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與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静相結故世民曰今主上南巡羣盜萬數當此之際有眞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收拾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兵數萬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而淵不知也會淵兵拒突厥不利恐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說淵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覩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愼勿出口明日復說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故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策願勿疑淵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身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幷誅耳會煬帝以淵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世民與寂等復說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

精強宮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
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物耳
淵乃召募起兵遠近赴集仍遣使借兵於突
厥世民引兵擊西河拔之斬郡丞高德儒數之
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吾興義兵正謂
誅佞人耳（先是嘗有二孔雀至隋殿前即去以爲鸞而稱賀故云）進兵
取霍邑克臨汾絳郡下韓城降馮翊淵留兵
圍河東自引兵西遣世子建成守潼關世民

徇渭北關中羣盜悉降於淵合諸軍圍長安
克之立恭帝淵爲大丞相唐王加九錫尋受
禪立子建成爲皇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
齊王○隋東都留守越王侗煬帝之孫也亦
爲衆所立稱帝於洛陽○秦主薛舉卒子仁
杲立○魏公李密與隋兵戰大敗降於唐○
宇文化及弑其所立主浩自稱許帝○涼王
李軌稱帝○唐秦王世民破秦秦主薛仁杲

降送長安斬於市○李密之將徐世勣據密
舊境降唐賜姓李○竇建德取河北諸州自
稱夏王○李密叛唐唐人獲而斬之○夏王
竇建德破宇文化及誅之○隋王侗立一年
王世充廢之而自立爲鄭帝尋弑侗○唐遣
將襲涼主李軌執歸殺之河西平○沈法興
稱梁王於毗陵○李子通稱吳帝於江都○
杜伏威降唐○唐秦王世民擊定楊將宋金

剛破之定楊可汗劉武周及金剛皆走死○
唐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吳主李子通襲
梁梁王沈法興走死○夏王竇建德救鄭唐
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主王世充降世民至
長安被黃金甲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
甲士三萬獻俘太廟斬建德於市赦世充尋
使人潛殺之竇建德故將劉黑闥始起兵於
漳南○唐遣將李靖伐梁梁主蕭銑降送長

安斬之○杜伏威擊吳王李子通執送長安
伏誅○劉黑闥自稱漢東王○楚王林士弘
卒其衆遂散漢東將執黑闥降唐斬之○唐
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祐反於丹陽唐斬
之○慶州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平之
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禦之遇於幽州世民
帥騎馳詣虜陣告之曰我秦王也虜不敢戰
受盟而退○唐興七年僭僞皆亡天下既定

是歲初置州縣鄉學帝親詣國子學釋奠先
聖先師始定官制頒新律令定均田租庸調
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
妾減七皆以十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
歲輸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
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
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傷
十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

課役俱免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爲里五里爲
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
者爲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
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
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歲造戶
籍○初唐之起晉陽皆世民之謀帝欲以世
民爲儲嗣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喜酒色
游畋齊王元吉多過失而世民功名日盛建

成乃與元吉協謀傾世民曲意諂事諸妃嬪
世民獨不事之由是左右皆譽建成元吉而
短世民○武德九年六月太白經天見秦分
建成元吉欲殺世民秦府僚屬勸王行周公
之事力請乃決於是密奏兄弟專欲殺臣似
爲世充建德報讎明日帥兵伏玄武門建成
元吉入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
遲敬德射殺元吉遂立世民爲太子軍國事

悉委太子處决然後聞奏初東宮官屬魏徵
屢勸建成除世民及是世民召徵責以離間
兄弟徵舉止自若對不屈世民禮之王珪亦
嘗為建成謀皆以為諫議大夫帝自稱為太
上皇帝詔傳位於太子是為太宗文武皇帝
太宗文武皇帝名世民幼日有書生見之曰
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
民書生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為

名年十八舉義兵李密降唐初見高祖色尚
傲及見秦王不敢仰視退而歎曰真英主也
高祖以秦王功高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
上以秦王為之開府置屬開館以延文學之
士杜如晦房元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
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
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
宗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王暇

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閻立本
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
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時府僚多補外如晦
亦出玄齡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材大王
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王即奏留之使參
謀帷幄剖决如流玄齡每入奏事高祖曰玄
齡為吾兒謀事雖隔千里如對面語秦王功
蓋天下身幾危賴玄齡如晦决策至是即位

首放宮女三千餘人○突厥頡利突利二可
汗合十餘萬騎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上
自與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
水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
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懼請盟而退○置
弘文館聚四部書二十餘萬選天下文學之
士虞世南等以本官兼學士聽朝之際引入
内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夜分乃罷

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願陽怒以試之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人也上曰吾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或請重法禁盜上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

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又嘗謂侍臣曰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而藏之有諸曰有之曰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此胡之可笑耶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張蘊古獻大寶箴有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

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無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其言○分天下爲十道因山川形便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遣將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其地爲夏州○大常祖孝孫奏唐雅樂○貞觀

二年○又出宮女三千餘人○故事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著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卿曹勿雷同也時珪爲侍中房玄齡杜如晦爲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二人同

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徵嘗告上曰願使臣爲良臣勿使爲忠臣上曰忠良異乎徵曰稷契皐陶君臣協心俱亨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初突厥既强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紇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加以民大飢羊馬多死奉使者還及邊帥皆言突厥可取之狀詔以李

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之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唐將擒之以獻時突利可汗先已入朝上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地爲四州分頡利地爲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以統其衆以突利爲順州都督頡利爲右衛大將軍林邑遣使入貢○伊吾來降置伊西州○高昌王麴文泰入朝○先是四夷君長詣闕

請帝爲天可汗上曰我爲太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自是後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貞觀四年蔡公如晦卒上語及必流涕○是歲大有年上之初即位也常與群臣語及教化曰大亂之後其難治乎魏徵對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詭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不能豈能之而不欲

邪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乘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斗米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未嘗嗟怨至是天下大稔米斗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户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上曰魏徵勸我行仁義今既效矣惜不令封德

彛見之盖德彛元年六月死矣○五年林邑新羅入貢○党項内附開其地爲十六州○七年春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輙俛首不視七德舞者秦王破陣曲也見九功舞則諦觀之王珪罷徵爲侍中○上親録囚徒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

堂上皆赦之凡三百九十人○上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詠詩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八年吐蕃遣使入貢○九年太上皇崩上皇即位九年而禅位至是又九年○吐谷渾先是入寇凉州以李靖帥諸軍討破之○十年吐谷渾遣子入侍○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銀大發采之歳可得数百萬上曰卿未甞進一賢

才而専言銀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銭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邪黜之○定府兵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関内二百六十一皆隷諸衛及東宮六率上府兵凡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粮装各有数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爲兵六十而免能騎射

者爲越騎其餘爲歩兵更命統軍別將爲折衝果毅都尉每歳季各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官與直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踈近数皆一月而更○十三年夏旱詔五品以上言事魏徵言陛下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十條上深奨歎○十四年上詣國子監觀釋奠是時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数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已上

者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煩雜命孔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高昌王麴文泰先是多遏絶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以侯君

集爲交河大總管將兵擊之至是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十五年吐蕃求婚以文成公主嫁之○十七年鄭公魏徵卒上曰以銅爲鏡可正衣冠以古爲鏡可見興替以人爲鏡可知得失徵没朕亡一鏡矣徵葬上自製碑書石○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

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勣秦叔寶等於凌煙閣○太子承乾不才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侯君集負功怨望以承乾暗劣欲乘釁因勸之反事覺廢爲庶人君集坐誅泰亦以險詐不立立晉王治爲太子魏徵嘗薦君集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録前後諫辭示起居郎褚遂良上愈不悅徵臨終上面指公主欲

妻其子叔玉至是停其婚踣所立碑○十八年上親征高麗先是高麗泉蓋蘇文弑其君新羅又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絶新羅入貢之路乞兵救援上遂討之先如洛陽○十九年上發洛陽至定州進諸軍上渡遼水援遼東城降白巖城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安市城險兵精堅守不下議者欲拔烏骨城渡鴨綠水直取平壤覆其本根則餘

可不戰而降或又謂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粮將盡勅班師是行拔十城徙户口七萬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然戰士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什七八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命馳驛祠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二十年上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破降之招諭勑勒諸部回紇等十

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户請爲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天下上爲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刻石於靈州○二十二年司空梁公房玄齡卒上悲不自勝玄齡佐上定天下及終相位三十二年稱爲賢相然無迹可尋上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

杜讓其賢英衛(英公李勣 衛公李靖)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爲唐宗臣○二十三年上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我死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則當殺之耳乃左遷疊州都督受詔不至家而去○上崩在位二十四年改元者一曰貞觀○上雖以武功定禍亂終以文德綏海内常自以驕侈爲懼甞曰人主惟一

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甞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群雄並起用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

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愼之自知神采爲臣下所畏常温顔接群臣導之使諫賞諫者以來之惟末年東征之役褚遂良嘗諫不聽太子立是爲高宗皇帝

高宗皇帝名治母長孫皇后承乾廢長孫無忌力勸太宗立治在東宮七年太宗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曰脩身治國盡在其中一旦

不諱更無言矣至是即位長孫無忌褚遂良受先帝遺詔輔政以李勣爲左僕射尋爲司空○永徽五年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六年上欲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爲后許敬宗李義甫賛之褚遂良不可以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事遂決褚遂良貶義府叅知政事義府貌若温恭與人嬉怡而狡險忌克人謂笑中有刀柔而害物謂之

人猫○武后以長孫無忌不助已深怨之顯慶四年削無忌官黔州安置遂良先一年卒至是無忌與祐異議者柳奭韓瑗皆被殺○乾封元年上封泰山至亳州尊老君爲太上玄元皇帝○以李勣爲遼東大總管伐高麗○總章元年李勣拔平壤降其王高麗悉平置安東都護府○上元元年帝稱天皇后稱天后○初帝以賤妾子忠爲太子武后廢之立后之子

弘弘仁孝中外屬心忤后意鴆之立其次曰賢又以事廢之而立其次哲○上在位改元者十三曰永徽顯慶龍朔麟德乾封總章咸亨上元儀鳳永隆開耀永淳弘道凡三十四年而政在中宮者三十年矣自褚遂良等死後群臣無敢諫者李善感嘗因事一諫人以爲鳳鳴朝陽上崩太子哲即位立韋妃爲后改元曰嗣聖明年武后廢帝爲廬陵王而立

其弟旦旦擁虛器者七年改元曰垂拱曰永
昌太后廢旦爲皇嗣而稱帝是爲則天武氏
則天武氏故荆州都督武士彠之女也太
原人年十四太宗聞其美召入後宮以貞觀
十一年爲才人時天下歌曲名娬媚娘已成
讖貞觀末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又
傳秘記唐三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
惡之嘗與群臣宴令各言小名武衛將軍李

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而小名五娘太宗
愕曰何物女子乃爾健邪或奏君羨謀不軌
遂誅之密問太史李淳風對曰臣仰觀天象
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不過三十年
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太宗
崩才人年二十四矣爲尼高宗幸寺見之而
泣時王皇后與蕭淑妃爭寵密令長髮勸高
宗納之既入而后與淑妃皆失寵武氏年三

十二遂自昭儀爲后王蕭皆爲所殺贈父士
彠周國公尋加贈太原王高宗苦風眩不能
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
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委以政事權與人主
侔人謂之二聖在高宗之世后自殺子弘廢
子賢高宗既崩子哲即位廢爲廬陵王而立
子旦后臨朝稱制立武氏七廟英公李敬業
起兵討之檄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

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太后遣將擊殺之越王貞又舉兵匡復不克
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自名曌照音稱皇帝
國號周以旦爲皇嗣改姓武時曌年六十七
矣嬖寵僧懷義後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居
中用事易之五郎昌宗六郎佞者曰人言六
郎似蓮花吾謂蓮花似六郎耳曌知人心不
服且內行不正畏人議己盛開告密之門用

酷吏侯思止索元禮周興來俊臣吉頊等鍛
鍊羅織率以反逆誣人誅殺不可勝紀用此
箝制天下然有權數善用人賢才亦樂爲之
用徐有功仁恕執法曌每屈意從之將相多
得人魏元忠婁師德狄仁傑姚元崇皆名相
宋璟亦顯於朝師德寬厚清愼犯而不校弟
除代州刺史師德謂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
也何以自免弟曰自今人雖唾某面拭之而

已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
怒汝也而拭之是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唾不
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師德每薦仁傑而仁
傑每毀師德曌語仁傑曰朕用御師德所薦
也仁傑退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久矣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仁傑從容言於曌
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
子孫太宗以二子托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

乃非天意乎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
千秋萬歲後配食大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
子而祔姑於廟者也曌稍悟已而又力勸之
遂自房州召廬陵王還都立爲皇太子以子
旦爲相主仁傑最見信重好面折廷爭曌常
屈從稱爲國老而不名仁傑卒曌泣歎元行
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多規諫曰明公
之門珍味多矣請備藥物之餘仁傑笑曰吾

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姚元崇等數十人
皆仁傑所薦或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
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曌嘗問人傑欲得
一佳士用之仁傑曰有張柬之者雖老宰相
也後竟用柬之爲相曌寢疾甚柬之與崔玄
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已率羽林將軍李多祚
等舉兵討內亂迎太子於東宮斬関入動易
之昌宗於廡下遷曌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

天大聖皇帝是冬殂年八十二易唐爲周者
十有六年改元者十曰天授如意長壽延載
曰萬歲通天曰神功聖曆久視大足長安長
安之五年子復位國號復爲唐是爲中宗皇
帝
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高宗崩哲即位二
月而被廢居均州者一年居房州者十三年
還爲太子者又八年而後反正韋氏復爲皇

后上在房陵每欲自殺后每止之上與私誓
異時幸復見天日惟所欲不禁至是每臨朝
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朝政如武氏在高
宗之世上女安樂公主適武三思之子三思
以是得入宮禁通於韋后后與三思雙陸而
上爲點籌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
皆受制五人皆賜王爵而罷政已而遠貶殺
之安樂公主等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敕

除官斜封中書時謂之斜封官九數千人有
上言皇后淫亂上面詰之其人抗言不撓中
書令宗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怏怏后及其
黨始懼馬秦客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
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爲皇太女乃相與謀
於餅餤中進毒上復位改元者二曰神龍景
龍四年而遇弒立溫王重茂后攝政相王子
隆基起兵討亂斬后及安樂公主并其黨皆誅

之廢重茂奉相王立之是爲睿宗皇帝
睿宗皇帝名旦初高宗崩中宗廢武氏立旦
爲帝者七年矣而廢爲周皇嗣者九年改封
相王者十年至是復爲帝立隆基爲太子宋
璟姚元之即元崇爲政二人協心革弊政進忠良
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脩舉當時
翕然貶祝欽明等欽明嘗爲八風舞人曰五
經掃地矣○帝妹太平公主於誅二張誅韋

氏時皆有力既屢立大功勢尊重上嘗與議政權傾人主其門如市憚太子英武欲易之賴韋安石宋璟張說姚元之等感悟上意政事皆取太子處分上自復爲帝改元者二曰景雲太極至是三年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太子是爲玄宗明皇帝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初爲臨淄王韋氏之亂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太宗初選驍勇爲

百騎武后增爲千騎隷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卒誅韋氏奉睿宗封爲平王睿宗將建儲嫡長子成器以平王有功力讓之遂爲太子受禪○開元元年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至是除三品將軍者浸多宦官增至三千人內侍之盛始此○姚崇爲

紫微令○二年以太常不應典俗樂置左右教坊謂之皇帝梨園弟子焚珠玉錦繡於殿前○作興慶宮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宋王成器等宅環其側○三年盧懷慎爲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崇出須臾裁決盡顧謂齊澣曰我爲相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相懷慎

知才不及每事推崇時謂之伴食宰相○四年姚崇罷宋璟爲黃門監璟爲相務擇人百官各得其職好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璟與姚崇相繼爲政崇善應變璟善守文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莫得比二人每進見上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八年宋璟罷○九年宇文融言天下戶口

逃移巧僞甚衆請於檢括同平章事源乾曜贊
成之以融爲勸農使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
行天下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
同三品張說建議召募壯士旬日得精兵十
三萬分隷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始此〇
十三年更命長從宿衛爲彍騎〇二十一年
韓休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上或宴遊小過
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

史略卷七　二十九

曰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上歎曰吾雖瘠天
下肥矣休罷張九齡繼之〇二十二年九齡
爲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林甫柔佞多狡數
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上動靜無不知之由
是每奏對常稱旨〇二十四年幽州節度使
張守珪執敗軍將安祿山送京師張九齡批
曰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
勇赦之九齡力爭曰祿山有反相不誅必爲

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
竟不誅祿山本營州雜胡也初名阿犖山母
再適安氏故冒其姓部落破散逃來狡黠爲
守珪所愛又有史窣干與祿山同里閈亦驍
勇守珪遣入奏事上賜名思明〇千秋節群
臣皆獻寶鏡九齡述前世興廢爲千秋金鑑
錄五卷上之九齡罷李林甫兼中書令上在
位久漸肆奢欲林甫遂得專政〇二十六年

史略卷七　三十

立忠王爲太子〇二十九年以安祿山爲營
州都督祿山傾巧善事人上左右至平盧皆
厚賂歸譽之上益以爲賢〇天寶元年以祿
山爲平盧節度使〇二年祿山入朝〇三年
改年曰載以祿山兼范陽節度使〇四載以
楊太真爲貴妃故蜀州司户玄琰女也爲上
子壽王妃十年矣上見其美令自以其意乞
爲女官且爲壽王別娶而後納之遂專寵〇

六載以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請爲楊貴妃兒九載賜祿山爵東平郡王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祿山入朝楊釗兄弟姊妹皆往戲水迎之釗貴妃之從祖兄也得出入禁中先是判度支屢奏帑藏充牣上帥群臣觀之由是視金帛如糞土賞賜無限賜釗名國忠○十載爲安祿山起第窮極華麗上日遣諸楊與之遊祿山體肥大上嘗指其腹曰此胡腹中

何所有對曰有赤心耳祿山入禁中先拜貴妃上問其故曰胡人先母而後父祿山生日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歡笑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妃浴兒金銀錢盡歡而罷自是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于外上亦不疑又以祿山兼河東節度使李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

服每見盛冬必汗謂林甫爲十郎既歸范陽其下自長安歸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點檢即曰噫嘻我死矣○十一載李林甫卒林甫媚事上左右迎合以固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嘗語諸御史曰不見立仗馬乎一鳴輒斥去妬賢嫉能排抑勝己性陰險人以爲口有蜜腹有劍每夜獨坐偃月堂有所深思明日必有誅殺屢起

大獄自太子以下皆畏之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悟然祿山畏林甫術數故終其世未敢反是歲國忠爲相言祿山必反且曰試召必不來十三載祿山聞召即至上由是不信國忠之言加祿山左僕射而歸○十四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上猶不疑表請獻馬三千匹每匹二人執鞚二十二將部送河南上始疑之遣使止其獻祿山踞床不拜

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使還亦無表冬祿山遂反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發范陽引而南步騎精銳煙塵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州縣皆望風瓦解進陷東京○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上始聞河北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真卿奏至大喜曰朕不識眞卿何狀乃能如此○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

郡皆應之○十五載安祿山僭號稱大燕皇帝○賊將史思明陷常山執顏杲卿送洛陽祿山數其反已杲卿曰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而剮之比死罵不絕口○真源令張巡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於雍丘討賊○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河北節度使李光弼與賊將史思明戰大破之首復河北數郡副元

帥哥舒翰與賊戰大敗麾下執翰降賊賊遂入關上出奔次于馬嵬將士飢疲皆憤怒殺楊國忠等及逼上縊殺貴妃然後發父老遮道請留上留太子慰撫之父老擁太子馬不復得行使皇孫俶白上上曰天也使諭太子曰汝勉之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力且宣旨欲傳位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迎入靈武請遵馬嵬之命凡五上乃許

尊上爲上皇天帝上在位四十五年改元者三曰先天開元天寶太子立是爲肅宗皇帝○肅宗皇帝初名璵改名亨自忠王爲太子二十年而遇祿山之亂至是即位京兆李泌自幼以才敏聞上在東宮嘗與泌爲布衣交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事無大小與之謀上皇至成都遣冊寶如靈武○遣使徵兵於回紇○招討節度使房琯與賊戰于陳濤斜琯

用車戰大敗○至德二載安慶緒殺祿山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昏至是不復見物又病疽躁暴欲以嬖妾子代慶緒爲嗣慶緒使人弑之而自立祿山僭號僅一年餘○上至鳳翔回紇遣子葉護將精兵四千人至天下兵馬都元帥廣平王俶副元帥郭子儀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發鳳翔至長安擊賊賊大潰大軍入西京俶留鎭撫三日引軍東出

至洛陽與回紇夾擊賊大敗遂復東京安慶緒走保鄴○賊將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巡先守雍丘移軍寧陵屢破賊旣而入睢陽與遠共守屢却賊食盡或欲棄城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賊必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救食茶紙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殺愛妾以食士四萬人僅餘四百終無叛者賊登城將士

困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旣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被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上皇發蜀郡還西京○乾元元年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二年史思明引兵救慶緒九節度之兵潰于鄴思明殺慶緒還范陽僭號○李光弼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光弼號令嚴整始至號令一施

士卒壁壘旗幟精明皆變與史思明戰屢敗之○上元元年大僕卿李輔國遷上皇於西內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卽居之多御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賜以酒食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輔國言上皇居興慶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上數啓上遷之不許乘上不豫率衆刼遷上皇曰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

浸以成疾○二年史朝義殺史思明思明愛少子而惡朝義因其敗軍欲斬之朝義使人射弑思明而自立○李光弼爲太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寶應元年郭子儀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復入朔方○上皇崩於西内傳位後七年也壽七十八○上寢疾聞上皇登遐轉劇遂崩在位七年改元者四曰至德乾元上元寶應初張皇后

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恐震驚上體不可輔國聞其謀上崩殺后而後引太子立之是爲代宗皇帝

代宗皇帝初名俶封廣平王爲元帥定兩京封楚王改成王已而爲太子改名豫至是即位殺李輔國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率諸將及回紇援兵討史朝義大敗之賊將斬朝義以降以賊將張忠志鎮成德軍賜姓名李寶臣薛嵩鎮恒衛邢洺貝磁等州田承嗣鎮魏博德滄瀛等州李懷仙鎮盧龍朝廷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諸鎮自爲黨援河朔敢抗朝命始此○廣德元年吐蕃入寇上出奔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内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二年流宦者程元振元

振初附李輔國輔國死元振專權自恣尤甚忌諸將有大功者皆欲害之吐蕃入元振掩蔽不以時奏致上狼狽中外切齒至是流溱州○臨淮王李光弼卒上之在陝光弼不至上撫之加厚素與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麾下諸大將不復尊畏光弼愧恨成疾而死○永泰元年平盧將李懷玉逐節度使而自知留後詔因而授之賜名正己○叛將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召郭子儀屯涇陽懷恩道死二虜爭長不睦子儀遣人說回紇欲共擊吐蕃先是懷恩欺回紇謂子儀已死使至回紇不信曰郭公在可得見乎使還報子儀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藥葛羅執弓矢立陣前子儀免冑釋甲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手與之語取酒相與誓約而還吐

蕃聞之夜遁諸軍與回紇共追大破之○幽州將朱希彩殺李懷仙詔因以希彩領鎮○五年誅官者魚朝恩朝恩在肅宗時嘗爲觀軍容使軍容之名始此九節度相州之敗其時也至廣德初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總禁兵勢傾朝野大曆初判國子監升坐講鼎覆餗以譏宰相王瑨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朝政有不預者

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上聞之不懌載乘間奏其專恣不軌遂誅之○七年盧龍將殺朱希彩而以朱泚領鎮詔因授之九年朱泚以弟滔領鎮而入朝○十二年有告元載圖不軌者按問賜死籍其家胡椒至八百斛他物稱是○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綰素清儉制下郭子儀方宴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

騎綰相三月而卒上痛悼之曰天乎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十四年田承嗣卒姪悅代之○淮西將李希烈逐節度使詔因以鎮授希烈○上在位七八年改元者三曰廣德永泰大曆崩太子立是爲德宗皇帝○德宗皇帝名适自雍王爲太子至是即位○常袞以欺罔貶崔祐甫同平章事祐甫欲收時望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上曰人謗卿

所用多歩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擇人不
收不愼非親非故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
淄青李正已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崔
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正已
慚服天下以爲太平庶幾可望○上方勵精
求治不次用人祐甫薦楊炎自司馬除爲同
平章事既而祐甫病不視事○建中元年始
作兩稅法唐初賦斂之法有田則有租有身
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至
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准下戶
不勝困弊率皆逃徙至是楊炎建議先計州
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
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
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
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
崔祐甫卒○殺忠州刺史劉晏晏善治財計

自肅宗代宗以來領戶部度支鑄錢鹽鐵轉
運等事以同平章事充使通漕運斡鹽利制
百貨之低昂軍國之用賴以充足然久典利
權衆頗疾之又與楊炎不相悅竟貶忠州人
希炎旨告晏怨望上遣人縊之○二年成德
李寶臣卒子惟岳自領軍務後王武俊斬而
代之○楊炎盧杞同平章事炎未幾罷杞藍
面鬼色有口辯上悅之○尚父太尉中書令
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子儀以身爲天下安
危者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
而衆不疾嘗遣使至魏博田承嗣西望拜之
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校中書令
凡二十四考家三千人八子七壻皆顯諸孫
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年八十
三而終○平盧李正已卒子納自領鎭朱滔
田悅王武俊李納先後皆反三年四人皆自

稱王○李希烈反○兩河用兵府庫不支數月乃括富商錢增諸道稅四年行稅間架除陌錢等法○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過京師犒師唯糲食菜餤衆怒作亂入城上出奔亂兵奉大尉朱泚爲主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泚不克泚召衆議稱帝秀實唾其面大罵以笏擊泚額血濺地泚殺之泚遂僭號大秦皇帝先

是有術士桑道茂言數年後有離宮之厄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從之至是遂奔奉天泚犯奉天李晟率兵赴援渾瑊擊泚破之奉天圍解李懷光赴難亦破泚兵至奉天欲入白盧杞之姦杞隔之不得入見而行上表暴杞惡衆論亦喧騰咎杞上不得已遠貶之○興元元年大赦陸贄勸上罪已以謝天下奉天所下書詔驕將悍卒聞之

無不感激揮涕王武俊田悅李納上表謝罪○李希烈僭號大楚皇帝○罷瓊林大盈庫於行宮陸贄諫去其榜○李懷光反上奔梁州○魏博田緒殺田悅自領軍府○李晟克復長安朱泚走其將斬之以降晟露布至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車駕還長安○顔眞卿爲李希烈

所殺先是眞卿爲盧杞所陷遣奉使希烈所人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至賊中留之將二歲不屈竟爲賊所縊○貞元元年盧杞量移將再入而卒幽州朱滔死○馬燧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二年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烈以降吳少誠殺仙奇朝廷因以少誠領鎭○三年張延賞同平章事先是吐蕃尚結贊據鹽夏州李晟嘗破其一堡渾瑊馬燧

各舉兵臨之懼而請和卑辭厚禮求於馬燧
燧信而請於朝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延
賞與晟有隙數言和便遣渾瑊與吐蕃盟於
平涼吐蕃刼盟瑊走免吐蕃畏晟燧瑊曰去
此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晟因燧以求
盟欲執瑊以賣燧使併得罪因縱兵直犯長
安會失瑊而止○李泌同平章事上與泌從
容論即位以來宰相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

覺泌曰此乃所以爲姦邪也倘覺之豈有建
中之亂乎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爲
世所輕爲相未三歲而卒○八年陸贄同平
章事○九年大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
卒○十年陸贄罷十一年貶贄忠州別駕贄
自奉天以來宣力最多隨事論諫剴切百奏
帝追仇盡言又被譖故貶初夏縣陽城以處
士徵爲諫議大夫皆想望風采在職七年稍

不諫韓愈作爭臣論譏之至是判度支裴延
齡譛贄城率諸諫官守閤論延齡姦佞贄無罪
時朝夕且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
壞之慟哭於庭遂沮城左遷國子司業後又貶道
州刺史治民如治家自書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
政拙考下下○十四年淮西吳少誠叛○二十一
年上崩在位二十七年改元者三曰建中興元貞元
初政清明者二歲而盧杞用矣叛亂相繼末

年姑息[illegible]太子立是爲順宗皇帝
順宗皇帝名誦方爲太子時有善書者王伾
善棋者王叔文俱出入娛侍因言某可相某
可將幸異日用之密結學士韋執誼及朝士
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温李景儉韓曄韓
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交日與遊
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倪者德宗崩太子
即位先是有風疾失音五閱月矣伾叔文等

用事○追陸贄陽城赴京未至卒上在位改
元曰永貞僅八月自稱太上皇傳位太子是
為憲宗章武皇帝
憲宗皇帝名純年二十八為太子監國尋即
位貶王伾王叔文伾病死叔文賜死其黨皆
遠貶○元和元年西川節度副使劉闢反同
平章事杜黄裳薦高崇文討之○夏州留後
楊惠琳拒朝命詔討之為兵馬使所斬○高

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二年鎮
海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
師斬之○三年沙陀朱邪盡忠與其子執宜
來降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每戰以為前鋒
後疑其貳於回鶻欲遷之河外懼而歸唐置
之靈州用以征討皆捷○自杜黄裳以後相
繼為相者武元衡李吉甫裴垍李藩李絳皆
賢相垍嘗為[illegible]用疏人才三十餘數日用盡
翕然稱為得人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
藩嘗為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批之吏請
更連素紙藩曰如此則狀也何名批敕垍薦
之為相知無不言絳[illegible]吉甫善逢迎絳每
與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時在朝如崔羣白
居易等皆讜直元和之世朝廷清明以此七
年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為節度
使遣裴度宣慰賜錢百五十萬緡犒其軍六

州百姓皆給復一年軍受賜歡聲如雷成德
兗鄆諸鎮使者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
果何益乎賜興名弘正○初彰義節度使吳
少誠死弟少陽自領軍府少陽陰養聚亡命
少陽死子元濟自領軍府縱兵侵掠及東畿
詔發十六道兵討之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
赦元濟不許裴度宣慰淮西行營還言淮西
可取上悉以兵事委同平章事武元衡師

道素養刺客姦人客請密往刺元衡則他相必爭勸天子罷兵矣元衡入朝賊暗射殺之又擊度傷首上怒討賊愈急以度同平章事上曰吾倚度一人足破賊命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督諸軍進討唐鄧節度使李愬先擒賊將丁士良吳秀琳李祐釋而用之用祐計雪夜七十里引兵入蔡州城擊鵝鴨池混軍聲鷄鳴入據元濟之外宅元

濟登牙城拒戰已而就擒檻送京師斬之自叛及誅凡用兵二歲時元和十二年也淮西既平上浸驕侈先是二歲已用李逢吉同平章事至十三年又用度支使皇甫鏄鹽鐵使程异進羨餘有寵並同平章事朝野駭愕元和之政非矣○十四年迎鳳翔法門寺塔佛指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不及侍郎韓愈上表極諫乞以投之水火上大怒貶潮州刺史○平盧將執斬李師道○裴度罷○十五年上暴崩上服金丹多躁左右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宦者陳弘志弑逆其黨諱之但言藥發在位十六年改元者一曰元和太子立是爲穆宗皇帝

穆宗皇帝名恒即位改元曰長慶四年崩太子立是爲敬宗皇帝

敬宗皇帝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二曰正服三曰罷獻四曰納誨五曰辨邪六曰防微○上遊戲無度性復褊急宦官動遭捶撻皆怨夜獵還宮酒酣爲宦者劉克明所弑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寶曆江王立是爲文宗皇帝

文宗皇帝名涵穆宗子也爲宦者王守澄所立後改名昂太和二年親策制舉人時宦官

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出人主之右無
人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之考官皆
歎服而不敢收中第者裴休李郃杜牧崔慎
由等二十二人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郃曰
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顏厚上疏乞回所
授官於蕡不報○太和五年上與同平章事
宋申錫謀誅宦官不克申錫貶死○九年上
與李訓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注本宦者王

守澄所引訓本名仲言又爲注所引得見守
澄守澄薦於上倜儻尚氣有文辭口辯多權
數上悅之訓注揣知上意數以微言動上上
意其可謀大事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
爲已任訓既與注勢位俱盛頗忌注託
外協勢出注鎮鳳翔進擢宦者仇士良
王守澄之權訓同平章事請除守澄遣
鴆殺之注始與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

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送然後殺之無
訓心以爲如此則功專歸注乃謀先發
奏金吾廳事後石榴有甘露宰相帥百
賀後勸上往觀上令宰相先往視訓陽
眞上顧仇士良帥諸宦官往視士良等既至
見風吹幕起執兵者無數驚走告變訓呼金
吾衛士等上殿僅擊死傷宦者十餘人知事
不濟而走士良等命神策兵殺金吾吏卒執

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等誣以謀反腰斬之
訓之謀惟元輿知之他相實不知也自是天
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李訓爲
人所殺傳首鄭注亦爲鳳翔監軍宦者所殺
開成二年司徒中書令晉公裴度卒度自憲
宗時罷相後無意世事治園池有綠野堂子
午橋等別墅之勝與詩人觴詠自娛穆宗敬
宗時皆嘗一入輔政至上之世亦嘗平章軍

國重事與時浮沉而已然四朝將相威望遠邇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安否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五年上崩上即位之初勵精求治去奢從儉中外翕然謂太平可冀然制於宦寺竟不能有爲嘗問宰相何時太平牛僧孺荅以太平無象末年嘗問近臣朕何如周赧漢獻對者憮然上曰赧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殆不如也在

位十五年改元者二曰大和開成弟潁王立是爲武宗皇帝

武宗皇帝名瀍穆宗子也文宗嘗立敬宗子成美爲太子臨崩欲以成美監國宦者以爲立不由已廢之而立瀍爲大弟遂殺成美而即位後改名炎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在穆宗初爲學士以李宗閔者嘗對制策譏切其父吉甫恨之構與宗閔自是各分朋黨更相排軋者垂四十年在文宗時德裕爲侍郎裴度薦其可爲相宗閔有宦官之助遂相惡德裕逼已而出之且引牛僧孺並相相與排擯德裕之黨尋以德裕鎮西川德裕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險易遠近皆若身歷練士卒葺保障以備邊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維州本漢地入兵之路吐蕃得之號爲

無憂城德裕極以得此州爲便牛僧孺以爲不可納以城併叛將歸吐蕃誅之境上極慘酷牛李之怨自是愈深僧孺尋罷德裕入相宗閔亦罷宗閔再相德裕又罷二黨互相擠援文宗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德裕連被貶黜及上立召德裕相之德裕言於上曰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在人主辨之上嘉納德裕追論維州事深

恒謀加褒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姪稹
自領軍府德裕謂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鎭不
同河朔習亂已久累朝置之度外澤潞近在
心腹若又因而授之威令不復行於諸鎭矣
上問何以制之曰稹所恃者三鎭但得鎭魏
不與之同稹無能爲也遣重臣諭鎭魏討之
詔曰澤潞一鎭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
謀欲存輔車之勢鎭魏悚息聽命二鎭兵與

朝廷所遣行營將主宰石雄各進討河東都
將楊弁作亂逐節度使遣中使馬元實曉諭
且覘之元實受賂還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
與之節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
甲若之何取之德裕詰之辭屈奏徵賊決不
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出戍者
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被屠乃歸擒
弁送京師斬之未幾劉稹勢窮蹙澤潞人殺稹

以降澤潞平加德裕大尉衛國公貶牛僧孺
爲循州長吏流李宗閔於封州○削宦者仇
士良官爵籍沒其家先是士良致仕其黨送
歸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
娛之使無暇及他事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
生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
毀天下佛寺僧尼勒歸俗○會昌六年上崩
在位七年改元者一曰會昌光王立是爲宣

宗皇帝

宣宗皇帝名怡憲宗子也幼號不慧太和後
益自韜匿文宗好誘其言以爲笑武宗豪邁
尤不禮之名爲光叔武宗疾篤子幼宦官定
策禁中詔立怡爲皇太叔更名忱權勾當軍
國事裁決咸當理人始知其有隱德焉尋即
位○李德裕罷僧孺宗閔等北遷德裕三貶
至崖州司戶以死○令狐綯同平章事先是

綯爲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授綯使讀之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嘗與學士畢諴論邊事諴具陳方略上悅曰吾意頗牧在吾禁中即用爲邊帥果稱其任上聰察彊記嘗密令學士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刺史有入謝而出者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建州刺史入辭上問建州去京師幾何曰八千里

上曰卿到彼爲政朕皆知之勿謂遠此階前則萬里也令狐綯奏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棊安能理人綯曰詩人托此高興未必實然嘗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面察綯嘗徙故人爲鄰州便道之官上問之曰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對群臣未嘗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威

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閑語一刻許徐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常恐卿輩負朕不得再相見綯嘗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嘗召學士韋澳屏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又嘗與綯謀盡誅宦官恐濫及無辜綯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缺勿補自然

消耗至盡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大中十三年上崩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一長子立是爲懿宗皇帝

懿宗皇帝初名溫封鄆王以無寵不得爲太子宣帝崩宦者立之更名漼○浙東賊裘甫起聲振中原觀察使王式討斬之○九年徐州賊龐勛起先是南詔稱大理皇帝舉兵入寇陷播邕交阯敕徐泗兵戍桂州過期不代

遂作亂勛爲粮料判官戍卒推以爲主擁兵
北還所過剽掠至徐州囚殺節度使陷諸郡
招討使康承訓擊之以沙陀朱邪赤心爲前
鋒勛敗死賜赤心姓名李國昌爲大同軍節
度使懿宗又爲振武節度使○咸通十四年上
崩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一子普王立是爲僖
宗皇帝
僖宗皇帝名儇懿宗少子也年十二爲宦官

所立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
愈急水旱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所
在相聚爲盜濮州人王仙芝起曹州冤句人
黃巢應之巢善騎射喜任俠嘗擧進士不第
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衆攻剽州縣窮民歸
之數月數萬仙芝攻陷汝鄭唐鄧冠鄂州陷
安州冠荊南與招討曾元裕戰於中州而大
敗又大敗於黃梅斬之黃巢陷鄆沂濮掠宋

汴南渡陷洪虔吉饒信冠宣州入浙東爲鎭
海節度使高駢所破遂趨廣南陷廣州出潭
州北渡向襄陽敗於荊門復引而南陷宣州
自采石渡江已而渡淮陷申州入潁宋徐兗
之境陷東都引而西入潼關入長安上出奔
蜀巢僭號大齊皇帝諸道發兵赴援先是沙
陀李國昌之子克用爲兵馬使戍蔚州大同
軍諸將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

於四方此乃英雄功名富貴之秋李振武名
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君輔以擧事代北不
足平也遣人潛詣蔚州說克用克用趨雲州
取之河東昭義討之而大敗克用恐忻代逼
晉陽已而大爲盧龍兵所破蔚朔兵亦討敗
其父國昌父子亡走達旦朝廷赦其罪召其
兵討賊克用將沙陀來賊憚之曰鴉軍至矣
連破賊復長安巢焚宮室而遁至蔡州節度

秦宗權降之巢趨汴州克用等追擊大破之
未幾賊黨斬巢以降○克用之至汴州也朱
全忠襲之全忠者巢將朱溫也先爲巢所遣
攻陷同華尋以華州降賜名全忠爲宣武節
度使館克用甚恭克用乗酒頗侵之全忠不
平發兵圍驛攻之克用醉左右以水沃其面
告之克用乃張目援弓起而走會大雷雨晦
冥扶掖乗電光縋城出汴人扼橋從者力戰

得度而免克用還晉陽治甲兵表乞討全忠
詔和觧之不聽○上發成都還長安○秦宗
權僭號○上之奔蜀也宦者田令孜實挾之
自以爲功權自己出河中王重榮前作亂自
立令孜遣朱玫等攻之重榮求救於克用克
用方怨朝廷不罪全忠乃上言玫等與全忠
相表裏欲共滅臣引兵赴河中京師震恐令
孜刼上奔鳳翔朱玫追逼不及立肅宗玄孫

襄王熅爲帝玫將王行瑜斬玫熅奔河中王
重榮斬首送行在上還長安上在位十五年
改元者五曰乾符廣明中和光啓文德日與
宦官相處而已天下大亂盜賊蜂起豪傑因
起其間互相吞噬朝廷不能制上崩壽王立
是爲昭宗皇帝

昭宗皇帝名傑僖宗之弟也僖宗大漸宦者
立之爲太弟遂即位後更名曄帝明粹有英

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
復前烈之志践阼之始中外忻忻焉然而內
制於宦寺外有強鎮初志竟不遂○越州董
昌僭號昌先據杭州錢鏐爲兵馬使朝廷命
昌帥浙東鏐領杭州至是昌稱帝於越詔鏐
討之○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
三鎮舉兵犯闕殺宰相謀廢立聞李克用來
討乃去克用攻邠州斬行瑜將移兵岐華貴

近恐沙陀大盛止之克用自隴西郡王進爵晉王引兵還晉陽○錢鏐克越州董昌伏誅○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甚恭克用去二鎮復驕慢茂貞舉兵犯闕上出奔華州克用遣援又聞朱全忠營洛陽逼駕茂貞與建皆懼奉上還長安先是嘗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出四方撫慰藩鎮南北司用事者恐其不利於已交諫以為不可

上不得已罷之上在華時宦官劉季述圍殺諸王十一人至是季述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同平章事崔胤說神策將討誅季述上復位宦官謀去胤時朱全忠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以書召之全忠舉兵來宦者韓全誨等刼上如鳳翔全忠圍之李茂貞遂殺全誨等奉上還長安全忠以兵驅宦官盡殺之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存黃衣幼弱

三十人備洒掃宦官自文宗以後廢置在其掌握至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號及是大被誅殺全忠由東平王進爵梁王還汴○全忠威震天下有簒奪之志胤懼為之備全忠表請除胤密使其黨殺之遂請上遷都東京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上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泣下霑襟上至洛陽李茂

貞等移檄以興復為辭全忠將西討以上有英氣恐生變遣人入洛弑之○上自即位非不夢想賢豪卒不用人嘗有朝士鄭綮好恢諧多為歇後詩嘲時事上意其有所蘊手注班簿以為相堂吏走告不信已而賀客至綮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上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七曰龍紀大順景福乾寧光化天復天祐子立是為哀皇帝

哀皇帝初名祚昭宗有廢太子裕已壯全忠惡之祚以幼得立更名柷全忠殺裕等九人皆昭宗子全忠爲相國加九錫帝在位仍稱天祐不四年禅于梁尋被弑唐自高祖至是二十世凡二百九十年

歷代十八史略卷之七

歷代十八史略卷之八

五代　梁

梁太祖皇帝初名温姓朱氏碭山人朱五經之子也少無頼從黄巢爲盗降唐賜名全忠初鎮汴攻併徐州兖州鄆州攻河北河東諸郡屢與李克用交兵尋取河中晋絳用兵華岐東降青州南取荆襄横行諸鎮間刼遷唐都於洛遂受禅更名晃封其兄全昱爲王甞

罵之曰朱三汝作天子邪汝從黄巢作賊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何負於汝柰何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爲帝王行當族滅矣是時李克用王晋李茂貞王岐楊行密爲吴王王淮南行密已卒子渥代之王建王蜀錢鏐王兩浙王潮據閩已卒弟審知代之馬殷據湖南劉隠據廣皆自唐末以來割據諸州梁帝以馬殷爲楚王蜀王王建稱帝

晉王李克用卒初克用有養子曰存孝最驍
勇有功養子存信疾而譖之存孝懼禍而叛
克用討擒囚歸惜其才意臨刑必有爲之請
者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遂死又有薛阿
檀亦勇寄與存孝通恐事泄自殺自是克用
兵勢浸弱唐末數爲汴人所攻失數州汴兵
直抵晉陽城下克用登城備禦不遑寢食後
汴兵再圍晉陽以疾疫還克用幾欲走會汴兵

去而止克用不能與汴人爭者累年悒悒以
至于死子存勗立時梁兵侵晉圍潞州晉李
嗣昭閉城固守踰年梁築夾寨守之存勗與
諸將謀曰朱温所憚者先王耳聞吾新立以
爲童子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
出其不意擊破之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帥
兵發晉陽伏三垂岡下旦乘大霧直抵夾寨
塡塹鼓譟而入梁兵大潰遂解潞圍○淮南

將張顥徐温弑楊渥温復殺顥將吏推立楊隆
演徐温自領昇州而以養子徐知誥往治之
○梁以王審知爲閩王梁以劉守光爲燕王
守光者盧龍節度使仁恭之子也先是因其
父而自領軍府○梁夏州亂殺節度李彝昌
以其族父仁福代之夏州李氏本姓拓跋上
世自唐賜姓領鎮久矣○廣州劉隱卒弟巖
代之○劉守光稱燕帝○鎮州王鎔定州王

處直推晉王爲盟主梁攻鎮州襲取諸郡晉
王伐其兵於柏鄉大破之晉帥二鎮伐燕梁
帝救之大敗走歸先是梁帝已有疾至是慙
憤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遺孽更
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我死諸兒非彼敵
也吾無葬地矣疾愈劇且加躁怒愛假子友
文之妻將立友文爲嗣遂爲其子友珪所弑
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曰開平乾化初以汴州

爲東都開封府洛陽爲西都遷都洛陽者凡四年友珪自立尋伏誅均王立均王名友貞初爲東都指揮使友珪簒弑起兵誅之而即位於汴更名瑱○晉王入幽州執燕劉仁恭及守光歸斬之○梁賜荆南節度使高季昌爵爲王○契丹阿保機稱帝古東胡種也其國先在横山南本鮮卑舊地元魏時自號契丹初大賀氏有八子號八部大人推一人爲

主三歲一代唐開元中有郡固者統衆詔許襲王至是諸部以耶律斡里少子阿保機爲主并奚渤海諸國始建元不復受代國人謂之天皇王○廣州劉巖稱越王已而稱帝改國號曰漢後又更名龑○吳徐温徙治昇州以徐知誥入輔吳政○蜀主王建殂子宗衍立○吳王楊隆演卒弟溥立梁以錢鏐爲吳越國王○晉與梁連歲交兵梁魏州降于晉

晉王入魏拔德州澶州梁劉鄩襲晉陽不克而還攻鎭定營晉師敗之鄩攻魏州晉王又敗之梁又遣兵襲晉陽晉人擊卻之晉克衛磁洺相邢滄貝州掠濮鄆梁人决河以限晉晉王攻拔其四寨已而大擧伐梁戰于胡柳晉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晉築德勝南北兩城梁攻之不克梁招討王瓚爲晉所敗梁河中降晉鎭州將弑趙王王鎔

晉王討平之先是吳蜀屢書勸晉王稱帝晉王自謂先王有遺言當務復唐社稷既而得傳國寶於魏州將佐皆賀勸進不已遂即帝位於魏國號唐遣李嗣源襲取梁鄆州梁以王彦章爲招討唐帝戒德勝守者曰王鐵槍勇决謹之彦章果拔南城進拔諸寨至楊劉力攻不克而退梁遣彦章攻鄆唐帝救之梁敗彦章死唐以嗣源爲前鋒五日入大梁梁

主猶慮諸兄弟乘危謀亂盡殺之尋命其下
殺巳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二曰貞明龍德梁
自太祖稱帝至是二世一十七年而亡

唐

唐莊宗皇帝名存勗沙陀人也本姓朱邪先
世立功賜姓李父克用有勇略一目微眇號
獨眼龍爲唐平黄巢立大功王于晉與朱氏
爲仇暮年頗爲所處憂形於色存勗幼進言

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極將斃矣吾家
世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柰何
輕爲沮喪使群下失望乎克用說臨終立爲
嗣謂其下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年
十七嗣晉王位即舉兵破梁解潞圍自是連
勝梁祖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吾兒豚犬耳
存勗東併幽州北郤契丹南與梁夾河百戰
先是晉陽監軍故唐宦者張承業爲晉王据

拾財賦召補兵馬攻戰連年接應不乏皆承
業力承業意在復唐宗社聞王將稱帝力諫
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
自取之誤老奴矣悒悒成疾而卒王即位改
皆爲唐奉唐祀入汴滅梁都大梁巳而遷雒
陽侍中郭崇韜有謀略佐帝成帝業至是權
兼內外訏猷規益竭忠無隱薦引人物從相
受成而巳○荆南高季興入朝季興者季昌

之改名也唐以爲南平王○蜀主王衍盤遊
淫湎國亂盜起唐遣皇子繼岌與郭崇韜伐
之遂滅蜀衍降唐亦其族繼岌信讒殺崇韜
而還唐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唐帝自
克梁後寖驕首以伶人爲刺史帝幼習音律
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優名謂之李天
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還
前批其頰帝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只一

人尚誰呼邪帝悅諸伶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群臣憤疾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納貨展恃以干恩澤蠹政害人忩為讒慝帝踈忌宿將不恤軍士數出遊獵蹂踐民田上下咨怨魏悍將戍瓦橋代歸復遣留屯貝州遂作亂奉趙在禮入據鄴都唐遣將李嗣源討之至城下軍士大譟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從馬直數

卒喧競遽欲盡誅其族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今欲與城中合勢拔白刃擁嗣源入城中不受外兵逆擊之皆潰嗣源詭辭得出將召兵攻亂者安重誨曰公為元帥不幸為以人所劫不若星行詣闕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乃南趨相州諸者奏嗣源已叛上章自理遏不得通始疑懼石敬塘曰安有上將與叛卒入城而他日得保無恙者乎大梁天下都會

願先後取之始可自全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以敬瑭為前鋒李從珂為殿引兵入大梁唐帝如關東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從馬直郭從謙帥兵攻帝於氾凡水帝中流矢而殂稱帝僅三歲而遇弒改元者一曰同光伶人斂樂器覆屍而焚之嗣源聞之痛哭乃入洛陽百官

上牋勸進不許又三　三請嗣源監國乃許之繼岌自蜀歸途聞內難至長安自殺監國立是為明宗皇帝本胡人邈佶詰烈也為晉王克用養子名嗣源莊宗滅梁嗣源功最高為中書令蕃漢馬步總管受命討鄴為叛卒所擁自鄴趨汴入洛遂即位更名亶○契丹阿保機卒子德光立○閩王王審知卒子延翰立驕淫殘暴其下弒之而立其弟延鈞後稱帝更

名璘吳王楊溥稱帝○南平王高季興卒子從誨立○楚王馬殷卒子希聲立後希聲卒希範立○吳越王錢鏐卒子元瓘立○夏州李仁福卒子彝超嗣○西川孟知祥併東川唐以知祥爲蜀王○唐秦王從榮驕很自知時論不與常懼不得爲嗣帝寢疾遽率牙兵千人至端門下將入禁衛討之從榮兵潰走歸府皇城使斬之帝悲駭疾劇遂殂帝性

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八年改元者二曰天成長興内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内藏庫賞廉吏治贓蠹雖不知書所行暗合於道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爲小康子宋王立是爲閔帝

閔帝名從厚明宗次子也即位有志爲治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蜀孟知祥稱帝○唐潞王反於鳳翔舉兵長驅至洛陽閔帝出奔在位改元應順數月而已潞王立

潞王名從珂本姓王氏明宗之養子也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名得衆心用事者忌之從珂鎮鳳翔閔帝命移鎮河東將佐以爲離鎮必無全理乃移檄鄰道起兵入清帝側從珂至陝諸軍皆迎降至洛宰相馮道等百官班迎

遂即位遣人鴆殺閔帝於衛州○蜀主孟知祥殂子昶徽立○夏州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閩人弒其主璘而立其子繼鵬更名昶唐帝初與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素不相悅唐帝立敬瑭不得已入朝尋歸鎮陰爲自全之計唐帝移之遂返求援於契丹契丹敗唐兵立敬瑭爲晉帝引兵向洛陽唐帝自焚死在位不三年改元者一曰清泰唐自莊宗至是

四主凡一十四年

晋

晋高祖皇帝姓石氏名敬瑭沙陀人唐明宗之壻也初與從珂皆勇力善闘事明宗皆有功內相忌從珂爲帝敬瑭自河東來朝将佐皆勸留之時久病骨立唐帝不以爲虞遂得歸鎮公主在洛陽辭歸唐帝醉曰何不且留遷歸欲與石郎反邪敬瑭聞之益懼尋命移

鎮鄆州敬瑭拒命唐帝發兵討之桑維翰爲敬瑭草表稱臣於契丹事以父禮約事捷割地劉知遠以爲大過厚賂金帛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患敬瑭不聽表至契丹主大喜將騎五萬而來與瑭兵戰於晋陽大敗之契丹主立敬瑭爲帝國號晋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與之契丹以晋帝南下又破唐兵至潞

州契丹北還晋帝引而南唐將校皆飛狀以迎唐帝死晋帝入都洛已而遷汴○吳徐知誥稱帝奉吳主溥爲讓皇初徐溫命知誥治昇州致繁富城市府舍甚盛溫自徙居之知誥入廣陵輔吳政溫卒知誥以中書令鎮昇而留其子輔吳政廣金陵城吳加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至是遂受吳禪知誥本徐州李氏子也自謂唐後國號唐尋復姓李更

名昇弁是爲南唐○契丹改國號大遼○閩王曦殺其主昶而自立○吳越王錢元瓘卒子弘佐嗣○南漢主劉龑又更名龑儼尋殂子玢彬立○晋帝在位不七歲殂改元者一曰天福齊王立是爲出帝

出帝名重貴高祖兄子也高祖臨終命幼子重睿拜宰相馮道欲其輔立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遂立重貴延廣用事○南

唐主李昪殂子璟立○閩王之弟王延政據建州稱殷帝○南漢主劉玢之弟弘熙弑玢而自立更名晟○閩朱文進弑其主王曦而自立殷主延政遣兵討之閩人殺文進傳首於殷殷改國號曰閩唐人攻拔建州延政出降閩亡唐攻福州不克後吳越遣兵取之○初晉高祖事契丹甚謹至少帝即位景延廣主議告哀不復稱臣契丹大怒延廣又因其

回圖使已而遣歸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為鄰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相待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於是契丹入寇度河晉帝自將及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契丹敗走契丹再至相州引還晉帝又自將追之契丹旋軍南下晉人擊之契丹又敗走晉帝既再勝意契丹不足

畏契丹主大舉入寇晉將杜威降契丹遣兵入汴執晉帝以歸其國在位五年改元者一曰開運晉自高祖至是再世一十一年而亡契丹主入大梁胡騎四出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鋒刃老弱委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帛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呼句切）曰契丹兵應有優賜遂括都城士民錢帛遣使者數十人括諸州皆迫以嚴

誅人不聊生括至初無頒給皆欲載歸中外怨憤皆思逐之所在盜起契丹主曰我不知中國難治如此居汴三月而還晉劉知遠先一月即位於晉陽

漢

漢高祖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沙陀人也事晉祖敬瑭於兵間功最多晉祖在河東唐潞王移之鎮鄆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

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遂拒命唐遣將攻之不克晉祖與契丹兵破唐入洛陽知遠時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分漢兵入營館契丹兵於寺城中肅然後晉祖以知遠鎮河東晉祖殂遺命以知遠入輔政晉人匿之知遠由是怨朝廷契丹連入寇晉雖以知遠爲行營都統知遠不行契丹滅晉入大梁知

遠稱帝於晉陽契丹去乃發大原入洛遂入汴國號漢後更名暠○契丹主耶律德光歸至殺胡林而死剖腹實塩載去人謂之帝羓巴子兀欲立○楚王馬希範卒希廣立○吳越王錢弘佐卒弘倧立其下廢之而立弘俶○漢帝殂在位一年改元乾祐子周王立是爲隱帝

隱帝

隱帝名承祐年十八即位○先是漢祖以弟崇尹大原爲留守河東節度使崇與郭威有隙至是威爲樞密使侍中執政崇爲自全之計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朝廷詔令多不禀承○荆南高從誨卒子寶融知軍府○河中李守貞反郭威督諸軍討克之守貞自殺○漢以郭威爲鄴都留守○楚王馬希廣之兄希萼殺希廣而自立○漢主自即位以來同平章

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郭威主征伐侍衛指揮使史弘肇典宿衛三司使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弘肇察京師道不拾遺章掊摭遺利供饋不乏國家相安弘肇嘗謂天下須用長槍大劒安用毛錐子章曰若無毛錐財賦何由耶辨章輕文人嘗曰此輩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何益於用漢主左右嬖倖浸用事親戚干政邠等每裁抑之漢

主益壯儼為大臣所制弘肇嘗議事於帝前曰
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平左右
因譖之乾祐三年殺邠弘肇章遣密詔欲殺
郭威於鄴將佐勸威入朝自訴威引大軍至漢
主遣兵拒之或降或不戰而還漢主為亂兵所
弒威白太后迎武寧節度贇夫至聞契丹
入寇遣威將兵擊之威至澶州將士大譟
裂黃旗以被威休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

擁威南行遂代漢漢二世四年而亡

周

周太祖皇帝姓郭氏名威太原人也唐莊
宗有宮人柴氏歸其家擇姻一日窺于門見
有疾走而過者柴氏大驚問何人告者曰從
馬軍使郭雀兒也（有雕青月在項故有此名）柴氏欲嫁之父母
不肯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柰何
嫁此人柴氏堅不嫁他人竟歸威漢祖鎮

河東威為孔目官契丹在汴威勸漢祖舉兵
遂成帝業漢隱帝時威專主征伐隱帝欲殺之
不克威擁兵入汴已而出禦契丹軍士擁還
汴時已迎贇於徐州乃以漢太后令廢贇為
湘陰公威為監國尋即位自謂周虢叔之後
國號周贇崇子也崇初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
向及聞迎立贇則曰吾兒為帝吾復何求贇廢
死崇遂稱帝於晉陽所有并汾忻代嵐憲隆蔚

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謂其臣曰顧我是何天子汝
是何節度使耶是為北漢遣子承鈞伐周不克遣使乞
師於契丹策命北漢上更名旻○契丹述軋弒兀
欲而自立述律討殺述軋而代之○楚自廣
鬵以來相攻奪無寧歲其下又廢希萼而立
希崇南唐遣邊鎬擊楚希崇降南唐遷馬氏
之族于金陵楚亡故楚將劉言自朗州攻潭邊
鎬走言取湖南請命于周周以言鎮朗王逵鎮

潭逵襲殺言於朗以周行逢守朗逵還潭後
又以行逢鎮潭逵自居朗○周帝在位三年
殂改元者一曰廣順晉王立是爲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名榮本姓柴氏周祖妻兄柴守禮
之子也周祖無子故養之周初領節鎮已而
尹開封封晉王周主臨終命晉王聽政尋即位
北漢主聞周主殂大喜請兵於契丹遣翻楊
袞將萬騎北漢主自將三萬人來周帝欲自

將衆之群臣皆諫帝曰崇幸大喪輕朕年少
新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以吾兵力之强破
崇如山壓卵耳馮道力争推王浦勸行北漢
主軍于高平周鋒擊之北漢兵郤帝慮其遁
去趣諸軍將樊愛能何徽先遁右軍潰步軍
千餘解甲降帝覩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
戰宿衛將趙匡胤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
又謂禁兵將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

高西出爲左翼我爲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
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
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
北漢兵大敗楊袞不敢救北漢主晝夜北走
僅得入晉陽周帝收樊愛能何徽及所部北
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
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
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張永德

盛稱趙匡胤智勇擢殿前都虞候周帝謂侍
臣曰兵務精不務多農夫百未能養戰士一
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乃命大
簡諸軍又詔諸道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
匡胤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
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强所向克捷○周
攻北漢汾遼憲嵐石沁忻州皆入于周周帝
攻晉陽不克引軍還○北漢王劉旻殂子鈞

立周伐蜀取秦階成鳳州○周伐南唐唐遣兵拒於壽州而敗周帝自將大敗唐兵於正陽唐將皇甫暉姚鳳保清流關帝命趙匡胤倍道襲之擒暉鳳克滁州周師取揚泰光舒蘄州唐兵拒周師復取泰州攻揚州周帝命匡胤屯六合唐兵來攻奮擊大破之將士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遍閱其笠有劍迹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

兵莫敢不盡死周帝還大梁留兵圍壽州唐兵復江北諸州周守將皆棄去并兵攻壽州周帝復自將如壽唐人以城降周帝還大梁而復自將攻濠泗皆降進攻楚州遣兵取揚泰帝克楚州遂至楊州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帝乃還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朗州王逵爲潘叔嗣所殺將吏迎潭州周行逢入朗行逢併潭朗有之○南漢主劉晟殂

子鋹嗣立○周帝自將伐契丹取瀛莫易州離京四十二日而關南悉平議趍幽州會不豫而止以瓦橋關爲雄州益津關爲霸州置戍而還往還六十日○趙匡胤先是爲殿前都指揮使從攻淮南又從征契丹至是爲殿前都點檢周帝在位六年殂改元者一曰顯德初帝在藩韜晦及即位首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

落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政事發奸摘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讀史商搉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嘗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畏其明民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登遐之日遠邇哀慕子梁王立是爲恭帝

恭帝名宗訓七歲即位○以趙匡胤爲歸德

節度使明年春鎮定言契丹入寇遣匡胤將
兵禦之至陳橋驛軍士擁還策立周帝在位
半年遂禪于宋周自太祖至是三世實二姓
十年而亡

歷代十八史略卷八

歷代十八史略卷第九

宋

宋太祖皇帝姓趙氏名匡胤其先涿人也相
傳為漢京兆尹廣漢之後父弘殷為洛陽禁
衛將校生匡胤於甲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
香一月人謂之香孩兒營少從辛文悅學文
悅嘗夢邀駕乃匡胤也周世宗時掌軍政凡
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征戰立大功世宗

一日於文書篋中得一木書曰點檢作天子
時張永德為點檢世宗乃遷之而易以匡胤
世宗殂恭帝即位之明年命領宿衛禦契丹
時主少國危中外始有推戴之議大軍既出
軍校苗訓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指曰
此天命也夕次陳橋驛軍士聚議先立點檢
為天子然後北征還列待旦點檢醉臥不知
也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將

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點檢驚起披衣則相與扶出被以黃袍羅拜呼萬歲擁上馬南行拒之不可乃攬轡誓諸將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恭帝遂禪位以所領節鎮爲宋州歸德軍故國號曰宋即位之初欲陰察群情頗爲微行或諫毋輕出上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微行愈數曰有天命

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中外讋服○昭義節度使李筠故周宿將反於澤州上命石守信討之尋親征筠自焚死澤潞平○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周祖之甥也亦反上命石守信討之尋親征重進自焚死淮南平○荆南高保融卒弟保勗代之○南唐泉州留從效稱藩○建隆二年南唐主李景遷都于南昌以其子從嘉守建康景殂從嘉立更名煜○上

既誅筠重進召樞密直學士趙普問曰吾欲息天下兵爲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言唐季以來帝王數易由節鎮大重君弱臣強而已今莫若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又言殿前帥石守信等皆非統御才宜授他職上悟召守信等宴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至此然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頓首曰陛

下何爲出此言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上曰汝曹雖無異心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雖不欲爲其可得乎皆頓首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爲子孫計多置歌童舞女日飲酒相歡

以終其天年我且與爾曹約爲婚姻君臣之
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謝曰
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
皆稱疾請罷○趙普薊人遇上於滁州用爲
節度掌書記上即位後專與謀議倚信之○
女真貢馬○田鶻于闐來貢○建隆三年泉
州留從效卒衙將陳洪進推張漢思領軍務○
定難節度使周西平王李彝興貢馬即彝殷避太祖

宋宣祖弘殷諱○武平武安鎮帥周行逢卒子保權
領軍府衡州太守張文表作亂起兵據潭州
保權表請救于宋○荊南高保勗卒兄子繼
冲代之○高麗來貢○乾德元年命慕容延
釗等會周保權討張文表師出江陵高繼冲
出降荊南平延釗至湖南文表先已敗死保
權聞宋師下荊南懼而拒守師進討之獲保權
湖南平○二年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乞罷

質等周朝舊相也自唐以來宰相惟面奏大
政事餘號令刑賞除拜但入熟狀質等自以
前朝大臣稍存形跡每事具劄子進呈退批
所得聖旨同列皆書字以志之奏御之多始
此質等既罷以趙普同平章事○命王全斌
伐蜀乾德三年蜀相李昊勸蜀王孟昶出降
蜀亡前蜀王氏之亡也降表亦昊所草蜀人
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初上命宰相

擇前代所未有年號以改今元既是得蜀鑑
乃有乾德四年鑄字怪之召問學士竇儀曰
昔僞蜀王衍有此號上嘆曰宰相須用讀書
人○五年五星聚奎先是周顯德中竇儼楊
徽之盧多遜同爲諫官儼善推步嘗曰丁卯
歳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
不預也至是果然○夏州李彝興卒子李光
叡諱領軍務○開寶元年北漢主劉鈞殂養

子繼恩立郭無為弑之而立其同毋弟繼元皆異姓子也○雷德驤判大理寺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惋直詣講武殿奏之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曰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二齒命曳出黜之○二年命曹彬等伐北漢尋親征攻太原城久不下頓兵甘草池中暑雨軍中疾疫詔班師

○上自即位或微行幸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雪普意上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異甚亟出則上立雪中普皇恐迎拜即普室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此其時也願聞成筭所向上曰

吾欲取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之地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爾姑試卿耳於是用師荊湖繼取西川嘗因北漢諜者語北漢主鈞曰君家與周氏世仇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之人鈞遣諜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什一區區守

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上哀其言終鈞之世不以大軍北伐及繼先立始用兵○是歲契丹弑其主述律號穆宗迎立其伯父兀欲之子明記更名賢三年命潘美伐南漢四年克廣州劉鋹降南漢亡○六年交趾丁璉上表求內附詔以為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趙普罷相領河陽三城節度普沈毅果斷以天下為己任嘗欲除其人為其官上不用明

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普徐拾以歸補綴以進上悟乃可之又有立功當遷官者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上曰朕固不與柰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安得以私喜怒專之上不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宮中不去上卒可之普常設大甕於閤後表䟽意不可者投其中焚之其多得謗以此雷德驤之子又訐之上始疑普先是雖置叅知政事以副普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至是始詔叅叅政升政事堂同議政更知印押班與普齊未幾普遂罷薛居正呂餘慶等其後繼為相

○七年命曹彬伐江南初上屢遣使喻江南國主李煜入朝不至乃以彬及潘美等討之戒以切勿暴略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取匣劒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美以下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先是江南樊若水舉進士不第上書言事不報乃釣魚采石江上以繩度江廣狹詣闕陳策上用其言令荆南造大艦爲浮梁以濟師至是用之不差尺寸○八年曹彬圍金陵急李煜遣徐鉉入貢求緩兵鉉言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其說累數百上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鉉還尋復至奏言江南無罪辭氣益厲上怒按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汗)睡乎鉉皇恐而退金陵受圍自春徂冬勢愈危蹙彬終欲降之累遣人告煜曰某日城必破宜早爲之所一日彬忽稱疾諸將來問彬曰彬之疾非藥能愈諸公若共爲信誓破城不妄殺一人則彬病愈矣諸將皆許諾焚香約誓翼日城陷煜出降南唐亡捷書至上泣曰宇縣分

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横罹鋒鏑者可
哀也彬還舟中惟圖籍衣衾閤門通其榜子
曰奉勅江南幹事回其不伐如此○九年吳
越王錢俶來朝辭歸上賜以黄袱封緘甚固
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皆群臣乞留俶章疏
俶益感懼○上如西京謁宣祖安陵○夏四月
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
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上欲

都洛陽群臣咸諫上曰吾且都長安晉王叩
頭曰在德不在險上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
河之勝而去冗兵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
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乃還大梁○上崩
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三曰建隆乾德開寶壽
五十上仁孝豁達有大度陳橋之變迫於衆
心洎入京師市不易肆嘗一日罷朝坐便殿
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上曰爾謂為天子

容易邪適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嘗
夏近臣紫雲樓下因論及民事謂宰相曰愚
下之民雖不分菽麥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
虐朕斷不容之開寶初修京城及大内營繕
畢上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
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
見之矣平蜀後嘗擇其兵百餘爲川班殿直
郊禮行賞以御馬直扈從特[illegible]川班擊登

聞鼓援例陳乞上怒曰朕之[illegible]即為恩澤
豈有例邪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
諸軍遂廢其直内臣有違事後慮者上聞莊
宗英武定天下享國不久何也其人言其故
上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敵得天下不
能用軍法約束誡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不
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重代以来藩鎮
強盛上以漸削之罷諸節鎮專用儒臣分理

郡國以革節鎮之横又置諸州通判以分刺
史之權自是諸侯勢輕禍難不作専務愛養
民力罷郡貢獻禁進羨餘常衣澣濯之衣寢
毀青布縁葦簾晩節好讀書嘗歎曰堯舜之
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邪
削平諸國必招之不至而後用兵及其既降
皆不加戮禮而存之終其世嘗幸武成王廟
觀從祀有白起指曰起殺已降不武命去之

周恭帝封鄭王後遷于房州上以辛文悅長
者俾爲房州守恭帝先上一年始卒上發哀
輟朝十日還葬如禮上初入京城時周韓通
死節追贈優厚王彦昇棄命専殺終身不授
節鉞受禪之際倉猝未有恭帝禪制學士陶
穀出諸懷中上薄之歳久任翰林頗怨望上
曰吾聞學士草制依様畫葫蘆耳何勞之有
卒不登之政府内外官有時望者籍記姓名

以待不次選用稱職者多久任不遷定銓選
法嚴舉主連坐法嚴贓吏法有眞極刑者[illegible]
五代藩鎮苛征重斂之弊寛商征寛麴鹽酒
禁倉吏多入民租者或棄市五代多以武人
爲牧守率意用刑上懲之故入者必抵罪定
大辟詳覆法定折杖法頒新刑統定差役法
作版籍戸帖戸鈔長吏有度民田不實者戮
杖流之諸州旱蝗賑饑蠲租惟恐不及舉德

行孝悌親策制科舉人放進士榜嚴覆試法
御殿親試進士試書判拔萃數幸國子監詔
天下求遺書初用和峴所定雅樂初行劉温
叟所上開寶通禮二百卷命宰執日記時政
送史館撰日曆制度典章彬彬有條理大弟
晉王立是爲太宗皇帝太宗皇帝初名匡乂
太祖長弟也太祖入京城匡乂首請號令諸
將戢士卒仍自於馬前戒摽掠太祖受禪乃

改名光義尹開封同平章事封晉王建隆二年昭憲杜太后臨崩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者乎太祖曰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汝萬歲後當傳位晉王晉王傳秦王 太祖次弟 秦王以傳德昭 太祖長子 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頓首受教太后呼趙普曰趙書記共記吾言不可違因命普於榻前爲誓書普署

紙尾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太祖友愛篤至晉王嘗寢疾灼艾太祖亦自炙以分其痛嘗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他日必作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能及也太祖幸蜀有布衣張齊賢獻十策召問賜食且啗且對太祖善其其策齊賢固稱餘策皆善太祖怒斥使出既還語晉王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吾不欲用之他日留與汝作宰相盖傳位之定久

矣太祖不豫后遣王繼恩召皇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王至宮中散遣左右所言皆不可得聞但遥見燭影下王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爲之遂崩后見晉王愕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官家王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王即位更名炅 炯 秦王廷美尹開封改封齊王德昭封武功郡王○遣使分行州縣廉察官吏第其優劣罷軟不勝任惰慢

不親事免官○贓吏配者遇赦不敘○大理評事陳舜封奏事口捷舉止類倡優問誰氏子對以父爲伶官上曰汝真雜類豈得任清望官改授殿直○陳洪進來朝獻漳泉二州○吳越王錢俶來朝遂獻其地○命潘美伐北漢尋親征圍太原劉繼元出降北漢亡○詔征契丹易州涿州來降上攻幽州踰旬不下遂班師郡王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

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悦及歸
以北征不利不行平北漢之賞德昭言之上
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
刎後二年岐王德芳卒自太祖二子相繼死
齊王廷美不自安他日上嘗以傳國意訪趙
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於是普
復入相廷美遂得罪降涪陵縣公普復使
知開封府李符告其怨望南遷房州尋殺之

普恐李符漏言因彈德超譖曹彬故以符薦
德超貶符春州卒○种放隱于終南山結草
為廬以講習為務後進多從之學上聞召之
辭以母老上高其節厚賜錢帛旌之○呂蒙
正為參政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
正佯不聞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
一知名姓則終身不忘不如無知也○召華
山陳摶賜號希夷先生○開寶寺塔成前後

八年所費億萬田錫奏曰衆以為金碧熒煌
臣以為塗膏釁血上不怒○先是西夏李光
叡卒子繼筠嗣又卒弟繼捧嗣繼捧來朝獻
四州地其弟繼遷叛去數入寇邊○契丹主
明記殂號景宗子隆緒立年十二母蕭氏專
其國政○上命曹彬等分道伐契丹彬兵大
敗於岐溝關詔班師契丹自是連年入寇後
女真以契丹隔其朝貢之路請擊之不許女

真遂臣於契丹○上賜李繼捧姓名趙保忠
授節度使命管夏銀綏宥靜五州使圖繼遷
繼遷降賜姓名趙保吉保吉復寇邊命李繼
隆討之保忠言已與保吉解仇乞罷兵上怒
名繼隆先移兵討之繼隆入夏州檻送保忠
於闕下保吉尋亦請降而復叛命繼隆討之
蜀自既平之後府庫之物悉載歸內府土狹
民稠有司不無賦外之利王小波起為盜小

波死李順繼之攻陷成都僭號蜀王上命王繼恩討擒之蜀平○交趾丁璉卒大校黎桓囚其宗族而專其國上初命討之無功已而桓奉貢竟以桓爲交趾郡王○時霖潦過度上曰朕於刑獄盡心安得積陰之譴寇準越班對言某州局吏侵官錢者干於法爲小過陛下殺之王淮參政王沔之弟盜錢数百萬於法爲大敷陛下以沔故務相容蔽如此而

曰刑獄盡心如之何無積陰之譴上即日誅淮罷沔俄而雨止上崩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五曰大平興國曰雍煕端拱淳化至道壽五十九諡居正沈倫趙普宋棋李昉倣吕蒙正張齊賢吕端等相繼爲相普凡再入再罷尋薨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嘗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每朝有大議輒闔户自啓一篋取一書閲之及卒家人視其篋則論語

也嘗謂上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蒙正晩出嘗與普並相普甚推之蒙正嘗置冊子夾袋中疏四方人才姓名以待選用初太祖嘗以張齊賢屬上至齊賢舉進士上欲置之上第而有司第其名在下乃詔一榜特與通判卒至大用吕端爲相人謂吕相作事糊塗音鶻突上知之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自上即位

以來以小人爲相者盧多遜一人而已太子立是爲真宗皇帝

真宗皇帝初名元侃封襄王有擧人楊礪嘗夢至一殿有坐殿上者語之曰我非汝主來和天尊汝主也指示令謁之礪後進士第一入爲襄王府記室記謁如夢中所見大宗嘗遣相者詣襄王及門而返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王可知矣立爲太子至是即位更名恒

○咸平二年契丹入冦上親征至大名府而還○三年益州卒王均反僭號大蜀以雷有終知州討擒之益州平○范廷召擊契丹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亟赴之廷召潛遁保裔為所圍力戰死之○李繼迁自先朝奪所賜姓名冦边不已攻陷靈州西涼六合莫長潘羅支乞會王師討之繼迁攻陷西涼府潘羅支要而擊之繼遷中流矢死於靈州

之境其子德明請降復賜姓趙後封為西平王○楊嗣楊延朗智勇善戰加團練使虜憚之目曰楊六郎○景德元年契丹主與其母蕭氏大舉入冦中外震駭叅政陳堯叟蜀人請幸蜀王欽若江南人請幸江南上以問寇相寇準準問誰畫此策上曰卿姑断其可否勿問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臣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遂定親征之議上駐蹕韋城尋至

衛南契丹擁兵抵澶州圍合三面李繼隆等出禦之契丹撻覽中弩死大挫退却不敢動冦準力勸上渡河殿前帥高瓊亦力賛猶豫間瓊麾衛士進輦曰陛下若不過河百姓如喪考妣梁適呵之瓊怒曰君輩此時尚責人失禮何不賦一詩退虜耶遂擁上以渡既至澶州登北城張黃旗幟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先是王繼忠者陷虜嘗言和

好之利故雖大舉亦遣使以繼忠書來上命曹利用報之至是利用與契丹使者韓杞偕来請世宗所取關南故地上曰地必不可得寧與金帛以和準意亦不欲與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戎復生心準盖欲擊之使隻輪不返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遂再遣利用往利用請歲賂金帛之數

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召語之曰雖有勑旨不得過三十萬如過此數勿來見準準斬汝矣利用卒以絹二十萬銀十萬定和議南朝為兄北朝為弟交誓約各解兵歸準初發京師命朝士出知諸州皆於殿廊受勑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恐欽若沮親征之議以其有智且有福出欽若知天雄軍契

丹至城下欽若閉門束手無策修齋誦經而已上還自澶淵待準極厚欽若歸深恨準嘗退朝上目送準欽若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耶城下之盟春秋小國所恥也上愀然欽若每曰澶淵之役準以陛下為孤注上待準遂浸薄尋罷相以王旦同平章事旦王祐之子也太祖嘗遣祐按事謂祐還與王溥官職祐不徇太祖意竟不大用祐曰祐不做

兒子二郎必做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至是旦果為相深沉有德望能斷大事上心深屬之趙德明嘗以民飢上表乞粮群臣皆請責之旦曰臣欲詔德明云塞上儲粮不可與已於京師積百萬可自遣衆來取德明再拜受詔曰朝廷有人上既入欽若之言數問欽若何以刷恥欽若知上厭用兵謬曰取幽薊乃可上令思其次乃請封禪以

鎮服四海誇示夷狄又言封禪當得天瑞前代有以人力為之河圖洛書果有此邪聖人以神道設教耳於是自太中祥符以來數有天書降東封泰山西祀后土於汾陰又有趙氏祖九天司命天尊降天下立天慶觀置聖祖殿諱聖祖名玄朗京師作玉清昭應宮旦不能止其事○上在位二十六年自元年呂端罷後張齊賢李沆項呂蒙正向敏中畢士

安寇準王旦相繼爲相惟旦居位十一年當李沆爲相時旦甞參政沆嘗讀論語嘗曰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不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謂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

大中祥符封禪祠祀土木並興旦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每有大禮旦輒以首相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欲去則上遇之厚及薨于位遺令削髮披緇以歛議者謂旦得君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張詠嘗言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德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才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之寄則詠不敢辭當

旦之世王欽若已相欽若罷寇準再入相參政丁謂事準甚謹嘗會食羹汙準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甚愧恨準罷李迪丁謂爲相準遂貶迪罷謂獨相時上已有疾昏眩如準罷貶皆謂白中宮行之上不知矣尋崩年五十五在位改元者五曰咸平景德曰大中祥符曰天禧乾興太子立是爲仁宗皇帝

仁宗皇帝名禎母李氏章獻明肅劉皇后之子真宗得皇子已晚始生晝夜啼不止有道人言能止兒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即止盖謂真宗嘗籲上帝祈嗣問群仙誰當往者皆不應獨赤脚大仙一笑遂命降爲真宗子在宮中好赤脚其驗也自昇王爲太子年十三即位劉太后垂簾同聽政丁謂用事竄寇準爲雷州司户參政王曾密

奏謂包藏禍心真宗山陵擅移皇堂於絶地
遂罷謂貶至崖州司户謂初命學士草準責
詞令用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為證事及謂竄
學士乃用其語人快之方逐準時京師語曰
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
召寇老然準竟不及北還而卒王曾為相王
欽若再相欽若卒張知白相知白卒張士遜
相士遜罷呂夷簡相惟王曾自天聖初居相

位至是七年而罷曾初舉進士青州發解禮
部廷試皆第一人曰狀元三場喫着不盡曾
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飽真宗末正色立朝
朝廷賴以為重作相日所進退士莫有知者
或問其故曾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交趾
黎桓景德中卒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
来貢賜名至忠大中祥符間至忠卒子幼弟
爭立大校李公蘊逐殺之而自立至是公蘊

卒子德政立來告喪封交趾郡王○契丹主
隆緒殂號聖宗子宗真立○西夏趙德明卒
子元昊立○劉太后以上為已子而上母李
氏默默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亦畏后
不敢言疾華乃進位宸妃而薨宰相呂夷簡
奏太后宜備禮以葬曰他日莫道夷簡不曾
說來宸妃卒踰一年太后崩稱制十一年上
始親政先是呂夷簡張士遜並相夷簡罷李

迪相而士遜為首相無所發明而罷夷簡復
相迪罷王曾復相而權在夷簡夷簡之初罷
也以郭皇后之言及復入而后有尚美人爭
寵之隙遂廢郭后夷簡有力焉臺諫孔道輔
范仲淹爭不得而出仲淹還朝為待制知開
封府言事愈急數譏時政夷簡訴其越職罷
知饒州館閣余靖尹洙爭之皆坐貶歐陽脩
責諫官高若訥不諫謂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若訥奏其書亦貶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洙靖脩不肖指若訥也王曾因對斥夷簡納賂示恩夷簡曾並罷王隨陳堯佐代之以無所建明而罷張士遜章得象代之○趙元昊據有夏銀綏宥靈鹽會勝甘凉瓜沙肅州之地居興州阻賀蘭山爲固僭號大夏皇帝入寇西邊騷然范雍經略西夏聞元昊將攻延州懼甚閉門不救劉平戰中官黄德

和誣奏平降賊以兵圍其家議收其族富弼言平自環慶來援姦臣不救故敗罵賊而死德和誣人冀免坐腰斬范雍罷時軍興多事張士遜無所補諫官韓琦上疏曰政事府豈養病坊耶於是士遜致仕呂夷簡復相用韓琦范仲淹爲邊帥仲淹嘗兼知延州夏人相戒曰毋以延州爲意小范老子胷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邊人爲之語

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昊之不得大逞蓋藉琦仲淹之宣力居多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撓遣使求石晉所割周世宗所取關南地知制誥富弼接伴時夷簡任事人莫敢抗弼數侵之夷簡欲因事罪弼以弼報使弼至往反論難力拒其割地使還再遣而國書故爲異同夷簡欲以陷弼弼疑而啓觀乃復回奏畫

責夷簡易書而往增歲賂銀絹各十萬定和議而還呂夷簡求罷上遂欲更天下弊事增諫官員命王素歐陽脩余靖蔡襄供諫院職以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召夏竦爲樞密使諫官論罷竦以杜衍代之國子直講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大奸指竦也仲淹琦適自陜西来道中得詩仲淹

撫股謂琦曰爲此怪鬼輩壞事竦因與其黨造論曰衍等爲黨人歐陽脩乃作朋黨論上之略曰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小人同利之時暫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情疏反相賊害君子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進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仲淹遷叅政富弼爲樞副上既擢仲淹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仲淹等皆皇恐退列奏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向悉用其說惟武備欲復府兵一說宰相以爲不可時章得象晏殊並同平章事未幾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富弼宣撫河北

竦黨造謗故仲淹等不安於朝歐陽脩亦出使河北晏殊罷杜衍同平章事衍務裁僥倖每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十數輙納上前上嘗語諫官曰外人知衍封還內降邪朕在宮中每以衍不可告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會衍婿蘇舜欽監進奏院用鬻故紙公錢祠神會客御史中丞王拱辰素不便衍等所爲因攻其事置獄得罪者數人拱辰喜曰吾一網打去盡矣衍相七十日而罷賈昌朝平章事兼樞密使韓琦罷樞副知揚州事章得象罷陳執中平章事昌朝罷夏竦代爲樞密使○貝州卒王則反文彥博宣撫河北討平之彥博入爲平章事○趙元昊慶曆初嘗因范仲淹請和反覆數歲竟納款稱臣策命爲夏國主名曩霄歲賜銀絹茶綵二十五萬五千遂不復寇邊卒子諒祚立○陳執中以無

所建明罷○夏竦罷宋庠代之尋同平章未
幾罷○張貴妃兄堯佐一日除四使監察御
史裏行唐介論之不聽遂劾奏文彥博向守
蜀以燈籠錦獻貴妃得執政故黨堯佐上怒
遠貶介彥博亦求罷龎籍平章事○廣源州
儂智高寇廣州連歲陷諸州自邕至廣西皆
被其害命樞副狄青討平之還爲樞密使○
龎籍罷○陳執中梁適平章事適罷劉沆代

之執中罷文彥博富弼並同平章事士大夫
相慶得人上曰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
上嘗問王素孰可爲相素曰惟宦官宮妾不
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上憮然曰如此則富弼
耳○契丹主宗真殂號興宗子弘基立○交
趾李德政卒子日遵立○劉沆罷文彥博罷
韓琦平章事富弼罷○王安石知制誥安石
每遷官遜避不已至知制誥則不復辭官矣

安石嘗侍賞花釣魚宴誤食釣餌已悟而食
之既上以其不情而遂非惡之安石有重名
士爭向之惟蘇洵不見著辨姦論亦以爲不
近人情必大奸慝○司馬光知諫院進三劄
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二論御臣曰
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三論揀軍又進五規曰
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實○策制
科人得蘇軾蘇轍○曾公亮平章事○上在位四

十二年改元者九天聖明道則垂簾之政也
景祐以來政由己出寶元康定間西鄙多事慶
曆更化君子滿朝至皇祐至和嘉祐天下承
平無事恭儉之德愛人恤物之心即位至升
遐終始如一日遺制下雖深山窮谷莫不奔
走悲號而不能止壽五十四皇子立是爲
英宗皇帝

英宗皇帝 初名宗實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太

宗之曾孫也仁宗立爲皇子賜名曙仁宗崩固避數日而後即位以憂疑致疾慈聖光憲曹太后權同聽政上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悦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賴宰相韓琦參政歐陽脩等調護上既康復親政太后撤簾琦一日出空頭敕脩已僉趙槩未僉脩曰第書之韓公必有說琦坐政事堂召内侍任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安置蓋交鬭兩宮之人也議崇奉濮王典禮執政欲稱皇考又以太后詔令上稱親司馬光范鎮呂大防呂公著等交論以爲不可鎮罷翰林誨純仁大防解言職公著罷侍講議竟不决○契丹改號大遼○上崩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治平年三十八皇太子立是爲神宗皇帝

神宗皇帝名頊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曹太后之甥也幼與英宗同鞠后所後爲英宗配生頊自潁王爲太子尋即位　自有濮議以來言者攻歐陽脩不已遂罷韓琦亦罷○王安石爲翰林學士入對首以擇術爲言言必稱堯舜　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政安石既執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爲太平可立致呂誨時爲御史中丞將對學士侍讀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柰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此言邪安石執偏見喜人佞己天下必受其弊光退而思之不得其說搢紳間有傳其疏者往往疑其大過誨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疏其十事上兩降手詔諭誨誨論之不已遂罷誨安石建議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講行新法言周

置泉府之官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今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安石多與呂惠卿謀人號安石爲孔子惠卿爲顔子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

南人專務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云安石欲行青苗法以爲周官國服爲息法也蘇轍曰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鞭箠必用州縣不勝煩矣參政唐介爭論新法不勝疽發背卒時人有生老病死苦之喩謂安石爲生曾公亮爲老介死富弼議論不合稱病參政趙抃無如安石

何惟稱苦苦而已安石折抃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皐夔稷契何書可讀安石亦不能對○遣使察農田水利○罷義倉○行均輸法○臺諫劉琦錢顗以議新法貶○諫院范純仁檢詳文字蘇轍以議新法罷○行青苗法置常平官○富弼罷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初附安石旣相頗爲異同○行預買法令諸路預給錢和買紬絹○趙抃罷抃曰所爲

事夜必焚香告於天○親試舉人初用策兼祖洽以附會新法擢爲第一○右正言孫覺御史裏行程顥以議新法罷○中丞呂公著裏行張戩以議新法罷○李定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以繳定詞頭罷○謝景溫爲御史知雜○直史館蘇軾以嘗上萬言書及擬對廷試策議新法忤安石爲景溫所劾去○鄧綰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

百姓歌舞青苗免役等法又與安石書及頌
置中書檢正以綰爲之鄕人皆笑罵綰曰笑
罵從他笑罵好官我須爲之○曾公亮罷○
策制科人呂陶張繪孔文仲力詆新法皆報
罷○范鎭以數議新法及嘗薦蘇軾孔文仲
罷乞致仕○陳升之罷○韓絳王安石同平
章事○立保甲法○曾布爲中書檢正○更
科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

士○司馬光先自學士除樞副力辭不拜數
言新法之害上喻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
安石曰不聞上曰外人云朝廷以爲天變不
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法不足守昨學士院
進館職策問專指此三事策問光所爲也光
屢請外得永興移許州上言臣之不才最出
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
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鎭

屢請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至是得請後四任
提擧嵩山崇福宮○歐陽脩先知青州以擅
止給散青苗錢徙知蔡州至是乞致仕○富
弼先知亳州坐格青苗法徙知汝州中丞楊
繪裏行劉摯以議新法罷○罷差役行募役
法○立大學三舍法○行市易法○行保馬
法○頒方田均稅法○置熙河路以王韶爲
經略安撫等使先是韶上平戎策謂欲平西

夏當復河湟今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漢隴
西等郡吐蕃唃斯囉一族國其間宜併有之
以絕夏人右臂安石以爲奇謀始開熙河之
役韶克河洮叨岷疊宕蕩等州又擄青唐咽
喉之地邊堠盜斥役兵死亡甚多○中書檢
正章惇察訪湖北始議經制南北江蠻辰州
南北江乃古錦州之地接施黔牂臧牁哥命
章惇措置惇言招諭梅山蠻猺令作省戶皆

獻納其寶殺戮浮屍蔽江、頒新書周禮三
經義局安石提舉呂惠卿及安石子雱等爲
檢討○熙寧七年天久不雨河東北陝西流
民皆流入京城而京城外饑民尤多監安上
門鄭俠畫爲圖上書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
勝捷之勢作圖來上無一人以天下憂苦妻
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
獻者安上門逐日所見百不及一亦可流涕

况千萬里外哉時以旱故求直言言者皆訟
新法上疑欲罷之安石不悅求去除知江寧
府安石薦韓絳代已爲相呂惠卿爲參政時
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惠卿建
議免役出錢不均出於簿書之不善行手實
法惠卿既得勢恐安石復入遂逆閉其途出
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凡可以害安石
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絳乘間白上

復相安石安石罷不一年再入、聞命不辭自
金陵七日至闕下後數月絳與惠卿相繼罷
○行戶馬法○判相州韓琦薨琦天資忠厚
能斷大事治平間爲首相政事問集賢次相曾公
亮典故問東廳參政趙槩也文學問西廳參政歐陽脩也
大事則自決之矣出判相州初言青苗不便
朝廷不從即命散給曰藩臣之體當如是在
鄉郡八年而終御製碑兩朝顧命定策元勳

之碑○命韓縝如河東割地先是遼使屢至
言河東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彼國蔚
應朔州界乞行毀撤別立界至蓋遼人見朝
廷招高麗建熙河西山植榆柳創保甲築河
北城池創都作院降弓刀新樣置河北三十
七將疑有復燕之意故以爭地界爲名觀朝
廷所以應安石斷之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
東西失地七百里○安石再相二年屢謝病

子雱死求去充力上益厭其所爲出判江寧府遂不復用自安石用事口談先王而專行管商之政知上有富彊之志思所以濟其欲謂立法當用小人而後以君子守之不悟其無是理也天下騷然而國未嘗富邊鄙生事徒多喪敗而國未嘗強西鄙自治平末种諤取綏州夏人即欲興兵報復夏主諒祚卒子秉常立大入寇安石雖用王韶取熙河之策徒構怨西蕃致鬼章等屢爲寇患初不能以此制西夏所用沈起劉彝又生釁募南方交趾李日遵卒子乾德立起彝相繼知桂州集上丁爲保甲於海濱集舟師教水戰禁止州縣與交人貿易交人大舉入寇圍邕州陷欽廉聲言中國作青苗助役法以困民出兵相救安石怒遣趙卨屑等討之官軍死者十五六禍訖安石之去而未已吳充王珪繼安石爲相充

先在政府數言政事非便既代安石蔡確鄧潤甫等共攻之不能去○元豐元年知湖州蘇軾安置黃州先是中丞李定言軾自熙寧以來怨謗君父舒亶亦言軾議時事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無不以譏謗爲主乃追軾繫御史獄詔定與張璪早推治王珪言軾有不臣意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而軾欲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上本無意罪軾吳充王安禮皆勸上容之獄成而有是命弟轍亦坐救軾而貶坐軾詩案黜罰者

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三十二人上賓憐拭尋
移汝州且復用矣為蔡確張璪等所沮吳充
罷喻月而卒○元豐三年大正官名元豐五
年官制成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以王珪蔡
確為之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章惇張
璪為之置尚書左右丞蒲宗孟王安禮為之
以三省統領百職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
施行珪為相人謂之三旨宰相凡事惟曰取

三十八　宋略卷九　四四

聖旨御聖旨則曰領聖旨退書之則曰奉聖
旨而已上厭之確謂珪曰上久欲取靈武公
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如其言命內侍
李憲等分道伐夏國攻靈州不克士卒死及
凍餒者十五六憲上冊塞之議徐禧又議築
永樂新城夏人大舉攻城城陷禧等蕃漢官
及諸軍死者萬三千上聞奏慟哭富弼上遺
表言忠諫杜絕諂諛日進興利之臣為國歛

怨又言西事大可憂望留聖念弼早有公輔
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
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不忘朝
廷至是薨○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才之歎蒲
宗孟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上不語
視宗孟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宗
孟惶恐罷司馬光資治通鑑成上即位之初已
嘗御製序至元豐七年書始上初官制將行

三十八　宋略卷九　四五　袁

上欲取新舊人兩用之曰御史大夫非司馬
光不可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既而上
有疾又曰來春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為
師保公著夷簡子也上在位十八年改元者
二曰熙寧元豐厲精求治日昃不暇食平生
不御畋游不治宮室惟勤惟儉將以大有為
也夫何熙寧以來誤於安石元豐以後用事
者終始皆安石之黨竟為天下患憤北狄倨

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欲先取靈夏滅西夏乃圖北伐及安南失律喟然歎赤子無罪而死求樂之敗益知用兵之難始息念征伐卒無一事如意崩年三十八皇太子立是爲

哲宗皇帝

哲宗皇帝名煦初爲延安郡王神宗大漸立爲太子先是蔡確遣舍人邢恕邀高公繪欲使白太后言延安冲幼岐嘉皆賢王也公繪

懼曰公欲禍吾家亟去恕包藏禍心反謂太后與王珪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子顥頵已及章惇蔡確得無變且播其說於士大夫間矣神宗崩太子即位甫十歲太皇太后同聽政○熙寧中太后已嘗流涕爲神宗言安石變法不便既垂簾知天下厭苦日夕首罷京東戶馬罷京東西路保馬罷京東西物貨場罷諸州鎭寨市易抵當罷汴河堤岸司地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罷在京免行錢罷提舉保甲錢糧巡教等官罷方田等皆從中出大臣不與王珪卒蔡確韓縝爲左右僕射章惇知樞密院司馬光門下侍郎光居洛十五年兒童走卒皆知司馬君實神宗升遐赴闕入臨衛士望見以手加額曰司馬相公也爭擁馬首呼曰公毋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歸洛已而召爲執政○

河南程顥以是歲卒顥字伯淳弟頤字正叔兄弟皆從濂溪周惇頤受學惇頤字茂叔惇學力行聞道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嚴恕務盡理以名節自礪雅有高趣窻前草不除曰與自家意思一般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有太極圖通書行于世顥頤初從之首令尋顏子所樂何事學成各以斯文爲己任顥嘗言一命以上苟存

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熙寧中以新法不
合去國神宗嘗使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
表叔張載弟頤爲首其死也文彦博采衆論
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頤爲之序曰周公
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
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
治士猶得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
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

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
之學於遺經辨異端息邪說使聖人之道復
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頤嘗語人
欲知吾之道者觀此序可矣張載字子厚祖
無所不學後聞二程之言乃盡棄其學而講
焉有東銘西銘正蒙理窟等書行于世人謂
之橫渠先生共城邵雍字堯夫居河南與二
程友雍之學玩心高明觀天地變化陰陽消

長以達萬物之變精於物數推無不中顥嘗
在考試院以其數推之出謂雍曰堯夫數只
是加一倍法雍嘆其聰明雍欲以數學傳二
程二程不受邢恕欲受雍不許曰徒長姦雄
雍有皇極經世書十二卷擊壤集歌傳于世
人謂之康節先生富弼司馬光等皆深敬重
之宋自歐陽脩以古文倡天下文章雖大變
而儒者義理之學至周程出然後大明程惇

頤載皆歿於神宗之世至是顥又沒惟頤在
學者宗之爲伊川先生○元祐元年蔡確罷
確與章惇邢恕相交結恕往來傳送語言自
謂有定策功言官王覿極言確及韓縝張
璪朋邪劉摯朱光庭蘇轍等累數十疏論劾
確先黜以司馬光爲左僕射時王安石已病
其弟以邸吏狀示之安石曰司馬十二作相
矣悵然久之議者或謂三年無改父道新法

姑稍損其甚者足矣光慨然爭之曰先帝法
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
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當如救焚拯溺猶恐
不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
乃定或謂光曰章惇呂惠卿輩他日有以父
子之議聞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起立拱
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安石每聞朝
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

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
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
盡○章惇韓縝罷○王安石卒安石在金陵
常獨語福建子恨惠卿也惠卿叛安石惟章
惇終始不叛安石又常曰新法之行始終以
爲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
馬君實也○呂公著右僕射文彥博平章軍
國重事程頤崇政殿說書蘇軾翰林學士寬

貶呂惠卿鄧綰等○司馬光爲相八閱月而
薨太皇太后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贈太師
溫國公謚文正光在位遼人夏人使來必問
光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
切毋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民罷市畫其像
印鬻之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哭
之如哭其親戚光嘗語晁無咎曰吾無過人
但平生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劉安世

問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安
世問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語入○蘇軾程頤
同在經筵軾喜諧謔而頤以禮法自持軾每
嘲侮之光之薨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
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
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頤
怒二人遂成隙門人朱光庭賈易爲言官力
攻軾傅堯俞王巖叟呂陶等相繼論列堯俞

巖叟右光庭劾右軾是時元豐大臣退於散
地皆銜怨入骨陰伺間隙諸賢不悟方自分
黨相攻有洛黨川黨朔黨洛黨以頤爲領袖
光庭易爲羽翼川黨以軾爲領袖陶等爲羽
翼朔黨以劉摯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而羽
翼尤衆未幾頤罷不復召久之軾亦罷後再
入三入皆不久而出○呂公著爲司空同平
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純仁仲

淹子也公著尋薨○知濮陽軍吳處厚言蔡
確謫安州日作夏中登車蓋亭詩譏訕臺諫
論確不已安置新州呂大防劉摯范純仁王
存等以爲不宜令過嶺置死地純仁曰此路
荆棘八十年矣柰何開之吾曹政恐不免耳
爭之不得臺諫交章攻純仁黨確純仁遂罷
劉摯爲右僕射大防摯欲引用元豐黨人以
平舊怨謂之調亭蘇轍等力陳不可摯罷蘇

頌爲右僕射頌罷純仁又代之○元祐八年
九月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崩臨崩對上謂大
防純仁等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
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
人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等各去
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后聽
政九年天下稱爲女中堯舜不秘外家以擁
佑嗣君之故二子一女皆踈以至公御天下

當世賢者畢集于朝君子之盛後世以慶曆
元祐並稱焉承神宗黷兵之後與民休息西
蕃鬼章爲邊將擒獻釋不誅以招其部屬夏
國自其主秉常卒乾順立政亂主幼屢寇邊
失藩臣禮皆強臣爲之以其君民非有罪不
忍興師討伐詔諸路嚴兵自備而已○上始
親政侍郎楊畏首叛呂大防自謂迹雖元祐
心在熙豐入對乞召章惇明年改元紹聖大

防罷惇爲右僕射純仁罷惇之來也道遇陳
瓘惇素聞其名獨請共載訪以世務瓘曰請
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
偏一也惇默然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
辨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一舟勢而移左以
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既至以漸盡
復熙豐之法治元祐人之罪無虛日司馬光
呂公著王巖叟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

愈司馬康等已死者皆追貶奪贈呂大防劉
摯蘇轍梁燾道范純仁劉奉世韓維王覿韓
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
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
勔兔吳安詩王份賓張耒晁補之黃庭堅賈
易程頤秦觀朱光庭孫覺趙卨李之純杜純
李周蘇軾范祖禹劉安世鄭俠等皆連貶竄
文彥博久致仕降爲太子太保罷節鉞尋薨

皇后孟氏太皇太后所選擇也在中宮五年
而廢章惇蔡卞請追廢皇太后賴太后向
氏太妃朱氏泣諫上悟惇下堅請施行上怒
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
○立賢妃劉氏爲后右正言鄒浩乞追停冊
禮別選名族詔浩除名勒停羈管新州浩道
過其友田晝臨別出涕晝正色曰使君隱默
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

外能死人哉願無自沮士所當爲者未止此
也○元符三年上崩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三
壽二十五皇弟立是爲徽宗皇帝
徽宗皇帝名佶諱神宗第三子也初封端王
哲宗崩欽聖憲肅皇太后向氏召宰執議立
嗣后欲立端王章惇曰端王浪子耳曾布身
長望見端王已在簾下叱曰章惇聽太后處
分王出簾惇皇恐失措王即位請太后權同

處分軍國事范純仁等二十餘人並收敘龔
夬陳瓘鄒浩爲臺諫○韓忠彥爲右僕射忠
彥琦子也○文彥愽司馬光等三十三人追
復官○太后垂簾半年而還政○章惇罷尋
竄韓忠彥曾布左右僕射○貶邢恕○貶蔡
京蔡卞卞安石壻也先是臺諫龔夬陳瓘任
伯雨等攻卞罷其執政京爲翰林承旨瓘見
其視日不瞬謂此人必大貴然以其區區精

神敢抗大陽他日得志必爲天下患瓘語人
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連疏攻之甚力
京罷尋又以御史陳次升等言與卞俱貶○
上意專欲紹述熈豐之政而曾布微有兩存
熈豐元祐之意故建中靖國初嘗略變章惇
蔡卞所爲既而布迎上旨正人任伯雨江公
望陳瓘等不容於朝小人雖各有黨更迭出
入意向則同祖安石而已○遼主弘基殂號

道宗孫延禧立號天祚○女眞阿骨打立女
眞本名朱里眞肅愼之遺種而渤海之別族
也或曰本姓拏辰韓之後三國志所謂挹婁
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其
地也有七十二部落本不相統自大中祥符
以後絶不與中國通有生女眞者其類尤繁
其酋曰嚴版有孫曰楊割太師遂雄諸部或
曰楊割之先新羅人完顏氏女直妻之以女

寳子二人長曰胡來傳三人而至楊割阿過
骨打其子也爲人沉毅有大志○建中靖國
一年而改崇寧韓忠彥罷再追奪司馬光等
官籍元祐黨人○曾布罷蔡京爲相蔡卞執
政再貶竄元祐人立姦黨碑京自崇寧爲僕
射歷大觀政和重和爲太師嘗暫罷輒復入
雖罷之巨實執國命其間趙挺之張商英作
相嘗與京異然在位各不過數月或一年而

寵如何執中鄭居中劉正夫余深雖在相位或久或暫君中亦與京異嘗相排正夫亦小異然於京之權寵無損也京子攸之婦出入宮禁攸遂大用至父子權勢自相軋上寵攸而薄于京子弟親戚淵朝皆其父子之黨京倡邪說以爲當豐亨豫大之運專以奢侈勸上窮極土木之功廣京城修大內盛築內苑鑄九鼎鼎成以九州水土納鼎中及奉安北方

寶鼎鼎忽水漏于外作大晟樂作玉清神霄宮崇信道士林靈素策上爲教主道君皇帝作延福宮作保和殿作萬歲山以朱勔領花石綱奇花異木怪石珍禽奇獸無遠不致民間一花一木之妙輙令上供有一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者二十年間山林高深麋鹿成群改名艮嶽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縱令飲博謂之先賞元宵○時星芒屢見地震河決怪異迭出率以爲常京等誣奏甘露降祥光現飛鶴蔽空竹生紫花芝産于艮嶽及諸州連理木雙花芙蕖芍藥牡丹至指臘月雷三月雪皆稱瑞表賀○內侍童貫梁師成用事師成專務應奉以蠱上心勢焰熏灼竊威福於中童貫專務開邊生事於外皆與蔡京父子相表裏

○女眞阿骨打以重和元年戊戌稱帝初

主天祚刑賞僭濫荒於禽色歲求名鷹海東青於女眞女眞與其鄰東北五國戰鬪乃能獲此禽以獻不勝其擾阿骨打遂叛攻陷混同江東之寧江州遼遣將討之而敗遼又起中京上京長春西遼四路兵並進獨涞流河一路深入大敗三路皆退女眞悉虜遼東界熟女眞鐵騎益衆天祚親征復大敗奔還女眞乘勝幷渤海遼陽五十四州又度遼西降

五州阿骨打遂建號改名旻國號大金明年
破遼上京○高麗來求醫上遣二醫往還奏
言非求醫乃彼知中國將與女眞圖契丹謂
苟存契丹猶足爲中國捍邊女眞狼虎不可
交宜早爲之備上聞之不樂○上嘗微行都
市酒肆妓館正字曹輔上言編管郴州○童
貫自崇寧間與王韶之子領兵復湟州任責
措置邊事已而復鄯州廓州貫遂建節爲宣

撫既得志於西邊遂謂北邊亦可圖政和初
乃自請奉使覘遼國有燕人馬植者陳滅燕
之策貫挾以歸更姓名趙良嗣復燕之議遂
起政和末有漢人泛海來具言女眞攻遼事
重和春乃用蔡京童貫議遣馬政由海道至
阿骨打所居阿芝川淶流河與議共攻遼阿
骨打遂遣使來宣和初至京詔京貫諭以夾
攻取燕之意差軍校呼慶送其使由海道歸

國是歲王黼爲相力助攻遼之策又以呼慶復
與金使來時阿骨打在上京遂遣良嗣往約
金國取遼中京本朝取燕京歲幣如與遼之
數良嗣曰燕京一帶則幷西京是也金主亦
許之以札付良嗣期以女眞兵自平地松林
趍古北南兵自白溝夾攻良嗣歸馬政復與
子擴持國書往訂彼此兵不得過關○未幾金
使復來又以國書就付其使歸國時淮南京

西河北江南相繼盜起山東宋江方就招安
睦寇方臘連陷浙郡中都爲震童貫甫平方
臘而北事作矣金人悉師渡遼趍中京攻陷
之中京者故奚國也遂引兵至松亭關以與
宋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由其西而過遼
主先已引避或言金前鋒將至遼主震驚亟
奔雲中入夾山時燕王淳守燕蕭幹立淳爲
主宋童貫蔡攸帥師東路至白溝西路至范

村蕭幹迎戰甚力宋師敗退耶律淳死宋師再舉遼涿州將郭藥師領常勝軍來降宋兵五十萬進駐盧溝河蕭幹拒之藥師間道襲燕幹還救死鬬藥師屢敗僅以身免遁還盧溝之師遂潰貫攸懼無功獲罪時金主在奉聖州乃遣客請金主圖之金主分三道進兵遂入居庸關燕降於金金使來言燕京以金兵攻下其地與宋租稅當以輸金宋使趙良嗣往議之許歲幣如契丹舊數外更以百萬代租稅而併求雲中之地金人僅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來歸貫攸入燕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金人席卷而東所得空城而已貫攸歸以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郭藥師同知○有星如月徐徐南行光照人物與月無異○修神保觀其神都人素畏之傾城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又有飾作男使而

催納土者上亦微服觀之後斷以旨禁○京師河東陝西地震宮中殿門搖動且有聲蘭州草木沒入山下麥苗乃在山上○金國無城郭宮室用契丹舊禮如結綵山作倡樂鬪雞擊鞠之戲與中國同但於衆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持鏡類電母其國詫然皆焚舍以居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盡倣中國所為○兩京河浙路災異疊見都城有賣青菓男子孕而誕子又有豐樂樓酒保朱氏其妻年四十忽生髭髯長六七寸宛一男子詔度為女道士○河北山東盜起連歲凶荒民食榆皮野菜不給至相食飢民並起為盜有張仙者衆十萬張迪衆五萬髙托山衆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計○金主稱帝六年而殂號太祖大聖武元皇帝弟吳乞買立改名晟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

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之北乃松
亭關平州之東乃瑜子關榆關之東乃金人
來路凡此數關天限蕃漢得之則燕境可保
然關内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爲契丹
阿保機所陷以營灤隷平州路一得燕而不得
平州則關内之地蕃漢雜處而燕爲難保矣
渰張瑴角守平州金已遣人招瑴曰契丹
凡八路今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既而乃以

平州南附宋還納之趙良嗣力争以爲必招
金兵金人謀知即襲平州陷之得宋詔札自
是歸曲累徼取瑴不得已命王安中縊之而
函送其首未幾金太子斡離不守已由平州
路將入燕矣宋方且遣人密諭天祚來降以
童貫宣撫兩河燕山路將迎天祚金人方恨
天祚入陰夾山不可得至是領衆南出遂爲
金人所敗就擒契丹自阿保機至天祚九世

而亡時宣和七年乙巳歲也是冬金斡離不
粘罕分道而南斡離不陷燕山郭藥師降之
金兵長驅而進郭藥師爲前驅童貫自太原
逃歸粘罕圍太原太原帥張孝純欵曰平時
童太師作多少威重乃畏怯如此身爲大臣
不能死難何面目見天下士孝純以𡖖景守
關知朔寧府孫翊來救兵不滿二千與金人
戰于城下張孝純以賊已在近不敢開門觀

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耳乃復引戰
金人大沮再爲兵力不能敵翊死焉無一騎
肯降時王黼先一年已罷而白時中李邦彦
並柏皆鄙夫也金兵來時中但建出奔之策
而已上内禪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六曰建
中靖國曰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太子立
是爲欽宗皇帝
欽宗皇帝名桓在東宮無失德蔡京童貫輩

咸憚之欲動搖不可至是即位大學生陳東
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
彦朱勔六賊以謝天下彦以根括民田破蕩
百姓結怨於河北京東西三路者也勔以花
石綱所在騷動結怨於東南者也靖康元年
首竄黼勔彦尋皆殺之有狐升御榻而坐者
詔毀狐王廟上皇奔應天府以李綱為行營
使定城守策除元祐黨籍追贈范仲淹司馬

光等官白時中罷李邦彥張邦昌爲相○春
正月斡離不抵京師先是朝廷遣李鄴求和
斡離不携鄴以攻京城不克乃遣王汭與鄴
偕來邦彥等皆主和惟綱欲戰上是邦彥之
計遣鄭望之出使未至而遇王汭與俱入見
又遣李棁出使棁又與金使偕來金人需
犒師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
段百萬匹割中山河間太原三鎮地二十餘

郡且欲宰相親王爲質遣張邦昌副康王如
其營金國太子與康王同射連發三矢皆中
答金人謂是將家子非親王遣歸更請肅王
爲質种師道等諸路勤王兵至師道奏京城
周回八十里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宜於城
內劄寨拒守俟困擊之綱亦奏金以孤軍深
入如虎投檻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縱歸擊之
必勝之計上然之而李邦彥吴敏等專主和

議議論不一致虜有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
河之議未幾統制官姚平仲宵攻金營不克
上大驚懼廢行營罷李綱以謝金人大學生
陳東及都人數萬伏闕乞復用綱得旨復右
丞充守禦使衆乃散金使復來乃以割三鎮
詔書遣使持往時括在京金銀得二十餘萬
兩銀四百餘萬兩藏畜已空金人圍京城凡
三十二日得割地詔不俟金幣數足而退○

种師道請臨河要擊之綱亦以爲彼兵六萬
可我勤王之師二十餘萬縱其半渡而擊之
必勝邦彥等不從惟詔三鎮仍堅守不割○
京師受圍時梁師成已誅至是竄黜京於儋
州至潭而死年八十蔡攸竄萬安軍尋有詔
卽所在斬之童貫亦遠竄追斬於南雄○李
邦彥罷張邦昌吳敏並相邦昌罷徐處仁相
處仁敏罷唐恪相恪罷何㮚相上皇歸京

師數月金兵復至斡離不由東路陷眞定長
驅先抵京師粘罕由西路陷隆德太原府汾
澤州平定軍平陽府河南府河陽府鄭州懷
州抵京師張叔夜等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
專主和議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於城下
何以給之乃止各道兵毋得動京師自十一
月受圍凡四十日有卒郭京者言能用六甲
法生擒粘罕斡離不盡令守禦人下城獨坐

城樓上以親兵數百自衛俄頃金人鼓譟而
進京紿衆曰須自下城作法因引餘兵去開道
虜兵登城者纔四人衆皆披靡大潰上聞城
陷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時師
道前一月卒矣護駕人猶有萬餘馬亦數千
張叔夜連戰四日斬其貴將一人欲護駕突
圍而出上惑於和議不從士卒號哭而散虜
使劉晏請上出城都民爭入鸞而食之何㮚

欲率都民巷戰聞者爭奮金人由是歛兵不
下惟以割地責金幣和議爲辭以誤戰守之
計侍郞耿南仲力主和議上以爲然遂墮其
計二元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上皇驚憂已
病朕當自往遂如青城見之二宿而返明年
春復請上出郊續逼出上皇張叔夜諫曰今
上一出不歸陛下不可再往臣當率勵精兵
護駕以出縱虜騎追至臣決死戰或可僥倖

若天不祚死於封疆不猶生陷於夷狄乎上皇欲飲藥爲范瓊所奪逼上皇出宮皇后太子親王帝姬皇族前後三千餘人悉赴軍前城中子女金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索公私上下俱空然後宣金主詔書選立異姓遂冊前太宰張邦昌爲楚帝以宋二帝北歸金人在汴凡七閱月而去始至張叔夜嘗力戰餘皆主和以至吳幵莫儔王時雍徐秉

哲范瓊等往來逼逐上皇以下出郊犢舉異姓方上在青城逼易御服時惟李若水抱持大呼奮罵金人刀裂其頤斷其舌而後息之相謂曰大遼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然一時憤死者甚衆金人不知也吳革結衆欲劫還二帝爲范瓊誘殺何㮚孫傅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皆爭論乞存立趙氏金人驅之從上北行叔夜不食粟惟飲湯過界河死㮚亦不食死當京城危急時四方勤王之師至者皆詔止不進恐妨和議訖金人之退未嘗交兵上在位不二年國破改元曰靖康弟康王立于南京是爲高宗皇帝

歷代十八史略卷第九

歷代十八史畧卷之第十

南宋

高宗皇帝名構徽宗第九子也母韋氏徽宗夢吳越武肅錢王入室已而生構封康王靖康初嘗出使斡離不軍是冬斡離不再來奉詔再出使耿南仲偕行至相州民遮道請無往至磁州守臣宗澤止之相州守以蠟書言金人方遣騎物色康王所在乃回相州與南仲揭榜召兵勤王有詔以康王為大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領兵入衛王從伯彥議出北門渡河至大名聞京師陷澤請進兵向京城伯彥請王移兵東平措身安地南仲亦以為然遂東去知河間府黄潛善亦領兵至進屯濟州探報二帝北行張邦昌為金所立國號楚是日風霾日有薄暈百官慘怛邦昌亦有憂色惟王時雍范瓊等欣然若有所得邦昌在

位三十三日御史馬伸貽書邦昌請速行改正易服歸省遂迎元祐孟太后聽政太后迎立康王詔誥中外有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遣使奉表及以孟后詔來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使臣自河北竄來進道君手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王慟哭拜受遂趨應天府即位改元建炎以主和誤國罷竄耿南仲召李綱為相以宗澤知開封為留守綱至邊防軍政略有緒而潛善伯彥復主和亟遣祈請使矣綱相數十日而罷潛善伯彥為相首誅上書人陳東歐陽澈決策幸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是冬車駕遂至揚州金人分三道南來二年春金人至汴為宗澤所敗澤招撫群盗募四方義言合百餘萬糧支半歲表疏連數十請上還汴潛善忌其成功從中沮之憂憤

殂發背而沒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都人為之號慟聞者皆相弔出涕○三年春金人將至揚州上得報亟出二相方會食堂吏呼曰駕行矣乃戎服南走回望揚州煙焰已漲天矣呂頤浩張浚追及上於瓜洲得小舟以渡至鎮江遂如杭州罷潛善伯彥以朱勝非為相御營將苗傅劉正彥作亂請上禪位於皇子旉宗三歲孟太后聽政呂

頤浩張浚帥師勤王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游擊為殿勝非說二兇亟反正尊孟后為隆祐皇太后勝非罷頤浩為相二兇走出忠追之皆伏誅上如建康以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隆祐太后如南昌聞兀朮請於粘罕將犯江浙故也杜充為右僕射守建康上如杭州升杭為臨安府自臨安如浙東金人分兩道一軍自蘄黃渡江劉光世在江州以蘄黃小盜遣王德拒之稱

興國軍始知為金人金人自大冶趨洪撫建昌臨江吉州追隆祐太后不及遂陷袁潭荊南澧州乃自石首北渡而去一軍自滁和向江東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及守臣皆降於兀朮通判楊邦乂不從刺血書裾曰寧為趙氏鬼不作他邦臣衆擁見兀朮誘諭累日輒叱罵卒大罵見殺兀朮長驅陷杭州上去已七日兀朮進陷越州張俊敗金人于明州○

四年春陷明州時上已次台州章安鎮金人以船犯昌國縣欲追襲上舟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船擊散之乃退回兵陷秀平江常州至鎮江韓世忠邀之以海舟與戰數十合多俘獲伏卒金山龍王廟幾獲兀朮相持於黃天蕩兀朮求假道甚恭不許欲自建康先歸不得去或教於冶城西南隅蘆場地鑿大渠一夕成次早出舟趨建康世忠大驚尾擊之

一日值無風海舟不能動兀朮乃引其舟出江其去疾如飛以火箭射海舟世忠軍亂奔還兀朮乃得北遁統制岳飛邀擊敗之於六合初張浚西行上命浚三年而後用師至是撻辣兀朮皆在淮東浚聞兀朮躊躇必再犯東南議出師攻取以分其勢士大夫及諸將皆以不可浚決策移檄粘罕問罪遣其使入長安金人遂調兀朮自京西星馳赴陝一四與婁室合浚合六路兵至富平婁室擁兵一聚至鐵騎直擊環慶路趙哲軍他路不援哲離所部諸軍退金遂乘勝而前浚斬趙哲諸路兵皆散去陝西大震浚駐軍興州遣劉子羽訪諸將所在各引所部來會人心粗安吳玠走保大散關東和尚原上自海道回駐越州呂頤浩罷范宗尹為相秦檜南歸赴行在檜倡在北依撻辣為所任用撻辣南侵檜參謀其軍嘗為

草檄下山東州郡挈全家泛小舟抵漣水軍自言逃歸朝士多疑之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乞上致書撻辣以求好其言皆撻辣意也○是歲劉豫稱帝於景州人於建炎戊辰以濟南守降金為之用得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粘罕白金主循邦昌故事立豫國號大齊後遷都于汴粘罕既得關中地悉割以與豫○紹興元年命張俊討江淮盜李成成據江淮六七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尋陷江筠臨江俊擊其軍復二郡成遁降齊○張浚盡失陝西之地惟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浚退保閬州統制曲端有威名浚先用諸罷其兵柄安置萬州西人倚端為重及貶軍情不悅至是又送恭州獄殺之士大夫軍民皆悵恨西人益以是非浚金人分兩

道向蜀吳玠與弟璘大敗之於和尚原又選將敗之於箭筈括關兩道皆不能入○范宗尹罷秦檜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遂爲右相呂頤浩爲左相○兀朮會諸道及女眞兵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和尚原玠璘三日三十餘戰大破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始自河東歸燕山○紹興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言者劾秦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

遂圖檜罷朱勝非爲右相○紹興三年春金撒離曷自鳳翔長安聲言東去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趨金商吳玠急引兵扼之饒風嶺金人間道繞出其後玠遽還仙人關金人遂進陷興元知府劉子羽退保三泉縣潭毒山撒離曷食盡乃引還吳璘以無粮拔寨弃和尚原金人得之玠度其必深入乃嚴兵以待兀朮果與撒離曷來犯仙人關玠璘與戰七日金

人不能支宵遁玠設伏扼其歸路又敗之是舉也金人決意入蜀卒不得志是歲浚又失兆岷關外惟存階成秦鳳浚召還尋與劉子羽皆貶竄浚是行本欲由關陝取中原乃盡喪關陝而歸賴得玠璘保蜀而已○齊遣李成攻陷鄧襄隨郢唐州信陽軍等岳飛復隨郢成棄襄陽而遁○呂頤浩朱勝非相繼罷趙鼎爲右相○齊以金兵分道南侵上詔親

征出如平江以張浚知樞密院先是浚極言北方既無西顧憂必併力窺東南上思其言遂召之浚至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北兵之在淮東者從之上命浚視師江上將士見浚來勇氣皆倍時韓世忠駐楊州先已大敗金兵於大儀鎭擒其將觧元成閔與戰于承州十三捷仇悆余孫暉敗之於壽春安豊王德敗之於滁州岳飛遣牛皐等攻之於

泸州㨗辣兀术知為世忠所扼江不可渡引
還豫劉麟劉猊棄輜重遁去○紹興五年上
自平江還臨安趙鼎張浚為左右相浚兼都
督諸路軍馬尋復命浚視師江上浚至鎮江召
韓世忠使舉兵移屯楚州浚至建康撫張俊
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无不踊躍思奮以
岳飛為河北京西招討使先是建炎庚戌中
有武陵人鍾相起於鼎州僭號楚鼎灃荊潭
辰岳之境皆盜區相敗就擒其徒有楊么者
據洞庭遂為剽寇官軍陸襲之則入湖水攻
之則登岸曰有能害我除是飛來浚謂上流
不先去么為腹心害將無以立國請自行浚
至湖南會岳飛兵至急攻其水寨么窮蹙赴
水死遂平浚自湖南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
秋乃入見○金主成殂謚文烈初旻與晟約
兄終弟及而後復歸旻之子故晟捨己子宗
盤而立旻長孫曷囉馬為諳版孛極烈儲副
位也曷囉馬名亶至攻遂即位宗盤與旻之
別子及粘罕皆爭立而不得粘罕時已失兵
柄與悟室並相粘罕絕食縱飲而死蒙國叛
金蒙在女真之北在唐為蒙兀部亦號蒙骨
斯○紹興六年張浚復出視師上自臨安如
平江齊人分道入寇初劉豫因粘罕得立知
奉粘罕而已茂視他帥及是請兵於金宗盤
沮之聽豫自行而遣兀术提兵黎陽以觀釁
劉光世時駐廬州以為難守張俊駐泗州亦
請益兵衆情洶懼張浚以書戒俊及光世有
進擊無退保趙鼎等請上親書付浚欲退師
還南保江浚力爭以為可保必勝一退則大
事去矣光世已舍廬州而退浚即星馳至采
石遣人喻其衆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乃
督光世復還廬州光世不得已乃駐兵遣王

德鄘瓊三敗齊兵於霍丘正陽及前羊市時
劉猊至淮東阻韓世忠兵不敢進乃從淮西
渡浚遣張俊統制官楊沂中至濠州與俊合
兵沂中敗猊前鋒猊引兵欲會劉麟于合肥
而後進沂中與遇於藕塘合戰猊大敗麟聞
猊敗望風潰去光世乘勝追襲亦捷北方大
恐上曰克敵之功皆出右相趙鼎遂罷○上
皇以五年四月殂至七年春凶聞始至壽五

十四二帝自建炎初由燕山如中京古奚國
霫習郡也在燕山北千里次年又自中京移
韓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後二年又自韓
州移五國城在金國所都東北千里上皇終
焉○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使時淮東宣撫
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久已立功而
飛以列將拔起世忠俊不平飛屈己下之二
人皆不答及飛破楊么俊益忌之於是嫌隙

日深上自如平江如建康飛因息嶌以行入
見踈論恢復秦檜時為樞密副使主和議忌
飛成功沮之飛以内艱去上力起之劉光世
以言者論其退師幾誤事罷兵柄張浚以王
德統其軍德與鄘瓊等素不相下大譟詣督
府訴德浚乃召德還為督府都統制而以呂
祉為督府參謀領其軍祉簡倨不通將士之
情聞瓊等交惻密乞罷之瓊叛執祉以所部

數萬降齊張浚遂以言罷浚之用德與祉岳
飛嘗言其不可浚不聽故敗趙鼎復相○金
人以劉豫不能立國廢之齊立八歲而亡○
紹興八年上自建康還臨安秦檜復相趙鼎
罷詔議講和自建炎以來無歲不遣使直願
去尊號奉其正朔比於藩臣金人不從使者
往多拘囚後數南侵不利知江南不可圖然
後遣檜為間至豫廢和議乃決金使張通古

求編修官胡銓上疏以為陛下一屈膝則祖
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之赤子盡為左
衽朝廷宰執皆為陪臣異時豺狼無厭安知
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夫三尺童子無知指
犬豕而使拜則怫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
犬豕曾無童稚之羞耶奉使王倫誘致北使
以詔諭江南為名欲臣妾我執政孫近附會
秦檜臣義不與檜等共戴天乞斬倫檜近三

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其使責無禮興問罪
之師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蹈
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待上連
聚竄○紹興九年金人先以陝西河南地歸
宋朝廷遣官謁陵寢交地界除汴京留守○
青澗城李世輔來歸世輔之先累世為蕃族
都巡檢使父子雖嘗仕齊每相泣恨不得歸
宋齊用世輔知同州嘗得間生擒撒離曷欲

歸朝生兵來追縱之而奔西夏其父母及三
子一孫皆被戮至是乞兵於夏以復父讎既
而陝西已還宋乃部夏兵來歸上慰勞加賜
賚賜名顯忠○金國有謀叛者事連宗盤等
皆坐誅左副元帥撻辣實楊割長子金主亶
之大父行也自粘罕死宗戚大臣皆懼撻辣
與隔室尋亦以謀叛先後誅金與宋和實撻
辣主之撻辣既死於是右副元帥兀朮為左

相乃密奏於其主以宋未議歲貢正朔誓表
冊命而撻辣擅許割地遂渝盟紹興十年金
兵分四道南侵劉琦大破兀朮於順昌府檜
急啓上召琦還岳飛敗之於郾城幾擒兀朮
飛至朱仙鎮檜急啓上召飛還韓世忠敗金
人於淮陽之洳加口兀朮還汴發兩河軍與
蕃部以謀再舉○十一年兀朮陷廬州侵和
州劉錡揚沂中敗之於橐皋檜又啓上亟班

師沂中自瓜洲渡返行在張浚自宣化歸建康劉琦自采石歸大平州罷宣撫司以其兵隷御前遇出師時臨時取旨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副使飛世忠尋罷兀朮以書抵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乃可張俊又搆成飛罪逮赴獄檜奏誅飛及張憲岳雲和議遂諧歸韋太后及徽宗梓宮於宋金人不惟盡悔所許陝西河南地仍劃唐鄧等州入金盡淮中流為界西劃商秦州之半棄和尚方山原時宣撫使吳玠卒四年矣胡世將代之力以和尚原等地為不可棄兀朮必欲得之遂以大散關為界于時金國屢有內叛宗戚大臣相繼誅戮且北有蒙兀自號大蒙稱帝改元連歲用兵卒不能討而與之和南侵又不得逞而宋之猛將精兵方日盛恢復實不難沮於秦檜有志之

士扼腕歎息兀朮且死曰南朝軍勢強甚宜益加和好俟十數年南軍衰老然後圖之張浚趙鼎皆逮竄鼎卒於海外當時異議之人貶竄殆盡無復敢言兵者○紹興十九年金主亶為其下所弒共立丞相岐王亮昊之孫也○紹興二十年金主亮以上京僻在一隅城燕京徙居之改燕京析津府為大興府為中都以中京會寧府為北京汴京開封府為南京而舊遼陽府為東京大同府為西京如故分畫漢地為十四路置總管府○二十五年秦檜卒秉政十八年臨終猶起大獄欲殺異己者張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幸檜病已不能書得免沈該万俟（其）卨（屑）湯思退陳康伯朱倬相繼為相○三十一年欽宗凶問至以去年冬殂於五國城年六十一○金主亮修汴京盡經營南侵幾年矣嘗因使來密藏畫工

圖繪臨安山水城市宮室以歸題詩其上有
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是秋徙居汴遂渝盟
舉兵其母諫殺之以威衆兵號百萬陷淮西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
逗留已而退還釆石報至中外大震有浮
海避狄之議陳康伯不可命葉義問視師中
書舍人虞允文參謀軍事金人陷揚州趨瓜
洲劉錡遣將敗之於皂角林方詔令錡還軍

専防江上金主欲由釆石渡朝廷以以李顯
忠代權而未至金人舟來虞允文亟督水軍
海鰍船迎擊死闘金人不能濟時亮聞有內
變又聞舟師由海道來者已為李寶所焚而
荆鄂諸軍方自上流而下忿甚乃回揚州召
諸將約三日必濟過期盡殺諸將遂弑亮方
亮之引而南也渤海一軍叛去已擁立完顏
褒又于遼陽聞亮死遂入燕京追謚亶為閔

宗廢亮為海陵王謚曰煬褒晟之孫也後改
名雍先是數年張浚嘗言金必渝盟時相湯
思退等大駭以為狂至是浚起判建康上自
臨安如建康浚迎謁衛士見其復用以手加
額三十二年上還臨安金使來遣使報之復
尋和議○夏六月上內禪退居德壽宮在位
三十六年改元者二曰建炎紹興皇太子立是
為孝宗皇帝

孝宗皇帝初名伯琮宗室追封秀王謚安僖子
偁之子太祖七世孫也母張氏夢崔府君擁
一羊來曰以此為識高宗為康王出使至磁
州磁人夢崔府君出迎張氏以是歲丁未生
伯琮於秀州有嘉禾之瑞小名羊高宗喪太
子旉命選太祖之後得伯琮鞠宮中賜名瑗
院適與崔府君名同封普安郡王秦檜疾其
英明而不能害也竟立為皇子賜名瑋封楚

王紹興末賜名眘立爲皇太子尋詔即位尊
太上皇帝爲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太上皇帝吳氏爲壽聖太
上皇后○以史浩爲右相張浚樞密使督師
江淮遂北伐浩不與其議力丐罷李顯忠出
濠州趨靈壁敗金兵邵宏淵出泗州圍虹縣
降金將進克宿州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
兵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諜報金人大興河
南兵將至會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顯忠又

不撝士士憤怨遂潰而歸金人亦解去上銳
意恢復是役不利乃復議和陳康伯罷湯思
退張浚爲左右相浚仍以都督視師數月而
罷尋卒浚許國之心白首不渝終身不主
和議遺命付其二子以不能復中原雪國恥
不得袝葬先人墓○湯思退密有召虜刼和
之迹言者論罷竄之道死康伯復相和議成
先是國書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書用君

臣之禮有再拜等語金使至則起立問金主
起居降坐受書奉使者自同陪臣館伴之屬
皆拜其來使至是始稱上爲宋皇帝止爲叔
姪之國易歲貢爲歲幣歲幣減十萬之數地
界如紹興之時而餘禮往往竟不能盡改上
終身憤之其後屢請還河南陵寢地改受書
禮金人卒不從蓋上雖有志復讎而無能輔
其志者自陳康伯卒後洪适葉顒魏杞蔣芾

陳俊卿虞允文梁克家曾懷史浩趙雄王淮
周必大留正相繼爲相惟俊卿允文並相時
常有經營比方之議而俊卿持重卒與允文
不合允文所爲人亦議其虛誕竟不效如浩
尤不主用兵必大從容廟堂善類多所引進
朱熹以淳熙十五年被召必大作相時也初
程頤卒於徽宗之世其徒楊時在欽宗光堯
時皆被擢趙鼎亦雖不及識頤而主張其學惡

之者以楊時爲還䰟鼎爲尊䰟胡安國之强
䰟其後又有尹焞見召入經筵焞蓋頤晩年
高第也士大夫名程氏之學曰道學時好所
尚或冒此名以進時好不同亦多以此忤見
擯於世延平李侗通受學於楊時之門人羅
從彥而熹又受學於侗胡銓嘗薦熹於光堯
熹不至乾道以來屢召不起特旨改秩奉祠
召入館不就後爲南康守浙東荒除熹提舉

往救之過闕嘗一入奏事至是召對除兵部
郎與侍郎林栗不合卽奉祠去數月復召熹
辭惟進封事言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
大本在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
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
六者是也熹之同志有廣漢張栻式者魏忠
獻公浚之子其學得之胡宏宏安國子也栻
之言曰有所爲而爲之者利也無所爲而爲

之者義也學者誦爲名言稱栻爲南軒先生
有呂祖謙者公著之五世希哲之四世孫也
亦祖程氏之學學者稱爲東萊先生皆先是
數年卒矣惟熹學問老而彌篤學者共師宗
之稱爲晦庵先生四方仰其人如泰山北斗
南使至北金人必問朱先生安在同時有臨
川陸九淵世號象山先生者與熹爭論太極
圖說且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

立異云○上久有與子之意會光堯皇帝壽
八十一而崩乃詔内禪上奉德壽二十六年
孝養備至旣升遐哀慕尤切以不得日奉几
筵欲退終喪制移居重華宮在位二十八年
金世宗雍以是歲殂其嗣允恭先卒孫璟立
雍賢明仁恕號爲北方小堯舜故金之大定
三十年與宋之隆興乾道淳熙相終始南北
皆得休息彼此無可乘之釁上之嚮志不克

大有爲者以此太子立是爲光宗皇帝
光宗皇帝名惇年四十四自東宫受禪尊太
上皇帝爲至尊壽皇聖帝周必大罷留正葛
邲爲左右相改元曰紹熙皇后李氏大將李
道女也悍而妬欲亟立子嘉王爲儲嗣因内
宴請於壽皇未許后不遜壽皇有怒語后銜
之乃造誣罔謂壽皇有廢立意致上驚恐得
疑疾及聞後宫有暴死者上震懼疾愈甚不

復過重華宫近兩載始一至壽皇彌不懌上
亦不能視疾壽皇居重華踰五載壽六十八
而崩上不能執喪一日忽仆於地中外疑懼
太皇太后立嘉王是爲寧宗皇帝
寧宗皇帝名擴廓初封嘉王孝宗崩光宗疾
病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密建翼戴之議知憲
聖慈烈吳太皇太后高宗后以宗社爲憂將白
事而難其人有知閤門事韓侂胄者琦之

曾孫而太皇女弟之子也乃因以入白太皇
垂簾引嘉王入即位代執孝宗之喪中外危
疑者乃定光宗居壽康宫後六年而崩壽五
十四上之爲嘉王也黄裳爲翊善講說開導
光宗嘗宣諭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曰若
欲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須尋天下第一
人乃可問爲誰以朱熹對彭龜年繼爲宫僚
因講每及熹說上傾心已知熹在光宗時守

漳州後守潭州爲湖南安撫至上登極首被
召除待制兼侍講熹未至已聞近習用事御
筆旨揮皆有漸深憂之留正罷汝愚爲相韓
侂胄自負有定策功希不次之賞汝愚不肯
驟除遂怨汝愚爲政方務引進善類裁抑僥
倖小人滋不悅相與共排之朱熹既至上疏
忤侂胄在朝甫四十六日而罷言者以爲熹
有宫祠之命遠近相弔天下大老去之誰不

欲去若正人盡去何以爲國汝愚袖還內批且諫且拜不聽侂胄欲併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盡矣侂胄然之汝愚在相位數月罷連貶竄服藥以死侂胄用李沐何澹劉德秀胡紘沈繼祖等爲鷹犬搏擊善類無遺○彭龜年劉光祖章頴葉適徐誼沈有開吳獵黃由黃度鄒顒陳傅良樓鑰鄭湜李祥楊簡呂祖儉曾三

聘游仲鴻項安世孫元德袁燮陳武汪逵范仲黼黃灝詹體仁等貶逐不可勝紀置籍記黨人姓名目曰僞學以朱熹爲首在籍者數十人蔡元定坐熹累道州編管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亦坐上書救黨人編管○正以嘗引用黨人亦黜竄余端禮京鏜謝深甫相繼爲相○朱熹卒以慶元庚申卒時僞學黨禁雖嚴會葬者亦數千人呂祖泰上書論雪僞學

乞誅侂胄及其黨蘇師旦周筠罷逐陳自強之徒召用周必大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杖一百不刺配欽州必大亦坐謫降熹歿踰年黨禁稍解諸人或復官自便然消沮變化之餘風俗已大壞矣○謝深甫罷陳自強爲相侂胄以太師平原郡王平章軍國事權傾人主威制上下服御擬於乘輿土木侈於禁苑諛者至稱爲恩王聖相或作詩九章

每章用錫字侂胄亦不辭稔積罪惡至於生事開邊而極先是有

大朝開基

太祖皇帝興於北方在金世宗時已強盛至璟立

大朝兵來輒長驅金始多事侂胄聞金有此釁謂中原可圖有吳曦者前蜀帥吳挺之子璘之孫也吳氏世職西陲威行四蜀留其子

孫於京蓋累朝遠慮曦有異志久欲歸蜀而
不許侂胄遣歸數年蓋欲使由蜀出兵開禧
丙寅諸路進師曦首以關外四州獻金人求
封為蜀王尋即稱帝賴李好義楊巨源與安
丙密謀曦僭號踰月而誅比伐諸軍所向無
不潰敗而退金人大發兵連陷蜀漢荆襄兩
淮諸郡東南大震亟遣使通謝於金而侂胄
弄兵之意猶未已中外患之遂有誅兇之議

皇后楊氏知書史通古今當時侍郎史彌遠
建密策而旨從中出者皆后實為之一日侂
胄入朝彌遠使殿帥夏震以兵邀之塗擁出
玉津園椎殺之自強竄死蘇師旦處斬周筠
決配亟侂胄首謝金人和議復成錢象祖為
相史彌遠累遷與錢象祖並相象祖罷彌遠獨
相○金章宗璟在位二十年而殂無子立世
宗之別子允濟於璟為叔在位五年無歲不
受兵幾不能支且失將士心為大將所弒追
廢為東海郡侯立豐王珣璟之兄也是歲
癸酉
大朝兵至燕
太祖皇帝留大將圍其城自徇河東北山東
諸郡金主珣乞和雖見許度不能自立於燕
明年甲戌遷于汴後一年而燕京陷大兵自
河東渡河而南距汴二十里而去金人自是

地勢愈蹙山東叛之東阻河西阻潼關而已
欲窺宋川蜀淮漢以自廣遂敗盟來侵宋以
黃榜募忠義人進討京東路忠義李全以歲
戊寅率衆來歸全本漣水縣弓手在開禧乙
丑間已嘗應募焚其縣矣自嘉定丁丑以後宋
與金戰雖迭有勝敗然三邊無歲不被其擾
上在位三十年改元者四謙恭仁儉終始如
一然慶元嘉泰開禧凡十三年則侂胄之政

嘉定十七年則彌遠之政壽五十七而崩彌
遠定策立嗣是為理宗皇帝
理宗皇帝初名與莒宗室追封榮王謚文恭
希瓐(盧)之子太祖十世孫也寧宗子多而不
育鞠宗室子名詢立為太子薨初皇從弟沂
靖惠王柄無子嘗以宗室子賜名貴和為之
後及失太子詢遂立貴和為皇子賜名竑(宏)
封濟國公竑惡而輕嘗疾史彌遠專權謂異
日不可容彌遠聞而惡之故陰為之計以與莒
幼不好弄群兒聚嬉輒獨登高坐不動長上
見者指以語群兒曰汝曹不效此人恰一大
王相似群兒每羅拜其下遂有趙大王之號
彌遠物色得之嘗取應得舉與特旨補官竑
既為寧宗子遂以與莒為沂王後賜名貴誠
除邵州防禦使寧宗大漸乃白中宮以貴誠
為皇子改名昀(旬)宣遺詔即位進竑濟陽郡

王出判寧國府恭聖仁烈楊后同聽政事定
然後撤簾時外議籍籍有謀立竑者事不克
皆死李全在楚州與制置許國相失殺國亦
以問罪為辭舉兵南向圍楊州幾陷屬上元
張燈高會城中諜知夜遣兵出其不意刼之
全走陷于濠為亂槍所斃其餘奔走北去○
金宣宗珣在位十二年而殂子守緒立
大朝兵連歲出滅西夏陷陝西諸郡道長安
攻潼關未能克歲戊子
太祖皇帝晏駕
嗣皇帝受遺命謂金人精兵在潼關南有山
北有河不易攻莫若假道南宋出唐鄧之郊
則平原曠野可以直擣汴京歲辛卯發騎六
萬自西和州入興元由金房道襄陽至唐鄧
與金人鏖(烏高)戰於陽翟潼藍之戍亦潰西
兵畢至合圍於汴歲壬辰金主守緒突圍出

走歸德府歲癸巳歸德粮絶乃趨蔡州宋丞相史彌遠卒鄭清之爲相史嵩之爲京湖制帥在襄陽南北有夾攻蔡州之約嵩之遣孟珙以兵四萬人先至圍其東南
大朝兵圍其西北守緒以歲甲午窮蹙自焚死函其首送于宋金自完顔旻稱帝至是九世一百一十七年而亡先是有金國降人王檝請於
大朝來與宋通和議歲幣嵩之奏遣鄒伸之等往使自燕京至草地甚見接納
大朝已約使者齎國書再來定議許以河南地歸宋會淮帥趙葵乗金人之亡爲恢復計杜果獨陳出師之害。葵故荆湖制帥趙方之子習於兵銳意攻取募山東忠義皆響應伸之未回而宋師出矣伸之等幾被羈留於燕詭辞得與偕俱來歸途離汴不數日汴人以

城附宋宋師入汴即趨洛北兵戍洛者無幾姑避去宋師入洛不數日粮絶聞北兵且大至潰而歸咎嵩之主和不肯運粮致誤事和議既不復諧蜀以丙申歲破陷荆襄淮甸無歲不受攻喟清之罷相喬行簡李宗勉等繼爲政無所決斷上思史嵩之之言自督府入爲相雖欲議和輙爲衆論所沮嵩之丁父彌忠憂聞訃數日乃行詔起復右相言者目爲權姦力攻之遂不復相范鍾游侶鄭清之謝方叔吳潛董槐程元鳳丁大全等相繼爲相每歲以防秋爲常事○杜果刼安豐之兵復破察罕八十萬於廬州解儀真之圍以功擢刑部尚書　進敷文閣學士○呂文德總統兩淮出戰軍馬進淮西招撫使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微時鬻薪城中趙帥葵道傍見遺僂長尺有咫驚訝訪求得之留之麾下後以

邊功至顯官○余晦宣撫四川以私恨誣奏
利路安撫王惟忠潛通北境大理陳大方承
旨煅成之惟忠將斬於市色不變謂大方曰
吾死訴於天既斬血逆流而上未幾大方入
朝恍惚與惟忠遇遂卒先是朝廷用彭大雅
理蜀甚有威名重築重慶城余玠遷蜀郡平
曠之地分治險要如合州治釣魚山之類在
蜀二十年民藉以安至余晦貪繆罔功敗失

要地以和州守劉雄飛爲四川制置○胡穎
每見淫祠即毀之人謂之胡打鬼經畧廣東
廣有僧寺佛像中有巨蛇時出享人祭祀僧
托之題疏得數千緡穎至毀佛擊蛇其怪遂
息歲己未
大朝大舉南伐
憲宗皇帝親帥大軍入蜀勢欲順流東下一
軍自大理國斡腹南來歷邕桂之境以至潭

州一軍渡江圍鄂州○罷丁大全以吳潛爲
左相即軍中拜賈似道爲右相趙葵樞密策
應使杜庶兩淮制置夏貴總領舟師呂文德
等乘風戰勝潛以向士璧守潭適南來二哥
元帥遇宋候騎而死潭圍先解高達等守鄂
似道駐漢陽爲鄂援○合州守王堅固守不
下以抗大兵
憲宗皇帝晏駕於釣魚城下報至鄂州似道

秉機遣使約和陰許歲幣兵解而去○白氣
如匹練亘天○景定庚申四月
世祖皇帝自鄂州歸即大位五月十九日建
元中統○賈似道忌其閫臣兵退行打算費
用法欲以此汙之向士璧趙葵史岩之杜庶
等皆受監錢之苦○呂文德制置荊湖知鄂州
大朝遣使郝經來尋盟似道自以有再造功
諱上下諱言前有和約留使者於真州不令

赴闕亦不遣還〇瀘州守劉整叛先是上遊
閫之議者呉潛盡守城之力指向士壁奏斷
橋之功者曹世雄劉整既而似道妬功潛士
壁世雄皆貶死整已懼禍而蜀帥鄭興復以
私憾遣吏至瀘打筭軍前錢粮適北軍壓境
遂叛去〇呂文德復瀘州〇文德號黒灰團
整獻言於北曰南人惟恃黒灰團然可以利
誘乃遣使獻玉帶於文德求置榷場於襄城

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願築土城以護
貨物文德不許使者復至文德請于朝許之
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
市内築堡文德弟呂文煥知襄陽兩申制置
爲吏所匿北人又於白鶴城築第二堡文煥
再申方達文德大驚曰誤朝廷者我也即請
自赴援窜病卒〇甲子歳七月彗星長十數
丈芒角燭天自四更從東見日高方歛月餘

乃不見楊棟因指言蚩尤旗因此進諭去國
〇上崩在位四十有一年改元者八寶慶紹
定則彌遠十年之政端平初元善類滿朝有
眞德秀魏了翁等爲執政侍從人以比慶曆
元祐自嘉熙以後至于淳祐則有嵩之數年
之政嵩之既去自淳祐至寶祐正人指邪爲
邪邪人指正爲邪互爲消長而狼狽莫如開
慶丁大全之政景定改元大全與呉潛雖人

品不同各以竄死似道獨相遂執國政末年
寖有君臣相猜之跡未及更變而崩壽六十
一〇上臨御以來終始崇奬周程張氏及朱
張呂氏諸儒義理之學故廟號理宗太子立
是爲度宗

度宗皇帝初名孟啓啓福王與芮之子理宗
之猶子也理宗子多而不育鞠孟啓於宮中
改名孜又改名禥祺立爲皇子封忠王已而

建儲改名禥（旋歲甲子即位）

世祖皇帝國號

大元紀年至元之初也賈似道專政進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立相以自副○臨安府士人葉李蕭至等上書詆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怒以他事罪竄遠州○吕文煥守襄陽北人自開互市以來築城置堡江心起萬人臺撒星橋以遏南兵之援乙丑丙寅時出師

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似道建第西湖葛嶺自娛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他相書紙尾而已內外諸司彈劾薦辟舉削非關白不敢自擅○中書舍人王應麟以直言奏對去國○戊辰襄陽受圍文煥告急遣高達范文虎赴援道不通二將亦不用命○三學士人上書乞調諸道兵併力救襄不報○弓量推排田畝○葉

夢鼎辭位不允徑去○江萬里馬廷鸞爲相○庚午江萬里請援兵救襄議不合罷去○上一日問似道曰襄陽受圍三年柰何對曰北兵已退陛下得何人之言上曰適有女嬪言之詰問誣以他事賜死自是無敢以邊事言者○似道權傾人主談者動以周公輔成王擬之親王外戚宦官近習皆籍制不敢恣當世望士亦引用登朝爲儀羽而腹心不在

焉在外監司郡守亦參用廉介非其人而得進者各有蹊徑最以吝賞誅貨失將帥心劉整投北獻策取東南謂緩取則經營自蜀而下急則由襄淮直進時諸將北附知國虛實者相繼似道方以粉飾太平爲事畧不爲意○壬申葉夢鼎再相以與似道意不合去○襄陽陷先是理宗初年襄陽以制臣失撫御致王旻作亂而陷謝方叔作相喻李曾伯遣

將取之北方亦不若棄及劉整策行重兵圍
襄陽呂文煥守城六年捍禦備至而似道不
肯調援雖粮食未乏衣裝薪芻無所取辦至
撤廬舍爲薪緝關楮爲衣援兵不至遂以城
降爲
大朝之用○賈似道累章出督而陰諷朝廷
留之卒不行○癸酉歲平地産白毛如銀線
菜臨安尤多○甲戌歲似道丁母憂隨起復○

陳宜中僉書樞密院○七月上崩在位十年
改元咸淳壽三十五似道立皇子㬎㬎生甫
數歲是爲少帝
少帝名㬎皇后全氏出也太皇太后謝氏垂
簾聽政改元德祐詔天下
大元伯顏丞相大會兵于襄樊九月以降人
劉整領騎兵出淮泗呂文煥領舟師出襄陽
爲先向導水陸並進攻沙洋新城都統制

邊居誼帥所部三千人力戰死之策應使夏
貴力戰六兵出其不意兵敗沿西南岸縱火
歸廬州宣撫使朱禩孫提重兵不戰歸江陵
○鄂州降○天目山崩臨安之主山也　乙亥
歲大兵渡江順流而下沿江諸將多呂氏部
曲望風降附○江州降運使錢真孫自縊○
劉整自愧出淮無功憤死無爲軍城下○似
道都督軍馬遷延不出聞兵已下建康始率

諸軍發行在迂道而行數日始達蕪湖將趙
安慶府牽制下流之師未至三日安慶帥范
文虎乃呂氏婿已降將士無復固志似道許
唱轉官資諸軍詬曰要官資做甚己未庚申
官資何在似道不能答鳴鑼一聲退兵于珠
金砂十三萬衆一時潰散似道奔入揚州○
江西提刑文天祥募兵勤王天祥吉州廬陵
人也丙辰魁進士第○殿帥韓震謀欲遷都

陳宜中以計誅之○池州破通守趙昂發將
死與其妻訣妻曰卿能爲忠臣妾顧不能爲
忠臣妻耶昂發喜具衣冠與俱縊明日伯顏
入城見而憐之具衣冠棺葬焉○建康破趙
溍死之葵子也○京師戒嚴朝臣接踵宵遁
○王爚陳宜中等劾似道不忠不孝之罪宜
中本受賈恩至是亟劾賈以自解○似道赴
貶鄭虎臣以父仇監押至漳即厠上拉其胷
殺之張世傑以兵入衛大兵在境陳宜中等
惟攻擊賈黨略無備禦之策司馬夢求監江
陵沙市鎮力戰死温公五世孫也○徵諸帥
入衛夏貴昝萬壽黃萬石等不至○六月庚
申朔日蝕晦冥雞栖于塒咫尺不辨人物自
巳至午明始復○留夢炎相○文天祥將民
兵峒丁二萬餘人入衛與夢炎意不相樂以
尚書除江浙制置守吳門○州郡連降大兵

距臨安百里獨松關告急時張世傑甲兵萬
諸路勤王兵四十餘萬天祥與世傑議兩淮
堅守閫廣全城王師血戰萬一得捷猶可爲
也世傑大喜議出師宜中以王師務持重降
詔沮之遣使乞和 詔天祥等罷兵 潭州
陷時一軍自湖南圍潭州守臣李芾戰守屢
捷經八九月城將陷闔門死之 丙子正月
秀王與擇奉皇兄廣王昰是皇弟益王昺丙
等航海○世傑去朝○大兵駐高亭山去都
城三十里○宜中夜遁 文天祥右丞相辭
不拜○賈餘慶吳堅相○天祥出使軍前辭
氣慷慨議論不屈伯顏留之○二十日大兵
入臨安賈餘慶等奉三宮以降手詔諭諸路
內附○二月伯顏遣宰執先赴大都天祥亦
登舟北行至鎮江得間逸去○三月收都城
軍器收傳國璽○二十日三宮北遷宮室對

馬宫人內侍太學等數千人皆在道中過眞
州守苗再成奪駕幾遂不克○五月少帝至
上都降封瀛國公時
大元至元十三年也○廣王益王由海道二
月至温州薪劉義陸秀夫來會陳宜中張世
傑海舟亦至三月至福州宣諭太后手詔以
二王爲天下兵馬都副元帥召諸路忠義五
月一日擁帝福州建元景炎益王進封衛王

陳宜中左丞相世傑少保○文天祥至除右
丞相以與宜中世傑異意不肯拜○九月天
祥開督南劔進至汀州○十一月大兵逼福
州宜中世傑奉景炎主益王楊淑妃等航海
由潮州至廣州趨富陽還謝女峽○天祥趨
漳州謀入衛道阻不通往來江廣間戰有勝
負所克州縣尋爲大兵收復○世傑回師由
潮圍泉州不克○廣州陷○陳宜中之占城

求兵不復還○戊寅四月景炎主殂于硐川
廣[illegible]衆欲散尚書陸秀夫曰度宗一
子尚在古人固有一旅興者乃相與奉衛王
立之改元祥興號景炎廟端宗陸秀夫爲
相世傑太傅○六月遷于崖山○十月天祥
至潮平羣盜○十一月元帥張弘範大兵至
潮天祥兵潰被執○己卯正月大兵攻厓山
二月運戰皆敗世傑擁祥興主及楊太后等

脫去陸秀夫登御舟啓曰國事至此陛下當
爲國死不可再辱抱祥興主驅妻子投水死
內人朝劉鼎孫等溺者萬數張世傑以小舟奉
楊太后奔四日將及岸遇大風世傑焚香仰
天呼曰我奉太后走者欲別求趙氏立之今
存趙祀若天不欲復存趙祀則風覆吾舟舟
遂覆南方始大定○天祥至大都不屈繫獄
厲操愈堅至壬午歲賜死宋之故臣亦有由

嶺海走安南者安南自其國王李乾德卒于紹興子陽煥立陽煥卒子天祚立天祚卒于淳熙子龍翰立龍翰卒于嘉定子昊旵立世奉宋正朔當龍翰時有閩人陳京入其國得政為國壻京子承再世執其國柄及昊旵時遂奪其國傳子威光理宗受其貢而封之威晃傳子日照宋亡乃改名日烜奉貢于元○初邵雍與客語及國祚取晉出帝紀示之靖康驗矣至德祐蓋驗陳摶亦嘗有一汴二杭三閩四廣之說宋果至閩廣而盡自太祖建隆至欽宗靖康一百六十七年自高宗建炎至祥興又一百五十三年

歷代十八史畧卷第十

十八史畧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曾先之撰先之字從野廬陵人自稱曰前進士而江西通志選舉中不載其名蓋前明之制會試中式稱進士鄉試中式者稱舉人皆得銓注授官自唐宋至元則貢於鄉者皆稱進士試禮部中選始謂之登第不中選者次舉仍由本貫取解南宋之季始以三舉不中選者一體徑試於禮部謂之免解進士先之所謂進士蓋鄉舉而試不入選者故志乘無名也然李肇國史補稱唐時進士登第者遇舊題名處增前字今先之自稱前進士則又相沿失考矣其書抄節史文簡畧殊甚卷首冠以歌括尤為弇陋蓋鄉塾課蒙之本視同時胡一桂古今通畧遜之遠矣

讀史備忘八卷

〔明〕范理輯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雍正九年繼志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史備忘八卷》提要

讀史備忘序

予貳政德安一日守長范公以讀史備忘八卷示予曰是也好觀往事然史傳浩穰未免昔人掩卷兀無之嘆又且身歷宦途心分於職務寧能博記古人之文乎設以餘間於列傳中摘素所喜觀者置諸座側或因言因事連類及諸前人者輒一閱其行事庶或可以想見其人焉予曰公言掩卷兀無人之忘〻殆又甚矣請使人得以備其忘可乎

公復曰士〻於學期以闊觀而通
考此吾一人私見得無阻人〻進
予乎曰諾家金史非學士大家尚
不能有偏州下邑鄉閭里巷〻
士誰得爲觀〻所以觀者蓋不過
少微節要爾少微編年之書

皇國政之始末至於其人〻賢否
爵里出處蓋有不得爲盡備矣
得此以參考〻於學者〻助豈少
哉公曰諾於是合通守汝南張公
雄幕賓姑蘇張公益昇謀〻授
郡庠吉水羅先生文書之以畀

諾工而鋟〻也既成因次其語於
首簡范公諱理字通濟台〻望族
其發身起科第家見重於楊
文定公其於德安行事〻實與
其所自立時人多能道〻者蓋
故不著

德安府同知萬安郭休識

讀史備忘序

史學之繁浩乎不可勝記少微先生節要所以述也大書以繫國家之政分注以備諸史之言包舉衆善囊括無遺文公先生綱目作焉節要固已家傳而人誦之矣綱目書法精嚴斷乎為世教設也若於

前人爵里出處始終覽而具存諸史列傳庸可忽乎理自受讀頗亦有年為郡以来奪於政務連篇累牘之功蓋有愧焉於是因其傳例參以綱目諸書別為將相名臣等目起自西漢迄於李唐録其要畧分為八卷名之曰讀史備忘蓋所以自便觀考庶幾隨諜宦途不煩簡籍之繁觸目可以得夫時代之後先賢人君子出處之大槩國家興衰之由奸邪亂賊之迹亦畧舉之矣若夫博雅君子自當旁窺奥索以究竟夫史氏諸家之製其無取焉爾旹正統十二年龍集丁卯

春正月丙子天台范理書

讀史備忘目録

西漢卷之一

謀臣　丞相　名將　名臣

任政　循吏　酷吏　儒林

隱逸　倖幸　外戚　僭竊

東漢卷之二

三公　名將　名臣　循吏

酷吏　儒林　文苑　獨行

逸民　烈女　方術　外戚

宦官　黨錮　僭竊

三國卷之三

蜀　丞相　名將　名臣

魏　任政　三公　名將

呉　名臣　方技

謀臣　丞相　名將

名臣

西晉卷之四

三公　名將　名臣　孝友

忠義　良吏　儒林　文苑

外戚　隱逸　藝術　烈女

逆臣　僭竊

南朝卷之五

宋臣　齊臣　梁臣　陳臣

循吏　儒林　文學　孝義

隱逸　恩倖

北朝卷之六

魏臣　齊臣　周臣　文苑

孝行　節義　循吏　酷吏

隱逸　藝術　烈女

隋卷之七

宰相　名將　名臣　誠節

孝義　循吏　酷吏　儒林

文學　隱逸　僭擬

唐卷之八

宰相　名將　名臣　忠義

卓行　孝友　儒學　文藝

循吏　酷吏　隱逸　方技

外戚　宦官　烈女　姦臣

叛臣　逆臣　叛鎮

目録終

度禮樂。則謙讓未遑。帝四子一紹帝三封王

周勃 右丞相 卒。年百餘歲 諡曰文侯

陳平 左丞相

申屠嘉 梁人。以御史大夫為丞相。廉直。門不受私謁。時太中大夫鄧通居上旁不謹。劾之。坐府召通。通曰。通小臣戲殿上。當斬。吏今行斬之。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持節召通。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泣謂上曰。丞相幾殺臣。

灌嬰。以太尉為丞相 時罷太尉官

張蒼 丞相 謝病

周亞夫 勃子。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後三歲而侯。八歲為將相。後九歲而餓死。至是果封條侯。匈奴冠邊。亞夫軍細柳。上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詔。上使使持節詔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動容。成禮而去。

宋昌 藩邸中尉。輔上歸朝即位。封壯武侯。

張釋之 南陽人。以貲為郎。言事。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乃言秦漢事。後為廷尉。用法稱平。孝景時為淮南相。卒。子摯。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于時。終身不仕。

吳公 上蔡人。初事李斯。至是為河南守。治平為天下第一。召為廷尉。

賈誼 洛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郡守吳公召置門下。甚幸愛。薦為傳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上說。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勸上改正朔。易言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及上治安策。後為梁王太傅。王墜馬死。誼自傷無狀。哭泣歲餘。亦死。年三十三矣。孫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賈山 潁川人。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言多激切。善指事意。名曰至言。

馮唐 本趙人。父徙代。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上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唐具言。上曰。吾居代時。聞趙將李齊之賢。父老知之乎。唐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乃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之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乃言上古任將。及雲中守魏尚。養士殺賈有功。當賞。文吏以法繩之。削其爵。由此言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上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為雲中守。拜唐車騎都尉。孝武時。舉賢良。年九十。不能為官。以子遂為郎。亦奇士。

伍被 楚人。為淮南王安中郎。好學。折節下士。招致英俊以百數。被為冠首。王陰有邪謀。被數諫。王怒。繫被父母。以不聽事覺。被自告與謀。被誅。○初安父淮南厲王長以不軌削爵。遷蜀。不食。道死。民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王安至是自刑。國除。

伏生 濟南人。名勝。初為秦博士。至是年九十不能行。帝求尚書。乃使晁錯往受。錄生口傳之書。

歐陽生 千乘人。受尚書於伏生。傳於兒寬。寬授歐陽世。

鄧通 帝嘗夢上天不能。有一郎推上。衣後穿。覺見通。衣夢中所見也。甚說。賞賜鉅萬。為上大夫。

十三年。除肉刑。肉刑者。墨劓剕宮大辟也。時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雖欲自新。其道無由。願沒為官婢。以贖父刑。上憐之。詔易肉刑。

景皇帝名啓。后薄氏。後廢。立王氏。帝在位十六年。有中元後元。壽四十八。遵孝文之業。移風易俗。黎民醇厚。然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景帝十四男一紹帝十三封王

申屠嘉 丞相。時晁錯貴幸用事。法令多更。劾之。錯自歸上。嘉以不先斬錯。因歐血死。

陶青 丞相

周亞夫 為太尉。時吳楚反。亞夫將三十六將軍。用趙涉計。閒道破七國。為丞相。以正諫免官。後下獄。不食五日。歐血死。

劉舍 丞相

衛綰 代大陵人。以謹厚為丞相。後以不任職免。

晁錯 潁川人。學申商刑名於張恢。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拜太子家令。以辯得幸。號曰智囊。數上書言兵事。及入粟募民徙塞。免農人租。皆其計也。累遷御史大夫。因議削七國地。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諠譁。錯父來責讓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父曰。劉氏安而晁氏危。吾不忍見禍逮身。遂飲藥死。後十餘日。七國反。以誅錯為名。上以爰盎言。斬錯東市。

爰盎 字絲。楚人。為郎中。數以直諫為吳相。與晁錯素不好。未嘗同堂語。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吳王財物。免為庶人。吳楚反。以計殺錯。○初文帝欲以梁王武為嗣。盎進說止。王怨之。使刺客殺盎。

欒布 梁人。初為梁王彭越大夫。越被誅。時詔收視者捕。布祠而哭之。吏捕以聞。高帝欲烹。以口辨釋之。拜都尉。至是以軍功封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欒公社。

田叔 趙陘城人。初為趙王張敖郎中。趙午等謀弒高祖。詔隨王者族。

唯叔與孟舒隨王趙王得白帝以為守至是景帝以梁王使人殺爰盎遣叔按捕止殺羊勝公孫詭燒獄詞見上曰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憂在陛下也上然之而止

儁不疑 南陽人為郎時同舍有誤持金去疑不疑郎買金償後郎持金還同舍郎大慚人稱為長者官至御史大夫

石奮 趙人有姊能鼓琴高帝召為美人累官至九卿從為諸侯相與子建甲乙慶皆以馴行孝謹位二千石時號萬石君

穆生 楚元王交字游高帝同父少弟也少時與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至楚三人為中大夫敬禮之穆生不嗜酒每置酒設醴及王孫戊忘設穆生曰酒醴不設王之意怠稱疾臥申白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曰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禮哉遂謝病去

鄒陽 齊人漢與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士陽與吳嚴忌枚乘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王有邪謀陽上書切諫不納三人皆去之梁又多正諫國免于難

枚乘 字叔淮陰人為吳王郎中以正諫不納吳卒見滅由是知名上召為弘農都尉以病免游梁善屬辭賦孝武時以安車徵道死

文翁 廬江舒人為蜀郡守以其地有蠻夷風選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飭勵遣詣京師受業數歲有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又脩起學宮於市中招弟子高者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由是化行比齊魯焉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始也後終於蜀吏民乃立祠祭焉

郅都 河東人為中尉貴戚大臣側目而視號為蒼鷹為濟南守誅擊豪強郡中股栗道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如大府

寗成 南陽穰人為中尉其時稱寗見乳虎無值寗成之怒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豪右惴恐

丁寬 梁人受易於田何授於田王孫

胡母生 齊人治公羊春秋為博士與董仲舒同業

韓嬰 燕人治詩為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

轅固 齊人治詩為博士至武帝時以賢良徵年九十免歸

世宗孝武皇帝 名徹初封膠東王后陳氏廢後立衛氏青姊帝始建年號改元十一建元六元光六元朔六元狩六元鼎六元封六太初四天漢四太始四征和四後元二共五十四年壽七十一史稱其雄材大略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用俊茂與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使其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武帝六男一紹帝五封王

竇嬰 太后弟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與嬰俱好儒雅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時罷太尉官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

許昌 丞相

田蚡 孝景王皇后母弟為丞相武安侯受賄驕侈權移主上

薛澤 丞相

公孫弘 菑川薛人少為獄吏家貧牧豕年四十乃學春秋以賢良對策第一為博士數年至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自奉儉約人譏為詐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惟弘以文儒致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

李蔡 廣從弟為丞相有罪自殺

莊青翟 丞相下獄自殺

趙周 丞相下獄自殺

石慶 奮子為丞相時事不關決惟醇謹而已時慶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十三人及慶死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公孫賀 義渠人拜相日涕泣不肯受曰從此殆矣後果以罪下獄死族夷矣

劉屈氂 上庶兄中山靖王之子為左丞相後以人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讒使巫祝詛事覺要斬東市

田千秋 其先齊後徙長安千秋為高寢郎鶴嫌卿以衛太子敗上訟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常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感悟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立拜大鴻臚旬月為丞相封富民侯於是下輪臺之詔

衛青 字仲卿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衛媼通生青冒衛姓姊子夫入宮召青侍中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虜其右賢王等人畜以還收河南地置朔方郡為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青性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卒諡曰烈封其支屬五人為侯至征和中衛太子敗衛氏遂滅

霍去病 青姊少兒子父仲孺平陽人年十八為侍中善射騎初從青為驃姚校尉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斬首虜十一萬級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冠軍侯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不學古兵法自謂顧方略何如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飢苦不

恤也卒諡景桓為冢象祁連山其世至宣帝時絕○

蘇建

嘗說青招選賢者青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人臣奉法何與招士去病亦做此意

程不識

與李廣俱為邊郡名將廣軍無部曲行陣善就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識正部曲擊刀斗吏治軍簿繁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虜卒犯無以禁我軍雖煩擾人不得犯。

李廣

隴西成紀人其先李信秦時將廣長猿臂善射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户侯豈足道哉先守北平歷七郡太守善以少擊衆破匈奴號為飛將軍避不敢近後伐匈奴失道自殺當時惜之三子當户椒敢敢以軍功至侯而當户有遺腹子陵

李廣利

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生昌邑王賀廣利為貳師將軍率兵伐宛圍其城宛貴人曰王匿善馬殺漢使今共殺王持其頭盡出善馬恣所取漢軍乃取善馬三千餘匹立宛貴人為王還諸所過小國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乃封廣利為海西侯後敗降匈奴被殺

李陵

字少卿為侍中善射騎謙讓下士上以為有廣風將步兵五千與匈奴轉戰千里矢盡道窮無援降匈奴漢族其家隴西士夫以為愧

蘇武

字子卿杜陵人父建從衛青擊匈奴封平陵侯武維為中郎將持漢節使匈奴十九年不屈昭帝特和親得歸拜為典屬國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始武將歸李陵置酒賀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圖何以過子卿乃起舞歌曰經萬里兮渡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隤

張騫

漢中人時上欲擊匈奴聞月氏王為匈奴殺欲遣使月氏騫為郎應募與堂邑奴甘父姓名也俱出隴西徑匈奴被留十歲予妻有子乃與其屬亡至大宛送康居傳至大月氏其王已為匈奴殺立其夫人居大夏歲餘還復為匈奴所留已而與妻子及堂邑父俱亡歸拜騫太中大夫堂邑奉使君後復使還封博望侯自是遣使求善馬與結婚天子事遠征矣。

董仲舒

廣川人少治春秋承秦滅學之餘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學者有所統一舉賢良對天人三策以為江都相[illegible]廢為中公孫弘嫉膠西王縱恣弘又薦為膠西相正身率下及去位居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史稱其有王佐之才為匡絕儒

汲黯

字長孺濮陽人孝景時以父任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帝即位為謁者遷滎陽令稱疾歸田里召為東海太守有治績遷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好游俠任氣節行脩潔其諫犯主顏色又嘗面折公孫弘懷詐飾智罵張湯刀筆吏不可以作公卿二人心疾黯上亦不悅坐免官數年召為淮陽太守後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司馬相如

字長卿蜀成都人少名犬子既學慕藺相如為人更名相如口吃初著子虛賦上讀而善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言於上召為郎以辭賦得幸史稱其多識博物文艷用寡蔚為辭宗賦頌之首

兒寬

千乘人少貧為弟子都養為衆其炊亦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累遷為御史大夫為人溫良廉智善屬文政尚寬平然以稱意任職無所匡諫官屬易之

張歐

父安丘侯說悅歐時為御史大夫為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亦不敢欺之子孫咸至大官

卜式

河南人以牧羊蕃息輸財助邊進為中郎上令牧羊上林歲終肥息上過善之式曰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群上奇其言使治民後徵為御史大夫

韓安國

字長孺梁成安人為梁中大夫吳楚反時將兵扞東界吳不能過顯名後為御史大夫與王恢於上前力辯勿擊匈奴為便果如所言後將兵與匈奴戰不利歐血死

杜周

南陽杜衍人初為義縱爪牙薦之張湯為史至廷尉其治倣湯而善候伺上所擠者陷之欲釋者出之客讓之曰君以人主意指為獄三尺法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何古之法乎位至御史大夫兩子為郡守家貲累巨萬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張湯

杜陵人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鼠盜肉湯掘得鼠及餘肉劾鼠訊鞫詣報其獄磔堂下文辭如老獄吏父奇之遂使書獄後累至御史大夫與趙禹定律令務為深刻史稱殘酷與杜周子孫俱貴盛不列酷吏傳湯為人上變自殺湯母以湯被惡言死薄葬之上聞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鄭當時

字莊陳人好任俠推賢為大司農與汲黯列為九卿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先是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乃大署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胡建

字子孟河東人初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穿軍垣以求賈利劾斬之後為渭城令民為立祠

灌夫

字仲孺潁陰人父張孟嘗為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進至二千石故冒姓灌從嬰子吳楚孟死軍中夫被十餘創以此知名積鄉里潁川何以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後因會醉以言侵蚡與竇嬰俱棄市

周仁

任城人以賢見孝景立為郎中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

故為垢以是得幸入卧內至是以二千石歸老子孫皆為大官

司馬遷 談卒以太史令遷嗣職因言李陵無罪下遷腐刑發憤作史記上自軒轅下迄麟趾著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有良史才

主父偃 齊國臨菑人學長短縱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入關上書為郎中歲中三遷時大臣皆畏其口賂之遺累千金或說曰太橫偃曰我阨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養死則五鼎烹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後言齊王有淫行上以為齊相至齊使人告王與姊奸事動王王自殺上以偃劫其王令自殺為公孫弘執爭乃遂族偃

嚴安 臨菑人為故丞相史○二人與下徐樂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

徐樂 燕郡無終人

嚴助 會稽吳人父忌時號嚴夫子助以賢良對策為中大夫會閩越舉兵圍東甌告急上以助議遣持節發兵會稽而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遣子隨助入侍上大悅以助為會稽太守與淮南王安交私王反連助上欲勿誅張湯執爭助竟棄市

朱買臣 字翁子吳人艾薪賣以給食擔束薪且誦書其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妻不聽後數年詣長安上書以嚴助薦為中大夫會東越數反覆拜買臣會稽太守發兵擊之入吳界見故妻夫治道駐車呼載後車至郡舍給食之妻自經死後買臣告張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

終軍 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辯博屬文聞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太守奇之軍捐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拜軍謁者給事中後使南越王請舉國內屬越相呂嘉不欲殺其王及軍時年二十故世稱終童○時公孫弘以文儒為相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

吾丘壽王 字子贛趙人以善格五今獻塞召待詔詔從董仲舒受春秋累遷光祿大夫後坐事被誅

東方朔 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以上書為待詔金馬門遂得愛幸言多規諫

枚皋 字少孺父乘在梁娶小妻生皋以上書拜為郎與東方朔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不任以事也時評司馬相如文少而遲枚皋為文多而疾故不如相如之善也

夏侯始昌 魯人通五經上甚重之始昌精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果災為昌邑太傅卒族子勝

劉德 祖休侯富楚元王交之子富子辟彊議論冠諸宗室不肯仕德之父也德字路少脩黃老術上嘗稱為千里駒大將軍光欲妻以女德不敢娶子向

江充 字次倩趙國人為人魁岸上見異之

曰燕趙固多奇士與語說之後治巫蠱事誣搆太子不能自明收充斬之太子遂敗死後帝夷充三族

楊王孫 學黃老之術厚自奉養生及病且終令其子曰吾欲嬴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乃往見祁侯與王孫書王孫報書卒嬴葬

孔安國 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

申公 魯人事齊人浮丘伯受詩弟子至千餘人授於瑕丘江公至韋賢父子

王式 新桃人事申公子徐公許生受詩

后蒼 東海郯人事夏侯始昌通詩為博士

趙子 河內人事韓詩授於蔡誼誼授王吉

毛公 名萇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

孟卿 東海人初高堂生授禮於徐生生授蕭奮奮授卿卿授后蒼蒼說禮數萬言號曰曲臺記傳之大小戴

瑕丘江公 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

趙禹 斄人為中大夫

義縱 河東人初為河內都尉道不拾遺為定襄太守始至掩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一切捕曰為死罪解脫一日盡殺之郡民不寒而慄

王溫舒 陽陵人為河南太守始至捕郡豪猾連坐千餘家上請論報血流十餘里郡中無犬吠之盜

尹齊 東郡茌平人以刀筆吏遷御史事張湯湯稱之殺伐不避貴勢

楊僕 宜陽人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

咸宣 楊人為御史治淮南反獄發者甚衆後自殺時杜周任用吏治盡效之民益犯法盜賊滋起於是有直指之使

李延年 中山人故倡善歌以女弟得幸為李夫人生昌邑王延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

太初元年始以正月為歲首 自秦以來以十月為歲首至是從公孫卿壺遂司馬遷之議也

○前此以丞相當國御史大夫其次相也

孝昭皇帝名弗陵母鉤弋夫人趙氏后上官氏 桀子安女光外孫也 **帝九歲即位改元三** 始元六元鳳六元平一 **共十三年壽二十二史稱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何天資之明也享年不永惜哉** 帝無子

霍光 字子孟去病之弟也父仲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曹壽家與侍者衛少兒通生去病歸家娶婦生光後去病為

驃騎將軍擊匈奴至平陽迎仲孺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
大人遺體也為買田宅而去還乃將光至長安年十餘歲
任光為郎後為奉車都尉為人沉靜詳審白晳疏眉目美
髭髯身長七尺二寸進止有常武帝末畫周公輔成王朝
諸侯以賜光病篤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為大將軍時
上幼政事一決光之民以休息史稱昭立宣秉政前後
二十年至宣帝地節二年卒其輔幼定策之功雖伊周不
能過然陰妻顯謀子孫驕侈身死三年宗族誅夷古今惜之

金日磾 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降漢養馬賜姓金後為車騎將軍始元元年卒二子賞建為都尉時張安
世溫良宏淵子孫自宣元以來為侍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傳國八世金日磾以篤敬忠信自著
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時號金張比於外戚

上官桀 左將軍三人共受遺詔輔滛綠

尚書書

張安世 字子孺以父湯任為郎大將軍光以安世篤行用以自副贊功之功居多為車騎將
軍安世兄賀為掖廷令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撫養敎令受詩為娶許妃後即位賀以無子以安世小男彭祖嗣
封陽都侯安世以父子封侯辭祿詔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

史備忘　卷一　十三　繼志堂

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

田千秋 丞相無他材能學術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武帝至此以老命乘小車入宮殿因號車千秋

王訢 濟南人為丞相

楊敞 丞相華陰人也

蔡義 丞相河內溫人也以儒宗能韓詩進河試而己

杜延年 字幼公初為霍光吏上官逆謀延年以聞光以其首發大奸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法嚴而延年輔
之以寬議論持平合和朝廷勸光節孝文政示儉約寬賢良罷酒榷鹽鐵迎立宣帝皆自延年發之累遷至御史大
夫致仕卒諡敬侯子緩嗣緩六弟五人至大官惟中弟欽官不至而知名

雋不疑 字曼倩渤海人治春
秋為郡文學以直指被暴勝之薦還至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又以收縛詐稱衛太子者名重京師在位者皆自以
為不及也後趙廣漢為京兆言我禁奸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

傅介子 北地人以
龜茲樓蘭嘗殺漢使數反覆介子以過龜茲時其王近易得也願往刺之以示威諸侯大將軍光曰龜茲遠且驗
之於樓蘭介子齎金幣揚言賜外國誘致樓蘭王斬其首詣闕詔封義陽侯

眭弘 字孟魯國蕃人元鳳

中泰山有大石自立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有柳斷枯卧亦自立生有蟲食葉文曰公孫病已立孟以
其應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上書宜求賢人禪以帝位坐誅後五年宣帝興徵其子為郎

韓福 涿郡人以有行義徵至長安賜策書束帛遣歸

中宗孝宣皇帝名病已改名詢武帝衛太子孫后許氏為霍光妻弒

立霍氏光女又廢**立王氏帝年十八霍光迎立改元七**本始四地節四元康四神爵四五鳳四甘露四黃龍一**共二十五年壽四十二信賞必罰**

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事咸精其能吏稱民安至于稱
蕭功光宗祖業垂後裔可謂中興侔德商宗周宣然以刑法
繩下德教不純漢家之元氣索矣宣帝五男一紹帝四封王

韋賢 字長孺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王孫戊荒淫作詩風諫去位徙家於鄒五世至賢以篤學號鄒魯大儒

卷一　十四　繼志堂

儒至是為丞相年七十致仕丞相致仕自賢始

魏相 字弱翁濟陰定陶人易為郡卒史舉賢良對策
高第為茂陵令桑弘羊客詐稱御史相疑其奸收捕棄市茂陵大治遷河南太守禁止奸邪人有告其賊殺不辜民
老弱萬餘人上書請贖其罪為相嚴發明習故事侯奏貫詛晁錯董仲舒所言請施行之多所建明奉請宣與丙
吉同心輔政為中興賢相

丙吉 字少卿魯國人治律令為魯獄吏遷廷尉右監武帝末詔治巫蠱京時直
帝一生數月遭繫吉擇女徒保養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詔一切殺之吉閉門拒使者不納帝亦寤赦天下

黃霸 字次公淮陽人以豪桀役使徙雲陵霸少學律令喜為吏積功遷為揚州刺史

曰前有張釋之天下無寃民後有于定國民自以不寃還丞相封西平侯以災異免始于公曰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興至孫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始為騎士以善騎射補羽林孝武時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圍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身被二十創至是為後將軍營平侯擊先零諸羌上便宜十二事請罷兵屯田後致仕張南斬以其為漢將之最殆又可相也

鄭吉會稽人以卒伍從軍累功破車師降日逐威振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號都護都護之名自吉始封為安遠侯吉於是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漢之號令班西域始於張騫而成於鄭吉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初以良家子為郎韓增薦使西域會莎車王自立畔漢馮矯制發諸國兵擊斬之上甚悅公卿議以宜加爵土之賞蕭望之議以雖有功然不可為後世法爵光祿大夫累功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功名次趙充國有子男九人譚舉孝廉次野王遂立參皆至大官女婕為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少為郡吏以廉潔通敏舉茂才累遷潁川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為京兆尹為人強力精於吏治和顏接士遇吏殷勤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羊牛以類相準然見事風生無所迴避後以丞相婢自絞死廣漢疑其夫人妬殺率吏卒入其府召夫人跪庭下責之魏相上書自陳蕭望之劾其摧辱大臣坐要斬百姓追思歌之以為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焉

韓延壽燕人父義為燕刺王郎中正諫被殺魏相封策言當徵其子以為勸遂擢為諫大夫徙潁川太守以禮讓教民黃霸因其迹而大治入為左馮翊為蕭望之劾奏棄市百姓莫不流涕戒其子勿為吏子皆去官不仕孫威復為將軍又坐奢僭誅蓋延壽之風頹也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累遷太僕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至昏夜歸及上臨問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

尹翁歸字子况河東平陽人少為獄小吏習文法為東郡太守入為右扶風雖任刑能以清潔自守在公卿間恂恂不以行能驕人卒後三子俱為郡守

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察廉為甘泉倉長遷太僕丞昌邑朝以切諫顯名以正忤大將軍光出補外久之累至京兆尹其治累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奸不如廣漢而敞以經術自輔政頗儒雅表賢顯善不醇任法以此能自全然無威儀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言京兆眉嫵有司以奏上亦弗責也然終不得大位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為郡文學以孝廉為郎累至司隸校尉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然深刻喜陷人以言事下吏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皆憐之諫大夫鄭昌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奸邪為之不起不聽

楊惲字子幼敞次子司馬遷之外孫也以兄忠任為郎霍氏謀反惲先以聞封平通侯中郎將後免官坐驕奢不悔過要斬

耿壽昌大司農置常平倉賜爵關內侯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從祖父受曆數以為漢厄三七之間謂二百十年也溫舒疏請豫戒父為里監門使牧羊溫舒取澤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稍善求為獄小吏守廷尉史上書請緩刑後為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子孫皆至牧守大官

王吉字子陽琅琊皋虞人以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至是為諫大夫數正諫上以為迂闊疎之遂謝病歸元帝時與貢禹同徵道死其學議正大亞於仲舒子駿以經明行脩官至御史大夫駿子崇平帝時為司空封扶平侯世著清名然材罷不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天下服其廉而恠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夏侯勝字長公徵為博士大夫會昌邑王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陛下欲何之王以勝為妖言縛屬吏時霍光與張安世欲廢立疑泄語召問勝對曰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光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累遷太子太傅詔撰尚書論語說從父子建字長卿自顓門為一家之學官至太子少傅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少明春秋居家教授被徵累為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轉太子少傅太子每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時以為榮在位五歲太子年十三父子俱移病乞骸骨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送者車數百兩觀者稱之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兄昌皆經明通法律昌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昌用刑深不如弘平入為右扶風至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議論免

王褒字子淵蜀人時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聞褒有俊才請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為僮子選在歌

中外之上聞召武等觀之皆賜帛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遷薦褒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遷諫大夫後使益州道死○上修武帝故事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與褒等待詔金馬門每有嘉應令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

金安上 日磾弟倫子字子侯少為侍中惇篤有智封都成侯日磾兩子賞及孫袁弟倫後嗣遂盛

龔遂 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初以明經為昌邑郎中令諫王至掩耳起走後王廢遂以切諫得減死至是渤海盜起遂為太守年已七十上召見其形貌短小心輕焉遂因請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宰無拘臣以文法以便宜從事焉許之至郡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毋得問持兵者乃為盜賊單車至府盜賊悉平乃躬勸民農桑民皆富實徵為水衡都尉

黃霸 為穎川太守選擇良吏布詔令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為條教勸以為善妨姦之意及務農桑殖財樹畜初若煩碎能精力行之有死無以葬者為措其所木可為措某亭猪可祭咸稱神明務在成就安全之盜去入他境八年無重囚治為天下第一漢興治民吏推霸為首詔褒之賜爵關內侯

王成 膠東相僞增戶口賜爵關內侯

朱邑 字仲卿廬江舒人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遇人以恩未嘗笞辱人民愛敬焉後舉賢良累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居處儉節祿賜以供族黨及卒天子詔褒之賜其子金百斤初病屬子曰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卒塋之民果為起冢立祠祭焉

田廣明 鄭人淮陽太守以殺伐為治時稱為能徵為大鴻臚後自殺

田延年 字子賓齊諸田後為大司農佐霍光決大義廢昌邑王皆自延年發之後以坐罪曰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剄死

嚴延年 東海人初為侍御史劾霍光擅廢立朝廷肅焉後為河南太守以殘酷誅殺流血數里時號屠伯其母來從適中見報囚大驚責之曰不忍見壯子刑戮也歸未久延年棄市

施讎 沛人受易於田王孫傳於張禹禹傳彭宣

孟喜 蘭陵人受易於田王孫傳於白光

梁丘賀 琅琊諸人受易於京房田王孫

夏侯勝 受尚書於族父始昌昌受於族父都尉都尉受於濟南伏生餘見名臣下

張山拊 平陵人事小夏侯建論於石渠授之同縣李尋鄭寬中諸人

嚴彭祖 下邳人與顏安樂事眭孟受春秋

顏安樂 薛人眭孟姊子治春秋

圖畫功臣十一人於麒麟閣 甘露三年

其一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氏 不名尊之 及 **其次張安世** 衛將軍富平侯 **韓增** 車騎將軍龍頟侯 **趙充國** 後將軍營平侯 **魏相** 丞相高平侯 **丙吉** 丞相博陽侯 **杜延年** 御史大夫建平侯 **劉德** 宗正陽城侯 **梁丘賀** 少府 **蕭望之** 太傅 **蘇武** 典屬國

孝元皇帝名奭宣帝太子后王氏帝在位改元四 初元五永光五建昭五竟寧一 **共十六年壽四十三史稱牽制文義優游不斷漢業衰焉**

元帝三男一紹帝二封王

史高 魯國人父恭有女弟孝武時為衛太子良娣生孝宣父孝宣幼時依史氏及恭死高以父任累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五年卒子丹嗣為侍中成帝為太子持丹方得不廢○史氏與侍中許章俱以外屬貴寵奢不法時稱許史

蕭望之 字長倩蘭陵人以射策甲科為郎宣帝時累至御史大夫時政多所持論至是為前將軍天資忌刻為恭顯傾召下獄責曰吾嘗備位將相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遂飲鴆自殺帝哀之三子皆至大官

周堪 齊人為光祿大夫三人共受遺詔輔政同領尚書事

于定國 丞相以災變罷

韋玄成 字少翁賢少子始以明經為諫大夫兄弘為大常丞賢初以長子弘當嗣病篤門下士與宗家謀矯賢令以玄成繼玄成陽病狂後上知其詐爵召玄成嗣爵後為丞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而文采過之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匡衡 字稚圭東海承人父世農至衡好學善說詩時稱匡衡詩解人頤以史高薦為郎中累遷從玄成為相二人儒者無相業後坐子昌辭殺人免官子咸以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貢禹 字少翁琅琊人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遂去官後與王吉

皆以明經絜行徵為諫大夫轉御史大夫數上書 **京房**
言得失時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取舍同也
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治易事焦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
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異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
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為郎因災異
上言指斥石顯五鹿充宗及奏考功課吏法二人讀以房
為魏郡太守試之三上封 **諸葛豐** 字少季琅琊人以明
事為二人誣欲下獄棄市 經為郡文學特立剛
直擢為司隸校尉以舉劾無所避京師語曰間何闊逢諸葛
○時侍中許章以外戚不奉法豐舉節欲收按之章馳入
奏上怒收豐節司 **翼奉** 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治齊詩好
隸去節自豐始 律歷陰陽之占徵為待詔數言
災 **薛廣德** 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為人溫雅醞
異 藉為御史大夫上嘗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
免冠曰宜從橋上曰大夫冠對上曰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
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
從橋後致仕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 **賈捐之** 字君房誼
斤至家懸其安車傳子孫時人榮之 曾孫也以
上疏言事召待詔金馬門數召見言多納用後以數短石
顯孫得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才得幸與捐之善捐之曰

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典字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
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乃相
與欲附顯共薦其美顯知之白上捐之坐棄市○當
特稱公孫弘排主父偃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
陳咸 字子康以父萬年任為郎父病召咸教戒牀下語至夜
半咸睡頭觸屏風父怒欲杖之曰不聽吾言何也咸叩
頭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父不復 **常惠** 太原人初
言至是為御史中丞後以短石顯免官 從蘇武使
匈奴十餘年乃還後持節護烏孫兵擊匈奴有
功代蘇武為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卒謚壯武侯
召信臣 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以明經為上蔡長視民如子為
南陽太守為人勤力有方畧躬勸農桑開通水泉民
吏親愛號稱召父上賜黃金四
十斤徵為少府卒民為立祠
石顯 中書令後以罪免道死 **弘恭** 二人俱宦官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至是遂專政帝不能制
周堪 齊人事大夏侯勝受尚書 **費直** 東萊人治易長於卜筮 **京房** 受易於焦延壽事見名臣下
孝成皇帝名驁。元帝太子。后許氏廢。立趙氏 名飛燕後以上崩歸罪飛燕自殺

帝在位改元七。建始四。河平四。陽朔四。鴻嘉四。永始四。元延四。綏和二。共二十六年。壽
四十五。史稱湛於酒色。委政外家。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帝無子
王鳳 元舅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專政 **王音** 鳳死為大司馬 **王商** 字子威初代匡衡為丞相
音死為大司馬 **王根** 商死為大司馬已上四人相繼專權驕恣惟王音正諫有忠直節 **王譚**
平陽侯 **王立** 紅陽侯 **王逢時** 高平侯涿郡蠡吾人徙杜陵與成都侯王商曲陽侯王根
俱帝舅五人以一日同
封天為大霧以示變
翟方進 字子威汝南上蔡人年十三遲鈍就學京師母憐其
幼隨之織屨以給後以明經起兼通吏事號為通明
又好星曆為相九年賜死以應天變子義為東郡太守起
兵討莽不克方進及先祖冢墓皆發燒棺槨夷滅三族
種嗣皆
同坑死 **張禹** 字子文河內軹人以名儒為相貪汙奢淫
上待以師傅之禮至拜牀下後以群臣言

王氏事辟左右示禹禹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
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
上由是不 **薛宣** 字贛君東海郯人歷長安令臨淮守左
疑王氏 馮翊所居皆有條教可紀至為丞相官
屬譏其瑣 **何武** 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以賢良對策為
碎無大體 諫大夫揚州刺史所居無赫赫名去後
常見思及為御史大夫大司空 煩碎功名畧比薛宣材不
及而經術正直過之後王莽陰 赫不附己者武自殺○時
罷驃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為
大司空增俸如丞相以備三公
甘延壽 字君況北地人為西域都護騎都尉以功封義成侯 **陳湯** 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以張勃薦湯待
遷父死不奔喪坐下獄後以薦為西域副校尉與延
壽矯制發烏孫等兵破郅支城斬其單于首以昭示威德
封爵關 **辛慶忌** 字子真父武賢為破羌將軍顯名西域
內侯 慶忌以父任累遷左將軍西域匈奴敬
其威信年
老卒官
王章 京兆尹言日食之咎在王鳳專權下獄死士民冤之自是人無敢言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

駿皆有能名京師稱曰
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朱雲
字游魯人元帝時五鹿善
梁丘易帝令與諸易家論
異同充宗乘貴辨口莫能與抗有薦雲者召入連拄五鹿
君諸儒為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官至槐里令坐窮
至是上書願請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上問誰也對
曰張禹上怒令將下雲攀殿檻折上令勿易以旌直臣
王尊
字子贛涿郡高陽人舉直言累遷益州刺史先是刺史
王陽行部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
及尊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答曰是叱其馭
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轉京兆尹旬月閒盜賊
清子伯後亦為京兆
以耎弱不勝任免
劉向
字子政本名更生以父德任為
輦郎以學行進累上封事為光
祿大夫以趙后深亂著烈女傳以王氏權大盛作洪範五
行傳及說菀五十篇數言得失陳法戒辭多痛切發於至
誠上數欲用為九卿以忤王氏不
遷為大夫三十年餘年七十一卒
劉輔
宗室子為諫大
夫極論趙飛燕
不可為后下
獄論為鬼薪
梅福
字子真九江壽春人補南昌尉以京
兆尹王章為王鳳殺上書後預知王
莽必篡棄妻子不知所之以為仙去其後人有見其
於會稽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史稱其辟令大雅

隱史備忘　卷一　二十一　維志堂

馮野王
字君卿通詩以父奉世任為太子中庶子累還大鴻
臚會御史大夫缺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後世以吾私
後宮野王嘆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自是名重
當世弟逡通易舉茂才為郡尉弟立通春秋與[illegible]王典代
為太守時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
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弟參見下
金敞
安上子少為侍中以正直敢諫為衛尉子涉又為侍中
明經儉節諸儒稱之至長信少府涉從父弟欽肇明經
為京兆時平帝年幼選三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
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厚為金氏友
段會宗
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以杜陵令舉為西域都護騎都
尉光祿大夫三歲更還為太守坐免西域諸國上書
願得會宗
復為都護
杜欽　杜鄴
欽延年子鄴魏郡繁陽人俱字子
夏皆材能稱而欽目偏盲故京師
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病別欽疾之故為小冠人稱小冠杜
子夏鄴為大冠杜子夏欽官至光祿大夫鄴官至刺史欽
子業鄴子林又
皆以文學稱
谷永
字子雲長安人少為小吏官至大
司農於經書泛為疏達與杜欽杜
鄴畧等不能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永又善言災異所
上四十餘事專言後宮與欽鄴皆黨於王氏為可罪也

【酷吏】**尹賞**
鉅鹿人時上怠於政長安中姦猾勁劫死傷橫道枹鼓
不絕賞守長安令得便宜從事以磚為擴名虎穴捕人
納其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出瘞寺門桓東人
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
葬自後盜賊各散賞四子皆為郡守長
子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隱逸】**鄭子真**
居谷口脩身自守大將軍鳳
聞其賢以禮聘不屈而終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恭王康之子元帝之孫祖母傅氏母丁氏
后傅氏帝在位改元二建平四元壽二**共六年壽二十五史稱欲彊**
主威以則武宣而剛愎不明尊寵嬖倖其能濟乎帝無子

【[illegible]權】**孔光**
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父霸元帝朝爵關內侯號褒成
君謙退不肯為相光以少子明經成帝朝久典樞機至
是為相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前後十七年
其弟子至眾終無所薦舉然附王氏為可罪也○時改丞
相為太司徒與大司
空大司馬為三公
朱博
字子元杜陵人好交游與薛
宣皆起佐史歷位丞相為人

史備忘　卷一　二十二

苛諂後坐
罪自殺
平當
丞相以明經為博士議論通明數言得
失雖文雅不能及蕭望之匡衡而指宗
畧同後致仕子晏位大司徒
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王嘉
字公仲平陵人以明
經射策進歷郡守為
丞相多直言時董賢貴幸上欲益封嘉上疏極言封還詔
書後繫獄仰天嘆曰幸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罪當死
獄吏問為誰答曰何武不能進
董賢不能退遂不食嘔血而死
師丹
字仲公琅琊武人
舉孝廉為郎累遷
至大司空優有規諫及言限民
名田如董仲舒議竟寢不行
彭宣
字子佩淮陽夏人
治易事張禹禹薦
累為太[illegible]空以莽
專政乞歸遂致仕
【名臣】**鮑宣**
字子都渤海高城人舉孝廉為諫大夫轉司隸上書
極言時政披兇斜之徙家上黨後不附王莽被殺
何並
字子廉為大司空何武掾武高其志節舉為長陵令道
不拾遺遷潁川太守抑豪強名次黃霸性廉妻子不至
官
舍
李尋
字子長平陵人好洪範災異
所言皆驗後坐事徙敦煌郡
毋將隆
字君房
東海蘭
陵人為諫大夫屢上封事王莽少時慕
與隆交隆不甚附莽用事遂免隆官
馮參
奉世子字
叔平通尚

書少為黃門郎。為人矜嚴。好脩容儀。進退恂恂可觀。後以中山王舅。封宜鄉侯。至是傅太后追怨中山太后。陷以祝詛。連坐。參自殺。且死。仰天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眾皆憐之。

蕭育 字次君。以父望之任為太子庶子。累遷南郡太守。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少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世。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

鄭崇 字子游。高密大族。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曳華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後忤權貴為搆。上責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覆考。不聽。死獄中。

劉歆 向少子。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詔與父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復為中壘校尉。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畧。後封紅休侯。典儒林卜史之官。考定律曆。三統曆。讖以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改名秀。字穎叔。

息夫躬 字子微。河陽人。與孫寵譚構東平王雲。以上亡繼嗣。欲求非望。雲等坐誅。上擢寵南陽守。躬為光祿大夫。又歷詆公卿。論議亡所避。衆畏其口。見之仄目。後繫獄。大嘑而死。

丁明 太后外屬為大司馬衛將軍

傅晏 后外屬河內溫人封侯用事為大司馬衛將軍

傅喜 大司馬時太后求稱尊號喜不苟順君子取之

董賢 初為太子舍人為人美麗上悅其儀貌賞賜鉅萬累遷大司馬大將軍高安侯權傾人主後有罪自殺埋獄中

嚴君平 蜀人賣卜成都市依蓍龜為言利害日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著書十餘萬言年九十餘卒

房鳳 不其人治春秋

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光武生於濟陽縣舍。時皇考南頓君欽為濟陽令。是夜赤光照室。

孝平皇帝名箕子。改名衎。中山王孝子興之子。元帝庶孫。后王氏莽女。帝方九歲。太皇太后臨朝。改元元始。五年為莽置毒酒中弒。壽十四。史稱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伊不周。喪我四海。孺子

王莽 大司馬領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權與人主侔矣。

孔光 大師。諂佞莽。以光婿甄邯為侍中。

馬宮 字游卿。東海戚人。以射策為郎。歷大司徒。為太師。先儒稱為鄙夫。○自宣帝至此。以錄尚書事者。任國政者也。

邴漢 琅琊人。以清行徵。至京兆尹。徙太中大夫。以莽專政乞歸。

郇越 太原人。與弟相並舉孝廉茂才。俱以病去官。越散先人貲千餘萬。以施族里。志節尤高。

孫寶 字子嚴。潁川鄢陵人。以明經為郡吏。以剛直累遷京兆尹。三年坐與大俠淳于長善。長敗坐免。後為光祿大夫。孔光等頌莽功德。寶非之。坐免。

云敞 字幼孺。平陵人。師事同縣吳章。章時王莽秉政。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以懼莽。事覺。莽殺宇。章坐要斬。磔尸東市。初章為名儒。弟子千餘人。莽禁錮不得仕宦。盡更名他師。敞為掾。自劾章弟子。收屍殮葬。王舜高其志節。薦為中郎諫大夫。

孺子名嬰。宣帝玄孫。年二歲立。改元二。居攝二 初始一 共三年。莽居攝自稱假皇帝。即真。廢嬰為安定公。漢亡。

郭欽 隃麋人。初為司直。

蔣詡 杜陵人。初為兗州刺史。二人俱以廉直著名。以莽居攝。皆以病免官。歸卧不出戶。卒於家。

薛方 以經教授著述。莽徵之。以為堯舜在上。欲效巢由。不起。

龔勝 字君賓。與弟舍字君倩。俱楚人。哀帝徵。俱為諫大夫。舍先卒。勝以莽專政謝病。至是莽篡。徵之。不食十四日而卒。門人治喪者百數。時稱兩龔。

郇相 莽徵為太子四友。病死。遺使祝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父死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京師稱之。

王莽 字巨君。元后之弟子也。博學敦行。折節為恭儉。封新都侯。操行愈謙。虛譽傾諸父矣。孝平立。為大司馬。群臣順附者拔擢。忤恨者誅滅。時蠻夷獻白雉。群臣盛陳莽功德所致。賜號安漢公。又以女配帝。加號宰衡。乃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又加九錫之命。遂謀即真之事。改國號新。改[illegible]三[illegible]共十四年。自是改易制度。政令煩苛。四方蠭然思漢久矣。後漢兵逼。為商人杜吳殺。校尉公賓就斬首於漸臺。人分身節解臠之。史稱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經以文奸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矣。

莽臣王舜王匡俱太師舜與王邑為莽腹心　平晏為大司徒領莽機密　劉秀為國師典
莽文章後謀劫莽降漢事泄自殺　孫建為莽爪牙　甄豐少傅與甄邯主莽擊斷
王尋王邑嚴尤陳茂四人將兵四十萬圍昆陽光武破之殺王尋後嚴尤陳茂降劉望為更始誅
唐尊沛郡人與同郡唐林琅琊紀逡皆清名之士後二唐紀逡俱仕莽尊至太傅
楊雄成都人字子雲口吃不能劇談好作奇字以為經莫大於易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賦莫深於離
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甘泉河東校獵長楊一賦皆斟酌其本相與倣依而馳騁云然以美新投閣京
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愛清淨作符命
隗囂天水成紀人更始敗士大夫皆歸之起兵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後降光武待以敵國之禮後用將王元計
叛稱臣於公孫述與連兵帝親征降其衆囂卒子純為來歙攻破降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哀帝
時以父任為郎王莽時為蜀連率更始立述恃地險衆附自稱成帝光武命耿弇等七將軍共伐吳漢威宮[illegible]

之漢護軍高午奔陣刺殺述蜀地悉平
廣漢李業巴郡譙玄不就述徵被殺蜀郡王皓王嘉自殺犍為費貽同郡任永馮信皆托疾光武平蜀皆表異之
李憲後稱帝潁川人為莽廬江連率據郡稱淮南王復稱帝後為馬成等拔之其下斬憲降
劉永更始
封為梁王稱帝後為耿弇攻破睢陽其將斬永以降永臣張步據齊後為耿弇破齊地悉平
張豐南郡
人地皇二年起兵據黎丘稱楚黎王後為朱祐擊破斬之
王郎名昌邯鄲卜者詐稱成帝子子輿趙繆
于林率車騎數百入邯鄲稱帝遠近響應時光武在薊南就郎賜之急馳入信都守臣任光納之與耿弇以上谷漁陽兵會帝與寇恂吳漢等共拔邯鄲斬王郎
劉盆子朱虛侯劉章之後時年十五先是琅邪樊崇起兵於莒衆皆朱其眉以自別立盆子入長安稱帝時盆子拔髮徒跣恐畏欲啼入城更始改紀元建世馮異討平之盆子出關光武自將兵敵之樊崇逢與盆子降獻傳國璽綬
竇融扶風平陵人莽末為波水將軍據河西自稱五郡大將軍莽敗降更始為鉅鹿太守後為張掖屬國都尉撫結雄傑懷輯羌虜甚得其懽心建武三年

遣使降帝以為涼州牧。五郡者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金城
盧芳安定人詐稱武帝曾孫劉伯文三水豪傑立之自稱西平王使使與匈奴結和親匈奴立以為漢帝後為馮異擊破峰其地芳降立以為代王後奔匈奴病死
彭寵宛人亡命漁陽自稱燕王後為奴斬降黃北地上郡安定朔方雲中皆平

地皇三年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舂陵新市平林皆附之縯字伯升
南陽人弟秀即光武也時宗室劉玄在平林兵中諸將共立之改元更始先是王莽棘陽長岑彭以宛城降漢玄入都之及莽被誅還都長安三年為赤眉兵逼單騎走光二入定長安封為淮陽王為赤眉殺時縯為大司徒為玄所殺。王匡本新市將為玄上公遣攻洛陽誅莽守將王匡哀章。申屠建為玄大將軍攻武關析人鄧曄起兵開關逆建入長安孝平皇后自焚死衆共誅莽傳首詣宛

自高祖五年己亥為帝至孺子嬰初始元年戊辰天下一統凡二百一十年

自新莽始建國元年己巳至更始二年甲申天下紛紜凡一十六年

讀史備忘卷之二

道濟編集

東漢都洛陽十二帝合一百九十六年 起乙酉 終庚子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發之後。景帝六世孫也。后郭氏廢。立陰氏。名麗華 皇太子疆廢。立陰氏子陽。帝在位三十三年。改元二。建武三十一 中元二 壽六十二。史稱帝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帝十一子

鄧禹
字仲華。年二十四從帝首建大策延攬英雄務悅民心
所舉諸將各當其才帝授以西討之畧遂定河東而西
入關所至迎降者日以千數停車勞徠名震關西入長安
謁高廟循行園陵置吏守焉後為赤眉所敗徵還為將未

嘗妄殺一人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脩整閨門敎養子
孫皆有法度卒謚元侯子孫為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
將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侯二十二人州
收郡守四十八人其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

吳漢
字子顏以販馬自業為人質厚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
禹薦持節北發幽州兵從帝常將突騎為馬鋒數先登
陷陳伐公孫述戰成都八戰八克斬述首送洛陽或戰不
利人懼失常漢意氣自若在朝謹質形於體貌為大司馬

賈復
字君文少好學從帝破五校於真定擊更始郾王降尹
尊盡定其地常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其敢深入
希令遠征故少方面之勛功不自伐史稱其剛毅方
貞多大節與鄧彪遠過當時大臣惜其不為相也

馮異
字公孫初為主簿從征有功不伐常獨屏樹下軍中號
為大樹將軍後破赤眉定關中為征西大將軍鎮關中
民心悅服稱為咸陽王史稱自函
谷以西方城以南岑馮之功大焉

寇恂
字子翼為郡功
曹太守耿況遣
從帝命守河內轉運給足軍賴厲士馬防他兵勿令北渡
帝於是安意北征燕代後守潁川賈復部將殺人恂捕戮
之復欲殺恂恂曰藺相如屈於廉頗為國也遂退避復河
內盜起民願借緍寇君一年隗囂將高峻據高平遣恂降
之峻令軍師皇甫文出謁恂斬之人問殺其使而降其
人何也恂曰文高氏取謀者也今辭不屈不殺不降

耿弇
字伯昭父況上谷守弇年二十一聞王郎起兵馳見帝
求歸發上谷幽州十郡兵而南為大將軍從拔邯鄲定
彭寵敗張豐東攻張步齊地悉平凡平郡四十六屠城三
百未嘗挫折北之韓信耿氏自後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
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
將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與漢興衰云

岑彭
字君然
初為莽
棘陽長以宛降更始入都之從帝為征南大將軍擊破秦
豐招集江南後伐蜀著破荊門長驅武陽至所營地名彭
亡惡欲從會日善為蜀刺客詐降
刺殺之蜀人立廟武陽歲時祀焉

祭遵
字弟孫為人廉
約賞賜輒與士
卒家無私財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拔上深取器
陽所至不知有兵取士皆用儒術○餘將之見明帝下

馬援
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其先趙奢馬服君之後三兄皆為
二千石援少孤有大志明鬚髮眉目如畫善述前世行
事初以口辯遊隗囂公孫述之閒後為伏波將軍征交
阯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軍至始平之封新
息侯後征武陵蠻卒于軍帝怒收其印綬同郡朱勃上書
白其冤初勃年十二能誦詩書援見畏之其兄況曰勃小

器速成智盡此耳後果位止縣令
援四子廖防光客卿並有時名

王梁
字君嚴時讖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
上以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以梁為大司空

伏湛
琅邪東武人九世祖勝即濟南伏生父理為當世名儒
湛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天下
紛擾湛曰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饑奈何獨飽
分俸濟人平原一境湛所全也至是徵為大司徒

宋弘
京兆長安人為大司空以清行致稱封宣平侯帝姊湖
陽公主新寡欲以妻弘帝問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
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
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卓茂
字子康父祖
皆至郡守茂
習詩禮稱為通儒性寬恭待人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
慕欣欣焉初為密令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莽篡不仕帝首
訪儒雅徵為大
傳以表異之

侯霸
字君房河內密人王莽初為淮平
大尹政理有能名更始徵民老弱
遣使車曰顧留侯君碁年至是召為尚書令侯明習故事
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
之令皆霸所建
也為大司徒

李通
父守性嚴發居家如官廷初事劉
故好星曆讖記通聞其誡云劉氏

田七百餘頃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薦黃羊

樊宏 湖陽人帝舅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氏焉父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

梁統 安定人初與竇融保境降帝為太中大夫數陳便宜為九江太守吏民畏愛之

鄭興 河南開封人為太中大夫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子衆、

范升 代郡人為博士時韓歆欲立左氏春秋博士升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丘明奏其失十四事

陳元 蒼梧廣信人時議欲立左氏范升以為不宜立元上疏言之卒立左氏學、

張宗 南陽魯陽人為偏將軍鄧禹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宗獨為後拒以死當之諸將服其勇

劉平 彭城人為全椒長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惟須詔書而去

王望 琅琊人為青州刺史州郡災旱望以便宜出布粟賑之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令百官議衆以鍾離意議赦之

班彪 字叔皮扶風安陵人性沉重好古時隗囂擁天水彪作王命論不悟從竇融為畫策事漢融至京帝聞之召入見舉茂才彪又以司馬遷史記太初以後不錄乃作後傳十篇、斟酌前史而譏正其得失

郭伋 字細侯茂陵人少有志行為潁川太守河潤九里調并州牧見帝言曰選舉衆職當簡天下賢才不宜專用南陽人行部到西河見童數百各騎竹馬拜迎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

鮑永 上黨人少有志操性孝妻嘗于母前叱狗永即去之更始以為尚書僕射將兵安集河東帝徵不從更始亡為發喪罷兵但幘巾詣河內帝問其衆永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罷之至是為司隸校尉過更始墓拜哭盡哀而去帝不平之張堪曰求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乃釋辟用扶風鮑恢亦抗直時號二鮑永子昱孫德俱為名臣

循吏

衛颯 河內修武人家貧好學常傭以自給為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設婚姻之禮在任十年郡內清理

任延 南陽宛人年十二明經人稱聖童年十九為會稽都尉能淡泊無為禮賢勸俗遷九真太守轉武威帝親戒曰善事上官延曰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

酷吏

董宣 陳留圉人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殺人主驂乘宣叱下車格殺之主訴帝欲箠之宣以頭擊柱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令謝主宣兩手據地不肯俯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京師憚之號為臥虎歌曰桴鼓不鳴董少平宣字

樊曄 新野人為天水太守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

儒林

劉昆 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後也以易教徒恒五百餘人為江陵令時火災昆向火叩頭反風火滅轉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而去

洼丹 南陽育陽人世傳易作易通論七篇易家宗之為大儒

楊政 字子行京兆人從范升受易時人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

戴憑 汝南平江人習易年十六郡舉由郎中遷侍中時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孫期 濟陰武城人習京氏易家貧事母孝牧豕為養學者執經壟畔以追之

歐陽歙 事見前

牟長 臨濟人以歐陽尚書教授常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注尚書時號牟氏章句

衛宏 東海人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中興後鄭衆賈逵傳鄭玄作毛詩箋

丁恭 山陽東緡人習公羊嚴氏春秋生徒千人時稱大儒

孫堪 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以明經與周澤皆以志操清白京師號曰二穉

張玄 河內河陽人少習春秋顏氏

周澤 字穉都北海安丘人習公羊春秋拜太常

鍾興 汝陽人以授經皇太子宗室諸侯封侯自以無功不受帝曰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固辭

文苑

杜篤 京兆杜陵人以罪收京師會吳漢亡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夏恭 梁國蒙人善為文卒諡曰宣明君子牙亦善文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獨行

譙玄 巴郡閬中人公孫述徵不起使以毒藥脅之玄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任周武至德伯夷守餓保志全高死亦何恨遂受毒死

李業 廣漢梓橦人公孫述欲不起使以毒藥脅之業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義所不從飲毒而死帝表其閭益部圖其象

陸續 會稽吳人祖父閎為尚書令續以楚王英謀反事連續收洛陽獄母至饋食續對食悲泣使者問其故曰母來不得見故泣使問何以知之續曰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為度是以知之

逸民

野王二老 無姓名

向長 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以男女嫁娶已畢勅斷家事勿關當如我死也遂肆意遊于名山

逢萌 字子慶北海都昌人初給事縣為亭長歎曰安能為人役哉去之長安時王莽殺其

子陵謂友人曰三綱絶矣即投冠去是守□飲不起詔萌與徐房王君公相友並隱陰陽不仕

周黨 字伯況太原廣武人徵不肯仕賜絹四十匹隱居黽池

王霸 字儒仲太原廣武人連徵不至帝即在烈女傳。

嚴光 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帝同遊學及帝即位乃變姓名隱遁披羊裘釣澤中帝以物色訪得三聘乃至帝幸其館迎入論道舊故因共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諫議大夫不屈。

井丹 字大春扶風郿人通五經善談論京師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閔仲叔 太原人世稱節士周黨見其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後應司徒侯霸辟不見用遂歸與荀恁俱無列傳。

荀恁 太原人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散與九族匈奴入寇相約不入荀氏閭帝徵不至後東平王為驃騎將軍應辟明帝問之對曰光帝秉德以惠下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臣不敢不至月餘歸卒。

鮑宣妻 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少君挽鹿車出汲修行婦道宣子永中興初為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否答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王霸妻 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相友後子伯為楚相其子為郡功曹奉書於霸車服雍容如也霸子方耕於野聞賓至歸見令狐子作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久臥不起妻曰君少修清節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乎霸蹶起笑曰有是哉

顯宗孝明皇帝 初名陽改名莊光武第四子后馬氏援少女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恭儉謙讓帝在位十八年改元永平壽四十八史言建武永平之政為東都稱首當時以慧察為言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帝九子

東海恭王彊 帝兄初為太子母郭皇后諱聖通真定槀人帝擊王郎時納后生五子後廢彊辭位顯宗嗣國恭母臨終表還東海帝與上以友愛終身

東平憲王蒼 帝同母弟母陰皇后新野人初光武聞后美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納后時年十九後生五子蒼好經書有智思美鬚髯腰帶十圍拜驃騎將軍位三公上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議定南北郊車服制度帝日問王處家何最樂王言為善最樂上大其言送侯印十九枚諸王子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佩之

郭丹 南陽穰人少入函谷嘆曰不乘使轄不出此關更始徵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如其志更始敗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後人自代詩美之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至是為司徒卒

虞延 陳留東昏人長八尺六寸腰帶十圍初為洛陽令陰氏客為姦盜收之陰氏訴帝詔延帝親錄囚延陳獄狀可論者居東無理者居西客欲趨東延前執不許客大呼稱枉帝知延不私誅之後為司徒為陰氏中傷之延自殺

范遷 沛人有清行初守漁陽以智安邊匈奴不敢入界至是為司徒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曰君有四子可餘俸祿以為後世業遷曰吾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

伏恭 琅邪東武人湛兄子帝臨辟雍行禮中拜恭司空儒者為榮章帝又以為三老

牟融 北海安丘人少以尚書授徒至數百人名稱州里以茂才為豐令縣無詞訟為州郡最遷司隸百僚憚之為司空得大臣節

邢穆 司徒後下獄死史無傳

王敏 司徒史無傳

鮑昱 永子奉法守正有父風為司隸累官至司徒

耿秉 父國有籌略為中郎將兄弇為大將軍秉為駙馬都尉與竇固伐匈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秉卒舉國號哭或至黎面流血

竇固 融子尚公主以明習邊事為奉車都尉擊北匈奴及車師有功在邊數年撫以恩信羌胡見客炙肉未熟跪割血流指間進于固稱不穢之是以愛之如父母

吳良 臨淄人為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掾王望舉觴語稱太守功德良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東平王蒼薦其公方廉恪白首一節為議郎

承宮 子琅邪人少為人牧豕徐子盛以春秋授徒宮過廬下遂留學拾薪執苦不倦後之蒙陰山肆耕禾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為中郎將名聞北單于遣使來求見宮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乃以魏應代之

廉范 字叔

庶杜陵人初受業博士薛漢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收斂之帝怒詰責范曰臣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赦之舉茂才還蜀郡太守民居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但嚴使儲水而已民便之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

祭彤 遵從弟字次孫早孤以至孝稱為遼東太守幾三十年衣無兼副帝以其清約賜錢百萬嘗以為可屬重任後伐北匈奴以逗留下獄嘔血死鮮卑烏桓思之每過彤冢仰天歎泣乃去遼東立祠奉祭焉

鄭衆 從父興受左氏春秋使匈奴令拜衆不屈單于怒衆拔刀自誓乃止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過于蘇武

梁竦 統之子坐事徙九真虛江湖沅湘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作悼騷賦二女為章帝貴人小生和帝為竇氏譖俱被殺竦死獄中

曹褒 字叔通魯國薛人父充為禮博士褒少傳父業為博士上疏陳禮樂之本詔定漢儀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為百五十篇上之褒以將古為儒宗傳禮記四十九篇弟子千餘人

桓榮 沛郡龍亢人少貧客傭以自給好學十五年不窺家園為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印綬榮大會諸生曰皆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又為太常帝尊以師禮幸其府令榮坐天子親

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其恩禮如此又拜五更李躬為三老

趙孝 沛國蘄人亢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賊得孝聞之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並放之

江革 字次翁臨菑人少失父事母孝時稱之曰江巨孝舉孝廉為諫議大夫賜告歸後帝思之詔以穀千斛賜巨孝由是巨孝之稱行于天下

宋均 南陽人為九江太守虎為民害均曰往在殘吏而勞張擿非也遂去檻穽後傳言虎相與渡江去蝗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寒朗 魯國薛人舉孝廉為侍御史考察楚王英謀逆獄力言多濫上出千餘人

鍾離意 會稽山陰人舉孝廉辟大司徒府詔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意移屬縣使作徒衣具以聞光武曰良吏也至是為尚書時太守張恢坐贓伏法詔賜群臣意得珠璣委地不拜賜帝問其故答曰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嘆之更賜庫錢三十萬時政苛切意獨敢諫出為魯相

藥崧 郎官河內人上以杖撞崧走床下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故之史無傳

王景 樂浪人少學易好術數能理水詔修浚儀及汴渠為廬江太守廖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教民耕蠶法制皆行

于稱亭

張興 鄢陵人習梁丘易弟子自遠至者且萬人為梁丘家宗

尹敏 南陽人習歐陽尚書嘗上書諫讖書非經不納與班彪友善自以為鍾期伯牙之相得也

薛漢 淮陽人世習韓詩善讖緯當世言詩推漢為長

董鈞 犍為人習慶氏禮永平中禮制多鈞所議見用時稱通儒

李育 扶風人少習公羊春秋為班固所重

包咸 會稽曲阿人習魯詩論語授皇太子遷大鴻臚甚見尊禮

彭修 會稽毗陵人年十五與父於道遇賊修拔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童子義士也釋之而去

李善 南陽人同縣李元蒼頭也元舉家病疫死唯孤兒續生數旬而多貲財諸奴議欲殺之善潛抱續逃養之甚謹年十歲與歸修理舊業時鍾離意白其事詔善續皆為太子舍人

王忳 廣漢人嘗詣洛陽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病曰腰下有金十斤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忳賣一斤營葬餘置棺下而去一日得一馳馬并大風飄一綉被到洛馬逸他家主人問之忳具言其由并所瘞書生容狀主人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往

京師不知所在天以此馬顯公大德也

范式 字巨卿山陽金鄉人與汝南張劭友善謂劭曰後二年其日過拜尊親至期劭設饌候之母曰千里何期之審劭曰巨卿信士至日果至

王喬 河東人為葉令每月朔望常詣朝帝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至輒有雙鳧自東南飛來舉羅張之但得一舃乃尚衣所賜官屬履也後天下玉棺堂前吏人推排不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葬城東民乃為立廟祀焉

姜詩妻 廣漢人龐盛之女姑好飲江水妻常六七里泝流而汲又嗜魚膾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泉湧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時亂賊戒勿驚大孝遺以米肉受而埋之至是詩舉孝廉上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

永平三年思中興功臣圖其像雲臺

鄧禹 高密侯南陽新野人

吳漢 廣平侯南陽宛人

賈復 膠東侯南陽冠軍人

耿弇 好畤侯扶風茂陵人　寇恂 雍奴侯上谷昌平人　岑彭 舞陽侯南陽棘陽人
馮異 陽夏侯潁川父城人　朱祐 鬲侯南陽宛人　祭遵 潁陽侯潁川潁陽人
景丹 櫟陽侯馮翊櫟陽人　蓋延 安平侯漁陽要陽人　銚期 安成侯潁川郟人
耿純 東光侯鉅鹿宋子人　臧宮 朗陵侯潁川郟人　馬武 楊虛侯南陽湖陽人
劉隆 愼侯南陽宗室　馬成 全椒侯南陽棘陽人　王梁 阜成侯漁陽要陽人
陳俊 祝阿侯潁川襄城人　杜茂 參蘧侯南陽冠軍人　傅俊 昆陽侯潁川襄城人
堅鐔 合肥侯潁川襄城人　王霸 淮陵侯潁川潁陽人　任光 阿陵侯南陽宛人
李忠 中水侯東萊黃人　萬修 槐里侯扶風茂陵人　邳彤 靈壽侯信都人
劉植 昌成侯鉅鹿昌城人　又益以王常 山桑侯潁川舞陽人　李通 固始侯南陽宛人
竇融 安豐侯扶風平陵人　卓茂 南陽宛人　合三十二人 獨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焉

四姓小侯 當時號也　樊氏　郭氏　陰氏　馬氏 其外戚立學[illegible]其諸子

永平八年佛法始入中國 時上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於是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肅宗孝章皇帝 名炟明帝太子母賈氏馬太后養之后竇氏 勳女

帝改元三 建初八元和三章和二 共十三年壽三十一帝知人厭苛切事務寬厚平徭簡賦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然寵竇憲以起外戚用權之漸此其短也 帝八子此後繼嗣漢室皆帝苗裔

趙憙 太傅　牟融 太尉二人錄尚書事錄名始此　第五倫 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為會稽太守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至是為司空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愨少文采以貞白稱時比之貢禹然少蘊藉

不修威儀以此見輕云後乞歸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鮑昱 太尉　桓虞 司空　鄧彪 南陽新野人父邯以功封侯父卒讓國於異母弟荊鳳史評其與劉愷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仕為太尉在位清白

鄭弘 會稽山陰人少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奇之召署督郵後舉孝廉遷尚書令多陳時政至是為太尉時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弘多遜避帝知之置雲母屏風分隔之遂為故事

宋由 太尉後黨竇氏自殺

袁安 字邵公汝陽人舉孝廉為楚郡太守出楚獄無明驗者四百餘家遷河南尹政號嚴明未嘗以贓罪鞠人時為司空初父卒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指一處云當出三公須臾不見安異之遂葬焉

任隗 司空光子 行義內修不求名譽以沉正見重於世

耿恭 國弟廣之子為戊己校尉據疏勒城拒匈奴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人渴笮馬糞汁飲之恭歎曰聞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乃向井再拜禱之有頃泉奔出衆稱萬歲後發疏勒止二十六人歸玉門關惟餘十三人衣穿形枯後以忤馬防下獄免官卒於家

馬防 援子字江平為車騎將軍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兄廖為衛尉弟光為越騎校尉封侯各以奢侈踰僭交通賓客坐免

馬嚴 援兄子字威卿弟敦字孺卿俱居鉅下知名號曰鉅下二卿

馬稜 援族孫舉孝廉為廣陵太守蝗入江海化為魚蝦吏民刻石頌之

賈宗 復子字武儒少有操行智略兼通儒術為朔方太守匈奴畏之不敢入塞

魯丕 字叔陵恭弟父卒恭年十二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鄉里奇之至好學杜絕交遊不答候問之禮薦通五經舉賢良為新野令州課第一門生常數百人時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官至侍中

韋彪 扶風平陵人高祖賢位丞相祖賞大司馬彪孝行純至親卒哀毀骨立三年不出廬雅稱儒宗舉孝廉為大鴻臚

鄭均 任城人兄為縣吏頗受饋遺均諫不聽即脫身為傭得錢歸與兄曰物盡可復得吏坐贓終身捐葬兄感為廉潔後為尚書告歸賜祿終身時號白衣尚書

鮑德 昱子為南陽太守吏人愛悅號為神父

淳于恭 北海人家有小田果樹人或侵盜輒為收採又見偷割禾者恭念其愧伏草中盜去乃起至是為侍中

朱暉 字文季南陽宛人為臨淮太守好節槩所拔皆厲行士時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樂恢 京兆人。尚書僕射。諸所舉刺不避權貴。妻諫曰：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不聽。後爲竇憲迫脅，飲藥死。

周榮 廬江舒人。舉明經，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爭立北單于事，皆榮具草。竇氏客脅之，榮曰：……遇非禍無得。竇氏敗，由此知名。

郭躬 潁川人。爲廷尉。自父弘後，數世皆傳法律，用法平。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侍中二十餘人，侍御史至監平者甚衆。

楊終 成都人。爲校書郎。上言宣帝時舉諸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今如故事。於是詔諸儒考同異於白虎觀。

王充 會稽上虞人。仕郡爲功曹，以數諫諍不合去。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中土未傳，蔡邕入吳得之，恒秘玩以爲談助。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之。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

李恂 臨淄人。爲兗州刺史，清儉，常席羊皮，服布被，與諸生織席自給。以論衡當之。

崔駰 涿郡人。以文學與班固、傅毅齊名。

毛義 廬江人。以孝廉拜尚書郎。

馮豹 字仲文，馮衍之子也。鄉里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舉孝廉，拜尚書郎。多所著述。

安平人。祖篆爲郡守。

善行義，爲鄉里所稱。南陽張奉慕其義，往候之。適府檄以義爲安陽令，奉見義奉檄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後母沒，義去官行服，數辟皆不就。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後帝下詔褒寵，賜穀千斛。史無義傳。

劉方 爲郡吏，城中民與鄭均同時，皆辟。方以與奉同縣，爲安陽令，詔嘉其節，賜穀各千斛。史無傳。

秦彭 茂陵人。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同時族人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爲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

孔僖 魯人。自安國以來世傳古文尚書。僖爲蘭臺令史。元和二年，帝幸闕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會於太學，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僖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郎中。

召馴 九江壽春人。曾祖信臣。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曰：德行恂恂召伯春。

趙曄 會稽山陰人。受韓詩，究竟其術，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

杜撫 犍爲武陽人。受韓詩，定其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沉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時傳之曰杜君法。

楊仁 閬中人。習韓詩。

任末 蜀郡繁人。習齊詩，教授十餘年。躬推師喪，物故。

讀史備忘 卷二

袁安 任隗 永元之際，帝幼，貴戚將有呂霍之變。二公正色立朝，抗議柱下。

鄧彪 字智伯，南陽人。爲太傅，錄尚書事。在位清白，爲百僚式。

丁鴻 潁川定陵人。初受歐陽尚書，論難最明，時人稱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白虎觀論五經同異，鴻至是……。

張酺 汝南人。爲司徒。初以尚書教授，宗室貴戚皆從受業。……

尹睦 爲太尉，錄尚書事。無傳。

劉方 爲司徒。策免。無傳。

張奮 司空。

魯恭 太守。

王龔

韓稜 潁川舞陽人。爲南陽太守，發擿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肅宗嘗賜諸尚書劍，惟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泉，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者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泉；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有善於內，不見於外，故得椎成。

郅壽 字伯孝，汝南西平人。初爲……

呂蓋 爲司徒。無傳。

張敏 河間鄭人。初舉孝廉，四遷爲尚書，再遷潁川太守，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

巢堪 司空。無傳。

張禹 趙國襄國人。以下邳相開理蒲陂廢田爲民間。

傅毅 茂陵人。爲蘭臺令。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

高鳳 南陽葉人。好學。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後爲名儒，不仕。

梁鴻 平陵人。家貧，收豕，曾誤遺火，延及它宅，悉以豕償之。鄉里高其義，欲妻之，不娶。同縣孟氏女，擇對不嫁，父母問之，曰：欲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娶之。隱居不仕，後居吳，依皋伯通，爲人賃舂。每歸，妻不敢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卒，葬於吳要離冢旁。

建初四年冬，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孝和皇帝名肇。章帝第四子。母梁氏，竇太后子之。十歲即位。竇太后臨朝。后陰氏廢，立鄧氏。禹孫訓女，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帝在位改元二：永元十六，元興一。共十七年，壽二十七。史稱宦官外戚遞爲消長，漢家之禍，自此始矣。

李尤 字伯仁。廣漢人。以賈逵薦召詣東觀作賦。拜蘭臺令史。以文章顯。

李郃 漢中南鄭人。通五經。善河圖風星。為縣幕門候。和帝遣使微服採民風。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云。二使星向益州分野。

曹世叔妻 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成而卒。上詔昭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之。號曰大家。嘗作女誡七篇。妹曾豐亦有才。

樂羊子妻 河南人。羊子嘗得遺金一餅。歸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羊子慚。捐金于野。而遠尋師學。又斷機以悟夫。終業。後為盜逼自殺。太守禮葬之。號貞義。

孝殤皇帝 名隆。和帝少子。生百餘日即位。鄧太后臨朝。在位八閱月而崩。壽二歲。改元延平。

張禹 太傅。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徐防 太尉。參錄尚書事。至安帝以災異免。凡三公以災異策免。自防始也。

梁鮪 司徒

尹勤 司空

樊準 宏之後。字幼陵。時儒風寖衰。準上疏宜崇儒風。太后深納之。詔公卿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

張顯 漁陽太守。府鮮卑來寇。顯與五戰死。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赴死於陣。史無傳。

孝安皇帝 名祜。清河王慶之子。章帝孫。未冠迎即位。鄧太后臨朝。凡十五年。帝母耿姬。況孫。后閻氏。改元五。永初七。元初六。永寧一。建光一。延光四。共十九年。少號聰明。親政之後。內寵日盛。崩年三十二。帝無子。迎北鄉侯懿即位。是年薨。

魯恭 司徒。凡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而門下書生或不與者怨之。恭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終不假為之。

周章 南陽隨人。舉孝廉。為司空。鄧太后立安帝。章以眾心不附。遂密謀廢太后。立平原王勝。事覺自殺。

袁敞 太尉安子。為司空。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尚書郎張俊有私書與敞子。怨家封上之。敞坐免自殺。敞子湯復為太尉。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逢亦為司空。世謂四世三公。

楊震 字伯起。弘農華陰人。明經博覽。時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年五十舉茂才。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邑令王密。震所舉也。懷金十斤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時為司徒。子孫常蔬食步行。或勸其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清白吏子孫。不亦厚乎。後為太尉。以忤權貴內侍。會星變。共譖。遣歸。飲鴆卒。詔以禮葬於華陰潼亭。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悲鳴淚下。葬畢飛去。時人因立石鳥墓所。

劉愷 字伯豫。父般。宣帝玄孫。封居巢侯。愷逃避。讓爵與弟憲。徵為侍中。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喪禮並廢。鄧太后詔行之。議者以為不便。愷獨議行之。為太尉。

鄧隲 訓第五子。字昭伯。太后兄。能進用賢士。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此。進大將軍。封上蔡侯。弟悝葉侯。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誣告太后兄弟悝等先謀立平原王。隲與子鳳俱不食而死。初。隲從弟康以太后久臨朝。宗門盛滿。上書。后怒。免官。至是徵為太僕。

鄧遵 太后從弟。為度遼將軍。時羌叛十餘年間。軍費死者不可勝數。至是遵募羌殺狼莫。諸羌瓦解。以功優封武陽侯。時任尚為中郎將。亦破羌。與遵爭功。檻車徵棄市。

耿寶 耿姬兄。建光元年。鄧太后崩。鄧氏誅。以寶監羽林車騎。進大將軍。後自殺。

閻顯 安帝崩。閻太后臨朝。以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為宦官孫程等誅。

臣名

陳忠 寵子。字伯始。為廷尉正。以才能有聲。拜尚書。自以世典刑法。務在寬詳。數上疏論時政。然論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為大[illegible]也。

王堂 字敬伯。廣漢郪人。舉茂才。為巴郡太守。吏民生為立祠。遷汝南太守。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任主簿應嗣。烝循名責實。不復[illegible]有辭教。郡內稱治。

法雄 字文彊。扶風郿人。為南郡太守。郡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者甚衆。雄乃遺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居城市。至化之世。猛獸不擾。命毀檻穽。不得妄捕。虎害猶息。

班勇 超少子。字宜僚。幼有父風。為西域長史。時西域[illegible]論者當以為宜閉關棄之。勇議宜置官居燉煌。命將屯五百人於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闐心膽。北扞匈奴。東近燉煌為便。遂擊匈奴。降其衆。

梁慬 字伯威。北地人。為西域副校尉。大破龜茲溫宿姑墨西郡。復安。朝廷嘉之。委以邊事。令為諸軍節度。

陳禪 字紀山。巴郡人。為漢中太守。夷賊降服。曾北刀

民、遼永為遼東太守。胡憚其威不敢入。

杜根 字伯堅。潁川安陵人。為郎。時鄧太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上書直諫。太后怒。撲殺之。載出城外。復蘇。逃竄。及鄧氏誅。帝思根言。詔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為侍御史。

鄭勤 漢中太守。時先零羌乘寇。與戰大敗。主簿段崇。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史無傳。

蔡諷 遼東太守。鮮卑來寇。諷戰歿。掾龍端公孫酺扞敵俱死。史無傳。

葛龔 字元甫。寧陵人。以善文記知名。

劉珍 字秋孫。南陽蔡陽人。作建武以來名臣傳。與馬融校書東觀。

黃香 字文強。江夏安陸人。九歲失母。執喪殆不免。鄉人稱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署門下。家貧篤學。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黃憲 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年十四。荀淑見而異之。與語移日。曰。子吾之師表也。淑見袁閬。問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時同郡戴良。陳蕃。周舉。郭林宗輩。靡不服其深遠。以為不可及。

周燮 汝南安成人。生而欽頤[illegible]折頞[illegible]。醜狀駭人。母欲棄之。父曰。聖賢多異狀。興我宗者此兒也。長而篤學修行。與馮良皆被玄纁羔幣聘。俱以疾辭不起。

馮良 南陽人。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恥為之。壞車殺馬。毀裂衣冠。還鄉。非禮不履。遇妻子如君臣。

薛包 汝南人。有至行。徵為侍中。不受。詔賜歸。加禮如毛義。以上十四處士。綱目書之。

孝順皇帝 名保。安帝長子。先為濟陰王。為官者孫程等立。以功封侯者十九人。后梁氏。帝改元五。永建六。陽嘉四。永和六。漢安二。建康一。共十九年。壽三十。即位之初。天下想其風采。黃瓊李固之徒相繼登用。東京之士。於茲盛焉。然閹官弄權。梁氏用事。賢人君子。不能救漢之衰。

梁商 字伯夏。竦之孫也。女為帝后。拜大將軍。謙虛進賢。辟用陳龜李固周舉。京師翕然稱為良輔。每飢饉。輒載穀於城門賑貧。病篤。勑子歛以時服。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子冀嗣。

梁冀 字伯卓。商子。拜大將軍。為人鳶肩豺目。性

忮很善蹴鞠意錢等戲。妻孫壽色美。善為妖態[illegible]馬髻等態。起大第宅。極土木之工。百僚側目。莫敢違命。

劉授 司空。後以阿附。擧非其人免。

李郃 司徒。固之父也。漢中南鄭人。

許敬 已上三公。史無傳。

龐參 字仲達。河南緱氏人。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兒孫伏戶下。參思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擊彊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還。至是為太尉。名忠直。左右數陷之。因災異免。

劉崎 司徒。

孔扶 司空。史無傳。

張皓 字叔明。犍為武陽人。六世祖良。時皓為司空。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

王龔 字伯宗。山陽高平人。初舉孝廉。至太尉。所薦皆名士。子暢。

虞詡 陳國武平人。祖父經。為獄吏稱平。曰。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必不為九卿乎。故字詡昇卿。時朝歌賊起。為長。選能縫者。入賊中傭為衣。以采線縫其裾為記。出市輒禽之。賊駭散。後為武都太守。賊衆兵少。乃日增竈。以示強。賊不敢逼。遂降。

李固 以敦樸士對策。進為荊州刺史。盜賊悉降。

張綱 皓子。字文紀。為御史。泰使循行風俗。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梁冀不法十五事。京師震悚。後廣陵賊起。冀欲中傷之。以綱為太守。綱單車至賊營。慰安之。賊率。綱卒。賊衆為綱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

蘇章 字孺文。平陵人。為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奸贓。設酒請太守。陳平生之好。歡甚。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左雄 字伯豪。南陽涅陽人。時朝多闕政。公[illegible]洪[illegible]。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容容和同也。[illegible]議郎。多上章奏。臺閣以為故事。而虞詡疏[illegible]有王臣蹇蹇之節。以為尚書令。立孝廉限年課試法。以抑輕舉奔競之風。

來歷 來歙曾孫。為車騎將軍。能敢諫。時稱社稷臣。

岑熙 彭玄孫。尚安帝妹。為魏郡太守。人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竇章 融玄孫。字伯向。少好學。與馬融崔瑗相好。甚得名譽。女年十二。有才貌。能屬文。選入掖庭。為貴人。

楊厚 字仲桓。廣漢新都人。父統。習天文推步之術。厚少學其業。帝徵至。陳漢三百五十年厄。宜蹈法改憲。以消弭之。

拜議郎、後稱病歸、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年八十二卒、鄉人諡曰文父。門人為立廟。

張楷 字公超、霸之子也、門徒常百人、所居成市、華陰山南有公超市、不仕、然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子陵、

滕撫 字叔輔、北海人、為涿令、太守以其有文武才、委任郡職、兼領六縣、在事七年、道不拾遺、後以軍功為中郎將。時華孟稱帝、撫又討平之、以功當封、而胡廣奏黜之、卒于家、

周舉 字宣光、汝陽人、姿貌短陋而博洽、為儒者所宗、時為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官至尚書。子勰、

陳龜 字叔珍、上黨人、為京兆尹、以威嚴平理其怨屈、郡內大悅、為度遼將軍、以與梁冀有隙、乞歸田里。

翟酺 廣漢人、四世傳詩、以尚書為酒泉太守、叛羌鈔暴、斬首九百級、威名大振、時為將作大匠、言太學頹廢、帝復興廣之。學者為酺立碑銘云。

霍諝 鄴人、有人誣諝舅宋光于大將軍梁商者、諝年十五、奏記于商、商原光罪、由此顯名、舉孝廉、為金城太守、甚為羌人所敬服。入為尚書僕射、

崔瑗 字子玉、駰子。傳父業、明天官歷數、舉茂才、為汲令、與馬融張衡相友好、多所著作、又好賓客、盛修餚膳、殫極滋味、居常疏菜羨而已。當世清之。子寔、

王符 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好學、與馬融張衡崔瑗友善、時人務游宦、符獨耿介不同於俗。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彰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

張衡 字平子、南陽西鄂人、通貫六藝、善屬文、尤精天文曆算、為太史令、作渾天儀、著靈憲渾天說、人服其妙、遷侍中、宦官讒之、作思玄賦以寄情、出為河間相、嚴整法度、上下肅然、徵拜尚書、

馬融 字季長、茂陵人、受學摯恂、才高博洽、為世通儒、從游數千、著述甚富、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服侈飾、嘗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初拜校書郎、累遷南郡太守、然卒附梁冀、為從事中郎、作奏陷李固死、吳祐面數其罪、士論鄙之、

第五訪 京兆人、倫族孫、少孤貧、傭耕以養兄嫂、暇則學文。仕為新都令、政平化行、遷張掖太守、開倉賑飢、不俟上報、帝璽書嘉之。

孟嘗 字伯周、上虞人、少修潔行、仕為郡功曹、辨孝婦之冤、遷合浦太守、興利革弊、民甚悅之、浦有珠母海、中有三池、出大蚌、剖而得珠、先是守令貪穢、漸徙去、民不聊生、嘗至期月、去珠復還、一郡稱異。

黃昌 字聖真、餘姚人、本出寒微、居近學宮、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拜宛令、能發奸伏、皆稱神明、遷蜀郡太守、斷理七百餘訟、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使條諸縣強暴之人姓名居處、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他境、

任安 字定祖、廣漢綿竹人、傳易、又從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後辟除、皆不就、

宋登 字叔陽、長安人、父由為太尉、登以尚書教授常數千人、入為尚書僕射、以忤權臣、出為潁川太守、市不貳價、道不拾遺、病卒、汝陰人配社祀之。

楊倫 字仲理、陳留東昏人、少師丁鴻、習古文尚書、

王逸 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善文、為校書郎、多所著述。子延壽、有俊才、少游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作此賦未成、見延壽所作、遂輟、

陳重 字景公、豫章宜春人、舉孝廉為郎、

雷義 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少與陳重友善、鄉里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郎顗 字雅元、北海安丘人、父宗善星算、望雲占候、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屢以災異規諫、徵拜郎中、辭病不就、識網目書之、

法真 扶風人、弟子自遠至者數百人、帝備禮四徵不至、友人郭正稱其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共刊石頌之、號玄德先生、

孫程 涿郡新城人、以定策功封侯、養子聽得為後襲封爵、著于令、

樊英 南陽魯陽人、習京氏易、善術數災異、嘗有暴風西起、英曰、成都市火甚盛、含水漱之、令記日時、後人從蜀來言果驗、帝備禮徵之、至京、應對無奇策、談者失望、為五官中郎將、數月告歸、

曹娥 會稽上虞人、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濤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不絕、旬有七日、遂投江死、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江南道傍、為立碑焉、今名為曹娥江、

孝沖皇帝 名炳、二歲即位、三閱月崩、改元永嘉、壽三歲、梁太后臨朝、梁冀秉政、

孝質皇帝 名纘、渤海孝王子、章帝曾孫、年八歲迎立、[illegible]太后臨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遂為冀毒餅中毒、改元本初、壽九歲、梁太后臨朝、

守祐以四行舉為膠東相以身率下吏懷不欺有嗇夫孫性私賦民錢買衣以進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歸伏罪性持衣自首祐問其故曰掾以親故受污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謝其父以衣遺之

延篤 字叔堅南陽人傳通經傳為京兆尹先是邊鳳為京兆有名時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又以病免著述經傳多所駁正服虔以為折中

皇甫規 安定人初為布衣習邊事曉兵熒以西羌冠三輔龐西上書求自效叛羌降以功拜度遼將軍忤梁冀宦官太學生訟之請自入黨免官規字威明張奐字然明段熲字紀明皆以勇畧功業知名時稱凉州三明

張奐 酒泉人父惇為漢陽太守奐舉賢良對策第一拜議郎後免官皇甫規薦以自代拜武威太守度遼將軍嘗為曹節所貲功當封侯不受遂以黨禁錮三子芝字伯英昶字文舒並善草書知名猛又為武威太守

度尚 字博平山陽湖陸人為上虞長政嚴峻明於發姦稱為神明為荊州刺史破杜楊賊平之

劉梁 東平寧陽人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以自資多著述

曹騰 字季興沛國譙人以定策功封侯加位特進用事省闥三十餘年事四帝未嘗有過所進達皆海內名人子嵩

靈帝時賂中官輸西園錢一億萬致位太尉

單超 河南人為中常侍以誅梁冀功與徐璜左悺具瑗唐衡俱封侯時稱五侯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無偶徐臥虎唐兩墮崇峒買蒼頭並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郡

侯覽 為中常侍以誅梁氏功封侯佞猾貪放張儉奏遂誣儉鉤黨及李膺等夷滅之後自殺

崔琦 字子偉涿郡安平人援之宗也以文章傳通稱梁冀聞其賢請與交以正言為冀殺

邊韶 字孝先浚儀人以文學教授數百人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聞應聲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愬之其才捷多類此

范丹 字史雲陳留外黃人初年十八為縣小吏恥之遁去後為萊蕪長議者欲以為侍御史遂逃隱居有時絕糧言貌自若閭里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卒諡貞節先生

韓康 字伯休常賣藥長安市口不貳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康守價不移女怒曰公是韓伯休邪以女子知其名遂隱後徵不起

陳留老父 史無姓名

漢濱老父 史無姓名

徐穉 字孺子豫章人家貧躬耕非其力不食所居服其德太守陳蕃性方峻不接賓客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屢徵不起

姜肱 字伯淮彭城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稱常同被而寢肱嘗與季江遇盜欲殺之兄弟更相欲死賊兩釋之

袁閎 汝南人安之玄孫也苦身修節以耕學為業

袁著 京兆人隱居教授

李曇 穎川人繼母酷烈曇奉之謹五人俱陳蕃薦上以安車玄纁徵之不至時號五處士綱目書之

魏桓 安陽人數被徵鄉人勸之行桓曰仕以行志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答曰不可桓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不出史無傳

孝靈皇帝名宏章帝玄孫先為解瀆亭侯母董氏后宋氏廢立何氏帝年十二迎立竇太后臨朝改元四建寧四熹平六光和六中平六共二十二年壽三十四崩子辯立年十四何太后臨朝宦官蹇碩欲廢立何進召董卓將兵討之後進被殺卓遂廢辯為弘

農王改立陳留王協并弒何太后史稱宦官之禍毒流縉紳忠臣義士駢首就戮不免召外兵以除內難於是虺蜴雖除而虎狼入室矣

竇武 融之曾孫字游平少以經行著稱女為桓帝后嘗上書救黨人李膺等禁至是為大將軍輔政與陳蕃謀誅宦官事泄自殺梟首洛陽初母產武并產一蛇送林中後母卒有大蛇至壟所以頭擊柩若有哀泣有頃而去人以為祥

何進 字遂高南陽宛人異母女弟為帝后進為大將軍與袁紹謀誅宦官召董卓以兵內向事泄先為宦官張讓等斬之將弟苗與主簿陳琳諫不聽

陳蕃 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薛勤曰何不灑埽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舉孝廉時為太傅太學中語曰不畏強禦陳仲舉後為宦官矯詔殺

胡廣 時為太傅年八十周流三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多辟天下名士然依阿取媚於時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天下以

此薨之後帝圖畫廣及黃瓊於省內詔蔡邕作頌云

劉囂　司空素附諸常侍故致位公輔、

唐珍　司空中常侍衡之弟也、

劉郃　司徒與少府陳球尚書劉納衛尉陽球欲誅宦官事覺先被殺、

張顥　太尉中常侍奉之弟也、

陳耽　司徒為人忠正時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言天下之亂由宦官耽亦為宦官怨俱下獄死、

橋玄　字公祖睢陽人為漢陽太守郡人姜岐隱居名聞西州玄欲召為吏不就玄迫之竟不起時以訊玄轉司徒曹操微時人莫知之玄許之曰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君未有名可交許劭操感其知己後經玄墓輒悽愴祭奠、

楊賜　太尉秉孫字伯獻少傳家學初帝當受學三公舉賜侍講于華光殿中至是為司徒多所匡諫卒贈司空文烈侯子彪、

崔烈　時三公皆常侍入錢得之烈本冀州名士至是入錢五百萬得司徒而聲譽頓衰

袁隗　太傅兄逢為司空時中常侍袁赦以逢隗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富奢甚不與他公家同逢從兄子閎有操行常歎曰吾先公福澤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衡此即晉之三郤矣乃獨隱居土室十八年卒隗後為董卓殺族其家、

段熲　武威姑臧人少便習弓馬尚遊俠長乃折節好學以軍功至破羌將軍又為司隸校尉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與死戰所向有功又能曲意宦官為太尉後下獄飲鴆自殺、

盧植　字子幹涿人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少與鄭玄師馬融融列女樂歌舞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性剛毅多大節時九江蠻反辟為九江太守以降之後黃巾賊起舉為中郎將將破之為宦官譖檻車徵還後與董卓抗議免官歸學者宗之

皇甫嵩　字義真安定朝那人規之兄子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破黃巾賊張角斬其弟梁與寶民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為左車騎將軍後為太尉卒

朱儁　字公偉會稽上虞人史稱其與皇甫嵩以上將之畧破黃巾封西鄉侯後以李傕劫天子郭汜留儁等為質憤懣發病卒、

張溫　車騎將軍後為太尉三公在外自溫始

羊續　字興祖平陽人為南陽太守時權豪多尚奢麗續嫉之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饋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又進之續出前魚以杜其意

蔡邕　字伯喈陳留圉人性孝母病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墓木生連理與叔父同居三世不分財少博學師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正定五經書碑刻立太學以皂囊上封事宦官怨之亡走吳至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指第十六根曰可為笛果得異聲聞吳人燒桐以爨取為琴有美音後為董卓召卓誅王允收邕下獄死搢紳莫不流涕兗州陳留皆畫像頌焉

桓典　字公雅舉孝廉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畏懼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後官至中郎將、

蔡順　汝南人以至孝稱嘗出母望嘶不還輒噬其指順即心動馳歸問母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平生畏雷亡後每有雷震順園塚泣曰順從此

賈琮　字孟堅聊城人時交阯吏多貪民怨反舉琮為交阯刺史民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後為冀州刺史諸贓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陸康　字季寧吳郡吳人舉茂才為武陵太守帝欲鑄銅人詔民田畝斂十錢康上疏引魯宣公哀公增賦事譏內倖以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免歸田里子績事吳為鬱林太守幼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

楊璇　會稽烏傷人舉孝廉為零陵太守賊衆攻郡邑璇以囊袋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至戰順風鼓灰賊不得視以火燒布馬驚突賊陣因以兵擊破之、

桓彬　字彥林與典皆

桓榮之後彬少與蔡邕齊名初為郎遂以廢棄蔡邕以兵過人者有四威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窳潔操也乃共樹碑頌焉

趙咨　東郡燕人有孝行盜嘗夜劫之恐母驚先至門迎賊曰老母病須養乞少置衣糧妻子物不敢留賊慚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是知名為東海相

爰延　字季平外黃人為侍中從帝游上林帝問曰朕何主對曰陛下漢中主帝曰何以知之延曰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預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過矣

王暢　太尉龔子字叔茂以清實稱陳蕃薦至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以單帝鄉貴戚多不稱暢奮厲糾發其奸豪右大震又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奢廉之敝時太學中語曰天下俊秀王叔茂

种拂　暠子字穎伯初為宛令時為太常以李傕郭汜之亂戰死。

欒巴　字叔元魏郡內黃人為桂陽豫章太守有政績後上書極言陳蕃之冤帝怒收下獄自殺

劉陶　字子奇穎陰人為順陽長擾宗奸執如禱以病免民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蓋勳　字元固燉煌人舉孝廉為京兆尹時董卓擅權公卿莫不卑下勳獨

長揖孚禮外雖不屈內壓於梟不得意疽發背死

鍾皓 字季明潁川長社人與荀淑並為士大夫歸慕李膺常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頤

李燮 字德公固小子固女文姬適同郡趙伯英知父將及難以燮托父門生王成曰李氏存亡在此矣成以燮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酒家異之妻以女時官至河南尹時人稱其世忠

史弼 字公謙陳留考城人為平原相時詔舉鈎黨郡國所奏多至數百弼獨不舉詔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得獨無弼曰先王經理疆界風水異尚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濟活者千餘人後當坐死平原魏劭等行賂於侯覽得減人或訖之平原附丘洪曰昔文王羑里閎散懷金史弼遣悲義夫獻玉又何疑焉

傅燮 字南容北地靈州人郡將范津舉其慮從淳為漢陽太守樊後亦為漢陽太守代準時人榮之後與北胡戰死

刁韙 字子榮彭城人以侍御史遷尚書在朝有鯁直節出為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畧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墮容焉

韓韶 字仲黃穎川人為贏長賊聞戒不入贏境餘縣被寇其流入界者發倉濟之人或止之韶曰長活溝壑之人以此伏罪含笑地下矣

鍾瑾 皓兄子母李膺之姑瑾好古退讓與膺同年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以膺妹妻之州郡辟召竟不起以自全

謝弼 字輔宣武陽人中直方正為鄉邑所宗舉有道為郎中以言事忤曹節遂以他罪收獄中死

曹鸞 永昌太守上書言黨人皆淵德英賢不宜禁錮被收掠殺

劉矩 字叔方沛國蕭人為雍丘令以禮讓化民有爭訟者諭之名罪去路有得遺者皆推尋其主

劉寵 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肥之後為會稽太守簡煩禁察非法郡中大治被徵山陰有五六耆叟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投之於江故名錢清江

楊球 漁陽人為司隸校尉時中常侍王甫等奸虐弄權太尉段熲諂附佞幸球收按之甫及子死杖下熲自殺權門震懼斂歸之物不敢陳設後為曹節誣死獄中

王吉 陳留浚儀人甫之養子為沛相凡殺人皆磔屍車上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一郡乃止在官五年殺萬餘人後以甫收死獄中

曹節 為中常侍與黃門令王甫以誅陳竇封侯

呂彊 字漢盛河南成皋人為人清忠奉公為中常侍以例封侯辭不受數上書言宦官之害不聽自漢以來宦官之最賢者也

張讓 趙忠及夏惲郭勝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養子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害黃巾亂作郎中張鈞上書言宜斬中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又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寇消不聽帝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自是肆志

何休 字邵公任城樊人[illegible]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坐黨廢錮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窺門十七年乃成少師羊弼善歷算

服虔 字子慎河南滎陽人作春秋左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所駁漢事六十條

張升 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少好學博覽多所著述後以黨去官被殺

趙壹 字元叔漢陽西縣人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作解擯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怨憤

高彪 吳郡無錫人為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遷內黃令帝勅同僚祖送於上東門畫像東觀以勸學者

趙苞 武城人為遼西太守迎母及妻子道為鮮卑寇略載以擊郡對陣出母示苞苞悲號曰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當萬死母曰人各有命何得顧我以虧忠義賊破害其母妻苞葬訖曰食祿避難非忠也殺母全義非孝也遂歐血而死

華佗 沛國譙人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百歲有壯容時以為仙

費長房 汝南人為市掾市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市罷跳入壺長房睹之異焉因往再拜翁與俱入壺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飲畢而出遂求其術

劉淑 字仲承河間人明五經生徒數百人酋對策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失多所補益○淑與竇武陳蕃時稱三君言一時之所宗也

李膺 字元禮潁川襄城人胡廣辟拜青州刺史守令多畏威望風棄官罷居綸氏教授常千人大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為度遼將軍無畢畏服送還所掠男女名振遠夷後為司隸校尉獨持風裁自高士被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後以張儉事起詔下獄考死

杜密 字周甫潁川陽城人少有厲俗志為胡廣辟遷太僕坐黨免歸與李膺名行相次時稱李杜

劉祐 字伯祖中山安國人補尚書侍郎閑練故

專選司隸校尉以立威多忻權貴中常侍歷三卿乞歸杜門絕迹卒之明年大誅黨人

魏朗 字少英上虞人官至尚書時政多所匡益後以黨被徵自殺○朗與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趙典朱寓時號為八俊言人英

夏馥 字子治陳留圉人少有高節後與范滂張儉俱為黨魁亡命卒○馥與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蔡衍羊陟為八顧言能以德行引人也

巴肅 字恭祖勃海高城人陳竇被害肅亦在黨錮曹節聞其謀收之遇害

范滂 字孟博汝南征羌人少厲清節舉為清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多望風解印綬去太守宗資聞其賢請署功曹時諺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資又以事捶書佐朱零零曰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指滂所用以為范黨後被收辭其母曰汝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時年三十二

蔡衍 字孟喜汝南項人少明經徵拜議郎梁冀聞其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

羊陟 字嗣祖太山梁父人少清直舉冀州刺史河南尹計日受俸常食乾飯茹菜

張儉 字元節山陽高平人為東部督郵劾侯覽罪惡請誅之以黨亡命人爭匿之○儉與程超岑晊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言能導人追宗也

岑晊 字公孝南陽人為太守成瑨功曹而委任之時諺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桓帝美人外親用勢縱橫晊勸瑨收捕之遇赦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事覺瑨下獄死晊逃亡

劉儒 字叔林陳郡人桓帝時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會竇武事下獄自殺○儒與度尚張邈王孝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言能以利誘人又說以財救人也

賈彪 字偉節潁川人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曰母子相殘逆天違道嚴為禁制數年養子千數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賈女彪兄弟三人並有為時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顒 字伯求南陽人以與陳蕃李膺善指為黨乃變名姓逃亡初顒見曹操曰安天下者必是人也

郭泰 字林宗太原界休人少貧母欲使給事縣廷嘆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學至洛陽因符融見李膺膺與友善於是名震京師泰性明知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過雨巾一角墊時人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所鑒人物左原以下至王柔其章章者也又嘗舉有道不就人稱為郭有道云

左原 陳留人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慰勉之後原結客欲報讎諸生適見林宗愧罷

茅容 陳留人與等輩避雨樹下

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見奇之宿其家旦日殺雞為饌供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賢之

孟敏 鉅鹿人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問之曰甑已破視之何益林宗勸令學後知名

庾乘 鄢陵人少為縣門卒林宗勸遊學宮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解每在下坐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後徵不起號徵君

賈淑 林宗鄉人世冠冕淑性險害林宗母喪淑來弔將孫威直亦至而見之以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追謝之淑聞之改過終成善士

史叔賓 陳留人少有盛名林宗見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

黃允 濟陰人少知名林宗見曰才雖絕人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為從女求姻允聞而黜其妻夏侯氏婦請姑曰乞一會親屬告別於是大會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匿惡十五事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王柔 字叔優弟澤字季道兄弟總角候林宗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後果如其言

符融 陳留浚儀人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遊太學師李膺談辭如雲膺每捧手嘆息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以才智炫耀上京洛中士大夫好事者坐門問疾三公所辟隨其臧否以為予奪融察其非貞白膺膺然之自是名論漸衰融益以知名不應徵辟

許劭 字子將汝南平與人少峻名節好品評人物曹操微時卑詞求為己目劭不對操脅之乃曰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悅劭與從兄靖論人月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

鄭太 字公業開封人少有才畧何進徵用為侍御史進召董卓太諫不聽棄官去後與何顒荀攸共謀殺卓事洩走歸袁術奔

凡黨人之議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議揣成隙分黨後李膺為河南尹索殺張成成子弟牢脩告膺養太學遊士誹訕朝廷疑亂風俗上怒收膺等百餘人死獄中廢禁者六七百人海內塗炭二十餘年

中平元年黃巾賊起 鉅鹿張角以妖術作亂黃巾為號眾數十萬天下響應時黨人禁解

中平六年何進召董卓將兵入京師

孝獻皇帝名協靈帝王美人子董太后子之初為陳留王董卓

立之后伏氏（為曹操弒、立操女、操并殺皇子二人）、年九歲即位、改元三（初平四、興平一、建安）、建安二十五年、皆曹操為政時也、共三十一年、操子丕廢帝為山陽公、又十四年卒、史稱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

董卓 字仲穎、隴西臨洮人、性麁猛有謀、以健俠知名、何進召入、廢少帝、立獻帝、自為太尉、相國、進理陳寔黨人、以從人望、專政恣暴、遷帝長安、王允士孫瑞結呂布於北掖門內誅殺之、陳尸於市、脂流於地、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允誅卓時、士孫瑞獨不侯、後卒自全、史稱其以智免患為可取也、

黃琬 字子琰、少失父、祖父瓊為魏郡太守、時正月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聞、詔問所食多少、瓊難其對、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奇之、以其言應詔、累官、以董卓召為太尉、後被禁錮、

楊彪 賜子、字文先、以博習舊聞、欲拜議郎、至司徒、子脩字德祖、有俊才、後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答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彪見政歸曹氏、遂稱脚攣、積十餘年不行、得免於禍、

荀爽 字慈明、篤學、度不行、時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遭黨錮、隱遁、與鄭玄申屠蟠俱為儒宗、累徵不起、爽後應董卓召、至朝九十五日、拜司空、卒、玄蟠終不屈、以全其高、

王允 字子師、太原祁人、世仕州郡、為冠蓋、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拜司徒、及董卓還都關中、允悉收圖書秘要以從、又條上舊章當行者、經籍俱存、允有力焉、及卓被誅、允亦為其部將李傕等殺、

呂布 字奉先、五原九原人、初與董卓誓為父子、卓嘗以小拔手戟刺布、不中、布與王允謀殺卓、同心秉政、後為曹操攻、布降、其官屬陳宮陳登將高順、皆俊才有謀、布不能用、遂皆為操縊殺、布有良馬曰赤兔、時語曰、馬中有赤兔、人中有呂布、

李傕 傕與郭汜皆董卓部將、卓死、二人矜功爭權相攻、傕劫帝入其營、掠宮人御物金帛、燒宮室、汜留楊彪太司農朱儁等十人為質、傕自為大司馬、將軍張濟迎帝至洛陽、昔操入朝、政遂歸曹氏、操納濟妻、濟族子繡襲操、殺其長子昂、操亦中流矢、走、得于禁以免難、

劉虞 字伯安、東海郯人、宗室子也、初為幽州牧、有德政、人多歸之、後為大司馬、又為太傅、關東諸將奉以為帝、不受、後討公孫瓚、不克見害、時田疇有奇才、虞使奉章至長安、比回、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購獲疇、義而釋之、遂隱徐無山中、後魏武欲封為侯、疇不居。

孔融 字文舉、孔子十二世孫、年四歲、與兄食梨、取小者、問之、曰、小當取小者、眾奇之、十歲時、李膺非名人及通家不妄接、融造門曰、我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問之、答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時陳煒曰、人少聰了、大未必奇、融曰、君早將不慧乎、膺大笑、後自中郎將為董卓出為北海相、好士、見善如已出、面告人短、而退稱其所長、海內英俊皆信服之、後復為太中大夫、以朝諷曹操見害於許、妻子皆被殺、初二子方奕棊不動、左右以告、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融棄市、人莫敢收者、唯脂習往撫尸哭之、操收之、魏文帝以習有欒布之節、加中散大夫、又深好融文詞、曰、班揚儔也、

杜畿 京兆人、河東太守、在任十六年、課績常為天下最、初高幹以河東叛、荀彧薦畿、以計設之、史無傳、

應劭 奉子、篤學博問、舉高第、為太山太守、後為曹操軍謀太尉、時還都于許、舊章湮沒、劭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有官典式、多劭所立、又著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時俗嫌疑、二子瑒璩、以文章顯、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得黃金、自是諸子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徐璆 字孟玉、廣陵人、為汝南太守、帝徵、道為袁術所劫、授璆以上公之位、璆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術不敢逼、

仲長統 字公理、山陽人、荀彧舉為尚書郎、統每論古今、發憤嘆息、嘗著論、曰昌言、

臧洪 字子源、廣陵射陽人、初為太守張超功曹、謀誅董卓、超為曹操圍雍丘、洪時為東郡太守、從袁紹請兵救之、不聽、超自殺、洪與紹絕、為紹執殺、洪邑人陳容、洪使歸紹、時在見洪、曰、仁義何常、蹈之為君子、背之為小人、今日寧與洪同日死、亦見殺、時人以紹一日殺二烈士、

陳紀 字元方、弟諶、字季方、父寔、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紀拜大鴻臚、卒、子羣為魏司空、天下以公慚卿、卿慚長、

趙岐 字邠卿、京兆人、初名嘉、生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自改名、示不忘本土也、少明經、娶馬融兄女、鄙融、不與相見、

荀悅 爽兄子、字仲豫、年十二能說春秋、家無書、每之人間、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尤好著述、時為祕書監、帝以班固漢書文繁、令悅依左氏傳體為漢紀三十篇、後為侍中、悅志在獻替、以時政歸曹氏、而謀無所用、作申鑒五篇、

鄭玄 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博通五經時黨錮起遂隱修經杜門不出註周易書詩禮百餘萬言綱羅衆家刪改繁誣漏失學者略知所歸稱為純儒時何休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建安五年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其年卒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

謝該 字文儀南陽章陵人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千餘人

許慎 字叔重汝南召陵人少博學時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後作五經異義及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于世

邊讓 字文禮陳留浚儀人善屬文後以不屈曹操被殺

侯瑾 字子瑜敦煌人少孤貧篤學恒傭作為資暮還然柴以讀書多著述

禰衡 字正平平原人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唯善孔融楊修常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得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薦於曹操操送劉表表送江夏太守黃祖祖殺之

王烈 字彥方太原人少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後避亂遼東與管寧邴原俱依公孫度

薊子訓 有神異之道到京公卿候之以百數後遁不知所之

左慈 盧江人少有神道時曹操會賓曰所少淞江鱸魚耳慈請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須臾引一鱸魚操又曰恨無蜀中生姜少頃得姜衆異之

龐公 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婦相敬如賓時刺史劉表召之不屈乃就候之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以危今遺以安遂攜妻子隱鹿門山

皇甫規妻 善屬文能草書規卒董卓欲娶之知不能免詣卓門立罵曰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敢行非禮乎為卓殺死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董祀妻 蔡邕之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音律適衛仲道夫亡無子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操與邕善痛其無嗣遣使以金贖之而重嫁於祀操問其家書無存者姬以誦憶四百餘篇繕寫送之文無遺誤然已失節今因史傳存之

孫翊妻 徐氏翊為丹陽太守為郡督嬀覽丞戴員殺覽欲娶徐氏徐紿之須晦日設祭除服從命密語翊舊將孫高傅嬰合衆二十人置戶內晦日設祭除服召覽背窺覘無疑意遂入適得一拜徐大呼高等殺之并殺員孫權族

其餘黨擢高第為牙門史逸其傳

袁紹 字本初太尉安之後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折節下之莫不爭赴其庭初平元年關東起兵討卓推紹為盟主惜其初不能用沮授之言伏順帝室後與曹操相拒又不用田豐之謀以致于敗而顏良文醜亦皆名將見斃紹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而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沮授為操得不屈被殺田豐為紹殺之紹亦發憤歐血死二子譚尚自相攻伐俱為操敗滅之凡十八年操至鄴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自是天下紛紜不可勝紀今紀其尤者如左

袁術 字公路司空逢之子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稱帝壽春以金尚為太尉不受術殺之徵賢士張範沛相陳珪俱不至後敗走詔劉備邀之歐血死凡十一年廣陵太守徐璆得傳國璽獻之

公孫瓚 字伯珪遼西人初詔與劉虞討烏桓受虞節制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解虞為瓚斬以功為大司馬後為袁紹等兵圍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舉火自焚死○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謂易地當之遂徙鎮易為重塹高樓居之休兵力耕以待天下之事凡九年亡

劉表 字景升獻帝初江南宗賊甚盛表用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計平之為荊州刺史三年為州牧愛民養士學者歸之千數立學校作雅樂攻下長沙零陵桂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不修職貢僭擬乘輿建安十三年卒子琮嗣曹操來征琮以王粲議舉州降凡十九年亡

劉焉 字君郎漢魯恭王之裔視時政衰董扶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謀領益州牧治綿竹馬騰屯郿反與焉通騰敗焉徙治成都疽發背卒子璋嗣降先主遷于公安後孫權取荊州以璋為益州牧駐秭歸卒

公孫度 玄菟人初平元年為遼東太守誅滅名豪大姓東伐高句驪西擊烏桓分置郡守自立為遼東侯建安九年卒子康嗣康卒弟恭嗣康子淵既長逼奪恭位魏明帝景初元年自稱燕王改元紹漢二年魏司馬懿滅之凡四世共四十九年

孫堅 字文臺富春人為吳郡司馬會稽賊許生稱帝堅討斬之又討黃巾有功舉兵討董卓擊劉表為表軍射殺之初堅勸張溫斬董卓不聽後卓尊權堅數其計不見用吳國建追謚為武烈皇帝子策字伯符年十七往見袁術術奇之術表為懷義校尉得父餘兵與周瑜渡江定江東時曹袁相持策欲乘虛襲許為故所

讀史備忘卷之三

天台范理道濟　編集

蜀劉姓。都成都。二主。合四十三年。(起辛丑、終癸未)

昭烈皇帝名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孫中山靖王劉勝之後。垂手下膝。顧自見耳。后吳氏(先娶權妹孫氏)。帝少與公孫瓚同師盧植。瓚使與其將田楷徇青州。與關張共討黃巾賊有功。為平原相。豫州牧。得荊州。自蜀取漢中。為漢中王。二年。蜀中傳言帝已遇害。於是發喪制服。即位於武擔之南。改元(章武)。在位三年。壽六十二。

後皇帝名禪。字公嗣。年十七即位。后張氏(飛女)。帝改元四(建興十五、延熙二十、景耀五、炎興一)。共四十一年。降魏。封為安樂公。史稱材雖不中。能委任賢相。抗衡中國。及姜黃用事。而面縛為虜。宜矣。(時帝子諶為北地王。以帝降魏。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漢諸葛豐之後。家于鄧。躬耕。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徐庶言於先主。三顧草廬而起。以興復漢室為己責。三出師伐魏。制木牛流馬。運糧不繼。退軍後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安堵。軍無私馬。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年五十四。卒于軍。百姓巷哭。戎夷野祭。史稱其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任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然至於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亦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蓋三代之下。王佐之才。一人而已。謚忠武侯。詔立廟於沔陽。子瞻嗣爵。)

關羽(字雲長。河東人。初與張飛從先主。羽守下邳。為曹公擒。時袁曹拒於白馬。羽斬袁將顏良於衆萬之中。以報曹公。仍歸帝。為盪寇將軍。北取樊城。威震華夏。為孫權呂蒙以計掩襲。并其子平殺之。蒙遂入荊州據之。兵不血刃。)

張飛(字翼德。涿郡人。為左將軍。入蜀時獲璋將嚴顏。怒令左右斫頭。顏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釋之。其雄狀威猛亞於關羽。皆稱萬人之敵。有國士之風。然關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張愛君子而不恤小人。後為帳下將張達等殺。持其首奔吳。追謚桓侯。)

馬超(字孟起。扶風人。父騰與韓遂起事西州。後超來降。諸葛以為黥彭之徒。拜左將軍。傳無軍功。與關張共為牙爪。)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入蜀時常先登陷陳。後於漢中一戰斬魏將夏侯淵。為後將軍。)

趙雲(字子龍。真定人。曹公追帝於當陽。雲身抱後主。保護甘夫人。免難。以強鷙壯猛為翊軍將軍。)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以戰功為鎮遠將軍。守漢中。先主問之。答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與大王拒之。若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為大王吞之。衆壯其對。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後亮卒。與楊儀相攜。被斬。夷其三族。)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時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稱諸葛為臥龍。統為鳳雛。並為軍師中郎將。亮留鎮荊州。統從入蜀。帝用其計。殺劉璋守關名將楊懷高沛。遂取成都。從攻圍雒縣。為流矢中卒。帝痛惜。言則流涕。謚靖侯。)

法正(字孝直。扶風人。初在蜀與張松善。與松共說劉璋迎帝討張魯。正陰獻策。勸取成都。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然與諸葛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而每奇其智術。史稱其見成敗。有奇畫。儗之魏臣。則統荀或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

許靖(字文休。汝南人。少與從弟劭臧否人物。而私情不協。入蜀。為蜀郡太守。帝進成都。欲踰城降。帝薄之。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靖是也。以為司徒。時年踰七十。清談不倦。)

麋竺(字子仲。東海人。家貲巨億。為徐州牧陶謙別駕從事。奉謙遺命迎帝入領徐州。呂布虜先主妻子。竺進妹為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貨入蜀。拜安漢將軍。)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為談客。往來使命。為昭德將軍。選與許麋皆為賓友。)

蔣琬(字公琰。湘鄉人。初從帝入蜀。為廣都長。不治。坐免官。諸葛以其有社稷之器。臨征。表琬統留府事。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卒。為尚書令。總統國事。方整有威重。無論漸服。後加大司馬。與東曹掾楊戲言論不答。或曰。戲慢上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

以不答。楊敏毀琬曰。作事憒憒。不及前人。或請推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時服其好意存道。卒于涪。

費禕 字文偉。江夏人。在益與許叔龍董允齊名。為黃門侍郎。諸葛亮南征還。羣僚逢迎。年位多在禕右。亮特命禕同載。時人易觀。後代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中。魏兵次于興勢。命禕率眾往禦之。來敏至禕所。別求共圍棋。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功名與蔣琬畧等。然以寬濟博愛。為魏降人郭循所殺。謚敬侯。

董允 字休昭。為尚書令。秉心公亮。統宿衛親兵。後主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嬪嬙已具。不宜增益。後主漸長。愛宦人黃皓。允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

姜維 字伯約。天水人。諸葛軍向祁山。維詣亮。與母相失。亮以其忠勤時事。深解兵意。表用。後為輔漢將軍。錄尚書事。數與魏戰。能權破勍敵。後降于魏。魏將鄧艾叛。維及妻子伏誅。時見剖維膽如斗大。史稱其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眾瀆旅。以致隕斃。

鄧芝 字伯苗。新野人。為尚書。使吳。以才辨說孫權與蜀合。絕魏。後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服。仰資於官。家無餘財。

諸葛瞻 亮子。八歲而聰慧。陳祇卒。與董厥為將軍。平尚書事。工書畫。強記憶。蜀人思亮。而愛其才敏。朝廷每有善政。非瞻所建。百姓皆傳曰。葛侯所為也。魏將鄧艾遣使誘瞻。斬之。戰敗。與子尚俱死節。史稱其智雖不足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志。忠孝存焉。

伊籍 字機伯。山陽人。嘗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折之。籍入拜。權曰。勞卿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其機捷多類此。為昭文將軍。

徐庶 新野人。初與諸葛從先主。庶母為曹操獲。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乃詣曹公。先主從之。○孔明嘗曰。初交崔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徐庶元直。動見啓誨。交董和幼宰。無言則盡。交胡濟偉度。數有諫止。謂之四益。

秦宓 字子勅。綿州人。少有才學。不應辟召。後諸葛亮為益州牧。迎為別駕。吳張溫來聘。百官往餞。宓未往。亮促之。溫曰。彼何人。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曰。天有頭乎。宓曰。有。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無耳何以能聽。溫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天子姓劉。以此知之。溫曰。日生于東。宓曰。雖生於東。而沒于西。答問如響。溫大敬服。

董和 南郡人。字幼宰。初為劉璋成都令。遷益州太守。蜀中推為循吏。嘗與諸葛歡交。每言則盡。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

劉巴 字子初。零陵人。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當時策命。皆巴所作。

馬良 字季常。襄陽人。良眉中白。兄弟五人。有才名。鄉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弟謖。才器過人。諸葛薦統眾與魏戰。敗。下獄死。亮為流涕。

呂乂 字季陽。南陽人。為蜀郡漢中太守。儉約謹靜。為政簡而不煩。號清能。然持法深刻。為尚書令。

彭羕 字永年。廣漢人。為治中從事。負才自矜。左遷江陽太守。詣馬超。超曰。卿才秀拔。當與孔明諸人並驅。寧當外授。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耶。超表其怨辭。坐誅。老革皮色枯悴之形。為昭烈也。

杜微 梓潼涪人。帝入蜀。稱聾不出。輿而致之。求歸。拜諫大夫。不奪其志。

周羣 閬中人。父舒。與張裕皆善星占候。

許慈 字仁篤。南陽人。與胡潛供以博聞洽識。為博士。

廖立 字公淵。武陵人。為長水校尉。負才怏怏。從汶山為民。聞諸葛死。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衽矣。

李嚴 字正方。南陽人。改名平。以幹局為裨將軍。督糧運不繼。坐廢梓潼為民。聞諸葛死。發病卒。

劉琰 字威碩。魯國人。以宗姓為車騎將軍。不預國政。

楊儀 字威公。襄陽人。亮每出軍。儀規畫部分。籌度糧穀。軍戎節度。取辦於儀。為中軍師。怨望自殺。

霍峻 字仲邈。枝江人。先守葭萌城。不下張魯。後為梓橦太守。兄子弋為中庶子。有規諫之義。

王連 字文儀。南陽人。劉璋時為梓橦令。守節不下。先主義之。

向朗 字巨達。宜城人。為巴西太守。好學不倦。

張裔 字君嗣。成都人。為益州太守。為雍闓縛送吳。數年。遣還蜀。權問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通爾。裔曰。猶賢於買臣之妻。權曰。君還何以報我。對曰。裔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權悅。裔悔不能陽愚。即就船。倍道兼行。權追之不及。至蜀。以領留府長史。常曰。諸葛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

杜瓊 字伯瑜。成都人。博學善天文。慎密勿泄。譙周推演其言曰。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後果驗。

楊洪 字季休。武陽人。始為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太守。洪門下書佐何祇。洪尚在蜀郡。而祇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

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費詩 字公舉，犍為人。言有可紀，為諫大夫。

孟光 字孝裕，洛陽人。博物識古，無書不讀，為大司農。論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必不得已，然後權而行之。又嘗問郤正王太子所習讀并其性情好尚。正曰：奉親虔恭，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今吾所問，欲知其權畧智調。正曰：智調藏於胸懷，權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預設。

來敏 字敬達，義陽人。以該洽為典學校尉，遷光祿大夫。

尹默 字思潛，梓潼人。為僕射，以左氏傳授。

李譔 涪人，以博閏為崇于

譙周 字允南，巴西人。研精經史，詞理淵通，為世碩儒。然勸後主降魏，封陽城侯。又多著述，為時所宗。

郤正 偃師人，博洽，善屬文。後主降魏，遷洛陽。時蜀之大臣惟正與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舉動無闕。時論嘉之。

黃權 字公衡，閬中人。初為劉璋主簿。張松議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止，不聽，出為廣漢長。及先主襲益州，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降先主。假權偏將軍。將伐吳，權諫以水軍順流，易進難退，又不聽。以權為鎮北將軍，防魏師。為魏執，封侯。有司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權，權不負孤。

李恢 建寧人。時庲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誰可代者。恢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西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量，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正孤之本意也。後諸葛亮伐南，恢功居多。○庲降音來降，南中地名。

呂凱 永昌人，為郡功曹。雍闓叛，凱時為永昌太守，與府丞王伉堅城拒闓，執忠絕域十年。

馬忠 閬中人，寬濟有度，處事能斷，為建寧太守，能鎮服叛羌。及卒，夷人莫不自致喪庭，盡哀，為之立廟。

王平 字子均，巴西人。為裨將軍，屬馬謖。謖敗，平統千人獨完。後鎮漢中。時鄧艾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皆著名迹。

張嶷 巴南人，為越雋太守，以識斷明果著稱，後以戰死。夷民立廟祀之。

張翼 字伯恭，武陽人。為征西大將軍。延熹末，姜維議出軍，推翼廷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後與姜維降魏，為亂兵殺。

宗預 字德豔，南陽人。數使吳，何肯領兗州刺史。

楊戲 字文然，武陽人。初為亮從事，典刑獄，稱平，遷太守，所至靖約不煩。

衛繼 字子業，漢嘉人，為奉車都尉。忠篤信學，為人所稱。

李密 字令伯，犍為人。嘗使吳。吳主與羣臣論，寧為人弟，密曰：願為人兄。吳主曰：何為？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餘見晉孝友傳。

楊顒 為丞相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以作家譬之：奴執耕稼，婢典炊爨。丙吉不問橫道死人，陳平不知錢穀之數，誠達位分之體。亮謝之。

傅僉 將軍，父子俱與晉兵戰死。晉武錄其子孫。

魏曹姓，都鄴，五主，合四十六年。起庚子，終乙酉

文帝名丕，譙郡人，廢漢帝受禪，追尊父操為武皇帝，改元。黃初七年

壽四十。帝下筆成文，博聞強記，而少公平曠大之度。

明帝名叡，字元仲，文帝子，改元。太和六、青龍四、景初三。共十三年，壽三十

六。

邵陵厲公名芳，明帝太子，八歲即位，司馬懿專政，改元。正始九、嘉平五。

共十四年，壽二十二，為司馬師廢。

高貴鄉公名髦，明帝弟之子，年十四即位，司馬師專政，改元。正元

二、甘露四。共六年，為司馬昭廢。

常道鄉公名璜，改名奐，武帝子燕王宇之子，改元。景元四、咸熙二。共六

年，為司馬炎廢為陳留王，禪位于晉，魏亡。

司馬懿 字仲達，河內溫縣人。少聰明多大畧。初辟為文學掾，有奇策，為軍司馬。文帝時錄尚書事，與諸葛亮相拒，持重不戰而斃[illegible]。誅曹爽，為丞相。後疾，夢賈逵、王凌為祟。卒年七十三。後晉建國，追尊為宣皇帝。初，魏武察懿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召使前行，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史稱其用兵如神，謀無再計。○懿弟孚，性忠慎。自懿執政，常自退損。後武帝廢立，未嘗預謀。卒年九十三。遺令曰：有魏貞士，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以時服歛，以素棺。諡曰獻。○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字叔達；弟馗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時稱八達。

司馬師 懿長子也。字子元，沉毅多大畧。少與夏侯玄、何晏齊名。佐父誅曹爽。父卒，為撫軍大將軍輔政。時上欲用夏侯玄，師即殺玄等，夷其族，遂廢帝，迎立高貴鄉公，專權。卒年四十八。後晉追尊為

景皇帝、

司馬昭 師之母弟也字子上師卒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誅諸葛誕後以危疑召賈充為之備太子舍人成濟抽戈刺天子刃出於背迎立璜為晉公加九錫司空鄭沖勸進爵為王晉國建追尊為文皇帝、

陳羣 字長文穎川人祖寔父紀皆有盛名羣文帝時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擇有識鑒者區別人物高下明帝時為司空錄尚書事史稱其勳伐名義有清流雅望子泰字玄伯官至刺史轉左僕射時評其通雅博暢以天下聲教為已任不如羣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黃初元年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

陳矯 字季弼廣陵人為尚書令明帝嘗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臣職非陛下宜臨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帝慚回車後轉司徒與徐宣俱以剛斷骨鯁見稱於史

韓暨 字公至南陽人景初二年司徒缺盧毓舉管寧不能致乃舉暨敦薦至行乃拜司徒史以其年過八十如家就列

崔林 字德儒武城人初為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轉刺史為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見思時劉劭作考課法林議曰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舉其領今惟守而勿失可也景初元年為司空封安陽亭侯魏三公封侯自林始

高柔 字文惠陳留人初歸太祖為刺奸令史夜擁燭抱文書而寢太祖微出見柔哀之解裘覆之而去為太常遷司空能明於法理

徐邈 字景山燕國人歷太守涼州刺史遷司隸校尉百官憚之數歲拜司空嘆曰三公論道之官豈可以老病忝之固辭不受或問盧欽徐公當武帝時人以為通自涼州還京人以為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比來習尚奢靡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盧毓 字子家涿郡人少以學行稱為吏部尚書史稱其規鑒清理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人問之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人服其言

孫禮 字德達涿郡人歷司隸校尉遷司空剛斷伉厲與盧毓同郡而情好不睦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略齊

王觀 字偉臺東郡人少孤貧厲志以治書侍御史遷司空為人清勁貞白所在著績

衛臻 字公振陳留人父茲有大節從太祖戰沒臻為尚書轉右僕射時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

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使天下馳騁而起矣後遷司徒進爵長垣縣侯

王昶 字文舒太原人為兗州刺史司馬懿舉其才德兼備遷司空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有云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又曰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亂之機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劉劭 字孔才邯鄲人黃初中為尚書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出為郡守徵拜騎都尉與庾嶷荀詵定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復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及說略一篇著樂論十四事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

傅嘏 字蘭石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弱冠知名正始初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遂與嘏不平免嘏官曹爽誅為尚書史稱其識量名輩為當時高流云

桓階 長沙人初為侍中文帝時為尚書令史稱其識睹成敗才周當世

徐宣 字寶堅廣陵人少與陳矯齊名而私好不協俱見器於太守陳登文帝時宣為尚書明帝時為左僕射

和洽 汝南人太祖辟為丞相掾時選用先尚節儉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帝納之後官為太常以清貧守約稱

常林 字伯槐河內人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時奇之後為太守刺史所在著績明帝時司馬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為之拜或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欲敦長幼之序為後生之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言者慚退時論者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稱疾

杜襲 字子緒潁川人為侍中太祖選吏鎮守長安選多不當乃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太祖欲伐許攸諫曰千金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今許攸何足勞神武哉遂止

裴潛 字文行河東人太祖問曰劉備才略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為治若乘間守險足以為一方主潛至尚書令史稱其家教格然上下相奉事有加石奮自視與少能及者

辛毗 字佐治潁川人為侍中時

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户實河南。時連蝗民飢，群臣諫不納。起入內，毗隨而引帝裾。帝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後諸葛亮出渭南，毗為大將軍軍師，節制司馬懿軍。

楊阜 字義山，天水人。官至少府。每朝廷會議，侃然以天下為己任。數諫諍，不聽，乞遜位。史稱其與辛毗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風。

高堂隆 字升平，平陽人，高堂生之後也。為侍中，領太史令。史稱其學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

滿寵 字伯寧，昌邑人。以軍功拜伏波將軍，屢禦吳兵，未嘗摧挫。景初二年，遷太尉。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

田豫 字國讓，漁陽人。以功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居身清白，規略明練，胡聞威名，相率來歸。請老不聽，曰，吾年過七十而猶居位，譬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乃拜大中大夫，食卿祿，卒。

郭淮 字伯濟，太原人。初與夏侯淵拒蜀，淮為司馬。淵遇害，淮收散卒為固守。以方策精詳，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軍事。

胡質 字文德，壽春人。少與蔣濟知名江淮間。為荊州刺史，遷征東將軍。家惟有賜衣書篋而已。子威，歷三州守，所在有名。

王基 字伯輿，曲城人。為安豐太守，以功轉豫州刺史。史稱其學行堅白。

王陵 字彥雲，太原人。為將軍，假都督揚州，後即拜太尉。以風節格尚稱於史。坐議廢立，為司馬懿擒，飲藥死。

諸葛誕 字公休，琅琊人。為御史中丞，始與夏侯玄等友善。玄等死，王陵、毋丘儉亦以起兵討司馬師擅廢立，相繼誅滅。誕不自安，亦起兵討司馬昭，為昭殺，夷三族。

鄧艾 義陽人。鑿山通道，征蜀取之。遷太尉，矜功，為鍾會等譖構，斬之。

鍾會 字士季，太傅繇少子。伐蜀有功，為司徒，封縣侯，遂反被誅。初與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辨，注易老子，為尚書，年二十餘卒。

王經 尚書。以司馬昭弒主，死節。

范粲 為太宰中郎，以帝芳廢，稱疾。及晉代魏，足不履地。賜祿帛不受，不言三十六年，年八十四，卒於所寢之車。

管寧 字幼安，北海人。少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歆廢書觀之，寧遂與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又嘗與歆共鋤菜地，遇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漢魏之際，居遼東三十七年，累徵不起。人望之者，邈若不可及，即之熙熙與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莫不嗟嘆。綱目書其卒于魏。子邈，後為博士。○寧初與邴原、華歆友善，時稱三人為一龍，寧龍頭，原龍腹，歆龍尾。

杜夔 河南人，善鍾律，為太樂令。

朱建平 沛人，善相術。

周宣 樂安人，善占夢。時人有三夢芻狗，問者，宣曰，初應得美食，次當墮車折足，後當火起，皆驗。復曰，皆非實夢，聊以試君。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夢同而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祭神之物，故始夢且得食，祭訖為車所轢，轢後為樵，故當折足與失火矣。

管輅 平原人，善占筮、風角、星曆，無不精微。

吳 孫姓，始都武昌，徙建康，四主，合五十九年。起壬寅，終庚子。

大帝 名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孫武之後。據江南，封吳王。至蜀主即位，曹魏代漢，權亦稱帝。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改元，黃武七、黃龍三、嘉禾六、赤烏十三、太元一、神鳳一。共三十一年。

會稽王 名亮，大帝子。即位改元，建興二、五鳳二、太平二，共六年。為孫綝廢。

景帝 名休，大帝子，孫綝立之。改元，永安六年。

歸命侯 名皓，大帝之孫，先封烏程侯。即位改元，元興一、甘露一、寶鼎三、建衡三、鳳凰三、天冊一、天璽一、天紀四。共十七年，降晉，吳亡。遡孫策定江東以來，通八十餘年而亡。

周瑜 字公瑾，廬江人。從家於舒，與孫策同年，友善，推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佐策擊秣陵，破笮融，入曲阿，走劉繇。時年二十四，吳中呼為周郎。策拔皖城，得橋公二女，皆國色。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復進尋陽，破劉勳，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策卒，太妃令權以兄奉之。後以三萬衆從部將黃蓋計，破曹操八十萬衆于赤壁。為偏將軍，卒年三十六。權嘗言公瑾雄烈，膽氣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寡儔，為萬人之英。少精音樂，其有闕誤，必知之。時謠曰，曲有誤，周郎顧。子胤，封都鄉侯，以罪徙廬陵，卒。

魯肅 字子敬，臨淮人。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瑜。瑜許之，薦為陸口守將。權嘗言子敬因公瑾致達于孤，一見便及帝王大略，一快也。後孟德東下，子敬勸孤呼公瑾以衆擊之，二快也。雖勸吾借劉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損其二長。孤常以方鄧禹也。

張昭 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學，善隸書，博覽群書。初為孫策長史，升堂拜母。

加此有之簡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後佐權為軍師受遺輔佐忠蹇方直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傅養老閭巷著書史以權之不及策也為輔吳將軍年八十一卒遺令幅巾素冠歛以時服諡文侯子承以才學知名能甄別人物卒諡定侯昭弟子奮亦為將軍有戰功

張紘 字子綱廣陵人初孫權領會稽太守魏曹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為會稽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為長史待之亞于張昭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為又多著述時陳琳在北得紘與以示人曰此吾鄉張子綱所作後紘見琳武庫賦與書美之琳答曰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顧雍 字元歎吳郡人從蔡邕學琴書為邕所歎因以為字後代孫邵為丞相平尚書事為相十九年卒諡肅侯史稱其依仗素業而將之以智局故能究極榮位子邵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等亞焉風聲流聞遠近稱之年二十七為豫章太守能舉善世以為知人邵子譚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祖父雍卒代平尚書事後坐徙交州

陸遜 字伯言吳郡人權為將軍遜仕幕府權妻以兄策女代呂蒙屯陸口與關羽對境以計圖羽先主率大眾向西界遜將萬人以火攻拔之諸葛亮秉政與吳連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悉令遜與亮語并刻權印置遜所每與蜀書常過示遜有所不安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後代顧雍為丞相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魯王適庶之分權遣中使責遜遜憤恚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史稱其忠誠懇至庶幾社稷之臣矣諡昭侯子抗

步騭 字子山淮陰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太守討平南土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葛瑾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後代陸遜為丞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

孫峻 字子遠少便弓馬受詔輔政誅諸葛恪為丞相大將軍後夢為恪所擊發病卒

孫綝 字子通與峻同祖峻卒為侍中輔政廢主亮立休為丞相權傾人主休密令張布丁奉斬之夷三族

濮陽興 陳留人為孫休丞相休薨廢適迎立孫晧後誅夷三族

陸凱 字敬風遜族子也遷官至左丞相史稱其忠壯質直節概梗梗有大丈夫格業弟亂為交州刺史潔身率下化行殊俗

萬彧 [illegible]被殺

張悌 主晧丞相督將帥沈瑩諸葛靚率兵至牛渚[illegible]晉迎戰兵為晉將周浚敗靚欲遣去使迎悌[illegible]垂涕曰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流後常恐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遁邪[illegible][illegible]

涕而去悌瑩俱為晉兵所殺吳亡靚竄不出晉武與有舊知其在姊琅琊王妃家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逼見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見聖顏誠為慚恨以為侍中固辭歸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綱目書之

呂蒙 字子明汝南人姊夫鄧當為孫策將蒙年十六隨當討賊當呵叱不能止當卒張昭薦蒙代為別部司馬累有軍功後代魯肅守陸口取荊州為南郡太守權常言子明少時孤謂其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畧奇至可次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耳圖取關羽勝于子敬

程普 字德謀右北平人初為州郡吏有容貌計畧善於應對從孫堅討黃巾破董卓從孫策攻取江南州郡從孫權討平不服與周瑜破曹公於烏林走曹仁於南郡遷盪寇將軍卒初以年長凌侮周瑜瑜不與校普後敬服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黃蓋 字公覆零陵人孫堅舉義兵從南破山賊隨策及權擐甲周旋蹈及屠城及赤壁火攻破魏之策蓋所建也山越不賓輒用蓋為守長所在平定

韓當 字義公遼西人以便弓馬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犯危陷敵禽虜孫策東渡從討三郡周瑜破曹公呂蒙取南郡陸遜破蜀軍皆與有功遷至昭武將軍

蔣欽 字公奕壽春人從孫策以功遷盪寇將軍初徐盛收欽屯吏斬之盛常畏欽欽每稱其善論者美焉

周泰 字幼平九江人孫權駐宣城山賊卒至鋒及已交泰投身衛權身被十二創是日無泰權危殆後以功為奮威將軍

陳武 字子烈廬江人年十八長七尺五寸征討有功拜部司馬所向無前後戰死子表為長都鄉侯家財盡于養士太子登為立屋宅

董襲 字元代會稽人長八尺武力過人從策及權征伐以功為偏將軍

甘寧 字興霸巴郡人粗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畧輕財厚養健兒皆樂為用權嘗以比魏張遼

凌統 字公績餘杭人父操從孫策討江夏中流矢死統年十五攝父兵以功為偏將軍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卒二子烈封各數歲權親養於宮客至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

徐盛 字文嚮琅琊人以功領廬江太守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計請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illegible]引軍退

潘璋 字文珪東郡人性博蕩好酒[illegible]飲債主至門輒言後日豪富相還後以功至右將軍粗猛不奉法權原之不問

丁奉 字承淵廬江人以驍勇每出斬將搴旗為冠軍將軍至主休時為大將軍巳上至程普皆江表虎臣孫氏之厚

待也、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人、嘗使蜀、與弟亮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瑾性弘緩、推道理、任計畫。權有大事咨焉。然無應卒倚仗之術。為左將軍、時弟亮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族弟誕又顯名于魏、一門三方為冠蓋、天下榮之。

陸抗字幼節、父遜卒、權以楊笠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漸解。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更繕葺城室、恪入、儼然若新、恪故屯頗壞、自慚。與晉羊祜對境、抗遺祜酒、祜遺抗藥、各飲不疑、時比之華元子反。抗為荊州牧、卒。史稱其直亮籌幹、咸有父風、子晏景玄機雲、

朱治字君理、丹陽人、初從孫堅討長沙三郡、破董卓黃巾有功、佐孫策就袁術、勸策平江東、與張昭奉孫權為吳王、治進見、權親迎、說板交拜。其見異如此。為扶義將軍、領太守事、後以老思鄉土、歸卒、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初治未有子、乞為嗣、以功為右軍師。然氣候分明、內行修潔、終日凜凜、如在戰場。自創業功臣、權意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嘗代呂蒙守荊州、子績亦為將軍、

朱桓字休穆、吳郡人、以功封嘉興侯、為人輕財貴義。兼以强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六親。及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子異代領兵、後為孫綝害、

呂範字子衡、汝南人、從策及權、以功拜揚州牧、好威儀、居處服飾於時侈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而不怪其侈、常以比吳漢。子據、為中郎將、後自殺。已上四人與呂據朱異、皆將領之才也。

嚴峻字曼才、彭城人、少耽學、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為騎都尉。魯肅卒、權令代鎮陸口、峻固許、不閑軍事、至於流涕、世嘉其能以實讓、

程秉字德樞、汝南人、避亂交州、博通五經、權聞其名儒、徵為太子太傅、太子登聘周瑜女、秉迎妃還、

闞澤字德潤、會稽人、以儒顯名、為太子太傅。初魏文帝即位、權問羣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孤恐不能及之、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為丕、此其數也。魏文果七年崩、

薛綜字敬文、沛郡人、為五官中郎、時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闞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奉無以對。後徙選曹尚書、太子少傅、卒。已上四人孫吳儒林。○綜子瑩、字道言、孫皓時領少傅、又為左國史、隨皓入晉、為散騎常侍、卒。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為第一乎、喜曰、孫皓無道、吳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佩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為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觀瑩之處身本末、其四五之間乎、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為威北將軍、遷太傅、後數典征伐、為眾構怨、為孫峻殺、夷三族、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孫策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孫權以為騎都尉、數犯顏諫諍、權不能悅、又性不叶俗、多見謗毀、或有酒失、坐徙丹陽涇縣、又徙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多所著述傳世。史稱古之狂直、權不能容、非曠宇也。○初權為吳王、設賓、自起行酒、翻陽醉、坐失儀、權怒欲殺之、劉基起諫、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于翻何有、基曰、大王躬行仁義、何諭於彼、乃得免、

陸績字公紀、吳人、年六歲、於袁術所懷橘、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曰、欲歸遺母、術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當用武治、績年少、大聲曰、管夷吾相桓公、不用兵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昭等異焉。績博學、至星曆筭數皆究。為鬱林太守、雖有軍事、不廢著述、多傳于世。

張溫字惠恕、吳人、父允輕財重士、為東曹掾、卒。溫少修節操、才藻俊茂、為太子太傅、嘗使蜀、權陰銜其美蜀政、又懼其名稱太盛、眾庶炫惑、恐終不為用、以事斥還本郡、以給廝吏、後病卒、

駱統字公緒、會稽人、年八歲、鄉里飢荒、統為飲食衰少、姊問其故、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由是顯名、後仕吳、隨陸遜破蜀軍、為偏將軍、多所規諫、

陸瑁字子璋、遜弟也、少好學、士夫單貧有依者、積割少分耳、與同豐約、從父績早亡、二子一女、瑁養至長乃別、公車徵拜議郎、能規諫、

朱據字子範、吳人、為驍騎將軍、遭二宮構爭、據與太子太傅吾粲擁護太子、言詞懇至、義形于色、俱左遷、賜死、

賀齊字公苗、會稽人、本姓慶、齊伯父純、漢安時被召、避帝父諱、改齊、以平山越、為威武中郎將、領徐州牧、卒、

全琮字子璜、錢塘人、父柔為桂陽太守、使齋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散用空還、父怒、琮曰、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有倒懸之患、故賑之、父奇之、後以討山越、為左軍師、後賜死、

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代步騭為交州刺史、交州太守士燮卒、子徽懷逆計、岱斬平之、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加賜錢絹。後遷大司馬、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卒年九十六。○始岱親近徐原、常諫岱失、又公論之、或以告岱、岱曰、是我所以貴之也。原卒、岱哀之甚、曰、徐德淵岱

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

周魴吳郡人、為鄱陽太守。吳以諸畧奇計破亂賊。在郡十三年。恩威並行。

鍾離牧會稽人、少躬耕二十餘畝、臨熟、人有認田者、牧讓之。縣長捕之、人懼、以所取稻還牧。牧不受。以此知名。還中書令。屢平山越。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為太常。史稱其公清有節槩。

是儀字子羽、北海人、本姓氏、孔融嘲言氏字民無上、改為是。馬徵拜忠義校尉、親任專管樞機、有清恪真素之稱。

胡綜字偉則、固始人、與是儀徐詳俱與軍國密事、詳數通使命、綜為偏將軍、諸文誥策命、隣國書符、皆綜所造也。

吳範字文則、上虞人、治歷數、知風氣、為太史令、每有災祥、輙數言狀、其術多驗。

劉惇平原人、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為軍師、軍中號曰神明。時皇象工書、嚴武圍棋、吳與為葉、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與善畫、誤落筆作蠅、鄭嫗相人、及範、惇、達、世稱八絕。

趙達河南人、治九宮一筭之術、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征伐每令推步、皆如其言。

滕胤字承嗣、北海人、少有節操、尚公主、為太常、與諸葛恪受遺詔輔幼主。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博覽多聞、兼通藝術。為常侍、時論清之。後為孫皓斬之。

樓玄字承先、沛郡人、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孫皓勅有司求忠清之士、以玄應選、玄侍衛正身率眾、應對切直、徙交阯殺之。

賀邵字興伯、會稽人、為中書令、領太子太傅、奉公真正。與樓玄俱以直言切諫、為孫皓所殺。

韋曜字弘嗣、吳郡人、好學屬文。為太子庶子、遷太史令、與薛瑩華覈周昭梁廣共撰吳書。後為孫皓殺。

華覈字永先、吳郡人、以文學為秘府郎、領右國史。時兵興積寡、俗尚滋侈、覈上疏曰、臣聞上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為己勞也、求其為己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而主失其三望、則怨心生、而功不建。後以微譴免。

韋昭侍中。後為孫皓私憤殺。此下史無傳。

陸景為將軍都督、為晉王濬擊殺。

伍延為江陵都督、為杜預斬。

吾彥建平太守。建平、今歸州也。以晉欲攻吳、請增兵、不從。為鐵鎖橫截江路。後王濬為大炬、灌以麻油、遇鎖燒之、融液而斷絕沉江。彥猶嬰城不下。吳亡乃降。晉武問吳所以亡。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曰、若是何故亡。彥曰、天祿永終、曆數有屬、故為陛下禽耳。帝善之。以為金城太守。

趙咨字德度、為中大夫。初主權歸魏、魏封策為吳王、權遣咨入謝。魏主不問咨曰、吳王何等主。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問其狀。咨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丕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丕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丕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丕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右自漢昭烈章武元年辛丑、至晉咸寧五年己亥、三國分治凡五十九年。自漢亡、閥正統一年。晉代魏十有六年、至太康元年而吳亡、晉為正統、

讀史備忘卷之三終

讀史備忘卷之四

天台范理道濟　編集

西晉司馬姓金德都洛陽四主合五十二年。起乙酉終丙子、

世祖武帝名炎字安世昭之子懿之孫也昭為晉王議立世子以炎髮立委地手垂過膝非人臣之相遂立昭卒炎廢魏帝受禪改元三泰始十、咸寧五、太康十、共二十五年、壽五十五后楊氏

司馬孚太宰　鄭沖太傅　王祥太保　陳騫大將軍　何曾司徒　荀顗司空　石苞大司馬　時謂之八相諺云八公同辰攀雲附翼　司馬望太尉

太康元年吳平罷州郡兵時交州刺史陶璜僕射山濤俱言不宜去武備不聽永寧後盗起州郡不能制遂大亂

惠帝武帝次子名衷字正度后賈氏充女改元七永熙一、元康九、永康一、永寧一、太安二、永興二、光熙一、共十七年壽四十八為東海王越鴆殺是時賈后預政趙王倫等骨肉相殘而亂作矣

初楊駿為太傅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賈后殺之徵汝南王亮為太宰與衛瓘錄尚書事踰年賈后殺之以賈模張華裴頠為侍中並管機要趙王倫殺賈后裴張自為相國纂位倫素無智策事決于孫秀秀自琅琊小吏進為侍中其他厮役亦進爵時諺曰貂不足狗尾續齊王冏等又討倫復帝位為大司馬輔政又為長沙王乂殺

自晉武帝太康元年庚子平吳至惠帝太安二年癸亥天下一統凡二十四年。次年漢劉淵成李雄二國僭號時童謡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是歲琅琊與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琅琊登大位焉

懷帝名熾武帝第二十五子兄弟相殘存者三人帝后梁氏改元永嘉六年為劉聰廢為會稽郡公命青衣行酒被害壽三十

永嘉元年秋以琅琊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業。

愍帝名業武帝孫吳王晏之子洛陽既陷時年十二索綝迎立即位長安改元建興四年降劉聰命青衣行酒洗爵執蓋被害

【公】

王祥字休徵琅琊臨沂人漢王吉之後也性至孝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委以州事化行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官為太尉魏帝幸太學祥為三老天子北面乞言晉武踐位進太保爵為公年八十五卒弟覽字元通仕至光祿大夫初祥得呂虔刀相者曰登三公可佩否則為害祥臨卒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世果多賢興於江左矣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與高柔鄭沖為魏三公晉文為王時曾獨致拜二人猶揖又為晉太傅性豪奢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筯處卒年八十博士秦秀請謚曰繆醜公子劭日食二萬孫綏為尚書令後汰尤甚為東海王越殺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焉

石苞字仲容渤海人饒容儀時諺曰石仲容貌無雙為大司馬幼子崇字季倫穎悟任俠無行檢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諂事賈謐與貴戚王愷羊琇競相侈靡孫秀求綠珠不與以計殺之

裴秀字季彥河東人八歲能屬文時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為司空創制朝儀廣陳刑政多遵用之以為故事時裴王二族為盛人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頠比王戎邈比王玄

衛瓘字伯玉河東人父覬魏尚書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一臺二妙漢末張芝善草書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後遷司空子恒善草隷書時謂漢興草書章帝時杜度後有崔寔稱工羅叔景趙元嗣與張伯英並時見稱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少貧牧羊劉放奇之以女妻焉學業優博圖緯方伎之書無不詳覽羊祜伐吳之謀獨華贊成晉史及儀禮憲章當時詔誥皆其所定為司空時倚任之遂盡忠匡輔雖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皆其功也博聞洽識無與為比時人以方子產後為趙王倫殺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父逵魏豫州刺史充仕魏為中護軍弒逆從晉以功

封公。用荀勗計，以女結婚太子，為司空，專權，貨賂公行。襃作錢神論以譏之。妻郭槐妬忌，無嗣，以外孫韓謐為後，謐亦為趙王倫誅。

魏舒 字陽元，任城樊人，少孤，為外家寗氏所養。寗氏起宅，相者謂當出貴甥。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後為司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家無財。後遜位。時論以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未之有也。卒年八十二。

楊駿 字文長，弘農人，武帝后父，為車騎將軍。太康後，帝耽酒色，請謁公行，而駿及弟珧、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後為太尉輔政。賈后欲預政，憚駿，令孟觀誣之，皆夷三族。

王戎 字濬沖，幼而神采秀徹，視日不眩。官至司徒，以容婿取容。性好利，聚寶積錢，不知紀極，又儉嗇自奉，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數萬，久而未還，女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歡。

劉寔 字子真，平原人，少貧，而傳通。當以世多進趨，著崇讓論矯之。位至太尉，致仕，卒年九十一。清身潔己，行無瑕玷。弟智為穎川太守，有兄風。

王衍 字夷甫，戎之從弟也，神情明秀，善玄言，談老莊。後為司徒，無經國之念，思自全之計，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而已留中，以為三窟。後石勒陷京師，執之，不忍加誅，排墻填殺之。澄字平子，後為敦殺。

索綝 靖少子。愍帝時以衛將軍領太尉任政。後劉曜攻長安，綝先使子說曜曰：若許綝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請以城降。曜先殺其子。及綝同帝降漢主聰，以其不忠，命斬于市。史無傳。

名將

羊祜 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聞。祖續，父衜，皆太守。祜，蔡邕外孫，美鬚眉，善談論。郭奕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為都督荊州軍事，出鎮南夏，以詭計令吳罷守，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勸帝伐吳。卒年五十八。襄陽人於其常遊峴山建碑立廟祀焉，望其碑者墮淚，因名墮淚碑。無子，以兄子篇為嗣。

杜預 字元凱，京兆杜陵人，祖畿，父恕。預尚文帝妹，博學多通，時號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代羊祜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請伐吳。時衆軍會議未決，預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取吳方畧。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功成之後，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自號為左傳癖。嘗醉卧齋中嘔吐，人竊之，見一大蛇垂頭而吐。卒年六十三。子錫為太子中舍人。

王渾 字玄沖，父昶[illegible]司空。渾為[illegible]將軍伐吳，所向克捷，至建業之江北，而王濬已[illegible]，頻表濬不受節制罪狀，時人譏之。後居台輔，聲望日減。

齊有逸才風姿，尚公主，為侍中，然尚豪侈，善解馬性，杜預謂有馬癖。

王濬 字士治，弘農湖人，少不修名行，說乃變節，有大志。常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笑之。後為益州刺史，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及為六筏火炬，燒吳鐵鎖融液，以濟舟師，徑造建業，受孫皓降。不受王渾節制，爭功帝前，不勝忿憤，或徑出不辭，帝亦容之。為撫軍大將軍，卒年八十。時論平吳之功為最。

周浚 字開林，汝南人，隨王渾伐吳，以功封侯，鎮秣陵，賓禮故老，搜求俊乂，威惠並行，吳人悅服。遷侍中。武帝嘗問其宗，答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顗，稱清臣宗。並召用之。三子顗、嵩、謨。○嵩官至御史中丞，為王敦殺。

孟觀 時泰雍氏羌齊萬年反，張華薦觀沈毅有文武才，討之，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大破獲之。史無傳。

劉弘 字和季，沛國人，有幹畧政事之才，為荊州刺史，平張昌之亂，遂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務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及卒，士女嗟痛，若喪所親。

荀勗 字公曾，漢司空爽曾孫也。初仕魏，晉武時為中書監，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諍，故始終全其寵。及遷尚書令，或賀之，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然惠帝之立，賈后之進，皆其計也。時論以此譏之。二子遷字道玄，闓字道明。時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

山濤 字巨源，河內人，為吏部尚書，每一官缺，輒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凡所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後拜司徒，固乞骸骨。使者乃卧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污官府乎。輿歸卒。

裴楷 字叔則，秀之從弟也，少與王戎齊名，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帝嘗卜世數多少，既而得一，不悅。楷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乃大悅。後為中書令，加侍中。

裴頠 秀子，字逸民，辭論豐博，稱為言談之林藪。周弼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為僕射，以王衍之徒清談，乃著崇有論以矯其弊。博通多聞，兼明醫術。後為趙王倫殺。

鄭袤 字林叔，滎陽人，父有高名。袤少孤，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為不亡矣。泰始中以為司空，不受，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受詔譬旨，徐公曰：三公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固辭。

劉毅 字仲雄，東萊掖人，幼有孝行，清謝為司隸校尉，京師肅然，人方之諸葛豐。武帝嘗問曰：朕方漢何帝也。對曰：桓靈。帝曰：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

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曰桓靈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子暾有父風為左丞正色立朝三臺肅然

傅玄 字休奕北地人少孤貧博學為司隸校尉與崔洪俱清厲骨鯁臺閣生風子咸風格凝峻弗隱家聲以御史中丞轉司隸校尉多所彈正風化

崔洪 字良伯博陵人高祖寔著名漢代洪以骨鯁不同於俗為御史朝廷憚之時為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鷂在北為鷹

唐彬 魯國鄒人伐吳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時論高之初監軍位缺武帝以太守揚宗及彬問文立立曰彬多財欲而宗好酒帝曰財欲易足而酒者難改遂用彬

王沉 字處道太原晉陽人好書善屬文仕魏高貴鄉公親待號為文籍先生帝告以欲攻司馬昭而沉馳白昭帝為昭廢以功封侯尋遷尚書時論以其不忠於主薄之

劉卞 字叔龍東平人本兵家子為左衛率以賈后有害太子遹意問張華欲廢賈后奉太子入朝錄尚書事華不從謀洩以卞為雍州刺史卞飲藥死

郭舒 字稚行鄉人范晷宗人郭景咸稱舒為後來之秀後以直諫王澄王敦衆論壯之為梁州刺史卒

樂廣 字彥輔南陽人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言風流者三公為首時王澄胡毋輔之等亦皆任放為達或至裸體者廣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官至尚書令

和嶠 字汝南西平人有盛名為中書令見太子不令諫武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鄙荀勗為人然家豐富擬于王者而性至吝杜預謂其有錢癖

武陔 字元夏沛國人位至開府儀同三司二弟韶字叔夏位至散騎常侍茂字季夏位至尚書俱有時譽以志存魏室被害天下傷之

任愷 字元褒樂安博昌人尚魏明帝女晉國建為侍中惡賈充為人每裁抑之後以奢侈為賈充毀失職

劉頌 字子雅廣陵人世為名族同郡雷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為祖守廷尉在職詳平時以比張釋之

閻纘 字續伯巴西人以直言忠讜為漢中太守史稱其不護細行而懷慨多大節

阮籍 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為步兵校尉好莊老嗜酒能嘯善琴而任情不羈敗亂風俗從子咸字仲容為始平太守咸子瞻字千里為太子舍人孚為黃門侍郎從子修為鴻臚丞孚族弟裕為臨海太守皆有時名而任達不拘史各有傳

嵇康 字叔夜譙國銍人早有奇才遠邁不群博覽無不該通與魏宗室婚為中散大夫與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

王戎為竹林之遊時稱竹林七賢康為司馬昭殺以

向秀 字子期河內懷人好老莊位至散騎常侍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

劉伶 字伯倫沛國人容貌甚陋而好酒肆情作酒德頌以自見

謝鯤 字幼輿陳國陽夏人父衡仕至國子祭酒後為豫章太守莅政清肅

胡毋輔之 字彥國泰山人為樂安太守酣飲不視事少有高名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為太尉王衍所暱號為四友

畢卓 字茂世新蔡人為吏部郎嗜酒任放

羊曼 字祖延太傅祜兄孫也任達頹縱好飲為臨淮太守卒

光逸 字孟祖樂安人時胡毋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體閉室酣飲逸不得入便於戶外脫衣露頂于狗竇中窺之大叫遂入飲時人謂之八達

庾敳 字子嵩潁川人為軍諮祭酒有重名為縉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後與王衍同為石勒所殺

郭象 字子玄好老莊而清言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東海王越任為主簿

庾純 字謀甫學為世儒宗歷河南尹以賈充奸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又以面折賈充免官復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

皇甫謐 字士安幼名靜安定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從居新安不好學所後叔母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二十何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對之流涕謐始力學博綜典籍百家之言自號玄晏先生屢舉不就多所著述

摯虞 字仲洽京兆人少事皇甫謐博通著述不倦為太常卿遭世亂素貧遂以餒卒時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云

束皙 字廣微元城人漢疏廣之後以避難去疏之足姓焉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皙嘗為邑人請雨而應時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束長生以張華舉官至尚書郎

王接 字祖遊河東人才調秀出嘗注公羊春秋舉為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

郤詵 字廣基單父人博學多才不拘細行以對策上第遷雍州刺史武帝嘗問曰卿自以為何如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為之笑

阮种 字德猷陳留人少有殊操何曾舉對策天下第一轉中書郎為平原相政尚簡惠

華譚 字令思廣陵人博洽有口辯為鄉里所重以對策上第官至廬江內史政嚴而與世多忤轉秘書監卒

袁甫字公胄、淮南人、好學、為松滋令、在衍問曰、稱名能辨、豈知壽陽以西恒旱、以東恒水乎、甫曰、其東是吳人、亡國之音哀以思、思足強邪、一朝失職、積憂成陰、陰積成雨也、西是中國、新平強吳、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少有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太康末、與弟雲入洛、張華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顧榮以國多難、勸其還吳、機負其才望、不從、成都王穎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將二十萬人、與長沙王乂戰於鹿苑、機軍敗、穎怒以有異志、收之、機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遂被殺、時年四十三、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拔木、平地尺雪、人以為陸氏之冤。

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嘗與荀隱會於張華座、華曰、今日勿可常談、雲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雲又曰、既開青雲睹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為清河內史、大將軍右司馬、與兄機弟耽為平東祭酒、同被殺、雲從父兄喜、亦有文名于時、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幼有盛才、文章宏富、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行止同車接茵、京師謂之連璧、位至散騎

常侍、

潘岳字安仁、滎陽人、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為河陽令。轉給事黃門侍郎、負才性輕躁、與石崇等諂事賈謐、俟其出、望塵而拜、與孫秀有隙、遂誣岳與崇為亂、誅之、夷三族、從子尼、字正叔、父滿、平原內史、以學行稱、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弟協、字景陽、俱有俊才、文章齊名。載為著作佐郎、協為河間內史、見世亂、屏居草澤、守道不競。卒于家、弟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時稱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謂張不及埅也、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靜默有遠志。時氏羌蜂擾中國、乃作徙戎論上、不能用、未十年而五胡亂華。時人服其深識、轉官太子洗馬、

孫楚字子荊、太原人、才藻卓絕。多所陵傲、年四十參石苞軍事、為馮翊太守。卒、子纂、孫統綽、統秀屬文、有祖父風、家會稽、

孫綽字興公、少與許詢俱有高尚之志、沙門支遁問綽、君何如許、答云、高情遠致早已服膺。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作天台山賦、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嘗與習鑿齒行、綽在前、顧謂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習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官至著作郎、文為當時之冠。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年十三、能屬文、為武陵太守、

馬隆字孝興、東平人、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為虜所沒、河西斷絕、隆請平之。以功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加於隴右。封侯。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少肆情、為鄉曲所患、與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謂之三害、處後知之。除獸與蛟、改行仕吳、入洛為御史中丞、糾劾不避寵戚。氏人齊萬年反、使擊之、處知兵少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遂戰死。處三子、玘、靖、札。札至都督、靖兄子懋、清流亭侯、懋弟筵、吳興內史、筵弟贊、武康縣侯、贊弟縉、都鄉侯、玘子勰、烏程公、札一門五侯、吳士莫比。

解系字少連、濟南人、與二弟結、育、並以清得譽、後為趙王倫、并妻子殺之、弟結官至御史中丞、亦被殺、結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活何為。亦坐死、廷議革舊制、女不從坐、自此始。

張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之後、少有幹局、官至御史中丞、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為尚書郎、善草書、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曰、會見汝在荊棘中。後河間王舉兵、與賊戰死。少子綝、

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見者以為玉人。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俊爽有風姿、每見玠、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王澄有高名、每聞玠言、嘆息絕倒、時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妻父樂廣有重名、人以為婦公冰清、女婿玉潤。為太子

洗馬、卒年二十七、時人以玠被看殺、

山簡濤子、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永嘉初為征南將軍、鎮襄陽、時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常遊飲、輒醉、名池曰高陽池、時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強家在并州、簡愛將也、於是父老追思劉弘矣、

李密字令伯、犍為人、一名虔、事祖母以孝聞、至洛、張華問安樂公、對曰、可次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成敗一也。又問、亮教令何碎、曰、昔舜與皋陶相與言、故得簡大、孔明與言者無己敵、是以碎耳、還漢中太守、自以無援、寓意詩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

王裒字偉元、城陽人、父儀為晉文司馬、被殺、裒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隱居教授、徵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攀栢悲號、後盜起、裒戀墓不去、為賊害、

許孜字季義、東陽人、二親沒、負土建墓。每悲號、鳥獸翔集、列植松柏亙六里、時有鹿犯松栽、孜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于所犯松下、孜作冢、埋于墓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又埋之、人號其居為孝順里。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也、少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

俱亡，次兄毗復殆，父母兄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疫勢歇，家人乃返，毗病得差，袞亦無恙，始知疾癘不相染也。

劉殷 字長盛，新興人。曾祖母王氏，冬思堇，殷時年九歲，求澤中慟哭，忽覩地得堇斛餘。又嘗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掘之，銘曰：七年粟百石，賜孝子劉殷。果食七年。妻張氏亦以孝聞。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仕劉聰，為太保。

王延 字延元，西河人。九歲喪母，泣血三年。繼母卜氏，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仕劉聰，聰死，遇害。

嵇紹 字延祖，康之子也。為侍中。時成都王穎反，惠帝北征敗績，百官潰散，唯紹以身捍帝，被害帝側，血濺帝衣。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浣也。

嵇含 紹從子，為中書侍郎。惠帝北征，被殺。

王育 字伯春，京兆人。初太守杜宣命育為主簿，俄而宣左遷為[illegible]杜令任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育執刀叱曰：我府君以[illegible]弃降，出如日月之蝕耳，何敢辱吾君乎！由是知名。

韋忠 字子節，平陽人。初裴頠、張華辟，俱不至。乃問之，忠曰：張華華而不實，裴頠欲而無厭。後以身捍太守陳楚，賊舍之，忠負以歸。

辛勉 字伯力，狄道人。為侍中，隨懷帝至平陽。劉聰欲用之，不屈，命人以藥酒試之，勉引酒將飲，為使止之。聰真其節，築室居之，年八十卒。

劉敏元 字道光，北海人。永嘉之亂，同縣管平年七十，為賊執，敏元謂曰：此公孤老，請以身代。賊義而俱舍之。後敏元仕劉曜，為中書侍郎。

劉沈 雍州刺史。時河間王顒反，詔沈討之，戰敗被獲。沈曰：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葅醢之戮，其肯如薺。顒怒，斬之。

譙登 譙周之孫，居巴西。父為成太守，馬脫所殺，登詣劉弘請兵復讐，弘表為梓潼內史，攻斬脫，食其肝。至是為成主雄獲，不屈，乃殺之。

庾珉 王儁 皆侍中，侍懷帝降劉聰，以帝被辱，不勝悲憤，與帝俱為聰殺。

麴允 左僕射，同愍帝降，帝拜于前，允伏地慟哭，聰怒，囚之，允自殺。聰拜為車騎將軍。

吉朗 御史中丞。以愍帝出降，嘆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面目君臣相遇，北面事賊虜乎？遂自殺。

辛賓 尚書郎。以愍帝被辱，抱帝大哭，被劉聰殺。以上七人皆以忠義死節，史逸其傳。

杜軫 字超宗，為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去官，如初至。遷尚書郎。

王宏 字正宗，王粲之孫。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屋宇，躬自教示。遷河南、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為苛碎。為司隸校尉，檢察士庶，[illegible]

服，婦人至褰衣於路，論者以為謬妄。

曹攄 字顏遠，譙國人。為臨淄令，辨孝婦之冤獄，時號聖君。

潘京 字世長，武陵人。弱冠辟主簿，善談論，有機辨。

范平 字子安，錢塘人。太康中徵不起，卒，謚文貞先生。孫蔚有書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百餘人，蔚為辦衣食。

文立 字廣休，巴郡人。蜀時進太學，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為顏回，陳壽、李虔為游夏，羅憲為子貢。泰始初，為散騎常侍。

徐邈 東莞人。少與鄉人臧壽齊名，下帷讀書，不游城邑。謝安舉為中書舍人，與范寧皆為帝所任。寧以正直為王國寶讒，守遠郡，邈為自安之計，官至中書侍郎。

成公綏 東郡人。少有俊才，詞賦甚麗，張華每見其文，歎服以為絕倫。

左思 字太沖，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為氏。思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為三都賦，構思十年成，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趙至 代郡人，寓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貧賤，世亂流離，汝後能如此否？至感母言，力學欲以立名榮養。太康中，母亡，以志不就，痛哭歐血而卒。

褚陶 字季雅，錢塘人。吳平，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睹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岳之寶不匱矣。

王沉 字彥伯，高平人。少有俊才，為時豪所抑，仕郡文學，不得志，作釋時論以嘲時，遂不復仕。

張翰 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初與賀循不相識，偶遇言合，不告家人，同舟入洛。見世變，因秋風起，思吳中蓴鱸，遂歸。

羊琇 字稚舒，景獻皇后從父弟也。武帝幼時聲論不及弟攸，琇密為畫策，察時政所宜損益，預記以備訪問。帝立，累遷散騎常侍，與機密。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元凱乃復以連榻坐客邪！遂不坐而去。然時譏其豪侈。

孫登 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寓于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好讀易，撫一絃琴。文帝使阮籍往觀，與語不答。從游三年，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識真，所以全其年。子才多識寡，難免於世。籍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詩曰：昔慚

郡下今覌孫登淡不知所終社中吳語後莫知所之

董京 不知何郡人初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孫楚歎款能

夏統 字仲御會稽人幼孤貧以孝聞母病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以下並至浮橋統時在船曝藥不顧賈充就而問會稽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諸公相謂曰若不游洛安見是人

范喬 字伯孫陳留外黃人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與之五歲祖母告喬喬執硯涕泣九歲力學李銓書論揚雄才學優于劉向喬著劉揚優劣論恂恂率道累舉不就

董養 字仲道浚儀人永嘉中洛陽城東北地陷有二鵞出焉養謂劉鯤阮孚曰可深藏矣乃與妻子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魯褒 字元道南陽人元康之後傷時貪鄙乃隱姓名著錢神論畧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illegible]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京邑衣冠疲勞講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此觀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褒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陳訓 歷陽人少好秘學尤善風角所言咸驗

戴洋 吳興長城人為人短陋無風望妙解占候祖約鎮譙四月庚辰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後十月三日石勒騎果到後庾亮鎮武昌問洋曰武昌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立宮城至己酉還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人心有數不可改也

淳于智 字叔平濟北人能易筮善厭勝之術時鮑瑗家多喪病貧會智筮之卦成曰君安宅失宜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入市門數十步有一人持荊馬鞭買懸此樹三年當得財瑗如其言後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二十餘萬病者亦愈

鮑靚 字太玄東海人明天文河洛書為南陽太守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百餘歲卒

吳猛 豫章人少有孝行夏月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後丁義授以神方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

羊耽妻 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明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為太子抱毗項曰辛君知我喜否毗歸以告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其不昌乎後子琇為鍾會參軍戒之曰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會至蜀反琇竟以全歸從子祜嘗送錦被燕其華反還之

杜有道妻 嚴氏字憲京兆人年十八嫠居子植女韡並孤憲教以禮度女適傅玄植從兄預為刺史被誣徵還憲與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果然

王渾妻 鍾氏字琰魏太傅繇之曾孫數歲能文博覽記籍生濟及湛湛妻郝氏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重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

愍懷太子妃 王氏衍女也字惠風太子既廢居于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泣而歸行路為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惠風拔劍曰吾太尉女皇太子妃義不為逆胡所辱遂被害

東晉都建康十一主合一百四年。起丁丑 終庚申

中宗元皇帝名睿宣帝曾孫琅琊恭王之子愍帝遇害群臣勸立改元三、建武一、太興四、永昌一、共六年 壽四十六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崩、

明帝名紹元帝長子母荀氏后庾氏在位三年改元一太寧 壽二十七、

成帝名衍明帝長子五歲即位庾太后臨朝后杜氏預孫女 改元二、咸和九、咸康八、共十七年、二子丕奕在襁保壽二十二、時司徒王導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壼輔政

康帝名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后褚氏即位三年改元一建元 壽二十二、時庾冰何充輔政參錄尚書事

穆帝名聃字彭祖康帝子二歲立褚太后臨朝改元二、永和十二、升平五、共十七年、壽十九后何氏準女 無嗣時會稽王昱為輔國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

哀帝名丕、成帝長子、為琅琊王、即位、改元二、隆和一、興寧三、共四年、壽二十五、后王氏、濛女、時桓温為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

帝奕、成帝幼子、即位六年、后庾氏、冰之女也、改元太和、為桓温廢為東海王、壽二十五、

簡文帝名昱、元帝少子、為會稽王、温迎立、九閲月而崩、改元咸安、壽五十三、

孝武帝名曜、字昌明、簡帝第三子、十歲即位、褚太后臨朝、后王氏、改元二、寧康三、太元二十一、共二十四年、後為張貴人以被蒙其面而弑之、壽三十五、時謝安録尚書事、安卒、琅琊王道子入用、

安帝名德宗、武帝太子、昏愚、口不能言、寒暑飢飽不辨、飲[illegible]

興皆非己出、后王氏、改元三、隆安五、元興三、義熙十四、共二十二年、義熙以後十四年、則劉裕為政之日也、後為裕使人以散衣縊殺、壽二十七、

元興二年、桓玄稱帝、遷安帝於潯陽、次年劉毅等誅玄反正、

恭帝名德文、安帝弟、即位、后褚氏、劉裕進爵為宋王、廢帝為零陵王、在位一年、崩、改元元熙、為裕弑帝、壽三十九、

晉臣

王導字茂弘、大夫覽之孫也、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帝初為安東將軍、導為謀主、勸帝禮人望顧榮賀循以結人心、又用中州避亂人士桓彝等與圖國事、荊楊晏安、及帝登尊號、命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乃止、進位司空、時謂江左管夷吾、然終無復中原之心、君子之論不能慊也、四子、悅為中書侍郎、○洽子珣、為桓温掾、温軍務悉委焉、曰王掾當作黑頭公、官至散騎常侍、卒、珣弟珉為中書令、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後如璞言、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少與祖逖以雄豪著名、位至大將軍都督、進太尉、與段匹磾約為兄弟、討石勒、後為匹磾縊殺、兄輿為東海王越長史、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徙家潯陽、少為縣吏、舉孝廉、初從劉弘破張昌、後為荊州刺史、討蘇峻之亂、進太尉、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人不能欺、自南陵至于白帝數千里中、道不拾遺、時梅陶評其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卒謚曰桓、

郗鑒字道徽、高平人、少以儒雅著名、位至司空侍中、子愔、愔子超、超字嘉賓、愔事天師道、超奉佛、愔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取、超一日中盡散親故、叅桓温軍事、時王珣為温主簿、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温懷不軌、超為之謀、謝安嘗詣温論事、超卧帳中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後為中書侍郎、謝安嘗與王文度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耶、

庾亮字元規、美姿容、善談論、而好老莊、為護軍將軍、受遺輔幼、政事一決于亮、先王導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以此失人、又徵蘇峻為大司農、峻

遂反、幾危社稷、成帝時為司空、出鎮武昌、卒、何充曰、埋玉樹於地中、使人情何能已、

陸玩字士瑤、吳郡人、時王郗庾三良卒後、玩為侍中司空、嘆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後卒、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子納、官至左民尚書、

蔡謨字道明、陳留人、世為著姓、父克、為吏部郎、荀藩之徒畏憚、謨拜太常、康帝時遷侍中司徒、謂所親曰、將為後代所哂、固辭、二年不拜、卒于家、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少有重名、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許詢桑門支遁游處、高卧東山、時稱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後為桓温司馬、温嘗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温留其幘、曰令司馬著幘、進轉中書監録尚書事、進太保、建昌公、病篤、曰桓温在時、常懼不全、忽夢乘温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温輿者、代其位、今十六年、歲在酉、吾不起乎、卒謚文靖、時人比王導而文雅過之、張南軒評其傑出東晉人物、子混尚帝女、官至尚書僕射、

劉裕初劉牢之引為參軍、後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擒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崔浩以為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為太尉、滅秦姚泓、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聞劉穆之卒、恐根本無托、歸朝、長安為夏據之、裕為宋公、受相國九錫之命、

祖逖 字士稚，范陽遒人。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及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至州，大興攻討，黃河以南盡為晉土。進為鎮西將軍。欲清冀朔，會朝廷遣戴若思為都督，遂怏怏發病卒。

周訪 字士達，汝南人。初為縣功曹，陶侃為散吏，相結，以女妻侃子瞻。渡江後位至安南將軍，智勇過人，為中興名將。二子：撫、光。撫子楚，楚子瓊，瓊子虓，字孟威，為西夷校尉，為苻堅執，抗辭不屈。初陶侃微時失牛，父老謂曰：牛眠山汙中，葬後位極人臣。復指一山，當世出二千石。侃尋牛，因葬之，以所指別地與訪，葬父，皆驗。

荀晞 字道將，山陽人。太傅東海王越辟晞為大將軍，督六州，以嚴刻殺戮，號為屠伯。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人號小苟酷於大苟。志盈肆欲，俱為石勒所殺。

段匹磾 初與劉琨誓翼戴晉室，為幽冀并州縱軍將軍、幽州刺史。城為後趙石虎陷，見虎，曰：我志在滅汝，不幸至此。虎素與匹磾結為兄弟，即起拜之。後以不屈被殺，史逸其傳。

劉喬 字仲彥，南陽人。以誅楊駿、賈謐，封安眾男，官至鎮東將軍。孫柳，官至尚書左僕射。

謝玄 字幼度。父奕，字无奕，安之兄也。時苻堅率眾號百萬，次于淮肥，詔求[illegible]武良將，安舉玄。郗超聞而嘆曰：安違眾舉親，明也。拜[illegible]武將軍，率眾八千渡肥水決戰，堅中流矢，眾遁走，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轉左將軍、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學顯名，亞于玄，時稱南北二玄。玄子瑍，瑍子靈運。

劉牢之 字道堅，彭城人。沉毅多計畫，為謝玄參軍，領精銳為前鋒，與苻堅兵戰，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復為王恭司馬，執恭以降，代為都督青兗七州軍事。後叛從桓玄，尋悔，自縊死。

劉毅 字希樂，彭城沛人。性剛任，沉斷，與劉裕、何無忌破桓玄，以功封南平郡公，都督荊寧秦雍軍。初桓玄于南州起齋，號盤龍，毅少時字也，至是遂居之。後與裕不相推伏，裕以其貳己攻之，為王鎮惡所襲，毅自經死。

何無忌 東海人。少忠亮任氣。鎮北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酷似其舅。以破桓玄，為江州刺史、鎮南將軍、安成郡公。後與盧循戰敗，呼其下曰：取我蘇武節來。麾軍力戰，握節死之。諡忠肅。

顧榮 字彥先，吳國人。祖雍，吳丞相。與二陸同時入洛，時號三俊。嘗與同僚宴，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人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趙王倫敗，榮為長史，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元帝時為散騎常侍。

紀瞻 字思遠，秣陵人。初為尚書郎。及長安不守，與王導勸進，帝不許，使瞻去御座，瞻叱曰：帝座上應星宿，敢動者斬。帝踐位，為尚書右僕射。瞻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

賀循 字彥先，會稽山陰人。父邵，為吳中書令，孫皓殺之。循為當世儒宗，為太常，朝廷疑滯皆咨之。後為太子太傅，固讓不許。疾篤，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皆拜，時以為榮。

戴淵 字若思，廣陵人。少遇陸機入洛，船裝甚盛，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見知非常人，在船遙曰：卿才器如此，乃作劫邪。遂感悟流涕。機薦之，官至驃騎將軍。王敦至石頭城，帝令見敦，敦問曰：吾此舉，人以為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稱其能言，殺之。

周顗 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為忤。及王敦舉兵，被殺。敦素憚顗，每見顗輒面熱，雖冬月扇面不休。

卞壼 字望之，濟陰人。父粹，字玄仁，兄弟六人並登宰府，時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為尚書令，以匡正為己任。後率軍與蘇峻力戰死，時年四十八。二子眕、盱以父沒赴賊，同死。時稱曰：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

邵續 字嗣祖，安陽人。續初附石勒，以其子乂為督護，既而歸晉，勒殺乂。續為晉平原太守，遷冀州刺史。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妙解天文。後又為石勒所執，殺之。

溫嶠 字太真，有識量，能屬文，威儀秀整，善於談論。初參劉琨軍事，又為王敦左司馬。敦逆謀，討之。後為江州刺史、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時蘇峻反，要陶侃同赴國難，侃辭為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於嶠，遂斬峻，平其亂。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始安公，卒諡忠武。江州士庶聞之，皆相顧而泣。

楊方 字公回，少好學，為司徒王導參軍，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為高梁太守。著五經鈎沉，更撰吳越春秋。

薛兼 字令長，丹陽人。少與顧、賀、紀瞻、閔鴻齊名。入洛，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後領太子少傅。自祖綜至兼，三世傅東宮，談者美之。

劉隗 字大連，彭城人。少有文翰，為丞相司直。王敦作亂，隗攻之不捷，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別。隗至淮陰，為劉遐襲，奔于石勒。隗伯父訥，有人倫鑒識，為司隸校尉，于時字王喬，位至司徒長史，有美譽。

刁協 字玄亮，渤海人。為左僕射。時朝廷草創，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諮焉。後王敦構逆，遂為人所殺，送首于敦。

郭璞 字景純，河東人。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有郭公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

荃之術讖災轉禍通致無方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為尚書郎後為王敦殺

桓彝 字茂倫譙國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為宣城內史與將軍俞縱俱為蘇峻將韓晃所殺子五人溫雲豁秘冲

劉超 字世瑜琅邪人為右衛將軍時勲兵超光為義興太守義興人隨超罔絕其衆術衛覽為言子營

庾翼 字稚恭亮弟也風儀秀傑時杜乂殷浩並有才名而翼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世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溫總角之中便期以遠畧後為都督代亮鎮武昌

桓冲 字幼子小名買德父彝亡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乃以冲為質羊主曰不欲為質愛養買德郎也及冲為江州刺史出射羊主於堂邊看冲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

桓伊 字叔夏譙國人與謝玄破苻堅功封侯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遷江州刺史護軍將軍

鍾雅 字彥胄長社人為侍中蘇峻逼遷車駕石頭城雅與劉超步侍左右帝年八歲雖在難超猶啓授孝經論語俱為峻弟遜殺

孫惠 字德施廣陽人為東海王越軍諮祭酒每造書檄應命立成皆有文彩

陳頵 字延思陳國人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閭曰使容車馬訢笑而從之後位至梁州刺史

葛洪 字稚川丹陽句容人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號葛仙公以其鍊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自號抱朴子年八十一尸解去

王湛 字處冲司徒渾之弟也初有隱德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兄子濟才氣抗邁於湛畧無子姪之敬後聞其言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帝嘗問濟癡叔誰比濟曰臣叔山濤以下魏舒以上官至汝南內史

王承 湛子有重譽渡江名臣王導衛玠輩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

王述 承子字懷祖少襲父爵年三十未知名人或謂之癡王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謂癡也後為揚州刺史

王坦之 字文度述之子也少與郗超齊名時稱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坦之敦儒教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著廢莊論後為中書令出鎮廣陵子忱嘗詣舅范寗寗曰卿風流俊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范汪 字玄平少孤依外家庾氏博學多通為徐兗二州刺史坐免官後至姑熟桓溫以其遠來詣己曰范公來可作太常及至溫謝其遠至汪曰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溫失望

范寗 字武子父汪寗少博學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寗以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著論非之官至中書侍郎○時侍中王國寶

甯之甥也甯疾其阿諛國寶讒出甯為豫章太守

劉惔 字真長沛國相人祖宏字終嘏兄粹字純嘏弟潢字冲嘏並有名中朝時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惔少清遠好莊老為丹陽尹卒孫綽誄曰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以為名言

張憑 字長宗吳郡人祖鎮蒼梧太守憑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問阿翁詎宜以子戲父邪後舉孝廉官至御史中丞

韓伯 字康伯潁川人少清和其舅殷浩曰康伯居然是出群之器潁川庾龢稱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強正吾兒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百之矣位至太常

王允之 字深猷父舒丞相導之從弟也允之總角從伯敦飲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已醒聞之恐疑己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汙鳳照視見吐不復疑之允之還京以其謀白舒舒即與導報上後允之以討蘇峻功封侯

王彪之 字叔武導從子也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官至尚書令與謝安共輔政正色立朝安每咨決焉

虞嘯父 會稽人[illegible]有素行官至光祿大夫王導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卿乎

何充 字次道廬江灊人王導妻之姊子也方檗有器局導卒與庾冰參錄尚書事冰謀立康帝充議不合帝立二公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充答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若如臣議不睹升平之世帝銜之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充與弟準崇信佛氏謝萬云二郗諂道二何佞佛充卒贈司空

諸葛恢 琅邪人少知名時恢與蔡謨潁川荀闓俱字道明時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恢位至侍中

殷浩 字深源陳郡長平人父洪喬為豫章太守浩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子周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浩擅歷名累辭徵辟時人比之管葛徵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簡文在藩引為心膂以抗桓溫假節北伐敗績溫請廢為庶人浩少與溫齊名溫嘗曰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也至是溫語人曰吾少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

孔愉 字敬康山陰人少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號三康為會稽內史在郡三年棄官居山陰郡人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

孔坦 字君平愉從子也為侍中孔奕愉之族父為全椒令孔群愉之從秉有志尚官至中丞史各有傳

謝尚 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携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

為別傾四席，賓莫不嘆異。及長，王導比之王戎。後為鎮西將軍，鎮壽陽。從弟安，安子琰，琰子混，為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誅。

謝萬 字萬石，安弟也，雖才器不及安，而善自衒曜。為從事中郎。子韶，字穆度。時謝氏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朗子重，亦有才名。重子絢。萬石弟，少患面瘡不愈，夜有物來舐其瘡，隨差，舐處甚白，時稱謝白面。聚歛無厭，取譏于世。

王羲之 字逸少，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飄若游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後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少與王述齊名而不協，及述顯，恥為之下，稱病去郡。年五十九卒。七子，凝之亦工草隸。史評王羲之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

王徽之 字子猷，羲之第三子。性卓犖不羈，為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好竹，常指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子楨之，為大司馬長史。

王獻之 字子敬，羲之最幼子也。少有盛名，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人評其書骨力不如父，而頗有媚趣。

許邁 字叔玄，丹陽句容人，好修煉導養之術。王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

朱伺 字文仲，安陸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

毛寶 字碩貞，陽武人。初從討蘇峻有功，為廣江太守，後守邾城，為石季龍陷，突圍赴江溺死。

朱序 字次倫，義陽人。初以梁州刺史鎮襄陽，秦將符丕來攻，序母韓登城，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城中女丁邪築城二十餘丈。西北角果崩，保新城，人謂夫人城。後序為秦執歸。秦王堅大舉來寇，肥水之敗，先遣序來說，序私謂謝石曰：秦兵未集，不如速擊之。會秦兵少却之，序在陣後呼曰：秦兵敗矣。眾遂大奔，序遂歸晉。

陳壽 字承祚，巴西人，為著作郎。撰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但以覓米之故，不為丁儀立傳，以父髡之憾，而短諸葛亮之將略，識者少之。

王長文 廣漢郪人，少以才學知名。

虞溥 字允源，高平人。察孝廉，為鄱陽內史，為政嚴而不猛，大修庠序，風化大行，有白烏集于郡庭。

王隱 字處叔，陳郡人。父銓，好著述，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卒。隱受遺業，為著作郎，所著不及其父。

虞預 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博學多著述，官至著作郎。

孫盛 字安國，太原人。祖楚，為馮翊太守。盛博學，善言名理。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著晉春秋，辭直而理正，有

良史才。官至給事中。

干寶 字令升，新蔡人。博覽，以才器為著作郎。嘗著搜神記三十卷。

習鑿齒 字彥威，襄陽人。博洽，以文章稱。為桓溫主簿。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才，與鑿齒初相見，曰：彌天釋道安。鑿齒答曰：四海習鑿齒。時以為佳對。

顧和 字君孝，少有清操，位至尚書令。

袁山松 少有才名，善樂歌。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歌行路難，聽者流涕，時人謂之三絕。後為吳郡太守，孫恩亂被殺。

江逌 字戴道，陳留圉人。參殷浩軍事，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于足，群雞散集敵營，火發軍亂，因擊取勝。從子績，為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

車胤 字武子，南平人。好學，不常得油，夏月練囊盛螢火以照書，讀焉。初為桓溫主簿，至吏部尚書。以元顯用事驕恣，白其父道子欲禁抑之，元顯知之，以胤間其父子，胤自殺。

王雅 字茂達，東海郯人。為太子少傅，至左僕射，任遇過其才。

王恭 蘊之子，定皇后之兄也。性抗直，美姿儀，人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都督青兗等州軍事。好佛道，後與殷仲堪舉兵反，被誅，臨刑猶誦佛經。

殷仲堪 陳郡人，能清言。嘗游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溝起為岸，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仲堪因問岸焉，對曰：是名為洲，君將為州。累為荊州刺史。史稱其奉天師道，而急行仁義。後反，自殺。

顏含 字弘都，琅琊人。少有操行，以孝聞。累遷侍中、吳郡太守。時論者以王導帝師，百僚宜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歎曰：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致仕二十年，卒，年九十三。

何琦 字萬倫，十歲喪父，事母孜孜色養。初仕為郡主簿，後親亡，歎曰：所以仕者，實利微祿來養，今無怙恃，豈可復塵黷清朝哉。遂隱不交人事，耽翫典籍。卒年八十三。

易雄 長沙人，為舂陵令。王敦作逆，雄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後為敦執，不屈，殺之。

羅企生 字宗伯，豫章人。為殷仲堪參軍。仲堪為桓玄敗，人無不詣玄，企生獨不往，營理仲堪家，為桓玄所害。

辛謐 隴西人。初為散騎常侍，有高名，歷劉石之世，徵不起。至是，魏主閔備禮徵為太常，謐不食而卒。

沈勁 洛陽守將，城為燕陷，被執，神氣自若。慕容恪欲宥之，將軍慕輿虔曰：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遂殺之，贈東陽太守。

吉挹 魏興太守，城為秦陷，不食死。秦王堅嘆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己于後，吉祖沖閉口而死，何晉多忠臣也。孟威母

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從師，日誦千偈，義亦自通。西域諸國咸服神儁。後符堅聞之，欲迎之，乃遣呂光伐龜茲，光見其年少，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後卒于長安。

陶侃母 湛氏，豫章新淦人。侃少為潯陽縣吏，嘗監魚梁，以坩鮓遺母，母封鮓以書責曰：爾以官物遺我，乃以增吾憂也。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徹自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供饌，逵聞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虞潭母 孫氏，識鑒過人，蘇峻為亂時，潭守吳興，假節徵峻，以孫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後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卒謚定夫人。

周顗母 李氏，字絡秀，汝南人，少時在家，顗父浚為將軍，出獵遇雨，止其家，父兄不在，絡秀與一婢宰羊，具數十人之饌，而不聞人聲，浚使人覘之，獨見一女子，後因求為妾，生顗及嵩、謨，後並列顯位，李嘗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好乘人之弊，嵩抗直，皆非自全之道，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少字也，後果如其言。

王凝之妻 謝氏，字道韞，爽之女也。嘗內集，俄而雪驟，叔父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顧氏，時稱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有林下人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並傳。

韋逞母 宋氏，世以儒稱，幼喪母，其父養之，授以周官，後秦符堅幸太學，憫禮樂遺闕，博士盧壺對曰：竊見太常韋逞母傳其父業，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堅乃就其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帳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

竇滔妻 蘇氏，始平人，名蕙，字若蘭。滔符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廻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

王敦 字處仲，導之從父兄也。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時潘滔見敦曰：敦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初與弟導輔中興，時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每酒輒詠魏武帝樂府曰：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以如意敲唾壺為節，壺邊盡缺。永昌元年，舉兵以討劉隗為名，復以沈充、錢鳳為謀主。敦無子，養兄含子應。明帝知敦為物情所畏，乃詐言敦死，討鳳、充，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時敦已死，發其屍斬首，含父子為荊州刺史王舒沉于江。

桓溫 字元子，彝之子也，生未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使啼，曰：真英物也，故名曰溫。而有七星，劉惔曰：溫眼如紫

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成帝女。庾翼薦伐漢，平之，為征西大將軍，伐秦，至霸上，糧盡還，又克洛陽，修山陵，威鎮西北，每經王敦墓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後諷朝廷加己九錫，謝安等聞其病篤，緩其事，卒。

桓玄 字敬道，溫之孽子也，年二十三始仕，補義興太守，嘆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棄官歸，後平殷仲堪等，為都督，舉兵入京師，殺道子等，加相國楚王，進九錫，遷安帝於潯陽，僭稱帝，改年建始，右丞王悠之曰：此趙王倫僭號。又改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將兵戰，潰，玄欲奔蜀，為益州督護馮遷所殺，時年三十六，自篡至敗，凡八十旬矣。

蘇峻 字子高，長廣掖人，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峻率所部數百家泛海南渡，元帝嘉之，以為鷹揚將軍，討王敦有功，進爵為歷陽內史，威望漸著，有異志，明帝崩，庾亮政，徵峻為大司農，遂反，與祖約謀為亂，以討庾亮為名，與王師戰，捷，入臺城，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溫嶠、陶侃起兵討之，為侃部將斬之，遂平。

孫恩 字靈秀，琅琊人，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師事錢塘杜子恭，傳其妖術，泰誅，恩逃于海，聚眾陷會稽等八郡，為臨海太守辛景破之，恩赴海死，以恩妹夫盧循為主，後為刺史杜慧度敗，亦投水死。

[illegible] **漢** 國大 **劉淵** 字元海，學兼文武，姿貌魁奇，初為左賢王。其先南匈奴冒頓之後，以漢甥冒姓。晉惠帝永興元年據平陽僭號，紀[illegible]元元熙、永鳳、河瑞，卒，謚高祖。子和立，弟聰弒而代之，改[illegible]元嘉平、建元、麟嘉，聰卒，子粲立，為臣靳準弒。劉曜自立[illegible]改元光初，為石勒滅。晉成帝咸和四年亡，凡四主，合二十六年。

涼 國小 **張軌** 安定人，初晉懷帝永嘉六年，涼州主簿馬魴說軌遣兵翼戴帝室，輔秦王業，至愍帝建興二年為晉太尉、涼州牧，卒。子寔嗣，據涼州，紀[illegible]建興，寔卒，弟茂立，卒，子駿嗣，駿卒，子重華立，卒，子曜靈立，為張祚廢，自立，祚被殺，立張玄靚為王，後又為張天錫弒，自立，前秦伐之，天錫面縛降晉。烈宗太元元年國亡，凡九主，合七十六年。

成 國小 **李特** 巴西人，初以流民衆入蜀，據廣漢，晉刺史羅尚斬之，其弟流代領其衆，流死，弟雄入成都，晉惠帝永興元年僭稱，紀[illegible]建興、晏平、玉衡，雄卒，子班立，李越弒，立弟期，改[illegible]玉恆，為[illegible]李壽弒，自立[illegible]改[illegible]漢興，壽卒，子勢立，改[illegible]太和、嘉寧。晉穆帝永和三年，晉將桓溫伐，出降，國亡，凡六主，合四十三年。○范長生，主雄丞相，博學多藝能，近百歲卒，蜀人奉之如神。

趙 國大 **石勒** 上黨人，從漢攻晉，後據襄國，滅漢、晉，大興二年僭號，改[illegible]太和，卒，子弘立

改元延熙為石虎弒自立改元建武太寧虎卒子世立其兄遵弒之自立又為石鑒弒立石閔又弒鑒自立復姓冉收國號魏石祇又自稱帝襄國改元永寧次年魏盡滅石氏晉穆帝永和七年亡七主凡三十四年〇張賓勒謀主為右長史卒勒慟哭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以程遐代每論事不合勒歎曰右侯捨我去豈非酷乎因流涕弥日

燕 國小 **慕容皝**

鮮卑人自晉成帝咸康三年稱王十五年卒子儁立僭稱帝建元元璽元壽卒子暐立改元建熙晉帝奕太和五年為秦符堅執而國亡凡三主合三十七年〇慕容恪主儁太宰專錄朝政從浩以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〇

秦 國大 **符健**

畧陽氏人自晉永和七年僭號稱王紀元皇始次年稱帝都長安卒子生立改元壽光為東海王堅弒自立改元永興甘露建元共二十八年為後秦王姚萇所弒符丕稱帝晉陽改元太安次年為西燕擊殺符登立改元太初為後秦殺之子崇立改元延初元年為西秦兵敗死晉穆帝太元十九年亡凡六主合四十四年〇王猛字景畧北海人隱居華陰聞晉桓溫入關被褐捫虱而談當時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以溫不渡灞水而還溫徵之不就後符堅徵用自謂如玄德之於孔明一歲中五遷官至寢疾堅為祈禱少瘳赦殊死以下堅親至猛第訪以後事比死塟之如漢霍光故事謚曰武魏崔浩以猛之治國符堅之管仲

後秦 國大 **姚萇**

赤亭羌人為秦將自晉孝武太元九年據長安僭號紀元白雀建初卒子興立改元皇初弘始卒子泓立改元永和為晉將劉裕伐出降斬之晉義熙十三年亡凡三主合三十四年

西燕 國大 **慕容冲**

為秦平陽太守起兵于晉烈宗太元十年即位于阿房紀元更始為左將軍韓延弒立將段隨慕容永襲破之改元中興又六年為後燕主垂執斬之二主共八年〇

後燕 國大 **慕容垂**

皝第五子為秦將自晉孝武太元九年叛秦據中山稱帝紀元建興卒子寶立改元永康為臣弒長樂王盛立改元建平長樂被弒叔父熙立改元光始馮跋弒之立其養子高雲改元正始頭又弒雲自立改元太平晉義熙三年國亡凡五主合二十七年〇

西秦 國小 **乞伏國仁**

鮮卑人初為秦將軍叛據隴右金城自晉孝武帝太元十年自稱單于紀元建義卒弟乾歸立改元太初降秦八年自秦逃歸復稱王紀元更始被弒乞伏熾盤立改元永康建弘卒子慕末立改元永弘宋元嘉八年為大夏主定執歸殺之國亡凡四主合四十三年

後涼 國小 **呂光**

畧陽氏人初為秦將平西域殺涼刺史梁熙奪其地據姑臧自孝武帝太元十一年紀元大安稱王改元麟嘉龍飛卒子紹立庶兄纂弒而代之改元咸寧二年呂超又弒纂而立其兄隆改元神鼎晉安帝元興二年降秦而涼亡四主凡十八年

南涼 國小 **禿髮烏孤**

河西鮮卑別種呂光以為河西都統自晉安帝隆安元年據廣武僭稱王建元太初卒弟利鹿孤立改元建和卒弟傉檀立改元弘昌嘉平為乞伏熾盤襲執歸殺之晉安帝義熙十年國亡凡三主合十八年

南燕 國小 **慕容德**

皝少子初為北燕慕容垂冀州牧據廣固自安帝隆安二年徙滑臺稱王紀元建平更名備德卒兄子超立改元太上晉義熙六年為晉將劉裕執送建康斬之國亡凡二主合十三年

西涼 國小 **李暠**

狄道人漢將軍廣十六世孫也初為北涼敦煌太守自晉安帝隆安四年叛涼據姑臧自稱公紀元建初卒諡武昭王子歆立改元嘉興為北涼王蒙遜所戰殺之弟恂立改元永建宋永初二年蒙遜屠敦煌殺李恂國亡凡二主合二十二年〇

北涼 國小 **段業**

初為涼建康太守沮渠蒙遜以地歸之叛涼據張掖自稱建康公紀元神璽天璽為沮渠蒙遜弒改元永安稱王改元玄始義和卒子牧犍立改元永和後魏主燾弒之始晉隆安元年終宋元嘉十六年凡三主合四十三年〇

北燕 國小 **馮跋**

長樂信都人與高雲殺慕容熙推雲為主又與弒雲而自立義熙五年據昌黎僭號改元太平跋卒弟弘殺跋子翼自立僭號改元太興為魏主達所滅奔高麗後見殺凡二主合二十八年〇

夏 國小 **赫連勃勃**

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淵之族也據朔方統萬城今夏州東晉義熙三年僭號改元龍昇鳳翔昌武真興卒子昌立改元承光卒昌弟定立改元勝光宋元嘉八年擊北涼為吐谷渾所執送魏大武滅之凡三主合二十五年

讀史備志卷之四 終

天台范理道濟 編集

南朝

宋姓劉，都建康，八主，共六十年。（起庚申，終己未，）

武帝名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人，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隨晉東遷，史於晉陵丹徒之京口里，與何無忌劉毅定計誅桓玄，為將相二十餘年。廢晉帝，即位三年，改元（永初）壽六十七、

少帝名義符，武帝太子，年十七即位，改元（景平）二年，居喪無禮，遊戲無度，徐羨之傅亮謝晦廢為營陽王而弒之，壽十九、

文帝名義隆，武帝第三子，即位改元（元嘉）歷三十年，後為太子劭弒，壽四十七，宋政治獨元嘉二十八年號為小康。

自晉惠帝永興元年甲子，至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己卯，五胡紛爭，凡一百三十七年。

孝武帝名駿，文帝第三子，初為武陵王，與沈慶之舉兵討劭，即位改元二（孝建三，大明八，）共十一年，壽二十五、

前廢帝名子業，孝武子，年十六，即位改元（景和）十一月為下弒、

明帝名彧，文帝第十一子，廢帝為左右壽寂之弒，推立，改元（泰始七，泰豫一，）共八年，時晉安王子勛反伏誅，帝盡殺兄之子安陸王等十三人，孝武二十八子，於此盡矣，壽三十四、

後廢帝名昱，初明帝無子，以宮人賜嬖人李道兒生昱，改元（元徽）

四年，為蕭道成陰結左右楊玉夫等弒之、

順帝名準，明帝第三子，年十歲立，蕭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改元（昇明）三年為蕭道成廢為汝陰王，徙之丹陽而弒之，宋亡。

齊姓蕭，都建康，七主，合二十三年。（起己未，終辛巳，）

高帝名道成，字紹伯，蘭陵人，居晉陵武進縣，宋昇明三年自為相國，進爵齊王，遂受宋禪，改元（建元）壽五十四，史稱清儉深沉，有大量，博學能文。

武帝名賾，高帝太子，時褚淵王儉輔政，永明十一年，壽五十四、

鬱林王名昭業，文惠長子，為太孫，改元（隆昌）蕭鸞弒之、

海陵王名昭文，文惠太子第二子，改元（延興）元年為蕭鸞弒、

明帝名鸞，高帝第三子也，改元（建武四，永泰一，）共五年，壽口十、

東昏侯名寶卷，明帝子，改元（永元）三年，蕭衍兵至，王珍國張稷等斬首送衍，壽十九、

和帝名寶融，明帝子，蕭衍迎立，改元（中興）二年為蕭衍廢為巴陵王，尋從沈約言弒之、

梁姓蕭，都建康，四主，合五十五年。（起壬午，終丙子，）

武帝名衍，字叔達，與齊同宗，為相國，進爵梁王，遂受齊禪，改元七（天監十八，普通七，大通二，中大通六，大同十一，中大同一，大清三，）共四十八年，壽八十六，史稱其博學能文，僻好佛法，後為侯景所逼餓死、　自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庚寅至梁中大通六年甲寅，南北二朝並

立。凡九十九年。

簡文帝名綱，武帝子，改元大寶二年，為侯景廢弒之，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景又廢棟，自稱漢帝。

元帝名繹，武帝子，與王僧辯、陳霸先誅侯景，即位于江陵，改元承聖三年，魏遣于謹執歸殺之，立昭明太子之子詧，是為後梁，都江陵，改元大定凡七年，傳子巋，改元天保凡二十四年，傳子琮，改元廣運三年，降隋。

敬帝名方智，元帝子，陳霸先迎立，改元紹泰一太平一共二年，為陳霸先廢為江陰王，弒之，梁亡。

陳姓陳，都建康，五主，合三十三年。起丁丑，終己酉。

武帝名霸先，字興國，吳興人，受梁禪，改元永定，史稱其為政務崇寬簡，自奉惟瓦器，後宮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在位三年，壽五十七。

文帝名蒨，武帝兄昭烈王長子，改元天嘉六天康一共七年，壽四十五

廢帝名伯宗，文帝子，改元光大二年，為安成王廢。

宣帝名頊，即位改元太建，在位十四年，壽五十二。

後主長成公，名叔寶，宣帝長子，改元至德四禎明二共六年，為隋兵所逼，身投于井，以繩引之，乃與張麗華、孔貴嬪同束而上，隋將韓擒虎執之以歸，陳亡。

自梁中大通六年甲寅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戊申，各國紛爭凡五十五年，隋混一。

宋臣 劉穆之 字道和，東莞人，世居京口，初為帝府主簿，帝征伐，穆之常居中畫策，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內總朝政，外供軍旅，內外諮稟，決斷如流，目覽詞訟，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並應酬，不相參涉，悉皆贍舉，為太尉司馬丹陽尹，卒贈侍中司徒，後以佐命元勳，追封南昌郡公，諡文宣。 徐羨之 字宗文，東海郯人，累遷太尉左司馬，留副貳穆之，帝即位為司空錄尚書事，受遺輔政，後以專權廢主自縊死。 傅亮 字季友，靈州人，父瑗為安成太守，與郗超善，超見亮幼與兄迪，謂瑗曰：卿小兒名位遠逾于兄，然保家終在大者。迪後終五兵尚書，亮善文辭，累遷中書令，帝有受禪意而難于發言，亮悟，請至都徵帝入輔，先具禪位詔書，使晉恭帝書，以功封建成縣公，專典詔命，後以擅權廢立被誅。 檀道濟 高平人，世居京口，從帝平京城，累遷太尉參軍，帝北伐，又為前鋒，徑進洛陽，中原感悅，長安平，以佐命封永修縣公，使西伐，上問策于道濟，答曰：昔臣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畧明練，殆難與敵，然戎事恐非所長，必未陣而禽晦，軍果潰，後北畧，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至歷城糧盡，乃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故魏軍不敢復追，全軍而反，雄名大振，進位司空，鎮壽陽，至文帝時，以疑忌召入朝，其妻向氏曰：高世之勳，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被收，道濟氣盛，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遂有飲馬長江之志。○其腹心薛彤、高進之，時人比之關張。 王鎮惡 北海人，祖猛，仕符堅，任兼將相，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猛曰：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故名鎮惡。年十三而符氏敗，寄食澠池人李方家，後隨叔父曜歸晉，讀諸子兵書，騎射非長，而縱橫善果斷，從帝拒盧循，輕襲劉毅，平江陵二十日後，大軍方至。及北伐，行龍驤將軍，領前鋒，破武牢，次潼關，率水軍自河入至渭橋，棄艦登岸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粮並已逐流，宜死戰，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撫慰初附，於灞上奉迎帝，至及還，留鎮惡以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與義真鎮長安，後與沈田子爭功，被殺，田子亦以專殺斬焉。 朱齡石 字伯兒，沛人，有武幹，又練吏職，累遷益州刺史，為元帥伐蜀，蜀平，封豐城侯，徵為雍州刺史，督關中諸軍事，鎮長安，賊陷被殺，弟超石亦果毅，以軍功為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侯。

毛修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王鎮惡死、代為安西司馬、桂陽公義眞兵敗、為赫連勃勃所禽、赫連滅、入魏仕為太官令、初北人言修之勸魏侵邊、後得還、具相申理、上意乃釋、**朱修之**字恭祖、義興人、鎮滑臺、固守、為魏將執歸、魏帝嘉之、以為雲中鎮將、妻以宗室女、泛海至東萊、孝武初、累遷刺史、加都督、**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元嘉中、以叅軍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侵之規、帝曰、聞玄謨言、使人有封狼居意、及大舉北侵、以為寧朔將軍、圍滑臺二百餘日、魏主引兵南下、直至瓜步、邑里蕭條、元嘉之政遂衰、玄謨為之也、復為刺史、加都督、卒年八十二。○時蕭道成為宋明所疑、勸魏遣書結玄邈、其長史房叔安諫止之、發道成謀反、道成即位、懷其忠正、拜為前將軍、叔安字子仁、清河人、**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襲父牢之任、封武崗縣男、以伐蜀無功、免官、贖罰復、長孫長人、俱有圖、宋武意、貽書敬宣、敬宣發其謀、帝曰、阿壽故為不負我。**劉粹**字道沖、沛郡蕭人、族兄毅貳于帝、而粹盡心事焉、官至雍州刺史、加都督。○宗人劉伯龍少貧、及歷位尚書左丞[illegible]慨然召左右、將有所營、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遂止。**胡藩**字道序、豫章人、叅帝府軍事、以平司馬休之、克慕容超、廣固功、封山陽縣男、卒謚壯侯、**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歷刺史、監四州軍事、徵為吏部尚書、子惠蒨、蒨子介、善屬文、介子引、為金部侍郎、以善書為時所重、介族兄琛、與梁武有舊、梁建國、為御史中丞、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以栗擲上、正中面、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呼為宗老、**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宋武敬皇后兄也、仕晉為助教、仕宋為太常、弟熹、熹子質、字含文、文帝以為徐兖刺史、加都督、魏太武南下、遣質北救、悉力守盱眙、魏攻三旬、不克還、時嘉其固守。**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太常裒之玄孫也、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學博贍、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時從叔謝混、風華為江左第一。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晦次兄瞻、字宣遠、嘗作喜霽詩、族弟靈運寫之、混詠之、王弘以為三絕。**謝裕**字景仁、晦從父也、幼為從祖安所知、累遷至大司馬左僕射、世矜嚴整、唆居宇淨麗、弟純、純子朏。○朏字玄暉、文章清麗、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来無此作也。又好獎善、曰無惜齒牙餘論。為齊隨王鎮西功曹、至尚書殿中郎、**謝方明**裕從祖弟也、默格自居、雖暗室無惰容、從元恩有重名、唯歲節朝拜而已。時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湊、其不至者、唯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及混等誅、後造穆之、大悅、白武帝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子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嘗于永嘉西堂思詩不就、忽夢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以為有神助、非吾語也。**謝靈運**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瑍、位秘書郎、玄嘗曰、我乃生瑍、瑍兒何為不及我。靈運幼便穎悟、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于延之、深密則不如也。性豪侈、車服鮮麗、襲封康樂公、出為永嘉太守、不得志、肆意遊遨、歲餘稱疾歸會稽、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為娛、尋山陟嶺、幽峻莫不備登、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又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子鳳、鳳子超宗。○超宗初隨父嶺南、元嘉末得還、宋文見其文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後為義興太守、坐免、詣東府門自通[illegible]、高帝謂坐客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子幾卿、時號神童、年十二、補國子生、王儉曰、謝超宗為不死矣。為軍師長史、北侵、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前謝以著奇功、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于前徐、後謝何必愧于前謝、勉默然。史稱謝氏自晉雅道相傳、景恒、景仁以德素傳、奕、景懋、景先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己之度、玄暉藻繢之奇、靈運江右獨振。各擅一時、可謂德門矣。**謝弘微**名密、晉西中郎萬曾孫、景仁從子也、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繼從叔峻、峻父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居在烏衣巷、時謂烏衣之遊。曜等才冨、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獎為微子、常曰、阿遠剛躁負氣、阿容博而無檢、曜仗才而持操不篤、晦自智而納善不周、至于微子、吾無間然。子莊。○莊字希逸、七歲能文、宋文帝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孝建元年、為主將軍、嘗作鸚鵡賦、時袁淑文冠當時、見莊賦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子朏。○朏字敬沖、十歲能文、莊曰、真吾家千金、仕為袁粲長史、粲性簡峻、時人方之李膺、宋明帝嘗勅朏與謝超宗從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趨入、朏曰、君處臣以禮、不入。時兩稱之、以比王陽王尊。累遷侍中、及齊受禪、以病去位、不起。**王弘**字休元、晉丞相導曾孫也、為尚書僕射、領選、弘既人望、動循禮法、及書翰儀體、人皆依倣、謂之王太保家法。曾孫融。○融字元長、幼警慧、齊武時、從叔儉有儀同之授、融贈詩及書、儉甚奇之、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後宴命融為曲水詩序、當時稱之。後魏使宋弁求觀之、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illegible]

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衛鄴製無以遠匹相如仕至秘書丞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為宋文帝鎮西長史及少帝廢迎文帝議者致疑曇首固勸上行及即位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子僧綽有忠直僧綽子儉

王儉字仲寶生而父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幼篤學人或稱之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袁粲見之曰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樑氣矣餘事見齊下子慈○慈子泰字仲通仕梁為秘書丞賦詩文不加點○慈弟志字次道仕齊為東陽太守善艸隸志弟輯○輯子筠字元禮一字德柔七歲能文沈約以為類外祖袁粲謂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累遷太子洗馬貌狀寢小長不滿六尺而少擅文名好抄書又論家門集云史傳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而范蔚宗云崔氏彫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輯弟彬○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齊名時語曰三真六草天下為寶

王彧字景文宋文嘗垂綸天泉池良久不獲或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耳○銓字公衡與弟錫時人以為玉昆金友○錫字公嘏為太子洗馬與秘書郎張纘為昭明太子游狎情兼師友

王弘之字方平家在會稽上虞仕晉為司徒主簿性好山水兄敬弘官至尚書僕射宋武以太子庶子宋文以散騎常侍召弘之俱不就謝靈運箋曰會稽既豐山水是以嘉遁多居之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成先業若遺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韶之字休泰敬弘從祖弟也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經不輟家人誚曰何不耕曰我嘗自耕耳仕著作佐郎父偉之為烏程令

王准之字元曾晉尚書僕射彬玄孫曾祖彪之位尚書令祖臨之父訥之並御史中丞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至准之四世為御史中丞准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曰卿准解彈事耳准之正色答猶差卿世載狐筆○史稱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至陳亡之年淮流寶竭罷時人物埽地盡矣斯興亡之兆有前定矣

王懿字仲德太原人年十七與兄叡字元德同起義兵以北伐為前鋒有功累遷刺史加都督三臨徐州威德並著進號鎮北大將軍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人楚大夫屈到後也以戰功進爵為侯佐守荊楚二十餘年

感信甚著後以制督諸軍北伐無功免官○到溉字茂灌與兄沼弟洽俱知名時任昉為御史中丞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溉官至吏部尚書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世以為譏

垣崇祖字敬祖略陽垣護之弟子也時魏侵壽春崇祖起小城引肥水破其衆齊高以其自擬韓白為不虛也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為龍驤將軍破劉胡遂平江陵興世家臨沔水初生門前忽起洲漸大而興世位方伯

袁湛字士深陽夏人與弟豹並為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兄子玄女妻湛仕晉至太尉兼司空尚書豹子淑○淑子陽源仕宋文為太子率左衛太子劭召為逆不從被殺孝武贈侍中太尉諡曰忠憲兄洵○洵子顗字國章仕前廢帝為吏部尚書出為雍州刺史以帝被廢欲奉晉安王即大位為薛伯珍斬流尸于江從弟粲

袁粲字景倩以幼孤祖名曰愍孫初為東海太守著妙德先生傳以自況仕至尚書僕射中書令領丹陽尹愛好虛遠無經世才不肯當事及齊高革命恥事二姓圖匡復赴石頭城夜為戴僧靜所往奮前欲斬子最叫抱父乞先死粲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壟永就山丘僧靜乃併斬之

袁昂字千里顗之子也顗敗藏于沙門沙門將以出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仕齊為吳興太守梁武兵起獨拒境建康城平舉哀慟哭召至梁武曰朕遺射鉤卿無自外尋遷侍中吏部尚書謂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用卿為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之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為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至尚書令○在朝蹇諤入其門者號為登龍門子居正居正子樞樞弟憲字德章仕陳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兄樞為僕射至是憲為僕射臺省目為大小僕射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宋武仕晉東征孫恩過靖宅靖晝臥有神人謂曰起天子在門靖遽出見帝延入結交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為託及帝即位累遷侍中左光祿大夫子靈運為著作郎孫琇之仕齊至臨海太守在任清約靖子臻臻子幼孫幼孫子奐○奐字休文仕陳為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不之官俸祿分贍孤寡號曰神君

孔琳之字彥琳山陰人仕晉為太尉桓玄西閤祭酒持論正據不苟附玄弟琛之琛之子邈邈子覬○覬字思遠少骨鯁仕至黃門侍郎從江夏內史性嗜酒而明曉政事醒判決無滯時稱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

仕至侍中。**殷景仁**陳郡人。文帝時與王華、王曇首、劉湛並為侍中、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與劉湛相構毀。湛曰、引之令入、便噬人。乃稱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中十數。及收湛、復起領揚州刺史、事月餘卒。或云見劉湛為祟。

褚彥回名淵、河南陽翟人。父湛之、為丹陽尹。淵襲爵、歷位尚書吏部郎、美姿貌、善容止。時以方何平叔。廢帝山陰公主請為侍、淵侍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名重于時。時任遐以其兆有奇才、不能貞固。後果事齊、進司徒侍中。時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賁字蔚先、甚愧父淵附齊、位至侍中、左右尚書。○炤字彥宣、彥回從父弟也。召為國子博士不拜。以兄身仕二代、拜司徒、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之曾孫也。以剛直補御史、出為豫章太守。以吏部尚書徵廓、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自此以上、固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不受、乃為祠部尚書。少子興宗。

蔡興宗幼為父廓所重、謂有己風、故以興宗為名為字。累遷吏部侍郎、轉尚書。時孝武好狎侮群臣、惟憚興宗方嚴、不敢侵媟。王耽之曰、昔蔡豫章在相府、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今尚書可謂能負荷矣。明帝崩、受顧命、由僕射為征西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曾孫凝、仕陳、為吏部侍郎、有祖風。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人。累遷吏部郎、告休定省、須朝送別、父叔度喚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執衡當朝。遠長權柄、親故一無所為、既以此致怨、亦以此見稱。為中書令、卒贈司空、謚簡穆。子偃、偃弟子點。

何點字子晳、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絶昏宦、好遨遊、時號游俠處士。宋徵為太子洗馬、齊累徵中書侍郎、梁徵侍中、並不受。弟胤。○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仕齊累遷中書令、辭位、居會稽若耶山雲門寺。初二兄求點俱隱、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求曰東山、謂之何氏三隱。梁武詔為特進光祿大夫、固辭、勅給白衣尚書、又辭。○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仕至吏部尚書、以清白稱。書有一狂客姓閭求官、問為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遙遙華胄。子敬容字國禮、仕梁、累遷吏部尚書、改尚書令、詳悉舊事、尊顯儀資、然通苞苴餉饋、為時所鄙。

張裕字茂度、吳郡人、有吏能、為會稽太守。子演、位太子中書舍人。四弟鏡、

永、辯、岱俱知名、時謂張氏五龍。鏡少與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自此不復酣叫。○永字景雲、仕至刺史、加都督。○岱字景山、仕為三王府諮議。或曰、主王既幼、執政多門、而岱每緝和公私、云何能致。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納以禮、悔吝何及焉。○緒字思曼、岱兄子也。仕至中書令。子充、能清言、世謂狂充。○永子瓌、仕至光祿大夫。子率、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有虞訥見而詆之、率更為詩、託云沈約、訥便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瓌子稷、弑齊東昏侯、仕梁為中書令。梁武嘗捋其鬚曰、張公可畏人。後被殺。

張邵字茂宗、裕之弟。初為武帝府參軍、至刺史都督。長子敷、累為中書郎。敷小名檀、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檀何如梨。答曰、梨是百藥之宗、檀何敢比也。○暢、邵兄褘子也。褘為晉琅琊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宋武封藥酒一罌付褘、使加酖毒。受命、褘道自飲卒。暢為安北長史。子融弱冠有名、道士陸修靜以白鷺羽麈尾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後作海賦示顧顗之、顗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足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又善玄義。齊高愛之、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帝嘗出太極殿、融入、弥時方至。帝問何遲、答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曰、何忽來忽去。融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聞有道而去。其機捷多類此。仕至廬陵太守。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歷侍中、度支尚書、徙太常。宋武甚愛之、而短于為政、故不得在政事。官復領國子祭酒。好為文章、有集行世。父甯、子曄。

范曄字蔚宗、為秘書丞、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至于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時魯國孔熙博學、有縱橫才志、又善天文、因曄甥謝綜結于曄、熙以言動曄、欲謀立義康、事覺被誅。

徐廣字野人、東莞人、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為著作郎、撰晉史四十二卷、表上之。○時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騫我寒士、無聞于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宜以見惠。紹不與、後為法盛竊書、紹無蕪本、于是遂行何書。

鄭鮮之字道子、榮陽開封人。累遷御史中丞、性剛直。時宋武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惟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時人謂為格佞。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人、累遷中書侍郎、註陳壽三國志、鳩集傳記、廣增異聞、奏之、上曰、

世期為不朽矣。子駰註司馬遷史，與松之並行于世。駰子昭明，累官内史，歷郡清勤。子子野，居喪墓所，有白兎白鳩馴擾其側。曾祖松之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而沈約撰成宋書。子野乃為宋畧二十卷，為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居註。

何承天 東海郯人。母徐廣姊也，聰明博學。承天幼漸訓義，累遷御史中丞，好奕棋，頗用廢事，又善彈箏。上賜以局子及銀箏，曰：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曾孫遜，字仲言，八歲能詩，范雲見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與孝綽並稱，時謂何劉。

顔延之 字延年，琅邪人。妹適劉穆之，初為負才，為傅亮所疾，為始安太守。謝晦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今御為始安，可謂二始。官至金紫光祿大夫。辞采與謝靈運齊名，顔遲而謝速。又嘗問鮑照，答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人以為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顔謝焉。子竣，字士遜，累官吏部尚書，容貌及謝莊，代領風姿甚美，賓客喧訴，歡笑答之。人言顔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後至丹陽尹、中書令，賜死。

沈懷文 字思明，吳興人。孝武朝為侍中，以直諫賜死。三子淡、深、冲，仕宋歷齊，皆為御史中丞，晉宋之所未有也。

周顒 字彦倫，晉左光祿大夫顗七世孫也。音辭辯麗，長于佛理。隠鍾山，王儉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菜食何味最勝，顒曰：初春早韭，秋末晚菘。仕為國子博士，兼著作郎。始著四聲切韻行于時。子捨仕梁為吏部郎，預機密二十餘年，與徐勉同參國政，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

劉湛 字弘仁，南陽人。常自比管葛。累遷侍中，譖殺檀道濟，後為領軍。潛結彭城王義康，擅權威傾内外，與義康俱伏誅。

庾悅 字仲豫，潁川鄢陵人，晉太尉亮曾孫也。為江州刺史，加都督。初劉毅家京口，酷貧，詣悅曰：今年未得子鵞，豈能以殘炙見惠？悅不答。至是毅表解悅都督，悅頃以刺史鎮豫章，少日卒。

顧琛 字弘瑋，吳郡人，晉司空和之曾孫也。琛母孔氏，孫恩為亂，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邑里，得活者衆，生子皆以孔為名焉。琛仕宋為吳郡太守。

顧覬之 字偉仁，吳郡人。為山陰令，山陰劇邑，覬之御繁以簡，邑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而事理，莫能尚也。歷湘州刺史。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多負責，覬之誘出文券一廚，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綽懊歎彌日。乃作定命論示之。孫憲之，為建康令，甚得人[illegible]，下飲酒者醇者，號顧建康。仕齊為内史，轉吏部郎[illegible]

祖覬之嘗為吏部，于庭植嘉樹，曰：吾為憲之植耳。至是果驗。

羊欣 字敬元，南城人。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愛之。欣嘗夏月着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弟徽被知武帝，帝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即授欣。累遷，兩為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其山水，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轉官，遂辭不拜。

羊玄保 南城人，仕武帝，歷丹陽尹，廉素寡欲，至吳郡太守。

沈演之 字臺真，吳興人，歷位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兄子坦之，仕齊為都官郎。坦之子顗，好著述，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賓客填咽，顗不至其門。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顗兄昂，一名顒，為始安令，俱有名。

江湛 字徽深，元嘉末徵為侍中，選吏部尚書，家貧，餉一無所受。遇澣衣，稱疾經日，見衣成，然後起。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從為劭殺。子恁，恁子斆，袁粲見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累遷都官尚書。子蒨，蒨子紑，紑子總，見陳臣下。

江秉之 字玄叔，歷陽考城人。為山陰令，御繁以簡，名與顧覬之相踵。遷臨海太守，人或勸其營田，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沈慶之 字弘先，吳興武康人。兄敞之為征虜參軍，慶之往襄陽省兄，與從子竟陵太守伯符隸到彥之，及檀道濟北伐。道濟為之。文帝、孝武時屢破蠻有功，王玄謨伐魏之役，慶之力諫以為非計，卒如所言。累官鎮北大將軍、太尉，為廢帝疑忌，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死。子文叔位侍中，亦飲藥死。文叔子昭明位秘書郎，亦縊。文叔且死，謂弟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後文季竟族攸之，以復怨。武帝嘗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當時著其對。累遷侍中、左僕射，後亦被害。

沈攸之 字仲達，慶之從父兄子也。累功為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蓄士馬，資用豐積，遂反，悉銳攻郢州，敗還江陵，求至城，已為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與子文和俱自經死。

宗慤 字元幹，南陽人。幼時，叔父少文問其志，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少文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以軍功為振武將軍，竟陵王誕反，誑其衆云：宗慤助我。及慤至，討之，繞城呼曰：我宗慤也。事平，入為右衛將軍。

柳元景 字孝仁，河東解人。孝武時為尚書令，自將帥當朝，理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前廢帝凶德，欲謀廢立，事泄被殺，于姪死者數十人，唯少子承宗嗣，宗在孕獲全，後追贈太尉，謚忠烈。元景弟子世隆，仕至尚書左僕射。世隆次

子僎，仕齊為散騎常侍，仕梁為相國，世隆從父弟慶遠，仕梁至刺史，加都督。

殷孝祖 陳郡人，前廢帝時為兗州刺史。時四方反叛，孝祖外甥荀僧韶說入朝，進號冠軍將軍。後以戰中流矢死。

劉勔 字伯猷，彭城人。初為鬱林太守。明帝崩，受顧命，守尚書僕射，戰死。子悛為領軍將軍、侍中。繪仕齊，歷中書郎，掌詔誥。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彌為清綺，而繪文采與麗。時為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中也。子孝綽。

劉孝綽 字阿士，少七歲能文。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為廷尉卿，携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御史中丞到洽劾之云：携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梁武改妹字為姝，免。孝綽辭藻為時所宗，文集數十萬言行于時。兄弟及群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有也。

薛安都 河東汾陰人，世為強族，族姓有三千家。父廣為宗豪。安都仕魏為都統，元嘉末來奔，授左軍將軍。時魯爽反，安都往討之，望見爽，躍馬大呼，直往刺之而反。時人比之關羽之斬顏良。

宗越 南陽葉人，以戰功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答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越佐厥好殺，時將士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

吳喜 吳興臨安人，為河東太守、殿中御史。明帝將四方反叛，喜嘗從沈慶之征蠻，知兵，故自請東討，民聞望風降散。

王儉 曇首之孫，仕宋為秘書丞。齊高帝為相，欲引時賢參贊大業，時謝朏為長史，持正不附，儉乃以言動帝革命，及用褚彥回協贊。帝為太尉，於是引儉為右長史，禪代之典禮儀詔策皆出于儉。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嘗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傚。常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儉蓋自況也。卒謚文憲。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

褚彥回 仕宋至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袁粲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及是革命，彥回為詔，彥回與王儉并皆宋公主，故處士何點作贊諷之曰：淵既令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

王敬則 臨淮人，好刀劍，善拍張，以軍功累遷至都督，封尋陽郡公，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侯儉，因嘲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幸逮風雲以至于此。了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後以明帝疑忌反，敗死。

陳顯達 南彭城人，仕宋以軍功封彭城縣子、濮陽太守，隸齊高帝，遷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復以太尉判鄱陽郡公為三公事，而與逵幸人以為格外三公。後以東昏疑忌，舉兵襲建康，敗死。

崔慧景 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為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東昏即位，誅戮將相，遂不自安，以兵向京師，敗走被斬。

李安人 蘭陵人，少有大志，嘗曰：大丈夫處世，富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隨父在縣，宋元嘉中縣為魏剋，安人率部曲南歸，累官至尚書左僕射。

桓康 北蘭陵人，隨高帝為軍容。初武帝起義，為郡所禁，宗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破郡獄出武帝，摧堅陷陣，膂力絕人。江南人畏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寺中，病瘧者寫形帖著床壁，無不立愈。為驍騎將軍。

周盤龍 北蘭陵人，與子奉叔破魏軍於淮陽，名播北國，累遷至大司馬，征虜將軍，還為光祿大夫。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

荀伯玉 字弄璋，廣陵人。初為高帝參軍。時武帝在東宮，以年長與帝同創大業，事皆專決，多違制度，又偏任張景真。伯玉密啓之，帝大怒，徵王敬則，太子幾廢。後被誅。

崔祖思 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魏侍中琰七世孫。齊高帝輔政，

宋初議封為梁公，祖思曰：讖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從之。遷齊國內史。帝嘗置酒，羹膾至，祖思曰：此味故為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炰鱉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帝悅曰：尊美故應還沈。聊欲加帝九錫，祖思以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帝曰：祖思遠同荀令，豈孤所望也。

虞悰 字景豫，會稽人，祖嘯父晉尚書。初齊武從宦尚貧，悰數分遺資之。後累至祠部尚書。

陸澄 字彥深，吳郡人，少博覽，行坐眠食，手不釋卷。領國子博士。時王儉自以讀書過澄，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語畢，然後談所遺漏，皆儉未睹，乃嘆服。世稱碩學，然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撰宋史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

陸慧曉 字叔明，吳郡人，晉太尉玩之玄孫。自玩至慧曉，祖萬載世為侍中，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又為侍中，世方之金張。三子僚、任、僱並有美名，時稱三陸。

陸厥 字韓卿，慧曉兄子閑之子，好屬文，時盛為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與約等文，時呼為永明體。

陸杲 字明霞，吳郡人，好學，工書畫，頗類舅張融，時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杲位御史中丞，號不畏強禦。

庾杲之 字景行，新野人，宋司空劉

勔奇之，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仕為王儉府長史。時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

王摛 以博學見知。王儉嘗集才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時何憲為勝，賞以五花簟、白團扇。摛後至，操筆便成，文章既奧，辭亦華美。乃命左右抽憲簟，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孔珪 字德璋，會稽人。累官為尚書左丞。與江淹對掌辭筆，風韻清疎，好文詠。

劉懷珍 字道玉，平原人，漢宗室之裔。為江夏王義恭長史，以母憂去職，服闋來見，義恭曰：別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恩未報，何敢便老。恭善其對。仕至刺史，加都督。○族孫訏，風神頴俊，荀奉倩、衛叔寶之流。

劉峻 字孝標，懷珍從父弟也。時亂，幼為人所畧為奴，中山劉寶以束帛贖。居貧篤學，崔慰祖謂為書淫。遊東陽紫巖山，居焉，為山栖志，及為類苑一百二十篇。安本將門，好學，吳會人士從之。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懷慰 字彥泰，懷珍從子。為齊郡太守，有政績，不受禮謁，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帝謂僕射徐孝嗣曰：懷慰若在廷，不憂無清吏也。三子霽、杳、歊。杳至尚書儀曹郎。歊幼稱為神童。族祖孝標嘗曰：杳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

劉瓛 字子珪，沛郡相人。六世祖楨，晉丹陽尹。瓛好學授徒。時丹陽尹袁粲指廳事前樹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瓛姿狀纖小，當時推為大儒，以比古之曹鄭。屢辟不起。卒，謚貞簡先生。族子顯，以沈約引為太子少傅。

明僧紹 字休烈，平原人。其先吳太伯之後，百里奚子孟明以明為姓，其後也。僧紹有儒術，辟召俱不起。

庾易 字幼簡，新野人。志性恬靜，以文義自樂。時袁彖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睹臺尚。子黔婁，字子貞，性至孝，不曾失色于人。仕齊為編令，有政績，猛獸皆徙他境。弟肩吾，字慎之，八歲能賦詩，以文詞為當時所重。

劉虬 字靈預，南陽人。將學不應辟命，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從居之。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簷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子之遴，字思貞，八歲能文。後為南郡太守。袁彖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後果牛奔墮車折臂，為南郡太守。弟之亨，亦為南郡太守，有異績，荊土號為大小南郡，而不以名。

沈約 字休文，吳興武康人。曾祖穆夫，從孫恩為餘姚令，及恩為晉將劉牢之破見害。子深子、雲子、田子、林子知名。田子，字敬光，從宋武克京城，平建鄴，取長安，以殺王鎮惡，為義貞長史王修收殺。林子，字敬士，從宋武征伐，為建武將軍。少子璞，字道真，為淮南太守。子約，年十三而遭家難，潛竄孤貧，篤志好學。仕齊為五兵尚書、國子祭酒。梁武勳業既就，與范雲共說定策受禪，進尚書僕射。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痣，聰明過人。聚書至二萬卷。時謝玄暉善詩，任彥昇工筆，約兼有之，然不能過也。然昧于榮利，頗累清談。後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及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與約各疏栗事，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帝知之，又積前失，大怒。約懼，遂卒。凡撰晉史百餘卷，宋書、齊紀及四聲譜。

范雲 字彥龍，舞陰人。性機警，下筆輒成，時人疑其宿構。仕齊，為竟陵王子良府主簿。嘗與梁武同宿顧暠之舍，其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梁武起，曰：王當仰倚，俏以見囑。自是推事翊贊大業，累遷吏部尚書，封霄城縣侯。忽中疾，召醫徐文伯視之，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恐二年不救。雲曰：朝聞夕死，况二年乎。文伯乃下火而床焉，重衣以覆之，有汗流，于此即起。二年果卒。○將太原孫伯翳，晉秘書監盛之玄孫。曾祖放，晉長沙太守。父廞，起部郎。翳常映雪讀書。伯翳知天文，識雲物。帝平命，位終參軍。

王茂 字茂先，太原人。仕齊為襄陽太守。梁武以王佐許之。後建康城平，功第一，為侍中、領軍將軍。卒，贈太尉。

曹景宗 字子震，新野人。仕齊為竟陵太守。梁武起兵，以功為右衛將軍。後魏中山王英攻鍾離，景宗破其軍。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夏侯詳 字叔業，譙郡人。帝起兵，長史蕭穎胄以詳為南郡太守，事多咨決。子亶，累遷吳興太守，從州刺史，加都督。性儉率，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弟夔，字季龍，復為豫州刺史。民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吉士瞻 字梁容，馮翊蓮勺人。歷梁秦二州刺史，在官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夢得一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一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郡乎。後果歷十一郡而卒。

蔡道恭 字懷儉，南陽人。為司州刺史，城為魏圍，悉力拒守。卒，魏拔城。贈鎮西將軍。

鄧元起 字仲居，南郡人。仕齊為武寧太守。蕭穎胄招之，率衆歸梁。以功進征虜將軍，後為蕭藻所殺。○時涪令李膺有辦才，使至都，帝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事桓靈，今事堯舜之君。時嘉其對。

馮道根 字巨基，廣平人。少孤貧，傭賃以養母，以孝聞。累功遷右衛將軍。卒

指示沈約曰其口不論勳約曰陛下之大樹將軍也歷虞州郡時服其清約

康絢 字長明華山藍田人其先出自康居初漢遣子入侍因留不去其後遂氏焉仕齊為華山太守起兵應梁武為左衛率魏人欲引淮水以灌壽陽童謠曰荊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沱為激溝并淮鉅野澤帝乃使絢都督淮上護堰作役堰成復潰焉

呂義之 歷陽人累遷北徐州刺史鎮鍾離會魏中山王元英率眾十萬攻城圍之義之隨方抗禦大破之追至洛口而還以功進號軍師將軍都督南兗州刺史然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性寬厚為將能得人死力云

張弘策 字真簡范陽方城人與呂僧珍佐梁武定策發兵平郢城乘勝長驅直指建鄴先往清宮封檢府庫以功加散騎常侍封洮陽縣侯交友故舊隨才薦拔縉紳皆趨焉

庾域 字司大新野人為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俸充養母好鶴唳嘗求不獲一旦雙鵠來下論者以為孝感所致

鄭紹叔 字仲明滎陽人梁武為雍州初起兵以紹叔監州事曰今之九汜昔之關中河內也前途不捷我當其報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運無闕乏後進為衛尉卿卒

呂僧珍 字元瑜東海范陽人世居廣陵從武帝委以心膂出入臥內常先登摧陷為冠軍將軍封平固縣侯初僧珍忽一夜頭痛壯熱及明而顙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初宋季雅罷南郡市宅僧珍宅側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季雅強進僧珍自發乃金錢也僧珍乃薦為壯武將軍衛州刺史曰不可以貨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范縝 雲從父兄字子貞博學好高論竟陵王子良盛招文學之士縝預焉子良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著神滅論朝野諠譁眾難之而不能屈後仕梁為晉安太守遷尚書左丞清約資公祿而已後坐徙廣州

韋叡 字懷文京兆人仕齊為上庸太守從梁武起兵累功封侯進人以惠愛為本為將營幕未定終不肯舍并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雖臨陣交綏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此與裴邃為名將餘人莫及史評觀其權剪勅敵謂為魁梧之餅然而形甚羸[illegible]身不跨鞍板輿指麾應如敵國麗分有在矣

裴邃 字深明河東人仕魏為甄郢太守隨王肅鎮壽陽前陽以積功遷廣陵太守求邊境自效以大言左遷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及卒淮淝間莫不流涕以為遠不死當大闢土宇與韋叡二門子弟各著名節與梁終始云

江淹 字文通濟陽考城人齊高輔政參其軍事累遷秘書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封醴陵縣侯初淹年十三嘗採薪得貂蟬一具將以供養母曰汝之休徵也可留待著之至是果驗淹少以文章顯至為宜城太守歸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又夢一人稱郭璞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見還淹探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詩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任昉 字彥升博昌人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妻河東裴氏嘗夢五色釆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一鈴落入懷中因有娠生昉八歲能屬文仕齊位列校為梁武府參軍禪代文誥多昉所具歷黃門侍郎出為義興太守歲荒以私俸為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禁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家好獎進士友得其延舉者升擢晞覽曰任君以比漢之三君也所著文數千萬言行于時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陵其家聲流離不能自振交舊莫有救恤之者劉孝標泫然矜之乃著廣絕交論以驅世云

王僧孺 東海郯人魏王肅八世孫幼機營博學為南海太守外國舶物州郡市貨利數倍歷以為常僧孺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遷中書侍郎兼御史中丞○時竟陵王夜集學士刻燭一寸率為詩四韻蕭文琰以為非難乃與丘令楷江洪者共打銅鉢立韻響滅而詩成皆可觀彭城劉孝孫博學而仕不逐歎曰古人聞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安耳

范岫 字懋賓濟陽人外祖顏延之也仕齊為太子家令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梁武徵還祠部尚書

傅昭 字茂遠靈州人晉傅咸七世孫也仕至左戶尚書安成內史在官清靜以書記為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世稱為學府

孔休源 字慶緒會稽山陰人晉尚書冲八世孫歷秘書監晉安王長史南蘭陵太守甚得人譽王于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其見敬如此

江革 字休映濟陽考城人為會稽郡丞雖資公儀食不兼味理繫無滯人安吏畏遷都官尚書將還飼膳偏敢不得安臥革既無物乃于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

徐勉 字修仁東海人少為宗人孝嗣所奇累遷吏部尚書銓選有序時服其無私既閑尺牘兼善辭令辭文業填委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嘗立選簿奏之其制聯九品為十八班自是冒進者以則貨取通守道者以貧寒見設矣勉博通多識自王儉以後莫有逮者加中書

略通其術，從武帝征伐。受禪，授安南將軍。後決策北征，盦齊將王琳，破其大將皮景和，為車騎大將軍。及周滅齊，宣帝令北侵，破周將梁士彥，仍迮清水以灌其城。周遣大將王軌龕辭詞來援，衆潰，明徹被執。周封為懷德郡公，位大將軍，以憂卒于長安。

傅縡 字宜事，靈州人。後主即位，為秘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以負才陵侮朝士，為施文慶等譖下獄，上書激切，賜死。○時吳興章華，字仲宗，亦以上書極諫，後主大怒斬之。

顧野王 字希馮，吳郡人。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指。十二隨父之建安，作地記二篇。長而博洽，無所不通。為臨賀王府記室。又善丹青，與琅邪王褒為宣城王賓客。王起齋，令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為二絕。

徐陵 字孝穆。父摛。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已而生陵。數歲，釋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八歲能文。為晉安王散騎常侍，後仕陳，累遷尚書左僕射。目有青精，一府人以為聰慧之相也。自陳創業，詔策皆陵所製，為一代文宗。

徐孝克 陵弟。有口辯，能談玄理。宣帝朝為國子祭酒。

吉翰 字休之，馮翊人。參宋武中軍軍事，臨淮太守，清謹勤正。遷徐州刺史。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翰曰：此囚罪重，卿欲加恩，便當代任其罪。乃收典籤而原囚生命。自下莫敢犯禁。

杜驥 字度世，京兆人。高祖預，晉征南將軍。驥為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于齊土。自義熙至于宋末，刺史惟羊穆之與驥為吏人稱詠。後徵為左軍將軍，兄坦代為刺史，北土以為榮焉。

杜慧度 交阯人。涂交州刺史。時盧循向交州，慧度拒戰，循中箭赴水死，傳首建鄴，封侯。宋武進輔國將軍，威惠霑洽，奸盜不起，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

傅琰 字季珪，北地靈州人。父僧祐，山陰令，有能名。齊高輔政，以山陰訟煩，以琰為令。有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琰挂團絲于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老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稱神明。以父子並著績，時云諸傅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遷刺史。琰子翽，又繼劉玄明為山陰令，問曰：何以告新令君？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曰：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虞愿 字士恭，會稽人。宋明帝為晉安太守，有政績。遷後軍將軍。褚彥回嘗詣愿，不在，見床上積塵，有書數帙。嘆曰：虞君之清至此。令人埽地拂床而去。

沈瑀 字伯瑜，吳興人。為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數年成林。復為餘姚令，以法繩豪[illegible][illegible]右屏迹，以身率下，使吏着芒屩粗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笞榜。

孫謙 字長遜，東莞人。為零陵太守。先是郡多猛獸，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獸復為害。徵為光祿大夫。凡歷二縣五郡，○廉潔自居，床施蘧篨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從子廉，字思約，為吳興太守，以善政稱。梁武嘗曰：東莞二孫，謙、廉而已。

何遠 字義方，東海人。梁武時為武昌太守，絕交游，饋遺無所受。琊雖以僞而餘委曲川息平脈，尤弊然性嚴，吏人多以細事受罰，遂為所訟，除名。復為武康令，有政績。

郭祖深 襄陽人。以上封事為南津校尉，改雲騎將軍。公嚴清刻，勵周捨贓罪，遠近側足。

伏曼容 字公儀，平昌人。善老易，教授自業，生徒數十百人。子暅，傳父業，能言玄理。梁武時為五經博士，遷豫章內史。子挺，幼敏悟，有盛名。為南臺書侍御史。

何佟之 字士威，廬江人。好三禮，王儉雅相推重。為總明館學士，仕齊為國子助教，侍皇太子諱。時國家吉凶禮皆取決焉。

嚴植之 字孝源，建平秭歸人。善莊老，能玄言。梁求通儒修五禮，植之主凶禮，為五經博士。

崔靈恩 清河東人。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為太常博士。

鄭灼 字茂昭，東陽人。簡文在東宮，引灼為西省義學士。灼性精勤，尤明三禮。○時會稽賀德基，世傳禮學，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之。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脫白綸巾以贈之，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相遺。問姓名，不答而去。

張譏 字直言，武城人。陳宣時為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造玉柄麈尾新成，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後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于西南松樹下，後主勅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群臣曰：此即張譏。

丘靈鞠 吳興人。少好學，仕至東觀祭酒。子遲，字希範，八歲能文。時鍾嶸評曰：范雲宛轉清便，如流風回雪；丘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丘仲孚，字公信，靈鞠從孫也。仕為山陰令，甚有聲稱。民諺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令傅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皆不如仲孚也。

檀超 字悅祖，高平人。少好文學，仕至國子博士，兼左丞。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郗超，言高平有二超。復曰：猶覺我為優也。○時有吳邁遠，好自誇，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超聞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詆訶人文章。季緒瑣瑣，何足道哉。至于邁遠，何為者乎。

卞彬字士蔚濟陰人險拔有才而與物多忤擯廢不仕乃著枯魚□賦以自見○時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須□大材迮之不爾飛去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人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省始何承天所製曆比古十一家為密冲之以為尚疎乃更造新法時善曆者難之不能屈子暅傳其業究極精微有巧思入神之妙

劉昭字宣卿平原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嘗集後漢同異注范曄史卒于剡令

鍾嶸字仲偉潁川人齊明帝躬親細務嶸乃上書論諫不聽

劉勰字彥和東莞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人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爾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己也

紀少瑜字幼瑒秣陵人年十二能文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善者其文遂進

郭世通會稽人年十四居父喪殆不勝哀家貧事後母以孝稱嘗與人于山陰市誤得一千錢追還之錢主分半與之委之而去元嘉中表其閭改所居獨楓里為孝行云子原平亦以孝行著稱

丘冠先字道玄吳興人少有節行齊永明中仕為給事中使蠕蠕國以刃臨之逼令拜冠先曰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國者我也遂見殺

吉翂字彥霄馮翊人父為吳興原鄉令為吏所誣罪當大辟翂年十五號泣乞代父命梁武宥之年十七舉孝行紘至明通易老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人家貧有弟五人皆幼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時以篤行稱之仕梁為廷尉平

陶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異代宋武以後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永初以後惟書甲子而已餘見晉隱逸下

宗少文南陽人善琴書圖畫精于言理宋武徵之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帝善其對而止好游山水結宇衡山以疾還江陵圖所游履于室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游必窮其幽或旬日忘歸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游徵辟俱不就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人居豫章建昌縣太守范甯立學召集生徒續之年十二受業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同門稱為顏子後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與劉遺民陶淵明稱為潯陽三隱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人少事廬山釋慧遠博學尤明三禮毛詩元嘉中徵至都開館于雞籠山授徒後還廬山

顧歡字景怡吳郡人幼好學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後隱居教辟不就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初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生年五歲以荻畫灰中學書十歲得葛洪神仙傳遂究其術齊高為相引為諸王侍讀後辭祿梁武受禪徵之不起每大事使就咨之時人謂為山中宰相卒諡貞白先生所著學苑百卷及醫方術數占候合丹法式

馬樞字要理扶風人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梁邵陵王引為學士尋隱于茅山陳文帝徵之不起目精洞黃能視暗中物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戴法興會稽人宋孝武即位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後賜死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初與謀廢立宋明即位論功封侯權亞人主大通貨賄遷輔國將軍後賜死

茹法亮吳興人齊武帝時為中書通事舍人姦佞便辟勢傾天下

呂文顯臨海人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四人各住一省世謂之四戶權傾天下後惡少府卿卒

茹法珍會稽人齊東昏時為制局監見愛幸捉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勅權奪人主都下為語曰欲求貴職依刀勅須得貴豪事捉刀

陸驗徐驎並吳郡人驗容貌特醜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時謂驗為生舉二人為少府丞太市令朱异尤與之昵世謂之三蠹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人梁元帝時為東宮通事舍人歷事三帝內掌機密常畫寢于尚書下省有鳥冢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為措賢之效也

孔範字法言會稽人陳後主時為都官尚書與江總等為押客時孔貴人得幸範結為兄妹寵遇優渥言聽計從以至敗國

右南朝宋齊梁陳相繼共壹百七十年。通晉元帝渡江合二百八十四年。

讀史備忘卷之五終

天台范理遵濟編集

北朝

魏拓跋姓水德都平城十二主合一百四十九年而分為東西魏（起丙戌、終甲寅、）

道武帝名珪祖什翼犍晉成帝咸康四年即代王位世子寔早卒庶長子寔君弒翼犍秦符堅破之珪尚幼母賀氏以依賀訥太元十一年珪復立為代王改國魏紀元（登國十、皇始三、）天興元年稱帝追謚祖犍為昭成帝父寔為獻明帝六年改元（天賜五年）共在位二十四年為子紹弒、

明元帝名嗣道武太子改元三（永興五、神瑞二、泰常八、）共十五年任用賢臣開拓境土。

太武帝名燾明元太子改元五（始光四、神䴥四、延和三、太延五、太平真君十二、）共二十八年為中常侍宗愛弒、

文成帝名濬太武太子晃之長子立追尊父晃為景穆皇帝改元四（興安二、興光一、太安五、和平六、）共十四年初太武經營四方國頗虛耗帝靜以鎮之民心復安。

獻文帝名弘文成太子年十二即位太后馮氏稱制改元一（天安一、皇興四、）共五年傳位太子宏、

孝文帝名宏年五歲立改元三（延興五、承明一、太和二十三、）共二十九年變左衽之俗修文明之教改姓元氏政事禮樂蔚然可觀。

宣武帝名恪孝文太子立改元四（景明四、正始四、永平四、延昌四、）共十六年而倖臣外戚用事矣、

孝明帝名詡宣武子改元四（熙平二、神龜二、正光五、孝昌四、）共十三年為胡太后弒、

孝莊帝名子攸獻文之孫爾朱榮舉兵沉胡太后及幼主釗于河立帝以榮女為后改元（永安）三年帝殺榮其黨爾朱世隆弒帝、

長廣王名曄魏之宗室在位一年改元（建明）為爾朱世隆廢、

節閔帝名恭廣陵王羽之子為爾朱世隆立改元（普泰）二年刺史高歡盡滅强臣爾朱氏廢帝立宗室元朗本年改元中興元年復為歡廢立修、

孝武帝名修改元（永熙）三年高歡迫帝出居長安別立主為東魏宇文泰鴆帝立宗室寶炬為西魏於此分為二魏

西魏都長安三主合二十三年而為後周（起乙卯、終丁丑、）

文帝名寶炬孝文帝孫宇文泰立之改元（大統）在位十七年政出於泰、

廢帝名欽文帝太子不立年號三年宇文泰廢之、

恭帝名廓文帝第四子不立年號三年宇文覺簒位廢為宋公西魏亡、

東魏都鄴、一主十七年而為北齊、起甲寅、終庚午、

孝靜帝名善見、清河王亶子、高歡立之、改元四、天平四、元象一、興和四、武定八、

共十七年、為高洋廢、

北齊姓高、都鄴、六主、合二十八年、為後周滅、起庚午、終丁酉

宣帝名洋、東魏大將軍歡次子、廢主簒位、尋并其三子殺之、後又殺其宗室二十五家、盡滅其族、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漳水、追尊父歡為高祖神武帝、兄澄為世宗文襄帝、改元、天保、在位十年、嗜酒成疾殂、

廢帝名殷、文宣子、改元、乾明、為長山王演廢弑之、

昭帝名演、宣帝之弟、自立改元、皇建、踰年殂、

武成帝名湛、宣帝之弟、改元、太寧一、河清三、共四年、傳位於太子緯、

後主名緯、武成太子、改元、天統五、武平六、隆化一、共十二年、禪位幼主、改元承光、遂為高阿那肱引周將尉遲勤擒、齊亡、

後周宇文姓、朮德、都長安、五主、合二十五年而為隋、起丁丑、終辛丑、

愍帝名覺、泰第三子、遂西魏主恭帝簒位、不改元、追尊父泰為文帝、遂為宇文護弑、

明帝名毓、文帝長子、宇文護立之、不改年號二年、稱武成二年、共四年、宇文護憚之、使中大夫李安寘毒於餹䭔而弑之、

武帝名邕、明帝之弟、改元三、保定五、天和六、建德六、共十七年、能誅宇文護、起兵滅齊、境土魏室全盛之時不能及也、

宣帝名贇、武帝太子、改元、宣政、踰年傳位太子、自稱天元皇帝、立四后、其一楊氏、堅之女也、

靜帝名闡、宣帝太子、改元、大象、共三年、以幼冲嗣位、政出外家、遂為所廢弑之、

〔魏〕**衛操** 字德元、代人、少通俠、有才畧、初為晉衛瓘牙門將、歸魏、說桓穆二帝、桓帝任以國政、

劉庫仁 字沒根、獨孤部人、劉武之宗也、少有智畧、符堅以庫仁為陵江將軍、統河東、時獻明帝寔卒、後携道武來居焉、

奚斤 代人、世與馬牧、聰辯有識度、統禁兵、明元時與長孫嵩等八人坐止車左、聽理萬機、進爵為公、太武世以功進爵宜城王、仍為司空、

叔孫建 代人、少以智勇稱、明元時以為正直將軍、累功賜爵壽光公、太武以建威名南震、為宋所憚、封丹陽王、加征南大將軍、魏初名將鮮有及者、

燕鳳 字子章、代人、少好學、明習陰陽讖緯、昭成以賓禮參決國事、昭成崩、道武幼弱、保護居多、歷行臺尚書、甚見器重、

崔宏 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六世孫、少有俊才、號冀州神童、[illegible]融陽平公侍郎、符堅徵不就、道武時至、拜黃門侍郎、[illegible]要時初建國號、制官爵、撰朝儀、叶音樂、定律令、申科禁、[illegible]宏總裁、以為永式、及置八部大人、以擬八座、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拜天部大人、進爵為公、卒贈司空、諡文貞、子浩、

崔浩 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百家之言、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授帝經書、浩纖妍白晳、善計畫、精于天文、言無不驗、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故能贊佐魏業、闢國定基、勳無過[illegible]、後為司徒、以總理史務、叙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閔湛、[illegible]等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北人咸怨、構之帝、帝怒誅之、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吏以下盡死、

張袞 字洪龍、上谷人、道武為代王、選為左長史、累從征伐、以才謀見任、後年七十、闔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論高之、弟恂、字洪讓、說道武宜收中土士庶之望、以建大業、拜中書侍郎、謀[illegible]顧預、出為[illegible]、清白仁恕、政為當時第一、明元徵為大中大夫、子代[illegible]長年、俱歷太守著稱、

長孫嵩 代人、道武以為南部大人、累著軍功、賜爵鉅鹿公、明元即位、與奚斤等聽

理萬幾、世號八公、太武時進爵北平王、加柱國大將軍、卒、謚宣王、五世孫俟、仕周、

長孫道生 嵩從子、忠厚廉謹、常掌禁密、從太武征赫連昌、及宋北侵、詔兵將檀道濟邀其前後、追至歷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卒、贈太尉、諡曰靖、時稱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及年老頗或其妻孟氏、以此見譏、與從父嵩俱為三公、當世榮之、曾孫冀歸、六歲襲爵、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承業、累遷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卒、謚文宣、子紹遠累遷錄尚書事、贈柱國大將軍、卒、諡曰獻、

于栗磾 代人、少習武藝、才力過人、劉裕假道伐姚泓、遺書題曰黑矟公麾下、以栗磾好持黑矟故云、明元因授黑矟將軍、累遷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聲稱。卒、贈太尉、

于謹 字思敬、小名巨引、深沉有識量、畧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少或勸之仕、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才也、累以軍功授北雍州刺史、進爵藍田縣公、復討平梁元帝于江陵、立蕭詧、賞奴婢一千口、并賜樂部、拜大司冦、周武幸太學、為三老、子孫繁衍、皆顯達、當時莫比、子寔、嗣、寔弟翼、

崔逞 字叔祖、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五世孫、少好學有才、初仕慕容暐為黃門侍郎、歸魏、道武禮遇甚厚、後以失旨賜死、五世孫倰、歷黃門侍郎、封武城縣公、有文學、偉風貌、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為當時所稱、倰子瞻、為御史、以詞彩著名、倰弟仲文、為銀青光祿大夫、與兄同日受拜、時云兩鳳連飛。

王憲 字顯則、北海人、其先姓田、秦始皇滅齊、田氏稱王家子、因為氏、居海岱、祖猛、仕苻堅丞相、憲歸道武、曰、此王猛孫也、厚禮之、太武時為上谷太守、風化大行、卒、諡康子、疑、曾孫昕、字元景、為金紫光祿大夫、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皆風流醞藉、世號王氏九龍、昕弟暉、昭、晞、晧、最知名、晞官至大鴻臚、儀同三司、

封懿 字處德、勃海蓨人也、明元徵為都坐大官、進爵為侯、兄孚為慕容超太尉、懿有才器、能屬文、與孚雖器行有長短、而名位畧齊、懿子玄之、玄之族子叔念、俱顯名、叔念子隆之、卒、刺史、贈太保、叔念族叔軌、仕至廷尉少卿、

古弼 代人、太武時以功封侯、累遷尚書令、佐政、以頭尖、帝常命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功名等于張黎、而廉不及、後以議不合旨坐免、誅、時人冤之、

劉潔 長樂信都人、太武時遷尚書令、改為鉅鹿公、後坐誅夷三族、

伊馛 代人、少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力拔牛却行、太武時為司空、清約自守、為政不苛、舉大綱而已。

薛彪子 代人、獻文時遷開府、徐州刺史、

多惠政、民便之、子琡、孝明時為洛陽令、部內肅然、時以久旱錄冤滯、洛陽獄惟有三人、賜縑百匹、遷吏部郎中、

尉元 字苟仁、代人、為鎮西大將軍、進爵淮陽王、位司徒、孝文行拜老禮、元為三老、大鴻臚卿游明根為五更、

宋弁 字義和、西河人、與李彪迭相祇好、位至吏部尚書、時論以為志氣謇諤不逮李彪、而體韶和雅、舉止閑遠過之。弁弟翻、為河南尹、翻弟鯀、鯀子世良、為清平太守、政稱神明、弟世軌、為廷尉少卿、時大理正蘇珍之、以平幹知名、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

許彥 字道謨、高陽人、好易、太武徵令卜筮頻驗、遂在左右參預謀議、五世孫惇、字季良、為陽平太守、政為當時第一、遷殿中尚書、惇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鬣公、

刁廱 字叔和、勃海人、曾祖叶、東晉尚書令、父暢、右衛將軍、廱明元時位至青州刺史、東光侯、子遵、亦為洛州刺史、

張濟 字士度、西河人、清辯善儀容、與公孫表等俱為行人、道武時以累使晉稱旨、拜勝兵將軍、

李先 字容仁、中山人、善占相術、為定州大中正、道武問何者可以益人神智、先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後位至安東將軍、壽春侯、

賈彝 字彥倫、姑臧人、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父為符堅鉅鹿太守、坐逮獄、彝年十歲、訟父獲伸、時稱曰、此子英英、賈誼之後莫之與京、道武時為尚書左丞、參預國政、

寇讚 字奉國、上谷人、徙馮翊、為襄邑令、姚泓滅、秦雍人推讚為主、歸魏、流人多奔歸之、累為刺史、進爵河南公、加安南將軍、孫雋、為梁州刺史、

陸俟 代人、世領部落、父突、以戰功為鎮將、俟襲爵、以功為冀州刺史、以料事獲驗、太武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累功進爵東平王、長子馛、多智、文成見而悅之、曰、吾嘗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于父矣、賜爵聊城侯、出為相州刺史、有善政。位至太保、六子秀凱知名、凱位黃門侍郎、子暐、與弟恭之、並有時譽、孫惠蔚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十世孫卬、仕為中書侍郎、卬子乂、復有才、時為語曰、五經無對有陸乂。

源賀 西平人、私署河西王禿髮傉檀之子、傉檀為伏乞熾盤所滅、賀奔魏、太武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為源氏、以功進號西平將軍、出為刺史、改封隴西王、子思禮、賜名懷、襲爵、為侍中、卒、贈司徒、

司馬楚之 字德秀、晉宣帝太常馗之八世孫、宋武誅夷司馬氏、楚之匿沙門中、濟江收衆、據長社、宋武遣刺客沐謙圖害之、楚之待謙甚厚、遂以狀告、委身事之、後歸魏、太武授汝南大將軍、封狼邪王、後為朔州刺史、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

欣得錄以為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鉛衡會孫遊道仕齊文襄為尚書左丞、

江式 字法安陳留人少專書學纂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為符節令嘗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上篆下隸、

王慧龍 太原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宋武微時愉不為之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亦免歸魏明元引見請効南討言訖流涕上為動容宋將王玄謨侵滑臺慧龍設奇兵大破之授龍驤將軍賜侯爵拜滎陽太守大著聲績後宋將到彥之檀道濟侵掠力戰屢摧其鋒、

鄭羲 字幼驎滎陽人文成末為中書博士叅殿中尚書元石軍事屢有軍功遷中書侍郎孫述祖字恭文為兗州刺史初述祖父為兗州有政績至是民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初述祖幼時在卿單騎出行忽有騎者數百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頗問從人皆不見心異也未幾被徵至顯位。

薛辯 字允白汾陰人父強字威明善王猛猛謂桓溫溫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可與撥亂濟時者薛威明其人也強聞之來謁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征止俄而溫敗仕姚興為左戶尚書姚氏衰辯歸魏立功河際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孫湖為河東太守八子長子聰位至都督齊州刺史子孝通至中書侍郎、

薛憕 字景猷汾陰人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暇則究文疏宕不拘時人未之奇也與族人孝通游長安仕為中書侍郎加安東將軍、

奚康生 河南人本姓達奚其先居代世為部落大人康生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常箭為敵所稱官至直閤將軍、

楊大眼 武都氐難當之孫少驍捷跳走如飛以軍功至平東將軍淮泗荊沔間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

崔延伯 博陵人以軍功為鎮南將軍并州刺史與康生大眼為諸將之冠、

裴駿 字神駒河東人有當世才崔浩目為三河領袖。

裴俠 字嵩和河東人七歲猶不能言後見群烏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後官至河北郡守雅食菽麥鹽菜而已吏民懷之郡舊有漁獵夫丁後俱不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

韓麒麟 昌黎人為齊州刺史在官清慎頗覽律令于坐傍子顯宗官至中書侍郎

李彪 字道固衛國人性剛直為孝文所寵多所劾糾豪右屏迹上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楊侃 字士業弘農人父播一門貴滿朝廷侃獨不仕或勸之侃曰尚有限

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後襲爵為華陰伯時蕭寶夤據雍州反長孫承業討之長安平侃有力播弟津津子愔

楊愔 字遵彥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弟受學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群兒咸爭之愔頹然獨坐季父暐見之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後遇家難竄身自稱劉士安得免者惟愔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齊神武徵用至東魏為吏部尚書入齊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封開封王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以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而聽記強識半面不忘為時驚服史稱楊播門法漢之陳紀所不過焉後魏以來一門而已。

王肅 字恭懿琅邪人初仕齊為秘書丞父奐及兄弟並為齊武所殺肅奔魏孝文虛襟待之自謂如孔明之遇玄德尋補輔國大將軍以戰功進都督揚州刺史在邊處約好施家無餘財然性微輕佻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

劉芳 字伯友彭城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與崔光宋弁邢巒俱以中書侍郎授太子經才思深敏精博初王肅來奔芳與辯論肅曰此非劉石經也昔漢世造三字石經于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往詢故時人號為石經出為刺史朝廷吉凶大事皆就咨焉轉太常卿為時儒宗、

常爽 字仕明河內溫人仕武成為宣威將軍時事征伐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之事若嚴君焉高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

郭祚 字季祐太原人仕至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少師曾從幸東宮明帝幼弱祚持一黃瓜出奉之時左右趙桃弓為帝所信祚私事之時號桃弓僕射黃瓠少師子景尚位中書侍郎、

張彝 字慶賓清河人宣武初為侍中秦州刺史子仲瑀上封事言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清品羽林虎賁會集屠害其家彝被殺朝廷不能究誅時論知國紀墮矣

邢巒 字洪賓河間人魏太常貞後也以軍功遷殿中尚書兼撫軍將軍族弟卲、

邢卲 字子才小字吉十歲能文讀書五行俱下一覽無遺孝明時文詞獨步當時人方王粲為國子祭酒遷尚書令但以不恃威儀名高難副朝廷不使出境與溫子昇齊名時稱溫邢子昇死又與魏收同稱為邢魏

李崇 字繼長頓丘人孝文時以守淮南及戰功累遷尚書令加侍中孝明靈太后嘗入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唯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損脚崇多傷髀時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

明主崇從弟平官至司徒行相州事有政績子諮有風彩
仕至大司農為人短小六指因瘻而舉頭因跛而緩步時人
實而徐言人稱孝伯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
稱善用三短 崔光 稱曰孝伯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
日之文宗也與撰國書遷黃門侍郎弟子鴻字彥鸞仕為
兵部郎中幼有著述志撰劉元海石勒等十六國春秋為
百篇然 崔亮 字敬儒清河人魏侍中琰之後為吏部郎
多違繆 參選事將十年為尚書郭祚委任時武官
入選官員數少應選者多亮奏為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
解日月為斷外甥劉景安書規之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
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十收六七
今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誰復修厲名行哉史評魏
之失人自亮始也從父弟光 傅永 字修期清河人王肅
部博學強辯仕為東道軍司 為豫州以永為平南
長史累有軍功肅遇之 張普惠 字洪賑常山人博洽前
甚厚位至光祿大夫 聞為任城王澄錄事參
軍表記多出其手轉諫議大夫澄 袁翻 字景翔陳郡人
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 為著作佐郎參
史事仕至都官尚書弟躍子聿修自郎官至太常少卿
未嘗通饋遺邢卲曰聿修昔為清郎今復作清卿矣

賈思伯 字仕休益都人為衛尉 祖瑩 字元珍范陽人與袁
卿明堂之議當時善之 翻齊名秀出時語曰
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 爾朱榮 字天寶北秀容人世
翩祖與袁遷尚書郎中 為部落酋長居爾朱
川因為氏高祖羽健魏初以功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
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榮生而機警長好射獵
明帝崩胡太后立幼榮乃奉莊帝入朝殺王公百官二千
餘人立莊帝乃還晉陽以元天穆為太尉錄尚書事加榮
柱國大將軍復以平葛榮等功為天柱大將軍遙制朝政
帝因其入朝拔千牛刀手斬之年三十八天穆與榮子菩
提皆就殺 賀拔允 神武尖山人與高歡相結中興初轉
都市稱快 太尉加侍中弟岳以破万俟醜奴功
為左廂 高敖之 字道穆自云遼東人為御史有能名兄
大都督 謚之為河陰令損益政體多為故事
慕容紹宗 太原王恪之後容貌恢毅深沉有膽略爾朱榮即
其從舅子也以軍功累遷尚書左僕射侯景反為
南道行臺坐艦為 獨孤永業 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從
暴風斷纜投水死 母姓累官至洛州刺史行
臺尚書周人憚 鮮于世榮 漁陽人以功封義陽郡王領
之後降周被殺 軍大將軍周武帝兵入鄴諸

將皆降世榮 傅伏 太安人以功為東雍州刺史周剋并
不屈見殺 州招之不下後周武破鄴獲齊後主
召伏仰天大哭然後降○時齊滅有儀同叱于苟生自縊
死宦者田敬宣被執不屈斷折四體而卒紇奚永安使于
突厥聞鄴破曰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
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又有營州刺史高寶寧不屈
孫騰 咸陽人為侍中兼僕射神武深待之納賄不知紀極
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為甚
高隆之 字延興洛陽人從神武起兵累官至尚書令遷太保
累搆成人罪文宣末年追忿之執其子慧登等二十
人并發隆之之塚出 司馬子如 自云河內溫人從神武入
屍斬並投之漳水 洛參知朝政封公除司空
然性滑稽任情 斛律金 字阿六敦朔州勅勒部人善騎
納賄當時非之 射行兵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
知軍度遠近以軍功為大司馬封郡王進太師子光大將
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
侯一門一皇后二 斛律光 字明月雄傑少言工騎射嘗
太子妃三公主 從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
正中其頸下乃鵰也時號落鵰都督歷位太子太保司空
司徒至大將軍臨敵制勝未嘗少挫為周將韋孝寬所憚

作謠言令間諜漏之于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
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豎又為祖珽所怨譖構于
後主誣光謀不軌因賜以馬令來謝令左右劉桃枝等以
弓弦罥其頸遂拉殺之年五十八光有良將之風周武帝
聞其死赦境內後入鄴 孫搴 樂安人為神武相
追贈上柱國崇國公 府主簿專典文筆 陳元
康 字長猷廣宗人為大丞相功曹內掌
機密善陳事意累遷大行臺左丞 杜弼 字輔玄中山曲陽人
為侍御史臺中彈奏皆見信 王紘 太安人為文宣所知
任嘗注老子道德經二卷 拜都督驃騎大將軍
唐邕 字道和晉陽人仕文宣累拜錄尚書事嘗與兵 元文
機凡四方軍士強弱當代器械糧儲無不諳記
遙 字德遠洛陽人仕武成至尚書左僕射封郡公每令宣
敕號令聲韻高朗發吐無滯○時齊因魏宰縣多用廝
濫士流恥居之文遙請用貴游子 趙彥深 名隱累官至
弟掌加慰諭士人為縣自此始 中書令齊宰
相善始終唯彥深一人然以子叔堅為中書侍郎時馮子
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語云馮祖及趙
穢我鳳池而叔 郎基 字世業新市人為潁川郡守獄訟
堅身才最劣 清靜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

不須作況重于此乎然以任貞過甚不至顯達。

魏收 字伯起鉅鹿人少不持細行以文詞顯累遷至中書令撰魏史裒貶失實時稱穢史。

魏長賢 收之族叔也有文武才從世祖南侵招諭諸城出降授義陽太守建忠將軍以忤權幸為上党屯留令辭疾去職周武破齊累辟不起。

【周】**獨孤信** 雲中人為隴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周文以其信著遐遠故賜名孝閔進大宗伯衛國公後坐與趙貴同謀自盡于家長女為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貞妃第七女情文獻后。

王羆 京兆人從周文為勤王之舉以功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進扶風郡公當官清約然以鄙碎見譏。

王思政 太原人漢司徒允之後也侯景叛思政入守潁川東魏來攻破其大將慕容紹宗劉豐生及慕容永珍累以軍功至大將軍入齊為都官尚書卒。

尉遲迥 代人魏之別號尉遲部因氏焉周文命迥取蜀遂刺益州轉相州總管隋文輔政疑其異圖徵入朝會葬以韋孝寬代為總管迥遂舉兵不行軍敗自殺。

王軌 太原人漢司徒允之後也世為州郡冠族周武時以軍功進上大將軍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堰清水以灌城軌潛于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乃破堰冀乘決水退船入淮比至清口並礙于車輪不得過軌率兵圍之明徹軍敗被執進位柱國後與賀若弼言皇太子不克負荷弼勸陳之及宣帝即位使杜慶信就徐州殺之。時南陽人樂運為京兆郡丞亦以直言稱不被任用乃錄夏殷以來諫爭事集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

蘇綽 字令綽武功人少博學尤善算術周文與周惠達論事不能對出咨問綽因稱綽有王佐才召綽至夜問以政道卧而聽之綽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為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立制度修禮儀又為大誥奏行之以變文體浮華以天下為己任傳求賢俊共弘政道而周文亦推心委任而無間焉卒年四十九子威嗣

韋孝寬 名叔裕杜陵人時蕭寶寅作亂關右孝寬弱冠詣闕請為軍前驅以功除淅陽郡守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政術俱美荊部號為連璧還南兗州刺史東魏將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遣諜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偽為道恒書與孝寬論歸款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令諜人送觀帥段琛營以間道恒因出兵禽之及守玉璧與齊神武拒守力困神武退發恚而殂進驃騎大將軍建忠郡公又與于謹平江陵及遣謀頃齊斛律光卒以平齊并波射遐邇位至大司空上柱國○兄敻字敬遠前後十見徵辟皆不起周明賜號逍遙公。

柳虬 字仲盤河東人雅好屬文為周文丞相府記室至中書侍郎修起居注弟慶博涉書史官至尚書左丞。

蔡祐 字承先其先陳留人從周文征伐以功歷刺史除大都督進爵為公。

耿豪 鉅鹿人本名令貴從周文戰芒山以功為刺史進侍中驃騎大將軍。

高琳 字季珉其先高麗人從魏孝武西遷封鉅野縣子河橋之役琳勇冠諸軍周文進為犍為郡公又却陳將吳明徹進位柱國。

李遷哲 字孝彥安康人世為山南豪族恭帝時周文令與賀若敦經略平蕩冠亂攻下巴濮信州以功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除直州刺史即本州也然性豪、後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子孫參見或忘年名者披簿以審之。

唐瑾 北海人周文聞其名貽唐永書曰聞公二子曰陵曰瑾陵縱橫多武略瑾雍容富文雅可並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瑾後官至吏部尚書以功進爵為公。

長孫儉 本名慶明五世祖嵩仕魏為大將軍周文臨夏州以儉為錄事參軍時荊襄初附儉為都督東南行臺僕射清正率下撫懷仁恕故人安其業為構清德樓樹碑頌之。周文以其志安貧素改名以彰雅操。後梁元帝嗣位江陵內懷異計儉請命于謹伐之進爵昌寧郡公行荊州刺史復拜柱國。

于翼 謹子字文若美風儀有識度孝閔踐祚為渭州刺史翼兄寔先涖此州亦有異政時比之大小馮君焉累遷拜大司徒後降隋拜太尉。

韓雄 河內人少膂力絕人工騎射從獨孤信入洛累以戰功至驃騎大將軍開府侍中爵為公。

賀若敦 洛陽人其先居漢北世為部落大人父統為齊潁川長史執刺史田迅以州降拜刺史敦彎弓三石箭不虛發累以戰功為都督封安陵縣伯後坐免怨望被殺子弼。

由微 字世儀魏郡人從周文為大行臺郎中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四方書檄皆徵辭也累加侍中驃騎大將軍。

陸通 字仲明吳郡人曾祖載從宋武平關中沒于赫連氏父政性孝母吳人好食魚北土少魚政常求之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以供膳時以為孝感因稱為孝魚泉。通隨周文以戰功至大司寇。

楊檦 字顯達高涼人從周以功進大都督晉建二州諸軍事。

韓褒 字弘業潁陽人避亂夏州周文為刺史及賀拔岳為侯莫陳悅

言其僞毅謁瓊至則窅談玄興難為發言出其徒問之恒
曰每見郡君、輒將我入青雲中、何由復言地上事。還取券
焚之。時裴獻伯為濟州刺史、用法酷、瓊恩于教人。房延祐
為樂陵郡、過濟州、裴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
惡。裴云、得人譽者弗至公。答云、若爾、襲黃君之罪人也。瓊
為司直廷尉正、申雪冤枉、京師語云、斷决無疑蘇珍之。位
至大
理卿、

于洛侯代人、為秦州刺史、部人富熾奪人[?]綏一具、輒鞭一
百、截其右腕、勿殺人、先殺其手足、命將絕、始斬首、支
解分懸道路、
後坐罪斬、

李洪之恒農人、為秦益二州刺史、任法禁
奸枉、見殺害者至有數百、然善御
戎夷、頗有威惠。後以
受納贓、至京賜死、

崔暹字元欽、為瀛州刺史、貪暴安
忍、嘗單騎至村、有汲水婦人、
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暹、答曰、百
姓何罪、得如此癡兒刺史。暹默然去、後以不任職解、

陸夸趙郡高邑人、少與崔浩為莫逆交。浩為司徒、奏徵夸為
中郎、辭疾不赴。州郡迫遣、不得已入京、與浩相見、留數
日、談敘平生。浩欲論屈之、竟難言、遂投詔書于夸懷。夸曰、
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桃簡浩
小名也。遂私歸。及浩受、為之素
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生
之甥也。以博覽書史、又篤好佛理、隱嵩山。定
武徵為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固辭、還山卒、

信都芳字王琳、河間人、少明算術、兼有巧思。祖暅曰、律管吹
灰、術甚微妙、吾思所不至。芳思報云、吾得之矣。終須
河內葭莩灰、祖得河內灰
試之、即飛、餘灰不動也、

綦母懷文以道術事齊神武、能造宿鐵刀、嘗云、
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
將鑄劍處、其土可瑩刀、

陸法和隱于江陵百里洲、衣食
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
以道術見稱于
時、後尸解去、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善天文
玄象之學、周文甚信待之、

庾季才字叔弈、新野人、善占天象術數。隋文帝夜與高熲蘇
威謀後都龍首山、季才奏、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宜
有遷都之舉。隋
文曰、是何神也。

楊伯醜馮翊人、好讀易、隱華
山、善占筮、言無不驗。

張胄玄渤海人、博學精術數、為隋散騎常侍、直太史、參議律曆、衆
皆出其下、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日。顏慜楚曰、漢時洛下
閎改顓頊曆、作太初曆、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
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耳。

許智藏高陽人、善醫術。時秦王俊有疾、召之。俊夜夢亡妃崔
氏泣曰、本來相迎、今聞許智藏至、當必相苦。明夜又夢
崔氏曰、妾計得之、當入靈府中避之。及智藏至、
診脉曰、疾已入心、當發癇、不可救也。果如所言、

萬寶常隋文樂工、妙達鍾律。時鄭譯等定樂、寶常屢有建白、以其
伶人不聽。後樂成奏之、寶常泣然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
不久將盡。時四海全
盛、聞者謂妄、後果驗。

崔氏清河房愛親妻、同郡崔元孫之女。子景伯為清河太守、
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按之、景伯以白母。母曰、小人未
見禮教、故然。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
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如母言召之、經二十日、其子叩
頭流血、其母涕泣
乞還、終以孝聞。

崔氏清河人、鄭善果母、初適鄭誠、生
善果。誠以討尉遲迥、力戰死、年
二十而寡、父欲嫁之、不能奪其志。善果年數歲、以父死王
事、襲爵開封縣公、後歷刺史太守、每出聽事、母輒坐胡床
於障後察之、被服修省、號為清
吏。其母卒、善果清聲减于昔焉。

右魏西魏後周相繼合壹百九十六年

讀史備忘卷之六終

讀史備志卷之七

天台范理道濟編集

隋楊姓，火德，都龍首山，三主，合三十九年而為唐。（起辛丑終己卯）

文帝名堅，弘農人，相傳為東漢太尉震之後。父忠仕魏及周，以功封隋公。堅襲爵，女為周宣帝后。堅以太后父秉政，受禪盡滅宇文氏之族。改元（開皇二十、仁壽四）。共二十四年，為煬帝弒，壽六十四。性儉約，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

煬帝名廣，文帝第二子，后蕭氏。改元（大業），在位十三年，為宇文化及弒於江都，壽三十九。

恭帝名侑，隋亂，唐公李淵立帝，改元（義寧）。次年淵逼禪位，王世充奉越王侗即位，改元（皇泰）。次年世充弒之，隋亡。

自隋文帝開皇九年己酉至煬帝大業十二年丙子，天下一統，凡二十八年。

[illegible]

高熲 字昭玄，自云渤海蓨人。父賓歸周，獨孤信引用之，賜姓獨孤。熲明敏有器局，又習兵事，多計畧，為尚書左僕射。熲納言，上嘗問取陳之策，熲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期，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以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若此再三，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際，我乃濟師。又江南舍多竹茅，積非土窖，密遣因風縱火，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上行其策，及陳平，以功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為將相二十年，朝野推服，無異議，治致昇平，熲之力也。後以太子勇失愛，上欲廢立，熲執爭，為獨孤后銜譖之。煬帝立，坐謗訕朝政被殺，諸子徙邊，天下莫不傷惜，稱寃不已。

蘇威 字無畏，京兆人。父綽，魏度支尚書。威以高熲薦，帝用之，聞禪代之事，遁歸。高熲請追之，帝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至，累官為尚書右僕射，兼納言。初，威父在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之法，頗重，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至是成賦役，從輕典，與高熲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又蓋改舊法，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其所定。煬帝立，加上大將軍，遭逢世亂，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子夔博學，以鍾律自命，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志。

李德林 字公輔，博陵人。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舉秀才，仕齊為中書侍郎，修國史。周武克齊，召見，授內史。語群臣云：我唯聞李德林名，及見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至帝受遺輔幼，計畧皆德林指授，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竟成大功。登阼之日，授內史令。時帝欲盡滅宇文氏，德林固爭，以為不可。帝怒曰：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自是品位不加，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為子。子曰百藥。

趙煚 字賢通，天水人，仕周為上柱國、相州刺史。帝踐阼，以煚曉習故事，徵為尚書右僕射，視事未幾，以忤旨出為陝州刺史。

趙芬 字士茂，天水西人，仕周為內史。有智辯，習舊事，開皇初，拜尚書左僕射，兼內史令，未幾，以老病出為蒲州刺史，乞骸骨歸。

楊素 字處道，弘農華陰人。少與牛弘同學，善屬文，工草隸，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初，周武帝奇之，謂曰：卿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為車騎大將軍，從平齊，帝受禪，加上柱國。及平陳，封越國公，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突厥犯塞，素以總管討之。素多權畧，應變無方，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貰。每將臨敵，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至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陳，先令一二百赴敵，如不能陷陳，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如向法，故戰無不勝，稱為名將。故破突厥，磧南無復虜庭。又以計易太子，立煬帝，朝貴多為陰中。然性貪冒，時議鄙之。至子玄感，而宗族誅夷。

韓擒虎 字子通，河東人。父雄，以武烈知名，仕周至大將軍。擒虎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仕周，以功為都督。至是，上有并吞之心，以為廬州總管，與賀若弼共經畧之。及大舉，以為先鋒。擒虎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進姑熟。及陳將任蠻奴為賀若弼敗，來降，擒虎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撝之，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及至京，與弼爭功上前，上曰：二將俱合上勳。進為上柱國。後鄰母見其門下儀衛甚盛，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不見。又有人疾篤，驚走虎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何王，答曰：閻羅王。擒虎子弟欲撻

之擒虎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寢疾亡先是江東謠曰黄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虎本名豹及平陳乗青驄馬往返時候與歌相應。

賀若弼字伯輔洛陽人父敦仕周為總管弼驍勇便弓馬博涉解屬文上有并江南之心高熲薦之拜弼為吳州總管獻取陳十策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于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恐兵至悉集士馬既知防人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及大軍渡江陳人弗覺也進屯蔣山之白土崗與陳將力戰破之遂從北掖門入而韓擒虎破執陳主矣以功加上柱國進爵宋公自以功名出朝臣之右不得宰相不平形于言色後與高熲等私議朝政得失坐誅○煬帝在東宮問弼素韓擒虎史萬嵗優劣弼曰素是猛將非謀將擒虎是鬪將非領將萬嵗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

史萬嵗京兆杜陵人少善騎射驍捷若飛周武時父從平齊戰沒萬嵗以忠臣子襲封平尉遲迥以功拜上大將軍坐事除名復以破突厥與平陳之功加上開府江南亂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後上從仁壽宮初還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嵗所在萬嵗實在朝堂楊素曰萬嵗謁東宮矣以激

怒上上以為信然令召萬嵗上怒令左右撲殺之天下莫不寃惜萬嵗為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

【隋】**李穆**字顯慶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都騎尉陵之後從周太祖擊齊師于芒山太祖臨陣墮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詈之賊見其輕侮謂非貴人遂緩之得免累功至上柱國轉并州總管高祖作相穆表勸進至拜太師子孫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當時無比兄子崇尚幼拜爵之日獨泣下父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勳于國而幼小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後與突厥戰死。

梁睿字侍德安定烏氏人周閔時以功為大將軍高祖總百揆代王謙為益州總管謙反不得進命睿討謙斬之劍南悉平進上柱國時薛道衡從軍在蜀說睿曰天下之望已歸于隋宜令勸進及帝受禪甚禮遇之睿自以周舊臣謝病于家閤門自守不交當世。

于義字慈恭河南洛陽人父謹周太師義為行軍總管佐梁睿平蜀拜上柱國兄翼為太尉弟智兄子仲文並上柱國大將軍已上十餘人子宣敏為奉車都尉

豆盧勣字定東昌黎人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精之後歸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氏焉父寧柱國太保勣初生周太祖親至其家稱慶以新破齊師命字曰定東至是為夏州總管

宇文忻字仲樂本朔方人從周武帝以平齊功進位大將軍佐高熲破尉遲迥加上柱國封英國公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陸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坐怨望謀洩伏誅

長孫平字處均洛陽人父儉周柱國帝為丞相時尉遲等稱兵深以淮南為意時賀若弼鎮壽陽遣平往代之弼果不從平麾壯士執送京師徵平拜度支尚書平以州縣多罹水旱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民多賴焉。

蘇孝慈扶風人帝受禪進爵安平郡公判工部民部二尚書稱為幹理。轉大將軍

李雄字毗盧趙郡人佐晉王廣鎮并州為河北行臺兵部尚書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時有劉仁恩不知何許人初為毛州刺史治績為天下第一擢刑部尚書郭均馮世基並明悟有幹畧相繼為兵部尚書代人庫狄嶔為民部尚書四人俱顯名當世史莫能詳

韋世康京兆杜陵人父夐魏周十徵不屈。世康初為絳州刺史轉吏部尚書選用平允稱為廉平上頻乞骸骨上曰屈公卧治一隅拜荊州總管

時天下唯置四大總管并揚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荊州委世康時論榮焉世康為政簡靜民以無訟。十七年卒于州

柳機字匡時河東人徵為納言出拜華州刺史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並補外職楊素時方用事戲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

牛弘字里仁安定人好學博聞仕周為記室內史開皇仕為秘書監上疏以經籍自秦火以後治亂相尋遭歷五厄不全請開獻書之路後議置明堂授大將軍吏部尚書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所進多稱職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如輕薄時宰疑之而弘專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為盛後從幸卒于江都郡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上嘗令其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非宰臣任也隋世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一人而已。

宇文慶字神慶洛陽人與帝潛龍時有舊至是拜左武衛將軍上柱國出為涼州總管

元孝矩洛陽人上重其門第娶其女為皇太子妃拜孝矩為壽州總管弟襃為安州總管

長孫晟字季晟雒陽人畧涉書記善彈工射趫捷過人仕周嘗使突厥攝圖後攝圖來侵上用晟計反間奉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

騎將軍威行域外後卒贈司空上柱國齊國公諡曰獻少子無忌嗣。

達奚長儒 字富仁代人仕周以功位大將軍至是突厥率衆十萬寇掠而長儒以二千人轉鬭三日破之進上柱國。

賀婁子幹 字萬壽代人鎮涼州累破突厥以功進上大將軍拜工部尚書。

劉方 京兆人時交州亂以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開皇時有馮昱王撝及隴西人李充華陰人楊武隴右人陳永貴代人房兆俱為邊將名顯當時。

盧思道 字子行范陽人幼博辯才學兼著官至散騎侍郎。從兄昌衡字子均為徐州總管長史有能名蘇威考之曰德為人表行為士則時為美論。

薛道衡 字玄卿河東汾陰人幼孤好學少與蘇思道李德林齊名友善上受禪除內史舍人轉內史侍郎每構文必隱坐空齋瞑壁而卧聞戶外有人便怒才名一時無競煬帝朝轉潘州刺史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不悅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而房彥謙勸之杜絕賓客卑詞下氣而不能聽竟賜自盡天下寃之五子收最知名。

明克讓 字弘道平原鬲人父山賓梁侍中克讓官至太子內舍人轉率更令于時東宮盛選天下才學之士至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牛弘修禮議樂

魏澹 字彥深鉅鹿下人世以文學自業澹仕周至隋為著作郎上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為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為史論及例一卷為魏書甚簡要大矜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

許善心 字務本高陽北人仕陳為度支郎中聘于隋被留陳亡上使告之善心衰服號哭于西階之下藉草東向三日詔書唁焉諮之拜通直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伏泣受詔悲不能興上為之改容大業初轉禮部侍郎後宇文化及弑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為化及所殺

崔仲方 字不齊博陵人幼與帝同學及受禪詔與高熲議正朔服色仲方曰晉為金行魏水周木皇家以火承之得天統矣車服旗並宜用赤又勸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上皆從之為司農少卿爵為公出為刺史上書言取陳之策曰按晉太康元年庚子晉武平吳至今開皇六年丙午合三百七年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過矣陳氏起于丙子至今丙午子午為衝陰陽之忌懷誠不疑

于仲文 字次武建平公義之兄子幼好學九歲周太祖嘗見問曰兒好讀書有何事答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後為安固太守尉遲迥舉兵棄妻子歸朝為迥害三男一女復推其將劉寬于梁郡破擅讓于參隄河南悉平拜柱國

段文振 北海人高祖時為丞相掾領宿衛驃騎煬帝為兵部尚書時突厥啓民居于塞內妻以公主文振上表以其終為國患勸以時遣令出塞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岩重此萬世之長策也。

王韶 字子相自云太原人仕周以軍功至車騎大將軍晉王鎮幷州為行臺右僕射王甚憚之。

元巖 字君山洛陽人周宣時樂運以切諫將戮朝臣皆懼岩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遂諫免至是拜兵部尚書進爵昌平郡公性嚴重明達世務每奏議侃然正色延諍無所迴避。

劉行本 沛人性剛直為諫議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能犯顏直諫遷太子左庶子卒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于此。

梁毗 字景和安定人為治書侍御史以鯁正稱累轉西寧州刺史在州十一年徵為大理卿時楊素貴寵百僚震慴毗上封事上大怒親詰之毗因極言其擅權自此素寵漸衰焉。

柳彧 字幼文河東解人為治書侍御史正色立朝甚為百僚敬憚上嘉其婞直謂曰大丈夫當立功于世無容容而已時承喪亂之後風俗頹壞或多所矯正時楊素以小譴勅送南臺素恃貴坐或床或外來見謂曰正

表勅治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于庭辨詰事狀素銜之後坐事為素執爭除名遷徙

趙綽 河東人累遷大理少卿進位開府時河東薛胄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上每謂綽曰朕于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卒年六十三

裴肅 字神封河東人仕周為御正下大夫屬聞帝為丞相歎曰武帝以雄才主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上聞之甚不悅遂廢于家後以上書徵入朝授嶺表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夷獠思之立廟于潭江之浦

麥鐵杖 始興人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為盜設為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行百餘里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且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帝惜其勇釋之陳亡後江東反楊素討平馳驛歸京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後徵為車騎將軍從征遼東戰沒子孟才以武賁郎將及江都之難慨然謂武牙郎錢傑曰吾等世倚國恩今賊臣弑逆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欲與擊宇文化及事洩與沈光俱為化及所殺。

沈光 字總持吳興人少驍捷善戲馬初建禪定寺立幡竿高十餘丈適遇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見以口啣索拍竿而

感之黎陽縣閉城大索男夫以討護兒為名[illegible]兵後陳為宇文述軍追急謂弟積善曰事敗矣我不受人[illegible]辱汝可為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被執殺之

皇甫誕 字玄慮安定人時漢王諒為并州總管誕為司馬總府政事一以咨之煬帝徵諒入朝遂拒命誕極諫不從被囚而楊素將兵至諒出拒戰主簿豆盧毓出誕于獄協謀閉城拒諒諒擊破之並遇害朝廷嘉之贈柱國封弘義公○諒之反也州縣無不響應獨嵐州司馬陶模繁畤令敬釗並抗節不從

游元 字楚客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為尚書度支郎使于黎陽督運楊玄感反以兵脅之元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公之兄弟青紫交映當謂竭誠上答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為明公不取僕有死而已遂被害贈銀青光祿大夫

馮慈明 字無佚信都人稱江都郡丞奉安集瀍洛為李密執謂曰今區宇沸騰吾弱義兵所向無敵東都將下令將卒衆問罪于江都以為如何慈明答曰直道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復潛承表江都翟讓斬之帝贈光祿大夫

張須陀 弘農閿鄉人為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將兵拒東郡賊翟讓每破之轉滎陽通守李密率兵逼之戰敗仰天曰何面目見天子乃下馬戰死

楊善會 字敬仁弘農華陰人為鄃令以拒賊功累遷清河通守後為竇建德執欲用之罵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恨吾力不能擒汝辭竟不撓

劉子翊 彭城人為治書侍御史從幸江都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忤旨遣令上江督運為賊吳棊子所虜及煬帝被殺子翊遇害

堯君素 魏郡人初為鷹擊郎屈突通拒唐兵于河東通敗而南遁以君素為河東通守唐兵攻之不下及通敗至城下呼說以降意君素帥大義以責府圍急路絕君素乃為木鵞置表于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流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府士多歸唐患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其妻又至城下招之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復謂其下曰吾于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室傾敗吾當斷頭以付諸君後為左右所害太宗知其忠贈蒲州刺史○時京兆張季珣為鷹擊郎將其府據箕山為固李密攻之不克後城陷為翟讓所殺

陸彥師 字雲房魏郡人父奕與兄仰廬于墓次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閭號為孝終兄仰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府須友悌孝義總萃一門

郭儁 字弘乂太原人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

潤親將人以為親感之應

劉士儁 彭城人性孝母喪廬居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為之取食隋表其閭

翟普林 楚丘人隱居不仕親有疾不解衣七旬親沒廬墓負土成墳冢有一烏大適普林哀臨犬亦悲號有二鵲于墓樹馴狎不驚有司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李德饒 趙郡人為司隸從事每愍四方理雪冤枉父母寢疾輙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沒水漿不入口五日送葬母仲冬猶雪單縗徒跣行四十里後甘露降于庭樹鳩巢其廬納言湯達因改其所居村名孝敬里為和順。

華秋 汲郡人幼喪父事母孝母沒廬墓側遇人獵逐一兎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而免自此兎馴左右郡縣上其事表其門閭後盜起咸相戒曰勿犯孝子鄉人賴而全者甚衆　頓

梁彥光 字脩芝安定人為岐州刺史有惠政嘉禾連理出于州境詔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枝轉刺相州以不能理化坐免歲餘復起自請治相人皆嗤笑及下車發摘奸隱有若神明狡猾潛竄合境大駭復以最稱

趙軌 洛陽人為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戒詔賜物三百段米二百石

房恭懿 字慎言洛陽人為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上賜物四百段米三百石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賜物百段良馬一疋轉刺史上曰恭懿所在著績朕若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

公孫景茂 字元蔚河間人為汝南太守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以實對復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悅賜物三百段遷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時稱良牧

辛公義 狄道人岷州刺史州俗畏病一人有疾即全家避之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凡有疾病皆以床輿致廳事設一榻獨坐其間以俸迎醫療之俟差召其親戚諭遺之病家子孫多漸此風遂革乎為慈母

柳儉 字道約河東解人為廣漢太守有能名遷蓬州刺史訟者庭遣不為文書約束獄無繫囚遷邛州刺史在職十年羌夷悅服煬帝因郡國畢集問蘇威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為誰威等以儉對次以涿郡丞郭詢潁川郡丞敬肅帝賜儉帛二百疋詢肅各一百疋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郡以旌異之

敬肅 字弘儉河東人為潁川丞時薛道衡為天下群官之狀稱肅曰心如

纖石老而彌篤。以忤權貴宇文述，不獲遷而致仕。

劉曠 不知何許人。為平鄉令，單騎之官。有爭訟者，輒丁寧曉諭。所得俸以賑貧乏。風教大洽。及去，吏人無少長，號泣送之。遷臨潁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高熲言其狀，優詔遷莒州刺史。

王伽 河間章武人。為齊州行參軍，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悉脫其枷，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因皆依期而至。上聞驚異之，擢為雍令。後有能名。

魏得深 鉅鹿人。為貴鄉長，稱為大治。轉館陶長。貴鄉父老冒涉險難詣闕請留，許之。館陶父老後詣郡相訟。會持節使者常霽等斷從貴鄉。吏人歌呼滿道。館陶衆庶依依者數百。○時亂，長吏多不職。惟襄陽令高世衡、蕭令劉高、城皋令劉熾清節逾勵，風教大洽者，稱一時。

狄士文 代人。為貝州刺史。性清苦。子嘗噉官廚餅，枷獄，于杖之一百，步送還京。僮僕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于外境。凡出入必封署其門。吏人股栗，道不拾遺。嘗入朝，食賜公卿入左藏任取。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別加賞勞。在州，吏尺布升粟之贓不貸，得千餘人，悉配嶺南，死者十八九。時貝州司馬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為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蝮蠍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噉人。士文竟坐免。

趙仲卿 天水人。為朔州總管。時塞北盛興屯田，有不理者，召主掌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于荊棘中。時謂猛獸。後攻突厥，以戰功進上柱國。有言其酷暴者，上借其功，曰：知公清正，為下所惡。賜物五百段。後蜀王秀得罪，令仲卿按之。仲卿深刻，連坐者衆。上以為能，賞奴婢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粟五千石，奇寶雜物稱是。

崔弘度 博陵人。為襄州總管，以嚴急為治。吏人戰栗。時語曰：寧飲三升醋，莫見崔弘度。然理家如官，閭門整肅，為時所稱。

田式 下邽人。為襄州總管，以立威為務。官屬股栗，無敢仰視。其所愛奴，常見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立棒殺。每赦書到，先殺重囚，然後宣示。

燕榮 弘農人。為青州總管。選有力者為伍百。吏人過之者，必詰問捶楚之，瘡多見骨。奸盜屏迹，境內肅然。性嚴酷，有威。後賜死。

元弘嗣 河南人。為幽州總管長史。總管燕榮肆虐，每被笞辱。及榮死，弘嗣為政，酷又甚之。後往東萊監造海船，役丁苦其捶楚，晝夜立水中，畧不敢息。後從日南道死。

王文同 京兆人。為恒山郡丞。郡有豪猾，每持長吏短長，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召而數之，令左右斲木為大撅，埋于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撅，令其人踣心于木撅上，縛四支以小撅，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懾氣。及令巡察河北，求沙門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以為聚結惑衆，盡斬之。後於斬，讎人臠其肉而啖，斯須咸盡。

元善 雒陽人。祖乂，魏侍中。善好學，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拜內史侍郎。上每稱之曰：人倫儀表也。遷國子祭酒。

辛彥之 狄道人。初與牛弘同志好學。為太常少卿。上常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上大悅，除刺史。

何妥 字栖鳳，西城人。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妥少好學。時蘭陵蕭眘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眘。妥官至國子祭酒。

房暉遠 字崇儒，真定人。幼有志行，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易，兼善圖緯。官為大學博士。與鄭譯修正樂章。

劉焯 字士元，信都人。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舉秀才。與王劭同修國史。兼議律曆，直門下省，以備顧問。論者以數百年以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嗇于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論少之。

劉炫 字光伯，河間景城人。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為儔。與劉焯並稱為二劉焉。與諸儒同修國史、天文律曆，兼于內史省考定群言。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錄上送官，取賞而去。人有訟之，坐除名，歸家教授。時伐遼東，炫以為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悟，後方驗焉。

王通 家河汾。父隆，字伯高，仕隋為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出為縣令，遂不仕。通仁壽三年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不報，而歸。教授弟子，自遠而至千餘人。杜淹、李靖、房玄齡、杜如晦、溫大雅、陳叔達皆其徒也。然續六經，陷于僭竊之罪。與門人問答，作中說，以擬論語。先儒謂其中多名言。卒，門人私謚曰文中子。史逸其傳。

劉臻 沛國相人。官至左僕射。精于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

王貞 字孝逸，陳留人。七歲好學，善屬文，不治產業。每以諷諫為娛。為汴州刺史。

虞綽 字士裕，會稽餘姚人。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為秘書學士。

潘徽 字伯彥，吳郡人。善屬文，能持論。為陳客館令。

杜正玄 字慎徽，世以文學相受。正玄兄弟三人俱弱冠，並以文章才辯，籍甚三河之間，一時。詣闕，策者榮之。正玄為豫章王記室，卒官。

李士謙 字子約，趙郡人。家富于財，躬處節儉，每以賑施為務。州里有兄弟分財不均相訟者，士謙出財補其少者。

兄弟愷儻，更相推讓，衆舉不仕。及卒，會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條其行狀，相與樹碑於墓道。

崔廓

字士玄，博陵人。初為里佐，屢逢屈辱，因逃入山中，博覽經史。山東學者宗之。既還鄉，不應辟命。與李士謙齊名，時稱崔李。廓子賾，字祖濬，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少，有口才，以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禮樂。

徐則

東海人，少受業於周弘正，精于議論，聲擅都邑。入縉雲山，後隱天台，因絕穀養性，所食唯松水而已。太傅徐陵為之刊山立頌。後尸解去。

李密

字元邃。父蒲山公李寬。密生頭銳角方，瞳子黑白明澈。頗謀不常，又多策略。初與楊玄感謀舉兵，敗被執。行次邯鄲，夜宿，穿墻而遁。變姓名為劉智遠，聚徒教授。數月亡去，歸翟讓。讓推為謀主，建號魏公。後兵為王世充破。其府掾柳燮曰：明公與東都斷隋歸路，使唐不戰而據京師，公之功也。遂降唐。謂其徒曰：吾所將雖不就，而思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歸國，功不減竇融，豈不處我台司。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後叛，為唐將盛彥師斬之。年三十七。史評其雄略非項羽，比禮賢得士，乃田橫之徒；賢陳涉遠矣。

王世充

字行滿，西域人，豺聲卷髮。初為江東通守，屢帥兵破賊有功。大業十二年為鄭王，篡位，改[元]開明。四年為太宗攻破，降唐，赦為庶人，以其族徙蜀。將行，為獨孤修德殺。

竇建德

貝州人，世為農，材力絕人，少重然諾，喜俠。郎大業七年起兵據河北，自立為長樂王，更國號夏，改[元]五鳳。後為太宗攻執，斬長安市。凡十一年亡。其將劉黑闥自稱漢東王，改[元]天造，都洛州，後被斬。

薛舉

蘭州金城人，與子仁果義寧元年起兵，自號■■霸王，建[元]秦興，僭號于蘭州。卒，子代立，後降太宗，斬之。父子共五年滅。

李軌

字處則，涼州人，以財雄邊。大業中，與曹珍等起兵，稱■王，改[元]安樂。凡二年亡。

蕭銑

後梁宣帝曾孫也。為羅川令。大業十三年，鄭文秀等推董景珍為主，景珍以隋冠帶悉擬起梁蕭氏中興象也，迎銑，趨巴陵，自稱■王，徙都江陵。後為李靖等破之，斬都市。凡五年滅。○時宇文化及為隋衛將軍，在江都弒煬帝，立秦王浩，既而弒之，自稱■帝，改[元]天壽。武德二年，唐兵擊走，守聊城，為竇建德生擒，斬之。凡二年亡。○時鄱陽林士弘稱■帝，據江南，建[元]太平。武德五年降，凡七年。○東海李子通引衆入江都，稱■帝，改[元]明政。為杜伏威執，送長安誅之。凡七年。○

漳丘杜伏威據歷陽，入朝于唐，封吳王。○朔方郎將梁師都據郡稱[梁]王，改[元]永隆。後唐將柴紹討之，其下殺之以降。○定陽劉武周北附突厥，僭位改[元]天興。凡四年為唐滅。○城父人朱粲為縣佐吏，大業十一年自稱楚帝，改[元]昌達。二年降唐，復叛，斬之。○燕人高開道據漁陽，稱燕王，改[元]始興。三年降唐。○武康人沈法興為吳郡太守，聞煬帝遇弒，據丹陽等十餘郡，稱[梁]王于毗陵，改[元]延光。為吳子通兵襲，赴江死。

讀史備志卷之七終

讀史備忘卷之八

天台范理道濟　編集

唐李姓土德都長安二十帝女主一合二百九十年。起戊寅終丁卯

高祖神堯皇帝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西涼武昭王暠之後祖虎仕西魏有功為柱國父昞於周世封唐公帝襲爵為太原留守起兵立隋恭帝而廢之即位改元武德在位九年壽七十后竇氏　帝二十二子十九女

裴寂 蒲州人為晉陽宮副監高祖為唐公時雅與厚嘗以宮人侍公恐事泄脅起兵至是為右僕射知政事後坐妖言免官削封放靜州卒

劉文靜 字肇仁世居京兆大業末為晉陽令見隋室亂以言動太宗使典王業又脅裴寂使說高祖起兵及請與突厥連和致兵集眾又屢有軍功及高祖即位為納言才能及功逮復寂而位其下意不平有妻失愛告其兄上變被殺

竇威 字文蔚岐州人[illegible]與浮[illegible]威識朝廷故事制度多其裁定為內史令竇氏在漢再為外戚元魏有三皇后父熾在周為上柱國入隋為太傅至唐從兄弟女為帝文穆皇后○內史令後改為中書令

蕭瑀 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仕隋為池河太守以郡降唐為內史令遷左僕射

竇抗 字道生威之兄子也從征有功總威為納言尋罷二子靜至民部尚書誕為光祿大夫○納言與後改為侍中

陳叔達 字子聰陳宣帝子也初為丞相主簿與溫大雅同管機秘帝禪代時書冊誥詔皆其筆也為禮部尚書後閨薄汙慢為有司劾帝為護掩

封德彝 名倫觀州蓨人在隋為內史舍人資陰佞挾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矯飾至是為中書令史稱封倫裴矩其奸足以亡隋其智足以佐唐何哉推奸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

楊恭仁 隋觀王雄子也性沖厚以禮自閑時人方漢石慶為中書令後以特進歸第

裴矩 字弘大絳州聞喜人有文藻智數仕隋為吏部侍郎宇文化及弑逆矩為尚書右僕射宇文氏敗又仕竇建德為右僕射至是權侍中

宇文士及 字仁人長安人嘗割肉以餅拭手上屢見陽若不省徐啗之其機悟類此至是權侍中

太宗文武皇帝名世民高祖第二子后長孫氏帝年十八舉義兵取天下即位改元貞觀在位二十三年壽五十二先儒論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畧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然倹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帝十四子二十一女

李靖 字藥師京兆三原人隋將韓擒虎之甥也與語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姿貌魁奇通書史歸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破蕭銑于江陵得郡九十六又取輔公祏于丹陽後突厥寇太原以勁兵三千夜襲定襄破之斥地自陰山北至于大漠官至尚書右僕射恂恂似不能言以沉厚稱年七十九卒謚景武史稱文武兼資出將入相弟客師累功至丹陽郡公孫令問為殿中少監侍御史

李勣 字懋功曹州人本姓徐初從李密統其衆不忍以為已功錄郡縣戶口請密自獻帝喜曰純臣也授總管賜姓從伐東都平建德俘世充其用兵料敵應

變皆合事機臨事選將必訾相其奇厖福艾者[illegible]薄命之人不可與成功卒謚貞武但以阿順高宗立武氏為史所貶弟感年十五時陷于世充令作書召勣對曰兄尚節義不可移也固不從被殺勣子震終桂州刺史震子敬業為眉州刺史坐貶起兵為武后殺削其祖父官爵毀冢墓

尉遲敬德 名恭朔州善陽人初為劉武周偏將從太宗征伐有功累濟帝急嘗救巢之難論功為第一致仕卒贈司徒謚忠武其戰善奪矟常單騎入賊群刺之不能傷帝常問奪矟與避矟孰難對曰奪矟難與齊王戭少選王三失矟

高士廉 名儉為吏部尚書遷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官女為帝文德皇后與竇氏俱外戚姻家世稱高竇

房玄齡 字喬齊州人父彥謙仕隋歷司隸刺史玄齡警敏博洽善屬文書兼草隸初為帝府記室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珍怪玄齡獨收人物置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至是為尚書左僕射居相位十五年貞觀二十三年卒年七十一謚文昭史稱明達治體輔以文學女為王妃男尚公主

蕭瑀　**封德彝** 二人為尚書左右僕射瑀後自請出家貶商州刺史卒

長孫無忌 字輔機后之兄也為尚書右僕射[illegible]

薛收字伯褒蒲州人為秦王府主簿卒後帝即位語玄齡曰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

薛元敬隋選部侍郎邁之子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時稱河東三鳳收為長雛德音為鸑鷟元敬年少為鵷雛帝為王時元敬為記室掌文翰稱職

韋挺京兆萬年人為御史大夫時馬周為監察御史挺不甚禮及周為中書令帝欲用挺周以挺非宰相器遂止挺後被廢

李綱觀州蓨人少尚風節始名瑗慕張綱為人改焉初為隋太子洗馬高祖時為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至是又為太子少師皆以匡正不阿著稱卒諡貞太子立瑀孫安靜

李大亮京兆涇陽人以功至右衛將軍兼右衛率工部尚書三職死無珠玉為含唯貯米五斛布三十端錄有功賜奴婢輒縱遣之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仕隋為太守母崔氏賢明嘗坐閣內聽善果處決有不當責愧之至唐為大理卿奉法持正顯于時

鄭元璹善果從父兄字德芳為參旗將軍五使絕域以識辨稱

權萬紀萬年人為治書侍御史時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萬紀劾其不平帝以其不阿貴近獎禮之

閻立德名讓京兆人與弟立本皆機巧有思武德初為尚衣制袞冕六服傘扇皆有典則至是為大匠造浮海大艦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以百藥名之七歲能文官至太子右庶子所撰齊史行于時

令狐德棻宜州人為起居舍人高祖嘗問男女冠髻高大何邪對曰冠髻在首君之象也晉君弱臣強江左衣小而裳大宋武興隨變此近驗也後與岑文本修周史

李延壽相州人兼國史父大師多識前世事作南北史未成而卒延壽繼成之時人見其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

蘇世長京兆武功人初為王世充太子太保歸帝為諫議大夫從獵大獲帝矜誕世長以正諫帝笑曰狂態發邪對曰為臣計則狂為陛下計則忠矣後為巴州刺史舟敗溺死

張玄素蒲州人仕隋為景城户曹竇建德破其城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釋之官至左庶子

孫伏伽貝州人與玄素仕隋皆為令史事唐皆敢言正諫伏伽為治書侍御史至大理卿時稱其有量比顏雍云

楊弘禮隋尚書令素弟之子從征遼東以功拜兵部侍郎弟弘武少修謹為西臺侍郎高宗嘗讓曰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荅曰臣妻剛悍此其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帝笑不罪

盧承慶幽州人檢校兵部尚書知五品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慍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劉德威徐州人為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入為大理卿平生所得俸祿以分宗親子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所養元病必親煮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事繼母尤謹再從皆同居合二百口內外無間言時號孝義劉家

傅奕相州人初為大史丞上疏詆浮圖帝問卿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黠人耳欺誑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孅兒幼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善之卒年八十三

呂才博州人時祖孝孫增損樂律召才與參論之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偽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儒老師刪正頒之官至太常丞

祖孝孫為太常少卿以為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于是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奏之

皇甫德參為中牟丞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曰彼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罪之以魏徵諫拜監察御史

馮盎字明達高州人本北燕馮弘裔孫隋亡奔嶺表後以其地降封越國公○此下五人俱邊將

郭孝恪許州人從征竇建德以功遷上柱國後討龜茲中流矢卒

張儉字師約京兆人以功累官至營州都督從征遼東拜軍總管領諸蕃騎為六軍前鋒兄太師為太僕卿弟延師為大將軍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

蘇烈字定方冀州人驍悍有氣決數先登陷陣以功拜左驍衛大將軍邢國公

薛仁貴絳州人少貧力田欲改葬其先妻柳曰今天子自征遼東盡圖功名還葬未晚遂應募王師攻安市城高麗率兵二十萬拒戰仁貴恃驍悍着白衣持戟腰鞬兩弓大呼而馳所向披靡戰遂奔潰帝望見着白衣者喜曰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遷中郎將時九姓眾十餘萬挑戰仁貴三矢殺三人遂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累勳至大總管子訥官羽林將軍

夏侯端壽州人邃術數帝微時與友密語曰王床搖帝座不安晉得歲貞人將興安天下者其在公乎後帝使傳檄州縣至譙州而地入王世充以吏部印綬召端焚書及衣問道奔歸體瘃人不堪視拜秘書監卒

劉感岐州人以驃騎將軍戍涇州為薛仁果圍執令約城降感紿諾至城下大呼曰賊大飢亡在旦夕我救兵且至仁杲

袁朗其先雍州長安人累封汝南縣男轉給事中其遠祖滂為漢司徒至朗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叔顗察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朗自以中外人物為海內冠雖瑯琊王氏連為公卿鄙不為伍 袁承序從朗父弟上問梁陳名臣子弟岑文本曰陳亡百司奔散袁憲朝服立後主傍白及不避也王世充篡隋群臣表勸進憲子承家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序風操清亮不愧先烈召拜晉王友兼侍讀卒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與從兄德基師周洪正以文辭稱時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氏太守王仲仁改里為高陽云 謝偃衞州人本姓直勒氏祖孝政仕齊改姓謝時李百藥工詩而偃善賦時人稱李詩謝賦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為秦川令時鄭世翼遇信明江中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眾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 劉延祐徐州彭城人補渭南尉治稱第一從弟藏器為侍御史能直諍不回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時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上悅

李淳風岐州人通群書明步天曆算占候吉凶若節契然當時術家慧有鬼神相之非學可致終不然測也為太史令卒 許嗣宗仕陳為新蔡王參軍凡療視疾必愈或勸其著書荅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善相術帝召見曰古有君平朕今得爾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固勝之武后幼時姆抱以見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其術精類此

房玄齡妻盧氏玄齡微時病且死諉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疾愈禮之終身 鄭義宗妻盧氏范陽士族也涉書史夜盜劫其家人盧冒刃立姑側為賊捶擊幾死賊去人問何不懼答曰人所以異禽獸者以有仁義隣里急難尚相赴救況姑可委棄邪若百有一危豈宜獨生

圖功臣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十七年

長孫無忌趙公 李孝恭趙郡元王 杜如晦萊成公 魏徵鄭文貞公 房玄齡梁國公 高士廉申國公 尉遲敬德鄂國公 李靖衛國公 蕭瑀宋國公 段志玄褒國公齊州臨淄人 劉弘基夔國公雍州池陽人 屈突通蔣忠公 殷開山鄖節公 柴紹譙襄公晉州臨汾人 長孫順德邳襄公無忌族孫 張亮鄖國公鄭州滎陽人 侯君集陳國公 張公謹郯國公魏州繁水人 程知節盧國公濟州東阿人 虞世南永興文懿公 劉政會渝襄公滑州胙人 唐儉莒國公并州晉陽人 李勣英國公 秦叔寶胡國公齊州歷城人

十八學士時人謂之登瀛州武德四年帝為天策上將軍作文學館命十八人並以本官兼學士分三番遞宿閣下每日給珍膳訪以政事閻立本圖像褚亮作贊題名字爵里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

杜如晦 房玄齡 于志寧 蘇世長 薛收收卒以劉孝孫補之 褚亮字希明 姚思廉萬年人 陸德明 孔穎達 李玄道

李守素 虞世南字伯施 蔡允恭 顏相時 許敬宗 薛元敬 蓋文達 蘇勗

高宗皇帝名治太宗第九子后王氏廢立武氏帝即位改元十四永徽六顯慶五龍朔三麟德三乾封二總章三咸亨四上元二儀鳳三調露一永隆一開耀一永淳一弘道一共三十四年壽五十六史稱溺愛衽席不戒履霜之漸使太后斲喪唐室屠害宗支流毒縉紳迹其本原有自來矣帝八子二紹帝三女

于志寧字仲謐京兆人薛仁杲平識褚亮于因薦引與同列至是為僕射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人少師事劉炫為左僕射 高季輔名馮德州人為吏部侍郎善銓選人物帝賜金背鏡一以況清鑒 宇文節侍中 柳奭中書令 崔敦禮字安上咸陽人為侍中中書令 韓瑗字伯玉京兆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終刑部尚書瑗博學曉吏事為侍中以極諫武后事貶振州與長孫

無忌梆爽俱被殺。

來濟 揚州人，為中書令，坐褚遂良事，貶台州刺史。突厥入寇，嘆曰：吾嘗絓刑罔，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冑而馳賊，沒焉。濟父護兒，左驍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虞世南子昶無才術，為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兒作匠，文武豈有種邪。

杜正倫 相州人，為中書令。初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高第。時崇之，與城南諸杜昭穆遠，求同譜，不許，銜之。世傳其所居地號杜固，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自是南杜不振。

辛茂將 侍中。

許圉師 父紹，安州人，為左相。時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中臺，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僕射為匡政。

上官儀 陝州人，同三品。勸帝廢后，后覺，訴帝，帝曰：上官儀教我。后銜之。許敬宗構儀廢梁王謀逆，下獄死。

劉祥道 字同壽，魏州人。父林甫，武德時為內史舍人，典機密，與蕭瑀等定律令，為吏部侍郎。祥道少襲爵，時為右相。

竇德玄 右相。

樂彥瑋 同三品。

孫處約 汝州人，同三品。

陸敦信 右相。

劉仁軌 字正則，汴州人，為左僕射。人有所訴，優容之，時號解事宰相。然仕由州縣，著政聲，譽得下懽心。

楊弘輔 同三品。時復官名。

戴志德 胄兄子，為尚書右僕射。

李安期 百藥子，亦七歲能文，為中書舍人，預決國政，同三品。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

張文瓘 字稚圭，貝州人。至是為宰相，改大理卿，執法平恕，囚聞其遷轉，皆垂泣。四子皆至三品，時號萬石張家。

趙仁本 同三品。

姜恪 同三品。

閻立本 為右相。太宗時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詔侍臣賦詩，召立本侔狀，傳呼畫師。歸，戒子曰：吾文辭不減儕輩，今以畫師見名，慎毋習。時姜恪以戰功為左相，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

李敬玄 亳州人，為吏部尚書，性強記，歷官萬員，遇諸道未嘗忘姓氏，有來訴者，口諭以書判參外，及致宋本末，無少謬。天下伏其明。為中書令。

郝處俊 安州人，以進士累遷中書令。帝多疾，欲傳位武后，處俊力諫止。之孫象賢為通事舍人，后銜之，因以事誅，臨刑極罵乃死。自後刑人必先以木丸窒口云。

來恒 同三品。

薛元超 祖道衡，父收，元超九歲襲爵，至是為中書令，後以政出武后，因陽喑乞骸骨去。

高智周 常州晉陵人，第進士，累遷中書門下三品，固表去位。

張大安 同三品。

崔知溫 中書令。

王德真 同三品。

郭待 同平章事。

岑長倩 后朝為右相，被殺。

郭正一 定州人，執政久，明習故事，文辭詔勅多出其手，後為周興所誣構，殺之。

魏玄同 同平章事。

劉景先 同平章事。

裴炎 字子隆，絳州人，以明經及第，有奇節。時拜侍中。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因與武后謀廢帝，更立豫王。后已持政，炎謀乘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會久雨，后不出。徐敬業兵起，后議討之，炎曰：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崔詧曰：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斬于都亭驛，籍其家，無擔石之蓄。初，炎忌裴行儉，破突厥功，斬降虜五十餘人，時以為陰禍有知云。

裴行儉 字守約，絳州聞喜人。初舉明經，蘇方定為大將軍，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子賢，盡畀以術。遷吏部侍郎，與馬載同典選，明于知人，時號裴馬。行儉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為故事。又以軍功拜禮部尚書兼右衛大將軍。又工草隸，名家。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研捷者，予與世南耳。又通陰陽

曆術，每戰預道勝日。

蔣儼 常州人，為蒲州刺史，發隱禁奸，號良二千石。

蕭鈞 瑀從子，為諫議大夫，多正諫。子瓘，

李義琰 魏州人，為侍郎，每論事鯁切不同，以疾致仕，公卿悉祖餞之，時比漢疏廣。弟義琛擢進士，以名節著稱。

王義方 泗州漣水人，舉明經，詣京，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病革不能前，義方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以此知名。太宗朝，補參軍，至是為侍御史，以劾奏李義府奸邪，貶萊州司戶卒。

韓思彥 字英遠，鄧州南陽人，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為監察御史，以忠直累黜。

唐臨 字本德，京兆人，累官大理卿。上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善之。餘司斷者輒紛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上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冤，所以絕意。遷御史大夫，後為潮州刺史卒。兄皎，貞觀中官吏部侍郎，臨孫紹，為太常博士、

裴守貞 絳州人，舉進士六科連中，遷成州刺史，政不務威嚴，吏民兩懷。子子餘，中明經，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諶以文法稱，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陳崇業曰：蘭菊異芳，胡有優者。

韋弘機 京兆萬年人，為檀州刺史，以邊人僻陋，不知文儒，貴乃修學宮，於[illegible]

生徒州人化之。遷司農少卿、孫岳于亦為刺史、著風績、

李嗣真 趙州柏人、多藝能、直洪文館、與學士劉獻臣徐昭皆少有名、號三少。官位太常丞、

權懷恩 萬紀孫、為萬年令、剛嚴明、時語曰、寧飲三斗醋、無逢權懷恩。更五州刺史、所居威名赫然。

裴敬彝 絳州人、曾祖子通為太中大夫、兄弟八人、皆為名孝、詔表門閭、世謂義門。敬彝七歲能文、年十四、諸龍宗使、唐臨訟父寃、臨奇之、得釋。一日忽曰、大人病痛、吾輒然、乃請急歸、而父已卒、

梁文貞 號州人、少從軍、守瀆遠還、親已亡、傷不能養、乃廬墓左、哭然三十年、行路見者為之流涕、有甘露白兔之異、縣令刊石紀之。

田游巖 京兆人、補太學生、罷歸、入箕山、居許由墓傍、自號由東鄰、上幸嵩山、親至其門、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上曰朕得君何異漢獲四皓、因拜太子洗馬、尋還山、藍衣耕食、不交當世。

潘師正 貝州人、居逍遙谷、上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願也。既不乏矣、詔即其廬作崇唐觀、卒諡體玄先生、

賈敦頤 曹州人、為洛州刺史、洛多豪右、占田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擿伏、下無能欺、洛人為刻碑大市旁、弟敦實、以饒陽令為洛州長史、亦寬惠、入為太子右庶子、民復立碑其側、故號棠棣碑。時楊德幹歷刺史、立威、人語曰、寧食三斗炭、不逢楊德幹、

許叔牙 字延基、句容人、為洪文館直學士、尤邃詩禮、凡例皆諳發也、又刪定顏師古所注漢書。

敬播 河東人、累拜給事中、與令狐德棻撰晉書、

郎餘令 定州人、為霍王元軌府參軍、從父知年、亦為王友、元軌曰、郎氏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栢為林。

徐齊聃 字道將、湖州長城人、八歲能文、歷四臺舍人、子堅字元固、舉秀才、堅子嶠字巨山、父子相次為學士、齊聃姑為太宗充容、仲為高宗婕妤、皆明圖史、議者以堅父子如漢班氏。

王勃 字子安、絳州龍門人、文中子之孫、六歲善文辭、對策高第、年未冠、授朝散郎、倚才陵藉、見嫉、以罪除名、父福時坐勃故、左遷交趾令、勃往省、渡海溺水而卒、年二十九、勃兄勔勮、弟助、皆第進士。

元萬頃 後魏京兆王子推裔、與諸儒論撰禁中、時謂北門學士。

袁客師 天綱子、傳父術、帝置一鼠于奩、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矣。嘗渡江、叩舟而還、人問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黑、不可濟、俄一男跛而就舟、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

明崇儼 洛州人、少隨父令安喜、吏有能召鬼神者、盡得其術、上召見、盛夏思蜜、坐頃取以進、云往陰山取之、四月上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召問老人、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後為盜殺、

武士彠 字信臣、高祖鎮屯汾晉、休其家、從定京師、為義原郡公、自言嘗夢帝騎而上天、帝笑曰、胡媚我邪、遷工部尚書、卒、女為天后、贈周國公、后革命、追冊為帝、子元慶、

許敬宗 字延族、杭州人、父善心、仕隋為給事中、敬宗幼善屬文、為著作郎、兼修國史、遷洪文館學士、上欲立武昭儀、敬宗妄言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上意遂定、乃建后勢、成寵

熾灼、無與為比、卒諡曰繆、

李義府 瀛州人、與王德儉上表請廢后立武昭儀、上悅、賜珠一斗、武后立、與許敬宗等濟其姦、誅棄骨鯁大臣、義府貌狀溫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時號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人猫、後以賍賄流死、

李畬母 畬為監察御史、得祿米量三斛而贏、問于吏、吏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庸、有數白、御史不償也、母怒、勅歸餘米、償其庸、諸御史聞之、有慚色。

鄭廉妻 李氏、年十七嫁廉、踰年廉死、夜數夢一男子求為妻、李自疑容貌未衰所召、即截髮麻衣垢而塵膚、自是不復夢、刺史白大威、號為堅正節婦、表旌之、

則天武后 名曌、并州文水人、先為太宗才人、後為尼、高宗令長髮納為昭儀、遂立為后、高宗崩、中宗立、改元嗣聖、逾月太后幽于別宮、立睿宗、改元文明、居別殿、后遂臨朝稱制、改唐為周、改元十二、光宅一、垂拱四、永昌一、天授二、長壽二、天冊萬歲一、萬歲通天一、神功一、聖曆二、久視一、旦載

一長安四 **共二十一年壽八十二**

韋弘敏 同三品○光宅元年改尚書省為文昌臺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內史御史臺分左右肅政臺

劉禕之 字希美常州人父子翼為隋著作郎峭直有行唐徵之辟以母老睦表其里為孝慈禕之有文辭上元中為洪文館學士王同三品後賜死

武承嗣 士彠孫元奭子也同三品遷左相

騫味道 為內史時房先敏坐累貶訴于相府味道曰太后旨劉禕之曰乃上從有司奏后聞曰君元首臣股肱以手足彩于腹背尚為一體乎貶味道乃加禕之太中大夫

李景諶 同平章事 **崔詧** 同平章事 **韋方質** 同平章事 **裴居道** 內史轉納言

韋思謙 鄭州人舉進士進為御史大夫性謇諤見王公未嘗屈禮曰鵰鶚鷹鸇固當獨立後致仕

魏玄同 字和初定州人為鸞臺侍郎同三品後為周興誣言后老矣當復皇嗣賜死

岑長倩 文本從子為右相以忤諸武為來俊臣誣斬于市

蘇良嗣 世長子為左相遇薛懷義于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命左右批其頸曳去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毋犯之而當世恨其少懲

韋待價 右相以擊吐蕃敗績除名流繡州

王立本 與騫味道同平章事

范履冰 同平章事後下獄死

武攸寧 納言

邢文偉 滁州人同平章事後自經死

格輔元 同平章事被殺

歐陽通 納言被殺

張光輔 平章事還內史被殺

狄仁傑 字懷英并州人舉明經補并州法曹親在河陽登太行山反顧白雲孤飛曰是吾親舍其下雲移乃去同府參軍鄭宗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藺義之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轉冬官侍郎持節江南華淫祠止存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同平章事力諫后反廬陵王為太子居母喪有白鸞馴擾之祥封梁國公

李昭德 父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母卒廬墓側負土成墳上表其閭昭德強幹有父風時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時來俊臣侯思止舞法昭德劾奏誣罔狀搒殺思止其黨稍權沮然昭德亦怙權來俊臣譖以逆謀與俊臣同日誅衆庶莫不冤昭德而快俊臣

婁師德 字宗仁鄭州人初以進士為江都尉累進同平章事為將胡三十年方酷吏殘鷙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言長者稱婁郝

杜景儉 冀州人舉明經為益州錄事參軍時房嗣業徙益州司馬詔未下即欲笞吏立威景儉叱罷去既乃除荊州人歡曰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知名入為司刑丞時稱囚遇徐杜者生來侯者死至是同平章事

蘇味道 趙州人九歲能屬辭與李嶠文擅名當時號蘇李後以檢校侍郎平章事在位依阿取容時稱模稜以附張易之貶眉州刺史卒

姚元崇 字元之陝州硤石人少尚氣節舉下筆成章五遷為夏官郎中時軍書填委崇奏決若流后賢之拜侍郎同平章事改春官尚書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后命以字行

魏元忠 宋州宋城人為太學生跌蕩少檢江融曉兵術元忠盡傳其學有上用兵之疏以忤張易之貶高要尉中宗復位拜中書令依違無所建明袁楚客以書規之言朝廷十失元忠得書大懲又為宗楚客等譖貶務川尉道卒

韋安石 京兆人舉明經官至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時二張及武三思羅構安石數折辱之陸元方自以為不及

陸元方 字希仲蘇州人舉八科皆中累轉天官侍郎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薦人如初復同平章事以忤旨除太子右庶子卒素清慎再執政每進退群臣后必先訪問外祕莫知臨終取奏槁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子皆美才而象先景倩景融知名

李迥秀 大亮之孫字茂之同平章事

唐休璟 名璿京兆始平人為都督吐蕃入寇六戰皆克積屍封土其上為京觀而還為右僕射宋國公休璟以儒者知兵自碣石踰四鎮綿地萬餘里山川夷阻障塞皆能言故行師料敵未嘗爽

朱敬則 字少連亳州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時羅織獄興敬則進諫以摧其鋒進平章事凡仁執

李懷遠 邢州人累遷同平章事

崔玄暐 博陵人舉明經為天官侍郎介然不受私謁以誅二張為內史封博陵王貶白州司馬流古州道卒玄暐母盧氏有賢操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

楊再思 鄭州人為宰相十餘年諂諛無恥○時韋承慶房融崔神慶俱宰相上既反正流嶺南

張柬之 字孟將襄州人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柬之第一狄仁傑薦為司刑少卿姚崇復薦召拜同平章事首謀誅二張復帝位加中書令封漢陽王罷政事出為襄州刺史貶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諡文貞○切守

宗及正、獵告武氏廟、天久陰、以御史崔渾奏毀之、復唐位號、即日澄霽、咸以為天人之應。

袁恕己 滄州東光人、以功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加中書令、封南陽王、貶為刺史、流環州、恕己素服黃金、周利用逼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捂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

敬暉 平陽人、舉明經、累官至中臺右丞、以誅二張功為納言、封平陽王、出為刺史、貶司馬、流于瓊州、為周利用剮殺之、

桓彥範 字士則、潤州丹陽人、以門蔭調為司刑少卿、張柬之引與定策、誅二張、迎中宗反正、為納言、武三思以鄭愔崔湜計、封為扶陽王、奪其政事、出為洛州刺史、復貶瀧州司馬、復遣大理正周利用矯之、曳于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睿宗追復官爵、謚忠烈、

程務挺 洺州平恩人、父名振、太宗時為名將、務挺少從父征討、以勇力聞、拜大將軍、為單于道安撫大使、禦突厥、突厥服其威愛、不敢盜邊、後或言務挺與裴炎潛結、即軍中斬之、突厥聞之、相慶、為立祠、每出師必禱焉。

李安靜 綱孫、為右衞將軍、武后革命、群臣皆勸進、安靜獨無所請、繫獄、來俊臣問狀、曰、我唐舊臣、殺之可也、遂被殺、自綱五世同居、安靜又以義烈稱。

陳子昂 字伯玉、梓州人、父元敬、世高貲、歲饑、出粟萬石賑鄉里、子

昂少尚氣決、後上書、后奇之、召見、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言不見用、縣令段簡聞其富、欲害之、捕送獄死、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雅正、為感遇詩、世以為法、

徐有功 舉明經、補蒲州司法參軍、民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后畏唐大臣謀己、周興等揣旨、搆陷人於死、有功持平守正、以執據寃罔、凡三坐大辟、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吏為之少衰、然疾之如仇讐矣。時濫奸瀆、以其守死明道、過漢汲黯。

員半千 字榮期、齊州全節人、本劉氏、十世祖以忠自比伍員、改姓員、長事王義方、以其邁秀、曰五百歲一賢者出、是子當之、因改名半千、凡舉八科皆中、後累官為學士、出濠蘄二州刺史、所至化行、有清白節、卒、吏民哭野中。

蘇安恒 冀州人、太后末年、累上言、極諫還政太子、又極論張易之等奸狀、太后每厚慰之、

馮元常 相州人、舉明經、轉廣州都督、為周興陷死、元常閨門雍穆、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中宗旌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凡名族皆願通婚、從弟元淑歷三縣令、與奴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不挈妻子、所俸祿以[illegible]、詔勞勉、時評其約潔過于元常剛直不及也。

張知謇 字匪躬、幽州人、兄弟五人、知元、知晦、知泰、知默、皆明經高第、知謇歷十一州刺史、所涖有威嚴、

王求禮 許州人、為左拾遺、多所建明、時三月大雨雪、蘇味道等以為瑞、率群臣入賀、求禮辨論不從、即屬言為災、后為罷朝、然以剛正、官終參軍、

崔融 字安成、齊州人、擢入科高第、為鳳閣舍人、為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手勅委之、

徐彥伯 名洪、兗州人、以對策為蒲州參軍、時司戶韋暠善判、司士李亘工書、而彥伯屬詞、時稱河東三絕。

王綝 字方慶、累遷廣州都督、時稱為治廣州第一、轉侍郎同平章事、時子為眉州司士參軍、后問卿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子、今尚在遠、以悟后、綝十世從祖羲之、

韋承慶 字延休、父思謙、承慶以進士累官天官侍郎、修國史、凡三掌銓選、議者公之。

陸餘慶 元方從父、舉制策、為鳳閣舍人、終太子詹事、雅善陳子昂、雖才不逮、而風流敏辯過之、

王及善 洺州人、后以勢用擢遷、為刺史、臨行、后問朝政得失、及善陳治亂、后悅曰、禦寇末也、輔政本也、公不可行、留拜內史、

吉頊 洛州人、性陰克、后倚為腹心、進天官侍郎、坐弟冒偽官、貶始豐尉、卒、

楊元琰

虢州人、生數歲未言、相者曰、語遲者神定、必為重器、後為荊州長史、與張柬之相代、同泛江、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志、柬之為相、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遂同誅易之等、反正、為衞卿、見三思浸用、請祝髮為僧、暉等笑之、元琰曰、功成不退將危、後暉等死、獨元琰全、

郭翰 為御史、巡隴右、多按劾、寧州刺史狄仁傑有異政、翰以聞于朝。

韋維 字文紀、祖叔謙、為吏部郎中、維以高第從內江令、民為刻頌、遷戶部郎中、善裁對、員外宋之問善詩、時稱戶部二妙。

鄭惟忠 宋州人、以制舉召見廷中、后問舉者何所事為忠、對者不合旨、惟忠曰、外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后曰、善、擢黃門侍郎、

高叡 京兆人、舉明經、默啜入寇、叡力不能制、即自經、不得死、為虜執見殺、子仲舒、仕至右庶子。

安金藏 京兆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為皇嗣、人誣有異謀、金藏大呼、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引佩刀自刺、腹腸出被地、眩而仆、后聞、輿致禁中、命醫之、閱夕而蘇、后臨視、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詔罷獄、後母喪、廬側、冬李有花、犬鹿相擾、詔表其閭、

徐元慶 下邽人、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為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自囚詣官。后欲赦死、以陳子昂議、寘于法而旌之。

沈伯儀 湖州吳興人、歷祭酒修文館學士、卒。

路敬淳 并州人、少好學、居喪倚廬、不出三年。尤明姓系、以譜學名家。其後柳冲韋述、蕭穎士孔至撰次、皆本路氏。

王元感 濮州人、擢明經。多著述、為時儒宗。

王紹宗 字承烈、系本琅邪、從江都。少嗜學、工草隸、仕至秘書少監、人持巨槩破其心。內若劑焉。驚悟、志思開徹。

張齊賢 陝州陝人、博學、仕至諫議大夫、

杜審言 字必簡、襄州人、擢進士、恃才傲世、嘗曰、吾文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坐事免官。武后召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舞蹈謝、令為賦歡喜詩。累遷修文館直學士、卒。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審言生子閑。閑生甫、

王勮 勃兄、為鳳閣舍人、兼天官侍郎。初勔勮勃皆著才名、故稱三珠樹。福時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嘗詫韓思彥、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邪。使勸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夸也。

駱賓王 義烏人、七歲能賦詩。歷武功主簿、數言事、下除臨海丞、棄官去、為徐敬業府屬、為檄斥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為之。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始與王勃楊炯盧照鄰皆以文名、時稱王楊盧駱、為四傑。炯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李適 字子至、京兆人。舉進士、為工部侍郎、子季卿、代宗朝為吏部侍郎、

劉允濟 河南鞏人、工文辭、為青州長史、以清白稱。召為修文學士、喜甚、與家人樂飲數日、卒、

宋之問 字延清、汾州人、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虬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嗟賞、更奪袍以賜。睿宗立、坐賜死。之問父令文、富文、工書、有力、人稱三絕。既、之問以文起、弟之悌以驍勇、之遜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

武三思 元慶子也。累進夏官春官尚書、監修國史。善迎諂主意、鉤探隱微、故后信任。以私韋后、謀廢太子、斬之。冉祖雍與御史姚紹之等五人、號三思五狗。睿宗立、父子皆斲棺暴尸、夷其墓、

索元禮 胡人也、時徐敬業兵興、后欲去異己者、以元禮為推使、為制獄、作鐵龍轂因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又横木關手足、號晒翄、訊一囚、牽聯數百、後受賕不服、吏曰、取公鐵龍來。遂伏罪、死獄中。

來俊臣 京兆萬年人、為侍御史、每鞫囚、不問輕重、皆注醯于鼻、掘地為牢、前後夷千餘族、中外以目、後自比石勒、斬西市、人爭抉目擿肝、醢其肉。以馬踐其骨。

周興 萬年人、累進秋官侍郎、屢決制獄、妄殺數千人、時左史江融有美名、興誣斬之、屍裔而行、刑者蹴之。三仆三作。興後為人告謀反、未知、來俊臣同食、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之、納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服罪、宥流嶺表、道為人殺。

侯思止 雍州人、為高元禮奴、以告人謀反、拜游擊將軍。元禮懼、引同坐、密教曰、上不次用人、如問君不識字、宜對獬豸不學而能觸邪。安用識字。無何、后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悅、後被搒殺、

王弘義 冀州人、以飛變擢官、至侍御史、時求旁舍瓜不與、乃騰言園有白兔、縣為集衆捕逐、蔬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後被杖殺之、

郭弘霸 舒州人、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后大悅、授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嘗按李思微、不勝楚毒死、後累見思微為厲、援刀自刳腹死。

傅游藝 衛州人、為左補闕、詭說符瑞、勸后易姓、以明受命、后悅、超進同平章事。乃黜唐稱周、廢唐宗廟、自稱皇帝、後有告其謀反、下獄、自殺、

高叡妻 秦氏、叡為趙州刺史、城為默啜攻陷、叡仰藥不死。至默啜所、以寶帶異袍示、曰降賜爾官、不降且死、叡視秦、秦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俱閉目不言、被殺、

天授元年改國號周 時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後中宗即位、召至、拜太子賓客、遺榮復請還山、先儒美其為當時一人而已。

中宗名哲、高宗第七子、母則天后。韋氏、張東之等遷太后於上陽宮。奉帝即位。復國號。改元（神龍、景龍）**共六年、為韋后弒、壽五十五。史稱荒淫不悛、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帝四子、八女、）

武三思（司空、）**武攸暨**（司徒、）**祝欽明**（字文思、京兆人。帝在京宮、欽明為侍讀、帝與群臣宴、

欽明自言能八風舞、搖頭睆目、左右顧眄、帝大笑。盧藏用歎曰、五經埽地矣。後同三品、

唐休璟 為左僕射同三品、

豆盧欽望 雍州人、為尚書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此後專僕射者不復為宰相也。

魏元忠 侍中遷中書令、

韋安石 中書令、後以盜隱官物下州、徵贓、憤恚卒、

李嶠 字巨山、趙州人、為中書令、嘗密請相王諸子不宜留京、玄宗立、獲其表、流滁州別駕卒、

楊再思 侍中遷中書令、

宗楚客 字叔敖、蒲州人、同中書門下三品、與紀處納為黨、世號宗紀、後被誅、

蕭至忠 沂州人、為御史、以劾蘇味道贓貪、超拜吏部員外郎、至中書令、出刺晉州、

于惟謙 同平章事

韋巨源 同三品、與安石同系、有吏幹、為尚書左僕射、陰導韋后行武后故事、玄宗討之、巨源為亂兵殺、

紀處訥 同三品、遷侍中、

張仁愿 華州下邽人、時朔方軍總管為突厥所敗、仁愿代之、築三受降城于河北、絕虜南寇路、斥地三百里、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以安、後人為立祠、城澄出師享馬、進同三品、宰相文武兼著、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

韋嗣立 字延構、與承慶異母、母笞承慶、輒求代、不許、輒自撾、母感悟、時比晉王覽、官至鳳閣侍郎、同平章事、父子並為宰相、世罕其比。嗣立子濟、天寶中為尚書左丞、

韋溫 同三品

鄭愔 同三品

蘇瓌 字昌容、雍州武功人、舉進士、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三品、封許國公、明法令、多識臺省舊章、一朝格式皆所刪定。

裴談 同三品

張錫 同三品

張嘉福 同平章事

岑羲 文本孫、同平章事、後以附太平公主被殺、

李多祚 其先靺鞨酋長、後入中國、至多祚驍勇善射、與張東之謀誅張昌宗等、反正中宗、封遼陽郡王、後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多祚為其下殺、籍沒其家、

王晙 滄州人、以明經高第、為桂州都督、州有兵戍、為開屯田數千頃、以息漕運、百姓賴之、刻石頌德、又以軍功拜兵部尚書、氣貌偉特、感慕節義、有古人風。

蔣欽緒 萊州人、為太常博士、時上始親郊、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以媚韋后、衆論阿向、獨欽緒言不可、諸儒壯其節。

韋虛心 字無逸、維子、舉孝廉、為大理丞、據法不撓、為工部尚書、弟虛舟歷洪魏二州刺史、有治名、

宋務光 汾州人、以進士調洛陽尉、時大水、詔直言、務光疏上不省、官至殿中侍御史、

武平一 為修文館直學士、被寵遇、雖宴豫嘗因詩規誡、然不能卓然自引去、

盧藏用 幽州人、舉進士、隱終南山、時號隨駕隱士、武后召拜左拾遺、司馬承禎召至、將還山、藏用指終南山、此中大有嘉處、承禎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慚、後以附太平公主流新州、

和逢堯 岐州人、為戶部侍郎、坐善太平公主斥朗州、然唐興奉使者稱逢堯。

王志愔 博州人、舉進士、初為侍御史、以剛鷙人吏畏懾、呼為皂鵰、遷大理正、

王同皎 相州人、陳駙馬寬曾孫也、陳亡、徙河北、尚帝女、桓彥範等誅二張、遣迎帝、曰上方不豫、得無不可乎、同皎曰、將相毀家族以安社稷、奈何云爾。即扶上馬、斬關而入、帝復位、封琅邪公、至是以武三思烝濁王室、欲誅之、謀泄、為三思上變、帝怒斬之、

柳沖 蒲州虞鄉人、沖博學、撰氏族志、號述系錄、

孔若思 越州山陰人、祖紹安、客君郭、

睿宗名旦、高宗第八子、初武后廢中宗、立旦為帝者七年、廢為周皇嗣者九年、改封相王者十年。時韋后與安樂公主專權忌帝、帝子隆基誅之、即位、改元景雲、二年改太極、傳位太子、即玄宗、改先天元年、壽五十五、六子、十一女、

鍾紹京 參知機務

李日知 鄭州人、進士、則天時、歷司刑丞、時法嚴、日知獨平寬、常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后用日知議、至是知政事、拜侍中、罷為刑部尚書、不謀于家、乞骸骨、許之、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遂行。

姚元之 進中書令、以太平公主謀、與宋璟建請主就東都、貶申州刺史、中書令

蕭至忠 附太平公主、復為中書令、謀逆被斬、

趙彥昭 甘州人、第進士、累遷中書侍郎、時有巫趙挾鬼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乃得同平章事、後貶卒、

韋嗣立

崔湜 仁師子挹之子、初與鄭愔典選、以納賂貶、至是太平公主引為中書令、後賜死、

薛稷 字嗣通、道衡曾孫、為中書舍人、少于外祖魏家、得虞褚書習之、遂以書名天下、蓋又絕品。至是進晉國公、參知機務、後賜死、

崔日用 滑州人、以家貴

誅韋氏功為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劉幽求**冀州人、舉制科、授朝邑尉。誅二張時、以武三思不誅、謂彥範曰、公等無葬地矣。玄宗為臨淄王時、起兵討韋氏、幽求佐之、以功參知機務。**郭元振**名震、魏州人。年十六、與薛稷同為太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求言五世未葬、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亦不質名氏。稷等驚歎。舉進士、轉涼州都督、開置屯田、軍粮支數十年、牛羊被野、令行禁止、道不拾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至是同中書門下三品、俄流新州卒。史稱其功顯節完、一跌未復、世恨其早沒云。**張說**字道濟、洛陽人。武后朝賢良對策第一、遷補闕。后嘗問諸儒言氏族本于炎黃、上古乃無百姓乎。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姓氏但起于炎帝黃帝耳。至是進同平章事。**竇懷貞**為侍中、左相德玄子。性諂詐、善結貴臣、或見無鬚者、誤為之禮。後附太平公主、自縊死。**魏知古**深州人、舉進士、拜黃門侍郎。宋璟嘗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陸象先**元方子、初名景初。帝曰、子能紹先構、乃賜名。至同平章事。後坐太平公主所進、將誅、玄宗遽召免之、以保護功封兖國公。卒諡文正。

韓琬字茂貞、思彥子。舉文藝優長、為監察御史、以讜言著稱。**薛登**常州人。太后時為左補闕、每上疏諫事。至是為御史大夫。以僧慧範怙太平公主勢、奪民邸肆、登將治之、為主構、出為岐州刺史卒。**韋湊**京兆人。祖叔諧、貞觀中與弟叔謹、兄季武俱為郎中同省、時號三列宿。子見素。**辛替否**字協時、京兆人。時復斜封官千餘人、替否上疏、時嘉切直。官至侍御史。**李乂**字尚真、趙州人。為吏部侍郎、與宋璟同典選、請謁不行。時語曰、李下無蹊徑。改黃門侍郎、貴幸求官者、帝曰、朕非斬李乂不可過耳。卒刑部尚書。乂事兄尚一、尚正甚謹、俱以文章名、同為一集、號李氏花萼集。**楊嶠**北平人、舉八科皆中。調將陵尉、累官至魏州刺史、以清白聞。書曰、吾備位方伯、而心亦昔時一尉耳。**劉子玄**名知幾、擢進士、為鳳閣舍人、兼修國史。鄭惟忠常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邪。答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楠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時以為篤論。貶安州別駕卒。**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以孝聞。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病思泉水。思禮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為判石頌其感。**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人。事潘師正、傳符籙導引術、遊名山、廬天台不出。上召至、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夫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上曰、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氣于漠、與物自然、無私焉、則天下治。上曰、廣成之言也。**元澹**字行沖、博學、尤通訓詁。嘗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猶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沖以系出拓拔、恨史無編年、撰魏典二十篇。官至洪文館學士。**趙冬曦**定州人。歷左拾遺、為國子祭酒卒。**鄭欽說**通曆術博物、為右補闕。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于鍾山壙中得銘、時莫能辨。五世孫升之以問欽說、行三十里而悟其銘所言、衆服其智。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睿宗第三子。后王氏。帝在位、改元三、先天一、開元二十九、天寶十四。改年曰載。共四十四年、壽七十八。史稱開元之初、厲精圖治、幾致太平。天寶以後、奸臣執權、艷妃煽亂、至於身竄國失。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矣。帝三十子、二十九女。

姚崇以避帝號、又更今名。時帝講武新豐、崇詣、先設十事以堅帝意。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資頗權譎、尤長吏道、處決無淹思。三為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諳記。每見便殿、上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開元九年卒、諡文獻。**宋璟**邢州南和人。耿介有大節。舉進士、歷杭相二州、政清毅、吏下無敢犯者。為廣州刺史、人立遺愛碑頌之。以姚崇薦、為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才授任、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後致仕卒、諡文貞。姚宋相繼為相。史稱姚善應變成務、宋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同歸于治。故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崇子彝、异頗受賂遺、璟子渾、恕、尚亦皆坐貪、二公之風衰焉。**張說**以密贊誅太平公主等、進中書令、封燕國公。姚崇既相、出說為相州刺史。開元九年崇卒、復相。朝廷大述作典

章文物、說力居多、然倡封建議、以後上心、募勇彍以分兵議論者病之。子均、大理卿、垍尚寧親公主、後皆相祿山、垍死賊中。

盧懷慎 滑州人、舉進士、同平章事、自以才不及姚崇、政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為伴食宰相。然清慎不營産服、所得祿賜、輒散于親故、屬疾、宋[illegible]候之、見敝簀單席、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

源乾曜 相州人、第進士、為侍御史、帝以其貌言似蕭至忠、同進平章事、居官以謹重清敏得名、為相十年、未嘗廷議可否、曉節唯唯、故少咎悔。

張嘉貞 蒲州人、以五經舉、坐免、張循憲使河東、事未決、訪吏得嘉貞、命草詔、皆意所未及、他日武后以為能、循憲言皆嘉貞所為、后召見內殿、以簾自障、嘉貞奏對偃偃、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睹朝儀、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未盡。后曰善、詔上簾、引拜監察御史、擢循憲郎中、至是遷中書令、弟嘉祐、任金吾將軍、每朝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後嘉貞貶台州刺史、卒。

蘇頲 瓌子、字廷碩、幼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舉進士、累拜同平章事、與宋璟並相、璟政多所裁決、在帝前數奏璟所未及、或少屈、頲輒助成之、有不會意、更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甚懽、璟曰、吾與蘇父子同相、僕射寬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私、今丞相為過之。卒諡文憲、文章稱與張說略等、故時稱燕許大手筆。

李元紘 字大綱、滑州人、同平章事、務峻涯檢、抑奔競、務進者憚之、宋璟曰、李公引宋璟之美、黜劉晃之貪、為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何以加之。

杜暹 濮州人、五世同居、暹同平章事、少學術、故議論時失淺漫、然能以勤約自持。

蕭嵩 鈞孫、擢了同平章事、薦韓休、休峭直、至校曲直帝前、嵩[illegible]乞歸、子華為工部侍郎、子衡尚公主。

宇文融 京兆萬年人、時天下戶版刓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繇賦、融以監察御史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佐國用、帝以為覆田勸農使、分遣官括正丘畝、招來戶口而分業之、諸道凡收沒戶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羨錢數百萬緡、帝悅、累進同平章事、性辯急警敏、懸對如響、歸天下不能、居凡百日罷相、有司劾其罪、貶卒。初融廣置使額、以佼上心、百姓愁怨、有司失職、自融始、其後言利得幸、皆本于融。

裴光庭 字連城、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初用人不限資考、撰才獎拔、士務趨轉、光庭因父行儉長名榜、乃務資循、無賢不肖、據資格銓擬、門人主事閻麟之、凡所裁定、光庭輒然可、時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卒、博士孫琬以其用人失

勸懲之道、請諡克、上特賜諡忠憲。

韓休 京兆人、舉賢良、為左補闕、開元二十一年三月、裴光庭卒、上敕蕭嵩舉代之、嵩薦休、同平章事、休峭直、不干榮利、始嵩以為恬和易制、及共事、守正不阿、上或宴遊、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訖諫疏已至、左右曰、休為相、陛下殊瘦、上曰、吾雖瘦、天下必肥、又數與嵩爭論于上前、面折嵩短、是年十月、嵩因乞骸骨、帝乃令與休俱罷政事。

裴耀卿 字煥之、數歲能屬文、舉童子科、為刺史、時京師漕運不足、耀卿建議、吳舟不便河漕、請築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載分入河洛、度宜徐運抵京、上以為轉運使、置河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由盟津泝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國用便之。

張九齡 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後舉道侔伊呂科、為左拾遺、時張說與通譜系、薦其可備顧問、開元二十年、居母喪、起復同平章事、進中書令、為相三年、李林甫入相、罷政事、遂貶荊州長史、封始興縣伯、卒、諡文獻。○上即位以來、宰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

牛仙客 涇州人、初為縣小吏、將用為尚書、張九齡持不可、李林甫稱其才、故以工部尚書同三品、百司咨決、無所處可、輒曰如令式。

李適之 恆山愍王孫也、始名昌、代牛仙客為左相、與林甫不協、嘗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富國、上未知、適之他日為帝言之、帝喜、問林甫、答曰、臣知之久、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帝由是疏適之、坐貶、仰藥自殺。

陳希烈 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媚于上、李林甫引為相、政事一決于林甫、希烈惟諾而已。

韋見素 字會微、同平章事、肅宗立、以見素嘗附國忠、禮遇獨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見素曰、昴者胡也、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明年正月甲寅、祿山死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

崔圓 貝州人、歷京兆參軍、上西出次扶風、圓陳入蜀之謀、即日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留守東都、王師罷相州、圓委東都走、削階封。

房琯 字次律、河南人、風度沉整、隱陸渾山十年、作封禪書、說張說薦為盧氏令、上既幸蜀、琯上謁、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奉冊靈武、肅宗以琯有重名、傾意任之、時賀蘭進明言其性疏闊大言、無當非宰相器、琯自請平賊、敗于陳濤、覆軍四萬、衆遂廢、出為邠州刺史、卒。

崔渙 祖玄暐、渙為巴西太守、帝西狩、謁于道、拜同平章事、子縱、

李麟 同平章事、

張守珪陝州人、為瓜州都督、州地常賭水溉田、時為虜毀、無材木、守珪密禱于神。一夕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修復堰、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後以軍功官至羽林大將軍、二子、獻誠以軍功至檢校吏部尚書、獻恭亦有時名、

王忠嗣華州人、年九歲、父戰死、帝悼之、召入見、伏地號泣、養禁中、及長雄毅、以功至金吾衛將軍、忠嗣本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常曰、平世為將、撫眾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俄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

哥舒翰其先蓋突厥施酋長哥舒部之裔、事王忠嗣、署牙將、以攻下吐蕃石堡城功、進河西節度使、祿山反、召為元帥、將兵二十萬守潼關、後以楊國忠計、趣出戰靈寶、大敗、賊入關、天子入蜀、翰降賊。為司空平章事、為安慶緒殺之。

高仙芝高麗人、以軍功為節度使、祿山反、募兵東討、為監軍邊令誠以私怨奏上、使令誠即軍中斬之、軍中咸呼曰枉、其聲殷地。

封常清蒲州人、祿山反、為范陽節度使、募兵得六萬人、皆市井庸保、戰敗、三遣使表論成敗、不得對、詔邊令誠斬之、人多哀之、

崔琳為中書舍人、帝每命相、先書其名、一日帝書琳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曰、此宰相名、誰歟、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以族大卒不用、子儼諫議大夫、群從數十人、冠蓋相望、每宴于家、以一榻致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珪瑤俱列戟、世號三戟崔家、

柳澤蒲州人、鯁介方嚴、為中丞御史以諭事、為鄭州刺史、未行卒、從祖範、太宗朝為御史、以直諫稱。

張廷珪河南人、以進士遷監察御史、多陳時政得失。在官有威化。入為少府監卒、

韋諤見素子也、為京兆府司錄參軍、陳元禮請殺貴妃、帝猶豫、諤曰、陛下奔草莽。宜割恩以安下。因叩頭流血、帝悟、賜妃死、三軍大悅。

韓思復京兆人、以諫議大夫遷吏部侍郎、復為襄州刺史、卒、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

韓朝宗思復子、以右拾遺為襄州刺史、襄州南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渴不敢視、朝宗移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號韓公井。

賈曾河南人、父言忠、太宗時為監察御史、曾為諫議大夫、知制誥、與蘇晉同掌、皆以文稱、時號蘇賈、遷禮部侍郎、卒、子至、

盧奐丞相懷慎子、修整真白、為陝州刺史、帝至陝、題其廳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外既刊物。內存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初為南海太守、時稱開元後治廣清節、宋璟李朝隱奐三人而已、終尚書右丞、

蘇晉雍州人、父珦、官至檢校太子詹事、晉數歲

知為文。作八卦論、房穎叔嘆曰、後來之王粲也。舉進士、為中書舍人、帝監國時、所下制命、多晉及賈曾所為。

尹思貞京兆人、武后時為司刑少卿、時卿侯知一威屬吏、為語曰、不畏侯卿杖。秪畏尹卿筆。歷十三郡刺史、皆以清最聞。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人、為河南尹時、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曰、子法當死、市棺斂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傑令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遲。殺道士、納于棺。宋璟為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于道、歐辱之、傑訴曰、賊髮膚、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帝詔斬昕朝堂。

姜晦秦州上邽人、兄皎為太常卿、監修國史、晦為御史中丞、改吏部侍郎、華舊示簡、廷議恐必敗、既而賍賕路塞。流品有叙。

姜師度魏州人、初為令、有清白稱。後為司農卿、嘗鑿渠通漕運、及引泉溉田、時大史令傅孝忠以知星題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朝所背也。

許景先常州人、舉茂才異等、知制誥、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峯激波、然辭旨豐美、得中和之氣、後帝自擇刺史、景先以吏部侍郎治虢州、詔祖道、罷奕以行。

潘好禮貝州人、舉明經、遷豫州刺史、喜察細事、不厭其苛、卒溫州別駕、博學能議論、節行修整、居室服用粗苟、世謂近名、

倪若水字子泉、恒州人、舉進士、為汴州刺史、風化興行、時重內輕外、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騶僕。後為戶部侍郎、

席豫襄州人、為吏部侍郎、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

齊澣字洗心、定州人、少開敏、及進士第、為中書舍人、時姚宋為相、紫薇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澣練習時務、號解事舍人、姚宋每咨焉、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

令狐峘德棻五世孫、撰玄宗實錄、拙于去取。

王琚懷州人、有才畧、明天文、初謀刺武三思、事泄、亡命自晦。後決策佐帝誅太平公主、進戶部尚書、後刺澤州、恃功貪恣、飲藥死、

王毛仲高麗人、以誅蕭至忠功、進輔國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廄、知監牧使、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以罪貶襄州、

崔沔京兆人、純謹無二言、事親篤孝。擢進士、為御史中丞、儉約自持。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

盧從愿字子龔、擢明經、睿宗立、為吏部侍郎、銓總六年、以平允聞、吏選自裴行儉馬載及從愿與李朝隱為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人、初為吏部員外郎、輒罷斜封官千四百員、怨誹騰湧、後代崔隱為御

史大夫、天下以其有素望、每大夫缺、輒朝隱得之、

王丘 及居職、不争引大體、惟先細務、名衰、出判廣州、卒、字仲山、與蕭嵩善、欲引當國、丘盛推韓休行能、及休秉政、薦為御史大夫、丘訥于言、所白奏帝多不喜、而所守清約、不通饋遺、既老、藥餌不自給、帝以有古人節、給全祿以旌潔吏。

嚴挺之 名浚、華州人、舉進士、後張九齡薦為尚書左丞、知吏部選、戶部侍郎蕭炅、林甫所引、嘗與挺之言、稱蒸嘗伏臘為伏獵、挺之白九齡、省中有伏獵侍郎乎、乃出炅刺史、林甫恨之、帝每問林甫挺之安在、林甫以其有疾猝、挺之重交游、嫁故人女數十人、當時重之。

嚴武 字季鷹、父挺之厚其妾英、武八歲、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骨、左右驚白挺之、武曰、安有大人厚妾而薄妻者。父奇之。帝入蜀、以為諫議大夫、在蜀峻掊亟歛、閭里為空、然虜不敢近境、房琯以故相為巡內刺史、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故李白作蜀道難、為二人危之也。

裴漼 父琰之、高宗時、為同州司戶參軍、決斷果敏、人稱為霹靂手、漼舉明經、遷監察御史、為吏部侍郎、拜御史大夫、長于敷奏、晚節稍畜伎妾、為奢侈事、議者譏之。

裴寬 漼從祖弟、為潤州參軍、刺史韋詵休日登樓見人後圃有所瘞藏、訪諸吏、寬曰、義不苞苴、

汴家適有人餉鹿、致而去、不敢自欺、瘞之、詵異之、欲妻以女、時寬衣碧、瘠而長、族人笑呼為碧鸛雀、詵曰、不以貌求人。卒妻寬、官至禮部尚書、卒、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刺史。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為首、子諝、

宋慶禮 洺州永平人、擢明經、累遷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卒、贈工部尚書、

楊瑒 華州人、累官國子祭酒、生徒立石頌太學門、轉大理卿、卒、

崔隱甫 貝州人、為御史大夫、帝欲以為相、謂曰、牛仙客可與語、隱甫終不詣、帝乃不用、史稱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林甫、隱甫違詔不屈仙客、信剛者乎。

吳兢 汴州人、為起居郎、與劉子玄同修國史、坐貶、以史草自隨、蕭嵩領國史、奏遣使取書、得六十餘篇、

韋述 弘機曾孫、後舉進士、為直學士、初吳兢等撰武德以來史、皆不能成、述因成之、典掌國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三十年、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安史亂、身污偽官、被流死、韋氏之顯者、孝友詞學則承慶嗣立、達禮儀則叔夏、史才則述弟逌迪、述與逌對為學士、與迪並禮官、搢紳高之、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說曰、韋趙兄弟、人之梓杞也。

韋堅 字子全、京兆人、歷縣令、有幹名、見宇文融以聚歛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用、歲終增巨萬、擢為水陸運使、後為李林甫奏貶殺之。

楊慎矜 隋齊王暕曾孫、父隆禮為太府卿、凡物經楊卿者無不精麗、稱任職、慎矜代父任、知太府出納、自是天下調發始煩、曾父冢草木流血、懼以問胡人史敬忠、使其身桎梏裸而坐林中厭之、林甫以飛謗言其交妖人、規復隋室、上怒賜死、

王鉷 中書舍人瑨側出子也、為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其陰刻、使鷙擊狼噬、多為推陷、又厚誅歛、迎上意旨、歲進錢鉅億萬、以為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帑、聲焰薰灼、上寵任亞于林甫、而楊國忠不如也。後與弟銲語不軌事覺、賜死、籍其第、數日不能徧、至以寶鈿為井幹、引泉激霤為自雨亭、其後如此。

李憕 并州人、舉明經、祿山反、上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憕與盧奕修備、過賊西鋒、城陷、奕憕俱為祿山殺。

盧奕 黃門監懷慎子也、䟽眉目、豐下、與兄奐、名相上下、而剛毅過之。為御史中丞、自懷慎與奐及奕三居其官、清節似之。祿山陷東都、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京師、自朝服坐臺、被執見殺、罵不絕口。

顏杲卿 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以儒世家、父元孫為刺史、杲卿以安祿山表為常山太守、祿山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屯土門、杲卿

陽不事事、適真卿遣甥盧逖約起兵、即斬欽湊、傳首京師、城陷不屈、祿山曰、吾擢汝為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天子何負汝而反。我世唐臣、豈從汝邪。乃縛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詈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罵否、含胡而絕、諡忠節、

張巡 鄧州南陽人、擢進士、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誅之、餘黨改行。譙郡太守楊萬石降祿山、逼巡迎賊、巡遂起兵、以雍丘令令狐潮附賊、屠其妻子磔城上、潮怨、以衆薄城、巡屢破之、後失援、拔衆將保守睢陽、與太守許遠姚誾等合謀、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鼓而南、天事去矣。與將雷萬春南霽雲等悉力與賊將尹子琦等拒守、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未嘗敗衄、糧盡、初殺馬食、既盡、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叛者、城破、遺民止四百、既不支、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為鬼以癘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子琦問曰、督戰大呼、輒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猶罵不絕。乃與姚誾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身長七尺、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為文章不立稾、亡三日而救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蓋天以

完節畀巡等。不待留生而後題也。

許遠 右相敬宗曾孫，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為兄。賊平，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並寵其子孫，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

南霽雲 魏州人，少微賤，為人操舟，後從巡，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賊有喑嗚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泣下。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子承嗣，為涪州刺史。

雷萬春 為巡偏將，令狐潮圍雍丘，立城上，伏弩發六矢著面不動。潮疑刻木人，諜知，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萬春將兵方畧不及霽雲，而強毅用命，巡任與鈞。

卓行

元德秀 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以孝稱，擢進士，為魯山令。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平生不娶，家無僕妾，嗜酒陶然，以琴自娛，善文辭，作蹇士賦以自況。房琯每見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卒，諡曰文行先生。

權皋 泰州畧陽人，擢進士，署祿山幕府，皋度其必反，陽死遁去。祿山歸其母，皋潛候淇門，南奔渡江。而祿山反，固辭徵辟，曰：吾潔身亂世，欲持是受名耶？子德輿至宰相。

甄濟 字孟成，定州人，少好學，隱居青岩山，徵辟不起。後祿山入朝，求濟于帝，濟不得已，至祿山下，拜鈞禮，居府中，議論正大，察其必反，不可諫，陽不支，舁歸。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不起，斷其頭來，濟色不動。

孝友

鄭潛曜 母代國長公主寢疾，刺血為書，請諸神以身代。俄主疾愈。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光祿卿。

侯知道　程俱羅 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壙作冢，皆身執其勞，廬墓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李華作二孝贊以表其行。

隱逸

盧鴻 字灝然，隱嵩山，三召至東都，見上，拜諫議大夫，固辭還山。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及卒，上賜萬錢。所居室自號寧極云。

吳筠 字貞節，華陰人，居嵩山，遣使召見，勅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上嘗問道，對曰：深于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餘徒喪紙劄耳。問治術，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留意。求還山，詔為立館。

賀知章 字季真，越州人，初擢進士，累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源乾曜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為寵光，然孰美？張說曰：侍郎衣冠之選，然要為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為間也。知章晚節誕放，自號四明狂客，每醉，輒屬辭，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硯從，意有所愜，不復拒。天寶初，夢游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以宅為千秋觀而居，詔賜鏡湖剡川一曲，卒年八十六。

儒學

馬懷素 字惟白，潤州丹徒人，貧無資，晝樵夜然以讀書，為中書舍人，兼昭文館學士。

殷踐猷 字伯起，尤通氏族、曆數、醫方，賀知章號為緫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為秘書學士。

褚無量 字弘度，杭州鹽官人，為修文館學士。卒，詔曰：無量朕師，宜加優禮，贈禮部尚書。

王仲丘 沂州琅琊人，為大唐開元禮，遷禮部員外郎。

康子元 越州人，治易老莊，累至宗正卿。

文藝

李邕 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博古，不能屬辭，人號書簏。邕為御史中丞，姚崇嫉其險躁，出刺陳州，坐免，復為北海太守，又為李林甫所忌，因傳以罪，詔杖殺之。以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然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畋遊自肆，終以敗云。

呂向 字子回，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綿書，博通今古，召入翰林，後遷工部侍郎，以文選注為繁，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更為詁解，號為五臣注。

讀史備志　卷八　三　繼志堂

李白 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名之。十歲通詩書，天才英特，然喜縱橫，任俠，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至長安，賀知章言于上，召見金鑾殿，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韡，力士摘其詩以激貴妃，譖之。與賀知章、李適、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中八仙人。賜金放還山，卒年六十，墓東麓，後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塚，為改葬青山，立二碑焉。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為民妻。

張旭 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世呼張顛。初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曰：觀公筆奇妙，欲以家藏。因出其父書，旭曰：奇筆也。因盡得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其後惟崔邈、顏真卿得其傳云。

裴旻 嘗與孫佺為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皆迎刀而斷。後守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射虎三十一，有父老曰：此彪也，稍北真虎出，將軍遇之且敗。旻怒，馬趨之，虎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

王維 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擢進士，累遷尚書左丞，工草隸，善書畫，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

鄭虔 鄭川

人為廣文舘博士。虔不知廣文曹司所在，訴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舘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自君始，不亦美乎。虔書圖山水，好書，無紙，慈恩院貯柿葉數屋，逐往日取葉隷書殆徧，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絶。遷著作郎卒、

蕭穎士 字茂挺，四歲屬文，讀書一覽即誦，擧進士對策第一。召為集賢校理，嘗起漢元年，訖隋義寧，依編年為傳百篇，卒，門人謚曰文元先生。與李華時號蕭李，游龍門讀路傍碑，穎士即誦，李華再閲，陸據三乃能記。時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

孟浩然 襄陽人，隱鹿門山，年四十游京師，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上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出，問其詩，浩然自誦所為，至不才明主棄之句，上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卒，後王維過郢，畫其像于刺史亭，因名之、

田仁會 長安人，擢制擧，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而大雨至，穀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精神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君常在兮不患貧。遷勝州都督，城門夜開，道無怨逆、

韋景駿 中明經，歷肥鄉令，及去，人立石著功，後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爭擕迎，中有小兒，景駿曰，兒曹方生，而吾已去，何

故來。答曰，耆老言學廬舘舍橋障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留終日。遷房州刺史，亦有治績。

楊國忠 太真妃從祖兄張易之之甥也，初名釗，因于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初從父元琰死，釗與妹通，所謂號國夫人，後蜀節度使表為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召見計算鉤畫分銖不誤，上曰，度支郎才也，改名，擢兼度支，不淹年，領十五餘使，林甫死，拜右相，領選，顯賄公謁，無所忌，決樞務，百僚莫敢可否，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陳玄禮召諸將殺之，爭啖其肉，梟首以徇、

高力士 馮盎曾孫也，初李千里上二閹兒，曰金剛，曰力士，坐出中人高延福養之，冒其姓，謹密善傳詔令，知內侍省事，先省後進，小事專決，瀓侍者顧一見如天人，肅宗在東宮，兄事之，他王公主呼為翁，戚里諸家尊曰爹，後為李輔國誣，流巫州，赦還，見帝遺詔，北向哭歐血卒，然善揣時勢，故生平無大過、

王旭 侍中珪孫也，為左臺侍御史，製獄械率有名，曰驢駒拔橛、犢子縣等，以怖下，與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號三豹，里閭至相詛曰，若遭教值三豹、

吉溫 嘗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林甫欲除不附己者，引與辭帝輿推鞫詔獄，號羅鉗吉網，後皆被殺、

李林甫 初與裴耀卿張九齡三相，就位，二人磬折趨，而林甫在中，軒驁無少恧，喜津津出眉宇，觀者竊言，一鵰挾二兎，少頃詔出，裴張以左右丞相罷，于是林甫兼中書令，帝用其言，一日殺三子，天下冤之，自是主德衰矣，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大臣，即居之，思以中傷，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帝又用其言，用蕃將，安祿山哥舒翰等專為大將，林甫利其虜無入相之資，天子安其策，卒蕩覆天下，後楊國忠及其未塟，諷祿山暴其短，奪爵斲棺，以小櫬塟之，籍其家、

安祿山 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為覡，居突厥，生而光照野，獸盡鳴，冒姓安，初盜羊，為幽州節度張守珪獲，將殺之，呼曰，公不欲滅兩蕃邪，守珪釋之，拔為偏將，因養為子，後為范陽節度，請為楊貴妃養兒，時林甫貴盛，無敢鈞禮，惟祿山入謁，倨，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剖其端，祿山大駭，以為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為起第京師，寵之，天寶十四年反，稱雄武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為帳下

李猪兒剌腹腸潰死，子慶緒改元載和，天和，為史思明斬，父子共三年滅。

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南向坐，被王者服，賜弟子皆為公侯伯。 先是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公羊高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廟庭、

肅宗初名璵，改名亨，玄宗太子，玄宗幸蜀，帝即位於靈武，尊父為太上皇，改元四， 至德二　乾元二　上元二　寶應一 **共六年，壽五十二，后張氏**

史稱以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可謂賢矣，然不思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其他可知、

帝十四子、

李泌 字長源，京兆人，七歲知為文，玄宗召見，適與張說觀奕，使試說請賦方圓動靜，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得奇童，及長，博學，游嵩華，慕神仙術，上在

靈武，泌至謁見，授官固辭，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上聞之，衣以紫袍，以絕群疑。又曰：豈可無名稱，以為侍謀軍國行軍長史。時事無大小，一咨決之。及收復京師，固請歸衡山，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治第宅。

裴冕 字章甫，河東人。以蔭歷官侍御史，從上靈武，勸正位號，繫人心。拜平章事，以忠勤自將，不知大體。

苗晉卿 字元輔，潞州人，擢進士，為魏郡太守，人為營生祠立石頌美。上召赴行在，拜左相。代宗立，攝冢宰，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時比漢胡廣。嘗自為父碑文，鵲巢碑上，賊過松檟獨無傷。

張鎬 字從周，博州人，為左拾遺，玄宗入蜀，鎬徒步扈從。至是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為宦官毀罷相。史以其起布衣，二期至相位，性應禮士，議論有體。推為舊德。

王璵 方慶六世孫，少為禮家學，時帝好鬼神，璵以祠禱見寵，進同平章事，當時以左道進紛紛出焉。

李峴 宗室吳王恪孫，同平章事，二閱月貶為刺史。

李揆 字端卿，系出隴西，舉進士，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出第一。故時稱三絕。初苗晉卿薦元載，揆輕載地寒，曰：龍章鳳姿之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銜之。又為盧杞所惡，使入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紿曰：彼李揆安肯來邪。

呂諲 河東人，第進士，為御史中丞。上復兩京，盡繫群臣之污賊者，以李峴及諲領使，權宜知大體不及峴，而援律傳經過之。當時憚其持法，而峴多平反。為同平章事。

第五琦 字禹珪，京兆人，為監鐵使，使名始此。時兵興，隨事敷辦，人不益賦而用以饒。拜同平章事。

蕭華 子嵩，同平章事。

元載 字公輔，鳳翔人，舉老莊列文學者，載策高第。占奏敏給，以李輔國薦，同平章事，領轉運等使。代宗立，進中書侍郎，結中人取密旨，上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諧契，故帝委任不疑。大曆十三年收繫政事堂，與妻子並賜死，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石，他物稱是。

裴遵慶 字少良，絳州人，為侍郎同平章事。

李光弼 營州人，初為王忠嗣府兵馬使。祿山反，郭子儀薦之，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敗史思明兵。肅宗召赴靈武，授戶部尚書同平章事，節度如故。入太原，詔侍御史崔衆以兵付光弼，衆遲疑，光弼斬之，威震三軍。後以破賊功加太尉中書令，司空，進封臨淮郡王，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凌烟閣。而魚朝恩、程元振媢嫉之，光弼恐，會吐蕃入寇，詔援，光弼畏禍不行，卒于軍。謚武穆。光弼用兵謀定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

郝庭玉 驍勇善格鬪，為光弼愛將，以功封安邊郡王。

柏良器 字公亮，父友王奐見之，曰：爾額文似臨淮王，面黑子似顏平原，殆能立功，乃薦之。後以功封平原郡王。

烏承玼 字德潤，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號轅門二龍。後玼勸史思明歸順，封昌化郡王，子重亂。

郭子儀 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祿山反，與李光弼破史思明兵。肅宗召拜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仍總節度。時房琯師敗，惟倚朔方兵為根本。復與回紇兵收長安，與嗣業等督漢兵夾攻，破之，遂東收復東都。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進中書令，經畧北討，為魚朝恩等譖搆，徵還，無少怨望。史思明再陷河洛，西戎逼擾京師，復授邠寧、鄜坊兩節度使，仍留京師。

李嗣業 京兆人，膂力絕衆，應募善用陌刀，每戰必為先鋒。初與高仙芝破吐蕃，進金吾大將軍，鎮疏勒，恭井久涸，禱復出泉。過葱嶺，有大石塞隘，以足擬之，抵穹蹵，時以為至誠所感。祿山陷長安，交戰，正師亂，嗣業袒持長刀大呼，所向無前。遂平長安，進收東都，封虢國公，圍相州，中流矢卒。嗣業忠毅，前後賞賜皆上于官以助軍云。

柳芳 字仲敷，蒲州人，擢進士，直史館，與韋述綴緝吳兢所次國史。述死，芳緒成之，起高祖，訖乾元，凡百三十篇，天寶後事棄取不倫，然不立褒貶，為諸儒訕。子冕。

高適 字達夫，滄洲人，舉有道科，為諫議大夫。年五十始為詩，即工。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

元結 父延祖，門人私謚曰大先生。結少不羈，舉進士，會時亂，浮沉人間，以蘇源明薦，擢金吾參軍，固辭侍親。歸樊上。卒，容管經畧使，民立石頌德云。

蔣沇 欽緒子，博學以孝廉，轉監察御史，與兄演、溶、弟清，俱為才吏，有名。沇歷四縣令，郭子儀軍出其縣，敕麾下曰：供億得蔬飯足矣，毋撓沇清也。官至大理卿。

賈至 字幼隣，擢明經，從玄宗幸蜀，知制誥，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曾為之，今茲命冊又爾為，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官至禮部侍郎，待制集賢院。

韋陟 安石子，字殷卿，居喪杜門不出八年，宋璟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累遷吏部侍郎至御史大夫。性侈縱，每食，包中所棄銷不減萬錢，寔公侯家，雖極

水陸曾不下筯、

姚南仲 華州人、擢制科、拜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權不能逞、遣程務盈誣奏以罪、裨將曹文洽知之、追至長樂驛夜殺之、乃自殺、驛吏以聞、南仲入朝、上勞曰、盈珍撓卿政邪、對曰、臣恐陛下法、如盈珍輩所在有之、帝默然、

程千里 京兆萬年人、應募河東、爲節度副使、祿山將蔡希德圍上黨、挑戰、千里恃勇率騎、欲直擒希德、幾得、而救至、爲賊執、勑諸騎使還、曰、爲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城、遂被害、

龐堅 京兆人、祖玉仕隋爲監門直閣、堅歷潁川太守、祿山反、爲長史、與太守薛愿共守潁川、賊悉銳攻之、城陷不屈、縛至東京、祿山縛于樹、比死、見者哭之、

張興 束鹿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爲饒陽裨將、持陌刀重十二斤、一舉輒數人死、城破、史思明曰、能屈節、當受高郎、對曰、昔嚴顏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爲史思明鋸解之、罵且死、賊中改容、

秦系 會稽人、避亂剡溪、客泉州南安、有大松百餘章、結廬其上、注老子、與劉長卿以詩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年八十餘卒、

張志和 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十六擢明經、以策干上、命待詔翰林、賜名、親喪不復仕、自稱烟波釣徒、著玄真子、觀察使陳少游往候禮之、帝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又善圖山水、或擊鼓吹笛、嘗撰漁歌、舐筆輒成、時比之子陵云、

杜甫 字子美、審言孫也、少貧、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天寶中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數上賦頌、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臣自七歲屬詞、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于人、竊恐轉死溝壑、會祿山亂、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出爲司戶參軍、時飢、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依嚴武、而性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卒年五十九、史稱其詩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有餘、殘膏賸馥、霑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世號詩史、

李華 字遐叔、趙州人、舉進士宏詞、爲監察御史、玄宗入蜀、華母在鄴、欲間行輦母、爲賊得、汙僞職、屏居江南、肅宗召、自傷不能完節、稱疾不起、族子觀、字元賓、時稱其文與韓退之相上下、宗子翰、嘗撰張巡死節傳上之、遷翰林學士、

李輔國 初爲閑廄小兒、事高力士、肅宗立、委之以政、與張后相表裏、專權貴幸、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父姓事之、號五父、輔國欲立奇功、誣以太上皇交通外人、將不利陛下、徙入禁中、自是怏怏不豫至崩、代宗立、陽尊爲尚父、賜大第于外、不欲顯戮、使人刺殺之、抵其首溷中、

史思明 突厥種也、與祿山共鄉里、生先祿山一日、故長相善、祿山反、留思明守范陽、安慶緒敗、歸款、乾元二年復反、僭稱大聖周王、復更大燕、自稱應天皇帝、爲部將駱悅縊殺之、子朝義建元顯聖、後爲李懷仙斬、父子共四年滅、

代宗 初名俶、改名豫、肅宗太子、改元三、廣德二、永泰一、大曆十四、共十七年、史稱平亂守成、足爲中材之主、然藩鎮強梁、下陵上替、養成亂階、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代之爲也、帝二十子、十八女、

來瑱 初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倔強難制、以爲同平章事、流播州、賜死、

劉晏 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時入歲獻頌、授太子正字、號神童、至是拜同平章事、領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唐世推漕運之能、平準物價、理財之善、稱晏爲首、又立常平法、豐則貴取、飢則賤與、宰諸州米常三百萬斛、與楊炎氣不相下、炎令庾準誣晏與朱泚書、賜死、天下以爲冤、籍其家、惟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其廉、

李峴 爲零陵太守、京師米貴、民謠曰、欲粟賤、追李峴、于是以峴同平章事、不踰月、遷太子詹事、卒、

王縉 字夏卿、太原人、少與兄維俱有文名、舉草澤文詞清麗科、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素奉佛、上時未重浮屠、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上意向之、夷狄入寇、必合沙門誦經禳厭、胡人官至封公者、故時政壞陵、由縉元載杜鴻漸倡之也、載誅、縉貶死、

杜鴻漸 暹族子、字之巽、祿山亂、佐肅宗、從靈武、勸即位、以繫人心、至同平章事、晚節溺浮屠、

楊綰 字公權、華陰人、第進士宏詞、加詩賦各一篇、綰爲冠、制舉加詩賦始此、爲中書舍人、歷侍郎、元載忌之、薦國子祭酒、至是同平章事、朝野相賀、中丞崔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爲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省損從騎、郭子儀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卒、謚文簡、

常袞 京兆人、及進士第、至同平章事、時綰寬厚通可、而袞苛細、以清儉自賢、及自當國、懲元載敗、窒賣官之路、一切革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故世謂之黯伯、以其無賢不肖之辨、

崔祐甫 字貽孫、沔之子也、世以禮法爲聞家、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

木主以逃。以中書舍人攝省事。朱泚罪中猫鼠同乳，表其瑞，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貓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官有不觸邪，彊吏有不扞敵。上異其言。先是元載用事，非賄不與官。載誅，常衮懲其敝，凡奏請一切不行，賢愚同滯。及祐甫為相，未踰年除官八百人。上曰：人言多公姻故。對曰：非臣親舊，豈悉其才。上以為然。卒，謚文正。

郭子儀 時回紇吐蕃犯奉天武功，天子幸陝，拜子儀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子儀收兵，威鎮關中，吐蕃夜潰，帝還，賜鐵券，圖凌烟閣。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兵三十萬大掠，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而虜騎圍數重，子儀以數十騎免冑與結恩信，引去，追敗之。唐室再造，子儀之力也。德宗嗣位，詔攝冢宰，賜號尚父。建中二年卒，年八十五，謚曰忠武，配享廟廷。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程魚短毀，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讒間不行。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八子七婿皆貴顯，諸孫數十，不能盡識，問安頷之而已。史稱光弼畏偪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貶。其將佐為名臣甚衆，子孫皆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馬璘 岐州人，少孤，流蕩。年二十讀馬援傳，慨然曰：使吾祖勳業墜于地乎。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屯北邙，璘以銳士五百破之。光弼曰：吾將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至是以破吐蕃功，進右僕射、扶風郡王。

李抱玉 本名安重璋，以軍功改抱玉。祿山反，上言恥與逆臣同宗，賜姓李。復東都，功推第一。至是以破吐蕃功，拜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

李抱真 抱玉從父弟，字太玄。僕固懷恩反，上以回紇朔方兵精，憂之，問抱真。答曰：朔方人德子儀，今懷恩欺以子儀為朝恩所殺，今起而用，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而解也。既而果然。憲宗朝為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

于休烈 京兆人。時甄別名品，元載稱其清諒，進工部尚書。年老篤意經籍，二子益、肅相繼為翰林學士。

洄 休子。劉晏表為屯田員外郎。晏被罪，轉戶部侍郎，終國子祭酒。

李栖筠 字貞一，趙人。舉進士，為詳理判官，出為常州刺史，民為立石頌德。時元載恣橫，上不能堪，陰引剛鯁大臣自助，擢御史大夫，欲用為相，憚載輒止。後見帝依違不斷，憂憤卒。

獨孤及 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為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答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父奇之。後以道舉高第，累官刺史。

穆寧 懷州人，世以儒聞。寧初為侍御史，轉和州刺史，坐貶，召拜太子諭德。嘗曰：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又可進乎？以秘書監卒。居家嚴，著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先是韓休文訓子孫至嚴，世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

蕭定 瑀曾孫，歷六州刺史，治為最，與常州蕭復、濠州張鎰為第一。朱泚反，詭姓名為張誕，不污于賊。擢太子太師，卒年七十七。

黎幹 戎州人，為京兆尹，性貪暴，附璧，挾左道希主恩，上甚惑之，後賜死。

令狐彰 京兆人，初從安祿山，署左衛郎將，籍士馬州縣，獻款肅宗，以為節度使。疾甚，勅子建悉上軍府兵仗財物簿最。卒，贈太傅。

蕭昕 字中明，世居河南，以博學宏詞科進，歷國子祭酒，為工部尚書，卒。

徐浩 字季海，越州人，舉明經，累官至吏部侍郎。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楊憑 字虛受，虢州人，與弟凝、凌皆有名。擢進士第，時號三楊。憑官至太子詹事。凝子敬之，官至太常少卿。

歸崇敬 字正禮，蘇州人，擢明經，為左拾遺。治禮家學，當時典禮多所建議。

啖助 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善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與門人趙康、陸質以春秋顯名。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彊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匄、子陵最卓異。

盧綸 字允言，河中人。上召見禁中，凡所作使賡和。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以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錢起，吳興人，與郎士元齊名，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

程元振 京兆三原人，少直內侍省。代宗時遷驃騎大將軍，盡總禁兵，權震天下，軍中呼十郎。所惡裴冕，殺來瑱，媢蝎李光弼，方帥由是攜解。廣德初，吐蕃內侵，召天下兵，無至者。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元振首，馳告天下，乃下詔引咎，屏斥近任，將相而兵不至，請赤臣族。乃下詔削元振官爵，流死。

魚朝恩 瀘州人，初知內侍省事。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為觀軍容使。引輕浮後生，麕門下，請經作文，謂才兼文武。朝政裁決，或不預，輒怒曰：天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責其異圖，周皓禽縊之。○觀軍容使名始此。

僕固懷恩 鐵勒部人，世襲都督。識戎情。祿山反，從郭子儀討賊，復兩京，有殊功，常為先鋒，勇冠軍中，進封大寧郡王。麾下恃功多不法，子儀能優容，及李光弼代將，持法嚴，遂不用令，以覆王師。後討史朝義，以功進中書令，為點

軍驕奉先攜其反狀上書陳情詔許入朝麾下固止之會偏將斬其子瑒首以獻懷恩以告母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殺此賊懷恩走靈武誘吐蕃入寇帝親征懷恩病死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叛命士不弛甲三年及死帝惻然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

李忠臣 本董秦也為濮州刺史力屈降史思明冑圍歸賜名累封西平郡王朱泚反攻奉天以忠臣居守為泚敗見斬

德宗名适代宗太子即位改元三建中四興元一貞元二十共二十五年壽六十四史稱其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甘受欺於奸諛辱於奉天播遷山南尚賴陸贄李晟故能還奉社稷。帝十一子

楊炎 字公南鳳翔人文藻雄蔚父喪廬墓號慕不絕廬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行聞門樹六闕古所未有召為中書舍人與常袞同知制誥袞長于除書炎善德音開元後制誥者稱常楊以附元載貶道州司馬崔祐甫薦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後以立私廟飛語云地有王氣故炎取之上怒賜死 **喬琳** 性粗率喜詼諧張涉為稱之以為同平章事 **張鎰** 字季權一字公度子儀表為判官至是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杞忌其剛直薦為鳳翔節度使為叛臣李楚琳殺之 **關播** 字務元衛州人舉進士為給事中盧杞以其韋柔可制薦之進同平章事政一決于杞嘗論事上前播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退曰以君寡言故至此柰何欲開口爭事播喑畏毋敢預 **蕭復** 字履初嵩孫衡子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臨事嚴方數咈帝意廢居饒州卒 **劉從一** 同平章事 **姜公輔** 日南人舉進士以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帝從梁唐安公主道卒詔厚葬公輔諫上以其賣直售名遂下遷 **劉滋** 同平章事 **崔造** 字玄宰深州人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友善皆自謂有王佐才故號四夔上以其敢言能立事故不次進同平章事 **齊映** 同平章事 **張延賞** 嘉貞子更四鎮節度使民頌其愛拜同平章事初在西川李晟兵還以成都倡自隨延賞奪取故晟表陳宿憾罷延賞政事及復相歸情復怨不稱所望 **柳渾** 字夷曠一字惟深擢進士拜監察御史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渾步至奉天以

讀史備忘 卷八 繼志堂

散騎常侍至同平章事宰相張延賞怙權渾守正違所親謂曰公舊德第疾言位可久渾謝曰頭可斷舌不可禁卒為擠罷 **李泌** 初泌無妻不食肉代宗召見彊詔食肉為娶李暐甥授團練使杭州刺史奉天之難召赴行在以勞授檢校禮部尚書同平章事上嘗與論盧杞之奸上曰建中之亂乃命當然泌曰君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不復賞善罰惡矣加崇文學士後月食東壁泌曰壁圖書府大臣有憂禍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果卒泌有謀畧而好言神仙詭誕當時輕之 **董晉** 河中人舉明經累官至同平章事時政決于竇參晉循謹 **竇參** 字時中誕四世孫學律令以蔭補官至同平章事族子申招賂漏禁館語故申所至人號喜鵲後與吳通玄諮陸贄貶賜死 **趙憬** 渭州人以李泌薦累官同平章事與陸贄共相贄於裁決少所出是不平初贄約憬退延齡既對贄極言其姦憬不為助遂罷贄 **陸贄** 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年十八第進士調鄭尉罷歸復以書判拔萃歷監察御史為翰林學士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自以被上知遇不敢自愛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恤乎以論列裴延齡姦邪罷為太子賓客又以延齡譖上欲誅贄賴陽城交章論救貶忠州司馬卒諡曰宣觀其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宋儒蘇軾以其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疏 **賈耽** 字敦詩滄州人舉明經官至同平章事為相十三年雖安危大事無所發明然無壓容喜偶世謂其淳德有常 **盧邁** 同平章事 **崔損** 損嘗為裴延齡薦故用同平章事 **趙宗儒** 字秉文鄭州人舉進士領考功事時考績失實內外悉上中考宗儒考入中上者幾五十人上善之進郎中同平章事然無儀矩以治生瑣碎失名 **鄭餘慶** 字居業鄭州滎陽人擢進士第累官同平章事奏對多傳經義 **于頔** 字允元後周太師謹七世孫以蔭補累山南道節度使拜同平章事擢以兵取鄧州初襄有祿器府以為法至頔鎮襄驕蹇故方帥不法者襄樣節度 **齊抗** 同平章事 **杜佑** 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望為都督佑以蔭補累官至左僕射性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為未盡因廣其缺參益新禮為二百篇號通典奏之人以其方漢翊廣然隸達文彩不及也 **高郢** 字公楚衛州人累官同平章事以右僕射致仕史評順宗立王叔文

之姦而珣瑜佑鄧皆備黙苟安所謂安用彼相者矣

鄭珣瑜 字伯元鄭州人以諷諫主文科高第為河南尹時比張延賞而重厚堅正過之進同平章事順宗立王叔文撓政曰吾可復居此乎卧家不出數月卒謚文獻

【名將】**李晟** 字良器洮州人初從李抱玉破吐蕃朱泚陷京師上出奉天召晟進兵臨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及李懷光吐蕃與泚連兵為寇晟持孤軍橫當其衝家為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後乃縱兵鏖戰大破之泚西走餘黨悉降遣官分慰居人迎帝還拜司徒為宰相張延賞讒進太尉中書令罷其兵卒贈太師晟性疾惡馭下明篤義分隆于故舊每進對謇謇有大臣節治家嚴而有禮有子十五人其聞者愿憲愬聽云

馬燧 字洵美汝州郟城人初李抱玉署為趙城尉後破叛將李靈曜汴州平又破田悅寵以功進同平章事北平郡王又李懷光反河中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城燧身至城下說降之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率衆濟河而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河中平後勸帝許吐蕃尚結贊盟帝劫奪其兵拜司徒兼侍中奉朝請而已卒謚莊武與李晟圖像凌烟閣

渾瑊 初朱泚圍奉天急瑊力戰破之泚由是敗走瑊與李晟收復京城為侍中復與馬燧破李懷光兵累功進中書令咸寧王時吐蕃尚結贊善計以唐將惟李晟馬燧與瑊三人于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瑊以賣燧使并獲罪瑊為會盟使盟平涼僅以身免皆如其計然瑊性謙謹後以功名終

李元諒 安息人鷙敢有謀上出奉天賊將何望之襲華州以從東道元諒拔其城封武康郡王與李晟收京師加尚書左僕射渾瑊與吐蕃盟平涼元諒度其詐違詔與李觀以精兵援之瑊得免

韓遊瓌 靈武人始為子儀裨將奉天之難首以兵三千來赴李懷光誘與為變白發其謀上曰卿可謂忠義對曰臣安知忠義但彼以臣震鶩乘輿後持臣自餅上嘉之入卿破泚兵咸陽泚走涇州遂敗論功與瑊等皆第一懷光亦以勞咸縮死

杜希全 京兆人以裨將隸子儀奉天之難以功至節度使

邢君牙 瀛州人以戰功歷果毅折衝郎將率兵倍道赴奉天難軍中便宜惟君牙得預

郝玭 為臨涇刺史在邊三十年每討賊不持糧取之于敵獲虜必剖剔而歸其尸虜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兒又以金鑄玭身像令于國曰得生玭者以金玭賞之朝廷喜失名將發刺他州

顏真卿 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博學工辭章開元中舉進士為監察御史使河隴五原久旱真卿辨獄而雨人呼為御史雨出為平原太守度祿山必反增陴濬隍為備及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以聞詔賀蘭進明為助時從父兄杲卿斬賊將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盟主數遣使以臘丸裹書陳事及河北復陷赴鳳翔進御史大夫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封魯郡公忤元載及楊炎及盧杞復銜恨切骨及李希烈陷汝州杞乃請遣真卿往諭之希烈欲追脅之真卿叱曰吾年八十官太師有死而已諸賊失色使閹奴縊殺之真卿正色立朝剛而有禮非公直道不萌于心天下稱之曰魯公又善正草書世寶傳之

段秀實 字成公本姑臧人自曾祖仕隴為汧陽人六歲母喪不勺飲至七日時號孝童後舉明經為節度使王檢校禮部尚書朱泚反迎秀實至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勸不從乃陽與合會偽迎天子遣韓旻領銳師馳奉天秀實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還泚召計以借位秀實奪象笏唾泚面大罵擊之泚走秀實遇害贈太尉謚忠烈雄其間子伯倫官至太僕卿

顏少連 字夷仲蘇州吳人擢上第為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害之少連命塞陷穽務文獻神虎不為害歷吏部侍郎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嘗與少連會田鐫籍酒酣少連挺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擊奸臣舊且前元友直勸辭之

郭昕 子儀母弟之子為四鎮留後至建中初與曹令忠遣使入朝詔嘉之拜令忠北庭大都護更名元中昕賜姓李拜安西大都護

韓滉 字太沖父休以蔭補參軍累拜鎮海軍節度使性強直明吏事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破然後易以貢獻加同平章事晚節益苛慘故論者以其歸情希進

崔縱 渙子為藍田令際人立碑頌德還京兆尹至太常卿

袁高 字公顥恕己孫擢進士德宗時李吉甫言其忠蹇特贈禮部尚書

裴諝 寬子字士明擢明經官至兵部侍郎河南尹凡五世為河南諝視事未嘗敢當正處

李勉 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為嶺南節度使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畜犀珍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部八請立石頌德至是加同平章事帝問曰衆謂盧杞奸邪朕國不知請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不知此其所以為奸邪也時韙其對

柳冕 芳子字敬叔父子並居集賢院世為史官後冕出婺州刺史

沈既濟 蘇州吳人經學該明以楊炎薦為左拾遺史館修撰子傳師

薛珏 字溫如河中人以蔭補令監刺史入

為司農卿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人歷撫州刺史遷容管經略使仁恕多方畧所至稱最上嘗賦中和節詩遣使寵賜代還卒于道

崔寧衞州人世儒家而獨喜縱橫時為尚書右僕射朱泚亂上出奉天寧後至上悅寧謂所親曰上聰明從諫如轉規但為盧杞惑至此杞聞之詐作寧遺泚書獻之寧泣曰臣備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罪當死即召至相堂縊殺之籍其家中外冤之

吳通玄海州人與弟通微皆博學兄弟並為學士知制誥自以久次不得中書舍人飛語陸贄試進士受賕上知誣構賜死贄遂相矣

馮河清京兆人上走奉天倉卒氣沮河清率衆東向哭稍勵以忠即發儲鎧完仗百餘乘獻行在軍聲方振拜安定郡王

李叔明閬州人擢明經拜洛陽令還京兆尹民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為太子太傅致仕卒為東川節度時殖財廣田業沒數年子孫以侈蕩盡世言多藏者以為鑒云

王慶休汝州人少涉學有武材為昭義節度使嘗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繼天誕聖樂以獻後中和樂本于此

張孝忠本奚種始名阿勞賜名為成德軍節度使田惟岳擅立以討破之及朱滔王武俊叛說孝忠不從曰吾不助惡矣時推為賢將子茂昭

班宏衞州人舉進士累官至刑部尚書清潔勤力晨入官署夕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宏益務

韋皐京兆人上出奉天以功代張延賞為西川節度使進司徒封南康郡王治蜀二十一年蜀人德之見其遺像必拜焉

張建封字立本鄧州南陽人為節度使治徐十年躬于所稟一軍州大治性樂士賢不肖遊其門者禮必均故許孟容韓愈皆署幕府

嚴震字遐聞梓州人以數出貲助邊為興鳳團練號稱清嚴

樊澤河中人舉賢良方正有武力喜兵法議者謂有將畧官至節度使

吳湊章敬皇后弟也由布衣賜官才敏銳而謙畏歷觀察使至兵部尚書卒

張薦字孝舉深州人為史館修撰三使絕域占對詳自拾遺至侍郎凡二十年常兼史館凡定大儀位號莫不參裁

段平仲武威人擢進士時上苛察無敢言平仲常曰使我一日得召見宜大有開納會旱擇御史賑恤平仲與陳歸故選同得對粗陳事宜上正色問之雜以他語平仲錯愕不得言乃謬稱名上怒叱去之窘皇向惺後歸趍除招之乃得去名由是顯

孔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為招討使李懷光據河中詔令宣慰羅其兵懷光素服聽命衆忿曰太尉無官矣乃擽合

害巢父贈左僕射

崔衍深州人父倫肅宗時以右庶子使吐蕃背約留六年還陳蕃情偽山川險易指畫上前人服其詳衍擢明經至觀察使

裴延齡河中河東人盧杞引用累為司農少卿領度支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為羨餘以豢己功用官錢售平常糴物運取其直號貯羨錢因以固上為戶部侍郎時人側目及卒相賀惟帝悼不已

韋渠牟京兆人少為道士更為浮屠而復冠以有口辯為諫議大夫以為上所倚信赫然勢焰可炙

韋綬貫之兄舉孝廉為翰林學士家政多所叅建上嘗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時大寒以妃蜀纈袍覆而去其待遇如此綬亦為士林器重

王鍔太原人初為裨將累官至尚書左僕射節度嶺南河東以裒赴所得財號羨餘以獻拜同平章事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善騎射以戰功累官至節度使

李景畧幽州良鄉人以蔭補累拜豐州刺史當回紇通景畧威令肅然聲雄北邊卒贈工部尚書

杜亞字次公京兆人以上書論事進累官至淮南節度至則治漕渠引湖陂徹壅通堙人皆悅賴然承陳少游裒聚無所矯革為競渡戲後靡竭府庫財

蔡廷玉幽州昌平人與朱泚同里閈少相狎近泚為幽州節度使驕悍不法廷玉不從自投于河

劉廼河南伊闕人為兵部侍郎上狩奉天臥疾私第朱泚召之固稱篤聞車駕如梁州自投于床搏膺呼天而卒諡正惠

張伾本澤潞將守臨洺田悅攻之固守士死糧盡召部將令女出拜賣直為衆士一日費士皆哭請死戰會悅敗還泗州刺史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舉進士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出不娶遠近慕其行有爭者詣城決之歲飢屏迹不過鄰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之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城以李泌薦為諫議大夫居位八年人莫窺其際韓愈作諍臣論譏之會裴延齡誣陸贄抗疏論列申直贄等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出為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以陽名子後卒于州

何蕃和州人為太學生諸生共狀蕃義行白司業陽城請留蕃會城罷止初朱泚之亂蕃正色叱諸生欲從者故六館士無受汙居太學二十年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為治喪

陸羽 字鴻漸、復州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為姓名而字之。隱苕溪、時謂接輿也、嗜茶、著經三篇、

韋彤 京兆人、名治禮、為太常博士、

陳京 字慶復、善文辭、常袞稱之、妻以兄子、擢進士、遷秘書少監、帝以盧杞為使州刺史、京與張薦等極言共劾。杞遂廢。時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趙贊請稅屋架、貸賈緡、內怨外忿、以及大亂、

暢當 河東人、擢進士、為太常博士、轉果州刺史卒、

于公異 蘇州吳人、舉進士、李晟表為掌書記、朱泚平、露布于帝曰、臣既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

李侃妻 楊氏、侃為項城令、李希烈兵來、襲侃、欲逃去、妻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庫皆賊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于國何有。遂募士固守、會侃中傷歸、妻又曰、君不在、人誰肯守。死于外、猶愈于床也、會賊引去、縣卒以完。

竇文場霍仙鳴 始隸東宮、魚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文場從幸天、詔與仙鳴分總左右神策、權震朝廷、諸方節度大將要官、走門下。宦官復盛矣。

盧杞 字子良、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讒情不耻、惡衣菲食、至拜同平章事、陰賊浸露、顏真卿、李揆、李懷光皆為所擠、後貶死灃州、初郭子儀病、諸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以待。家人怪問、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後得志、吾族無類矣。

李懷光 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以功賜姓、為朔方節度使、兵敗朱泚、以功加副元帥、誦言天下之亂。由宰相[illegible]議、乖度支賦斂、重京兆尹刻薄軍食、吾見上、請誅之、盧杞知之、請帝令屯便橋、懷光以不得見上、為姦臣阻隔、乃陰連朱泚、後為朔方部將斬首以獻、

朱泚 幽州人、與弟滔並為李懷仙部將、轉幽州節度使、入朝留京、李希烈圍襄城、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兵過闕下、京兆尹王翃使吏供軍、犒飯菜有、衆怒、反、帝出奉天、賊迎泚、僭位、號大秦、更改漢、後為李晟敗、泚西走、失道問野人、答曰、朱太尉邪、天網恢恢、走將安所。至涇州被斬首以獻。

建中元年、楊炎建議立兩稅法、變租庸調制。

順宗名誦、德宗太子、即位僅八閱月、改元永貞、嬰疾、傳位太子、

帝二十七子、十一女、

韋執誼 京兆舊族、為翰林學士、便敏側媚、幸于德宗、與延齡相埒、以王叔文引用為同平章事、奉行文書而已、叔文敗、貶崖州司戶、○初王叔文越山陰人、以棋待詔。王伾杭州人、貌寢陋、吳語。以書待詔。俱有寵、叔文以學士遷戶部侍郎、伾為散騎常侍、陰結天下名士。若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為死友。後俱貶司馬、時稱八司馬。

陸質 字伯沖、終太子侍讀、門人以其能文聖人書通于後世、私謚曰文通先生、

劉禹錫 字夢得、系出中山、擢進士、名重一世、王叔文引議政事、後貶朗州司馬、時才而廉、偃蹇寡合、乃以文章自適、尤精為詩、白居易推其為詩豪、會昌初、加檢校禮部尚書卒、

柳宗元 字子厚、河東人、第進士、王叔文敗、貶永州司馬、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于文、其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徙柳州刺史、既沒、柳人懷之、廟于羅池。所為

詩文、與韓退之並傳、世稱韓柳。

李巽 趙州贊皇人、以明經累官為鹽鐵轉運副使、善理財、遷吏部尚書、長于吏事、吏為股慄脅息、薦用程异、异之計精于巽、巽之善職、蓋有助云、

韋夏卿 京兆人、與弟正卿同舉賢良高等、累官吏部侍郎、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納夏卿懷中、夏卿叱之、曰、吾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慚、

崔邠 字處仁、貝州人、父倕三世一爨。時言治家者推其法。邠舉進士、遷補闕、疏論裴延齡奸。以鯁亮知名、為吏部侍郎、弟鄖、郇、鄯、鄲、

薛戎 河中寶鼎人、累官至浙東觀察使、居官無灼灼可驚、罷則人懷。悲俸賙內外親疏遠、皆歸之。弟放、為刑部侍郎、

憲宗名純、順宗太子、即位改元元和、十五年、為內常侍陳弘志弒、

史稱剛明果斷。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唐之威令幾於復振。足為中興之主。及其晚節。信任非人。不終其業、惜哉、帝二十子、終身不立后、既崩、尊郭妃為皇太后、

杜黃裳 字遵素、京兆萬年人、第進士、累官同平章事、劉闢叛、勸上專任高崇文、罷中人監軍、指授機宜、無不切中、蜀平、又勸帝整法度、革德宗弊政、由是平夏、剪齊、滅蔡、復兩河、以機柄還宰相、赫然號中興、史稱其有王佐大畧、然除吏不甚列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輔政未久、不究其才、

袁滋 同平章事、出為西川節度使、劉闢反、不得進、貶為刺史、

鄭餘慶 以太子少師遷尚書左僕射、以宿德進、公論浩然歸重、少砥礪、行已完潔、子澣本名涵、為右補闕、敢言、上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賀。

鄭絪 字文明、餘慶從父行也、擢進士、歷中書舍人、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等憚帝、欲危之、召絪草立太子詔、絪不請、輒書立嫡以長、跪白之。頷之、乃定、至是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居位默默守道、世以耆德推之、

武元衡 字伯蒼、舉進士、累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蜀新定、為劍南西川節度、三年、召還秉政、淮蔡用兵、帝以委之、王承宗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元衡叱去、承宗怒、使人賊殺之、從父弟儒衡為中書舍人、以元稹倚宦官知制誥、鄙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于此、一座皆失色、

李吉甫 栖筠子、字弘憲、以蔭補、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謀平劉闢、破李錡、綜理政事。眾職咸治。及再相。天下想望風采。而頗修怨、罷李藩、貶裴垍、史稱其讜謀美矣。而鯁正有愧于父云▽

裴垍 字弘中、絳州人、擢進士、為翰林學士、李吉甫始執政、訪才于垍、疏三十許人。吉甫薦用、時翕然稱得人。及為相、器局峻整。持法度。所薦進踵躡為輔相、故士大夫不以垍年少柄用為嫌。元和之治。百度修舉、後為李吉甫奏罷、為太子賓客、卒、

李藩 字叔翰、趙州人、裴垍薦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鯁直不撓。後為李吉甫譖罷、為詹事、卒、藩才能不及韋貫之、裴垍、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云。

權德輿 字載之、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德宗召為左補闕、至是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時吉甫絳論事帝前、遽言亟辨、德輿不敢有所輕重、嘗著論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補于世。

李絳 字深之、系本贊皇、舉進士、知制誥、上每有詢訪、隨事正諫。有經國體。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賢不肖太分、屢為讒邪所中、文宗立、召為太常卿、會南蠻寇蜀、詔絳募兵往赴、半道蠻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士皆怒、乃譟而入、殺之、諫官列絳寃▽冊贈司徒▽

張弘靖 延賞子、字元理、同平章事、充盧龍節度使、不能因俗制變、故後亂、家聚書畫侔秘府、第在東都、時號三相張家、史謂器有所窮、嘉貞窮于侈、延賞窮于吝、弘靖窮于權、惜哉▽

韋貫之 名純、及進士第、累官禮部侍郎、同平章事、沉重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為詭詞以悅人、為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家無羨財、子澳、翰林承旨、

裴度 字中立、河東聞喜人、擢進士、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効六州、遣度宣諭、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王師討蔡、伏盜刺用事大臣、已害元衡、又擊度、刺背傷首、得不死、遂決策薦將李光顏等進兵、身自督戰、罷中官統監使、將得專號令、設奇制勝、蔡平、除苛去暴、撫定其人、入朝、策勳、進晉國公、程异皇甫鎛用事、度極言之、不聽、卒為所擠、出河東節度使、

李逢吉 字虛舟、系出隴西、舉明經、累拜平章事、性險譎、惡裴度、討蔡功成、趣和議、請罷兵、上知之、出為劍南節度使、

王涯 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等使、後為宦官所殺、百姓怨其榷茶、或詬罵、或相率投瓦石以擊之、

崔羣 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至是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嘗于上前論、玄宗謂人謂祿山反為治亂分、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已分矣、時上欲用皇甫鎛、故以是諷、後為御史大夫、卒。

李鄘 字建侯、北海太守邕之從孫、第進士、至淮南節度使、強直無私。當官以峭法操下、所至稱治、與承璀厚善、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鄘不喜由宦官進、曰、吾老、安外鎮。固辭、以太子少傅致事、卒、孫磎、字景望、置書萬卷、世號李書樓、

李夷簡 字易之、鄭惠王元懿之四世孫也、擢進士、遷同平章事、時裴度當國、夷簡自以才不逮度。求外為節度。○唐宗室為相者九人、獨林甫奸、缺李程、知柔無所發明、餘各以材稱、

皇甫鎛 涇州人、第進士、累領度支兼戶部侍郎、時上方伐蔡、鎛聚斂以濟軍費、蔡平、進同平章事、裴度爭之不得、至雖市道皆嗤之、

程异 字師舉、京兆人、第明經、累拜鹽鐵轉運副使、時方討蔡、异使江表、行諭諸帥、以羨貢不加斂而用以饒、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卒官、第無留貨、世重其廉、

令狐楚 字殼士、德棻之裔、五歲能為詞章、第進士、累知制誥、同平章事、史稱賈耽、杜佑與楚皆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家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其限中而玉表賊、

李愬 晟子、字元直、善射騎、以蔭補、時討吳元濟、代袁滋為唐鄧節度使、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

令于軍曰天子知恕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推誠附麾半歲乃請齊顧讓擒其將丁士良不殺以其計又擒陳光洽吳秀琳降又以其策擒其徒將李祐待以客禮用其謀以元濟悉銳卒以抗李光顏知其隙可乘率師夜起會大雪行七十里夜半至縣城擊鵞鶩以亂軍聲黎明至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遂擒元濟送京師淮西平封涼國公進同平章事

高崇文

其先渤海徙幽州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閭時為金吾將軍蜀劉闢叛杜黃裳薦之軍于鹿頭山南拒成鄜東阸二州之要八戰皆捷擒闢送京師入成都市不易肆珍貨如山無秋毫之犯進西川節度使南平郡王刺石紀功于鹿頭山後卒配享帝廟

李光進

其先河曲諸部姓阿歐氏從馬遂以戰功歷御史大夫弟光顏亦至大夫軍中號為大小大夫為振武節度賜姓以光寵之

李光顏

字光遠切從高崇文平蜀數搴旗陷陳至討蔡光顏當一面屢先登捉栅由是賊悉銳士抗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故史評光顏于平蔡功為多

烏重胤

字保君河東將承玼子也為河陽節度使與李光顏相掎角討蔡大小百餘戰待士有禮時名士溫造石洪皆在幕府當時重之文宗朝拜司徒

白居易

字樂天其先太原徙下邽始生七月能展書九歲暗識聲律後以對策為左拾遺時事無不言為當路所忌貶江州司馬放意文酒自號醉吟先生穆宗朝知制誥後為杭州刺史武宗初以刑部尚書卒晚節惑浮屠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皎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繪為九老圖居易文章精切詩最工初與元稹酬詠號元白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從弟敏中為相請謚曰文東都江州人為立祠焉

蔣乂

字德源常州人外祖吳兢位史官父將明為集賢學士後乂兼判集賢父子並為學士儒者榮之子伸係復為相

裴潾

河東聞喜人篤學善隸書以蔭仕為左補闕時柳泌為帝治丹劑求長年潾上疏諫上怒貶江陵令穆宗立召還刑部郎中

嚴綬

武從孫討劉闢平為檢校尚書左僕射出為荊州節度使卒贈太保綬才不踰中人歷三鎮所奏辟位將相者九人

郗士美

字和夫兗州人為昭義節度使會討王承宗有功上曰固知士美能辦吾事

李元素

字太朴鄭國公密裔孫為御史大夫自正元後雖其人不備元素以宿望居位容容持祿人人失望免官卒

張茂昭

孝忠子字豐明為義武軍留後進同平章事時王承宗叛茂昭躬擐甲前鋒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分軍為左右翼大敗之有詔還朝奉兩川符節管鑰圖籍歸之京師

田弘正

字安道初田承嗣據魏博傳至叨懷諫委政家奴蔣士則措置不平衆迎弘正為帥弘正誓與圖北籍人以獻上詔為節度使穆宗朝徙成德軍而魏遂亂家屬將吏皆遇害

韓弘

滑州人少舉明經不中從外家學騎射為宣武節度使時汴軍驕帥輕不可制弘察其素恣橫者三百人一日數其罪而斬之淮蔡平拜中書令卒弟充復為節度

盧坦

字保衡河南人為河南尉遷御史中丞出二節度使卒

潘孟陽

以宏詞權知戶部侍郎帝新立詔馳驛江淮察諸使治否孟陽所至會賓客留連倡樂招金錢多補吏聲望大喪

呂元膺

字景夫鄆州東平人策賢良累官至吏部侍郎正色立朝有台宰望處事裁宜人服其有禮

許孟容

字公範京兆長安人擢進士為給事中德宗朝自袁高爭盧杞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至孟容數論駁四方想見其風至是以京兆尹遷吏部侍郎方勁有禮學清議上之

唐次

儉裔孫字文編舉進士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采古忠臣賢士罹毀被放身死而君不悟者為辨謗畧三篇上之

李遜

字友道為給事中轉節度使所至有績可紀弟建字杓直為翰林學士初客居荊州苦貧兄造營丐使成就之故遜建皆舉進士通顯以清儉稱

柳公綽

字子寬京兆華原人性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屬文典正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居喪毀瘠三年不澡沐嘗曰吾位官未嘗以私喜怒加于人子孫其昌乎

楊於陵

漢太尉震之裔年十八擢進士時韓滉剛嚴少許可奇之謂妻柳曰吾求佳壻無如於陵因以妻之滉居宰相卒於陵乃入仕歷節度使以尚書左僕射致仕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節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

馬總

字會元為安西都護廉介不撓綏夷安之建二銅柱于漢故處鐫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為節度使卒

歸登

崇敬子字沖之策賢良至散騎常侍多讜言

盧景亮

字長晦范陽人舉進士累拜中書舍人善屬文乃與軒頊至唐撮治道之要著書上下篇號三足記又述答問言大較陳而或利害切指當世時伏其達古今云

高承簡

崇文子以功為濮州刺史治鄄城有治績民為立石紀功

石洪

字濬川有至行舉明經為參軍

暇、歸烏重胤、鎮河陽、具書辟致、後召為集賢校理、進刺史、

曹華 宋州楚丘人、副烏重胤討蔡、以功封陳留郡王、

高瑀 冀州蓨人、宰相裴度韋處厚薦以為陳蔡帥、自大曆後、擇帥悉出宦官中尉、以輸貨至鉅萬、貸者假貸、倍以酬息、及瑀有命、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債帥、

竇羣 字丹列、京兆金城人、客隱毗陵、韋夏卿薦為左拾遺、時張薦持節使吐蕃、以羣為判官、入見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為拾遺、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為和蕃判官、一何易、德宗壯其言、不遣、為湖南觀察使、卒、羣兄常、牟、弟庠、鞏、皆為郎、工詞章、為聯珠集行于時、羣平居言、若不出、只世號霈需翁、

韓愈 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于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民為刻石頌德、愈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兄卒、嫂鄭鞠之、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擢進士、為監察御史、疏論宮市、德宗貶陽山令、有愛在民、生子以其姓字之、轉中書舍人、佐裴度平淮西、遷刑部侍郎、表論佛骨、貶潮州刺史、發刺袁州、召拜國子祭酒、穆宗時王廷湊叛、圍將牛元翼、詔遣宣撫、出元翼、還拜吏部侍郎、時相李逢吉欲逐李紳、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與愈相劾、不協、遂罷為兵部侍郎、尋復吏部、出李紳為江西觀察使、長慶四年、愈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史稱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偽以真、其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孟郊 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從退之游、為忘形交、年五十舉進士、為溧陽尉、卒謚貞曜先生、為詩有理致、思苦奇澀、李觀評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

張籍 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從退之游、為詩長于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 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文學退之、裴度辟為判官、度修福先寺、求碑文于白居易、湜曰、近捨湜而乃遠求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飲斗酒立就、度贈緡絲甚厚、湜怒曰、自吾為顧況集序、未書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也、度笑而酬之、

盧仝 居東都、自號玉川子、退之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

賈島 字浪仙、初為浮屠、退之因教其為文、遂舉進士、一日苦吟、見京兆尹、跨驢不避、呼詰之、乃覺、仕為晉州參軍、

劉乂 少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折節讀書、聞退之接士、步歸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持退之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退之不能止、

梁悅 父為秦杲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流循州、

李興 有至行、柳宗元為作孝門銘、

林攢 泉州人、為福唐尉、母病、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廬墓、有白烏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使按實、而露晞、攢哭曰、露禍我邪、歲而露復降、烏亦回翔、詔作二闕墓前、特號闕下林家、

韋丹 京兆萬年人、擢明經、為容州刺史、有仁化、徙江南西道觀察使、計口受廬、變餘于官、始教民陶瓦、聚材于場、度其數為估、不取羸利、能為屋者受材瓦于官、徐取其償、籍堤扞江、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溉田萬二千頃、宣宗朝命刻功于碑、丹子宙、懿宗朝、為永州刺史、有政績、附見于傳、

林蘊 字復夢、泉州莆田人、西川節度使韋皐辟為推官、劉闢反、蘊以順逆切諫、且殺之、曰、得死幸矣、闢令刑人抽劍磨其頸、以脅服之、蘊叱曰、死即死、我項豈頑奴砥石邪、捨之、名重京師、蘊辯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子弑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

歐陽詹 泉州晉江人、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

李賀 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過其家、使賦詩、援筆輒就、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為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暮歸、母探囊見書多、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為協律郎、卒年二十七、

桑道茂 寒人、善太一遁甲法、建中初、言不出三年有厄、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以居、朱泚反、帝賴以濟、是時藩鎮擅地、道茂曰、年號元和、寇盜翦滅矣、至憲宗乃驗、

吐突承璀 閩人、為招討宣慰使、無才畧、[illegible]年羅、嘗偽一室藏所賜詔勅、地生毛二尺、殷之、穆宗衛而殺之、

李錡 淄川王孝同五世孫、為鎮海軍節度使、召為尚書左僕射、遷延不行、因中使謀據江左、被腰斬、

穆宗名恒、憲宗第三子、為宦官王守澄等立之、改元長慶、四年崩、壽三十、史稱蒙已成之業而不能保、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

士至同平章事、竇易直同平章事、裴度度久居外、時議者交口請相度、遂以本官兼平章事、權倖側目、以李逢吉陰賊善謀、能構諷帝、召拜逢吉為兵部尚書、累為所間、度罷為左僕射、尋出為節度使、文宗朝進中書令、卒年七十六、謚文忠、配享憲宗廟庭、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幾狀貌用捨、以身繫國家重輕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溫造大雅五世孫、為侍御史、彈劾金吾大將軍李祐違詔進馬、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溫御史矣、官至御史大夫、

韋顗字周仁、韋謂弟、益之子、通陰陽象緯、知山川風俗、嘗論典據、為吏部侍郎、所著有易緼解、然御儉自居、天下推其尚云。

劉栖楚為右拾遺、時上視朝常晏、游畋失德、栖楚進諫、臣以諫為官、使陛下負天下譏、請碎首以謝、遂額叩龍墀、血被面、上揚袂使去、又曰、不聽臣言、請死于此、詔慰乃出、轉京兆尹、先是諸惡少竄名北軍、凌籍衣冠、栖楚一切窮治、宿奸歛迹、軍士或乘醉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其敢為若無顧藉、內實恃權以干進、出為觀察使、卒、

高元裕字景圭、渤海人、舉進士、為左補闕、時官黜放恣、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人為危之、進御史中丞、有風采、上難其代、元裕言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選。

馬存亮河中人、為左神策中尉、推委權勢、監淮南軍、卒、存亮遂事德宗更六朝、資端謹、唐世中人之賢、唯存亮與西門李元嚴遵美三人而已。

劉克明帝獵夜還、克明與石定寬蘇佐明等飲酣、帝更衣、燭忽滅、為克明等弒、裴度發兵討之、克明投井死。

文宗名涵、穆宗第二子、為宦官王守澄等立、改元大和九開成五共十四年、壽三十三、史稱優游不斷、受制家奴、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不足稱也。帝二子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為左補闕、李絳勸帝開言路、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疏、忠切、顧卿未知、將推其靖密、歷侍講學士、同平章事、姿狀如儒、居家亦循易、至廷爭嶷然不可回奪矣。

王播為鹽鐵使、入朝

獻銀瑟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遂得同平章事、

路隋字南式、父泌、字安期、通五經、渾瑊召至幕下、為虜所執、隋日夜號泣、坐必西向、舉明經、後會吐蕃款附、隋上疏修好、冀得父還、而泌以喪至、歷學士、為同平章事、

李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四世孫、擢進士、為中書舍人、進同平章事、初為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可相、宗閔遂與為怨、韓愈作南山猛虎行規之、而宗閔崇私怨、卒以是敗、與僧孺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

牛僧孺同平章事、一日延英召見、上曰、公等有意于太平乎、僧孺曰、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强家、亦足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退曰、上責成如此、豈可久居此乎、乃出為節度、

宋申錫字慶臣、舉進士、累進同平章事、為宦官王守澄等誣以謀反、貶開州司馬、卒、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力學有大節、以蔭補、始李逢吉進、銜吉甫、擠德裕、引牛僧孺入相、而牛李之憾結、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至是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改為節度使、而宗閔引僧孺協力罷度、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而黨人牢不可破矣、又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後以李訓進、出為節度使、

賈餗同平章事、餗本中立、不肯

身犯顏、排姦倖、以及誅、與王涯實不知謀、人冤之、

李固言字仲振、擢進士、累遷吏部侍郎、進同平章事、每接賓客、言頗蹇吃、至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辯。

舒元輿婺州人、舉進士、李訓與善、累官至刑部侍郎、尤附鄭注、拜同平章事、詭謀謬異、日與訓比、敗天下事、二人為之也。

李訓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訓、故相揆族孫、擢進士第、從父逢吉以訓陰險善謀、厚賂之、始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官尹益橫、鄭注知上憤恥、建密計、引用訓、上使戎服與注出入禁中、號王山人、因改名、以禮部侍郎同平章事、與舒元輿鄭注謀誅宦官、不克、俱為仇士良殺、訓脫從吏綠衫衣之而出、為人斬首以獻、親族皆死、稚孩無遺、

鄭覃珣瑜子、以父蔭累官翰林侍講學士、宰相李訓等被殺、以覃與李石同平章事、以經籍刊繆、與周墀崔球等正其文、刻于石、如漢故事、

李石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擢進士、至同平章事、時有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讙走、塵起、百官或韈而騎、臺省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不可、蓋治文書如平日、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

陳夷行字周道、世居潁川、由進士

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言。乞回臣所授以旌責真臣逃苟且之愆。朝有公正之路。不納、責後貶柳州司戶卒、昭宗贈右諫議大夫、

鄭注 絳州人、以方技依李愬、監軍王守澄與語、機辨橫生、鉤得其意、遂薦為御史大夫。李訓附之、以進、二人遂權震天下、日日議論上前、相倡和、謀翦中官、自謂功在晷刻、上惑之、後被殺、家滅、僚屬皆死、

崔珙 父頲、生八子、皆有才。時以擬漢荀氏八龍。珙有威重、精吏治。以書判拔萃、為嶺南節度使、弟璵、為河東節度使、

許康佐 舉進士宏詞。初家貧、母老、求為知院官。人譏之。後母喪、辟命皆不答。人乃知為親屈。至是為翰林侍講學士、帝讀春秋至閽弒吳子餘祭、問閽何人。康佐以中官方強、不敢對。後問李訓。對曰、今官人也。君不近刑人、孔子書以為戒。帝自是內謀剪除、而康佐因辭疾。

吳武陵 信州人。舉進士。為太學博士、出為韶州刺史、卒。初柳宗元謫永州。武陵遺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雷硏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怨人臣邪。未及用而宗元卒、

仇士良 字匡美、循州人、任內外五坊使、嘗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以老還第。中人舉送、曰能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閒暇。必觀書見儒臣、納諫、則智深慮遠矣。莫若殖貨財、盛鷹馬、以毬獵聲色蠱其心、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焉往。衆再拜。士良死、發其家、藏兵數千、詔削官爵、籍其家。

王守澄 與內常侍陳弘志弒憲宗于中和殿、穆宗立、知樞密事、至帝立有助力、拜大將軍、後賜死、

太和九年、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不克。為仇士良等殺宰相百官吏卒二千餘人。宦官益橫。

武宗名瀍。穆宗第五子。初為潁王。文宗欲立太子成美。宦官仇士良等以功不在已。矯詔立。改元會昌。六年。壽三十三。史稱其英敏特達。委任能臣。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功業不究。惜哉。帝五子、

崔珙 同平章事、 李德裕 上立、召為同平章事、既入謝、即戒上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治。至于君子小人朋究之辨。引劉向之言、惓惓為上陳之。以平澤潞劉稹功進太尉、趙國公、宣宗立、貶為潮州司馬、後為崖州司戶參軍、卒、年六十三、性孤峭、明辨、有風采、善為文。雖至大位、猶不去書、議論援古、袞袞可喜云。

陳夷行 拜復相、進尚書左僕射、乃奏僕射始覲事、後罷為節度使、

李紳 字公垂、為人短小精悍、于詩有名、時號短李、擢進士、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史稱始以文藝節操見用。屢為怨仇所排卻。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

李讓夷 同平章事 崔鉉 同平章事 杜悰 佑子、同平章事、然才不周用、未嘗薦進、佑之素風衰焉。故時號禿角犀、

李回 同平章事 鄭肅 字又敬、以儒世家、舉進士、累拜同平章事、臨義不惑、有大臣節。子泊、仕王州刺史、泊子仁表、最有文、嘗以門閥文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王起 播弟、字舉之、累擢山南道節度使、同平章事、以風儒熱將相秩。耆學。天下之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忘。初為大學侍讀。文宗畫像便殿、號當世仲尼、

封敖 字碩夫、冀州人、第進士、為翰林學士。上嘗使作詔慰邊將傷夷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賜以宮錦、又李德裕以平劉稹功進太尉、敖草其制、曰謀皆予同、言不他惑。德裕書能明尊任已以成功、曰陸生恨文不逮意、如君此等語、豈易得邪。解所賜玉帶贈之、進右僕射、卒、

薛元賞 士里系、歷寧武節度使、轉京兆尹、都市多使少年黨墨鑱膚、夸詭力、劃奪坊閭、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陳于市、餘黨斂迹。

宣宗名忱。為皇太叔。憲宗第十三子。武帝崩。諸宦官立。改元大中。十三年、餌藥疽發背崩。史謂其精於聽斷。以察為明。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官握兵柄。制國命自如。繼以懿僖不君。人思大中之政。謂之小太宗。帝十一子、十一女

白敏中 字用晦、居易從弟、武宗聞居易名、欲用之、而李德裕以敏中詞類其兄而有器識、召為學士、承旨、至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盧商 同平章事 崔元式 同平章事 韋琮 同平章事 周墀 字德升、少孤、事母孝、舉進士、歷學士、拜平章事、 馬植 字行之、第進士、累進同平章事、 崔鉉 字台

頊叅造士進尚書左僕射所善鄭肅楊紹段環薛蒙頗叅涙詩府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瑰蒙上開之題于衰

崔龜從 同平章事

魏扶 同平章事

令狐綯 楚子字子直擧進士累官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上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拜同平章事輔政十年卒

魏謩 徵五世孫文宗讀貞觀政要召謩為右拾遺至同平章事論識有祖風烈卒以剛正為令狐綯所忌罷之

裴休 字公美孟州濟源人好學終年不出九有饋鹿者休曰疏食猶不足今一炙肉後何以繼擧進士累拜平章事

鄭朗 同平章事

崔愼由 字敬止崔從子由進士進工部尚書弟安潛進士為節度使彥曾徐州觀察使

蕭鄴 同平章事

劉瑑 字子全宰相仁軌五世孫為翰林學士裒彙勅令可用者由武德訖太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計輕重號太中刑律統類法家推之拜同平章事

夏侯孜 同平章事

蔣伸 又子字太直第進士累進同平章事伸祖父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咸曰蔣氏日曆天下多藏焉

柳仲郢 公綽子字諭蒙母韓即皐女也仲郢幼嗜學母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嚥以助勤後擧進士累官京兆尹政嚴明轉河南尹以寬惠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焉可頗乎為節度使卒父子更九鎮五為京兆再為河南攻績風矩畧同

杜牧 佑孫字牧之第進士遷殿中侍御史時方鎮驕蹇不決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繁天下輕重以不當位而言實有罪作罪言又傷府兵法壞作原十六衛兵非脆也穀非彈也而戰必敗北是曰不循其道也作戰論往來兩河盜據因大臣劫殺二千石國家不致討而束兵自守使盜賊益橫作守論官至中書舍人牧于詩情致豪萬人號小杜以別杜甫弟顗擧進士文與牧相上下

盧鈞 字子和擧進士累官嶺南節度使辟鑿數千走闕下請為鈞生立祠刻石頌德從召若太子太師致仕

溫庭筠 彥博裔孫工為詞章而薄于行為方山尉弟庭皓為幕府以累敢死事

萬敬儒 廬州人三世同居喪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手二指輒復生州改所居曰孝成鄉曰廣孝詔表其家

何易于 為益昌令刺史崔朴嘗乘春與賓汎舟出益昌索民挽繂易于身引舟曰方春民耕且蠶惟令不擾可任勞朴驅去民有死來不能具甚者以俸勤吏為辦召高年坐以資政有闕爭咋指任直邊之獄三年無因或以待貲

貧民贍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

嚴遵美 父季實以功為北面副使遵美歷左軍容使嘗嘆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奥樞密使無聽事惟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隱青城山八十餘卒

楊復恭 定冊立昭宗常有輿至太極殿孔緯曰復恭家奴而若是非反邪命李茂貞討斬之茂貞上復恭與其兄子書曰吾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猶天子也其不臣如此

懿宗 名漼宣宗太子中尉宦官王宗實立改元咸通在位十四年驕奢淫樂李氏之亡于茲決矣 帝入

杜審權 如晦六世孫元穎弟元絳子也進同平章事與杜悰俱將相悰先進故時號審權為小杜云

白敏中 拜司徒平章事加中書令自獲度以勲德居而敏中以恩澤進後致仕

畢諴 字存之早孤夜燃薪讀書母恤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擧進士入為翰林學士宣宗時党項擾河西訪邊事而誠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執瑁頗牧在吾禁署即拜安撫使至是為同平章事

杜悰 夏侯孜 同平章事

楊收 字藏之世居馮翊少孤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其賦詩至歷敗其滿牧朝曰爾非藤角者奚用後觸吾藩累遷閱平章事後流死

曹確 字剛中河南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居位六年出為御度卒始與畢諴同相俱有雅望世稱曹畢

蕭寘 復孫湛子同平章事

路巖 字魯瞻魏州人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通賄遺奢肆不法與韋保衡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

高璩 同平章事

徐商 同平章事

于悰 同平章事

劉瞻 同平章事

韋保衡 同平章事

王鐸 同平章事

劉允章 字蘊中為禮部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師衣青衫介幘以還古制改國子祭酒

劉鄴 同平章事

趙隱 字大隱京兆人擢進士進同平章事

鄭薰 字子溥第進士累遷吏部侍郎擧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寢所居為隱岩蒔松于庭號七松處士

辛讜 太原尹雲京孫也博學善擊劍時龐勛反攻杜慆于泗州讜挐舟趨泗口貫賊柵以入慆舊曰圍急飛鳥不敢

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告人朔難。人心遂固。惜表其功授監察御史、
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倜儻、尤長于詩、累遷都官員外郎、表丐建州刺史、以禮法治下。更布條教。時亂盜
起、建賴頻以安、卒官下、父老相與扶柩葬永樂州。為立廟黎山、歲祠之。
咸通十四年、詔迎佛骨鳳翔。或言昔憲宗為此餓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四月至長
安、帝迎拜至泣下。七月帝崩、
僖宗名儇、懿宗第五子、時年十二、宦官劉行身等踰越四兄立
時政皆決於宦官田令孜、改元五乾符六、廣明一、中和四、光啓三、文德一、共十
五年、壽二十七、史稱昏庸相繼、禍亂相仍、民窮盜起、不可復
支、蓋亦天人之會歟、帝二子
蕭倣華孫悟子、同平章事、裴坦同平章事、劉瞻同平章事、崔彥昭同平章事、

鄭畋字台文、舉進士、累拜鳳翔節度使、黃巢陷京師、畋遣兵來援、破走賊將王璠、斬其子。兵勢復振。當此時、微畋、天
子幾殆。乃進司空、賊平、引疾去位。卒、盧攜進同平章事、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下節度使、攜議
固不可、及江淮皆陷、乃可其請、而潼關已破、是夜、仰藥死、巢入宮、斬攜屍於市、李蔚字茂林、舉進士
累尚書右丞、懿宗咸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為贊唄。蔚上疏切諫不聽、至是同平章事、王鐸字昭範、擢
進士、為禮部侍郎、同平章事、拜成義軍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嚴號令。巢賊勢蹙、宦人田令孜欲功出己、構鐸罷為
檢校司徒、卒、因其勢復京師、豆盧瑑同平章事、後黃巢陷京師、瑑與崔沆于琮劉鄴與匿民間、巢捜
獲、皆殺之。崔沆同平章事鄭從讜祖餘慶、父澣、由翰林學士為山南東道節度、從讜由吏部
侍郎為河東節度使、自擇參佐、時以太原為小朝廷、言得才多也、王徽字昭文、京兆人、以進士拜拾遺、
薦二十餘上言無回忌。至同平章事、是日黃巢入關、上冒夜入蜀、徽追上不及、為賊執、脅以官不屈、守者懈乃奔河
中。曾祖擇從、昆弟四人、曰易從、朋從、言從、皆進士、為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訖太中時、登進士者十

八人位臺省牧守三十餘人。裴澈同平章事、蕭遘字得聖、寘子、同平章事、蕭氏與江左、有功
在民、自瑀至遘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韋昭度同平章事孔
緯戣孫、字化文、舉進士、累官同平章事、昭宗進司徒、杜讓能字[?]權子、進同平章事、[?]、以李茂貞請
賜死、鄭昌國時上播遷、朱玫推立襄王熅稱帝、改元、以昌國蕭遘同平章事、後俱被誅、張濬
字禹川、河間人、學縱橫術、時朱全忠請討李克用、群臣皆言王室未寧、而濬因爭請、乃出師、而克用請罪、罷濬、將復
用、克用上言朝相濬暮以兵見、乃止、為全忠殺之、屠其家、初、濬以功名自任、每自比謝安、裴度、李克用薄之、曰張公
虛談無實、亂天下必是人也。
王處存京兆萬年人、世籍神策軍、累遷義武節度使、黃巢陷京師、處存不俟詔。分麾下兵衛乘輿、與李克用共平
京師。時評興復功、勤王事義、處存為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為第一。王重榮太原人、以父任為列校、擢
河中牙將、巢陷長安、遣健將朱溫來攻、重榮破之。溫舉同州降、楊復光欲斬之、重榮止之、表為同華節度使、重榮又

以楊復光計、約李克用同復京師、後為朱全忠滅之、
牛徽僧孺子、舉進士、為給事中、時討李茂貞、上問徽、曰卿計何日有捷、對曰、臣職諫諍、所言軍國大體。如索賊平之
期、碩考蓍龜、責將相、非臣職也。為刑部尚書、卒、高仁厚黃巢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以扞賊功為眉州
刺史。趙犨陳州人、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興、陳人表請犨為刺史、巢敗東奔、犨引銳戰屢破之。會秦宗權始
熾、略地屠城、惟陳賴犨得全。鍾傳洪州高安人、為鎮南節度使、徙南平、時亂、州縣不鄉貢、惟傳歲薦士
行鄉飲酒禮、故士不遠千里。走依傳府。
陸龜蒙字魯望、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時謂江湖散人。陸氏在姑蘇門有巨石、遠祖績、吳
時為鬱林太守、罷歸、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云。
楊復光閩人、為左神策軍中尉、譖去宰相楊收、權寵震時、與王重榮并力定關中、以功加開封儀同三司、
高駢崇文孫也、家世禁衛、幼頗修飭、與諸儒交、喜言治道為荊南節度、徙淮南、討黃巢、威振一時、圖割據、後為

秦彥所斬

黃巢 曹州人，世鬻鹽，富于貲，善擊劍騎射，初以衆應王仙芝，寇掠江南、廣浙，入關陷京師，僭位，號大齊，改元金統，為李克用敗走，勢蹙，謂甥林言曰：若取吾首獻天子。言不忍，巢乃自刎，言因斬之以獻。

秦宗權 上蔡人，初據蔡，與黃巢連兵，巢死，宗權張甚，有吞噬四海意，為愛將申叢所囚，折一足以待命，全忠檻送京師斬之。

昭宗名曄，懿宗第七子，即位改元七，龍紀一，大順二，景福二，乾寧四，光化三，天復三，天祐一。共十六年，宦官劉季述等謀廢帝，崔胤矢全忠盡誅之，止留幼弱三十人以備洒埽，後全忠使蔣玄暉弑帝，壽三十八，天祿已去，民心已離，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帝十七子

劉崇望 八世祖政會，滑州胙人，為唐初名將，崇望舉進士，進同平章事，弟崇魯亦進士，知制誥。

崔昭緯 同平章事，後被貶斬之。

徐彥若 同平章事

鄭延昌 同平章事

韋昭度

崔胤 同平章事

鄭綮 字蘊武，第進士，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為斂兵，州獨完。善為詩，語多俳諧，故號鄭五歇後體，或託諷中人，有誦上前者，遂因有司上班簿，署其側曰可同平章事，親戚詣慶，援首曰：歌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遜不聽，後致仕卒。

李谿 以附宦官為翰林學士，至是同平章事，知制誥，劉崇魯掠麻慟哭諍之，罷為太子少傅。

陸希聲 同平章事

王摶 字昭逸，七世祖方慶為武后相，摶時為右僕射。

孫偓 字龍光，第進士，始家第堂柱生槐枝，莽而茂，既而偓為同平章事。

陸扆 字祥文，贄族孫，擢進士，遷中書舍人，始登第方遷卒而六月榜，至是每盛暑，他學士戲曰：造榜天也。議扆進非其時，進同平章事，後為朱全忠殺之白馬驛。

朱朴 襄陽人，以三史舉，上書議遷都曰：關內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皆極，難可以興；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不足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狠愎，不可以都；惟襄鄧乃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上有洛為之限，此建都之極選。不報。朴無他能，上以方士言擢平章事，人人大驚，後服卒。

崔遠 祖興為節度使，父滄由進士為員外郎，至遠有文而風致峻整，世慕之，目曰飣座黎，言坐所珍也。至是同平章事。諸崔自咸通後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為士族之冠，始其祖母唐事姑長孫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裴贄 同平章事

裴樞 遵慶曾孫，字紀聖，擢進士，素與朱全忠結納，同平章事，與崔遠、獨孤損為朱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李振曰：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于河，永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韋貽範 同平章事

蘇檢 同平章事

獨孤損 同平章事

盧光啓 同平章事

韓偓 字致光，京兆人，擢進士，遷中書舍人，與崔胤定策誅劉季述，帝反正，頗與機密，時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上言不可，使者還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秉。又以忤朱全忠，貶濮州司馬，帝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偓挈其家南依王審知而卒。

柳玭 仲郢子，以明經舉，累拜御史大夫，直清有父風，上欲倚為相，中官譖訴頻斥，非廓廟器，乃止。

黃碣 閩人，初為閩小將，董昌為威勝軍節度使，碣自副，及昌反，碣諫曰：大王板田畝，位將相，乃自尊大，誅滅無種矣。昌令使斬之，以首抵溷中，夷其家。

孫揆 字聖圭，第進士，時討李克用，揆為昭義節度使，督兵會戰，為伏兵執，克用曰：公當從容廟堂，何為自履行陣。揆大罵不屈，克用使以鋸解，鋸齒不行，揆罵曰：死狗奴，解人當束之以板。刑者如其言，罵不絕至死。

吳融 字子華，越州山陰人，祖翥有名，太中時不應辟，賜號文簡先生，融屬詞調，累遷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遷承旨。

劉季述 為中尉，帝嗜酒，怒責左右不常，季述謀廢立，陳兵廷中，帝驚墮，欲走，季述持止，以所持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一罪也。數至十未止。皇后出遍拜曰：若有罪，唯軍容議。后以傳國璽授季述，就輦同帝入囚少陽院，崔胤等謀擊季述死，遂尸之，夷三族。

韓全誨 與張彥弘為左右神策中尉，合勢恣暴，中官倚以自驕，帝懲幽辱，厲志中興，而全誨外召強臣，帝卒弒死，唐室以亡，故史稱袁紹誅常侍以逞，而曹氏移漢，崔丞相血軍容其心焉，而朱氏篡唐，漢唐產亂取亡，猶蹈一轍也。

崔胤 字垂休，宰相慎由子也，附朱全忠，四拜宰相，世謂崔四入，後全忠遣子友諒殺之，全忠遂脅帝遷洛，毀長安居人，悉東，老幼路啼不絕，皆大罵曰：國賊崔胤導全忠賣社稷，使我及此。

柳璨 公綽族孫也，為同平章事。

附朱全忠、以至于篡、**蔣玄暉**事朱全忠為腹心、卒勇士百人吓行在詐告急、夫人裴貞一皆閒、殺之、玄師曰、上安在、昭儀李漸榮曰、願使母傷官家、寧殺我、士持劍入、帝閉環柱走、遂弒之、漸榮以身蔽帝、亦死、後玄暉與柳璨皆為全忠所斬。

董昌杭州人、始藉土團軍、以功擢節度使、僖宗時、天下貢輸不入、獨昌賦外獻、朝廷賴之、累拜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爵隴西郡王、視詔書訖、字債一縑、至是借偽稱帝、錢鏐諫之、不聽、鏐攻之、昌為其將顧全武所斬。

昭宣宗、名祝、昭宗子、年十三即位、不改元、月二年、同太子裕兄弟九人皆為朱全忠酖弑之、唐亡。

張文蔚同平章事、**楊涉**同平章事、聞當為相泣謂子曰、吾家之不幸也。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人、擢進士、居中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作亭名休休、文以見志、曰休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瞶三宜休、又少也墮、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因名耐辱居時盜賊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聞上被弒、不食而卒、年七十三、初欲至闕、陽為衰野失儀、放還、胡氏以唐末進退不汙、惟圖一人、其猶在韓偓之右乎。

李正己本名懷玉、代宗時、據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及曹濮徐兗鄆凡十五州、傳子曰納、納子曰師古、曰師道、遣賊刺殺宰相武元衡、為其將劉悟斬之。**吳少誠**德宗時據淮西、傳弟曰少陽、少陽子曰元濟、憲宗時為李愬擒送京師斬之。**程日華**張孝忠牙將、德宗時、據易定滄三州為節度使、名曰橫海、至子曰懷直、從子曰懷信、懷信子曰權、憲宗時歸朝。**劉玄佐**德宗更汴宋軍為宣武、玄佐為節度使、卒、吳湊代之、眾立玄佐子曰士寧、李萬榮逐而代之、軍亂、詔以董晉代、卒、陸長源為軍殺、以劉逸準代、卒、韓弘代、憲宗時入朝。**劉悟**李師道之將、憲宗時為義成節度使、有澤潞、後改為昭義、傳子曰從諫、弟之子曰稹、為押牙郭誼殺、**田承嗣**平州盧龍人、祿山反、與張忠志為賊前驅、陷河洛、子儀平東都、降而復叛、肅宗時為節度使、據貝博魏衛相慈洺七州、代宗時寵其軍、曰天雄、子華、尚永樂公主、冀結其心、而愈不遜、傳子悅、悅為其從弟緒殺、傳子季安、季安、傳子懷諫、為田弘正送京師、弘正徙成德、見殺、後立其子布、眾亂殺之、推立何進滔、卒、子重順嗣、賜名弘敬、卒、子全皞嗣、眾亂、推立羅弘信、傳子紹威、牙軍史憲誠等悍驕不能制、時語曰、長安天子、魏府牙軍、謂其勢強也、為紹威屠剪滅八千族、遂弱、為梁朱全忠宰制、分為兩鎮、軍亂、為晉有之、**李寶臣**本姓張、名忠志、為安祿山假子、肅宗朝歸命、賜姓名、改其軍成德、拜節度使、詔討田承嗣、遂陰與通和、傳子惟岳、據鎮冀拒命、詔朱滔與張孝忠合兵討之、惟岳為王武俊縊死、德宗授武俊恒冀觀察使、以不得節度、遂與朱滔相結、擅稱王、復陽順、進中書令、子士貞嗣、歲入貢獻、比燕魏為恭、嗣貞傳子承宗、及吳元濟平、承宗表二子求入侍、時田弘正至鎮州、武俊養子王廷湊構眾害之、自稱留後、傳子元逵、元逵子曰紹鼎、曰紹懿、紹鼎子曰景崇、景崇子曰鎔、為養子張文禮殺代之、文禮子處瑾、為晉李存勗滅、**李懷仙**柳城胡也、肅宗時據盧龍為節度使、其將朱希彩斬之、自稱留後、為下殺、共立朱泚、泚弟滔入朝、遂欲奪其兵、說說曰、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泚信之、入朝、滔遂領節度、王武俊官屬共議古有列國連衡共抗秦、請如七國並建號、滔號冀、武俊號趙、田悅號魏、李納號齊、為壇、各僭為王、滔為盟主、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馮瑤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為賊瑞邪、滔死、帳下劉怦繼為副使、卒、子濟嗣、為子總毒死、總削髮為僧、入朝道卒、朱滔孫克融代之、被殺、子延嗣立、李載義殺而代之、族其家、軍逐亂、雄武軍使張仲武討平代之、卒、子直方嗣、眾亂、歸京師、眾推周琳、卒、推張允仲、允仲卒、以張公素為留後、李茂勳逐而代之、傳子可舉、為其將李全忠殺、代之、卒、子匡威嗣、其弟匡籌逐而代之、為李克用滅。

右自西漢高帝元年乙未、至唐昭宗天祐三年丙寅、凡一千一百二十二年。

贊曰

凡史臣　職注記　叙興亡　迹亂治
嚴筆削　謹褒刺　充梁棟　力莫違
既作郡　無事事　惰以嬉　豈干志
弄柔翰　摘章句　起炎劉　迄唐季
逾千年　善惡倍　舉要畧　依傳例
備遺忘　匪行世　惟同志　正謬戾

讀史備忘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范理撰理字道濟天台人宣德庚戌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其書自西漢迄唐代先列諸帝於前而以諸臣事實摘敘於後大畧皆因正史而參以綱目其所分謀臣丞相名將名臣等目割裂煩碎殊無體要如季布入名臣而曹參入名將之類義例尤不可解

天潢玉牒一卷

不著撰者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
金聲玉振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潢玉牒一卷》提要

太祖高皇帝先世江東句容朱家巷人
熙祖生於宋季　太后王氏二子長壽春王次
仁祖裕皇渡淮因家泗州　太后陳氏四子長
南昌王次盱眙王次臨淮王　仁祖年五十遷
鍾離之東鄉天曆元年戊辰龍飛濠梁九月十
八日
太祖高皇帝降誕先是　陳太后在麥場見西
北有一道士脩髯簪冠紅服象簡來坐場中以
簡撥白丸置手中　太后問曰此何物也道人

曰太丹你若要將時與你一丸不意吞之忽然
不知何往及誕白氣自東南貫室異香經宿不
散後不能食　淳皇求醫歸有一僧奇偉坐于
門側曰翁何往　淳皇曰新生一子不食僧曰
何妨至夜子時自能食　淳皇謝許為徒入家
取茶不知何往至夜半信然後十年遷鍾離之
西鄉時至正丁丑俄有一老翁造門曰你家有
一龍時
太祖正在側又遷太平鄉縣庄村復有一翁指
淳皇曰好一箇八十公公到了歸仁德追封墓

號年符其數南昌王與其子山陽王相繼歿府家貧甚謀葬無所同里劉繼祖慨然憫其孤苦與地以葬　淳皇先夢於彼築室今葬長子淳皇嘗言我家出一好人知他小兒能成否至四年甲申

太祖年十有七　皇考六十有四　皇妣五十有九俱即辭世時遭疾疫人事艱辛同葬于此今之　皇陵是也

太祖自念嬰孩時多疾捨入僧寺及長　淳皇將許之　太后不許因循未入釋氏疫癘既侵

遂請于仲兄師事沙門高彬於里之於皇覺寺隣人汪文助爲之禮九月乙巳也在寺居室夜有紅光近視弗見衆咸異之是年旱煌十一月丁酉寺主僧以歲歉不足給衆食但各還其家居寺甫兩月未諳釋典乃勉而食遊南歷金斗西拭光息北至隷州崎嶇二載仍還於皇覺寺久之見有紅衣道士在寺西北言這寺中有好人至正乙酉也歲丙戌還舊里脩葺　淳皇太后墳塋經理穴壙潛居草野四載往來濠城有一奇士指

太祖言此非凡人因避而弗敢入城至正辛卯潁亳蘄黃有警旹繫紅爲號壬辰春陷濠梁時元將至略民爲俘隣境騷動

太祖爲訛言所逼懼禍將及出爲元兵恐紅軍至欲入紅軍畏元兵至兩難莫敢前於是

太祖禱於伽藍神兩不許一筊卓然而立後至閏三月挺身抵濠城爲門者所執將欲害之人以告滁陽王郭子興親馳活之撫之麾下間召以語異之取爲親兵遂以女　孝慈皇后妻焉未幾紅軍首帥彭趙以兵來駐濠王遂爲所制

執王於獄

太祖自軍歸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王家明日彭師聞遣人釋之癸巳春城圍解

太祖還故里收殘民數百獻於上官授爲鎮撫是後彭趙多変辱人遂棄數百人内率精銳者二十四人南遊定遠甲午夏雜處兵間染疾未瘥王聞義兵欲歸將說之

太祖扶疾往卒說降之得其精兵三千六月取横澗山得軍二萬又襲元將營旣遁得其民兵男女七萬又逐元兵駐師滁州仲姊駙馬引兒

來從仲嫂亦至孟嫂携幼眷屬復完及彭趙東屯泗州挾王以往時
太祖方駐滁州遣人賂彭趙得縱歸明年乙未
太祖轉戰和陽會王卒遂併其兵納其次室之女六月渡采石遂下太平宿于倉宇之下從兵不樂寧和河王開倉視之見其有積謂
太祖曰事可甚矣衆各乏糧欲刼
太祖傍有覺者以爲不可爾居富室未嘗邀請今既乏糧當可求食其所屬要糧
太祖謂曰你將名數來聽我調發皆與你糧一時人馬雲集有頑者部下收戮之衆頗定
太祖於是自溧陽破也先於方山陸寨至正丙申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北南不通令開平王急攻破之悉俘其衆遂克建康守南臺大夫佛受爲亂兵所殺命爲棺衾以葬表其忠致仕元臣徐元之年八十餘目不能自閱
太祖出入言語甚奇之陳以濟世之略每聽用焉發號施令禁毋剽掠衆咸欣悅遂定都焉有勝兵十萬尋尅鎮江廣德秋攻常州擒張士誠梟將七誠恐怖致具儀物

太祖命中山王過之丁酉春取常州宜興長興寧國六月取江陰州攻常熟擒張士德以歸取安吉縣徽州秋取池州揚州戊戌春取婺源州夏取嚴州秋取蘭溪州冬取婺州歲巳亥取諸暨州秋攻衢州元守將宋伯顏不花降又取處州元守將石抹宜孫戰敗尅之庚子攻安慶拔趙普勝水寨敗陳友諒兵於池州九華山是年夏陳友諒復引兵侵太平寇龍灣
太祖預遣馮勝等合擊大破之斬溺數萬俘獲七千友諒僅以身免遂取信州辛丑秋九江陳氏僞都破之友諒退保武昌又安慶饒州建昌皆下池州土人羅友賢拋神山寨將與張士誠連合數州震動命開平王討平之壬寅修安慶城
太祖聞元將察罕帖木兒爲田豐所害嘆曰天下無人矣江西龍興路陳氏守將胡美歸附表州歐祥降封衣國公副將黃彬爲叅政吉安龍泉縣彭時中降削平新淦州鄧明永新州周安山寨命都督文正守禦江西癸卯友諒復陷南昌

太祖往援撫定其民將歸有顛者隨來曰告太
平或醉或蒸或不與飲大飽復納一日又曰爾
打破一隻桶爾做一箇桶此與言是秋歲
太祖親帥舟師千艘甲士十萬由九江往征友
諒顛者隨之越縱之鄱召問曰此行可乎應曰
可更謂曰盖以難乎以手拂曰上而無他的又
謂你可偕行乎曰可有風諸軍捧舟泊岸顛無
正語至湖口意在棄溺水中又復生來謁鞠躬
舒頸曰你殺之謂曰且未殺縱爾去逐行莫知
所之時與陳兵大戰彭蠡以夜繼日縱火焚

舟風急火烈湖水盡赤其梟將張定遠走友諒
中流矢斃士卒皆降甲辰春
太祖親克武昌陳理降夏四月即吳王位秋七
月取廬州守將左君弼叛去九月中興守將姜
珏降平辰州周文貴潭州王忠信平江州王世
明歸峽衡州皆下歲乙巳寶慶守將唐道隆遁
陳氏守將熊天瑞以贛韶南雄降四月取安陸
襄陽十月克泰州張士誠所據者丙午春取高
郵執守將俞忠梅思祖以淮安泗州降陸聚以
徐邳州降宿亳安豐皆下張士誠聚兵於舊館

連營拒守大軍破之得降卒六萬冬克湖州十
二月杭州紹興皆下遂進圍平江改丁未年爲
吳元年五月取松江平杭州李勝擒萍鄉州山
寨易華秋九月克平江執張士誠籍其兵二十
五萬南通州無錫皆下乘勢克台溫方國瑛走
海方國珍以慶元降繼而國瑛等收詣京師就
令廖永忠朱亮祖等南征閩廣中山王等北伐
是秋取沂州王信遁取嶧州益都老保降取鄆
陽濟寧萊州濟南東平南征師入杉關取邵武
東甌王由海道入福州是歲不記月日

太祖夢在徽時服遊居舍南見西北天上群鳥
如燕雀之狀大小數不可量蔽天而下又若鳥
狀其中突出一仙鶴翔東南予回首顧之鶴失
所在有青旛數行浮空而行旛過少頃西北天
下有一朱臺四面有稜角周有闌檻色皆以朱
黃繩四扯之上立二人如金剛口若宣揚之態
忽臺南向見幞頭抹額者數人列坐中立三尊
若道家三淸之狀美貌修髯人世罕見回顧於
我仍往西北向夢在徽中歸造嫂曰適天神過
此我必得罪出門乃擲其具不在徽時問天神

何在傍曰朝天宮去矣急趨之行未久途又逢數紫衣羽士以絳衣來授我揭裏視之但見五綵問此何物道士曰有文理真人服予服忽然冠履俱備傍一道士授我一劍靶上如牙齒之狀特教我行未數十步東南逢皂衣秃袖者露首及兩肱二服首頂一鑑兩耳怒目而往西北予在東南行見一小川川南北有房東西十餘間東宮衣青而立彼忽然夢覺此

上帝明命之驗也明年吳二年戊申正月四日乙亥告祭天地即皇帝位于南郊國號大明改

元洪武追尊 四祖廟立 皇后馬氏暨 皇太子先是祝天曰如臣可為民主伏望皇祇來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如臣不可至日當降烈風異景使臣知之舊臘以來雪雨連晝市埛陰晦及告祭行事天氣澄霽風色和暢香霧上凝下靄獨露中星此天開景運之禎也是歲為洪武元年春三月諸將克延平執陳定以歸建寧汀泉興化漳潮皆下閩地悉平克東昌取汴梁元守將李景昌遁走裕州郭雲降遂取河南嵩汝陝州皆下進克潼關是月 上幸汴梁謀取

元都四月取永惠英德廣州道全郴桂林梧藤潯貴象鬱林諸郡皆降七月海南海北咸歸附八月元都不戰而克元主北奔師次太原時元將擴廓帖木兒兵尚盛中山王等夜刼其營擴廓中傷宵遁平陽澤潞遼沁吉隰汾降蒲解州皆降二年己酉春諸將兵次大同元將竹真棄城走河東平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天鳳翔鞏昌臨洮皆下五月元將也速兵侵北通州命開平王拒之遂擣永平略惠州獲元將江文清軍馬以千數至大寧也速遁去進破開

平元君深遁沙漠追至北河俘宗王三人及平章定住等得軍萬人車萬輛馬三千牛五萬是歲高麗來朝三年庚戌春命岐陽王等北征應昌府獲元君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寶玉群臣請行獻俘禮不許封為崇禮侯待之甚厚元宗室來降者皆授以官時元將擴廓帖木兒領兵尚衆自河右衝突來攻蘭州城指揮韓溫固守不下至定西駐焉命中山王等擊破之餘衆悉降擴廓帖木兒單騎走西出四年辛亥春命將臣湯和傅友德等伐蜀僞夏嗣主明升降封為

歸義侯四川平五年壬子春命中山王等分兵
征進和林獲其大官貴戚無虛歲六月癸丑七
年甲寅諭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經理洮
岷等處西番八年乙卯九年丙辰十年丁巳吐
番川藏掠烏思藏使者　命寧河王往討其罪
覆其部落走之追至崑崙山斬獲以萬級十一
年戊午四月永嘉侯差人來奏安東沐陽縣鬼
火昏暮繁多皇上製文諭之後遂熄冬征北邊
將獻所獲元臣賜元相驢兒昔命西平侯等征
進洮州三副使瘦㗖子軍行祭告西嶽安南國

來貢十二年己未十三年庚申南番十三國歸
附占城使至十四年辛酉遣安　侯唐勝宗平
處州山寇江夏侯周德興平廣州谿蠻十五年
壬戌遣將傅友德藍玉沐英等征雲南諸路克
之郡縣其地仍用土官爲守長以西平侯王英
等守是年八月丙戌　皇后馬氏崩九月庚午
定乃命葬孝陵之左先是病篤召秦晉王今上
泪周楚入視疾經漸日久却藥不飲臨崩　東
宮進啓後事　后曰賞當功罰當罪任賢能無
妄殺人子孫必太吾家父馬公宿州閔子鄉新

豐里人母鄭氏皆早卒滁陽王郭子興養爲己
女及笄嬪于
太祖高皇帝　后親子二人　今上及周王也
女二人寧國公主適汝南侯梅殷安慶公主適
侯都督子倫　后性恭儉服　帝於難氏
之危備糗忍飢以好生惡殺爲戒渡江以來躬
拜將師親慰其勞正位中宮大抑親族府庫節
用服澣濯衣勸帝罷四方之貢四方荒旱以賑
恤爲本懲元之亡以崇禮侯爲子孫之戒中饋
之禮既周奉先之祭無缺撫下有恩均及諸子

宮人有犯不屈於講論后妃之得失及得疾勸
帝以任賢使能納忠去佞勉子孫以勤學此其
大略也十六年癸亥十七年甲子十八年乙丑
十九年丙寅二十年丁卯命楚王征三毛洞克
其巢穴又命將臣馮勝等征略遼東金山渠首
納合揯降附封海西侯又命將臣藍玉等總兵
十餘萬追胡虜度大嶺之北收其傳國寶璽后
妃王子名王將軍三千餘人士卒男女八萬餘
口橐駝馬騾牛羊無數元主單騎深遁朔漠空
矣二十一年戊辰二十二年己巳來降達軍粉

紅等作亂自常德直至延安野猪峽方獲殲之
二十三年庚午命　今上將兵征迤北元將乃
兒不花尅之二十四年辛未二十五年壬申命
凉國公藍玉征雲南建昌月魯帖木兒平之是
年徽州兩當縣妖人作亂遣長興侯耿炳文往
討至二十七年始尅之四月二十五日　皇太
子薨謚曰懿文九月立　皇太孫冬　上患熱
病危甚餓赤脚僧詣闕下言天眼尊者及周顛
仙遣進藥至上初不欲見之病進藥來未辨其
眞僞合見之出與之見進藥等一曰温凉藥二

片一曰温凉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内盛背上
磨之以服上從而服之初服在未時間至點燈
時徧體搔掣藥之効也是夜病愈精神日強其
藥香味若菖蒲丹砂鮮紅色沉墜盞内命肅王
於奉天門設座聽朝政二十六年癸酉二十七
年甲戌二十八年乙亥命都督楊文廣征西番
冦　命秦王将兵征吐蕃回還以疾薨謚曰愍
二十九年丙子肅王奏遣甘肅都指揮陳暉等
征沙州昔耳丁達冦平之三十年丁丑二月命
肅王監軍北伐不果行命楚王湘王率都督楊

文廣等征五開洞平之是年上親製文告天其
略曰賜良弼於後嗣妥黔黎於兩間三十一年
戊寅三月晉王薨謚曰恭召肅王慶王歸朝閏
五月十日　上崩于西宮壽七十有一是月十
六日葬　孝陵淑妃李氏殉葬謚曰　高皇帝
廟號
太祖皇子二十四人第四子　今上第五子周
王　高后所生也長懿文太子第二子秦愍王
第三子晉恭王諸毋所生也第六子楚王第七
子齊王第八子除名潭王第九子魯荒王第十

子蜀王第十二子代王第十八子谷王第二十
二子唐王第二十三子郢王第二十四子伊王
皇妃所生也第十一子湘獻王第十三子肅王
第十九子韓王第二十子瀋王皇貴嬪所生也
第十四子遼王第十五子慶王第十七子岷王
皇貴人所生也第十六子寧王第二十一子安
王皇美人所生也　皇兄南昌王長子山陽王
涅皇纂次子曰文正文正之子曰除名靖江王
守謙守謙嫡次子贊儀封靖江王餘子皆封鎮
國將軍　帝性神武明達睿智有大度始渡江

時首見羣雄多淫湎肆傲自誇爲驕　帝獨克
已下人旁求賢士尊以賓禮聽受其言晝夜忘
倦書宋眞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于殿廡出入覽
觀內政嚴明宮闈遵職不預外事宦寺給使無
所專領勤于聽斷四鼓而興未明而朝日昃始
罷稍間輒與諸儒講論經史晡時復聽政至昏
乃還宮隆寒甚暑未嘗少變禮或不豫亦強出
視朝凡有陳論者無間卑賤皆引見四夷有小
警則終夕不寐深思弭患之宜節於自奉食不
用樂罷四方異味之貢非宴羣臣不特設盛饌

功業益崇愈尚儉朴謹於禮度對羣臣必正衣
冠漢吳之滅躬拜大將以謝其勞訓諭群下徵
引古道出言成文動協典誥自爲詔勑頃刻即
成思如宿構辭義森蔚非致思者所及用兵料
敵機變如神成筭所授無不尅捷諸將奉命成
功不各官罰府庫所儲於宣力者厚賜不少顧
惜敬天地嚴於禋祀先期齋戒出宿外殿動必
由禮至期行祀秉圭促武夔夔兢畏若神降臨
如在始時分祭南北郊　帝謂父天母地豈宜
異位乃采古明堂遺制爲崇宇並列合祀大宗

百神各築壇左右以從享高明閎壯古莫與偕
華嶽鎮海瀆封號以正幽明之辨廟祀古帝王
有功德者于京師復以時祭其陵墓褒前代死
節之臣或官其子孫之有勳勞者郡縣皆設壇
以祀餒鬼或遇災變省躬自咎輒肆赦宥誠心
愛民尤矜貧弱語及稼穡艱苦每爲涕泣於大
姓兼并貪吏漁取深惡嫉之犯者必置諸法崇
尚教化郡府州縣皆有學斥租米數百萬以養
新士作太學數十間孔子廟木主爲位不以像
設乘輿臨視行釋奠禮學徒之盛至五千人海

外遠國暨雲南酋長皆遣子受業四方每歲行
鄉飲酒禮立旌善申明二亭以紀淑慝示懲勸
命佛老之徒皆拜君親作書誥民導以遷善誨
諄數十萬言所爲文章數百千篇皆可傳誦法
令紀綱禮樂制度事物範防靡不修具煥然可
述天下久安在位三十一年訓戒子孫者祖訓
昭鑑具有成書春秋已高彌勤爲治飭厲政備
邊防較兵籍孜孜不息至於疾大漸猝宮遺詔
皆預營度山陵之制務存節儉器用陶瓦服無
金玉嗚呼可謂神聖之極矣　天潢玉牒終

天潢玉牒一卷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載明太祖歷代世系及其自微時以至卽位後事畧以編年爲次凡皇后太子諸王謚號封爵皆詳列之書中稱成祖爲今上則永樂時編也其紀懿文太子爲諸妃所生而高皇后所生者祇成祖及周王二人與史不合葢當時諛妄之詞不足據爲實錄者矣

案此書述明代世系於例當入譜牒然譜牒傳本寥寥不能自爲門目故附著別史類中葢其文與本紀世表相出入也